士禮居叢書

十一

國語卷第五

魯語下　　韋氏解

叔孫穆子聘於晉（[illegible]）晉悼公饗之（[illegible]）樂及鹿鳴之三而後拜樂三（[illegible]）晉侯使行人問焉（[illegible]）曰子以君命鎮撫弊邑（[illegible]）不腆先君之禮以辱從者（[illegible]）不腆之樂以節之（[illegible]）吾子舍其大而加禮於其細敢問何禮也（[illegible]）對曰寡君使豹來繼先君之好君以諸侯之故貺使臣以大禮（貺賜也）夫先樂金奏肆夏樊遏渠天子所以饗元侯也（[illegible]）夫歌文王大明緜則兩君相

國語卷第五

魯語下　韋氏解

叔孫穆子聘於晉穆子魯卿叔孫得臣之子豹也晉悼公饗之以饗禮見也樂
及鹿鳴之三而後拜樂三及至也悼公先爲穆子作肆夏文王各三篇而不拜至鹿鳴之三篇乃後拜樂三也晉
侯使行人問焉行人官名掌賓客之禮傳曰韓獻子使行人子員問焉曰子以君命鎮撫
弊邑鎮重也撫安也不腆先君之禮以辱從者腆厚也稱從者謙也不腆之樂
以節之以樂節之也吾子舍其大而加禮於其細敢問何禮也
大謂肆夏文王也細謂鹿鳴也對曰寡君使豹來繼先君之好君以諸侯之
故貺使臣以大禮貺賜也夫先樂金奏肆夏樊遏渠天子
所以饗元侯也金奏以金奏樂也肆夏一名樊韶夏一名遏納夏一名渠此三夏曲也禮有九夏周禮鍾師掌以鍾鼓奏九夏元侯牧伯也
鄭司農云九夏皆篇名頌之類也載在樂章樂崩亦從而亡是以頌不能具也夫歌文王大明緜則兩君相

見之樂也文王大明緜大雅之首文王之三也三篇皆美文王武王有聖德天所輔祚其徵應符驗著見於天乃天命非人力也周公欲昭先王之德於天下故兩君相見得以爲樂也皆昭令德以合好也皆非使臣之所敢聞也臣以爲肄業及之故不敢拜肄習也以爲樂人自習修其業而及之故不敢拜今伶簫詠歌及鹿鳴之三伶人樂官也簫樂器編管爲之言樂人以簫作此三篇之聲與歌者相應也詩云簫管備舉君之所以貺使臣臣敢不拜貺貺賜也夫鹿鳴君之所以嘉先君之好也敢不拜嘉嘉善也鹿鳴曰我有嘉賓德音孔昭是爲嘉嘉善先君之好也四牡君之所以章使臣之勤也敢不拜章四牡君勞使臣之樂也章著也言臣奉命勞勤於外述叙其情以歌樂之所以著其勤勞也皇皇者華君教使臣曰每懷靡及皇皇者華君遣使臣之樂也皇皇猶煌煌也懷私爲每懷靡無也言臣奉使當榮顯於君如華之色煌煌然既受命當思在公無懷其私於事將無所及也諏謀度詢必咨於周敢不拜教此六者皆君之所以教臣也訪問於善爲咨忠信爲周言諏謀度詢必常諮之於忠信之人也臣聞之曰和爲每懷後鄭司農云和當爲私咨才爲諏才當爲事傳曰咨事爲諏咨事爲謀事當爲難傳曰咨難爲謀

咨義爲度 咨禮義爲度度亦謀也 咨親爲詢 詢親戚之謀也 忠信爲周 言當諮之於忠信之人詩云周爰諮謀 君貺使臣以大禮重之以六德敢不重拜 六德謂諏也謀也度也詢也咨也周也

季武子爲三軍 爲作也武子魯卿季文子之子季孫夙也周禮天子六軍諸侯大國三軍魯伯禽之封舊有三軍其後削弱二軍而已武子欲專公室故益中軍以爲三軍各征其一事在魯襄十二年 叔孫穆子曰不可天子作師公帥之以征不德 師謂六軍之衆也公謂諸侯爲王卿士者也周禮將軍皆命卿詩云周公東征周公時爲二伯而東征則亦上公爲元帥也 元侯作師卿帥之以承天子 元侯大國之君師三軍之衆也大國三卿皆命於天子承天子謂從王師征不義也孔子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 諸侯有卿無軍帥教衛以贊元侯 諸侯謂次國之君有卿有命卿也二卿命於天子一卿命於其君無軍無三軍也若元侯有事則令卿帥其所教武衛之士以佐元侯禮所謂次國二軍小國一軍謂以賦出軍從征伐也贊佐也 自伯子男有大夫無卿 無卿無命卿也王制曰小國二卿皆命於其君也 帥賦以從諸侯 賦國中出兵車甲士以從大國諸侯也 是以上能征下下無姦慝 征正也慝惡也 今我小侯

也言小侯者削弱之日久也處大國之間大國齊楚也繕貢賦以共從者猶懼
有討猶懼以不給見誅討也若爲元侯之所之所謂作三軍元侯所爲也以怒大國無乃
不可乎弗從遂作中軍言中者明已有上下軍也自是齊楚代討於
魯代更也襄昭皆如楚襄襄公也昭昭公也如楚朝事楚也事在襄二十九年昭七年
諸侯伐秦及涇莫濟及至也涇水名也濟渡也魯襄十一年晉悼公伐鄭秦人伐晉以救鄭十四年晉使六卿帥諸侯之大夫
伐秦至涇水無肯先渡者晉叔向見叔孫穆子曰諸侯謂秦不恭而討之
及涇而止於秦何益何益於伐秦之事也穆子曰豹之業及匏有苦
葉矣不知其他業事也匏有苦葉詩邶風篇名也其詩曰匏有苦葉濟有深涉深則厲淺則揭言其必濟不知其他也叔
向退召舟虞與司馬舟虞掌舟司馬掌兵曰夫苦匏不材於人共濟
而已材若裁也不裁於人不可食也共濟而已佩匏可以渡水也魯叔孫賦匏有苦葉必將涉
矣詩以言志也具舟除隧不共有法隧道也共具也舟虞具舟司馬除道法刑也是行也魯

人以莒人先濟諸侯從之諸侯諸侯之大夫也以用也能東西之曰以襄公如楚及漢聞康王卒欲還襄公魯成公之子襄公午也如楚者以宋之盟朝于楚也漢水名康王楚恭王之子康王昭也叔仲昭伯曰君之來也非為一人也叔仲昭伯魯大夫仲惠伯之孫叔孫仲帶也一人謂康王也為其名與其衆也名謂為大國有盟主之名也衆略地多兵田衆也今王死其名未改其衆未敗何為還諸大夫皆欲還子服惠伯曰不知所為姑從君乎惠伯魯大夫仲孫他之子子服椒也姑且也叔仲曰子之來也非欲安身也為國家之利也故不憚勤遠而聽於楚憚難也非義楚也畏其名與衆也義楚非以楚有義而往也夫義人者固慶其喜而弔其憂況畏而服焉慶猶賀也喜猶福也聞畏而往聞喪而還苟芊姓實嗣其誰代之任喪芊楚姓也嗣嗣世也任當也誰當代之當喪為主者乎言必自當之故不可不往弔也王太子又長矣執政未改執政令尹司馬也改易也予為先君

來死而去之其誰曰不如先君〔言我爲楚先君故來聞死而去之後嗣臣子誰肯自謂我德不如先君者也〕將爲喪舉聞喪而還其誰曰非侮也〔舉動也如在國聞楚有喪將爲之舉動而往況已至漢聞喪而還其誰言魯不輕侮也〕事其君而任其政其誰由己貳〔任當也由從也言楚臣方事其君當其政其誰肯從己貳時而使諸侯有攜貳者也〕求說其侮而亟於前之人其讎不滋大乎〔說猶除也滋益也亟疾也言楚君臣求除其輕侮己者將急疾於前之人此讎不益大乎〕說侮不懦執政不貳帥大讎以憚小國其誰云待之〔懦弱也憚難也言楚人欲除其侮慢之恥不懦弱其執政之臣無二心以楚大讎爲魯作難其誰能待之待猶禦也〕若從君而走患則不如違君以避難〔走之也〕且夫君子計成而後行二三子計乎有禦楚之術而有守國之備則可也〔可可還也〕若未有不如往也乃遂行反及方城〔方城楚北山也〕聞季武子襲卞〔卞魯邑也季武子襲之以自號也〕公欲還出楚師以伐魯〔伐季氏也言魯者季氏專魯國也〕榮成伯曰不可〔成伯魯大夫聲伯之子也名欒〕君之於臣其

威大矣不能令於國而恃諸侯諸侯其誰暱之（暱親也）若得楚師以伐魯魯既不違夙之取卞也必用命焉守必固矣（夙武子名也言夙取卞時魯人不違而從之是為聽用其命必同心而守故言固矣）若楚之克魯（克勝也）諸姬不獲闚焉而況君乎彼無亦置其同類以服東夷而大攘諸夏將天下是王而何德於君其予君也（無亦亦也同類同姓也攘却也言楚亦將自置其同姓於魯以取天下不與君也）若不克魯君以蠻夷伐之而又求入焉必不獲矣不如予之（予之以卞予武子也）夙之事君也不敢不悛（悛改也）醉而怒醒而喜庸何傷（庸用也言公欲伐魯若人醉而怒今止者醒而喜用何傷乎）君其入也乃歸

襄公在楚季武子取卞使季冶逆（季冶魯大夫季氏之族子冶也逆迎也）追而予之璽書（璽印也古者大夫之印亦稱璽璽書印封書也）以告曰卞人將畔臣討之

既得之矣此璽書之辭也公未言榮成子曰恐公怒故先言也子股肱魯國社稷之事子實制之唯子所利何必卞利猶便也卞有罪而子征之子之隸也又何謁焉隸役也謁告也子冶歸致祿而不出致歸也歸祿還采邑也傳曰公冶致其邑也曰使予欺君謂予能也欺謂璽書言卞人將畔也能賢能也能而欺其君敢享其祿而立其朝乎享食也

虢之會諸侯之大夫尋宋之盟也在魯昭元年楚公子圍二人執戈先焉楚公子圍恭王之庶子靈王熊虔也時爲令尹先謂使二人執戈在前導也蔡公孫歸生與鄭罕虎見叔孫穆子歸生蔡大師子朝之子子家也罕虎鄭大夫子罕之孫子展之子子皮也穆子魯卿叔孫豹也穆子曰楚公子甚美不大夫矣美謂服飾盛也抑君也似君也鄭子皮曰有執戈之前吾惑之惑疑恠也蔡子家曰楚大國也公子圍其令尹也有執戈之前不亦可乎穆子曰不然天子有虎賁習武訓

也訓教也虎賁掌先後王而趨以卒伍舍則守王閑王在國則守宮門所以習武教也諸侯有旅賁禦災害也禦禁也旅賁掌執戈盾夾車而趨車止則持輪所以備非常禁災害也大夫有貳車備承事也貳副也承奉也事使也士有陪乘告奔走也陪猶重也奔走使令也今大夫而設諸侯之服有其心矣有簒國心也若無其心而敢設服以見諸侯之大夫乎將不入矣若不見討必爲簒不復入爲大夫也夫服心之文也言心所好身必服之如龜焉灼其中必文於外若楚公子不爲君必死不合諸侯矣不復爲大夫以會諸侯也公子圍反殺郟敖而代之郟敖楚康王之子麇麇有疾圍縊而殺之葬之于郟諸侯謂之郟敖虢之會諸侯之大夫尋盟未退尋宋之盟也季武子伐莒取鄆鄆莒邑也莒人告于會楚人將以叔孫穆子爲戮楚人令尹圍也以魯背盟取鄆故欲戮之晉樂王鮒求貨於穆子樂王鮒晉大夫樂桓子也曰吾爲子請於楚穆子不予梁其踁謂穆子曰有貨以衛身也出貨而

可以免子何愛焉[梁其踁穆子家臣也衛營也]穆子曰非女所知也承君命以會大事[大事盟也]而國有罪我以貨私免是我會吾私也苟如是則又可以出貨而成私欲乎[苟誠也誠復有如此事者即當復以財貨求免而成私欲私欲成則公義廢也]雖可以免吾其若諸侯之事何夫必將或循之曰諸侯之卿有然者故也[必將有循倣我者言諸侯之卿嘗有以貨私免者也]則我求安身而為諸侯法矣[貨免之法也]君子是以患作[患作患所作不得衷以亂事也]作而不衷將或道之[衷中也]是昭其不衷也余非愛貨惡不衷也[欲殺身以成義不欲求生以害道也]且罪非我之由[由武子也]為戮何害[何害於義也]楚人乃赦之穆子歸武子勞之日中不出[日中早至日中也穆子怨其背盟伐莒故不出見之也]其人曰可以出矣[其人穆子家臣曾阜也]穆子曰吾不難為戮養吾棟也[武子政卿也是為國棟言已為戮魯誅盡矣故曰養吾棟也]夫棟折而榱崩吾懼壓

焉（壓笮也言季氏亡則叔孫氏亦必亡也）故曰雖死於外而庇宗於內可也（庇覆也）今既免大恥而不忍小忿可以爲能乎乃出見之

平丘之會晉昭公使叔向辭昭公弗與盟（晉昭公晉平公之子昭公夷也魯昭十年季平子伐莒取郠莒人愬之於晉昭十三年晉將討魯會于平丘使叔向辭魯昭公不與之盟也）子服惠伯曰晉信蠻夷而棄兄弟（蠻夷莒人兄弟魯也）其執政貳也（執政之臣有二心於莒而助之也）貳心必失諸侯豈唯魯然（言不獨失魯也）夫失其政者必毒於人魯懼及焉（必加毒於人也）不可以不恭必使上卿從之（從至晉謝也）季平子曰然則意如乎（平子季武子之孫悼子之子意如也時爲上卿）若我往晉必患我誰爲之貳（患謂見執若如也貳副也）子服惠伯曰椒既言之矣敢逃難乎椒請從（椒惠伯名也）晉人執平子子服惠伯見韓宣子（宣子晉政卿韓獻子之子起也）曰夫盟信之要也（要猶結也）晉爲盟主是主信也若

盟而棄魯侯信抑闕矣（闕缺也）昔欒氏之亂齊人間晉之禍伐取朝歌（間候也欒氏晉大夫欒盈也獲罪奔楚自楚奔齊魯襄二十三年齊莊公納盈不克秋伐晉取朝歌朝歌晉邑也）我先君襄公不敢寧處使叔孫豹發師敝賦（賦兵也）踦跂畢行無有處人（踦跂跰蹇也）以從軍吏次於雍渝（次舍也雍渝晉地也）與邯鄲勝擊齊之左（邯鄲勝晉大夫趙旃之子須子勝也食采邯鄲左左軍也）掎止晏萊焉（從後曰掎止獲也晏萊齊大夫也）齊師退而後敢還非以求遠也（非以求遠功也）以魯之密邇於齊而又小國也（密比也邇近也）齊朝駕則夕極於魯國（極至也）不敢憚其患而與晉共其憂亦曰庶幾有益於魯國乎（益謂得晉之力助也）今信蠻夷而棄之夫諸侯之勉於君者將安勸矣若棄魯而苟固諸侯羣臣敢憚戮乎諸侯之事晉者魯爲勉矣若以蠻夷之故棄之其無

乃得蠻夷而失諸侯之信乎子計其利者小國共命共敬從也宣子說乃歸平子

季桓子穿井獲如土缶其中有羊焉桓子魯政卿季平子之子斯也或云得土如瓦缶中有土羊也使問之仲尼曰吾穿井而獲狗何也獲羊而言狗者以孔子博物測之也對曰以丘之所聞羊也丘聞之木石之怪曰夔蝄蜽木石謂山也或云夔一足越人謂之山繅音騷或作猱富陽有之人面猴身能言或云獨足蝄蜽山精傚人聲而迷惑人也土之怪曰羵羊龍神獸也非常見故曰怪或曰罔象食人一名休腫唐云羵羊雌雄不成者也水之怪曰龍罔象

季康子問於公父文伯之母康子魯政卿季悼子之孫桓子之子季孫肥也文伯魯大夫季悼子之孫公父穆伯之子公父歜也母穆伯之妻敬姜也曰主亦有以語肥也大夫稱主妻亦如之語教戒之也對曰吾能老而已何以語子康子曰雖然肥願有聞於主覬得一言可行者也對曰吾聞之先姑夫之母曰姑歿曰先曰君子能勞後世有繼能勞能自

卑勞貴而不驕也有繼子孫不廢也子夏聞之曰善哉商聞之曰古之嫁者不及舅姑謂之不幸夫婦學於舅姑者禮也

公父文伯飲南宮敬叔酒敬叔魯大夫孟僖子之子懿子之弟南宮說也以露睹父為客睹父魯大夫也客上客也禮飲尊一人以為客也羞鼈焉小羞進也睹父怒怒鼈小也相延食鼈延進也衆賓相進以食鼈也辭曰將使鼈長而後食之遂出此睹父辭也文伯之母聞之怒曰吾聞之先子先子先舅季悼子也曰祭養尸饗養上賓言祭祀之禮尊養尸饗宴之禮養上賓也鼈於何有於何有猶何禮有鼈也而使夫人怒也遂逐之五日魯大夫辭而復之辭請也

公父文伯之母如季氏如之也康子在其朝自其外朝也與之言弗應從之及寢門弗應而入入康子之家也康子辭於朝而入見辭其家臣入見敬姜曰肥也不得聞命無乃罪乎得無有罪也曰子弗聞

乎天子及諸侯合民事於外朝言與百官考合民事於外朝也合神事於內朝神事祭祀也內朝在路門內也自卿以下合官職於外朝外朝君之公朝也合家事於內朝家大夫內朝家朝也寢門之內婦人治其業焉上下同之寢門正室之門也上下天子已下也夫外朝子將業君之官職焉內朝子將庀季氏之政焉庀治也皆非吾所敢言也

公父文伯退朝朝其母其母方績文伯曰以歜之家而主猶績言家有寵不當績也懼忓季孫之怒也季孫康子也位尊又為大宗也其以歜為不能事主乎其母歎曰魯其亡乎使僮子備官而未之聞耶僮僮蒙不達也言已居官而未聞道也居吾語女居坐也昔聖王之處民也擇瘠土而處之磽确為瘠勞其民而用之故長王天下瘠土利薄又勞而用之使不淫逸不淫逸則向義故長王天下也夫民勞則思思則善心生民勞於事則思儉約故善心生

也逸則淫淫則忘善忘善則惡心生沃土之民不材淫也沃肥美也不材器能少也瘠土之民莫不嚮義勞也善心生故向義也是故天子大采朝日與三公九卿祖識地德禮天子以春分朝日示有尊也虞說曰大采袞職也祖習也識知也地德所以廣生昭謂禮王藻天子玄冕以朝日冕服之下則大采非袞職也周禮王者搢大圭執鎮圭藻五采五就以朝日則大采謂此也言天子與公卿因朝日以修陽政而習地德因夕月以理陰教而糾天刑日照晝月照夜各因其照以修其事日中考政與百官之政事師尹維旅牧相宣序民事宣徧也序次也三君云師尹大夫官也掌以美制王維陳也旅衆士也牧州牧也相國相也皆百官政事之所及也一曰師尹公也詩云赫赫師尹少采夕月與大史司載糾虔天刑夕月以秋分糾恭也虔敬也刑法也或云少采黼衣也昭謂朝日以五采則夕月其三采也載天文也司天文謂馮相保章氏與大史相儷偶也因夕月而恭敬觀天法考行度以知妖祥也日入監九御使潔奉禘郊之粢盛監視也九御九嬪之官主粢盛祭服者也而後即安即就也諸侯朝修天子之業命業事也命令也晝考其國職夕省其典刑典常也刑法也夜儆百工使無慆

淫而後即安儆戒也工官也慆慢也卿大夫朝考其職在公之官職也晝講
其庶政夕序其業序次也夜庀其家事而後即安庀治也士
朝受業受事於朝也晝而講貫貫習也夕而習復復覆也夜而計
過無憾而後即安憾恨也凡此皆先公後私之義也自庶人以下明而動晦而
休無日以怠晦冥也王后親織玄紞說云紞冠之垂前後者昭謂紞所以懸瑱當耳者也公侯
之夫人加之以紘綖既織紞復加之紘綖也冕曰紘紘纓之無緌者也從下而上不結綖冕上覆之者也卿之內子
爲大帶卿之適妻曰內子大帶緇帶也命婦成祭服命婦大夫之妻也祭服玄衣纁裳也列士之妻
加之以朝服列士元士也既成祭服又加之以朝服也朝服天子之士皮弁素積諸侯之士玄端委貌自庶士以下皆
衣其夫庶士下士也下至庶人也社而賦事蒸而獻功社春分祭社也事農桑之屬也冬祭曰蒸蒸而獻五穀布帛之屬也男女效績愆則有辟古之制也績功也辟罪也君子勞心
小人勞力先王之訓也自上以下誰敢淫心舍力今我寡

也爾又在下位（下位大夫也）朝夕處事猶恐忘先人之業（處事處身於作事也）況有怠惰其何以避辟（上言愆則有辟故言何以避辟也）吾冀而朝夕修我曰必無廢先人（冀望也而女也修儆也）爾今曰胡不自安（欲使我不續而自安也）以是承君之官余懼穆伯之絕嗣也（承奉也以是怠墮之心奉君官職無以避辟將見誅絕也）仲尼聞之曰弟子志之（志識也）季氏之婦不淫矣

公父文伯之母季康子之從祖叔母也（祖父昆弟之妻也）康子往焉闔門與之言（闔闢也門寢門也）皆不踰閾（閾限也皆二人也敬姜不踰閾而出康子不踰閾而入傳曰婦人送迎不出門見兄弟不踰閾）祭悼子康子與焉（悼子穆伯之父敬姜先舅也與與祭也）胙不受徹俎不宴（禮祭主人獻賓賓酢主人不受敬姜不親受也祭畢徹俎不與康子宴飲也）宗不具不繹（繹又祭也唐尚書云祭之明日也昭謂天子諸侯曰繹以祭明日卿大夫曰賓尸與祭同日此言繹者通言也賈侍中云宗宗臣主祭祀之禮也不具謂宗臣不具在則敬姜不與繹也）繹不盡飫則退（說曰飫宴安私飲也昭謂立曰飫坐曰宴言宗具則與繹繹畢而飲不盡飫禮而退恐有醉飽之失皆所以遠嫌

也仲尼聞之以爲別於男女之禮矣

公父文伯之母欲室文伯室妻也饗其宗老家臣稱老宗宗人主禮樂者也楚語曰屈到嗜芰有疾屬其宗老曰祭我必以芰也而爲賦綠衣之三章綠衣詩邶風也其三章曰我思古人實獲我心以言古之賢人正室家之道我心所善也老請守龜卜室之族守龜卜人族姓也師亥聞之師亥魯樂師之賢者也曰善哉男女之饗不及宗臣賈侍中云男女之饗謂宴相饗食之禮不及宗臣也昭謂上章所云徹俎不宴是也宗室之謀不過宗人虞唐云不過宗人不與他姓議親親也昭謂此宗人則正宗臣也亦用同姓若漢宗正用諸劉矣凡時男女之饗不及宗臣至於謀宗室之事則不過宗臣故敬姜欲室文伯而饗其宗老賦詩以成之也謀而不犯微而昭矣不犯不犯禮也微而昭詩以合意也詩所以合意歌所以詠詩也今詩以合室歌以詠之度於法矣合成也

公父文伯卒其母戒其妾曰吾聞之好內女死之好外士死之今吾子夭死吾惡其以好內聞也二三婦之辱共

先者祀辱自屈辱共奉先人之祀者也請無瘠色毀瘠之色也無洵涕無聲涕出為洵涕也無掐膺掐叩也膺胷也無憂容有降服無加服輕於禮為降重於禮為加從禮而靜是昭吾子也仲尼聞之曰女知莫若婦男知莫若夫言處女之智不如婦童男之智不如夫也公父氏之婦智也夫公父季氏之別也智也夫者凡婦人之情愛其子欲令妻妾思慕而已今敬姜乃反割抑欲以明德此丈夫之智故曰智也夫欲明其子之令德

公父文伯之母朝哭穆伯而暮哭文伯哭謂既練之後哀至之哭也此父子之喪不相及練終言之耳禮寡婦不夜哭遠情欲也仲尼聞之曰季氏之婦可謂知禮矣愛而無私上下有章上下有章夫朝子暮也

吳伐越墮會稽會稽山名墮壞也吳王夫差敗越於夫椒越王勾踐棲于會稽吳圍而壞之在魯哀元年獲骨焉節專車骨一節其長專車專擅也吳子使來好聘吳子夫差好聘脩舊好也且問之仲尼曰無以吾命賓發幣於大夫及仲尼仲尼爵之

發所齋觵幣於魯大夫次及仲尼也爵之飲之酒也既徹俎而宴獻酢禮畢徹俎而宴飲也客執骨而問因折俎之骨執以問也曰敢問骨何爲大凡骨何者爲大仲尼曰丘聞之昔禹致羣神於會稽之山羣神謂主山川之君爲羣神之主故謂之神也防風氏後至禹殺而戮之防風汪芒氏君之名也違命後至故禹殺之陳尸爲戮也其骨節專車此爲大矣客曰敢問誰守爲神仲尼曰山川之靈足以紀綱天下者其守爲神山川之守主爲山川設者也足以紀綱天下謂名山大川能興雲致雨以利天下也社稷之守者爲公侯封國立社稷而令守之是謂公侯也皆屬於王者客曰防風何守也仲尼曰汪芒氏之君也汪芒長狄之國名也守封嵎之山者也封封山嵎嵎山今在吳郡永安縣也爲漆姓漆汪芒之氏姓也在虞夏商爲汪芒氏於周爲長狄周世其國北遷爲長狄也今爲大人今孔子時也客曰人長之極幾何仲尼曰僬僥氏長三尺短之至也僬僥西南蠻之別也長者不過十數之極也計之三丈則防風氏也

仲尼在陳有隼集于陳侯之庭而死楛矢貫之石砮其長尺有咫隼鷙鳥也楛木名砮鏃也以石爲之八寸曰咫楛矢貫之隊而死也陳惠公使人以隼如仲尼之館問之惠公陳哀公之孫悼太子之子吳也館仲尼所舍也仲尼曰隼之來也遠矣此肅慎氏之矢也肅慎北夷之國故隼來遠矣傳曰肅慎燕亳吾北土也昔武王克商通道于九夷百蠻九夷東夷九國也百蠻蠻有百邑也使各以其方賄來貢方賄各以所居之方所出貨賄爲貢也使無忘職業於是肅慎氏貢楛矢石砮其長尺有咫先王欲昭其令德之致遠也以示後人使永監焉監視也故銘其楛曰肅慎氏之貢矢刻曰銘楛箭羽之閒也以分大姬配虞胡公而封諸陳分予也大姬武王元女胡公舜後虞閼父之子胡公滿也諸之也古者分同姓以珍玉展親也展重也玉謂若夏后氏之璜也分異姓以遠方之職貢使無忘服也故分陳以肅慎氏之貢陳嬀姓也君若使有司求諸

故府其可得也故府舊府也使求得之金櫝如之櫝匱也金以金帶其外也如之如孔子之言也

齊閭丘來盟閭丘齊大夫閭丘明也初齊悼公在魯取季康子之妹及即位而逆之季魴侯通焉女言其情不敢予也齊侯怒伐魯魯與齊平齊使閭丘明來盟在魯哀八年也子服景伯戒宰人曰陷而入於恭景伯魯大夫子服惠伯之孫昭伯之子子服何也宰人吏人也陷猶過失也如有過失寧近於恭也閔馬父笑景伯問之馬父魯大夫也對曰笑吾子之大也謂驕滿也昔正考父校商之名頌十二篇於周大師以那為首正考父宋大夫孔子之先也名頌頌之美者也太師樂官之長掌教詩樂毛詩序云微子至于戴公其閒禮樂廢壞有正考父者得商頌十二篇於周之太師以那為首鄭司農云自考父至孔子又亡其七篇故餘五耳其輯之亂輯成也凡作篇章篇義既成撮其大要為亂辭詩者歌也所以節儛者也如今三節儛矣曲終乃更變章亂節故謂之亂也曰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温恭朝夕執事有恪恪敬也先王稱之曰自古古曰在昔昔曰先民有作言先聖人行此恭敬之道久矣不敢言創之於己乃云受之於先古也先聖王之傳恭猶不敢專稱

曰自古曰在昔昔曰先民此其不敢專也今吾子之戒吏人曰陷而入於恭其滿之甚也驕爲滿恭爲謙周恭王能庇昭穆之闕而爲恭庇覆也恭王周昭王之孫穆王之子昭王南征而不反穆王欲肆其心皆有闕失言恭王能庇覆之故爲恭也楚恭王能知其過而爲恭恭王楚莊王之子知其過者有疾召大夫曰不穀不德覆楚國之師若殁請爲靈若厲子囊曰君實恭可不謂恭乎大夫從之今吾子之教官僚唐云同官曰僚昭謂此景伯之屬下僚耳非同官之僚也同僚謂位同者也詩云我雖異事及爾同僚曰陷而後恭道將何爲失道尚爲恭如其得道將何爲事也

季康子欲以田賦田賦以田出賦也賈侍中云田一井也周制十六井賦戎馬一匹牛三頭一井之田而欲出十六井之賦也昭謂此數甚多似非也下雖云收田一井凡數從夫井起故云井耳使冉有訪諸仲尼冉有孔子弟子冉求也爲季氏宰康子欲加賦使訪之仲尼不對以其非制也私於冉有曰求來女不聞乎先王制土制土制其肥磽以爲差也籍田以力而砥其遠邇籍田謂稅也以力謂三十者受田百畝二十者五十畝六十還田也砥平也平遠邇所差也周禮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甸稍縣都皆無過賦里以入而量其有無里墰

也謂商賈所居之區域也以入計其利入多少而量其財業有無以爲差也周禮國宅無征園廛二十而一漆林之征二十而五也）任力以夫而議其老幼（力謂繇役以夫家爲數議其老幼老幼則有復除也）於是乎有鰥寡孤疾（又議其鰥寡孤疾而不役也疾廢疾也）有軍旅之出則徵之無則已（六徵鰥寡孤疾之賦也已止也無軍旅之出則止不賦也）其歲收田一井出稯禾秉芻缶米不是過也（其歲有軍旅之歲也缶庾也聘禮曰十六斗曰庾十庾曰秉秉二百四十斗也四秉曰筥十筥曰稯稯六百四十斛也）先王以爲足（足供用也）若子季孫欲其法也則有周公之籍矣（籍田之法周公所制也）若欲犯法則苟而賦又何訪焉（苟且也時康子不聽魯哀十二年春卒用田賦）

國語卷第五

國語卷第六

齊語

韋氏解

桓公自莒反於齊（桓公齊太公之後僖公之子襄公之弟桓公小白也初襄公立其政無常鮑叔牙曰亂將作矣奉公子小白出奔莒公孫無知殺襄公而立管夷吾召忽奉公子糾奔魯齊人殺無知逆子糾于魯莊公不即遣而盟以要之齊大夫歸逆小白于莒莊公伐齊納子糾桓公自莒先入）使鮑叔爲宰（鮑叔齊大夫姒姓之後鮑敬叔之子叔牙也宰太宰也）辭曰臣君之庸臣也（庸凡庸也）君加惠於臣使不凍餒則是君之賜也若必治國家者則非臣之所能也若必治國家者則其管夷吾乎（管夷吾齊卿姬姓之後敬仲也）臣之所不若夷吾者五寬惠柔民弗若也（寬則得衆惠則足以使民柔安也）治國家不失其柄弗若也（柄謂本也）忠信可結於百姓弗若也制禮義可法於四方弗若也執枹鼓立於軍門使百姓皆加勇焉弗若也（軍門立旍爲軍門若

今牙門矣加益也桓公曰夫管夷吾射寡人中鉤是以濵於死三君皆云濵近也管仲臣於子糾乾時之戰親射桓公中鉤鮑叔對曰夫為其君動也君子糾也君若宥而反之夫猶是也宥赦也猶是言為君猶為子糾也桓公曰若何若何得還鮑子對曰請諸魯是時桓公使鮑叔脅魯殺子糾邵忽死之管仲不死桓公曰施伯魯君之謀臣也施伯魯大夫惠公之孫施父之子夫知吾將用之必不予我矣若之何鮑子對曰使人請諸魯曰寡君有不令之臣在君之國欲以戮之於羣臣故請之則予我矣桓公使請諸魯如鮑叔之言莊公以問施伯施伯對曰此非欲戮之也欲用其政也夫管子天下之才也才冠天下也所在之國則必得志於天下令彼在齊則必長為魯國憂矣莊公曰若何施伯對曰殺而以其屍授之授予齊使也莊公將殺管

仲齊使者請曰寡君欲以親為戮（欲得生自戮之以逞射己之忿）若不生得以戮於羣臣猶未得請也（猶未得所請也）請生之於是莊公使束縛以予齊使齊使受之而退比至三釁三浴之（以香塗身曰釁亦或為薰）桓公親逆之于郊（逆迎也郊近郊也）而與之坐而問焉（還國與坐也）曰昔吾先君襄公築臺以為高位（居高臺以自尊也）田狩罼弋（田獵也狩圍守而取禽也罼掩雉兔之網也弋繳射也）不聽國政卑聖侮士而唯女是崇（崇高也）九妃六嬪（唐尚書曰九妃三國之女以姪娣從也昭謂正適稱妃言九者尊之如一明其淫侈非禮制也姪娣之屬皆稱妾嬪婦官也）陳妾數百（陳列也）食必粱肉衣必文繡戎士凍餒戎車待遊車之裂戎士待陳妾之餘（戎車兵車也遊車遊戲之車也裂殘也）優笑在前賢材在後（優笑倡俳也）是以國家不日引（引申也）不月長（長益也）恐宗廟之不掃除社稷之不血食敢問

爲此若何也爲治管子對曰昔吾先王昭王穆王世法文武遠績以成名周管子之先也績功也言昭王穆王雖有所闕猶能世法文王武王之典以成其功名也周語曰厲始革典言至厲王乃變更文武之常典合羣叟比校民之有道者合會也叟老也比方也校考合也謂考其德行道藝而興賢者設象以爲民紀設象謂設教象之法於象魏也周禮正月之吉懸法於象魏使萬民觀焉挾日而斂之所以爲民紀綱也式權以相應式用也權平也治政用民使平均相應也比綴以度比比其衆寡也綴連也連其夫家也度法也竱本肇末竱等也肇正也謂先等其本以正其末勸之以賞賜糾之以刑罰糾收也班序顚毛以爲民紀統班次也序列也顚頂也毛髮也統猶經也言次列頂髮之白黑使長幼有等以爲治民之經紀桓公曰爲之若何管子對曰昔者聖王之治天下也參其國而伍其鄙參三也國郊以內也伍五也鄙郊以外也謂三分國都以爲三軍五分其鄙以爲五屬聖王謂若湯武也定民之居成民之事謂使四民各居其職所也若工就官府農就田野所以成其事也陵爲之終以爲葬也而愼用其六柄焉柄本也六柄生殺貧富貴賤也桓公曰成民之事若何管子對曰

四民者勿使雜處四民謂士農工商雜處則其言哤其事易哤亂貌易變也公曰處士農工商若何管子對曰昔聖王之處士也使就閒燕士講學道藝者閒燕猶清淨也處工就官府處商就市井處農就田野令夫士羣萃而州處萃集也處聚也閒燕則父與父言義子與子言孝其事君者言敬其幼者言悌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物事也遷移也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肅疾也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夫是故士之子恒爲士令夫工羣萃而州處審其四時言四時各有其宜也謂死生疑釋之時也辨其功苦辨別也功牢也苦脆也權節其用權平也視其平沇之均也節節其大小輕重論比協材論擇也比比其善惡也協和也和其剛柔也旦暮從事施於四方施其物用於四方也以飭其子弟飭教也相語以事相示以巧相陳以功

陳亦示也功成功也功善則有賞 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夫是故工之子恒爲工令夫商君羣萃而州處察其四時 四時所用者預資之也 而監其鄉之資 監視也資財也視其貴賤有無 以知其市之賈負任擔荷 背曰負肩曰擔任抱也荷揭也 服牛軺馬 服謂牛服車也軺馬車也詩云睆彼牽牛不以服箱 以周四方 周徧也 以其所有易其所無市賤鬻貴 市取也鬻賣也 旦暮從事於此以飭其子弟相語以利相示以賴 賴贏也 相陳以知賈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夫是故商之子恒爲商令夫農君羣萃而州處察其四時 四時樹藝各有宜也 權節其用耒耜耞芟 權平也平節其器用小大倨句之宜也耞拂也所以擊草也芟大鎌所以芟草也

及寒擊槀除田寒謂季冬大寒之時也槀枯草也以待時耕時耕謂立春之後及耕深耕而疾耰之以待時雨疾速也耰摩平也時雨至當種也時雨既至挾其槍刈耨鎛在掖曰挾槍椿也刈鎌也耨鎡錤也鎛鉏也以旦暮從事於田野脫衣就功首戴茅蒲身衣襏襫脫解也茅蒲簦笠也襏襫蓑辟衣也茅或作萌萌竹萠之皮所以為笠也霑體塗足霑濡也暴其髮膚盡其四支之敏敏猶材也以從事於田野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是故農之子恒為農野處而不暱暱近也其秀民之能為士者必足賴也秀民民之秀出者也賴恃也有司見而不以告其罪五有司掌民之官也罪在五刑也有司已於事而竣已畢也竣退伏也桓公曰定人之居若何管子對曰制國以為二十一鄉唐尚書云四民之所居也昭謂國國都城郭之域也唯士工商而已農不

在也 桓公曰善管子於是制國以爲二十一鄉 二千家爲一鄉二十一鄉凡肆萬二千家此管子制非周法也 工商之鄉六 工商各三也二者不從戎役也 士鄉十五 唐尚書云士與農共十五鄉昭謂此士軍士也十五鄉合三萬人是爲三軍農野處而不暱不在都邑之數則下所云五鄙是也 公帥五鄉焉 五鄉萬人是謂中軍公所帥也 國子帥五鄉焉高子帥五鄉焉 國子高子皆齊上卿各帥五鄉爲左右軍也 參國起案以爲三官 參三也案界也分國事以爲三也 臣立三宰 三宰三鄉也使掌羣臣也 工立三族 族屬也晉趙盾爲旄車之族上言工商之鄉六則各三也 市立三鄉 市商也商處市井故曰市也 澤立三虞 周禮有澤虞之官虞度也掌度知川澤之大小及所生有者 山立三衡 周禮有山虞林衡之官衡平也掌平其政也 桓公曰吾欲從事於諸侯其可乎 欲行伯道討不義也 管子對曰未可國未安桓公曰安國若何管子對曰修舊法 百王之法也 擇其善者而業用之 業猶創也 遂滋民與無財 遂育也滋長也貧無財者振業之 而敬百姓則國安矣桓公曰諾遂修舊法擇其善者而業用之

遂滋民與無財而敬百姓國既安矣桓公曰國安矣其可乎管子對曰未可君若正卒伍修甲兵（周禮五人爲伍百人爲卒今管子亦以五人爲伍而以二百人爲卒）則大國亦將正卒伍修甲兵則難以速得志矣君有攻伐之器小國諸侯有守禦之備則難以速得志矣君若欲速得志於天下諸侯則事可以隱令可以寄政（事戎事也隱匿也寄託也匿軍令託於國政若有征伐鄰國不知）桓公曰爲之若何管子對曰作內政而寄軍令焉（內政國政也因國政以寄軍令也）桓公曰善管子於是制國五家爲軌軌爲之長（軌中一人爲之長也）十軌爲里里有司（爲立有司也）四里爲連連爲之長十連爲鄉鄉有良人焉（賈侍中云良人鄉士也昭謂良人鄉大夫也）以爲軍令（爲軍掌令也）五家爲軌故五人爲伍軌長帥之（居則爲軌出則爲伍所謂寄政也）十軌爲里故五十人

爲小戎里有司帥之小戎兵車也此有司之所乘故曰小戎詩云小戎俴收古者戎車一乘步卒七十二人今齊用五十人四
里爲連故二百人爲卒連長帥之十連爲鄉故二千
人爲旅鄉良人帥之五鄉一帥故萬人爲一軍五鄉之帥
帥之五鄉每一軍有五鄉也鄉帥卿也萬人爲軍齊制也周則萬二千五百人爲軍帥長也三軍故有中軍之鼓
有國子之鼓有高子之鼓春以蒐振旅春田曰蒐振整也旅衆也周禮仲春教振
旅遂以蒐田秋以獮治兵秋田曰獮周禮仲秋教治兵遂以獮田是故卒伍整於里軍
旅整於郊內教既成令勿使遷徙遷徙猶改更也伍之人祭祀同
福死喪同恤恤憂也禍災共之人與人相疇家與家相疇疇匹也世
同居少同遊故夜戰聲相聞足以不乖晝戰目相見
足以相識其歡欣足以相死致死以相救居同樂行同和死同
哀是故守則同固戰則同彊君有此士也三萬人以方

行於天下（方當作橫）以誅無道以屛周室（屛猶藩也）天下大國之君莫之能禦（禦當也）

正月之朝鄉長復事（鄉長鄉大夫也復白也周禮正月之吉鄉大夫受法于司徒退班於鄉吏以考其行也）君親問焉曰於子之鄉有居處好學慈孝於父母聰惠質仁（惠解瞭也質性也）發聞於鄉里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謂之蔽明其罪五有司已於事而竣（竣退伏也）桓公又問焉曰於子之鄉有拳勇股肱之力秀出於衆者（脛本曰股肱臂也大勇爲拳詩云無拳無勇）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謂之蔽賢其罪五有司已於事而竣桓公又問焉曰於子之鄉有不慈孝於父母不長悌於鄉里驕躁淫暴不用上令者（上君長也）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謂之下比（比阿黨也）其罪五有司已於事而竣

是故鄉長退而修德進賢桓公親見之遂使役官（役為也）桓公令官長期而書伐（官長長官也期期年也伐功也書其所掌在官有功者）以告且選選其官之賢者而復用之（復白也）曰有人居我官有功休德（休美也）惟慎端愨以待時使民以勸綏謗言（待時動不違時也綏止也）足以補官之不善政（謂前有闕者也）桓公召而與之語訾相其質（訾量也相視也）足以比成事（比輔也足以輔其官成其事）誠可立而授之（言可立以為大官而授之事也）設之以國家之患而不疚（患難也疚病也豫設以國家之患難問之不病不能也）退問之其鄉以觀其所能而無大厲（問其鄉本其行能也厲惡也）升以為上卿之贊（贊佐也）謂之三選（三選鄉長所進官長所選公所訾相）國子高子退而修鄉鄉退而修連連退而修里里退而修軌軌退而修伍伍退而修家是故匹夫有善可得而舉也匹夫

有不善可得而誅也政既成鄉不越長鄉里以齒長幼不相踰也朝不
越爵賢不肖之爵不相越也罷士無伍罷病也無作曰病無伍無與爲伍也周禮大司寇以圜土聚教罷民罷女
無家夫稱家也夫是故民皆勉爲善與其爲善於鄉也不
如爲善於里與其爲善於里也不如爲善於家求其事行也是
故士莫敢言一朝之便皆有終歲之計莫敢以終歲之
議皆有終身之功桓公曰伍鄙若何管子上言參其國而伍其鄙內政既備故復問伍鄙之事
管子對曰相地而衰征則民不移相視也衰差也視土地之美惡及所生出以差征賦之輕重也移徙也
政不旅舊則民不偷舊君之故舊也偷苟且也不以故人爲師旅則民之相與不苟且也孔子曰故舊不遺則民不偷
山澤各致其時則民不苟時謂衡虞之官禁令各順其時則民之心不苟得也陵阜陸墐
井田疇均則民不憾高平曰陸大陸曰阜大阜曰陵墐溝上之道也九夫爲井井閒有溝穀地曰田麻地曰疇均平也憾恨也無
奪民時則百姓富犧牲不略則牛羊遂略奪也遂長也桓公曰

定民之居若何管子對曰制鄙三十家爲邑邑有司制野鄙之政也此以下與郊内之制異也十邑爲卒卒有卒帥十卒爲鄉鄉有鄉帥三鄉爲縣縣有縣帥十縣爲屬屬有大夫五屬故立五大夫各使治一屬焉五屬四十五萬家也立五正正長也各使聽一屬焉是故正之政聽屬正五正也聽大夫之治也牧政聽縣牧五屬大夫也聽縣帥之治也下政聽鄉下政縣帥也聽鄉帥之治也桓公曰各保治爾所無或淫怠而不聽治者

正月之朝五屬大夫復事桓公擇是寡功者而謫之謫譴責也曰制地分民如一何故獨寡功教不善則政不治治理也一再則宥宥寬也三則不赦桓公又親問焉曰於子之屬有居處爲義好學慈孝於父母聰慧質仁發聞

於鄉里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謂之蔽明其罪五
有司已於事而竣桓公又問焉曰於子之屬有拳勇
股肱之力秀出於衆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謂之蔽
賢其罪五有司已於事而竣桓公又問焉曰於子之屬
有不慈孝於父母不長悌於鄉里驕躁淫暴不用上
令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謂之下比其罪五有司已
於事而竣五屬大夫於是退而修屬屬退而修縣
縣退而修鄉鄉退而修卒卒退而修邑邑退而修家
是故匹夫有善可得而舉也匹夫有不善可得而誅
也政既成矣以守則固以征則彊
桓公曰吾欲從事於諸侯其可乎管子對曰未可鄰

國未吾親也君欲從事於天下諸侯則親鄰國鄰國親足以為援不然將為己害難以遠征桓公曰若何管子對曰審吾疆場而反其侵地審正也反還也侵地齊侵取鄰國之地正其封疆無受其資積土為封資貨財也而重為之皮幣以驟聘眺於諸侯眺視也以安四鄰則四鄰之國親我矣為遊士八十人州十人齊居一州爾雅曰齊曰營州也奉之以車馬衣裘多其資幣使周遊於四方以號召天下之賢士皮幣玩好使民鬻之四方玩好人所玩弄而好也鬻賣也以監其上下之所好監視也觀其所好則知其奢儉上下君臣也玩好物貴則其國奢賤則其國儉擇其淫亂者而先征之

桓公問曰夫軍令則寄諸內政矣齊國寡甲兵為之若何甲鎧也兵弓矢之屬管子對曰輕過而移諸甲兵諸之也移之甲兵謂輕其過使以甲兵贖其罪也桓公曰為之若何管子對曰制重罪贖以犀甲

一戟重罪死刑也犀兕皮可用為甲也戟車戟也柲長丈六尺輕罪贖以鞼盾一戟輕罪自劓剕之屬鞼盾綴革有文如繢小罪讁以金分小罪不入於五刑者以金贖有分兩之差今之罰金是也書曰金作贖刑宥閒罪宥赦也閒罪刑罰之疑者書曰五刑之疑有赦索訟者三禁而不可上下坐成以束矢索求也求訟者之情也三禁禁之三日使審實其辭也而不可上下者辭定不可移也坐成獄訟之坐已成也十二矢為束訟者坐成以束矢入於朝乃聽其訟兩人訟一人入矢一人不入則曲曲則服入兩矢乃治之矢取往而不反也周禮以兩造禁人訟入束矢於朝然後聽之也美金以鑄劍戟鑄治也試諸狗馬狗馬難為利也惡金以鑄鉏夷斤斸惡麤也夷平也夷所以削草平地斤形似鉏而小斸斫也試諸壤土甲兵大足

桓公曰吾欲南伐何主主主人共用軍也管子對曰以魯為主反其侵地棠潛棠潛魯之二邑使海於有蔽渠弭於有渚賈侍中云海海濱也有蔽言可依蔽也渠弭裨海也水中可居者曰渚昭謂有此乃可以為主人軍必依險阻者也環山於有牢環繞也牢牛羊豕也言雖山險皆有牢牧也一曰牢固也

桓公曰吾欲西伐何主管子對曰以衛

爲主反其侵地臺原姑與漆里衞之四邑使海於有蔽渠弭於有渚環山於有牢桓公曰吾欲北伐何主管子對曰以燕爲主燕今廣陽薊也反其侵地柴夫吠狗燕之二邑使海於有蔽渠弭於有渚環山於有牢四鄰大親旣反侵地正其封疆地南至於䱈陰䱈陰地名齊南界也西至于濟北至于河東至于紀酅紀故紀侯之國酅紀季之邑已入於齊也有革車八百乘賈侍中云一國之賦八百乘也乘七十二人凡甲士六萬人昭謂此周制耳齊法以五十人爲小戎車八百乘當有四萬人又上管仲制齊爲三軍軍萬人又曰君有是士三萬人以方行於天下也而車數多者其副貳陪從之車也或云八當爲六擇天下之甚淫亂者而先征之即位數年東南多有淫亂者萊莒徐夷吳越萊今東萊也莒琅邪縣也徐夷徐州之夷也一戰帥服三十一國遂南征伐楚濟汝踰方城望汶山濟渡也汝水也方城楚北之阨塞也謂師至于陘時也在魯僖四年汶山楚山也使貢絲於

周而反荊州諸侯莫敢不來服遂北伐山戎（山戎今之鮮卑以其病燕故伐之）刜令支斬孤竹而南歸（二國山戎之與也刜擊也斬伐也令支今為縣屬遼西孤竹之城存焉）海濱諸侯莫敢不來服（海濱海北涯也）與諸侯飾牲為載以約誓于上下庶神（飾牲陳其牲為載書加于牲而已不歃血）與諸侯戮力同心（戮并也）西征攘白狄之地（攘却也白狄赤狄之別也）至於西河（西河白狄之西也）方舟設泭乘桴濟河（方併也編木曰泭小泭曰桴濟渡也）至于石枕（石枕晉地名）懸車束馬踰太行與辟耳之谿拘夏（太行辟耳山名也拘夏辟耳之谿也三者皆山險谿谷故懸鉤其車偪束其馬以渡）西服流沙西吳（流沙西吳雍州之地）南城於周（城王城也周襄王庶弟子帶作亂與戎伐襄王焚其東門不克桓公使仲孫湫徵諸侯戍周而城之事在魯僖十三年）反胙于絳（說云胙賜也謂天子致祭胙賞以大輅龍旂桓公於絳辭之天子復使宰孔致之賈侍中云反復也胙位也絳晉國都也晉獻公卒奚齊卓子死國絕無嗣晉侯失其胙位桓公以諸侯討晉至高梁使隰朋帥師立公子夷吾復之於絳是為惠公事在魯僖九年昭謂人君即位謂之踐胙此言桓公城周尊事天子又討晉亂復其胙位善之也案內傳宰孔於葵丘致胙肉賜命無辭讓反覆之文賈君得之唐從賈也）嶽濱諸侯莫敢

不來服（嶽北嶽常山）而大朝諸侯於陽穀（陽穀之會在魯僖三年也）兵車之屬六乘車之會三（屬亦會也兵車之會謂魯莊十三年會於北杏十四年會于鄄十五年復會於鄄魯僖九年會于檉十三年會於鹹十六年會於淮乘車之會在僖三年三年會于陽穀五年會于首止九年會于葵丘九會也）諸侯甲不解纍（纍所以盛甲也）兵不解翳（翳所以蔽兵也）弢無弓服無矢（弢弓衣也服矢衣也無者無所用也）隱武事行文道帥諸侯而朝天子（謂首止之會會王太子謀寧周也）葵丘之會天子使宰孔致胙於桓公（天子周襄王也宰孔周之公也胙祭肉也）曰余一人之命有事於文武（事祭事也）使孔致胙且有後命（且猶復也）曰以爾自卑勞實謂爾伯舅無下拜（天子稱王官之伯異姓曰伯舅無下拜無下堂拜賜也）桓公召管子而謀管子對曰爲君不君爲臣不臣亂之本也桓公懼出見客（客宰孔也）曰天威不違顏咫尺（違遠也顏眉目之閒也八寸曰咫）小白余敢承天子之命曰爾無下拜（承受也）恐隕越於下以爲天子羞（隕墜

（也越失也）遂下拜升受命賞服大輅龍旗九旒渠門赤旂（唐尚書云大輅非也賈侍中云大輅諸侯朝服之車謂金輅鉤樊纓九就龍旗九旒也渠門亦旗名赤旂火旗也昭謂龍旗畫交龍於縿也正幅爲縿旁屬爲旒鉤婁頷之鉤樊馬大帶纓當胷削革爲之皆以五采罽飾之九就就成也渠門兩旗所建以爲軍門若今牙門也）諸侯稱順矣（言下拜順於禮也）

桓公憂天下諸侯魯有夫人慶父之亂（夫人魯莊夫人哀姜也慶父莊公之弟共仲也通于哀姜哀姜欲立之莊公薨慶父殺太子般在莊三十二年又弑閔公在閔二年）二君弑死國絕無嗣桓公聞之使高子存之（高子齊卿高奚敬仲也存之謂立僖公而成魯）

狄人攻邢桓公築夷儀以封之（邢姬姓周公之後夷儀邢邑也狄人攻邢在莊三十二年封而遷之在魯僖元年）男女不淫牛馬選具（淫見淫略也選數也）

狄人攻衛衛人出廬于曹（廬寄也狄人攻衛殺懿公遂入衛衛人出走宋桓公逆之於河以衛之遺民立公孫申以寄于曹是爲戴公在魯閔二年）桓公城楚丘以封之（楚丘衛地桓公遷其國而封之事在魯僖二年）其畜散而無育（畜六畜也散謂失亡也育養也）桓公與之繫馬三百（繫馬良馬在閑非放牧者）天下諸侯稱仁焉於是天

下諸侯知桓公之非爲己動也〔動爲救患分災也〕是故諸侯歸之桓公知諸侯之歸己也故使輕其幣而重其禮〔幣摯幣也禮醴酬賓之禮也〕故天下諸侯罷馬以爲幣〔罷不任用也幣圭以馬也〕縷綦以爲奉〔奉藉也所以藉玉之藻也縷綦以縷織綦不用絲取易共也綦綺文〕鹿皮四分〔分散也〕諸侯之使垂櫜而入〔垂言空而來櫜囊也〕稛載而歸〔言重而歸也稛絭也〕故拘之以利結之以信示之以武故天下小國諸侯既許桓公〔許謂聽其盟也〕莫之敢背就其利而信其仁畏其武桓公知天下諸侯多與己也〔無不從也與從也〕故又大施忠焉〔施其忠信也〕可爲動者爲之動可爲謀者爲之謀軍譚遂而不有也諸侯稱寬〔軍謂以軍滅之不有以分諸侯也桓公奔莒過譚譚子不禮入又不賀北杏之會遂又不至故皆滅之在魯莊十年及十三年〕通齊國之魚鹽于東萊〔言通者則先時禁之矣東萊齊東夷也〕使關市幾而不征〔幾幾異服識異言也征稅也取魚鹽者不征稅所以利諸侯致遠之物也〕以爲

諸侯利諸侯稱廣焉（施惠廣也）築葵茲晏負夏領釜丘（四者皆厄塞與山戎衆狄接也）以禦戎狄之地所以禁暴於諸侯也（禁暴禁其暴掠於諸侯也）築五鹿中牟蓋與牡丘（四塞諸夏之關也）以衛諸夏之地（衛蔽扞也）所以示權於中國也教大成定三革隱五刃（定負也隱藏也三革甲冑盾也五刃刀劍矛戟矢也說云三革甲楯鼓非也兵事息則禮樂興焉得廢鼓）朝服以濟河而無怵惕焉（西行渡河以平晉也）文事勝矣（勝舉也）是故大國慚媿小國附協唯能用管夷吾甯戚隰朋賓胥無鮑叔牙之屬而伯功立（五子皆齊大夫也隰朋齊莊公之曾孫戴仲之子成子也）

國語卷第六

[illegible]

國語卷第七

晉語一　武公　韋氏解

武公伐翼殺哀侯武公曲沃桓叔之孫嚴伯之子武公稱也翼晉國都也哀侯晉昭侯之孫鄂侯之子哀侯光也初昭侯分國以封叔父桓叔爲曲沃伯沃盛彊昭侯微弱後六年晉潘父弑昭侯而納桓叔不克晉人立昭侯之子孝侯於翼更爲翼侯後十五年桓叔之子嚴伯伐翼殺孝侯翼人立其弟鄂侯鄂侯生哀侯魯桓三年曲沃武公伐翼殺哀侯後竟滅翼侯之後而兼之魯莊公十六年王使虢公命武公以一軍爲晉侯遂爲晉祖考止欒共子曰苟無死欒共子晉哀侯大夫共叔成也初桓叔爲曲沃伯共子之父欒賓傅之故止共子使無死也吾以子見天子令子爲上卿制晉國之政上卿執政命於天子者也辭曰成聞之民生於三事之如一三君父師也如一服勤至死也父生之師教之君食之食謂祿也非父不生非食不長非教不知生之族也故壹事之族類也壹事之事之如一也唯其所在則致死焉在君爲君父在師爲師也報生以死報賜以力人之道也賜惠也以力謂家臣也臣敢以私利廢人之道私利謂不死爲上卿也

君何以訓矣（無以教爲忠也）且君知成之從也未知其待於曲沃也（君武公也言君知成將死其君爲從臣道也故使止臣未知成不死而待君於曲沃之爲二也）從君而貳君焉用之（貳二心也）遂鬬而死

獻公卜伐驪戎（獻公晉武公之子獻公詭諸也驪戎西戎之別在驪山者也其君男爵姬姓秦曰驪邑漢高帝徙豐民更曰新豐在京兆也）史蘇占之（史蘇晉大夫占卜之史也）曰勝而不吉公曰何謂也對曰遇兆挾以銜骨齒牙爲猾（遇見也挾猶會也骨所以鯁刺人也猾弄也齒牙謂兆端左右舋坼有似齒牙中有從畫故曰銜骨骨在口中齒牙弄之以象讒口之爲害也禮卜師作龜大夫占兆史占墨）戎夏交捽（兆有二畫外象戎內象諸夏夏謂晉也兆端會齒牙交有似捽捽交對也）交捽是交勝也臣故云（言晉勝戎戎復勝晉）且懼有口（齒牙銜骨皆在口也）攜民國移心焉（攜離也）公曰何口之有口在寡人寡人弗受誰敢興之對曰苟可以攜其入也必甘受逞而不知胡可壅也（胡何也逞快也壅防也甘言入耳心以爲快而不知其惡何可防止也）公弗聽遂

伐驪戎克之（克勝也）獲驪姬以歸有寵立以爲夫人（驪姬驪戎君之女也）公飲大夫酒令司正實爵與史蘇（司正正賓主之禮者也實滿也）曰飲而無肴（肴俎實也）夫驪戎之役女曰勝而不吉故賞女以爵罰女以無肴克國得妃其有吉孰大焉史蘇卒爵（卒盡也）再拜稽首曰兆有之臣不敢蔽蔽兆之紀失臣之官（紀經也失官失守官之節也）有罪二焉何以事君（二罪蔽兆失官也）大罰將及不唯無肴（及至也蔽兆失官則有大罰非但無肴也）抑君亦樂其吉而備其凶凶之無有備之何害若其有凶備之爲瘳（瘳差也）臣之不信國之福也（不信卜不中也）何敢憚罰（憚難也）飲酒出史蘇告大夫曰有男戎必有女戎（戎兵也女兵言其禍由姬也）若晉以男戎勝戎而戎亦必以女戎勝晉其若之何里克曰何如（里克晉大夫里季子也）史

蘇曰昔夏桀伐有施有施人以妹喜女焉桀禹十七世王皐之孫王發之子夏癸也有施喜姓之國妹喜其女也以女進人曰女妹喜有寵於是乎與伊尹比而亡夏伊尹湯相伊摯也自夏適殷也比比功也伊尹欲亡夏妹喜爲之作禍其功同也殷辛伐有蘇有蘇氏以妲己女焉殷辛湯三十世帝乙之子殷紂也有蘇己姓之國妲己其女也妲己有寵於是乎與膠鬲比而亡殷膠鬲殷賢臣也自殷適周佐武王以亡殷也周幽王伐有褒褒人以褒姒女焉幽王宣王之子幽王宮涅也有褒姒姓之國幽王伐之褒人以美女入謂之褒姒是爲幽后褒姒有寵生伯服伯服攜王也於是乎與虢石甫比石甫虢公之名鄭語曰虢石甫讒諂巧佞之人也而立以爲卿士也逐太子宜臼而立伯服宜臼申后之子平王名也太子出奔申申姜姓之國平王母家也申人鄫人召西戎以伐周周於是乎亡鄫姒姓禹後也鄫及西戎素與申國婚姻同好幽王欲殺宜臼以成伯服求之於申申人弗予遂伐之故申鄫召西戎以伐周殺幽王於戲今晉寡德而安俘女軍獲曰俘又增其寵立以爲夫人也雖當三季之王亦不可乎季末也三季王桀紂幽王也

且其兆云挾以銜骨齒牙爲猾我卜伐驪龜往離散以應我 應荅也往令人告龜辭往伐驪也其兆離散不吉也 夫若是賊之兆也非吾宅也 賊敗國家之兆也宅居也非吾所安居也 離則有之 國分離也 不跨其國可謂挾乎 跨猶據也 言驪姬不據有晉國可謂外內挾乎 不得其君能銜骨乎 言驪姬不得志於其君不能銜骨以害人也 若跨其國而得其君雖逢齒牙以猾其中誰云不從 言驪姬若能跨據晉國而得志於君齒牙之猾雖爲中害國人逢之誰有不從言必從也 諸夏從戎非敗而何從政者不可以不戒亡無日矣郭偃曰夫三季王之亡也宜 郭偃晉大夫卜偃也宜言其惑亂亡皆其宜也 民之主也縱惑不疚 疚病也縱其淫惑不以爲病 肆侈不違 肆極也極其泰侈無所違避 流志而行 流放也 無所不疚 無一處不以爲疚也 是以及亡而不獲追鑑 鑑鏡也言不得復追鏡前世善敗以爲戒也 今晉國之方偏侯也 方大也偏偏方也乃甸內偏方小侯也傳曰令晉甸侯 其土又小 小於三季王也 大國在側 大國齊秦也 雖欲縱

惑未獲專也 專擅也 大家鄰國將師保之 大家上卿也師保之為作師保也 多而驟立不其集亡 驟數也集至也 雖驟立不過五矣且夫口三五之門也 口所以紀三辰宣五行故謂之門 是以讒口之亂不過三五 少則三君多則五君 且夫挾小鯁也可以小戕而不能喪國 害在內為戕戕猶傷也喪亡也言可以小戕害人不足以亡國 當之者戕焉 當值也值骨鯁者傷也 於晉何害 無大害也 雖謂之挾而猾以齒牙口弗堪也 堪猶勝也言骨在口而猾以齒牙口不能勝也喻不能終害也 其與幾何 言不久害也 晉國懼則甚矣亡猶未也商之衰也 衰謂帝甲之世也 其銘有之 刻器曰銘謂鍾鼎之戒 曰嗛嗛之德不足就也 嗛嗛猶小小也不足就不足歸就也 不可以矜而祇取憂也 矜大也祇適也 嗛嗛之食不足狃也 食祿也狃貪也 不能為膏而祇罹咎也 膏肥也 雖驪之亂其罹咎而已其何能服 驪驪姬也罹咎而已其後二子為里克所殺是也何能服何能服人也 吾聞以亂得取眾者 取眾財眾也 非謀不卒

時卒盡也三月爲一時非有善謀不能盡一時齊無知是也非人不免難非得人衆不能自免於難衛州吁是也非禮
不終年非有禮法不能終其十年齊懿公商人是也賈虞云十年而數終唐云不終其年與下不盡齒同非也非義不盡
齒齒年壽也非有義刑不能盡其年壽楚靈王滅陳蔡用隱太子於岡山是也非德不及世世嗣也非有德惠不能及世嗣晉惠
公夷吾是也非天不離數離厤也非有天命祐助不能厤世長久也若齊桓晉文天假之年而除其害子孫繼業神所命也今不
據其安不可謂能謀據居也言驪姬之謀不居安存而處危亡不可謂能謀行之以齒牙不
可謂得人行齒牙之猾以害人不可謂得人心也廢國而向己不可謂禮廢國謂盡害羣公子以國向
己不可謂知禮也不度而迂求不可謂義迂邪也不度利害之本而以邪奪正不可謂得其義義宜也以
寵賈怨不可謂德賈市也言恃寵愛以市怨於國不可謂有德也少族而多敵不可
謂天少族族類少也多敵多怨也不可謂有天助也德義不行禮義不則賈怨無德迂求非義故德義不
行也則法也棄人失謀天亦不贊行之以齒牙爲棄人不據其安爲失謀少族多敵故天不贊助吾觀
君夫人也若爲亂其猶隸農也隸今之徒也雖獲沃田而勤

易之（沃美也易治也）將不克饗爲人而已（饗食也爲人爲他人耳）士蔿曰誡莫如豫豫而後給（士蔿晉大夫劉累之後隰叔之子子與也豫備也給及也言先有備而後及事也）夫子誡之（夫子郭偃也其言皆誡也）抑二大夫之言其皆有焉（二大夫史蘇郭偃也）既驪姬不克（不能服晉也）晉正於秦五立而後平（正者爲秦所輔正大家鄰國將師保之是也謂以兵納惠公文公殺呂郤之屬也五立謂奚齊卓子惠公懷公至文公乃平也）

獻公伐驪戎克之滅驪子（驪子驪戎之君也本爵男此云子者猶言男子也）獲驪姬以歸立以爲夫人生奚齊其娣生卓子（女子同生謂後生爲娣於男則言妹也）驪姬請使申生主曲沃以速懸（申生獻公太子恭君也獻公娶于賈無子烝于齊姜生申生曲沃晉宗邑今河東聞喜是也虞御史云速疾也懸縊也）重耳處蒲城夷吾處屈（重耳夷吾申生異母弟也蒲今蒲坂屈北屈皆在河東）奚齊處絳（晉時都絳也）以儆無辱之故（言出此三子爲鎮於外以儆備戎狄無恥辱於國也）公許之史蘇朝告大夫曰二三大夫其戒之乎亂本生矣

曰君以驪姬爲夫人民之疾心固皆至矣（疾其君也至深也）昔者之伐也興百姓以爲百姓也（昔者謂古明君也爲百姓云爲百姓除害也）是以民能欣之（欣欣戴也）故莫不盡忠極勞以致死也今君起百姓以自封也（封厚也）民外不得其利（不得攻伐之利也）而內惡其貪則上下既有判矣（判離也）然而又生男其天道也天彊其毒民疾其態其亂生哉吾聞君子好好而惡惡樂樂而安安是以能有常（好者好之惡者惡之樂則說之安則居之故能有常此言獻公好惡安樂皆非其所有也）伐木不自其本必復生塞水不自其源必復流滅禍不自其基必復亂（基始也）今君滅其父而畜其子禍之基也畜其子又從其欲子思報父之恥而信其欲（信古申字）雖好色必惡心不可謂好（好美也）好其色必授之情（情謂許其子立也）彼得其情以厚其

欲（厚益也）從其惡心必敗國且深亂亂必自女戎（深亂亂深也女戎女兵也）三代皆然驪姬果作難殺太子而逐二公子（謂重耳奔狄夷吾奔梁也）

君子曰知難本矣（知難之本謂史蘇也）

驪姬生奚齊其娣生卓子公將黜太子申生（黜廢也）而立奚齊里克丕鄭荀息相見里克曰夫史蘇之言將及矣其若之何荀息曰吾聞事君者竭力以役事不聞違命（竭盡也役爲也）君立臣從何貳之有（君立嗣臣則從而奉之貳二心也）丕鄭曰吾聞事君者從其義不阿其惑（阿隨也）惑則誤民民誤失德是棄民也（言民失德陷於刑辟是棄之也）民之有君以治義也（上下之義也）義以生利利以豐民（有義故生利也豐厚也）若之何其民之與處而棄之也必立太子里克曰我不佞雖不識義亦不阿惑吾其靜

也靜默也三大夫乃別烝于武公烝冬祭也武公獻公之禰廟也在曲沃公稱疾不與使奚齊莅事莅臨也稱疾不自祭而使奚齊者欲風羣臣使知意也猛足乃言於太子猛足太子臣也曰伯氏不出奚齊在廟賈唐皆云伯氏申生也一云伯氏狐突也昭謂是時狐突未杜門故以伯氏爲申生伯氏猶言長子也子盍圖乎圖所以自安固也太子曰吾聞之羊舌大夫羊舌大夫羊舌職之父也曰事君以敬事父以孝受命不遷爲敬遷徙也敬順所安爲孝敬順父之所安棄命不敬言公命我守曲沃我棄之爲不敬也作令不孝作令謂擅發舉以有爲也又何圖焉且夫閒父之愛而嘉其貺有不忠焉閒離也貺賜也廢人以自成有不貞焉孝敬忠貞君父之所安也安猶善也棄安而圖遠於孝矣吾其止也

獻公田見翟柤之氛田獵也翟柤國名也氛祲氣氛凶象也凶曰氛吉曰祥歸寢不寐欲伐翟柤也寐瞑也郤叔虎朝公語之語以寢不寐也郤叔虎晉大夫郤芮之父郤豹也對曰牀笫之

不安邪（第簀也）抑驪姬之不存側邪公辭焉出遇士蔿曰今夕君寢不寐必為翟柤也（君意在翟柤也）夫翟柤之君好專利而不忌（忌難也）其臣競諂以求媚其進者壅塞（其臣競諂故進者則壅塞其上使不聞過也）其退者拒違（其退去者則拒違其君也）其上貪以忍（忍忍為不義也）其下偷以幸（偷苟且也幸徼幸也）有縱君而無諫臣（縱放縱也）有冒上而無忠下（冒抵冒言貪也）君臣上下各饜其私以縱其回（饜足也回邪也）民各有心而無所據依（據仗也）以是處國不亦難乎君若伐之可克也吾不言子必言之（不言讓其上也）士蔿以告公悅乃伐翟柤郤叔虎將乘城（乘升也）其徒曰棄政而役非其任也（政猶職也役服戎役也）郤叔虎曰既無老謀而又無壯事何以事君（壯事力役也言己無謀又恥無功也）被羽先升遂克之（羽鳥羽繫於背若今軍將負眊矣）

公之優曰施通於驪姬優俳也施其名也旁淫曰通 驪姬問焉曰吾欲作大事大事廢適立庶也 而難三公子之徒如何三公子申生重耳夷吾也 對曰早處之使知其極處定也極至也當早定申生分之都城而位以卿使自知其位所極至也 夫人知極鮮有慢心鮮寡也言人自知其極則戒懼不敢違慢覬欲也 雖其慢乃易殘也言有官任而違慢易殘毀也 驪姬曰吾欲爲難安始而可難爲欲殺三公子也始先也 優施曰必於申生其爲人也小心精潔小心多畏忌精潔不忍辱 而大志重大年長也重敦重也 又不忍人不忍施惡於人 精潔易辱重僨可疾僨僵也惇重者守節不易其情則可疾斃僵也 不忍人必自忍也自忍忍能自殺也 辱之近行辱謂被以不義也 驪姬曰重無乃難遷乎遷移也 優施曰知辱可辱可辱遷重言知辱者雖重必移也 若不知辱亦必不知固秉常矣不知無所知也秉執也固執常謀因罪以去之也 今子內固而外寵內固內得君心外寵外見寵愛 且善否莫不信所善惡無不見信 若外殫善而內

辱之無不遷矣殫盡也外盡以善意待太子而内以不義加辱之則其心無不移且吾聞之甚精必愚精銳近愚也精爲易辱愚不知避難雖欲無遷其得之乎是故先施讒於申生驪姬賂二五使言於公賂遺也二五獻公嬖大夫梁五與東關五也曰夫曲沃君之宗也宗本宗也曲沃桓叔之封先君宗廟在焉猶西周謂之宗周蒲與二屈君之疆也疆境也二屈有南北也今河東有北屈則是時復有南屈也不可以無主宗邑無主則民不威威畏也疆埸無主則啓戎心啓開也開戎侵盜之心也晉南有陸渾之戎蒲接之北有山戎二屈接之戎之生心民慢其政國之患也若使太子主曲沃而二公子主蒲與屈乃可以威民而懼戎且旌君伐旌章也伐功也使俱曰狄之廣莫於晉爲都使俱者二五同聲也廣莫北狄沙漠也下邑曰都使如爲晉下邑晉之啓土不亦宜乎啓土闢境也公說乃城曲沃太子處焉又城蒲公子重耳處焉又城二屈公子夷吾處焉驪姬

既遠太子乃生之言生生讒言也太子由是得罪十六年公作二軍獻公十六年魯閔之元年也魯莊十六年王命晉武公以一軍為晉侯至此初作二軍軍之有上下也公將上軍太子申生將下軍以伐霍霍周文王子霍叔武之國也師未出士蔿言於諸大夫曰夫太子君之貳也貳副也恭以俟嗣何官之有今君分之土而官之位以卿也是左之也左猶外也吾將諫以觀之乃言於公曰夫太子君之貳也而帥下軍無乃不可乎公曰下軍上軍之貳也寡人在上申生在下不亦可乎士蔿對曰下不可以貳上猶足不可以貳手也手足左右各自為貳公曰何故對曰貳若體焉體四支也上下左右以相心目相助也用而不倦身之利也倦勞也有貳故不勞也四體役身故身之利上貳代舉上手也代更也下貳代屨復下足也屨復步也周旋變動以役心目役為也故能治

事以制百物（制裁也）若下攝上與上攝下（攝持也）周旋不動以違心目其反爲物用也何事能治（爲物用與百物器用無異也）故古之爲軍也軍有左右闕從補之（左右左右部也闕缺也）成而不知是以寡敗（不知敵不知有闕）若以下貳上闕而變敗弗能補也（變更也）變非聲章弗能移也（聲金鼓也章旌旗也移動也）聲章過數則有釁有釁則敵入（釁隙也軍法進退旗鼓有數過數則有隙敵見隙而犯己也）敵入而凶救敗不暇誰能退敵（凶猶凶凶恐懼也退却也）敵之如志國之憂也可以陵小難以征國（以下軍貳上可以侵陵小國難以征大國）君其圖之公曰寡人有子而制焉非子之憂也對曰太子國之棟也棟成乃制之不亦危乎（棟成謂位已定而更其制使將兵危之道也）公曰輕其所任雖危何害（輕其所任謂輕太子所任不重責也雖近危猶無害）也士蔿出語人曰太子不得立矣改其制而不患其難

輕其任而不憂其危君有異心又焉得立行之克也將以害之（以得衆害之也）若其不克其因以罪之雖克與否無以避罪與其勤而不入不如逃之（不入不入君意也逃去也）君得其欲太子遠死且有令名爲吳太伯不亦可乎（得其欲得立奚齊也太伯讓季歷遠適吳越後武王追封爲吳伯故曰吳太伯也）太子聞之曰子輿之爲我謀忠矣（子輿士蔿字）然吾聞之爲人子者患不從不患無名（不從不從父命也）爲人臣者患不勤不患無祿今我不才而得勤與從（以戰伐爲勤從也）又何求焉焉能及吳太伯乎太子遂行克霍而反讒言彌興（彌益也）

優施教驪姬夜半而泣謂公曰吾聞申生甚好仁而彊（彊彊禦也）甚寬惠而慈於民（慈愛也）皆有所行之（行之皆有法術也）今

謂君惑於我必亂國無乃以國故而行彊於君以國故恐敗國之故而以彊劫君君未終命而不歿歿終也君其若之何盡殺我無以一妾亂百姓盡何不也公曰夫豈惠其民而不惠於其父乎惠愛也驪姬曰妾亦懼矣吾聞之外人言曰爲仁與爲國不同爲仁者愛親之謂仁爲國者利國之謂仁利國謂安社稷利百姓故長民者無親無親無私親衆以爲親苟利衆而百姓和豈能憚君豈憚殺君以衆故不敢愛親衆況厚之況益也言以衆故殺君除民害衆益以爲厚彼將惡始而美終以晚蓋者也美善也晚後也蓋掩也言以後善掩前惡也凡民利是生謂爲民生利殺君而厚利衆衆孰沮之沮敗也殺親無惡於人人孰去之苟交利而得寵志行而衆悅交俱也欲其甚矣孰不惑焉欲太子也誰不惑謂國人也雖欲愛君惑不

釋也（釋解也）今夫以君爲紂若紂有良子而先喪紂（良善也喪亡也若紂有善子知紂之惡紂終必滅國以討言之不如先自殺之也）無章其惡而厚其敗（厚其敗謂武王擊以輕劍斬以黃鉞也）鈞之死也無必假手於武王（鈞同也假借也）而其世不廢祀至于今吾豈知紂之善否哉（先自亡之故無知之者）君欲勿恤其可乎（恤憂也）若大難至而恤之其何及矣君懼曰若何而可驪姬曰君盍老而授之政（稱老以政授申生）彼得政而行其欲得其所索乃其釋君且君其圖之自桓叔以來孰能愛親（桓叔獻公曾祖曲沃桓叔成師也桓叔伐晉殺其兄子昭侯於翼桓叔生嚴伯嚴伯又伐翼殺昭侯之子孝侯嚴伯生武公武公滅翼而兼之武公生獻公獻公滅桓嚴之族）唯無親故能兼翼公曰不可與政我以武與威是以臨諸侯未歿而亡政不可謂武有子而弗勝不可謂威我授之政諸侯必絕能絕於我必能害我失政而害國不

可忍也爾勿憂吾將圖之驪姬曰以皐落狄之朝夕苛
我邊鄙 皐落東山狄也苛擾也 使無日以牧田野 無日不有狄儆故不得牧於田野 君之
倉廩固不實又恐削封疆君盍使之伐狄以觀其果於
衆也與衆之信輯睦焉 果果於用師否也輯和也 若不勝狄雖濟其罪
可也 濟渡也以不勝罪之 若勝狄則善用衆矣求必益廣 所求益廣 乃可厚
圖也且夫勝狄諸侯驚懼吾邊鄙不儆倉廩盈四
鄰服封疆信君得其賴 信審也賴利也 又知可否其利多矣
君其圖之公說是故使申生伐東山 東山皐落氏 衣之偏裻
之衣佩之以金玦 裻在中左右異故曰偏玦如環而缺以金爲之 僕人贊聞之曰太子
殆哉 贊太子僕也殆危也 君賜之奇奇生怪怪生無常無常生不
立 奇異也不立不得立也 使之出征先以觀之 觀其用衆也 故告之以離心而

示之以堅忍之權離心偏衣中分也堅忍金玦也玦亦離傳曰金寒玦離則必惡其心而害其身矣惡其心必內險之險危也害其身必外危之外危之使危攻伐也自中起難哉且是衣也狂夫阻之衣也狂夫方相氏之士也阻古詛字將服是衣必先詛之周禮方相氏黃金四目玄衣朱裳執戈揚楯以敺疫也其言曰盡敵而反言謂狂夫祭詛之言也雖盡敵其若內讒何申生勝狄而反讒言作於中君子曰知微知微謂僕人贊也

十七年冬公使太子伐東山獻公十七年魯閔二年也里克諫曰臣聞皐落氏將戰言其不服將與申生戰君其釋申生也釋舍也公曰行也里克對曰非也非故事也君行太子居以監國也君行則守君行太子從以撫軍也有守則從撫循軍士今君居太子行未有此也公曰非子之所知也寡人聞之立太子之道三身鈞以年身鈞德同也以年年立長也

年同以愛（所立愛也）愛疑決之以卜筮（愛疑愛同也龜曰卜著曰筮）子無謀吾父子之間吾以此觀之（言吾使之征伐欲觀其能否也）公不說里克退見太子太子曰君賜我以偏衣金玦何也里克曰孺子懼乎衣躬之偏而握金玦令不偷矣孺子何懼（孺子少子也偷薄也偏半也分身之半以授太子又令握金玦金玦兵要也君今於太子不爲薄矣）夫爲人子者懼不孝不懼不得（賈唐云不得不得君心也昭謂不得立也內傳太子曰吾其廢乎里克曰子懼不孝無懼不得立）且吾聞之曰敬賢於請（賢愈也言執恭敬愈於請求）孺子勉之乎（勉爲孝敬也）君子曰善處父子之間矣（入諫其父出勉其子）太子遂行狐突御戎先友爲右（狐突晉同姓唐叔之後狐偃之父狐突伯行也先友晉大夫先丹木之族右車右）衣偏之衣而佩金玦出而告先友曰君與我此何也先友曰中分而金玦之權在此行也孺子勉之乎（中分中分君之半也金玦以兵決事也）狐突歎曰以尨衣純（雜色曰尨純純德謂太子也）而玦

之以金銑者寒之甚矣胡可恃也 玦猶離也銑猶灑灑寒也言於太子無溫潤也 雖勉之狄可盡乎先友曰衣躬之偏握兵之要 握兵之要金玦之勢也金爲兵玦所以圖事決計也故爲兵要 在此行也勉之而已矣偏躬無慝兵要遠災 慝惡也衣身之半君無惡意也握兵之勢欲令太子遠災害也 親以無災又何患焉至于稷桑 稷桑皐落狄地也 狄人出逆 逆拒申生也 申生欲戰狐突諫曰不可突聞之國君好艾大夫殆 艾當爲外聲相似誤也好於外嬖臣也嬖臣害正故大夫殆殆危也 好內適子殆社稷危 好內多嬖妾也嬖妾專寵能故適子殆國家亂則社稷危周幽王是也 若惠於父而遠於死 惠順也去避奚齊爲順父心而遠於死也傳曰狐突欲行 惠於衆而利社稷其可以圖之乎 惠於衆謂不戰也太子去則國不爭故利社稷 況其危身於狄以起讒於內也申生曰不可君之使我非歡也 非歡愛我也 抑欲測吾忌也 測猶度也 是故賜我奇服而告我權 奇服偏裻權金玦也 又有甘言焉 申生將去父又以美言慰

撫之言之大甘其中必苦譖在中矣君故生心有此甘言非本意故也

言生心也雖蝎譖焉避之不若戰也蝎木蟲也譖從中起如蝎食木木不能避也一不戰而反我罪滋厚滋益也我戰死猶有令名焉有恭從之名也果敗狄於稷桑而反讒言益起狐突杜門不出不出避難也君子曰善深謀也

國語卷第七

國語卷第八

晉語二　獻公　韋氏解

反自稷桑處五年（自從也從伐東山戰於稷桑而反也處五年魯僖之四年也）驪姬謂公曰吾聞申生之謀愈深（謀謀弑公也愈益也）曰吾固告君曰得衆（日往日也）衆不利焉能勝狄（衆若不利焉肯為用而勝狄乎）今矜狄之善其志益廣（矜大也善善用衆）狐突不順故不出（狐突申生之戎御也不順謂太子不順也）吾聞之申生甚好信而彊（彊彊禦也信言必行之）又失言於衆矣雖欲有退衆將責焉（失言許衆以取國也退謂改悔也）言不可食衆不可弭（食偽也弭止也）是以深謀君若不圖難將至矣公曰吾不忘也抑未有以致罪焉驪姬告優施曰君既許我殺太子而立奚齊矣吾難里克奈何優施曰吾來里克一日而已（來謂轉里克之心使來從己用也一日言其易也）子為我

具特羊之饗特一也凡牲一為特二為牢吾以從之飲酒我優也言無郵郵過也驪姬許諾乃具使優施飲里克酒中飲優施起舞謂里克妻曰主孟啗我大夫之妻稱主從夫稱也孟里克妻字啗啖也孟或作盍我教茲暇豫事君茲此里克也暇閑也豫樂也乃歌曰暇豫之吾吾不如鳥烏吾讀如魚吾吾不敢自親之貌也言里克欲為閑樂事君之道反不敢自親吾吾然其智曾不如烏烏也人皆集於苑己獨集於枯集止也苑茂木貌己里克也喻人皆與奚齊己獨與申生里克笑曰何謂苑何謂枯優施曰其母為夫人其子為君可不謂苑乎其母既死其子又有謗可不謂枯乎枯且有傷無母諭枯有謗諭傷傷病也優施出里克辟奠不餐而寢辟去也奠置也熟食曰餐夜半召優施曰曩而言戲乎抑有所聞之乎曩向也而女也曰然君既許驪姬殺太子而立奚齊謀既成矣成定也里克曰吾秉君以殺太

子吾不忍 秉執君志以殺太子不忍爲也 通復故交吾不敢 交與太子交也 中立其免乎優施曰免 中立不阿君亦不助太子也 旦而里克見丕鄭 夜半召優施旦而見丕鄭 曰夫史蘇之言將及矣優施告我君謀成矣將立奚齊丕鄭曰子謂何 謂對優施言也 曰吾對以中立丕鄭曰惜也 惜惜其失言也 不如曰不信以疏之 曰不信者拒優施以不然也拒之以不然則驪姬意疏不敢必也 亦固太子以攜之 固固持也攜離也固持太子以離驪姬之黨也 多爲之故以變其志志少疏乃可間也 故謂多作計術以變易其志志少疏乃可間間亦離也 今子曰中立況固其謀也 況益也 彼有成矣難以得間里克曰往言不可及也 及追也 且人中心唯無忌之何可敗也 言驪姬唯無忌難之心執之已固何可敗也 子將何如丕鄭曰我無心是故事君者君爲我心制不在我 我無心者不得自在也君爲我心以君爲心 里克曰弑君以爲廉 賈侍中云廉猶利也以太子故弑君以自利唐尚書云爲太子殺奚齊不有其國以爲

廉也昭謂是時太子未廢獻公在位而以君為稱亦非也君獻公也虞御史云廉直也讀若鬬廉之廉此說近之 長廉以驕心因驕

以制人家吾不敢 制裁也自大其廉而有驕人之心因驕以裁制人之父子吾不敢為也 抑撓志以從

君為廢人以自利也 撓屈也人謂申生 利方以求成人吾不能 方道也利得道以求成太

子吾力不能為也 將伏也 伏隱也 明日稱疾不朝三旬難乃成 難殺申生譖二公子也

驪姬以君命命申生曰今夕君夢齊姜必速祠而歸

福 齊姜申生母也福胙肉也 申生許諾乃祭于曲沃歸福于絳 絳晉所都也

公田驪姬受福乃寘鴆于酒 寘置也鴆毒也 寘堇于肉 堇烏頭也 公至

召申生獻 獻獻胙也 公祭之地地墳 將飲先祭示有先也墳起也 申生恐而出

驪姬與犬肉犬斃 斃死也 飲小臣酒亦斃 小臣官名掌陰事陰命閹士也 公命

殺杜原欵 原欵申生之傅也 申生奔新城 新城曲沃也新為太子城也 杜原欵將死

使小臣圉告于申生 小臣太子小臣也名圉原欵因為告太子 曰欵也不才寡智

不敏 敏達也 不能教導以至于死不能深知君之心度 度尺寸也 棄寵求廣土而竄伏焉 棄寵令太子棄位也求廣土奔他國也竄隱也 小心狷介不敢行也 狷者守分有所不爲也言雖知當與申生俱去恥不能事君而出故不敢行也 是以言至而無所訟之也 言讒訟也 故陷於大難乃逮于讒 逮及也 然歎也不敢愛死唯與讒人鈞是惡也 讒人驪姬也鈞同也 吾聞君子不去情 不去忠愛之情 不反讒 反謂覆申理也 讒行身死可也猶有令名焉 有孝名也 死不遷情彊也 遷易也 守情說父孝也殺身以成志仁也死不忘君敬也 使有遺言屬狐突是也 孺子勉之死必遺愛死民之思不亦可乎 死民之思爲民所思也 申生許諾人謂申生曰非子之罪何不去乎申生曰不可去而罪釋必歸於君是怨君也 釋解也歸於君怨歸於君也 章父之惡取笑諸侯吾誰鄉而入 取笑諸侯爲諸侯所笑也當

（趣誰鄉入誰國也）內困於父母外困於諸侯是重困也棄君去罪是逃死也吾聞之仁不怨君智不重困勇不逃死若罪不釋去而必重去而罪重不智逃死而怨君不仁有罪不死無勇去而厚怨惡不可重死不可避吾將伏以俟命驪姬見申生而哭之（就曲沃哭之也）曰有父忍之況國人乎（有父忍自殺之況能愛國人乎）忍父而求好人人孰好之殺父以求利人人孰利之皆民之所惡也難以長生驪姬退申生乃雉經于新城之廟（雉經頭槍而懸死也）將死乃使猛足言於狐突曰申生有罪不聽伯氏以至于死（猛足申生臣也伯氏狐突字也不聽謂稷桑之戰不從其言也）申生不敢愛其死雖然吾君老矣國家多難伯氏不出奈吾君何伯氏苟出而圖吾君（圖爲之謀也）申生受賜以至于死

雖死何悔是以謚爲共君謚法既過能改曰共國人告公以此謚也

驪姬既殺太子申生又譖二公子曰重耳夷吾與知共君之事言與其逆謀也公令閹楚刺重耳重耳逃于狄閹閹士也楚謂伯楚寺人披之字也於懷公時爲勃鞮狄北狄隗姓也令賈華刺夷吾夷吾逃于梁賈華晉大夫梁嬴姓之國伯翳後也唐尚書云晉滅以爲邑非也是時梁尚存至魯僖十九年秦取之盡逐羣公子羣公子獻公之庶孽及先君之支庶也傳曰獻公之子九人乃立奚齊焉始爲令國無公族焉

二十二年公子重耳出亡及栢谷卜適齊楚獻公二十二年魯僖五年也公使寺人披伐蒲城重耳自蒲出奔及至也栢谷晉地狐偃曰無卜焉狐偃重耳之舅狐突之子子犯也無卜不須卜也夫齊楚道遠而望大不可以困往望大望諸侯朝貢不恤亡公子也道遠難通通至也望大難走難歸走也困往多悔困且多悔不可以走望望望其力也若以偃之慮其狄乎可之狄也夫狄近晉而不通不與晉通也

愚陋而多怨多怨於戎狄也走之易達不通可以竄惡竄隱也多怨可與共憂今若休憂於狄以觀晉國且以監諸侯之爲其無不成監視也之爲爲誰動也諸侯所爲故無不成乃遂之狄處一年公子夷吾亦出奔處狄一年魯僖之六年也公使賈華伐屈夷吾自屈出奔曰盍從吾兄竄於狄乎冀芮曰不可冀芮晉大夫冀缺之父也後出同走不免於罪同走嫌同謀也且夫偕出偕入難偕俱也聚居異情惡聚共也虞云重耳夷吾情好不同故惡相近昭謂異情謂各欲求入爲君於義惡也不若走梁梁近於秦秦親吾君吾君老矣秦穆夫人獻公之女故親吾君也子往驪姬懼必援於秦以吾存也以吾存者以吾在梁依秦也且必告悔是吾免也免免罪也乃遂之梁居二年驪姬使奄楚以環釋言居梁二年魯僖之七年也環玉環環還也釋言以言自解釋也四年復爲君居梁四年在魯僖之九年也是歲獻公卒秦伯納之

虢公夢在廟（虢公王季之子文王之弟虢仲之後虢公醜也廟宮廟也）有神人面白毛虎爪執鉞立於西阿（西阿西榮也）公懼而走神曰無走帝命曰使晉襲於爾門（帝天也襲入也）公拜稽首覺召史嚚占之（史嚚虢太史也）對曰如君之言則蓐收也（蓐收西方白虎金正之官也傳曰少皞氏有子該爲蓐收天之刑神也刑殺之神也）天事官成（官成禍福各以官象成也）公使囚之且使國人賀夢（欲轉告之故使賀也）舟之僑告諸其族（舟之僑虢大夫）曰衆謂虢不久吾乃今知之（以其賀夢也）君不度而賀大國之襲於己也何瘳（度揆也大國晉也瘳猶損也言君不揆度神意而令賀之何損於禍）吾聞之曰大國道小國襲焉曰服（襲入也）小國傲大國襲焉曰誅（傲慢也）民疾君之侈也是以遂於逆命（逆命拒違君命也）今嘉其夢侈必展（展申也）是天奪之鑒而益其疾也（鑒鏡也鏡所以自省察也）民疾其態天又誑之（誑猶惑也）大國來誅出令而逆（逆謂令國

人賀夢也]宗國既卑諸侯遠己[宗國公族也遠疏外也]内外無親其誰云救之[云言也]吾不忍俟也將行[行去也]以其族適晉六年虢乃亡[適晉在魯閔二年也後六年魯僖五年也]

伐虢之役師出於虞[魯僖五年獻公伐虢假道於虞]宮之奇諫而不聽[宮之奇虞大夫也諫虞公勿假晉道虞公不聽]出謂其子曰虞將亡矣唯忠信者能留外寇而不害[留外寇謂舍晉軍於國]除闇以應外謂之忠[除去也去己闇昧之心以應外謂之忠謂恕也]定身以行謂之信[定安也行事以求安其身謂之信]今君施其所惡於人闇不除矣[己之所惡而以施人謂假道以伐虢也]以賄滅親身不定矣[賄財也謂虞受晉屈産之乘垂棘之璧假之道也親謂虢也虞大王之後虢王季之冑]夫國非忠不立非信不固既不忠信而留外寇寇知其釁而歸圖焉[釁隙也圖謀也]已自拔其本矣何以能久[本謂忠信也]吾不去懼及焉以其孥適西山[孥妻子也西山國西界]

三月虞乃亡 晉滅之

獻公問於卜偃 卜偃晉掌卜大夫郭偃也 曰攻虢何月也 宜用何月 對曰童謠有之 童童子也行歌曰謠 曰丙之晨龍尾伏辰 丙丙子也晨早朝也龍尾尾星也伏隱也辰日月之交會也謂魯僖五年冬周十二月夏之十月丙子朔朝日在尾月在天策伏辰在龍尾隱而未見 均服振振取虢之旂 均同也戎服君臣同也振振威武也交龍曰旂 鶉之賁賁天策焞焞火中成軍虢公其奔 鶉鶉火鳥星也賁賁鶉貌也天策尾上一星名曰天策一名傅說焞焞近日月之貌也火鶉火也中居中也成軍軍有成功也傳曰冬十二月丙子朔晉滅虢虢公醜奔京師 火中而旦其九月十月之交乎 交晦朔之間也

葵丘之會獻公將如會 會魯僖九年秋齊桓公盟諸侯於葵丘葵丘地名也 遇宰周公 宰周公王卿士宰孔也爲冢宰食采於周故曰宰周公周公自會先歸遇獻公於道也 曰君可無會也夫齊侯好示務施與力而不務德 好示自矜其功以信施示諸侯而不務德也施惠也力功也 故輕致諸侯而重遣之 輕謂垂橐而入重謂稛載以歸 使至者勸而叛者慕

懷之以典言懷安也典法也法言謂陽穀之會以四敎令諸侯之屬薄其要結而厚德之以示之信薄其要結謂束牲爲盟馬皮爲幣三屬諸侯存亡國三以示之施屬會也三會乘車之會三也存三亡國魯衞邢也是以北伐山戎南伐楚西爲此會也譬之如室既鎮其甍矣又何加焉甍棟也又何加踰已成也吾聞之惠難徧也施難報也不徧不報卒於怨讎夫齊侯將施惠出責如出責望其報也是之不果奉果克也奉行也而暇晉是皇暇謂不暇以晉爲務也雖後之會將在東矣東東方也其後會于淮是也君無懼矣其有勤也公乃還無懼於不會也有勤自勤勞也

宰孔謂其御曰晉侯將死矣景霍以爲城景大也霍晉山名也今在河東而汾河涑澮以爲渠四者水名也渠池也戎狄之民實環之環繞也汪是土也汪大貌苟違其違誰能懼之上違違去也其違違道也今晉侯不量

齊德之豐否（豐厚也否不也）不度諸侯之勢（強弱之勢）釋其閉修（釋舍也閉守也修治也）而輕於行道失其心矣（失其心守）君子失心鮮不夭昏（夭夭折也昏狂荒之疾）是歲也獻公卒八年爲淮之會（八年葵丘後八年也桓公復會諸侯於淮在魯僖十六年傳曰會于淮謀鄫且東略也）桓公在殯宋人伐之（魯僖十七年冬齊桓公卒五公子爭立太子奔宋宋襄公伐齊納之是爲孝公）

二十六年獻公卒（獻公二十六年魯僖九年也）里克將殺奚齊先告荀息曰三公子之徒將殺孺子子將如何（荀息奚齊之傅三公子申生重耳夷吾徒黨也）荀息曰死吾君（死畜吾君也）而殺其孤吾有死而已吾蔑從之矣（蔑無也）里克曰子死孺子立不亦可乎子死孺子廢焉用死荀息曰昔君問臣事君於我我對以忠貞君曰何謂也我對曰可以利公室力有所能無不爲忠也葬死者

養生者死人復生不悔得其所任故不悔也生人不媿貞也吾言既往矣往行也豈能欲行吾言而又愛吾身乎雖死焉避之焉得避之里克告丕鄭丕鄭曰三公子之徒將殺孺子子將何如丕鄭曰荀息謂何荀息有何言荀息曰死之丕鄭曰子勉之夫二國士之所圖無不遂也二國士里克荀息也遂行也我爲子行之助行其事謂使狄援秦之屬子帥七輿大夫以待我七輿申生下軍大夫也左行共華右行賈華叔堅騅歂纍虎特宮山祁也待我待我應也我使狄以動之援秦以搖之重耳在狄故告狄人結援於秦以搖動晉國敗奚齊之黨立其薄者可以得重賂結秦狄之援以立二公子恩薄者尚可以得重賂厚者可使無入於己厚者可使二公子不得入立也國誰之國也言晉可專也里克曰不可克聞之夫義者利之足也有義然後利立故曰利之足也貪者怨之本也貪則專利故人怨之廢義則利不立無足故不立厚貪則怨生夫孺子豈獲罪於民將以驪姬

之惑蠱君而誣國人（蠱化也誣罔也）讒羣公子而奪之利使君迷亂信而亡之（信姬之言令皆奔去）殺無罪以爲諸侯笑（無罪謂申生）使百姓莫不有藏惡於其心中（人懷悖逆也）恐其如壅大川潰而不可救禦也（禦止也）是故將殺奚齊而立子之在外者以定民弭憂於諸侯且爲援（弭止也言諸侯義己則得以爲援也）庶幾曰諸侯義而撫之百姓欣而奉之國可以固（固安也）今殺君而賴其富（賴利也）貪且反義貪則民怨反義則富不爲賴（不義而富必危故不爲利）賴富而民怨亂國而身殆懼爲諸侯載（載見於書爲後戒也）不可常也丕鄭許諾於是殺奚齊卓子及驪姬而請君于秦既殺奚齊荀息將死之人曰不如立其弟而輔之荀息立卓子里克又殺卓子荀息死之君子曰不食其言矣（食僞也）既

殺奚齊卓子里克及丕鄭使屠岸夷（屠岸夷晉大夫也）告公子重耳於狄曰國亂民擾得國在亂治民在擾（非亂何入非擾何安亦言勞民易爲治也）子盍入乎吾請爲子鉥（鉥道也）重耳告舅犯曰里克欲納我舅犯曰不可夫堅樹在始（樹木也始根本也）始不固本終必槁落夫長國者唯知哀樂喜怒之節是以導民（長長民也導訓也）不哀喪而求國難因亂以入殆以喪得國則必樂喪（樂喪以喪爲樂也）樂喪必哀生因亂以入則必喜亂喜亂必怠德（怠懈也）是哀樂喜怒之節易也（易反也）何以導民民不我導誰長（不我導不從我訓也長君也）重耳曰非喪誰代非亂誰納我舅犯曰偃也聞之（偃子犯名重耳舅故曰舅犯）喪亂有小大大喪大亂之剡也不可犯也（剡鋒也）父母死爲大喪讒在兄弟爲大亂

今適當之是故難公子重耳出見使者曰子惠顧亡人重耳父生不得供備洒掃之臣洒灑也死又不敢涖喪以重其罪且辱大夫敢辭涖臨也夫固國者在親衆而善鄰固定也親衆愛士民也善鄰善鄰國也在因民而順之因民所愛而立之爲順民苟衆所利鄰國所立大夫其從之重耳不敢違呂甥及郤稱亦使蒲城午呂甥郤稱夷吾之徒也蒲城午晉大夫也告公子夷吾于梁曰子厚賂秦人以求入吾主子主子爲內主也夷吾告冀芮曰呂甥欲納我冀芮晉大夫郤芮也從夷吾者冀芮曰子勉之國亂民擾大夫無常不可失也無常無常心非亂何入非危何安亂有所代危得安之幸苟君之子唯其索之也索求也所在以求之方亂以擾孰適禦我大夫無常苟衆所置孰能勿從子盍盡國以賂外內無愛虛以求入外謂

（諸侯內謂大夫虛國藏以求入也）既入而後圖聚（入國乃圖畜聚也）公子夷吾出見使者再拜稽首許諾呂甥出告大夫曰君死自立則不敢（自立立嗣君也）久則恐諸侯之謀徑召君於外也（恐受賂徑自召他公子也）則民各有心恐厚亂（各有心所愛不同也）盍請君于秦乎（秦親晉故欲之秦請所立也）大夫許諾乃使梁由靡告于秦穆公（梁由靡晉大夫秦穆公伯益之後德公之子穆公任好也）曰天降禍于晉國讒言繁興延及寡君之紹續昆裔（紹繼也續嗣也昆後也裔末也）隱悼播越託在草莽未有所依（隱憂也悼懼也播散也越遠也依倚也）又重之以寡君之不祿喪亂並臻（士死曰不祿禮君死赴於他國曰寡君不祿謙也臻至也）以君之靈鬼神降衷（衷善也）罪人克伏其辜（罪人驪姬也）君羣臣莫敢寧處將待君命（待君命所立也）君若惠顧社稷不忘先君之好辱收其逋遷裔冑而建立之（逋亡也遷徙也冑後也）以主其祭祀

且鎮撫其國家及其民人雖四鄰諸侯之聞之也其誰不儆懼於君之威而欣喜於君之德終君之重愛受君之重貺而羣臣受其大德終君謂獻公也貺賜也晉國其誰非君之羣隷臣也隷役也秦穆公許諾反使者反報也乃召大夫子明及公孫枝子明秦大夫百里孟明視也公孫枝秦公孫子桑也曰夫晉國之亂吾誰使先當先立誰若夫二公子而立之若之也使之二公子擇所立也以為朝夕之急言晉無君朝夕之急也大夫子明曰君使縶也縶秦公子子顯也縶敏且知禮敬以知微敏能竄謀竄微也知禮可使敬不墜命墜失也微知可否密微故知可否也君其使之乃使公子縶弔公子重耳于狄曰寡君使縶弔公子之憂又重之以喪奔亡之憂加之以喪親也寡人聞之得國常於喪失國常於喪若齊桓公以喪得國子糾

以喪失之是也時不可失喪不可久公子其圖之重耳告舅犯
舅犯曰不可亡人無親信仁以為親亡人無親者被不孝之名棄親而亡也當信行
仁道然後有親也是故置之者不殆置立也殆危也父死在堂而求利人孰仁
我人誰以我為仁人實有之我以徼倖人孰信我人實有之時多公子非獨己有也我從外徼倖
而求之誰謂我信不仁不信將何以長利公子重耳出見使者使者公子縶也
曰君惠弔亡臣又重有命反國之命也重耳身亡父死不得與
於哭泣之位又何敢有他志以辱君義他志謂為君再拜不
稽首起而哭易位而哭也退而不私不私不私訪也公子縶退弔公子夷
吾于梁如弔公子重耳之命夷吾告冀芮曰秦人勤
我矣勤我助我也冀芮曰公子勉之亡人無狷潔狷潔不行
亡人不可以狷潔狷潔則大事不行重賂配德以重賂配己之德公子盡之無愛財人實

有之我以徼倖不亦可乎公子夷吾出見使者再拜稽首起而不哭退而私於公子縶曰中大夫里克與我矣吾命之以汾陽之田百萬（賈侍中云汾水名汾陽晉地百萬百萬畝也）丕鄭與我矣吾命之以負蔡之田七十萬（負蔡地名）君苟輔我蔑天命矣（蔑無也無復天命在秦而已）亡人苟入掃宗廟定社稷亡人何國之與有（言但得守宗廟社稷不敢望國土）君實有郡縣（言君亦自有郡縣非謂之無也）且入河外列城五（河外河東也列城五東盡虢略南及華山內及解梁城也）豈謂君無有亦為君之東游津梁之上無有難急也（津水也梁橋也非謂君無有若此地者欲君東游津梁之上無有難急故進之耳）亡人之所懷挾纓纕以望君之塵垢者（挾持也纓馬纓也纕馬腹帶也言塵垢不敢當盛也）黃金四十鎰白玉之珩六雙（二十兩為鎰珩佩上飾也珩形似磬而小詩傳曰上有蔥珩下有雙璜）不敢當公子請納之左右（公子公子縶言左右謙也）公子縶反致命穆公穆公曰吾與

公子重耳重耳仁再拜不稽首不役爲後也（役貪也）起而哭愛其父孝也退而不私不役於利也（不役不貪利國家也）公子縶曰君之言過矣君若求置晉君而載之（載成也）置仁不亦可乎君若求置晉君以成名於天下（成威名也）則不如置不仁以猾其中（猾亂也）且可以進退（進退猶改易也）臣聞之曰仁有置武有置仁置德武置服（仁置有德武置服從）是故先置公子夷吾寔爲惠公

穆公問冀芮曰公子誰恃於晉對曰臣聞之亡人無黨有黨必有讎（有與爲黨必有與爲讎言無黨則必無讎也）夷吾之少也不好弄戲不過所復（不過差也）怒不及色（無色過也）及其長也弗改故出亡無怨於國而衆安之不然夷吾不佞其誰能恃乎（佞才也言

君子曰善以微勸也無恃則恃秦也

國語卷第八

國語卷第九

晉語三　　韋氏解

惠公入而背外內之賂［惠公獻公庶子重耳之弟惠公夷吾也外秦也內里丕也］輿人誦之［輿衆也不歌曰誦］曰佞之見佞果喪其田［僞善爲佞佞謂里丕受惠公賂田而納之見佞謂惠公入而不與也果猶竟也喪亡也］詐之見詐果喪其賂［詐謂秦以詐立惠公不置德而置服也見詐謂惠公入而背之也］得之而狃終逢其咎［謂惠公也狃忕也咎謂敗於韓］喪田不懲禍亂其興［輿謂丕鄭不得田不懲艾復欲與秦共納重耳惠公殺之］既里丕死［既已也惠公二年春殺里克秋殺丕鄭］禍公隕於韓［禍貪忕之禍秦伐晉戰於韓獲惠公以歸隕其師徒在魯僖十五年］郭偃曰善哉夫衆口禍福之門［偃晉大夫善輿人之誦豫知之故云衆口禍福之門］是以君子省衆而動［動行也］監戒而謀謀度而行［監察也度揆也察衆口以爲戒謀事揆義乃行之］故無不濟內謀外度考省不倦［考校也］日考而習戒備畢矣［日自考省習而行之戒備之道畢於是矣］

惠公即位出共世子而改葬之臭達於外［共世子申生也獻公時申生葬不如禮故改葬之惠公蒸於獻公夫人賈君故申生臭達於外不欲爲無禮者所葬唐以賈君爲申生妃非也傳曰獻公娶於賈無子］國人誦之曰貞之無報也孰是人斯而有是臭也［賈唐云貞正也謂惠公欲以正禮改葬世子而不獲吉報也孰誰也斯斯世子也誰使是人有是臭者言惠公使之也或云貞謂申生也與下相違似非也］貞爲不聽［以正葬之而不見聽］信爲不誠［信心行之而不見誠］國斯無刑偷居倖生［刑法也言惠公偷竊居位儌倖而生］不更厥貞大命其傾［不變更其正大命將傾傾危也］威兮懷兮［威畏也懷思也言國人畏惠公思重耳］各聚爾有以待所歸兮［爾有所有也］猗兮違兮心之哀兮［猗歎也違去也言民心欲去其上安土重遷故心哀之］歲之二七其靡有徵兮［二七十四歲後也靡無也無有徵者亦亡謂子圉］若狄公子吾是之依兮［謂重耳］鎮撫國家爲王妃兮［言重耳當伯諸侯爲王妃偶］郭偃曰甚哉善之難也［難難爲也］君改葬共君以爲榮也而惡滋章夫人美於中必播於外

而越於民民實戴之（美善也播布也越揚也戴欣戴也）惡亦如之故行不可不慎也必或知之十四年君之冢嗣其替乎（冢嗣太子也替滅也）其數告於民矣（數謂二七）公子重耳其入乎其魄兆於民矣（魄形也兆見也）若入必伯諸侯以見天子其光耿於民矣（耿猶昭也）數言之紀也（謂言者紀其數也）魄意之術也（意民之志也術導也魄兆見而民志隨）光明之曜也紀言以叙之（叙述也）述意以導之（導開道也）明曜以昭之不至何待欲先導者行乎（先導為重耳導引者可行也）將至矣

惠公既殺里克而悔之曰芮也使寡人過殺我社稷之鎮（芮冀芮也鎮重也）郭偃聞之曰不謀而諫者冀芮也不圖而殺者君也不謀而諫不忠不圖而殺不祥不忠受君之罰不祥罹天之禍受君之罰死戮（戮辱也）罹天之禍

無後（無後嗣也）志道者勿忘將及矣（志識也及至也）及文公入（文公重耳）秦人殺冀芮而施之（冀芮既納文公而悔將殺之文公知之潛會秦伯于王城冀芮焚公宮求公不得遂如河上秦伯誘而殺之陳尸曰施）惠公既即位乃背秦賂使丕鄭聘於秦且謝之（謝不時也）而殺里克曰子殺二君與一大夫（二君奚齊卓子一大夫荀息）為子君者不亦難乎丕鄭如秦謝緩賂（緩遲也）乃謂穆公曰君厚問以召呂甥郤稱冀芮而止之（止留也問聘也謂報丕鄭之聘）以師奉公子重耳臣之屬內作晉君必出（屬七輿大夫出奔也）穆公使泠至報問（泠至秦大夫）且召三大夫鄭也與客將行事（客泠至也將行事行聘事也）冀芮曰鄭之使薄而報厚（薄禮幣少）其言我於秦也必使誘我弗殺必作難是故殺丕鄭及七輿大夫（七輿申生下軍七輿大夫也）共華賈華叔堅騅歂纍虎特宮山祁皆里丕之黨也丕豹出奔秦（豹丕鄭子）

丕鄭之自秦反也聞里克死見共華曰可以入乎共華曰二三子皆在外而不及（二三子七輿大夫也不及罪不及）子使於秦可哉（可可以入也）丕鄭入君殺之共賜謂共華（共賜華之族晉大夫）曰子行乎其及也（行去也其將見及）共華曰夫子之入吾謀也將待也（言已誤丕鄭將待禍也）賜曰孰知之共華曰不可知而背之不信謀而困人不智（謀不中為困）而不死無勇任大惡三行將安入（任荷也）子其行矣我姑待死（子共賜）丕鄭之子曰豹出奔秦謂穆公曰晉君大失其衆背君賂殺里克而忌處者衆固不說（忌惡也處者國中大夫也）今又殺臣之父及七輿大夫此其黨半國矣君若伐之其君必出穆公曰失衆安能殺人（人謂里丕及七輿大夫）且夫禍唯無斃（斃死也罪不至死則不爲亂）足者不處（罪足以死則不處國）處者不足（處國者不足以死也）勝敗

若化 化言轉化無常也猶丕鄭欲殺君君反殺之 以禍爲違孰能出君 違去也謂丕豹以禍故而去其國誰能出君乎 爾俟我 俟待也待我圖之

晉饑 在魯僖十三年 乞糴於秦丕豹曰晉君無禮於君衆莫不知 無禮背賂也 往年有難今又荐饑 難謂殺里丕之黨仍饑曰荐 巳失人又失天其有殃也多矣君其伐之勿予糴公曰寡人其君是惡其民何罪天殃流行國家代有 代更也 補乏薦饑道也不可以廢道於天下 薦進也 謂公孫枝曰予之乎 枝子桑也 公孫枝曰君有施於晉君晉君無施於其衆今旱而聽於君其天道也 聽聽命於君 君若弗予而天予之 予之年 苟衆不說其君之不報也則有辭矣 苟使晉衆不說惠公不報秦施今不予糴則晉得以爲辭故不可不予 不若予之以說其衆衆說必咎於其君其君不聽然後誅

焉雖欲禦我誰與是故氾舟於河歸糴於晉（氾浮也歸不反之辭）秦饑公令河上輸之粟（河上所許秦五城也）虢射曰弗與賂地而予之糴（虢射晉大夫）無損於怨而厚於寇（厚猶彊也）不若勿予公曰然慶鄭曰不可（慶鄭晉大夫）已賴其地而又愛其實（賴嬴也實穀也）忘善而背德雖我必擊之（我當處秦我亦將擊晉）弗予必擊我公曰非鄭之所知也遂不予

六年秦歲定（惠公六年魯僖公十五年定安也穀熟則民安）帥師侵晉至於韓（韓晉地韓原）公謂慶鄭曰秦寇深矣奈何（深入境深也曰深猶重也）慶鄭曰君深其怨能淺其寇乎非鄭之所知也君其訊射也（訊問也射虢射）公曰舅所病也（病短也諸侯謂異姓大夫曰舅）卜右慶鄭吉（右公戎車之右）公曰鄭也不遜以家僕徒為右（家僕徒晉大夫）步揚御戎（步揚晉大夫御戎御公戎車）

梁由靡御韓簡由靡晉大夫韓簡晉卿韓萬之孫虢射爲右爲簡車右以承公承次公車也公禦秦師令韓簡視師曰師少於我鬭士衆欲鬭者衆公曰何故簡曰以君之出也處已已秦也處已在梁依秦入也煩已爲秦所立饑食其糴三施而無報故來今又擊之秦莫不慍慍怒也晉莫不怠受其施也怠惰也鬭士是故衆公曰然今我不擊歸必狃狃忕也不擊而歸秦必狃忕而輕我一夫不可狃而況國乎公令韓簡挑戰先挑敵求戰曰昔君之惠也寡人未之敢忘寡人有衆能合之弗能離也弗能離言衆欲戰君若還寡人之願也君若不還寡人將無所避穆公衡彫戈出見使者衡橫也彫鏤也戈戟也曰昔君之未入寡人之憂也君入而列未成寡人未敢忘也列位今君既定而列成君其整列寡人將親見若云朝見實欲戰也客還公孫枝進諫曰昔君

之不納公子重耳而納晉君是君之不置德而置服也置而不遂擊而不勝（遂成也）其若為諸侯笑何君盍待之乎（待其亂將自斃）穆公曰然昔吾之不納公子重耳而納晉君是吾不置德而置服也然公子重耳實不肯吾又奚言哉殺其內主（謂里丕也）背其外賂（外秦也）彼塞我施若無天乎（云晉所行若言無有天也）若有天吾必勝之（天道助順故必勝也）君揖大夫就車君鼓而進之晉師潰戎馬濘而止（濘深泥也戎馬陷焉）公號慶鄭曰載我（號呼也）慶鄭曰忘善而背德又廢吉卜（卜右慶鄭吉公廢不用）何我之載鄭之車不足以辱君避也（避避難也）梁由靡御韓簡輅秦公將止之（輅迎也）慶鄭曰釋來救君（釋舍也）亦不克救君遂止于秦（止獲也為秦所獲）穆公歸至于王城（王城秦地）合大夫而

謀曰殺晉君與逐出之與以歸之與復之孰利公子縶曰殺之利（以爲臣子絶望）逐之恐搆諸侯（搆交搆也）以歸則國家多慝（慝惡也恐知國家閒隙之惡）復之則君臣合作恐爲君憂不若殺之公孫枝曰不可恥大國之士於中原又殺其君以重之子思報父之仇臣思報君之讎雖微秦國天下孰弗患（微無也雖無秦國天下諸侯有害人君父者誰不患疾）公子縶曰吾豈將徒殺之（徒空也）吾將以公子重耳代之晉君之無道莫不聞公子重耳之仁莫不知戰勝大國武也殺無道而立有道仁也勝無後害智也公孫枝曰恥一國之士又曰余納有道以臨女無乃不可乎（雖立有道君父之恥未刷）若不可必爲諸侯笑戰而取笑諸侯不可謂武殺其弟而立其兄兄德我而忘其親不

可謂仁若弗忘是再施不遂也不可謂智君曰然則若何公孫枝曰不若以歸以要晉國之成（要結也成平也）復其君而質其適子使子父代處秦（代更也）國可以無害是故歸惠公而質子圉（子圉惠公適子懷公）秦始知河東之政（秦取河東之地而置官司故云知河東之政在魯僖十五年）

公在秦三月（內傳公以九月獲十一月歸）聞秦將成乃使郤乞告呂甥（郤乞晉大夫呂甥瑕呂飴甥也）呂甥教之言令國人於朝曰君使乞告二三子曰秦將歸寡人寡人不足以辱社稷二三子其改置以代圉也（欲令更命立他公子以代子圉言父子避位以感羣下）且賞以悅眾眾皆哭焉作轅田（賈侍中云轅易也為易田之法賞眾以田易者易疆界也或云轅田以田出車賦昭謂此欲賞以悅眾而言以田出車賦非也唐曰讓肥取磽也）呂甥致眾而告之曰吾君慚焉其亡之不卹（亡謂在外卹憂也）而羣臣是憂不亦惠乎（憂謂改立君賞羣臣作轅田）君猶在外若何眾曰何為而可（何所施為）

可以還君 呂甥曰以韓之病兵甲盡矣 病敗也 若征繕以輔孺子以爲君援 征稅也言當賦稅以繕甲兵輔子圉以爲君援 雖四鄰之聞之也喪君有君羣臣輯睦兵甲益多好我者勸惡我者懼庶有益乎衆皆說焉作州兵 二千五百家爲州使州長各帥其屬繕甲兵 呂甥逆君於秦穆公訊之 訊問也 曰晉國和乎對曰不和公曰何故對曰其小人不念其君之罪而悼其父兄子弟之死喪者 謂韓之戰 不憚征繕以立孺子曰必報讎吾寧事齊楚齊楚又交輔之 交夾也 其君子思其君且知其罪曰事秦有死無他故不和比其和之而來故久公曰而無來吾固將歸君國謂君何對曰小人曰不免君子則否公曰何故對曰小人忌而不思 忌怨也不思不思大義 願從其君而與報秦 君謂子圉 是故云 故言不免 其君子則

否曰吾君之入也君之惠也能納之能執之則能釋之
德莫厚焉惠莫大焉納而不遂廢而不起以德為怨
君其不然秦君曰然乃改館晉君（改更也初秦伯拘晉侯於靈臺將復之故更舍之於客館）
饋七牢焉（牛羊豕各為一牢饔餼七牢侯伯之禮）
惠公未至蛾析謂慶鄭（蛾析晉大夫）曰君之止子之罪也（止獲也）
君將來子何俟慶鄭曰鄭也聞之曰軍敗死之將止死
之二者不行又重之以誤人而喪其君有大罪三將安適
（適之也）君若來將待刑以快君志君若不來將獨伐秦（獨師其屬）
不得君必死之此所以待也（所以不去待為此也）臣得其志（志謂出奔）而使君
曹是犯也（曹慙也犯犯逆也）君行犯猶失其國而況臣乎公至于
絳郊聞慶鄭止使家僕徒召之曰鄭也有罪猶在乎

慶鄭曰臣怨君始入而報德不降不自降下而背秦降而聽諫不
戰慶鄭諫公使與秦糴若公降心而聽之可以不戰戰而用良不敗良善也卜右慶鄭吉不用又乘鄭小駟不用良故敗
既敗而誅又失有罪若鄭出亡是失有罪不可以封國不可以守封國臣是以待
即刑以成君政君曰刑之慶鄭曰下有直言臣之行也
行道也上有直刑君之明也言刑殺得正此人君之明臣行君明國之利也君
雖弗刑必自殺也蛾析曰臣聞奔刑之臣奔趨也不若赦之
以報讎君盍赦之以報于秦梁由靡曰不可我能行之
秦豈不能能行之謂能赦罪以報讎也秦豈獨不能乎且戰不勝而報之以賊不武
出戰不克入處不安不智出戰不克謂韓時也入處不安謂今也欲復伐秦故不得安成而反
之不信成平也與秦始平而又反之不信失刑亂政不威有罪不殺為失刑失刑則政亂政亂則威不行出
不能用入不能治敗國且殺孺子孺子子圉也秦復惠公而質子圉若伐秦必殺之不

若刑之君曰斬鄭無使自殺家僕徒曰有君不忌有臣死刑忌怨也其聞賢於刑之梁由靡曰夫君政刑是以治民不聞命而擅進退犯政也言慶鄭擅退也快意而喪君犯刑也鄭也賊而亂國不可失也且戰而自退退而自殺臣得其志君失其刑後不可用也不可復用戰也君令司馬說刑之司馬軍司馬說其名司馬說進三軍之士而數慶鄭曰夫韓之誓曰失次犯令死次行列也令軍令也將止不面夷死將帥也止獲也夷傷也僞言誤衆死今鄭失次犯令而罪一也鄭擅進退而罪二也女誤梁由靡使失秦公而罪三也君親止女不面夷而罪四也鄭也就刑慶鄭曰說三軍之士皆在皆在此也有人能坐待刑而不能面夷言我坐待死而不能面夷乎怨君不用忠信忌善背德趣行事乎趣司馬行其刑也丁丑斬慶鄭

乃入絳十五年惠公卒懷公立懷公子圉也魯僖二十二年自秦逃歸秦乃召重耳於楚而納之晉人殺懷公於髙梁髙梁晉地而授重耳實爲文公

國語卷第九

士禮居叢書

十二

國語卷第十

晉語四　　韋氏解

文公在狄十二年文公晉獻公庶子重耳避驪姬之難魯僖五年歲在大火自蒲奔狄至十六年歲在壽星故在狄十二年狐偃曰日吾來此也狐偃文公舅子犯也日往日非以狄爲榮可以成事也榮樂也成事成反國之事吾曰奔而易達達至也困而有資資財也休以擇利可以戾也休息也戾定也今戾久矣戾久將底底止也底著滯淫著附也滯廢也淫久也誰能興之興起也盍速行乎吾不適齊楚避其遠也蓄力一紀可以遠矣蓄養也十二年歲星一周爲一紀齊侯長矣而欲親晉齊侯桓公長老也是歲桓公爲淮之會明年而卒管仲歿矣多讒在側歿終也讒謂易牙豎貂之屬謀而無正衷而思始無正無正從也衷中道思其初時夫必追擇前言求善以終前言管仲忠善之言饜邇逐遠遠人入服不爲郵矣邇近也逐求也郵過也會其季年

可也 季末也 茲可以親 茲此也 皆以爲然乃行過五鹿乞食於野人 五鹿衞邑不見禮故乞食 野人舉塊以與之 塊墣也 公子怒將鞭之子犯曰天賜也民以土服又何求焉 言民奉土以服公子 天事必象 必先有象 十有二年必獲此土 復十二年必得五鹿 二三子志之 志識也 歲在壽星及鶉尾其有此土乎 歲歲星自軫十二度至氐四度爲壽星之次自張十七度至軫十一度爲鶉尾之次歲在壽星謂得塊之歲魯僖十六年後十二年歲在鶉尾必有此五鹿地魯僖二十七年歲在鶉尾二十八年歲復在壽星晉文公伐衞正月六日戊申取五鹿周正月夏十一月也正天時以夏數歲在鶉尾也 天以命矣 命告也謂野人奉塊 復於壽星必獲諸侯 歲星復在壽星謂魯僖二十八年是歲四月文公敗楚師於城濮合諸侯於踐土五月獻俘於王王冊命之以爲侯伯故得諸侯 天之道也 天之大數不過十二 由是始之 由從也從得塊始 有此其以戊申乎 有此五鹿當以戊申日也 所以申土也 日以戊申戊土也申申廣土地也 再拜稽首受而載之 拜天賜受塊而載之 遂適齊齊侯妻之甚善焉 桓公以女妻之遇之甚善 有馬二十乘 四匹爲乘八十匹也 將死

於齊而已矣曰民生安樂誰知其他桓公卒在齊一年而桓公卒孝公即位孝公桓公子昭即位在魯僖十八年諸侯叛齊子犯知齊之不可以動動謂求反國而知文公之安齊而有終焉之志也欲行而患之患文公不肯去與從者謀於桑下從者趙衰之屬蠶妾在焉在桑上也莫知其在也妾告姜氏姜氏殺之殺之以滅口時諸侯叛齊背又欲去恐孝公怒而言於公子曰從者將以子行其聞之者吾以除之矣子必從之不可以貳貳疑也貳無成命疑則不成天命詩云上帝臨女無貳爾心詩大雅大明之七章上帝天也女武王也言天臨護女伐紂必克無有疑心先王其知之矣貳將可乎言武王知天命不可以疑故卒有天下子去晉難而極於此極至也自子之行晉無寧歲民無成君成定也謂奚齊卓子殺死惠公無親外內惡之天未喪晉無異公子同生九人唯重耳在有晉國者非子而誰子其勉之上帝臨子貳必有咎天予不取故必有咎公子

曰吾不動矣必死於此姜曰不然周詩曰莘莘征夫每懷靡及詩小雅皇皇者華之首章莘莘衆多征行也懷私為每懷言臣奉命當念在公每輒懷私將無所及夙夜征行不遑啓處猶懼無及夙早也行道也遑暇也啓跪也處居也況其順身縱欲懷安將何及矣人不求及其能及乎求及求及時日月不處人誰獲安西方之書有之曰懷與安實疚大事西方謂周詩云誰將西歸又曰西方之人皆謂周也安自安疚病也鄭詩云仲可懷也人之多言亦可畏也詩鄭風將仲子之卒章仲祭仲也懷思也言雖欲從心思仲猶能畏人自止見可懷思可畏也昔管敬仲有言小妾聞之敬仲夷吾字曰畏威如疾民之上也畏威如畏疾病此民之上行從懷如流民之下也從心所思如水流行此民之下行見懷思威民之中也威畏也見可懷則思可畏此民之中行畏威如疾乃能威民言能畏上乃能威下威在民上弗畏有刑能威民故在人上不畏威則有刑罪從懷如流去威遠矣故謂之下去威遠言不能威民其

在辟也吾從中也辟罪也弗畏有刑故云罪高不在上下欲避罪故從中也鄭詩之言吾其從之從其畏人之多言此大夫管仲之所以紀綱齊國裨輔先君而成霸者也子而棄之不亦難乎裨補也齊國之政敗矣晉之無道久矣從者之謀忠矣時日及矣公子幾矣幾近也言重耳得國時日近君國可以濟百姓而釋之者非人也濟成也釋置也敗不可處敗齊也時不可失忠不可棄懷不可從子必速行吾聞晉之始封也始封謂唐叔虞歲在大火閼伯之星也實紀商人商殷也自氏五度至尾九度爲大火之次閼伯陶唐氏之火正居於商丘祀大火死以配食相土因之故商主大火實紀商之凶吉商之饗國三十一王自湯至紂瞽史之紀曰唐叔之世將如商數瞽史知天道者今未半也自唐叔至惠公十四世故曰未半亂不長世不長世當有平時公子唯子子必有晉若何懷安公子弗聽

姜與子犯謀醉而載之以行醒以戈逐子犯曰若無所濟吾食舅氏之肉其知饜乎舅犯走且對曰若無所濟余未知死所誰能與豺狼爭食 戰死原野公子將走不暇豈能復與豺狼爭食我乎 若克有成公子無亦晉之柔嘉是以甘食 無亦不亦也柔脆也嘉美也 偃之肉腥臊將焉用之遂行過衛

衛文公有邢狄之虞不能禮焉 衛文公宣公之孫昭伯頑之子燬也虞備也是歲魯僖十八年冬邢人狄人伐衛圍菟圃文公師於訾婁以退之故不能禮焉 甯莊子言於公曰 莊子衛正卿穆仲靜之子甯速 夫禮國之紀也親民之結也 君親其親所以結人心使相親 善德之建也 建立也言能善善所以立德 國無紀不可以終民無結不可以固德無建不可以立此三者君之所慎也今君棄之無乃不可乎晉公子善人也而衛親也君不禮焉棄三德矣 晉祖唐叔武王之子衛祖康叔文王之子

故曰親三德謂禮賓親親善善臣故云君其圖之康叔文之昭也唐叔武之穆也自祖以下一昭一穆故康叔爲文昭唐叔爲武穆周之大功在武謂始伐紂定天下天祚將在武族族嗣也苟姬未絶周室而俾守天聚者必武族也聚財衆也武族唯晉實昌晉胤公子實德晉仍無道仍重也天祚有德晉之守祀必公子也若復而修其德鎭撫其民必獲諸侯以討無禮君弗蚤圖衞而在討小人是懼敢不盡心公弗聽自衞過曹

曹共公亦不禮焉共公曹昭公之子曹伯襄聞其駢脅欲觀其狀駢并幹止其舍諜其將浴設微薄而觀之諜候也微蔽也薄迫也僖負羈之妻言於負羈負羈曹大夫曰吾觀晉公子賢人也其從者皆國相也以相一人必得晉國得晉國而討無禮曹其

首誅也子盍蚤自貳焉（貳猶別也）僖負羈饋飧寘璧焉（熟食曰飧寘置也置璧於飧下）公子受飧反璧負羈言於曹伯曰夫晉公子在此君之匹也不亦禮焉曹伯曰諸侯之亡公子其多矣誰不過此亡者皆無禮者也余焉能盡禮焉對曰臣聞之愛親明賢政之幹也（幹楨幹也）禮賓矜窮禮之宗也（宗本也）禮以紀政國之常也（紀理也）失常不立君所知也（失常則政不立）國君無親以國為親（僚以官相親君以國相親）先君叔振出自文王（文王子）晉祖唐叔出自武王（武王子）文武之功實建諸姬故二王之嗣世不廢親今君棄之不愛親也晉公子生十七年而亡（亡奔也）卿材三人從之可謂賢矣（三人狐偃趙衰賈佗）而君蔑之是不明賢也謂晉公子之亡不可不憐也比之賓客不可不禮也

失此二者是不禮賓不憐窮也守天之聚將施於宜宜而不施聚必有闕（宜義也闕缺也）玉帛酒食猶糞土也愛糞土以毀五常（三常政之幹禮之宗國之常）失位而闕聚是之不難無乃不可乎君其圖之公弗聽

公子過宋（自曹適宋）與司馬公孫固相善（固宋莊公之孫大司馬固也相善相悅好）公孫固言於襄公曰晉公子亡長幼矣（襄公宋桓公子茲父也長幼從長至幼也）而好善不厭父事狐偃師事趙衰而長事賈佗（長兄事之）狐偃其舅也而惠以有謀趙衰其先君之戎御趙夙之弟也而文以忠貞（趙衰晉卿公明之少子成子衰也先君獻公戎御御戎車也傳曰趙夙御戎）賈佗公族也而多識以恭敬（賈佗狐偃之子射姑太師賈季也公族姬姓也食邑於賈字季佗）此三人者實左右之公子居則下之動則諮焉成幼而不倦（成幼自幼至成人）殆有禮矣

樹於有禮必有艾[樹種也艾報也]商頌曰湯降不遲聖敬日躋[長發之三章降下也躋升也言湯之尊賢下士甚疾故聖敬之道日升聞於天也]降有禮之謂也[降己於有禮也]君其圖之襄公從之贈以馬二十乘

公子過鄭鄭文公亦不禮焉[文公鄭厲公之子捷]叔詹諫曰臣聞之[叔詹鄭大夫]親有天[有天天所啓]用前訓[前訓先君之教]禮兄弟資窮困[資稟也]天所福也今晉公子有三祚焉天將啓之[啓開也]同姓不婚惡不殖也[殖蕃毓]狐氏出自唐叔[狐氏重耳外家與晉俱唐叔之後別在犬戎者]狐姬伯行之子也實生重耳[伯行狐氏字]成而儁才離違而得所[言成人而有儁才違去也離禍去國舉動得所]久約而無釁一也[釁瑕也]同出九人唯重耳在[同出同生]離外之患而晉國不靖二也[靖治也]晉侯日載其怨外內棄之[載成也]重耳日載其德狐趙謀之三也在周頌

曰天作高山大王荒之〔天作之首章作生也高山岐山荒大也言天生此高山使興雲雨大王則祓祀而尊大之〕荒大之也大天所作可謂親有天矣晉鄭兄弟也吾先君武公與晉文侯戮力一心股肱周室夾輔平王〔武公鄭桓公子滑突文侯晉穆侯之子仇戮并也一同也〕平王勞而德之而賜之盟質曰世相起也〔質信也起扶持也〕若親有天獲三祚者可謂大天〔三祚謂成而雋才晉國不靖狐趙謀之〕若用前訓文侯之功武公之業可謂前訓〔業事也前訓二國同心之訓〕若禮兄弟晉鄭之親王之遺命可謂兄弟〔晉鄭同姓王之遺命使相起故曰可謂兄弟〕若資窮困亡在長幼還軫諸侯可謂窮困〔軫車後橫木還軫猶迴車周厤諸國遭離阨困〕棄此四者以徼天禍無乃不可乎〔徼要也四者有天前訓兄弟困窮〕君其圖之弗聽叔詹曰若不禮焉則請殺之諺曰黍稷無成不能爲榮〔稷粢也無成謂死榮秀也〕黍不爲黍不能蕃廡〔爲成〕

也蕃滋也廡豐也稷不爲稷不能蕃殖殖長也所生不疑唯德之基所生謂種黍得黍種稷得稷唯所在樹之禍福亦由是也若不禮重耳則當除之不爾則宜厚之如此不疑是爲德基公弗聽遂如楚

楚成王以周禮享之九獻庭實旅百成王楚武王之孫文王之子熊頵也九獻上公之享禮也庭實庭中之陳也百舉成數也周禮上公出入五積饔餼九牢米百有二十筥醯醢百有二十罋禾十車芻薪倍禾公子欲辭辭不敢當子犯曰天命也君其饗之天命天使之饗食也亡人而國薦之薦進也以國君之禮薦進非敵而君設之非禮敵而設之如人君也非天誰啓之心既饗楚子問於公子曰子若克復晉國何以報我公子再拜稽首對曰子女玉帛則君有之有之楚自多子女美女羽旄齒革則君地生焉羽鳥羽翡翠孔雀之屬旄旄牛尾齒象牙革犀兕皮皆生於楚其波及晉國者君之餘也又何以報波滋也王曰雖然不穀願聞之曲禮云四夷之大國於境內自稱不穀對曰若以君之靈靈神也得復晉國晉楚治兵會于中原

其避君三舍 治兵謂征伐古者師行三十里而舍三舍爲九十里司馬法曰進退不過三舍禮也 若不獲命 不得楚還師之命 其左執鞭弭右屬櫜鞬以與君周旋 鞭所以擊馬傳曰雖鞭之長不及馬腹爾雅曰弓無緣者謂之弭櫜矢房鞬弓弢也言以禮避君君不還乃敢左執弓右屬矢於房以取矢與君周旋相馳逐也 令尹子玉曰請殺晉公子 子玉楚若敖之曾孫令尹成得臣也 弗殺而反晉國必懼楚師王曰不可楚師之懼我不修也 我德不修 我之不德殺之何爲天之祚楚誰能懼之楚不可祚冀州之土其無令君乎 晉在冀州 且晉公子敏而有文 敏達也文有文辭 約而不諂 在約困之中而辭不諂僞 三材侍之天祚之矣 三材卿材三人 天之所興誰能廢之子玉曰然則請止狐偃 以爲質 王曰不可曹詩曰彼己之子不遂其媾郵之也 曹風候人之三章媾厚也遂終也郵過也 夫郵而效之郵又甚焉效郵非禮也於是懷公自秦逃歸 懷公子圉質於秦魯僖二十二年逃歸 秦

伯召公子於楚秦伯穆公楚子厚幣以送公子于秦秦伯歸女五人懷嬴與焉歸嫁也懷嬴子圉妻子圉逃歸立爲懷公故曰懷嬴公子使奉匜沃盥既而揮之婚禮嫡入于室媵御奉匜盥揮灑也嬴怒曰秦晉匹也何以卑我匹敵也卑賤也公子懼降服囚命懼嬴之訴降服徹上服囚命自囚以聽命秦伯見公子曰寡人之適此爲才適妃子子圉之辱備嬪嬙焉辱質於秦時嬪嬙婦官欲以成婚而懼離其惡名言欲以成婚懼以爲圉妻恐離其惡名非此則無故非有此則無他故不敢以禮致之懽之故也不敢以婚姻正禮致之而令與於五人懽愛此女之故公子有辱寡人之罪也辱謂降服言寡人不備禮故令公子卑之此自寡人之罪唯命是聽進退此女聽公子命公子欲辭辭不取也司空季子曰同姓爲兄弟季子晉大夫胥臣臼季後爲司空賈侍中云兄弟婚姻之稱也昭謂同父而生德姓同者乃爲兄弟言惠公重耳其德不同則子圉道路之人可以妻其妻黃帝之子二十五人其同姓者二人而已唯青陽與夷鼓皆爲己姓此二

人相與同德故俱爲己姓青陽金天氏帝少皞青陽方雷氏之甥也夷鼓彤魚氏之甥也方雷西陵氏之姓彤魚國名帝繫曰黃帝娶於西陵氏之子曰嫘祖實生青陽姊妹之子曰甥聲雷嫘同也其同生而異姓者四母之子別爲十二姓凡黃帝之子二十五宗唐尚書曰繼別爲小宗非也繼別爲大宗別子之庶孫乃爲小宗耳其得姓者十四人爲十二姓得姓以德居官而初賜之姓謂十四人而內二人爲姬二人爲己故十二姓姬酉祁己滕箴任荀僖姞儇依是也唯青陽與蒼林氏同于黃帝故皆爲姬姓二十五宗唯青陽與蒼林德及黃帝同姓爲姬也同德之難也如是言德自黃帝同之難也如是昔少典娶于有蟜氏生黃帝炎帝賈侍中云少典黃帝之先有蟜諸侯也炎帝神農也虞唐云少典黃帝炎帝之父昭謂神農三皇也在黃帝前黃帝滅其子孫耳明非神農可知也言生者謂二帝本所生出也內傳高陽高辛各有才子八人謂其裔子耳賈君得之黃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姬姜水名成謂所生長以成功也成而異德故黃帝爲姬炎帝爲姜二帝用師以相濟也異德之故也濟當爲擠擠滅也傳曰黃帝戰於阪泉異姓則異

德異德則異類異類雖近男女相及以生民也（重耳懷嬴之異故又言此以勸之近謂有屬名相及嫁娶也）同姓則同德同德則同心同心則同志同志雖遠男女不相及畏黷敬也（畏褻黷其類）黷則生怨怨亂毓災災毓滅姓（毓生也）是故娶妻避其同姓畏亂災也故異德合姓同德合義（合姓合二姓為婚姻合義以德義相親）義以導利（有義則利隨之）利以阜姓（阜厚也）姓利相更成而不遷（更續也遷離散也）乃能攝固保其土房（攝持也保守也房居也）今子於子圉道路之人也（言德姓異）取其所棄以濟大事不亦可乎公子謂子犯曰何如對曰將奪其國何有於妻唯秦所命從也（言將奪其國何辭於妻初奚齊卓子死秦伯欲納重耳子犯難之以為不可今更言此者子圉無道害重耳使狐突召子犯及其兄毛突不言召而殺之故重耳子犯皆怨之）謂子餘曰何如（子餘趙衰字）對曰禮志有之曰將有請於人必先有入

焉(必先有以自入)欲人之愛己也必先愛人欲人之從己也必先從人無德於人而求用於人罪也(言不先施德於人而求人為己用者是罪)今將婚媾以從秦(重婚曰媾從從其命)受好以愛之(受其所好而親愛之)聽從以德之(使之德己)懼其未可也又何疑焉乃歸女而納幣且逆之(歸女納幣更成婚禮遂親迎也)

他日秦伯將享公子公子使子犯從子犯曰吾不如衰之文也(文文辭也)請使衰從使子餘從秦伯享公子如享國君之禮子餘相如賓(詔相重耳如賓禮也)卒事秦伯謂其大夫曰為禮而不終恥也(言此為明日將復宴)中不勝貌恥也(勝當為稱中不稱貌情貌相違)華而不實恥也(有華色而無實)不度而施恥也(不度己力而施德)施而不濟恥也(濟成也)恥門不閉不可以封(封國也)非此用師則無所矣(非能閉此五恥之門則用師無所)二三子敬乎(敬此五者)明日宴秦伯賦采菽(采菽小雅篇名王賜諸侯命服之樂也其詩曰君子來

朝何賜（予之雖無予之路車乘馬）子餘使公子降拜（降下堂也）秦伯降辭子餘曰君以天子之命服命重耳重耳敢有安志敢不降拜成拜卒登子餘使公子賦黍苗（黍苗亦小雅道邵伯出職勞來諸侯也其詩曰芃芃黍苗陰雨膏之）子餘曰重耳之仰君也若黍苗之仰陰雨也若君實庇廕膏澤之使能成嘉穀薦在宗廟君之力也（在宗廟為祭主）君若昭先君之榮東行濟河整師以復彊周室重耳之望也（先君謂秦襄公討西戎有功賜爵為伯有榮耀也）重耳若獲集德而歸載（集成也載祀也）使主晉民成封國其何實不從（言實從也）君若恣志以用重耳（用使征伐）四方諸侯其誰不惕惕以從命秦伯嘆曰是子將有焉豈專在寡人乎秦伯賦鳩飛（鳩飛小雅小宛之首章曰宛彼鳴鳩翰飛戾天我心憂傷念昔先人明發不寐有懷二人言己念晉先君洎穆姬不寐以思安集晉之君臣也詩序云文公遭驪姬之難未反而秦姬卒所以念傷亡人思成公子）公子賦河

水河當作沔字相似誤也其詩曰沔彼流水朝宗于海言己反國當朝事秦秦伯賦六月六月道尹吉甫佐宣王征伐復文武之業小雅其詩云王于出征以匡王國二章曰以佐天子三章曰共武之服以定王國此言重耳爲君必霸諸侯以匡佐天子子餘使公子降拜秦伯降辭子餘曰君稱所以佐天子匡王國者以命重耳重耳敢有惰心敢不從德稱舉也公子親筮之曰尚有晉國著曰筮尚上也命筮之辭也禮曰某子尚享之得貞屯悔豫皆八也内曰貞外曰悔震下坎上屯坤下震上豫得此兩卦震在屯爲貞在豫爲悔八謂震兩陰爻在貞在悔皆不動故曰皆八謂爻無爲也筮史占之皆曰不吉筮史筮人掌以三易辨九筮之名一夏連山二殷歸藏三周易以連山歸藏占此兩卦皆言不吉閉而不通爻無爲也閉壅也震爲動動遇坎坎爲險阻閉塞不通無所爲也司空季子曰吉是在周易皆利建侯建立也以周易占之二卦皆吉也屯初九曰利建侯豫大象曰利建侯行師不有晉國以輔王室安能建侯我命筮曰尚有晉國筮告我曰利建侯得國之務也吉孰大焉務猶趨也震車也易坤爲大車震

爲雷今云車者車亦動聲象雷其爲小車也坎水也坤土也屯厚也豫樂也車班外內順以訓之車震也班徧也徧外內謂屯之內有震豫之外亦有震坤順也豫內爲坤屯二與四亦爲坤泉原以資之資財也屯三至五豫二至四皆有艮象三至五有坎象艮山坎水水在山爲泉原流而不竭土厚而樂其實不有晉國何以當之屯豫皆有坤象重坤故厚豫爲樂當應也震雷也車也坎勞也水也衆也易以坤爲衆坎爲水水亦衆之類主雷與車內爲主也而尚水與衆坎象皆在上故上水與衆車有震武震威也車聲隆象有威武衆順文也坤爲衆爲順爲文象有文德爲衆所歸文武具厚之至也故曰屯屯厚也其繇曰元亨利貞勿用有攸往利建侯繇卦辭也亨通也貞正也攸所也往之也小人勿用有所之君子則利建侯行師主震雷長也故曰元內爲主震爲長男爲雷雷爲諸侯故曰元元者善之長衆而順嘉也故曰亨嘉善也衆順服善故曰亨亨者嘉之會內有震雷故曰利貞屯內有震賈侍中云震以動之利也侯以正國貞也利義之和也貞事之幹也車上水下必伯車震也坎水也車動而上威也水動而下順也有威而衆從故

必伯小事不濟壅也故曰勿用有攸往濟成也小事小人之事壅震動而過坎坎爲險阻故曰勿用有所往一夫之行也一夫一人也易曰震一索而得男故曰一夫又曰震爲作足故爲行也衆順而有武威故曰利建侯復述上事坤母也震長男也母老子彊故曰豫豫樂也其繇曰利建侯行師居樂出威之謂也居樂母在內也出威震在外也居樂故利建侯出威故利行師是二者得國之卦也二謂屯豫

十月惠公卒十二月秦伯納公子内傳魯僖二十三年九月晉惠公卒而此云十月賈侍中以爲閏餘十八閏在十二月後魯史閏爲正月晉以九月爲十月而置閏也秦伯以十二月始納公子公子以二十四年正月入晉桑泉及河子犯授公子載璧載祀也授還也曰臣從君還軫巡於天下怨其多矣巡行也臣猶知之而況君乎不忍其死請由此亡亡奔也公子曰所不與舅氏同心者有如河水沈璧以質如往也質信也言若不與舅氏同心不濟此河往而死也因沈璧以自誓言爲信董因迎公於河因晉大夫周太史辛有之後傳曰辛有之二子董之晉故晉有董史公問焉曰

吾其濟乎對曰歲在大梁將集天行元年始受實沈之星也在大梁謂魯僖二十三年歲星在大梁之次也集成也行道也言公將成天道也公以辰出晉祖唐叔所以封也而參入晉星也元年謂文公即位之年魯僖二十四年歲去大梁在實沈之次受受於大梁也自胃七度至畢十一度爲大梁自畢十二度至東井十五度曰實沈實沈之墟晉人是居所以興也墟次也是居居其年次所主祀也傳曰高辛氏有季子曰實沈遷于大夏主祀參唐人是因成王滅唐而封叔虞南有晉水子燮改爲晉侯故參爲晉星今君當之無不濟矣當星在實沈之墟故無不成君之行也歲在大火閼伯之星也是謂大辰君之行謂魯僖五年重耳出奔時歲在大火大火大辰也傳曰高辛氏有子曰閼伯遷于商丘祀大火辰以成善后稷是相唐叔以封成善謂辰爲農祥周先后稷之所經緯以成善道相視也謂視農祥以成農事封者唐叔封時歲在大火瞽史記曰嗣續其祖如穀之滋必有晉國史記曰唐叔之世將如商數今有嗣續其祖明趣同也言子孫將繼續其先祖如穀之蕃滋故必有晉國臣筮之得泰之八乾下坤上泰過泰無動爻無爲侯泰三至五震爲侯陰爻不動其數皆八故得泰之八與貞屯悔豫皆八義同曰是謂天地配亨小往大來陽下陰升故曰配亨小喻

子圉大喻文公陰在外為小往陽在內為大來今及之矣何不濟之有且以辰出而以參入皆晉祥也辰大火參伐也參在實沈之次而天之大紀也所以大紀天時傳曰大火為大辰伐亦為大辰辰時也濟且秉成必霸諸侯秉執也子孫賴之君無懼矣公子濟河召令狐臼衰桑泉皆降三皆晉邑召召其長晉人懼懷公奔高梁高梁晉地呂甥冀芮帥師甲午軍于廬柳甲午魯僖公二十四年二月六日廬柳晉地軍猶屯也秦伯使公子縶如師告曉呂冀師退次于郇郇鄭地退聽命辛丑狐偃及秦晉大夫盟于郇壬寅公入于晉師甲辰秦伯還秦伯送公子于河公入而還丙午入于曲沃丁未入絳即位于武宮戊申刺懷公于高梁刺殺也

初獻公使寺人勃鞮伐公於蒲城勃鞮寺人披伐蒲城在魯僖五年文公踰垣勃鞮斬其袪袪袂也及入勃鞮求見公辭焉曰驪姬

之讒爾射余於屏內（樹謂之屏禮諸侯內屏）困余於蒲城斬余衣袪又爲惠公從余於渭濱（濱涯也重耳在狄從狄獵於渭濱勃鞮爲惠公來就殺之）命曰三日若宿而至（命使三日一宿而至若女也）若干二命以求殺余（干犯也二命獻惠之命）余於伯楚屨困何舊怨也（伯楚勃鞮字屨數也數見困有何舊怨）退而思之異日見我對曰吾以君爲巳知之矣故入（知爲君爲臣之道也入返國也）猶未知之也又將出矣（猶未知之將復失國出走）事君不貳是謂臣好惡不易是謂君（易反也）君君臣臣是謂明訓（訓教也）明訓能終民之主也二君之世蒲人狄人余何有焉（當獻惠之世君爲蒲人狄人耳二君之所惡於我有何義而不殺君乎）除君之惡唯力所及何貳之有今君即位其無蒲狄乎（獨無有所畏惡如蒲狄者乎）伊尹放太甲而卒爲明王（太甲湯孫太丁子不明而伊尹放之桐宮三年太甲改過伊尹復之卒爲明王）管仲賊桓公而卒以爲侯伯（賊謂爲子糾射桓公）乾時之役

申孫之矢集于桓鉤 乾時戰在魯莊九年申孫矢名鉤帶鉤 鉤近於袪而無怨言 近害近也鉤在腹袪在手 佐相以終克成令名今君之德宇何不寬裕也 宇覆也 惡其所好其能久矣 言己忠臣君所當好而反惡之能久為君乎 君實不能明訓而棄民主 棄為民主之道 余罪戾之人也又何患焉 勃鞮閹士故曰罪戾之人 且不見我君其無悔乎於是呂甥冀芮畏偪悔納文公謀作亂 比二子本惠公黨畏見偪害故謀作亂 將以己丑焚公宮 己丑魯僖二十四年三月朔時以為三月晦 公出救火而遂弒之伯楚知之故求見公公懼遽出見之 遽疾也 曰豈不如女言然是吾惡心也 惡心心怨謂不恕也 吾請去之伯楚以呂郤之謀告公公懼乘馹自下脫會秦伯于王城 馹傳也自從也下下道也脫會遁行潛走逃之言去王城秦河上邑 告之亂故及己丑公宮火二子求公不獲遂如河上秦伯誘而殺之

文公之出也豎頭須守藏者也不從豎文公内豎里鳬須公出不從竊藏以逃盡用以求納公入乃求見公辭焉以沐謂謁者曰沐則心覆謁告也覆反也沐低頭故言心反也心覆則圖反宜吾不得見也從者為羈紲之僕馬曰羈犬曰紲言此二者臣僕之役居者為社稷之守何必罪居者國君而讎匹夫懼者衆矣謁者以告公遽見之

元年春公及夫人嬴氏至自王城文公元年魯僖二十四年賈侍中云是月閏以三月為四月故曰春而不言其月明四月為春分之月也嬴氏秦穆公女文嬴也或云夫人辰嬴懷嬴傳曰辰嬴賤班在九人非夫人也賈得之也秦伯納衛三千人實紀綱之僕所以設國紀綱為之備衛僕使也公屬百官賦職任功屬會也賦役也授職事任有功棄責薄斂施舍分寡棄責除宿責也施施德舍舍禁分寡分少財也救乏振滯救乏救乏絕振滯振淹滯之士匡正也匡困資無正窮困之人也資無予無財者輕關易道通商寬農輕關輕其稅易道除盜賊通商利商旅寬農寬其政不奪其時懋穡勸分省用足財懋勉也勉稼穡

也勸有分無省減國用足財備凶年利器明德以厚民性利器利器用明德明德教厚民性厚其情性舉善援能官方定物方常也物事也立其常官以定百事正名育類正名正上下服位之名育長也類善也昭舊族昭明也舊族舊臣有功者之族愛親戚明賢良明顯也尊貴寵國之貴臣尊禮之賞功勞事耇老禮賓旅旅客也友故舊故舊胥為公子時胥籍狐箕欒郤柏先羊舌董韓寔掌近官十一族晉之舊姓近官朝廷者諸姬之良掌其中官諸姬同姓中官內官異姓之能掌其遠官遠官縣鄙公食貢大夫食邑士食田受公田也庶人食力各由其力工商食官工百工商官賈也周禮府藏皆有賈人以知物價食官廩之皂隷食職士臣皂皂臣輿輿臣隷食職職各以其職大小食祿官宰食加官宰家臣也加大夫之加田論語曰原憲為家邑宰政平民阜財用不匱阜安也

冬襄王避昭叔之難居于鄭地氾文公元年冬也襄王惠王之子昭叔襄王之弟太叔帶也是為甘昭公故曰昭叔惠王生襄王以為太子又娶於陳曰惠后生昭叔惠后將立之未及而卒昭叔奔齊襄王復之又通於襄王之后狄隗王廢隗氏狄人

伐周故襄王避之氾地名使來告難亦使告于秦王使簡師父告晉亦使左鄢父告秦子犯
曰民親而未知義也親親君未知義故未和君盍納王以教之義使知尊上
之義若不納秦將納之則失周矣失所以事周何以求諸侯無以為諸侯盟主
不能修身而又不能宗人人將焉依宗尊也繼文之業定武
之功文者文侯仇平王東遷文侯輔之受珪瓚秬鬯武重耳祖武公稱也始并晉國也啓土安疆於此乎在
矣君其務之在此納王公說乃行賂于草中之戎與麗土之
狄以啓東道二邑戎狄閒在晉東
二年春公以二軍下次於陽樊二軍左右軍東行曰下陽樊周邑右師取昭
叔于溫殺之于隰城溫隰城皆周地昭叔通狄后與俱處溫故取殺之左師逆王于鄭
王入于成周遂定之于郟成周周東都郟王城王饗醴命公胙侑
饗設饗禮傳曰戰克而王饗饗醴飲醴酒也命加命服也胙賜祭肉侑侑幣謂既食以束帛侑公公請隧弗許二君云隧王之

葬禮昭謂六隧之事見周語曰王章也章表也以表明天子與諸侯異不可以二王國無二王無若政何無以爲政於下賜公南陽陽樊溫原州陘絺組攢茅之田八邑周之南陽地陽人不服不肯屬晉公圍之將殘其民倉葛呼曰倉葛陽樊人君補王闕以順禮也補王失位之闕以順爲臣之禮陽人未狎君德狎習也而未敢承命君將殘之無乃非禮乎陽人有夏商之嗣典有周室之師旅典法也旅衆也言有夏商之後嗣及其遺法與周室之師衆樊仲之官守焉樊仲宣王臣仲山甫食采於樊其非官守則皆王之父兄甥舅也君定王室而殘其姻族民將焉放放依也敢私布於吏布陳也吏軍吏唯君圖之公曰是君子之言也迺出陽人出降也

文公伐原原不服故伐之令以三日之糧三日而原不降公令疏軍而去之疏徹也諜出曰原不過一二日矣諜閒候軍吏以告公曰得原

而失信何以使人夫信民之所庇也不可失也(庇蔭也)乃去之及孟門而原請降(孟門原地傳曰退一舍而原降)

文公立四年楚成王伐宋(四年魯僖二十七年冬宋背楚事晉故楚伐之)公率齊秦伐曹衛以救宋(魯僖二十八年春晉侯侵曹伐衛傳曰楚始得曹而新婚於衛也)宋人使門尹班告急於晉(門尹班宋大夫)公告大夫曰宋人告急舍之則宋絕(舍不救宋則宋降楚與我絕矣)告楚則不許我(告謂請宋於楚楚不許我)我欲擊楚齊秦不欲其若之何先軫曰不若使齊秦主楚怨(先軫晉中軍原軫也主楚怨爲怨主謂激齊秦使怨楚)公曰可乎先軫曰使宋舍我而賂齊秦(使宋置晉獨賂齊秦)藉之告楚(借與齊秦之勢使請宋於楚)我分曹衛之地以賜宋人楚愛曹衛必不許齊秦(齊秦本與晉俱伐曹衛今晉分其地楚必不許齊秦之請)齊秦不得其請必屬怨焉(屬結也)然後用之蔑不欲矣(用用齊秦也蔑無也)公說是故以曹田衛田賜

宋人 二十八年春衛侯欲與楚國人不欲故出其君以說于晉衛侯出居襄牛公執曹伯分曹衛之田以畀宋人 令尹子玉使宛春來告 宛春楚大夫 曰請復衛侯而封曹臣亦釋宋之圍 釋解也 舅犯慍曰子玉無禮哉君取一臣取二必擊之 慍怒也臣子玉也君文公也二謂復曹衛一謂釋宋圍 先軫曰子與之 與許之 我不許曹衛之請是不許釋宋也宋衆無乃彊乎 不許釋宋宋降於楚其衆益彊 是楚一言而有三施子一言而有三怨 三曹衛宋 怨已多矣難以擊人不若私許復曹衛以攜之 攜離也 執宛春以怒楚 怒楚令大戰 旣戰而後圖之 圖圖復曹衛 公説是故拘宛春於衛子玉釋宋圍從晉師楚旣陳晉師退舍軍吏請曰以君避臣辱也 時楚王避文公之德還居申使子玉去宋子玉不肯固請戰故云避臣 且楚師老矣必敗何故退 老罷也圍宋久其師罷病 子犯曰二三子忘在楚乎 言在楚時許退三舍 偃也聞之戰鬭直爲壯曲爲老 若韓之戰秦師少而鬭士

衆晉曲秦直故能敗晉未報楚惠而抗宋我曲楚直也抗救也其衆莫不生氣不可謂老若我以君避臣而不去彼亦曲矣退三舍避楚楚衆欲止子玉不肯至于城濮果戰楚衆大敗城濮衛地

君子曰善以德勸善先軫子犯

文公誅觀狀以伐鄭反其陴賈侍中云鄭復効曹觀公骿脅之狀故伐之唐尚書云誅曹觀狀之罪還而伐鄭昭省内外傳鄭無觀狀之事而叔詹云天禍鄭國使淫觀狀謂淫放於曹不禮公子與觀狀之罪同耳反撥也陴城上女垣鄭人以名寶行成名寶重寶公弗許曰予我詹而師還詹鄭卿叔詹伯文公過鄭詹請禮之鄭伯不聽因請殺之詹請往鄭伯弗許鄭伯鄭文公詹固請曰一臣可以赦百姓而定社稷君何愛於臣也鄭人以詹予晉晉人將烹之烹煑也詹曰臣願獲盡辭而死固所願也公聽其辭詹曰天降鄭禍使淫觀狀棄禮違親淫放也放曹國不禮於君臣曰不可夫

晉公子賢明其左右皆卿才若復其國而得志於諸侯禍無赦矣今禍及矣尊明勝患智也明謂公子勝猶過也殺身贖國忠也乃就烹據鼎耳而疾號曰自今以往知忠以事君者與詹同乃命弗殺厚爲之禮而歸之禮禮餼也鄭人以詹伯爲將軍

晉饑公問於箕鄭箕鄭晉大夫曰救饑何以對曰信公曰安信對曰信於君心不以愛憎誣人以善惡是爲信慤信於名名百官尊卑之號信於令信於事謂使民事各得其時公曰然則若何對曰信於君心則美惡不踰不相踰越信於名則上下不干干犯也信於令則時無廢功不奪其時則有成功信於事則民從事有業業猶次也於是乎民知君心貧而不懼藏出如入何匱之有出其稸藏以相振救如入家故不乏也公使爲

箕（為箕大夫）及清原之蒐使佐新上軍（清原之蒐在魯僖三十一年）文公問元帥於趙衰（元帥上卿）對曰郤穀可行年五十矣（郤穀晉大夫行厤也）守學彌惇（彌益惇厚）夫先王之法志德義之府也（志記也）夫德義生民之本也能惇篤者不忘百姓也請使郤穀公從之公使趙衰為卿辭曰欒枝貞慎（欒枝晉大夫欒共子之子貞子也）先軫有謀胥臣多聞皆可以為輔佐臣弗若也乃使欒枝將下軍先軫佐之（此述初耳在城濮戰前）取五鹿先軫之謀也（五鹿衛地）郤穀卒使先軫代之（從下軍之佐超將中軍傳曰尚德也）胥臣佐下軍（代先軫）公使原季為卿（原季趙衰也文公二年為原大夫卿次卿）辭曰夫三德者偃之出也（偃狐偃賈唐云三德欒枝先軫胥臣皆狐偃所舉虞云三德謂勸文公納襄王以示臣義伐原以示信大蒐以示民禮故以三德紀人昭謂欒枝等皆趙衰所進非狐偃三德紀人之語在下虞得之）以德紀民其章大矣不可廢也（章著也）使狐偃為卿辭曰

毛之智賢於臣其齒又長 毛偃之兄 毛也不在位不敢聞命

乃使狐毛將上軍狐偃佐之 尚齒也上軍或言新上軍非時未有新軍傳曰使狐偃將上軍讓於狐毛而佐之是也

狐毛卒使趙衰代之 虞唐云代將新軍昭謂代將上軍 辭曰城濮之役先且居之佐軍也善 先且居先軫之子蒲城伯也復受霍爲霍伯 軍伐有賞 伐功也 善君有賞能其官有賞且居有三賞不可廢也且臣之倫箕鄭胥嬰先都在 倫匹也三子晉大夫 乃使先且居將上軍 代狐毛 公曰趙衰三讓 三使爲卿三讓之進欒枝等八人 其所讓皆社稷之衞也廢讓是廢德也以趙衰之故蒐于清原作五軍 清原晉地晉本三軍有中軍上下今有五益新上下也 使趙衰將新上軍箕鄭佐之胥嬰將新下軍先都佐之子犯卒蒲城伯請佐 或云蒲城伯狐毛也賈侍中云蒲城伯先且居也昭謂上章狐毛已卒使先且居代之賈得之矣 公曰夫趙衰三讓不失義 義宜也 讓推賢也義廣德也德廣賢

至又何患矣請令衰也從子（從從先且居）乃使趙衰佐新上軍（此有新字誤趙衰從新上軍之將進佐上軍升一等新上軍之將位在上軍之佐下此章或在狐毛卒上非也當在下）

文公學讀書於臼季三日（臼季胥臣）曰吾不能行也咫（咫咫尺聞）聞則多矣對曰然而多聞以待能者不猶愈也（使能者行之猶愈於不學）

文公問於郭偃曰始也吾以治國爲易（郭偃卜偃易易治）今也難對曰君以爲易其難也將至矣（以爲易而輕忽之故其難將至）君以爲難其易也將至焉（以爲難而勤修之故其易將至）

文公問於胥臣曰吾欲使陽處父傅讙也而教誨之其能善之乎（陽處父晉大夫陽子讙文公子襄公名）對曰是在讙也蘧蒢不可使俯（蘧蒢直者謂疾）戚施不可使仰（戚施瘁者）僬僥不可使舉（僬僥長三尺不能舉動）侏儒不可使援（侏儒短者不能抗援）矇瞍不可使視（有眸而無見曰矇無眸子而不見曰瞍）嚚瘖不

可使言口不道忠信之言爲嚚瘖不能言者聾聵不可使聽耳不別五聲之和曰聾生而聾曰聵童昏
不可使謀童無智昏闇亂質將善而賢良贊之則濟可竢也贊導
若有違質違邪也教將不入其心不入其心其何善之爲言不能使善臣聞
昔者大任娠文王不變娠有身也不變不變動少溲於豕牢少小也豕牢廁也溲便也
而得文王不加疾焉言易也文王在母不憂體不變故不憂在傅弗
勤處師弗煩事王不怒王謂王季孝友二虢善兄弟爲友二虢文王弟虢仲虢叔而惠
慈二蔡惠愛也三君云蔡文王子管叔初亦爲蔡刑于大姒刑法也大姒文王妃比於諸弟比親也諸弟同宗之弟
詩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詩大雅思齊之二章寡妻寡有之妻謂大
姒御治也於是乎用四方之賢良以自輔也及其即位也詢于八虞詢謀也賈唐曰
八虞周八士皆在虞官伯達伯括仲突仲忽叔夜叔夏季隨季騧而諮于二虢諮謀也度於閎夭而謀
於南宮皆周賢臣度亦謀也南宮南宮适諏於蔡原而訪於辛尹諏訪皆謀也蔡蔡公原原公辛

辛甲尹佚皆周太史重之以周邵畢榮周周文公邵邵康公畢畢公榮榮公億寧百神億安也而柔和萬民柔安也故詩云惠于宗公神罔時恫亦思齊之二章惠順也宗公大臣也恫痛也言文王爲政諮于大臣順而行之故鬼神無怨痛之者若是則文王非專教誨之力也言因體也公曰然則教無益乎對曰胡爲文益其質言有美質加以文采乃善故人生而學非學不入不入不入於道公曰奈夫八疾何八疾蘧蒢至童昏對曰官師之所材也師長也材古裁字戚施直鎛直直擊鎛鎛鍾也蘧蒢蒙璆蒙戴也璆玉磬不能俯故使戴磬侏儒扶盧扶緣也盧矛戟之柲緣之以爲戲矇瞍修聲無目於音聲審故使修之聾聵司火耳無聞於視則審故使司火童昏嚚瘖僬僥官師之所不材也所不能材用以實裔土裔荒裔夫教者因體能質而利之者也能質性能若川然有原以卬浦而後大卬迎也言川有原因開利迎之以浦然後大文公即位二年更言此者述初也欲用其民用用征伐子犯曰民未知義

未知尊上之義盡納天子以示之義時天子避子帶之難在鄭地汜乃納襄王于周公曰可矣乎對曰民未知信盡伐原以示之信乃伐原信謂上令以三日之糧糧盡不降命去之曰可矣乎對曰民未知禮盡大蒐備師尚禮以示之蒐所以明尊卑順少長習威儀乃大蒐于被廬被廬晉地作三軍唐尚書云去新軍之上下昭謂此章述文公之初未有新軍使郤縠將中軍以爲大政大政大掌國政郤溱佐之郤溱晉大夫郤至之先或云至非也子犯曰可矣可用也遂伐曹衛在魯僖二十八年出穀戍釋宋圍敗楚師于城濮於是乎遂伯穀齊地魯僖二十六年楚伐齊取穀使申公叔侯戍之二十七年楚圍宋晉伐曹衛以救之二十八年楚子使申叔去穀子玉去宋避晉

國語卷第十

國語卷第十一

晉語五　襄公　韋氏解

臼季使舍於冀野臼季胥臣也冀晉邑郊外曰野冀缺薅其妻饁之冀缺郤成子也薅耘也野饋曰饁詩曰饁彼南畝敬相待如賓夫婦相敬如賓從而問之冀芮之子也與之歸既復命而進之曰臣得賢人敢以告文公曰其父有罪可乎文公元年冀芮畏偪與呂甥謀弑公焚公宮秦伯殺之是也對曰國之良也滅其前惡滅除也是故舜之刑也殛鯀其舉也興禹殛誅也鯀禹父今君之所聞也齊桓公親舉管敬子其賊也敬子管仲之謚公曰子何以知其賢也對曰臣見其不忘敬也夫敬德之恪也恪於德以臨事其何不濟公見之使爲下軍大夫在文公時而於此言之者以襄公能繼父志用冀缺傳曰襄公以再命賞胥臣曰舉郤缺子之功也以一命命郤缺爲卿復與之冀故見冀缺

陽處父如衛反過甯（處父晉太傅陽子也如衛聘衛也在魯文五年甯晉邑今河內修武是也）舍於逆旅甯嬴氏（旅客也逆客而舍之也嬴其姓）嬴謂其妻曰吾求君子久矣今乃得之舉而從之（舉起也）陽子道與之語及山而還（山河內溫山也傳曰及溫而還）其妻曰子得所求而不從之何其懷也（懷思也）曰吾見其貌而欲之聞其言而惡之夫貌情之華也（言容貌者情之華采）言貌之機也（言語者容貌之樞機）身爲情（情生於身）成於中言身之文也言文而發之合而後行離則有釁（合謂情言貌也三者合而後行之釁瑕也）今陽子之貌濟其言匱非其實也（濟成也言不副貌爲匱匱乏也）若中不濟而外彊之（謂情不足而貌彊爲之）其卒將復（復反也反其情也）中以外易矣（易猶異也）若內外類而言反之瀆其信也（類善也瀆輕也）夫言以昭信奉之如機（機如樞機之相應）厤時而發之（言思察之詳熟）胡可瀆也今陽子之情譓矣（譓辯

察也以濟蓋也（濟成也成其容貌以蓋其短）且剛而主能（主上也言性剛直而高上其材能）不本而犯怨之所聚也（不本行不本仁義也犯犯人也）吾懼未獲其利而及其難是故去之朞年乃有賈季之難陽子死之（賈季晉大夫狐偃之子射姑也食邑於賈字季佗唐尚書云晉蒐于夷舍二軍昭謂初晉作五軍魯文五年晉四卿卒至六年晉蒐于夷舍二軍復成國之制狐射姑將中軍趙盾佐之陽子至自溫改蒐于董使趙盾將中軍射姑佐之射姑怨陽子之易其班使狐鞫居殺陽處父而奔狄）

趙宣子言韓獻子於靈公以爲司馬（宣子晉正卿趙衰之子宣孟盾也獻子韓萬之玄孫子輿之子厥也靈公襄公之子夷皋也司馬掌軍大夫）河曲之役（河曲晉地魯文十二年秦伐晉戰于河曲）趙孟使人以其乘車干行（趙孟宣子干犯也行軍列）獻子執而戮之衆咸曰韓厥必不沒矣（沒終也）其主朝升之而暮戮其車（主主人車僕也獻子因趙盾以爲主盾升之於公朝暮喻速也）其誰安之宣子召而禮之曰吾聞事君者比而不黨（比比義也阿私曰黨）夫周以舉義比也（忠信曰周）舉以其私黨也夫

軍事無犯犯而不隱義也在公為義吾言女於君懼女不能也舉而不能黨孰大焉事君而黨吾何以從政吾故以是觀女觀女能否女勉之苟從是行也勉之勸終其志是行令所行也臨長晉國者非女其誰臨監也長師也皆告諸大夫曰二三子可以賀我矣吾舉厥也而中吾乃今知免於罪矣

宋人弒昭公宋人宋成公之子文公鮑也昭公鮑之兄杵臼也弒昭公在魯文十六年趙宣子請師於靈公以伐宋公曰非晉國之急也對曰大者天地其次君臣所以為明訓也言尊卑各得其所以明教訓今宋人弒其君是反天地而逆民則也則法也天必誅焉晉為盟主而不修天罰修行也將懼及焉公許之乃發令于太廟召軍吏而戒樂正正長也軍吏主師旅也樂正主鍾鼓令三軍之鍾鼓必備趙同曰國有大役役事也趙同盾

（弟晉大夫原同）不鎮撫民而備鍾鼓何也宣子曰大罪伐之小罪憚之（憚懼也）襲侵之事陵也（輕曰襲無鍾鼓曰侵陵以大陵小也）是故伐備鍾鼓聲其罪也（以聲張其罪）戰以錞于丁寧儆其民也（錞于形如碓頭與鼓角相和丁寧者謂鉦也儆戒也唐尚書云錞于鐲也非也鐲與錞于各異物）襲侵密聲爲暫事也（暫猝其無備）今宋人弑其君罪莫大焉明聲之猶恐其不聞也吾備鍾鼓爲君故也（爲欲尊明君道也）乃使旁告於諸侯治兵振旅鳴鍾鼓以至于宋（振奮也伐宋在魯文十七年）

靈公虐趙宣子驟諫（虐厚斂以雕墻言支解宰夫之屬）公患之（患疾也）使鉏麑賊之（鉏麑力士賊殺也）晨往則寢門辟矣（辟開也）盛服將朝早而假寐（不脫冠帶而寐曰假寐）麑退歎而言曰趙孟敬哉（言夙興敬恪）夫不忘恭敬社稷之鎮也（鎮重也）賊國之鎮不忠受命而廢之不信享一名

於此不如死 享受也殺之爲不忠不殺爲不信故得一名 觸庭之槐而死 庭外朝之庭也周禮王之外朝三槐王公位焉則諸侯之朝三槐三卿位焉 靈公將殺趙盾不克 魯宣二年秋晉侯飲盾酒伏甲將攻之盾覺而走故不克 趙穿攻公於桃園 趙穿晉大夫趙夙之孫趙盾從父昆弟武子穿也桃園園名 逆公子黑臀而立之寔爲成公 逆迎也迎於周也黑臀晉文公子襄公弟成公也

郤獻子聘于齊 獻子晉卿郤缺之子克也聘在魯宣十七年 齊頃公使婦人觀而笑之 郤子跛齊頃公帷婦人使觀之郤子將升婦人笑于房 郤獻子怒歸請伐齊范武子退自朝 武子晉正卿士會 曰燮乎吾聞之 燮武子之子文子也 干人之怒必獲毒焉夫郤子之怒甚矣不逞於齊必發諸晉國 逞快也不快心以伐齊必發怒於晉國 不得政何以逞怒 得政爲政也 余將致政焉以成其怒 致歸也 無以內易外也爾勉從二三子以承君命唯敬 二三子晉諸卿承奉也 乃老 乃告老

范文子暮退於朝武子曰何暮也對曰有秦客廋辭

於朝廋隱也謂以隱伏譎詭之言問於朝也東方朔曰非敢詆之與爲隱耳大夫莫之能對也吾知三焉解其三事武子怒曰大夫非不能也讓父兄也父兄長老也爾童子而三掩人於朝掩蓋也吾不在晉國亡無日矣擊之以杖折委笄委委貌冠笄簪也

靡笄之役韓獻子將斬人靡笄齊山名魯成二年晉郤克伐齊從齊師於靡笄之下戰於鞌獻子時爲司馬將斬人以爲戮罪在可赦郤獻子駕將救之至則既斬之矣郤獻子請以徇其僕曰子不將救之乎獻子曰敢不分謗乎言欲與韓子分謗共非也言能知此故從事不乖

靡笄之役郤獻子傷傷於矢也傳曰流血及屨未絕鼓音曰余病喙喙短氣貌張侯御曰三軍之心在此車也張侯晉大夫解張也在此車謂車進則進車退則退其耳目在於旗鼓耳聽鼓音目視旗表車無退表鼓無退聲表於旗也車表鼓音進退異數軍事集

焉（集成也）吾子忍之不可以言病受命於廟（將行告廟受戒命）受脤於社（脤宜社之肉受以脤器）甲胄而效死戎之政也（帶甲纓胄死而後已此兵之常政）病未若死祇以解志（祇適也）乃左并轡右援枹而鼓之馬逸不能止三軍從之（逸奔也）齊師大敗逐之三周華不注之山（周匝也華齊地不注山名）

靡笄之役郤獻子師勝而返范文子後入（文子時佐上軍）武子曰燮乎女亦知吾望爾也乎（兵凶事文子後入故夏憂望）對曰夫師郤子之師也（郤子請伐齊又爲元帥）其事臧（臧善也謂師有功）若先則恐國人之屬耳目於我也故不敢（屬猶注也）武子曰吾知免矣（知免於咎）

靡笄之役郤獻子見公曰子之力也夫（力功也）對曰克也以君命命三軍之士三軍之士用命克也何力之有焉范

文子見公曰子之力也夫對曰爕也受命於中軍以命上軍之士上軍之士用命爕也何力之有焉欒武子見武子晉卿欒枝之孫欒盾之子書也時將下軍公曰子之力也夫對曰書也受命於上軍以命下軍之士下軍之士用命書也何力之有焉

靡笄之役也郤獻子伐齊齊侯來齊侯以靡笄之役故服而朝晉在魯成三年獻之以得殞命之禮獻致饗也獻籩豆之數如征伐所獲國君之獻禮以得言不得也伐國獲君若秦獲晉惠是爲殞命今齊雖敗頃公不見得非殞命也故苗賁皇以郤克不知禮司馬法曰其有殞命行禮如會所爭義不爭利曰寡君使克也不腆敝邑之禮爲君之辱敢歸諸下執政以整御人歸饋也執政執事也整頓也御人婦人願以此報君御人之笑已者苗棼皇曰郤子勇而不知禮棼皇晉大夫楚鬬椒之子矜其伐而恥國君矜大也伐功也其與幾何言將不終命

梁山崩梁山晉望也崩在魯成五年以傳召伯宗傳驛也伯宗晉大夫孫伯糾之子遇大車當道

而覆立而辟之曰避傳大車牛車也辟使下道避車也對曰傳爲速也若俟吾避則加遲矣加益也不如捷而行旁出爲捷伯宗喜問其居曰絳人也絳晉國都伯宗曰何聞曰梁山崩而以傳召伯宗伯宗問曰乃將若何對曰山有朽壤而崩將若何朽腐也不言政失所爲而稱朽壤言遜也夫國主山川爲山川主孔子曰夫顓臾爲東蒙主故川涸山崩君爲之降服出次涸竭也川竭山崩君降服縞素出次於郊乘縵不舉策於上帝縵車無文不舉不舉樂策於上帝以簡策之文告天也周禮四鎮五嶽崩命去樂國三日哭以禮焉以禮於神也周禮國有大災三日哭雖伯宗亦如是而已其若之何問其名不告請以見不許以見於君伯宗及絳以告而從之以車者之言告君君從之

伯宗朝以喜歸朝罷而歸有喜色其妻曰子貌有喜何也曰吾言於朝諸大夫皆謂我智似陽子智辯如陽子處父對曰陽子

華而不實主言而無謀(主尚也)是以難及其身子何喜焉伯宗曰吾飲諸大夫酒而與之語爾試聽之曰諾既飲其妻曰諸大夫莫子若也然而民不能戴其上久矣(戴奉也上賢也才在人上也)難必及子乎盍亟索士整庇州犁焉(亟疾也整整頓也庇覆也州犁伯宗子伯州犁)得畢陽(畢陽晉士)及欒弗忌之難諸大夫害伯宗將謀而殺之(欒弗忌晉大夫伯宗之黨三郤害弗忌故譖伯宗并殺之在魯成十五年)畢陽實送州犁于荆(荆楚也犁奔楚為太宰)

國語卷第十一

國語卷第十二

晉語六　厲公　　韋氏解

趙文子冠（文子趙盾之孫趙朔之子趙武也冠謂以士禮始冠）見欒武子武子曰美哉（武子欒書禮既冠奠贄于君遂以贄見卿大夫美哉美成人也）昔吾逮事莊主（莊主莊子趙朔之謚大夫稱主趙朔將下軍欒書佐之）華則榮矣實之不知請務實乎（榮者有色貌實之不知華而不實也）見中行宣子宣子曰美哉（宣子晉大夫中行桓子之子荀庚）惜也吾老矣（惜已年老不見文子德所至）見范文子文子（文子范燮）文子曰而今可以戒矣夫賢者寵至而益戒不足者爲寵驕（智不足者得寵而驕）故興王賞諫臣逸王罰之吾聞古之言王者政德既成又聽於民（詢于芻蕘聽謗譽也）於是乎使工誦諫於朝（工矇瞍也誦誦讀前世箴諫之語）在列者獻詩使勿兜（列位也謂公卿至於列士獻詩以諷也兜惑也）風聽臚言於市（風采也臚傳也采聽商旅所傳善惡之言）辨祆

祥於謠辨別也祆惡也祥善也行歌曰謠丙之辰鸒弧箕服之類是也考百事於朝百官職事問謗譽於路有邪而正之盡戒之術也術道也先王疾是驕也見郤駒伯駒伯曰美哉駒伯晉卿郤錡然而壯不若老者多矣恃年自矜見韓獻子獻子晉卿韓厥獻子曰戒之此謂成人成人在始與善始與善善進善不善蔑由至矣蔑無也始與不善不善進不善善亦蔑由至矣如草木之產也各以其物物類也人之有冠猶宮室之有牆屋也糞除而已又何加焉糞除喻自修潔見智武子武子曰吾子勉之武子晉卿荀首之子荀罃成宣之後而老爲大夫非恥乎成成子文子曾祖趙衰也宣宣子文子祖父趙盾也言文子二賢之後長老乃爲大夫非恥乎欲其修德早爲卿也成子之文宣子之忠其可忘乎夫成子導前志以佐先君導法而卒以政可不謂文乎導達也志記也佐助也先君文公也以政得政夫宣子盡諫於襄

靈（襄文公子靈公父）以諫取惡不憚死進可不謂忠乎吾子勉之

有宣子之忠而納之以成子之文事君必濟（濟成也）見苦

成叔子（苦成叔子郤犨）叔子曰抑年少而執官者衆（執官爲大夫）吾安

容子見溫季子（溫季子郤至）季子曰誰之不如可以求之（言汝不如誰可

以求其次不欲其高遠）見張老而語之（張老晉大夫張孟）張老曰善矣從欒伯之

言可以滋（滋益也）范叔之教可以大韓子之戒可以成物備

矣志在子（物事也人事已備能行與否在子之志）若夫三郤亡人之言也何稱述

焉（不足稱述）智子之道善矣（道訓也）是先主覆露子也（先主謂成宣露潤也）

厲公將伐鄭（厲公晉景公之子州蒲伐鄭鄭從楚故也在魯成十六年）范文子不欲曰若以

吾意諸侯皆叛則晉可爲也（爲治也）唯有諸侯故擾擾

焉凡諸侯難之本也（叛輒伐之故爲難本）得鄭憂滋長焉用鄭（楚必

（救之故憂益長）郤至曰然則王者多憂乎文子曰我王者也乎哉（言俱諸侯）夫王者成其德而遠人以其方賄歸之故無憂（方所在之方賄財也）今我寡德而求王者之功故多憂（我晉也）子見無土而欲富者樂乎哉（無土求富行不得息）

厲公六年伐鄭（六年魯成十六年）且使苦成叔及欒黶興齊魯之師（苦成叔郤犫欒黶欒書之子桓子郤犫如齊欒黶如魯皆乞師）楚恭王帥東夷救鄭（恭王楚莊王之子箴也或作審東夷楚東之夷）楚半陣公使擊之欒書曰君使黶也興齊魯之師請俟之郤至曰不可楚師將退我擊之必以勝歸（將退無鬭心擊故可勝）夫陣不違忌一間也（違避也忌晦也間隙也晦陰氣盡兵亦陰故忌之經書六月甲午晦晉侯及楚子鄭伯戰于鄢陵）夫南夷與楚來而不與陣二間也（南夷據在晉南不與陣不欲戰）夫楚與鄭陣而不與整三間也（雖俱陣不整齊）且其士卒

在陳而譁四間也（譁嚻也）夫衆聞譁則必懼五間也鄭將顧楚楚將顧夷莫有鬬心不可失也公說於是敗楚師於鄢鄢陵欒書是以怨郤至（怨其反己專其美）

鄢之戰郤至以韎韋之跗注三逐楚平王卒（三君云一染曰韎鄭後司農說以爲韎茅蒐染也韎聲也昭謂茅蒐今絳草也急疾呼茅蒐成韎也凡染一入爲縓跗注兵服自要以下注於跗）見王必下奔（下車奔走）退戰王使工尹襄問之以弓（工尹楚官襄其名問遺也）曰方事之殷也（事戎事殷盛也）有韎韋之跗注君子也屬見不穀而下無乃傷乎（屬適也傷恐其傷）郤至甲胄而見客免胄而聽命（免脫也）曰君之外臣至以寡君之靈間蒙甲胄（蒙被也被介在甲胄之間）不敢當拜君命之辱爲使者故敢三肅之（禮軍事肅拜肅拜下手至地）君子曰勇以知禮（禮軍禮）

鄢之役晉人欲爭鄭（與楚爭鄭）范文子不欲曰吾聞之爲人臣者能內睦而後圖外（睦親也）不睦而圖外必內爭盍姑謀睦乎（姑且也）考訊其阜以出則怨靖（訊問也阜衆也靖安也言內直謀相親愛乃考問百姓知其虛實然後出軍用師則怨惡自安息）

鄢之役晉伐鄭荊救之（荊楚也）大夫欲戰范文子不欲曰吾聞之君人者刑其民（以刑正其民）成而後振武於外（成平也）是以內和而外威（威畏也）今吾司寇之刀鋸日弊（刀鋸小人之刑弊敗也日敗用之數也）而斧鉞不行（斧鉞大刑不行不行於大臣也）內猶有不刑而況外乎夫戰刑也（言用兵猶用刑）刑之過也（刑殺有過者也）過由大（由大臣也）而怨由細（怨望者由小細民）故以惠誅怨（誅除也）以忍去過（忍以義斷）細無怨而大不過而後可以武刑外之不服者今吾外刑乎大人（外者刑不及也）而忍於小民

忍行之於小民將誰行武武不行而勝幸也幸徼倖也幸以爲政必有內憂且唯聖人能無外患又無內憂詎非聖人必偏而後可詎猶自也偏偏有一偏而在外猶可救也在外外有患也疾自中起是難盍姑釋荊與鄭以爲外患乎釋置也

鄢之役晉伐鄭荊救之欒武子將上軍范文子將下軍上下中軍之上下也傳曰欒書將中軍士燮佐之又曰欒范以其族夾公行欒武子欲戰范文子不欲曰吾聞之唯厚德者能受多福無德而服者衆必自傷也不義而彊其斃必速稱晉之德諸侯皆叛國可以少安稱副也副晉之德而爲之宜諸侯皆叛不復征伐還自整修則國可以少安唯有諸侯故擾擾焉凡諸侯難之本也且唯聖人能無外患又無內憂詎非聖人不有外患必有內憂盍姑釋荊與鄭以爲外患乎諸臣之內

相與必將輯睦（不復征伐無所爭也）今我戰又勝荊與鄭吾君將伐智而多力（力功也將自伐其智自多其功）怠教而重斂大其私暱而益婦人田（暱近也私近謂嬖臣大人謂增其祿婦人愛妾也）不奪諸大夫田則焉取以益此諸臣之委室而徒退者將與幾人（徒空也與辭也幾人言必多）戰若不勝則晉國之福也戰若勝亂地之秩者也（亂地亂故地也秩常也）其產將害大盍姑無戰乎（產生也言其生變將害大臣）欒武子曰昔韓之役惠公不復舍（韓之戰秦獲惠公在魯僖十五年）邲之役三軍不振旅（楚敗晉師於邲在魯宣十二年師敗軍散故不能振旅而入）箕之役先軫不復命（晉人敗狄于箕先軫死之故不反命於君在魯僖三十三年）晉國之政固有大恥三今我任晉國之政（任當也武子時為上卿）不毀晉恥又以違蠻夷重之（違避也蠻夷楚也）雖有後患非吾所知也（不能慮遠）范文子曰擇福莫若重擇禍莫若輕（有二福擇取其重有二禍擇就其輕）福無所用輕禍

無所用重晉國故大恥與其君臣不相聽以爲諸侯笑也不相聽謂惠公不與慶鄭相聽以隕於韓先穀不與林父相聽以敗於邲先軫不與襄公相聽以亡於箕盍姑以違蠻夷爲恥乎欒武子不聽遂與荊人戰於鄢陵大勝之鄢陵鄭地於是乎君伐智而多力怠教而重斂大其私暱殺三郤而尸諸朝三郤錡犫至也尸陳也產將害大是也納其室以分婦人納取也室妻妾貨財於是乎國人不蠲蠲絜也不絜公所爲遂弒諸翼葬於翼東門之外以車一乘翼故晉都匠麗氏也厲公侈多外嬖反自鄢欲盡去羣大夫而立其左右欲以胥童夷羊五長魚矯爲卿故殺三郤長魚矯又以兵劫欒書中行偃將殺之公不忍使復其位魯成十七年冬厲公遊于匠麗氏欒書中行偃執公十八年正月使程滑弒公葬之以車一乘不成喪也所以死者唯無德而功烈多服者衆也烈業也服者衆謂魯成十二年會于瑣澤敗狄于交剛十三年敗秦于麻隧十五年盟于戚會吳于鍾離十六年敗楚于鄢陵并會伐鄭十七年同盟于柯陵

鄢之役荊壓晉軍壓謂掩其不備傳曰甲午晦楚壓晉軍而陣軍吏患之將謀謀所以拒

扞范匄自公族趨過之匄范文子之子自公族爲公族大夫曰夷竈堙井非退而何夷平也堙塞也使晉軍塞井夷竈示必死不復飲食非退而何言楚必退也傳曰塞井夷竈陳於軍中而疏行首是也范文子執戈逐之曰國之存亡天命也童子何知焉且不及而言姦也必爲戮言議不及匄而匄言之是爲有姦故必爲戮苗賁皇曰善逃難哉文子欲與讓大臣不掩蓋人是爲避難既退荆師於鄢將穀穀處其館食其穀也傳曰晉師三日館穀范文子立於戎馬之前公戎車馬前曰君幼弱諸臣不佞佞才也吾何福以及此吾聞之天道無親唯德是授吾庸知天之不授晉且以勸楚乎庸用也用知天先授晉以福使勝楚而以勸楚修德以報晉乎君與二三臣其戒之戒備也夫德福之基也無德而福隆猶無基而厚墉也其壞也無日矣隆盛也墉牆也

反自鄢范文子謂其宗祝宗宗人祝家祝曰君驕泰而有烈烈功

（也）夫以德勝者猶懼失之而況驕泰乎君多私今以勝歸私必昭（私嬖臣妾也昭顯也）昭私難必作（寵私必去舊去舊必作難）吾恐及焉凡吾宗祝爲我祈死（祈求也）先難爲免（免免於亂）七年夏范文子卒（晉厲公七年魯成十七年）冬難作始於三郤卒於公（公殺三郤欒中行畏誅乃弒公）

既戰獲王子發鉤（發鉤楚公子茷傳曰囚楚公子茷）欒書謂王子發鉤曰子告君曰郤至使人勸王戰及齊魯之未至也（言勸楚王使與晉戰乞師於齊魯時尚未至言晉可敗）且夫戰也微郤至王必不免（微無也言郤至見王必下趨故得免）吾歸子（子告晉君如此吾今子歸楚）發鉤告君君告欒書欒書曰臣固聞之（固久也）郤至欲爲難使苦成叔緩齊魯之師己勸君戰戰敗將納孫周（孫周悼公也）事不成故免楚王然戰而擅捨國君而受其問不亦大罪乎（問謂弓也）且今君若使之於

周必見孫周君曰諾欒書使人謂孫周曰郤至將往必見之郤至聘於周公使覘之見孫周 覘微視也 是故使胥之昧與夷羊五刺郤至苦成叔及郤錡 胥之昧胥童也夷羊五皆厲公嬖臣 郤錡謂郤至曰君不道於我我欲以吾宗與吾黨夾而攻之雖死必敗君必危其可乎郤至曰不可至聞之武人不亂 勇而不義則不爲武 智人不詐 爲詐則不爲智 仁人不黨 不羣黨 夫利君之富富以聚黨 利君寵祿以得富得富故有徒黨 利黨以危君君之殺我也後矣 後晚也 且衆何罪鈞之死也不若聽君之命 鈞等也等一死不欲爲亂 是故皆自殺 傳曰三郤將謀於榭長魚矯以戈殺之言自殺取其不校自殺之道 既刺三郤欒書弑厲公乃納孫周而立之寔爲悼公

長魚矯既殺三郤乃脅欒中行 謂與胥童共脅之脅劫也欒欒書中行中行偃也 而言

於公曰不殺此二子者憂必及君 言二子懼誅必將圖君 公曰一旦而尸三卿不可益也對曰臣聞之亂在內爲宄在外爲姦御宄以德禦姦以刑 禦止也以德綏之以刑謂誅除 今治政而內亂不可謂德除鯁而避彊不可謂刑 鯁害也 德刑不立姦宄並至臣脆弱不能忍俟也乃奔狄三月厲公弒 魯成十七年十二月長魚矯奔狄閏月欒中行殺胥童十八年正月厲公弒

欒武子中行獻子圍公於匠麗氏 匠麗氏嬖大夫家 乃召韓獻子獻子辭曰弒君以求威非吾所能爲也 求威求立威 威行爲不仁事廢爲不智 威行於君爲不仁事廢不成爲不智 享一利亦得一惡非所務也昔者吾畜於趙氏 畜養也韓獻子見成養於趙盾 趙孟姬之讒吾能違兵 孟姬趙盾之子趙朔之妻晉景公之姊與盾之弟樓嬰通嬰兄趙同括放之姬譖同括於景公景公殺之時獻子能違其兵難卒存趙

武未可胥與殺君在魯成八年人有言曰殺老牛莫之敢尸而況君乎尸主也二三子不能事君安用厥也中行偃欲伐之欒書曰不可其身果而辭順果謂敢行其志順無不行果無不徹順者人從之故無不行果者志不疑故無不徹徹達也犯順不祥伐果不克克勝也夫以果戾民不犯也戾帥也以果敢帥順道而行之故民不犯吾雖欲攻之其能乎乃止

國語卷第十二

國語卷第十三

晉語七　悼公　韋氏解

既弒厲公欒武子使智武子彘恭子如周迎悼公（武子欒書也智武子荀罃也彘恭子士魴也食邑於彘悼公周子也時年十四）庚午大夫逆于清原（清原晉境）公言於諸大夫曰孤始願不及此（及至也）孤之及此天也（引天以自重）抑人之有元君將稟命焉（元善也稟受也）若稟而棄之是焚穀也（穀所仰以生）其稟而不材是穀不成也（不材不可用不成謂秕也）穀之不成孤之咎也成而焚之二三子之虐也孤欲長處其願出令將不敢不成（不敢爲秕政）二三子爲令之不從故求元君而訪焉（訪謀也爲民不從大夫之令故求善君而謀之）孤之不元廢也其誰怨（廢以不善見廢）元而以虐奉之二三子之制也（制專制）若欲奉元以濟大義將在今日若欲

暴虐以離百姓反易民常亦在今日反易民常謂下不事上圖之進
退願由今日悼公承篡弑之後嫌臣不從故以此約厲大夫對曰君鎮撫羣臣而大
庇廕之無乃不堪君訓而陷於大戮以煩刑史刑刑官司寇史太史掌書
法辱君之允令允信也敢不承業乃盟而入承奉也業事也辛巳朝于武
宮武宮武公廟定百事立百官議定百事而立其官使主之謂改其舊時之非者育門子選賢
良門子大夫之適子周禮曰其正室皆謂之門子育長也長育其才選用賢良興舊族出滯賞舊族舊臣之子孫也滯賞
謂有功於先君未賞者謂呂相之屬畢故刑赦囚繫故刑若今被刑居作者畢之不復作矣囚繫者赦之傳曰宥罪戾是也宥
閒罪薦積德閒罪刑罰之疑者宥赦也薦進也積德之士進用之逮鰥寡逮及也謂惠及也振廢淹
振起也淹久也謂本賢人以小罪久見廢起用之也養老幼養有常餼恤孤疾無父曰孤疾廢疾也年過七十公
親見之謂賢知之事者稱曰王父敢不承稱曰王父尊而親之所以盡其心也故不敢不承命
二月乙酉公即位先館於外至此乃就宮朝也傳曰館于伯子同氏是也使呂宣子將下軍

宣子呂錡之子呂相曰邲之役呂錡佐智莊子於上軍上當爲下字之誤也呂錡廚武子也智莊子荀首也時爲下軍大夫事在魯宣十二年唐尚書云荀首將上軍誤也獲楚公子穀臣與連尹襄老以免子羽連尹楚官名子羽智莊子之子智罃之字邲之戰楚人囚智罃莊子以其族反之廚武子御莊子射襄老獲之遂載其尸射公子穀臣囚之以二者歸魯成三年晉人歸楚穀臣與襄老之尸以求智罃楚人許之故曰以免子羽鄢之役親射楚王而敗楚師魯成十六年晉楚戰于鄢陵呂錡射楚恭王中目楚師敗楚養由基射呂錡中項而死以定晉國而無後無後子孫無在顯位者其子孫不可不崇也崇高也使彘恭子將新軍曰武子之季文子之母弟也季少子武子士會也文子士燮也母弟同母弟武子宣法以定晉國至於今是用宣明也法執秩之法文子勤身以定諸侯至於今是賴定諸侯謂爲軍師能使諸侯事晉賴蒙也夫二子之德其可忘乎故以彘季屏其宗屏藩也使令狐文子佐之文子魏犨之孫顆之子魏頡也令狐邑名曰昔克潞之役秦來圖敗晉功魏顆以其身却退秦師于輔

氏親止杜回其勳銘於景鍾（克勝也魯宣十五年六月癸卯晉荀林父將滅赤狄潞氏七月秦桓公伐晉次于輔氏欲敗晉兵壬午晉景公治兵以略狄土及雒魏顆敗秦師于輔氏獲杜回輔氏晉地杜回秦力士勳功也景鍾景公鍾）至于今不育其子不可不興也（育遂也）君知士貞子之帥志博聞而宣惠於教也使爲太傅（貞子晉卿士穆子之子士渥濁也帥循也宣徧也惠順也）知右行辛之能以數宣物定功也使爲元司空（右行辛晉大夫賈辛也數計也宣明也物事也能以計數明事定功故爲司空司空掌邦事謂建都邑起宮室經封洫之屬）知欒糾之能御以和于政也使爲戎御（欒糾晉大夫弁糾軍政戎御御公戎車）知荀賓之有力而不暴也使爲戎右（荀賓晉大夫戎右公戎車之右知有力而不暴故可親近）欒伯請公族大夫（欒伯欒武子公族大夫掌公族與卿之子弟）公曰荀家惇惠（荀家晉大夫）荀會文敏（荀會荀家之族）黶也果敢（黶欒書之子桓子）無忌鎮靜（無忌韓厥之子公族穆子鎮重也靜安也）使茲四人者爲之（茲此也）夫膏粱之性難正也（膏肉之肥者粱食之精者言食肥美者率多驕放其性難正）故使

惇惠者教之教之道藝使文敏者導之導其志也使果敢者諗之諗告也告得失使鎮靜者修之修治其氣性惇惠者教之則徧而不倦倦懈也文敏者導之則婉而入婉順也果敢者諗之則過不隱鎮靜者修之則壹壹均一也使茲四人者爲公族大夫公知祁奚之果而不淫也使爲元尉祁奚晉大夫高梁伯之子元尉中軍尉知羊舌職之聰敏肅給也使佐之羊舌職晉羊舌大夫之子敏達也肅敬也給足也知魏絳之勇而不亂也使爲元司馬魏絳魏犨之子莊子也元司馬中軍司馬知張老之智而不詐也使爲元候張老晉大夫張孟元候中軍候奄知鐸遏寇之恭敬而信彊也使爲輿尉遏寇晉大夫輿尉上軍尉知籍偃之惇帥舊職而恭給也使爲輿司馬籍偃晉大夫籍季之子籍遊也輿司馬上軍司馬也知程鄭端而不淫且好諫而不隱也使爲贊僕程鄭晉大夫荀驩之曾孫程季子之子端正也淫邪也贊僕乘馬御也六騶屬焉

始合諸侯于虛朾以救宋虛朾宋地宋魚石叛宋而之楚楚伐宋取彭城以封之故悼公合諸侯以救宋在魯成十八年使張老延君譽于四方且觀道逆者延陳也陳君之稱譽於四方且觀察諸侯之有道德與逆亂者呂宣子卒宣子呂相公以趙文子爲文也而文子趙武文有文德能恤大事使佐新軍說云新中軍也昭謂時但言新軍無中軍三年公始合諸侯悼公三年魯襄二年悼公元年始合諸侯于虛朾此傳言始合者謂四年將會于雞丘於此始命四年諸侯會于雞丘雞丘雞澤也在魯襄三年於是乎布命結援脩好申盟而還命謂朝聘之數同好惡救災患之屬申尋也令狐文子卒文子魏頡公以魏絳爲不犯不可犯以罪使佐新軍傳曰魏絳多功以趙武爲賢而爲之佐然則讓武使爲將而絳佐之使張老爲司徒代魏絳使范獻子爲候奄代張老候奄元候也獻子范文子之族昆弟士富也公譽達于戎戎諸戎無終子之屬五年諸戎來請服使魏莊子盟之於是乎始復霸莊子魏絳繼文公後故曰復霸

四年會諸侯於雞丘述上會時魏絳爲中軍司馬公子揚干

亂行於曲梁〔揚干悼公之弟行行列曲梁晉地〕魏絳斬其僕〔僕御也〕公謂羊舌赤〔赤羊舌職之子銅鞮伯華〕曰寡人屬諸侯〔屬會也〕魏絳戮寡人之弟爲我勿失〔戮辱也爲我執之勿失〕赤對曰臣聞絳之志有事不避難有罪不避刑其將來辭〔辭陳其辭狀〕言終魏絳至授僕人書而伏劒〔僕人掌傳命絳聞公怒欲自殺〕士魴張老交止之〔交夾也〕僕人授公公讀書曰臣誅於揚干不忘其死〔誅責也〕曰君乏使使臣狃中軍之司馬〔日前日狃正也〕臣聞師衆以順爲武〔順順令也〕軍事有死無犯爲敬〔有死其事無犯其令是爲敬命〕君合諸侯臣敢不敬〔放不敬奉其職〕君不說請死之〔請就也〕公跣而出〔跣徒跣也〕曰寡人之言兄弟之禮也子之誅軍旅之事也請無重寡人之過反役與之禮食〔反役自役反也禮食公食大夫之禮〕令之佐新軍〔上章曰以魏絳爲不犯使佐新軍是也〕

祁奚辭於軍尉 辭請老也 公問焉曰孰可 誰可自代 對曰臣之子午可人有言曰擇臣莫若君擇子莫若父午之少也婉以從令 少稚也婉順也 遊有鄉處有所好學而不戲 不戲弄也 其壯也彊志而用命 此壯謂未二十時志識也命父命 守業而不淫 業所學事業 其冠也和安而好敬 冠二十也 柔惠小物 柔仁也惠愛也 而鎮定大事 鎮安也言智思能安定也 有直質而無流心 流放也 非義不變 言從義也 非上不舉 舉動也放上而動 若臨大事其可以賢於臣 大事軍事 臣請薦所能擇而君比義焉 薦進也所能擇父能擇子比比方也義宜也 公使祁午為軍尉歿平公軍無秕政 歿終也平公悼公之子彪秕以穀諭也

五年無終子嘉父使孟樂因魏莊子納虎豹之皮以和諸戎 悼公五年魯襄四年無終山戎之國今為縣在北平子爵也嘉父名也孟樂嘉父之臣莊子魏絳和諸戎諸戎欲服從於晉 公

曰戎狄無親而好得不若伐之（無親無恩親好得貪貨財）魏絳曰勞師於戎而失諸華（諸華華夏用師於戎不得存恤諸侯諸侯必叛故失）雖有功猶得獸而失人也安用之且夫戎狄荐處（荐聚也）貴貨而易土（貴重也易輕也）予之貨而獲其土其利一也邊鄙耕農不儆其利二也戎狄事晉四鄰莫不震動其利三也（震懼也）君其圖之公說故使魏絳撫諸戎於是乎遂伯

韓獻子老（獻子韓厥說云爲公族大夫老而辭位昭謂韓厥晉卿魯成十六年傳曰韓厥將下軍十八年晉悼公即位傳曰韓獻子爲政）使公族穆子受事於朝（穆子厥之長子無忌也唐尚書云獻子致仕而用其子爲公族大夫昭謂初悼公元年使無忌爲公族大夫後七年獻子告老欲使爲卿有廢疾讓其弟起公聽之更使掌公族大夫在魯襄七年）辭曰厲公之亂無忌備公族不能死（亂謂見弒公族同姓）臣聞之曰無功庸者不敢居高位（國功曰功民功曰庸）今無忌智不能匡君使至於難仁不

能救勇不能死敢辱君朝以忝韓宗請退也固辭不立悼公聞之曰難雖不能死君而能讓不可不賞也使掌公族大夫（掌主也初爲公族大夫今使主之是爲賞）

悼公使張老爲卿（卿佐新軍）辭曰臣不如魏絳夫絳之智能治大官（大官卿也）其仁可以利公室不忘（不忘利公室）其勇不疚於刑（疚病也能斷決）其學不廢其先人之職若在卿位外內必平且雞丘之會其官不犯（不犯戮楊干）而辭順不可不賞也公五命之固辭乃使爲司馬使魏絳佐新軍（事已見上欲見張老之讓故復言之）

十二年公伐鄭軍于蕭魚（悼公十二年魯襄十一年鄭從楚故伐之軍蕭魚鄭服也）鄭伯嘉來納女工妾三十人女樂二八（嘉鄭僖公子簡公也女美女也工樂師也傳曰賂晉侯以師悝

師觸師鐲是也妾給使者女工妾凡三十人女樂今伎女也八人爲佾備八音也或云女工有伎者也與傳相違失之矣賈侍中云妾女樂也下別有女樂二八則賈君所云似非也歌鍾二肆歌鍾歌時通奏肆列也凡懸鍾磬全爲肆半爲堵及寶鎛鎛小鍾也寶鄭所寶輅車十五乘輅廣車軘車也十五各十五也傳曰廣車軘車淳十五凡兵車百乘淳偶也公錫魏絳女樂一八歌鍾一肆曰子教寡人和諸戎狄而正諸華於今八年七合諸侯寡人無不得志請與子共樂之八年和戎狄後八年也七合諸侯一謂魯襄五年會于戚二謂七年會于鄬三謂八年會於邢丘四謂九年同盟于戲五謂十年會于柤六謂十一年會于亳城北七謂今會于蕭魚魏絳辭曰夫和戎狄君之幸也幸幸而合八年之中七合諸侯君之靈也靈神也二三子之勞也謂諸軍帥臣焉得之焉得專也公曰微子寡人無以待戎無以濟河微無也濟河南服鄭二三子何勞焉子其受之君子曰能志善也志識也悼公與司馬侯升臺而望曰樂夫司馬侯晉大夫汝叔齊樂見士民之殷富對曰臨下之

樂則樂矣德義之樂則未也善善爲德惡惡爲義公曰何謂德義對曰諸侯之爲日在君側爲行也以其善行以其惡戒可謂德義矣公曰孰能對曰羊舌肸習於春秋肸叔向之名春秋紀人事之善惡而目以天時謂之春秋周史之法也時孔子未作春秋乃召叔向使傅太子彪彪平公也

國語卷第十三

國語卷第十四

晉語八　　韋氏解

平公六年　平公悼公之子彪六年魯襄二十一年　箕遺及黃淵嘉父作亂不克而死　箕遺黃淵嘉父皆晉大夫欒盈之黨盈父欒黶娶范宣子之女曰叔祁生盈黶卒祁與其老州賓通盈患之祁懼愬諸宣子曰盈將爲亂盈好施士歸之宣子執政畏其多士使城著將逐之箕遺黃淵等知之而作亂宣子殺遺淵嘉父司空靖邴豫董叔邴師申書羊舌虎叔羆　公遂逐羣賊　羣賊欒盈之黨謂智起中行喜州綽邢蒯之屬逐之出奔齊　謂陽畢曰自穆侯以至于今亂兵不輟　陽畢晉大夫穆侯唐叔八世孫桓叔之父晉亂自桓叔始輟止也　民志不厭禍敗無已　厭極也已止也　離民且速寇恐及吾身若之何　速召也　陽畢對曰本根猶樹　本根亂本謂欒氏猶尚樹立　枝葉益長本根益茂是以難已也今若大其柯　柯斧柄所操以伐木　去其枝葉絕其本根可以少閒　閒息也謂滅欒氏而去其黨　公曰子實圖之對曰圖在明訓　訓教也　明訓在威權　言既有明

教在威權以行之 威權在君 言不在臣 君掄賢人之後有常位於國者而立之 掄擇也常位謂世有功烈於國而中微者 亦掄逞志虧君以亂國者之後而去之 逞快也 是遂威而遠權 遂申也遠權權及後嗣 民畏其威而懷其德莫能勿從 言皆從君 若從則民心皆可畜 皆可畜養而教導之 畜其心而知其欲惡人孰偷生 欲惡情欲好惡偷苟也 若不偷生則莫思亂矣

且夫欒氏之誣晉國久也 誣罔也以惡取善曰誣謂欒書弒厲公然民被其德不以為惡傳曰武子之德在民若周人之思邵公 欒書實覆宗弒厲公以厚其家 覆敗也宗大宗也謂殺厲立悼以取重於國厚其家 若滅欒氏則民威矣 威畏也 今吾若起瑕原韓魏之後而賞立之則民懷矣 瑕瑕嘉原原軫韓韓萬魏畢萬之後皆晉賢人有常位於國者 威與懷各當其所則國安矣君治而國安欲作亂者誰與君曰欒書立吾先君 先君悼公 欒盈不獲罪如何 言盈不得罪於國為其母范祁所譖耳如何可滅 陽畢曰

夫正國者不可以暱於權（暱近也言當遠權爲久長計）行權不可以隱於私（以私恩隱蔽其罪無以正國）暱於權則民不導（不可訓導）行權隱於私則政不行政不行何以導民民之不導亦無君也（與無君同）則其爲暱與隱也復害矣且勤身（復反也勤勞也反害于國而勞君身）君其圖之若愛欒盈則明逐羣賊而知國倫數而遣之（羣賊盈之黨倫理也）厚箴戒圖以待之（箴猶勑也待備也）彼若求逞志而報於君罪孰大焉滅之猶少（猶少滅之恐少）彼若不敢而遠逃乃厚其外交而勉之以報其德不亦可乎（謂賂其所適之國厚寄託之而勸勉焉）公許諾盡逐羣賊而使祁午及陽畢適曲沃逐欒盈（祁午中軍尉曲沃欒盈邑）欒盈出奔楚遂令於國人曰自文公以來有力於先君而子孫不立者將授立之得之者賞（授以爵位而立之）居三年（後三年也）欒盈

晝入爲賊於絳欒盈在楚一年而奔齊魯襄二十三年齊莊公使析歸父藩載盈及其士納諸曲沃夏四月盈帥曲沃之甲因魏獻子以晝入絳范宣子以公入于襄公之宮襄宮完固故就之傳曰奉公以如固宮欒盈不克出奔曲沃傳曰晉人圍曲沃遂刺欒盈滅欒氏刺殺也傳曰晉人克欒盈于曲沃盡殺欒氏之族黨是以沒平公之身無內亂也

欒懷子之出懷子盈也出奔楚執政使欒氏之臣勿從執政正卿范宣子也從欒氏者大戮施施陳也陳其尸欒氏之臣辛俞行行從盈也吏執之獻諸公公曰國有大令何故犯之對曰臣順之也豈敢犯之執政曰無從欒氏而從君是明令必從君也臣聞之曰三世事家君之三世爲大夫家臣事之如國君再世以下主之大夫稱主事君以死事主以勤君之明令也自臣之祖以無大援於晉國世隸於欒氏於今三世矣臣故不敢不君今執政曰不從君者

爲大戮臣敢忘其死而叛其君以煩司寇敢不敢也言不敢忘死而叛其君煩君司寇以刑臣公説說其執義固止之不可厚賂之辭曰臣嘗陳辭矣心以守志辭以行之所以事君也若受君賜是墮其前言墮壞也臣無二君若受君賜是有二心君問之陳辭未退而逆之何以事君逆反也君知其不可得也乃遣之

叔魚生其母視之叔魚晉大夫叔向母弟羊舌鮒視相察也曰是虎目而豕喙虎視眈眈豕喙長而銳鳶肩而牛腹鳶肩肩井斗出牛腹脅脹谿壑可盈是不可饜也水注川曰谿壑溝也必以賄死後爲贊理受雍子女而抑邢侯邢侯殺之遂不視不自養視楊食我生楊叔向邑食我叔向子伯石也其母夏姬之女叔向之母聞之往及堂聞其號也乃還曰其聲豺狼之聲終滅羊舌氏之宗者必是子也宗同宗也食我既長黨於祁盈盈獲罪晉殺盈遂滅祁氏羊舌氏在魯昭二十八年

魯襄公使叔孫穆子來聘在襄二十四年范宣子問焉宣子晉正卿士匄曰人有言曰死而不朽何謂也言身死而名不朽滅穆子未對宣子曰昔匄之祖自虞以上爲陶唐氏言在舜世不改堯號在夏爲御龍氏夏夏后孔甲之世傳曰陶唐氏既衰其後曰劉累學擾龍於豢龍氏以事孔甲能飲食龍夏后嘉之賜氏曰御龍氏在商爲豕韋氏商謂武丁之後爲豕韋氏初祝融之後彭姓爲大彭豕韋二國爲商伯其後商滅豕韋劉氏自御龍代豕韋故傳曰以更豕韋之後在周爲唐杜氏周武王之世唐杜二國名豕韋自商之末改國於唐周成王滅唐而封弟唐叔虞遷唐于杜謂之杜伯周卑晉繼之爲范氏其此之謂也卑王室微也晉繼之者謂爲盟主以揔諸侯爲范氏者杜伯爲宣王大夫宣王殺之其子隰叔去周適晉生子輿爲晉理官其孫士會爲晉正卿食邑於范爲范氏對曰以豹所聞此之謂世祿非不朽也世祿世食官邑魯先大夫臧文仲其身歿矣其言立於後世言其立言可法者謂若敎行父之事君告糴於齊之屬此之謂死而不朽

范宣子與和大夫爭田久而無成成平也和晉和邑之大夫也爭田之彊界久而不平宣

子欲攻之問於伯華伯華羊舌赤魯襄三年代父職爲軍尉之佐伯華曰外有軍內有事赤也外事也言主軍也不敢侵官非其官而與之爲侵官且吾子之心有出焉可徵訊也出以軍族出也徵召也訊問也問於孫林甫林甫衛大夫孫文子魯襄十四年逐衛獻公立孫剽二十六年甯喜殺剽而納獻公林甫遂以戚叛事晉孫林甫曰旅人所以事子也唯事是待旅客也言寄客之人不敢違命問於張老三君云張老中軍司馬也昭謂魯襄三年悼公以張老爲司馬至襄十六年平公即位以其子張君臣代之此時爲上軍將張老曰老也以軍事承子非戎則非吾所知也戎兵也問於祁奚祁奚既老平公元年復爲公族大夫祁奚曰公族之不恭公室之有回回邪也內事之邪內朝內也大夫之貪是吾罪也大夫公族大夫也然則祁奚掌之若以君官從子之私懼子之應且增也外應受我內增其非問於籍偃籍偃上軍司馬籍遊籍偃曰偃也以斧鉞從於張孟孟張老字曰聽命焉若夫子之命也何二之有夫子張孟釋夫子

而舉釋舍也舉動也是反吾子也吾子宣子宣子爲上卿本使我聽命於張孟今若背之而從子之私是反吾子之前令問
於叔魚叔魚叔向之弟叔魚曰待吾爲子殺之叔向聞之見宣子曰
聞子與和未寧寧息也徧問於大夫又無決盍訪之訾祏
訾祏宣子家臣訾祏實直而博直能端辨之端正也辨別也博能上下比
之且吾子之家老也家臣室老吾聞國家有大事必順於典
刑典常也刑法也而訪諮於耇老而後行之司馬侯見侯汝叔齊曰聞吾
子有和之怒吾以爲不信諸侯皆有二心是之不憂二心欲叛
晉而怒和大夫非子之任也祁午見午中軍尉曰晉爲諸侯盟
主子爲正卿若能靖端諸侯使服聽命於晉晉國其
誰不爲子從何必和言皆從子之命何但和大夫乎盍密和和平也和大以平小乎
勸以大德平小怨宣子問於訾祏訾祏對曰昔隰叔子違周難

於晉國隰叔杜伯之子違避也宣王殺杜伯隰叔避害適晉生子輿爲理子輿士蔿之字理士官也以正於朝朝無姦官爲司空以正於國國無敗績績功也世及武子佐文襄爲諸侯諸侯無二心父子爲世及至也謂士蔿生成伯成伯生鈌鈌生武子士會文公五年士會攝右爲大夫佐襄公以伯諸侯諸侯無二心及爲卿以輔成景軍無敗政文公生成公成公生景公及爲成師居太傅唐尚書云爲成公軍師兼太傅官昭謂此成當爲景字誤耳魯宣九年晉成公卒至十六年晉景公請于王以黻冕命士會將中軍且爲太傅端刑法緝訓典緝和也國無姦民士會爲政盜賊奔秦是也後之人可則是以受隨范隨范晉二邑及文子成晉荊之盟文子武子之子燮也晉使士燮盟楚於宋西門之外在魯成十二年豐兄弟之國使無有閒隙豐厚也閒隙瑕釁也兄弟鄭衛之屬晉楚爲好不相加戎所以厚兄弟之國是以受郇櫟郇櫟晉二邑今吾子嗣位於朝無姦行於國無邪民於是無四方之患而無外內之憂賴三子之功而饗其祿位三子子輿武子文子今既無事矣而非和也非恨於是加寵將何治爲

晉加寵於子將何爲治乎宣子說乃益和田而與之和以所爭田益之與之平和也訾祏死范宣子謂獻子獻子宣子之子范鞅曰鞅乎昔者吾有訾祏也吾朝夕顧焉顧問也以相晉國且爲吾家今吾觀女也專則不能謀則無與也無賢臣也將若之何對曰鞅也居處恭不敢安易易簡也不敢自安而爲簡略敬學而好仁和於政而好其道言已爲政貴和而好說其道謀於衆不以賈好賈求也言心樂咨不以求爲好私志雖衷不敢謂是也必長者之由衷善也由從也宣子曰可以免身

平公說新聲說樂也新聲者衛靈公將如晉舍于濮水之上聞琴聲焉甚哀使師涓以琴寫之至晉爲平公鼓之師曠撫其手而止之曰止此亡國之音也昔師延爲紂作靡靡之樂後而自沈於濮水之中聞此聲者必於濮水之上乎師曠曰公室其將卑乎師曠晉主樂太師子野君之明兆於衰矣兆形也夫樂以開山川之風也開通也故八音以通八風以耀德於廣遠也耀明也風德以廣之風風宣其德廣之於四方也作樂各象

其德韶夏護武是也風山川以遠之遠遠其德周禮每樂一變各有所致謂鱗介毛羽之物山林川澤天地之神祇也風物以聽之言風化之動物莫不傾耳而聽循詩以詠之循禮以節之夫德廣遠而有時節作之有時動有禮節是以遠服而邇不遷

平公射鴳不死鴳鴈小鳥使豎襄搏之失豎內豎襄名也公怒拘將殺之叔向聞之夕夕至於朝君告之叔向曰君必殺之昔吾先君唐叔射兕于徒林殪以爲大甲兕似牛而青善觸人徒林林名一發而死曰殪甲鎧也以封于晉言有才藝以受封爵今君嗣吾先君唐叔射鴳不死搏之不得是揚吾君之耻者也君其必速殺之勿令遠聞殺之益聞詭辭以諫君忸怩乃趣赦之忸怩慙貌

叔向見司馬侯之子撫而泣之撫拊之也曰自此其父之死吾蔑與比而事君矣昔者此其父始之我終之謂其所建爲爰諫爭相爲終始以

事（成其）我始之夫子終之無不可（無不可言皆從）籍偃在側曰君子有比乎（君子周而不比故偃問之）叔向曰君子比而不別比德以贊事比也（贊佐也）引黨以封已利已而忘君別也（引取也封厚也別別為朋黨也）

秦景公使其弟鍼來求成（景公秦穆公之玄孫桓公之子鍼后子伯車也在魯襄二十六年）叔向命召行人子員（行人掌賓客之官員名也）行人子朱曰朱也在此叔向曰召子員子朱曰朱也當御（當直也御進也言次應直事）叔向曰肸也欲子員之對客也子朱怒曰皆君之臣也班爵同（與員同也）何以黜朱也（黜退也）撫劍就之叔向曰秦晉不和久矣今日之事幸而集（集成也）子孫饗之（饗食饗其福饗或為賴）不集三軍之士暴骨（不復戰鬬）夫子員導賓主之言無私子常易之（易變也）姦以事君者吾所能御禦也拂衣從之（拂褰衣也）人救

之平公聞之曰晉其庶乎（庶幾於與）吾臣之所爭者大師曠侍曰公室懼卑其臣不心競而力爭

諸侯之大夫盟于宋（盟在魯襄二十七年晉楚始同盟以弭諸侯之兵）楚令尹子木欲襲晉軍（子木屈到之子屈建也傳曰將盟楚人衷甲襲掩也）曰若盡晉師而殺趙武則晉可弱也（趙武晉正卿文子也）文子聞之謂叔向曰若之何叔向曰子何患焉忠不可暴（不可侵暴）信不可犯也（犯陵）忠自中（自中出也）而信自身（身行信也）其爲德也深矣其爲本也固矣故不可損也（損動也）今我以忠謀諸侯（謀安諸侯）而以信覆之（覆驗其忠）荊之逆諸侯也亦云（亦云欲弭兵爲忠信逆迎也）是以在此若襲我是自背其信而塞其忠也（塞絕也）信反必斃（斃踣也）忠塞無用（無以用諸侯也）安能害我且夫合諸侯以爲不信諸侯何望焉爲此行也荊

敗我諸侯必叛之以弭兵召諸侯而衷甲以襲晉故諸侯必叛之子何愛於死死而可以固晉國之盟主何懼焉言晉有信諸侯必歸之是行也以藩爲軍藩籬落也不設壘壁攀輦即利而舍攀引也輦輂車也即就也言人引車就水草便利之地而舍之候遮扞衛不行候候望遮遮罔晝則候遮夜則扞衛謂羅闉狗附也張羅闉去壘五十步而陳周軍之前後左右彊弩注矢以誰何謂之羅闉又二十人爲曹輩去壘三百步畜犬其中或視前後左右謂之狗附皆昏而設明而罷候遮二十人居狗附處以視聽候望明而設昏而罷不行者不設之楚人不敢謀畏晉之信也畏晉守信諸侯與之故不敢謀自是沒平公無楚患

宋之盟弭兵之盟楚人固請先歃楚人子木歃歃血也叔向謂趙文子曰夫霸王之勢在德不在先歃子若能以忠信贊君贊佐也而裨諸侯之闕裨補也闕缺也歃雖在後諸侯將載之何爭於先若違於德而以賄成事政以賄成今雖先歃諸侯將棄之何

欲於先昔成王盟諸侯于岐陽（岐山之陽）楚爲荆蠻（荆州之蠻）置茆蕝設望表與鮮卑守燎故不與盟（置立也蕝謂束茆而立之所以縮酒望表謂望祭山川立木以爲表表其位也鮮卑東夷國燎庭燎也）今將與狎主諸侯之盟唯有德也（狎更也）子務德無爭先務德所以服楚也乃先楚人（讓使楚先）

虢之會（諸侯之大夫尋宋之盟在魯昭元年）魯人食言（食僞也言魯使叔孫穆子如會尋宋之盟欲以脩好弭兵尋盟未退而魯伐莒取鄆是虛僞其言）楚令尹圍將以魯叔孫穆子爲戮（令尹圍楚恭王之子）樂王鮒求貨焉不予（鮒晉大夫樂國子也）趙文子謂叔孫曰夫楚令尹有欲於楚（欲得楚國）少懦於諸侯（懦弱也以諸侯爲弱）諸侯之故求治之不求致也（故事也必欲治之非但求致之而已）其爲人也剛而尚寵（尚好也好自尊寵）若及必不避也（以事及於罪者必加治戮無所避也）子盍逃之不幸必及於子對曰豹也受命於君以從諸侯之盟爲社稷也（爲欲衛社稷也）若魯有

罪而受盟者逃必不免（不免於討）是吾出而危之也若爲諸侯戮者魯誅盡矣必不加師請爲戮也夫戮出於身實難（難居也）自他及之何害（何害於義）苟可以安君利國美惡一心也（美生惡死）文子將請之於楚樂王鮒曰諸侯有盟未退而魯背之安用齊盟（齊一也）縱不能討又免其受盟者晉何以爲盟主矣（言無以復齊一諸侯）必殺叔孫豹文子曰有人不難以死安利其國可無愛乎若皆卹國如是則大不喪威而小不見陵矣若是道也果（果必行也）可以教訓何敗國之有吾聞之曰善人在位患弗救不祥惡人在位不去亦不祥必免叔孫固請於楚而免之

趙文子爲室（室宮也）斲其椽而礱之（椽榱也礱磨也）張老夕焉而見

之（見匠者為之也）不謁而歸（謁告也）文子聞之駕焉而往曰吾不善子亦告我何其速也（速去速也）對曰天子之室斲其椽而礱之加密石焉（密細密文理石謂砥也先粗礱之加以密砥）諸侯礱之（無密石也）大夫斲之（不礱）士首之（斲其首也）備其物義也（物備得宜謂之義）從其等禮也（從尊卑之等謂之禮）今子貴而忘義富而忘禮吾懼不免何敢以告文子歸令之勿礱也匠人請皆斲之（追更斲之）文子曰耻為後世之見之也（為使也）其斲者仁者之為也其礱者不仁者之為也

趙文子與叔向遊於九原（原當作京也京晉墓地）曰死者若可作也（作起也）吾誰與歸叔向曰其陽子乎（陽子處父）文子曰夫陽子行廉直於晉國不免其身（廉直剛而無計為狐射姑所殺）其知不足稱也（稱述也）叔向曰其舅犯乎文子曰夫舅犯見利而不顧其君其仁

不足稱也見利見全身之利謂與晉文避難至將反國無輔佐安國之心授璧請亡其仁不足稱也鄭後司農以為詐請亡要君以利也
其隨武子乎武子范會納諫不忘其師言聞之於師言身不失其友身有善行稱友之道事君不援而進進進賢也不阿而退阿隨也退退不肖也言不隨君必欲進賢退不肖

秦后子來奔后子景公之弟鍼來在魯昭元年趙文子見之問曰秦君道乎問有道否對曰不識難即言之故曰不識文子曰公子辱於敝邑必避不道也對曰有焉有不道事文子曰猶可以久乎對曰鍼聞之國無道而年穀龢熟言國無道而年穀和熟天不譴覺必待而驕也鮮不五稔鮮少也稔年也少不至五年而亡也文子視日曰朝夕不相及誰能俟五言朝恐不至夕文子出后子謂其徒徒從者也曰趙孟將死矣夫君子寬惠以卹後猶恐不濟今趙孟相晉國以主諸侯之盟思長世之德厤遠年之數猶懼不終其身今忨日而潵歲忨偷也潵遲也怠偷

甚矣（怠懈也偷苟也）非死逮之必有大咎（逮及也大咎非常之禍）冬趙文子卒平公有疾秦景公使醫和視之（和名也）出曰不可爲也（爲治也）是謂遠男而近女（遠師輔近女色）惑以生蠱（惑於女以生蠱疾）非鬼非食惑以喪志（疾非鬼神亦非飲食生於淫惑以喪其志）良臣不生天命不祐（祐助也良臣謂趙孟不生將死）若君不死必失諸侯趙文子聞之曰武從二三子（二三子晉諸卿）以佐君爲諸侯盟主於今八年矣內無苛慝諸侯不二（苛煩也慝惡也）子胡曰良臣不生天命不祐對曰自今之謂（從今以往）和聞之曰直不輔曲明不規闇（言文子不能以明直規輔平公之闇曲使至淫惑）拱木不生危（拱木大木也危高險也）松柏不生埤（埤下濕也以言文子不久存）吾子不能諫惑使至於生疾又不自退而寵其政（寵榮也）八年之謂多矣（已爲多也）何以能久文子曰醫及國家乎對曰上醫醫國（止其淫惑）

是爲蠱國其次疾人固蠱官也官猶職官文子曰子稱蠱何實生之
對曰蠱之慝穀之飛實生之慝惡也言蠱之爲惡害于嘉穀穀爲之飛若是類生蠱疾也物
莫伏於蠱蠱莫嘉於穀伏藏也嘉善也穀興蠱伏而章明者
也穀氣起則蠱伏藏穀不朽蠹而人食之章明之道也故食穀者晝選男德以象穀明
選擇有德者而親近之以象人之食穀而有聰明宵靜女德以伏蠱慝靜安也伏去也言夜當安女之有德者以禮自
節以去己蠱害之疾言蠱害穀猶女害男今君一之二晝夜也是不饗穀而食蠱也蠱喻也
是不昭穀明而皿蠱也皿器也爲蠱作器而受也失文蠱皿爲蠱吾是以
云文字也文子曰君其幾何對曰若諸侯服不過三年不服
不過十年諸侯服則專於色過是晉之殃也過十年荒淫之禍及國是歲也趙文
子率諸侯叛晉叛晉從楚十年平公薨十年後十年在魯昭十年
秦后子來仕避景公仕於晉其車千乘從車千乘楚公子干來仕其

車五乘（子干恭王之子公子比魯昭元年楚公子圍弒郟敖子干奔晉）叔向爲太傅實賦祿韓宣子問二公子之祿焉（宣子韓起代趙文子爲政）對曰大國之卿一旅之田（公之孫四命五百人爲旅爲田五百頃）上大夫一卒之田（上大夫一命百人爲卒爲田百頃）夫二公子者上大夫也皆一卒可也宣子曰秦公子富若之何其鈞之也（鈞同）對曰夫爵以建事（職事也）祿以食爵（隨祿尊卑）德以賦之功庸以稱之也（稱副也）若之何以富賦祿也夫絳之富商韋藩木楗以過於朝（韋藩蔽前後木楗木者也）唯其功庸少也（言無功庸雖富不得服尊服過于朝）而能金玉其車文錯其服（文文織錯錯鏤言富商之財足以金玉其車文錯其服以無爵位故不得爲耳則上韋藩楗木是也）能行諸侯之賄（言其財貨足以交於諸侯）而無尋尺之祿無大績於民故也（績功也八尺曰尋）且秦楚匹也若之何其回於富也（回曲也）乃均其祿

鄭簡公使公孫成子來聘簡公僖公之子嘉也成子子產之諡鄭穆公之孫子國之子也平公有疾韓宣子贊授客館贊導也客問君疾對曰寡君之疾久矣上下神祇無不徧諭諭謂祭祀告謝而無除今夢黃熊入於寢門公夢熊似羆不知人殺乎抑厲鬼邪人殺主殺人厲鬼惡鬼子產曰以君之明子爲大政其何厲之有大政美大之政僑聞之僑子產名昔者鮌違帝命殛之于羽山帝堯也殛放而殺也化爲黃熊以入于羽淵羽山之淵鮌旣死而神化也實爲夏郊禹有天下而郊祀也三代舉之舉謂不廢其禮夫鬼神之所及吉凶所及非其族類則紹其同位紹繼也殷周祀之是也是故天子祀上帝上帝天也公侯祀百辟以死勤事功及民者自卿以下不過其族族親也今周室少卑少微也晉實繼之謂爲盟主統諸侯也其或者未舉夏郊邪宣子以告祀夏郊爲周祀也董伯爲尸董伯晉大夫神不歆非類

則董伯其姒姓乎尸主也五日公見子產祭後五日平公有瘳故見之賜之莒鼎莒鼎出於莒傳曰賜子產莒之二方鼎方鼎方上也

叔向見韓宣子宣子憂貧叔向賀之宣子曰吾有卿之名而無其實實財也無以從二三子從隨其聘贈之屬吾是以憂子賀我何故對曰昔欒武子一卒之田上大夫一卒之田欒書爲晉上卿而又不及其宮不備其宗器宮室宗器祭器宣其德行順其憲則使越于諸侯越發聞也諸侯親之戎狄懷之懷歸也以正晉國行刑不疚疚病也以免於難免弑君之難及桓子驕泰奢侈貪慾無藝藝極也桓子欒書之子黶略則行志略犯也則法也假貸居賄居蓄也宜及於難而賴武之德以沒其身及懷子改桓之行而修武之德懷子桓子之子盈也可以免於難而離桓之罪以亡於楚亡奔夫郤昭子郤至也

其富半公室其家半三軍恃其富寵以泰于國（奢泰於國）其身尸於朝其宗滅於絳不然夫八郤五大夫三卿（三卿郤錡犨至又有五人爲大夫也）其寵大矣一朝而滅莫之哀也唯無德也今吾子有欒武子之貧吾以爲能其德矣（能行其德）是以賀若不憂德之不建而患貨之不足將弔不暇何賀之有宣子拜稽首焉曰起也將亡賴子存之非起也敢專承之（專獨承受）其自桓叔以下嘉吾子之賜（桓叔韓氏之祖曲沃桓叔也桓叔生子萬受韓以爲大夫是爲韓萬）

國語卷第十四

國語卷第十五

晉語　昭公　韋氏解

士景伯如楚景伯晉理官士彌牟如楚聘也叔魚爲贊理叔魚羊舌鮒贊佐也景伯如楚故叔魚攝其官也傳曰叔魚攝理邢侯與雍子爭田二子皆晉大夫邢侯楚申公巫臣之子巫臣奔晉晉與之邢雍子故楚大夫奔晉晉與之鄐爭鄐田之疆界也雍子納其女於叔魚以求直不直故納其女傳曰罪在雍子及斷獄之日叔魚抑邢侯斷決也抑枉也邢侯殺叔魚與雍子於朝韓宣子患之叔向曰三姦同罪請殺其生者而戮其死者陳尸爲戮宣子曰若何對曰鮒也鬻獄鬻賣也雍子賈之以其子邢侯非其官也而干之官司寇干犯也夫以回鬻國之中回邪也中平也與絕親以買直與非司寇而擅殺其罪一也邢侯聞之逃遂施邢侯氏施劾捕也而尸叔魚與雍子

於市 死時在朝故尸於市在魯昭十四年

中行穆子帥師伐狄圍鼓 穆子晉卿中行偃之子荀吳中行伯也狄鮮虞也鼓白狄別邑事在魯昭十五年 鼓人或請以城叛穆子不受軍吏曰可無勞師而得城子何不爲穆子曰非事君之禮也夫以城來者必將求利於我 利爵賞也 夫守而二心姦之大者也賞善罰姦國之憲法也許而弗予失吾信也若其予之賞大姦也姦而盈祿善將若何 盈滿也 且夫狄之憾者以城來盈願 憾恨也 晉豈其無 豈無恨者 是我以鼓教吾邊鄙貳也 貳二心也 夫事君者量力而進 進取也 不能則退不以安賈貳 賈市也安謂不勞師而得鼓 令軍吏呼城儆將攻之未傳而鼓降 傳著也

中行伯既克以鼓子苑支來 苑支鼓子鳶鞮也穆子既克鼓以鳶鞮歸既獻而反之其後又叛

魯昭二十三年荀吴襲鼓滅之以鳶鞮歸使涉佗守之 令鼓人各復其所非僚勿從 僚官也
鼓子之臣曰夙沙釐以其孥行 釐將妻子從鼓子也 軍吏執之辭
曰我君是事非事土也名曰君臣豈曰土臣今君實
遷 遷徙也 臣何賴於鼓 賴利也 穆子召之曰鼓有君矣 君謂涉佗
爾心事君吾定而祿爵 而女也定安也 對曰臣委質於狄之鼓
未委質於晉之鼓也 質贄也士贄以雉委贄而退 臣聞之委質爲臣無
有二心委質而筞死古之法也 言委贄於君書名於冊示必死也 君有烈
名臣無叛質 烈明也 敢即私利以煩司寇而亂舊法其若
不虞何 即就也虞度也若就私利是謂叛君叛君有罪故煩司寇舊法冊死之法若臣皆如是將有不意度而至之患者晉其如之何也 穆
子歎而謂其左右曰吾何德之務而有是臣也 吾當修務何德而得若此之臣乎
乃使行既獻 既獻功也 言於公 言釐之賢於公公頃公昭公之子去疾也 與鼓子田於

河陰（河陰晉河南之田使君而田也）使夙沙釐相之

范獻子聘於魯（獻子范宣子之子士鞅聘在魯昭二十一年）問具山敖山魯人以其鄉對（言其鄉之山也）獻子曰不爲具敖乎對曰先君獻武之諱也（獻伯禽之曾孫微公之子獻公具武獻公之庶子武公敖）獻子歸徧戒其所知曰人不可以不學吾適魯而名其二諱爲笑焉唯不學也（言學則必知諱不見笑也）（禮入境而問禁入門而問諱）人之有學也猶木之有枝葉也木有枝葉猶庇廕人而況君子之學乎

董叔將娶於范氏（董叔晉大夫范氏范宣子之女）叔向曰范氏富盍已乎（言富必驕驕必陵人已止也）曰欲爲繫援焉（欲自繫綴以爲援助）他日董祁愬於范獻子（祁董叔之妻獻子之妹范姓祁名也）曰不吾敬也獻子執而紡於庭之槐（紡懸也）叔向過之曰子盍爲我請乎叔向曰求繫既繫

矣求援既援矣欲而得之又何請焉

趙簡子曰魯孟獻子有鬬臣五人我無一何也簡子晉卿趙文子之孫景子之子趙鞅志父孟獻子魯大夫仲孫蔑鬬臣捍難之士叔向曰子不欲也若欲之肸也待交捽可也此言欲勇則勇士至

梗陽人有獄將不勝梗陽魏氏之邑獄訟也請納賂於魏獻子獻子將許之獻子晉正卿魏戊之父魏舒也傳曰梗陽人有獄魏戊不能斷以獄上其大宗賂以女樂獻子將受之或云大宗即舒也聊謂大宗訟者之大宗也爲訟者納賂閻沒謂叔寬曰與子諫乎閻沒閻明叔寬女齊之子叔褒皆晉大夫傳曰魏戊使二子諫吾主以不賄聞於諸侯主獻子不賄不貪財今以梗陽之賄殃之不可殃猶病也二人朝而不退獻子將食問誰於庭曰閻明叔褒在召之使佐食佐猶勸也比已食三歎既飽獻子問焉曰人有言曰唯食可以忘憂吾子一食之間而

三歎何也同辭對曰吾小人也貪饋之始至懼其不足故歎中食而自咎也曰豈主之食而有不足是以再歎主之既已食願以小人之腹爲君子之心屬饜而已是以三歎屬適也饜飽也已止也適小飽足則自節止也獻子曰善乃辭梗陽人善二子善諭而不逆獻子能覺改也

下邑之役董安于多下邑晉邑董安于趙簡子家臣多多功也周禮曰戰功曰多魯定十三年簡子殺邯鄲大夫趙午午之子稷以邯鄲叛午荀寅之甥也荀寅范吉射之姻也二人作亂攻趙氏之宮簡子奔晉陽晉人圍之時安于力戰有功趙簡子賞之辭辭不受也固賞之對曰方臣之少也進秉筆贊爲名命稱於前世立義於諸侯言見稱譽於前世諸侯以爲義而主弗志志識也及臣之壯也耆其股肱以從司馬耆致也司馬掌兵苛慝不產及臣之長也端委韠帶以隨宰人民無二心端玄端也委委貌也韠韋蔽膝

也帶大帶也宰人宰官也今臣一旦爲狂疾而曰必賞女言戰鬭爲凶事猶人有狂易之疾相殺傷也與余以狂疾賞也不如亡趨而出乃釋之

趙簡子使尹鐸爲晉陽尹鐸簡子家臣晉陽趙氏邑爲治也請曰以爲繭絲乎抑爲保鄣乎繭絲賦稅保鄣蔽捍也小城曰保禮記曰遇入保者簡子曰保鄣哉尹鐸損其戶數損其戶則民優而稅少簡子誡襄子襄子簡子之子無恤曰晉國有難而無以尹鐸爲少無以晉陽爲遠必以爲歸所謂保鄣

趙簡子使尹鐸爲晉陽曰必隳其壘培隳壞也壘荀寅士吉射圍趙氏所作壘壁也吾將往焉若見壘培是見寅與吉射也壘壍曰培尹鐸往而增之增高其壘因以自備簡子如晉陽見壘怒既不隳又增之故怒曰必殺鐸也而後入大夫辭之辭請也不可可肯也曰是昭余讎也昭明也明我怨讎以辱我郵無正進無正晉大夫郵良伯樂也曰昔先主文子少釁於難文子簡子之祖

（趙武豈猶離也難謂莊姬之讒趙氏見討）從姬氏於公宮（姬氏莊姬趙朔之妻文子之母晉景公之女淫於趙嬰嬰之二兄趙同趙括放之姬讒同括景公殺之文子從莊姬於公宮）有孝德以出在公族（爲公族大夫）有恭德以升在位（在卿位也）有武德以羞爲正卿（正卿上卿羞進也）有溫德以成其名譽失趙氏之典刑（典常也刑法也）而去其師保（在公宮故無師保）基於其身以克復其所（基始也始更修之於身以能復其先）及景子長於公宮（景子文子之子簡子之父趙成也從其王母在公宮）未及教訓而嗣立矣亦能纂修其身以受先業無謗於國順德以學子（學教也）擇言以教子擇師保以相子今吾子嗣位有文之典刑有景之教訓重之以師保加之以父兄（同宗之父兄也）子皆疏之以及此難（苟上之難）夫尹鐸曰思樂而喜思難而懼人之道也委土可以爲師保吾何爲不增（言見壘培可以戒懼足當師保何爲不增）是以修之庶曰可

以鑑而鳩趙宗乎（鑑鏡也鳩安也）若罰之是罰善也罰善必賞惡臣何望矣簡子說曰微子吾幾不爲人矣（微無也）以免難之賞賞尹鐸（免難之賞軍賞也言見戒而懼懼則有備是爲免難）初伯樂與尹鐸有怨（伯樂無正字）以其賞如伯樂氏（如之也）曰子免吾死敢不歸祿（祿所得賞）辭曰吾爲主圖非爲子也怨若怨焉（若如也怨自如故）

鐵之戰趙簡子曰鄭人擊我吾伏弢衉血鼓音不衰（鐵衛地弢弓衣也晉中行寅范吉射以朝歌叛齊鄭與之魯哀二年齊人輸范氏粟鄭罕達駟弘送之范吉射逆之簡子御之遇於戚遂戰於鐵鄭人擊簡子中肩斃于車中伏弢上猶能擊鼓面汗血曰衉血）今日之事莫我若也衛莊公爲右（莊公衛靈公太子蒯聵圖殺少君不成奔晉簡子許納之時爲簡子車右）曰吾九上九下擊人盡殪（殪死也九上九下車以救簡子）今日之事莫我加也郵無正御（無正王良御爲簡子御）曰吾兩鞁將絕吾能止之（鞁靷也能止馬徐行故不絕）今日之事我上之次也

言次蒯聵駕而乘材兩鞁皆絕乘轢也材橫木也衛莊公將禱禱謂將戰時請福也曰曾孫蒯聵以諄趙鞅之故諄佐也敢昭告于皇祖文王昭明也皇大也文王康叔之父烈祖康叔烈顯也文祖襄公文言有文德也襄公蒯聵之祖父靈公之考昭考靈公昭明也靈公蒯聵之父夷請無筋無骨夷傷也戰鬬不能無傷無筋無絕筋無骨無折骨無面傷傷於面也無敗用用兵用也無隕懼隕越也死不敢請言不敢請歸之神也簡子曰志父寄也志父簡子後名春秋書趙鞅入晉陽以叛後得反國故改爲志父寄寄請也

趙簡子田于螻螻晉君之囿史黯聞之以犬待于門史黯晉大夫史墨時爲簡子史犬田犬門君囿門簡子見之曰何爲曰有所得犬欲試之茲囿也茲此也簡子曰何爲不告對曰君行臣不從不順言君從法臣從君主將適螻而麓不聞麓主君苑囿之官傳曰山林之木衡麓守之臣敢煩

當日當日直日也言主將之君囿不煩麓以告君臣亦不敢煩主之直日以自白也簡子乃還

少室周爲趙簡子之右少室周簡子之臣右戎右聞牛談有力牛談簡子臣也請與之戲戲角力也弗勝致右焉致右於談簡子許之使少室周爲宰宰家宰也曰知賢而讓可以訓矣

趙簡子曰吾願得范中行之良臣范吉射中行寅史黯侍曰將焉用之簡子曰良臣人之所願也又何問焉對曰臣以爲不良故也夫事君者諫過而賞善諫過匡救其惡賞善將順其美薦可而替否薦進也替去也傳曰君所謂可而有否焉臣獻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謂否而有可焉臣獻其可以去其否獻能而進賢擇材而薦之朝夕誦善敗而納之道之以文行之以順勤之以力致之以死死其難也聽則進否則退今范中行氏之臣不能匡相其君使至於難難謂爲亂見逐伐君而敗事在魯定公哀

公時君出在外以朝歌叛魯哀五年又奔齊又不能定而棄之則何良之爲若弗棄則主焉得之夫二子之良將勤營其君復使立於外死而後止何日以來立於外有爵土於他國也若來乃非良臣也簡子曰善吾言實過矣

趙簡子問於壯馳茲壯馳茲晉大夫蓋吳人也曰東方之士孰爲愈愈賢也壯馳茲拜曰敢賀簡子曰未應吾問何賀對曰臣聞之國家之將興也君子自以爲不足其亡也若有餘今主任晉國之政而問及小人又求賢人吾是以賀

趙簡子歎曰雀入于海爲蛤雉入于淮爲蜃小曰蛤大曰蜃皆介物蚌類黿鼉魚鼈莫不能化化謂蛇成鼈黿石首成鳧之類唯人不能哀夫竇犨侍竇犨晉大夫也曰臣聞之君子哀無人人賢人也不哀無賄

哀無德不哀無寵哀名之不令不哀年之不登[登高也]夫
范中行氏不恤庶難欲擅晉國今其子孫將耕於齊
宗廟之犧為畎畝之勤[純色為犧諭二子皆名族之後當為祭主在於宗廟今反放逐畎畝之中亦是人之化也]
人之化也何日之有

趙襄子使新稚穆子伐狄[襄子晉正卿簡子之子無卹穆子晉大夫新稚狗也伐狄在春秋後]勝
左人中人[左人中人狄二邑]遽人來告[遽傳也]襄子將食尋飯有恐
色侍者曰狗之事大矣[大謂勝二邑也]而主之色不怡何也[怡悅也]襄
子曰吾聞之德不純[純壹也]而福祿並至謂之幸夫幸非
福[德不能服必致寇故曰非福]非德不當雍[當猶任也雍鯀也言唯有德者任以福祿為鯀樂也]雍不為
幸[能鯀樂則不為幸]吾是以懼

智宣子將以瑤為後[智宣子晉卿荀躒之子甲也瑤宣子之子襄子智伯]智果曰不如

宵也［智果晉大夫智氏之族宵宣子之庶子也］宣子曰宵也佷［佷佷戾不從命］對曰宵之佷在面瑤之佷在心心佷敗國面佷不害瑤之賢於人者五其不逮者一也［不仁也］美鬢長大則賢［鬢髮頰也］射御足力則賢伎藝畢給則賢［給足也］巧文辯惠則賢［巧文巧於文辭］彊毅果敢則賢如是而甚不仁以其五賢陵人而以不仁行之其誰能待之［待猶假也］若果立瑤也智宗必滅弗聽智果別族于太史為輔氏［太史掌氏姓］及智氏之亡也唯輔果在［善其知人］

智襄子為室美［襄子智伯瑤也美麗好也］士茁夕焉［士茁智伯家臣夕往也］智伯曰室美夫對曰美則美矣抑臣亦有懼也智伯曰何懼對曰臣以秉筆事君志有之曰高山峻原不生草木［志記也峻峭也原陸也言其高嶮不安故不生草木］松柏之地其土不肥［言上茂盛冬夏有蔭故土不肥］今土

木勝臣懼其不安人也言不兩興室成三年而智氏亡三年智伯與韓魏伐趙襄子圍晉陽而灌之城不浸者三板智伯行水魏桓子御韓康子驂乘智伯曰吾始知水可以亡人國也汾水可以灌安邑安邑魏也絳水可以灌平陽平陽韓也桓子肘康子康子履桓子之跗趙襄子夜使張孟私於韓魏韓魏與之合遂滅智伯而分其地在春秋後

還自衛三卿宴于藍臺智襄子伐鄭自衛還也三卿智襄子韓康子魏桓子藍臺地名智襄子戲韓康子而侮段規康子韓宣子之曾孫莊子之子虎段規魏桓子之相智伯國聞之諫伯國晉大夫智氏之族曰主不備難必至矣曰難將由我我不為難誰敢興之對曰異於是言所聞與此異夫郤氏有車轅之難郤犨與長魚矯爭田執而梏之與其父母妻子同一轅既矯嬖於厲公而滅三郤在魯成十七年趙有孟姬之讒趙趙同括也孟姬趙文子之母莊姬也莊姬通於趙嬰嬰趙同趙括之兄同括放之孟姬慙怨讒之於景公景公殺之在魯成八年欒有叔祁之愬欒欒盈叔祁范宣子之女盈之母與老州賓通盈患之祁愬之於宣子遂滅欒氏范中行有亟治之難亟治范皐夷之邑皐夷無寵於范吉射而欲為亂於范氏中行寅與范氏相睦故皐夷謀逐二子卒滅之在魯定十三年皆主之所

知也夏書有之曰一人三失〔三失三失人也〕怨豈在明〔明著也〕不見是圖〔不見未形也〕周書有之曰怨不在大〔或大而不爲怨〕亦不在小〔禍難或起於小怨〕夫君子能勤小物故無大患〔物事也〕今主一宴而恥人之君相〔君康子相段規〕又弗備曰不敢興難無乃不可乎夫誰不可喜而誰不可懼蚋蟻蜂蠆皆能害人況君相乎弗聽自是五年乃有晉陽之難〔自藍臺後五年也〕段規反首難而殺智伯于師〔言段規首爲策作難反智伯者也〕遂滅智氏

晉陽之圍〔智襄子圍趙襄子於晉陽也魯悼四年智瑤伐鄭恥趙襄子襄子怨之智瑤驕泰請地於趙趙弗與瑤帥韓魏攻趙襄子襄子保晉陽三家圍之在春秋後也〕張談曰先主爲重器也爲國家之難也〔張談趙襄子之宰孟談重器圭璧鐘鼎之屬〕盍姑無愛寶於諸侯乎〔欲令行賂以求助也〕襄子曰吾無使也張談曰地也可〔地襄子之臣〕襄子曰吾不幸

有疾不夷於先子（夷平也疾病也言已行有闕病不及先子）不德而賄（言無德而以賄求助也）夫地也求飲吾欲（言地求飲食我以情欲無忠諫）是養吾疾而干吾祿也（養長也干求也）吾不與皆斃（皆俱也斃踣也）襄子出曰吾何走乎從者曰長子近且城厚完（長子晉別縣也）襄子曰民罷力以完之又斃死以守之其誰與我（斃踣也誰與我誰與我同力也）從者曰邯鄲之倉庫實（邯鄲晉別縣也）襄子曰浚民之膏澤以實之（浚煎也讀若醮）又因而殺之其誰與我其晉陽乎先主之所屬也（先主簡子也謂無以尹鐸爲少晉陽爲遠必以爲歸）尹鐸之所寬也民必和矣乃走晉陽晉師圍而灌之（晉師三卿之師灌引汾水以灌之）沈竈產鼃民無叛意（沈竈懸釜而炊也產鼃鼃生於竈也鼃蝦蟆也）

國語卷第十五

國語卷第十六

鄭語

韋氏解

桓公爲司徒（桓公鄭始封之君周厲王之少子宣王之弟桓公友也宣王封之於鄭幽王八年爲司徒）甚得周衆與東土之人（周衆西周之民東土陜以東也）問於史伯曰王室多故（史伯周太史故猶難也）余懼及焉其何所可以逃死史伯對曰王室將卑戎狄必昌不可偪也（昌盛也偪迫也）當成周者（成周雒邑）南有荆蠻申呂應鄧陳蔡隨唐（荆蠻芊姓之蠻鬻熊之後申呂姜姓也應蔡隨唐皆姬姓也應武王子所封鄧曼姓也陳嬀姓也）北有衛燕狄鮮虞潞洛泉徐蒲（衛康叔之封燕邵公之封皆姬姓也狄北狄也鮮虞姬姓在狄者也潞洛泉徐蒲皆赤狄隗姓也）西有虞虢晉隗霍楊魏芮（八國姬姓也虞虞仲之後虢虢叔之後西虢也）東有齊魯曹宋滕薛鄒莒（齊姜姓魯曹滕皆姬姓宋子姓薛任姓鄒曹姓莒己姓東夷之國也）是非王之支子母弟甥舅也則皆蠻荆戎狄之人也（王支

子母弟姬姓是也甥舅異姓是也蠻荆楚也戎狄北狄潞洛泉徐蒲是也戎或爲夷非親則頑不可入也親謂支子
甥舅也頑謂蠻夷戎狄也其濟洛河潁之間乎言此四水之間可逃謂左濟右洛前潁後河是其
子男之國虢鄶爲大是是四水也虢東虢也虢仲之後姬姓也鄶妘姓也當幽王時於子男此二國爲大虢
叔恃勢鄶仲恃險此虢叔虢仲之後叔仲皆當時二國君之字勢阻國也險阨也皆恃之而不修德是皆
有驕侈怠慢之心而加之以貪冒君若以周難之故寄孥
與賄焉不敢不許妻子曰孥賄財也周亂而弊是驕而貪必將
背君君若以成周之衆奉辭伐罪無不克矣桓公甚得周衆奉直
辭伐有罪故必勝也若克二邑二邑虢鄶鄔弊補舟依黖歷華君之土
也言克虢鄶此八邑皆可得也若前華後河右洛左濟華華國也主芣騩而食
溱洧芣騩山名主爲之神主孔子曰夫顓史爲東蒙主食謂居其土食其水修典刑以守之是可以少
固其後卒如史伯之言公曰南方不可乎南方當成周之南申鄧之間對曰夫荆子

熊嚴生子四人伯霜仲雪叔熊季紃（荆楚也熊嚴楚子鬻熊之後十世也伯霜楚子熊霜季紃楚子熊紃也仲不立叔在濮）叔熊逃難於濮而蠻季紃是立薳氏將起之禍又不克（濮蠻邑薳氏楚大夫先熊霜之世叔熊逃難奔濮而從蠻俗熊霜死國人立季紃薳氏將起叔熊而立之又有禍難而熊不立）是天啓之心也（啓開也天開季紃故叔熊不得立有心字誤）又甚聰明和協蓋其先王（言季紃又聰明能和協其民臣之心功德蓋其先王也）臣聞之天之所啓十世不替（替廢也）夫其子孫必光啓土不可偪也（光大也）且重黎之後也（重黎官名楚語曰顓頊乃命南正重司天北正黎司地言楚之先爲此二官）夫黎爲高辛氏火正（高辛帝嚳黎顓頊之後也顓頊生老童老童産重黎及吳回吳回産陸終陸終生六子其季曰連爲芊姓楚之先祖也季連之後曰鬻熊熊事周文王其曾孫熊繹當成王時封爲楚子黎當高辛氏爲火正）以淳燿敦大天明地德光照四海故命之曰祝融其功大矣（淳大也燿明也敦厚也言黎爲火正能理其職以大明厚大天明地德故命之爲祝融祝始也融明也大明天明若厤象三辰也厚大地德若敬授民時也光照四海使上下有章也）夫成天地之火

功者其子孫未嘗不章章顯也虞夏商周是也是成天地之功者虞幕能聽協風以成樂物生者也虞幕舜後虞思也協和也言能聽知和風因時順氣以成育萬物使之樂生周語曰瞽告有協風至乃耕籍之類是也夏禹能單平水土以品處庶類者也單盡也庶衆也品高下之品也禹除水災使人物高下各得其所商契能和合五教以保于百姓者也保養也五教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魯語曰契爲司徒而民輯周棄能播殖百穀蔬以衣食民人者也棄后稷也播布也殖長也百穀黍稷稻粱麻麦荏菽雕胡之屬蔬草菜之屬可食者其後皆爲王公侯伯禹身王稷棄在子孫公侯伯謂其後杞宋及幕後陳侯也祝融亦能昭顯天地之光明以生柔嘉材者也柔潤也嘉善也善材五穀材木其後八姓於周未有侯伯八姓祝融之後八姓己董彭秃妘曹斟芈也侯伯諸侯之伯佐制物於前代者佐助也物事也前代夏殷周昆吾爲夏伯矣昆吾祝融之孫陸終第一子名樊爲己姓封於昆吾昆吾衛是也其後夏衰昆吾爲夏伯遷於舊許傳曰楚之皇祖伯父昆吾舊許是宅大彭豕韋爲商伯矣大彭陸終第三子曰籛爲彭姓封於大彭謂之彭祖彭城是也豕韋彭姓之别封於豕韋

者也殷衰二國相繼爲商伯 當周未有 未有侯伯 己姓昆吾蘇顧溫董 五國皆昆吾之後別封者莒其後 董姓鬷夷豢龍則夏滅之矣 董姓己姓之別受氏爲國者也有飂叔安之裔子曰董父以擾龍服事帝舜賜姓曰董氏曰豢龍封之鬷川當夏之興別封鬷夷於孔甲前而滅矣傳曰孔甲不能食龍而未獲豢龍氏劉累學擾龍於豢龍氏以事孔甲 彭姓彭祖豕韋諸稽則商滅之矣 彭祖大彭也豕韋諸稽其後別封也大彭豕韋爲商伯其後世失道殷復興而滅之 禿姓舟人則周滅之矣 禿姓彭祖之別舟人國名 妘姓鄔鄶路偪陽 陸終第四子曰求言爲妘姓封於鄶今新鄭也鄔路偪陽其後別封也 曹姓鄒莒 陸終第五子曰安爲曹姓封於鄒 皆爲采衛 皆妘曹也采采服去王城二千五百里衛衛服去王城三千里 或在王室或在夷狄莫之數也 或六姓之後在王室蘇子溫子也在夷狄莒偪陽也 而又無令聞必不興矣斟姓無後 斟姓曹姓之別或云夏少康滅之非也傳有斟灌斟鄩澆所滅非少康又皆夏同姓非此也 融之興者其在芊姓乎芊姓夔越不足命也 夔越芊姓之別國楚熊繹六世孫曰熊摯有惡疾楚人廢之立其弟熊延摯自棄於夔其子孫有功王命爲夔子 蠻芊

蠻矣蠻芊謂叔熊在濮從蠻俗唯荊實有昭德若周衰其必興矣昭明也姜嬴荊芊實與諸姬代相干也姜齊姓嬴秦姓芊楚姓代更也干犯也言其代彊更相犯間姜伯夷之後也伯夷堯秩宗炎帝之後四岳之族嬴伯翳之後也伯翳舜虞官少皞之後伯益也伯夷能禮於神以佐堯者也秩宗之官於周爲宗伯漢爲太宰掌國祭祀書曰典朕三禮謂天神人鬼地祇之禮伯翳能議百物以佐舜者也百物草木鳥獸議使各得其宜其後皆不失祀而未有興者興謂爲侯伯也周衰其將至矣至於伯也公曰謝西之九州何如謝宣王之舅申伯之國今在南陽謝西有九州二千五百家曰州何如問可居否對曰其民沓貪而忍不可因也沓黷也忍忍行不義因就也唯謝郟之間間謂郟南謝北虢鄶在焉郟後屬鄭鄭衰楚取之魯昭元年傳曰葬王于郟謂之郟敖是也其冢君侈驕冢大也其民怠沓其君而未及周德怠慢也忠信爲周言民慢黷其君而未及於忠信若更君而周訓之是易取也更更以君道導之則易取且可長用

也長用久處之公曰周其弊乎弊敗也對曰殆於必弊者也殆近也泰誓曰民之所欲天必從之泰誓周書言民惡幽王猶惡紂欲令之亡天必從之今王棄高明昭顯而好讒慝暗昧王幽王高明昭顯謂明德之臣暗昧幽冥不見光明之德也惡角犀豐盈而近頑童窮固角犀謂頂角有伏犀豐盈謂頰輔豐滿皆賢明之相頑童童昏固陋也謂皆昧暗窮陋不識德義去和而取同和謂可否相濟同謂同欲君子和而不同夫和實生物同則不繼陰陽和而萬物生同同氣以他平他謂之和謂陰陽相生異味相和故能豐長而物歸之土氣和而物生之國家和而民附之若以同裨同盡乃棄矣裨益也同者謂若以水益水水盡乃棄之無所成也故先王以土與金木水火雜以成百物雜合也成百物謂若鑄冶煎烹之屬是以和五味以調口剛四支以衛體剛彊也和六律以聰耳聽和則聰正七體以役心役營也七體七竅也謂目為心視耳為心聽口為心談鼻爲心芳平八索以成人平正也八索八體以應八卦謂乾為首坤為腹震為足巽為股離為目兌為口坎為耳艮為手

建九紀以立純德建立也純純一不駁也九紀九藏也正藏五又有胃膀胱腸膽也紀所以經紀性命立純德也周禮曰九藏之動賈唐云九紀九功也合十數以訓百體此所謂近取諸身遠取諸物賈唐云十數自王以下位有十等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皁皁臣輿輿臣隸隸臣僚僚臣僕僕臣臺百體百官各有體屬也合此十數之位以訓導百官之體出千品具萬方百官官有徹品十於王位謂之千品五物之官陪屬萬位謂之萬方方道也計億事材兆物收經入行姟極計筭也材裁也賈虞說皆以萬萬爲億鄭後司農云十萬曰億萬億曰兆從古數也經常也姟備也數極於姟也萬萬兆曰姟自十等至千品萬方轉相生故有億事兆物王收其常入舉九姟之數故王者居九畡之田收經入以食兆民九畡九州之極數楚語曰天子之田九畡以食兆民王取經入焉以食萬官周訓而能用之和樂如一忠信爲周訓教也言以忠信教導之其民和樂如一室夫如是和之至也至極也於是乎先王聘后於異姓同則不繼求財於有方使各以其方賄來方之所無則不貢擇臣取諫工而講以多物務和同也工官也講猶校也多衆也物事也聲一無聽五聲雜然後可聽物一無文五色雜然後成文味一無果五味合然後可食果美物一不講講論挍也王

將棄是類也而與剸同（類謂和也）天奪之明欲無獘得乎夫虢石父讒諂巧從之人也而立以爲卿士與剸同也（石父虢君之名巧從巧於媚從）棄聘后而立内妾好窮固也（聘后申后内妾褒姒）侏儒戚施寔御在側近頑童也（侏儒戚施皆優笑之人御侍也）周法不昭而婦言是行用讒慝也不建立卿士而妖試幸措行暗昧也（試用也措置也不建立有德以爲卿士而妖嬖之臣用之於位徼倖之人置之於側）是物也不可以久且宣王之時有童謠（宣王幽王之父）曰檿弧箕服實亡周國（山桑曰檿弧弓也箕木名服矢房）於是宣王聞之有夫婦鬻是器者（鬻賣也）王使執而戮之（戮之於路）府之小妾生女而非王子也懼而棄之（府王内之府藏）此人也收以奔褒（此人賣弧服者收取也）天之命此久矣其又何可爲乎（爲治也）訓語有之（訓語周書）曰夏之衰也褒人之神化爲二龍以同于王庭（褒人褒君共處曰同）而言曰余褒

之二君也 二先君 夏后卜殺之與去之與止之莫吉 止留也 卜請其漦而藏之吉 漦龍所吐沫龍之精氣也 乃布幣焉而策告之 布陳也幣玉帛也陳其玉帛以簡策之書告龍而請其漦 龍亡而漦在櫝而藏之 櫝櫃也 傳郊之 傳祭之郊 及殷周莫之發也及厲王之末發而觀之 末末年流彘之歲 漦流于庭不可除也 言流於庭前謂取而發也 王使婦人不幃而譟之 裳正幅曰幃譟讙呼 化爲玄黿以入于王府 黿或爲蚖蚖蜥蜴象龍 府之童妾未旣齔而遭之 旣盡也遭遇也毀齒曰齔未盡毀未畢也女七歲而毀齒 旣笄而孕 孕任身也女十五而笄 當宣王時而生 厲王在彘共和十四年死十五年宣王立立四十六年幽王在位十一年而滅 不夫而育 育生也 故懼而棄之爲弧服者方戮在路夫婦哀其夜號也而取之以逸逃于褒 逃亡也 褒人褒姁有獄而以爲入於王 褒姁褒君 王遂置之 置赦褒姁 而嬖是女也使至於爲后

而生伯服以邪辟取愛曰嬖使至有漸之言也天之生此久矣其爲毒也大矣將使侯淫德而加之焉如遺以襃女毒之酋腊者其殺也滋速精熟爲酋腊極也滋益也申繒西戎方彊申姜姓幽王前后太子宜臼之舅也繒姒姓申之與國也西戎亦黨於申周衰故戎狄彊王室方騷騷擾也將以縱欲不亦難乎王欲殺太子以成伯服必求之申太子將奔申申人弗畀必伐之畀予也若伐申而繒與西戎會以伐周周不守矣言幽王無道無以共守繒與西戎方將德申申修德於二國二國亦欲助正徼其後福申呂方彊呂申同姓其隩愛太子亦必可知也隩隱也王師若在在於申其救之亦必然矣王心怒矣虢公從矣言石父亦從王而怒凡周存亡不三稔矣稔年也君若欲避其難其速規所矣時至而求用恐無及也時難也用備也公曰若周衰諸姬其孰興對曰臣聞之武實昭文之功武武王文文王文之

祚盡武其嗣乎文王子孫魯衛是也祚盡謂衰也嗣繼也武王子孫當繼之而興武王之子應韓不在三君云不在時已亡也昭謂若已亡無宜説也近宣王時命韓侯爲侯伯其後爲晉所滅以爲邑以賜桓叔之子萬是爲韓萬則其亡非平王時也應則在焉上史伯云南有應鄧是也不在言不在應韓當在晉其在晉乎距險而鄰於小距距守之地險也小小國謂虞虢霍楊韓魏芮之屬若加之以德可以大啓國已險固若增之以德可以大開土宇後魯閔元年晉滅魏霍高五年滅虞虢也

公曰姜嬴其孰興對曰夫國大而有德者近興秦仲齊侯姜嬴之雋也且大其將興乎秦仲嬴姓附庸秦公伯之子爲宣王大夫詩序云秦仲始大齊侯齊莊公姜姓之有德者也此二人爲姜嬴之雋且國大故近興公説乃東寄帑與賄虢鄶受之十邑皆有寄地十邑謂虢鄶鄔蔽補丹依柔歷華也後桓公之子武公竟取十邑之地而居之今河南新鄭是也賈侍中云寄地寄止

幽王八年而桓公爲司徒即位八年九年而王室始騷騷謂適庶交爭亂虐滋甚十一年而斃幽王伐申申繒召西戎以伐周殺幽王於驪山戲下桓公死之及平王之末而秦晉

齊楚代興代更也平王即位五十一年秦景襄於是乎取周土景當爲莊莊公秦仲之子襄公之父取周土謂莊公有功於周周賜之土及平王東遷襄公佐之故得西周豐鎬之地始命爲諸侯三君皆云秦景公宣王季年伐西戎破之遂有其地昭謂幽王爲西戎所殺故史伯云申繒西戎方彊至平王時秦襄公征伐之故詩敘云襄公備其兵甲以討西戎西戎方彊而征伐不休是也又景公乃襄公十世之孫而云宣王時破之遂取其地誤矣晉文侯於是乎定天子文侯仇也定謂迎平王定之於洛邑齊莊僖於是乎小伯莊齊太公後十二世莊公購僖公莊公之子祿父小伯小主諸侯盟會楚蚡冒於是乎始啓濮蚡冒楚季紃之孫若敖之子熊率濮南蠻之國叔熊避難處也

國語卷第十六

v.16

士禮居叢書

十三

AC 149 .H58 V 13

國語卷第十七

楚語上

韋氏解

莊王使士亹傅太子箴(莊王楚成王之孫穆王之子旅也士亹楚大夫審恭王名也)辭曰臣不才無能益焉王曰賴子之善善之也(賴恃也)對曰夫善在太子太子欲善善人將至若不欲善善則不用故堯有丹朱(朱堯子封於丹)舜有商均(均舜子封於商)啓有五觀(啓禹子五觀啓子太康昆弟也觀洛汭之地書序曰太康失國昆弟五人須于洛汭傳曰夏有觀扈)湯有太甲(太甲湯孫太丁之子不遵湯法伊尹不能正放之於桐)文王有管蔡(管蔡文王之子周公之兄)是五王者皆有元德也而有姦子夫豈不欲其善不能故也若民煩可教訓(煩亂也)蠻夷戎狄其不賓也久矣(賓服也)中國所不能用也王卒使傅之問於申叔時(叔時楚賢大夫申公)叔時曰教之春秋

而爲之從聳善而抑惡焉以戒勸其心以天時紀人事謂之春秋聳奬也抑貶也教之世而爲之昭明德而廢幽昏焉世謂先王之世繫也昭顯也幽闇也昏亂也爲之陳有明德者世顯而闇亂者世廢也以休懼其動休嘉也動行也使之嘉顯而懼廢也教之詩而爲之導廣顯德以耀明其志導開也顯德謂若成湯文武周邵僖公之屬諸詩所美者也教之禮使知上下之則教之樂以踈其穢而鎮其浮踈滌也樂者所以移風易俗蕩滌人之邪穢也鎮重也浮輕也教之令使訪物官令謂先王之官法時令也訪議也物事也使議知百官之事業教之語使明其德而知先王之務用明德於民也語治國之善語教之故志使知廢興者而戒懼焉故志謂所記前世成敗之書教之訓典使知族類行比義焉訓典五帝之書族類謂若惇序九族比義義之與比也若是而不從動而不悛悛改也則文詠物以行之文文辭也詠風也謂以文辭風託事物以動行之也求賢良以翼之翼輔也悛而不攝則身勤之攝固也勤

勤身以勵勉也多訓典刑以納之也刑法務慎惇篤以固之攝而不徹也徹通則明施舍以導之忠施己所欲原心舍過謂之忠恕明久長以導之信有信然後可以長久明度量以導之義義宜也言度量所宜明等級以導之禮等級貴賤之品明恭儉以導之孝恭儉所以事親明敬戒以導之事敬戒於事則無敗功明慈愛以導之仁明昭利以導之文昭明也明利言利人及物明除害以導之武除害去暴亂也明精意以導之罰明盡精意斷之以情明正德以導之賞正德謂不私於所愛明齊肅以耀之臨齊壹也肅敬也耀明也臨臨事也若是而不濟不可爲也濟成也爲爲師傅也且夫誦詩以輔相之威儀以先後之體貌以左右之明行以宣翼之也宣徧制節義以動行之恭敬以臨監之勤勉以勸之孝順以納之忠信以發之德音以揚之教備而不從者非人也其可興乎

興猶成也夫子踐位則退夫子太子也退謙退也自退則敬自退則見敬否則赧赧懼也不自退則常憂懼

恭王有疾恭王太子審也疾在魯襄十三年召大夫曰不穀不德失先君之業業伯業也覆楚國之師不穀之罪也覆敗也謂鄢陵之戰爲晉所敗若得保其首領以歿保首領免刑誅也唯是春秋所以從先君者請爲靈若厲亂而不損曰靈殺戮不辜曰厲言春秋禘祫當以立謚序昭穆從先君於廟堂也大夫許諾王卒及葬子囊議謚子囊恭王弟令尹公子貞也大夫曰王有命矣子囊曰不可夫事君者先其善不從其過先其善先舉君之善事以爲其稱不從其過行赫赫楚國而君臨之赫赫顯盛也撫征南海訓及諸夏其寵大矣撫安也征正也南海羣蠻也訓教也寵榮也教及諸夏謂主盟會班號令也有是寵也而知其過可不謂恭乎謚法既過能改曰恭若先君善先其善事則請爲恭大

夫從之

屈到嗜芰屈到楚卿屈蕩之子子夕芰蔆也有疾召其宗老而屬之家臣曰老宗老謂宗人也曰祭我必以芰及祥祥祭也宗老將薦芰屈建命去之建屈到之子子木也老曰夫子屬之夫子屈到也子木曰不然夫子承楚國之政承奉也其法刑在民心而藏在王府上之可以比先王下之可以訓後世雖微楚國諸侯莫不譽微無也雖使無楚國之稱諸侯猶皆譽之以爲善其祭典有之曰國君有牛享諸侯以太牢大夫有羊饋羊饋少牢也士有豚犬之奠士以特牲庶人有魚炙之薦庶人祀以魚籩豆脯醢則上下共之共之以多少爲差也不羞珍異不陳庶侈羞進也庶衆也侈猶多也夫子不以其私欲干國之典遂不用干犯也

椒舉娶於申公子牟椒舉楚大夫伍參之子伍奢之父伍舉也子牟楚申公王子牟也子牟有

罪而亡(亡奔也)康王以爲椒舉遣之(康王恭王之子康王昭也)椒舉奔鄭將遂奔晉(鄭小而近故欲奔晉)蔡聲子將如晉(蔡聲子蔡公孫歸生子家也唐云楚滅蔡蔡聲子爲楚大夫昭謂蔡時尚存聲子通使於晉楚耳在魯襄二十六年)遇之於鄭饗之以璧侑(饗食也璧侑以璧侑食也)曰子尚良食(尚猶彊也良善也)二先子其皆相子(相助也二先子謂椒舉之父伍參聲子之父子朝也傳曰楚伍參與蔡太師子朝友其子伍舉與聲子相善也)尚能事晉君以爲諸侯主(主盟主也)辭曰非所願也若得歸骨於楚死且不朽(自謂不朽)聲子曰子尚良食吾歸子(使子得歸也)椒舉降三拜(拜善言也)納其乘馬聲子受之(四馬曰乘受而不辭定其心也)還見令尹子木(子木屈建也傳曰聲子通使於晉還如楚也)子木與之語曰子雖兄弟於晉然蔡吾甥也(蔡晉同姓謂吾舅者吾謂之甥)二國孰賢對曰晉卿不若楚(順說之辭言時趙武爲晉正卿不及子木之忠然而有德也)其大夫則賢(賢於楚大夫)其大夫皆卿材也若杞梓皮革焉

楚實遺之杞梓良材也皮革犀兕也雖楚有材不能用也子木曰彼有公族甥舅若之何其遺之材也對曰昔令尹子元之難子元楚武王子文王弟王子善也欲蠱文夫人遂處王宮鬬班殺之在魯莊二十八年及三十年或譖王孫啓於成王啓子元子也成王文王子也或譖啓與父同罪王弗是是理也王孫啓奔晉晉人用之及城濮之役晉將遁矣晉楚戰於城濮在魯僖二十八年遁逃退也王孫啓與於軍事謂先軫先軫晉中軍帥曰是師也唯子玉欲之子玉楚令尹得臣也與王心違王不欲戰子玉固請王怒少與之師故唯東宮與西廣實來東宮西廣楚軍營名諸侯之從者叛者半矣叛舍子玉若敖氏離矣若敖氏子玉同族離謂不欲戰也楚師必敗何故去之先軫從之大敗楚師則王孫啓之為也昔莊王方弱方弱未二十申公子儀父為師儀父申公鬬班之子大司馬鬬克也王子燮為傅燮楚公子使師崇子孔帥師以伐舒師崇楚大師潘崇也子孔楚令尹成嘉也舒羣舒也燮

及儀父施二師而分其室（施罪於二師二師子孔潘崇也室家資也）師還至則以王如廬戢黎（師子孔潘崇之師二子懼故以王如廬廬楚邑也傳曰初鬬克囚于秦秦有殽之敗而使歸求成成而不得志公子燮求令尹不得故作亂城郢而使賊子孔弗克而還）廬戢黎殺二子而復王（戢黎廬大夫也二子燮及儀父）或譖析公臣於王（析公臣楚大夫或譖之言與知二子之亂）王弗是析公奔晉晉人用之寔讒敗楚使不規東夏則析公之爲也（規猶有也東夏沈蔡也傳曰繞角之役晉將遁矣析公曰楚師輕窕易震蕩也若多鼓鈞聲以夜軍之楚師必遁晉人從之楚師宵潰晉人遂侵蔡襲沈獲其君鄭於是不敢南面楚失諸華繞角之役在魯成六年）昔雍子之父兄譖雍子於恭王（雍子楚大夫父兄同宗之父兄）王弗是雍子奔晉晉人用之及鄢之役晉將遁矣（鄢鄢陵役在魯成十六年）雍子與於軍事謂欒書曰楚師可料也（欒書晉正卿料數也）在中軍王族而已（唐云族親族同姓也昭謂族部屬也傳曰欒范以其族夾公行時二子將中軍中軍非二子之親也）若易中下楚必歆之（中下中軍之下也歆猶食也易易欒范之行示之弱以誘楚也傳曰欒范易行以誘之鄭司農以爲易行中軍與上下軍

易卒伍也中軍王之卒良故易也若合而函吾中合合戰也函入也中中軍也吾上下必敗其左右晉上下軍必敗楚之左右軍也則三萃以攻其王族必大敗之萃集也時晉有四軍言三集者中軍先入而上下及新軍乃三集以攻也欒書從之大敗楚師王親面傷則雍子之為也王楚恭王也面傷謂呂錡射其目昔陳公子夏為御叔娶於鄭穆公公子夏陳宣公之子御叔之父也為御叔娶鄭穆公少妃姚子之女夏姬也生子南子南之母亂陳而亡之子南夏徵舒之字御叔早死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淫夏姬徵舒弒靈公楚莊王以諸侯討之而滅陳使子南戮於諸侯言為諸侯所戮在魯宣十一年莊王既以夏氏之室賜申公巫臣則又畀之子反卒於襄老畀與也巫臣楚申公屈巫子靈也子反司馬公子側也襄老楚連尹也初莊王欲納夏姬巫臣諫曰不可君召諸侯以討罪也今納夏姬貪其色也貪色為淫淫為大罰王乃止將以賜巫臣則又與子反子反欲取巫臣又難之卒與襄老襄老死于邲二子爭之未有成晉楚戰於邲在魯宣十二年晉智莊子射襄老獲之以其尸歸二子子反巫臣也爭爭夏姬成猶定也恭王使巫臣聘於齊以夏姬行巫臣導夏姬使歸託以求襄老之尸恭王遣焉巫臣聘諸鄭鄭伯鄭伯

許之及使適齊至鄭遂以夏姬行焉 遂奔晉晉人用之寔遁吳晉使其子狐庸爲行人於吳 子反殺巫臣之族巫臣在晉請使於吳吳子壽夢說之乃遁吳于晉使其子爲吳行人 而教之射御導之伐楚至于今爲患則申公巫臣之爲也今椒舉娶於子牟子牟得罪而亡執政弗是 執政謂卿也 謂椒舉曰女實遣之彼懼而奔鄭緬然引領南望 緬猶邈也領頸也 曰庶幾赦吾罪又不圖也乃遂奔晉晉人又用之矣彼若謀楚其亦必有豐敗也哉 豐猶大也 子木愀然 愀愁貌 曰夫子何如召之其來乎對曰亡人得生又何不來爲子木曰不來則若之何對曰夫子不居矣 不居言當奉命於他國 春秋相事以還軫於諸侯 軫車後橫木言四時相聘問之事迴車於諸侯 若資東陽之盜使殺之其可乎 資賂也東陽楚北邑 不然不來矣子木曰不可我

爲楚卿而賂盜以賊一夫於晉非義也子爲我召之吾倍其室 倍其室益其家也 乃使椒鳴召其父而復之

靈王爲章華之臺 靈王楚恭王之庶子靈王熊虔也章華地名吳語曰乃築臺於章華之上 與伍舉升焉曰臺美夫 伍舉椒舉也椒邑也 對曰臣聞國君服寵以爲美 服寵謂以賢受寵服以是爲美 安民以爲樂 以能安民爲樂 聽德以爲聰 聽用有德也 致遠以爲明 能致遠人也 不聞其以土木之崇高彤鏤爲美 彤謂丹楹鏤謂刻桷 而以金石匏竹之昌大嚻庶爲樂 金鍾也石磬也匏笙也竹簫管也昌盛也嚻讙也庶衆也 不聞其以觀大視侈淫色以爲明而以察清濁爲聰 察審也清濁宮羽也 先君莊王爲匏居之臺 匏居臺名 高不過望國氛 氛祲氣也 大不過容宴豆 言宴有折俎籩豆之陳 木不妨守備 不妨城郭守備之材 用不煩官府 材用不出府藏 民不廢時務官不易朝常問誰宴

焉則宋公鄭伯言二國朝事楚問誰相禮則華元駟騑相相導也華元宋卿華卿之子右師元也騑鄭穆公之子子騑也問誰贊事則陳侯蔡侯許男頓子贊佐也其大夫侍之各侍其君先君以是除亂克敵而無惡於諸侯今君爲此臺也國民罷焉財用盡焉年穀敗焉敗廢民之時務百官煩焉爲之徵發擧國留之留治之也數年乃成願得諸侯與始升焉諸侯皆距無有至者而後使太宰啓彊請於魯侯啓彊楚卿薳遠魯侯昭公也事在昭七年懼之以蜀之役蜀魯地魯宣公使求好於楚楚莊王卒宣公薨不克作好成公即位受盟於晉楚子怒使公子嬰齊帥師侵魯至蜀魯人懼之使孟孫賂楚以請盟在成二年而僅得以來僅猶劣也使富都那豎贊焉富富於容貌都閑也那美也豎未冠者也言取美好不尚德而使長鬣之士相焉長鬣美鬚髯也臣不知其美也夫美也者上下內外小大遠近皆無害焉故曰美若於目觀則美於目則美於德則不美

縮於財用則匱縮言取也是聚民利以自封而瘠民也胡美之焉封厚也胡何也何以爲美夫君國者將民之與處民實瘠矣君安得肥安得獨肥言將有患且夫私欲引侈則德義鮮少德義不行則邇者騷離而遠者距違騷愁也離叛也邇境內遠鄰國天子之貴也唯其以公侯爲官正也正長也而以伯子男爲師旅帥師旅也其有美名也唯其施令德於遠近而小大安之也若斂民利以成其私欲使民蒿焉忘其安樂而有遠心蒿耗也遠心叛離其爲惡也甚矣安用目觀故先王之爲臺榭也積土爲臺無室曰榭榭不過講軍實講習也軍實戎事也臺不過望氛祥凶氣爲氛吉氣爲祥故榭度於大卒之居大卒王士卒也度謂足以臨見也臺度於臨觀之高足以臨下觀上明使屋榭不蔽目明而已其所不奪穡地稼穡之地其爲不匱財用爲作也其事不煩官業

業事也 其日不廢時務 以農隙也 瘠磽之地於是乎爲之 不害穀土也磽确也 城守之木於是乎用之 城守之餘然後用之 官僚之暇於是乎臨之 暇閒也 四時之隙於是乎成之 隙空閒時也 故周詩曰經始靈臺 經謂經度之立其基址也天子曰靈臺 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 攻治也不日不程課以期日 經始勿亟庶民子來 亟疾也子來如子爲父母 王在靈囿麀鹿攸伏 囿域也麀牝鹿攸所也視牝鹿所伏息愛牸任之類 夫爲榭臺將以教民利也 臺所以望氛祥而備災害榭所以講軍實而禦寇亂皆所以利民者 不知其以匱之也 知聞也 若君謂此臺美而爲之正 以爲得事之正 楚其殆矣 殆危也

靈王城陳蔡不羹 三國楚別都也魯昭八年楚滅陳使穿封戌爲陳公十一年滅蔡使公子棄疾爲蔡公今潁川定陵西北有不羹亭襄城西北有不羹城 使僕夫子晳問於范無宇 子晳楚大夫僕晳父也范無宇楚大夫芋尹申無宇也 曰吾不服諸夏而獨事晉何也 不服心不服也 唯晉近我遠也今吾城三國賦皆千乘亦當晉矣 禮地方十里爲成出長轂一乘馬四

四乘十二頭步卒七十二人甲士三人三國各千乘其地三千成又加之以楚諸侯其來乎對曰其在志也國爲大城未有利者志記也言在書籍所記國作大城未有利也昔鄭有京櫟京莊公弟叔段之邑櫟鄭子元之邑魯桓十五年鄭厲公因櫟人殺檀伯遂居櫟檀伯子元也衛有蒲戚蒲甯殖之邑戚孫林父之邑宋有蕭蒙蕭蒙宋公子鮑之邑魯有弁費弁費季氏之邑齊有渠丘渠丘齊大夫雍廩之邑晉有曲沃曲沃欒盈之邑秦有徵衙徵衙桓公之子景公之弟公子鍼之邑叔段以京患莊公鄭幾不克叔段圖篡莊公不克出奔在魯隱元年櫟人寔使鄭子不得其位魯莊十四年厲公自櫟侵鄭獲大夫傅瑕與之盟而赦之使殺鄭子而納厲公鄭子莊公子子儀也衛蒲戚寔出獻公甯殖孫林父逐衛獻公獻公奔齊在魯襄十四年宋蕭蒙寔弒昭公昭公兄鮑弒昭公而立在魯文十六年魯弁費寔弱襄公襄公十一年季武子卑公室作三軍而自征之二十九年又取弁以自予齊渠丘寔殺無知魯莊八年無知弒襄公而立九年雍廩殺之晉曲沃寔納齊師欒盈奔齊齊莊公納之盈以曲沃之甲晝入爲賊於絳在魯襄二十三年秦徵衙寔難桓景公子鍼有寵於桓如二君於景難謂侵偪也魯昭元年鍼奔晉其車千乘皆志於諸侯此其不利

者也（皆見記録於諸侯）且夫制城邑若體性焉有首領股肱至于手拇毛脉（拇大指也毛鬚髮也）大能掉小故變而不勤（掉作也變動也勤勞也）地有高下天有晦明民有君臣國有都鄙古之制也先王懼其不帥也（帥循也）故制之以義施之以服行之以禮（謂名位不同禮亦異數）辯之以名（名號也）書之以文（書其名位及所掌主）道之以言既其失也易物之由（易物易其尊卑服物之宜）夫邊境者國之尾也譬之如牛馬處暑之既至（處暑在七月節處止也）蝱蠆之既多而不能掉其尾臣亦懼之（大曰蝱小曰蠆不能掉尾益重也以言三國亦將然也）不然是三城也豈不使諸侯之心惕惕焉（惕惕懼也）子皙復命王曰是知天咫安知民則（咫言少也此言少知天道耳何知治民之法）是言誕也（誕虛也）右尹子革侍（子革楚大夫故鄭國大夫子然之子然丹也）曰民天之生也知天必知民矣是其言可以懼哉三年陳蔡及

不羕人納棄疾而弑靈王棫後三年也在魯昭十三年棄疾恭王之子靈王之弟平王也靈王無道棄疾入國爲亂三軍叛之於乾谿王自殺言弑者王之死由三國也

左史倚相廷見申公子亹倚相楚左史也子亹楚申公史老也廷見見於廷也子亹不出左史謗之舉伯以告舉伯楚大夫也子亹怒而出曰女無亦謂我老耄而舍我而又謗我八十曰耄舍棄也左史倚相曰唯子老耄故欲見以交儆子交夾也若子方壯能經營百事倚相將奔走承序承受事業次序於是不給而何暇得見給供也昔衞武公年數九十有五矣武公衞僖公之子共伯之弟武公和也猶箴儆於國箴刺也儆戒也曰自卿以下至于師長士師長大夫士衆士苟在朝者無謂我老耄而舍我舍謂不諫誡必恭恪於朝朝夕以交戒我聞一二之言必誦志而納之以訓導我言謗譽之言也志記也在輿有旅賁之規

規規諫也旅賁勇力之士掌執戈盾夾車而趨車止則持輪位宁有官師之典中庭之左右謂之位門屏之間謂之宁師長也典常也倚几有誦訓之諫誦訓工師所誦之諫書之於几也居寢有褻御之箴褻近也臨事有瞽史之導事戎祀也瞽樂太師掌詔吉凶史太史也掌詔禮事宴居有師工之誦師樂師也工瞽矇也誦謂箴諫時世也史不失書矇不失誦以訓御之御進也於是乎作懿戒以自儆也三君云懿戒書也昭謂懿詩大雅抑之篇也懿讀之曰抑毛詩序曰抑衛武公刺厲王亦以自儆也及其沒也謂之睿聖武公睿明也書曰睿作聖謚法曰威彊睿德曰武子實不睿聖於倚相何害害傷也周書曰文王至于日中昃不皇暇食日昳曰昃易曰日中則昃惠于小民唯政之恭文王猶不敢驕今子老楚國而欲自安也老老恃楚國以禦數戒者王將何爲禦止也數者謂箴戒誹謗也爲人臣而尚如此王將復何爲也若常如此楚其難哉子亹曰老之過也老子亹名乃驟見左史

靈王虐白公子張驟諫 子張楚大夫白公也 王患之謂史老曰吾
欲已子張之諫若何 史老子亹已止也 對曰用之寔難已之易矣
若諫君則曰余左執鬼中右執殤宮 中身也禮記曰其中退然夭死曰殤殤宮殤之
居也執謂把其錄籍制服其身知其居處若今世云能使殤矣 凡百箴諫吾盡聞之矣寧聞他
言 不欲聞諫也 白公又諫王如史老之言對曰昔殷武丁能聳
其德至于神明 武丁高宗也聳敬也至通也通于神明謂夢見傅說 以入于河 遷於河內 自河徂
亳 從河內往亳都 於是乎三年默以思道 默諒闇也思道思君人之道也書曰高宗諒闇三年不言言乃雍
卿士患之 患其不言 曰王言以出令也若不言是無所稟令也
稟受也 武丁於是作書 作書解卿士也賈唐云書說命也昭曰非也其時未得傅說 曰以余正四方
余恐德之不類茲故不言 類善也茲此也 如是而又使以象夢旁
求四方之賢 思賢而夢見之識其容狀故作其象而使求之 得傅說以來升以為公 公上公也

書序曰高宗夢得說使百工營求諸野得之傅巖作說命而使朝夕規諫曰若金用女作礪使磨礪也若津水用女作舟喻遭津水若天旱用女作霖雨天旱自比苗稼也雨三日已上為霖啓乃心沃朕心啓開也以賢者之心比霖雨也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以藥喻忠言也瞑眩頓瞀攻已之急也瘳愈也若跣不視地厥足用傷以失道比徒跣而不視地必傷也若武丁之神明也通於神明其聖之睿廣也其智之不疾也猶自謂未乂乂治也故三年默以思道既得道猶不敢專制使以象旁求聖人既得以為輔又恐其荒失遺忘故使朝夕規誨箴諫曰必交修余無余棄也今君或者未及武丁而惡規諫者不亦難乎難以保國齊桓晉文皆非嗣也言非嫡嗣還軫諸侯不敢淫逸還軫謂出奔也心類德音以德有國類善也近臣諫遠臣謗輿人誦以自誥也輿眾也誦誦善敗也誥告也是以

其入也四封不備一同〔備滿也地方百里曰同方欲美之故尤小焉〕而至於是有畿田〔方千里曰畿〕以屬諸侯〔屬會也〕至于今爲令君桓文皆然君不度憂於二令君而欲自逸也無乃不可乎周詩有之曰弗躬弗親庶民弗信〔言爲政不躬親之則衆民不信〕臣懼民之不信君也故不敢不言不然何急以其言取罪也王病之曰子復語〔病不能然故復使語〕不穀雖不能用吾憖寘之於耳〔憖猶願也〕對曰賴君用之也故言〔賴恃也〕不然巴浦之犀犛兕象其可盡乎其又以規爲瑱也〔犛犛牛也規諫也瑱所以塞耳言四獸之牙角可以爲瑱難盡而又以規諫爲之乎今象出徼外其三獸則荆交有焉巴浦地名或曰巴郡浦合浦〕遂趨而退歸杜門不出七月乃有乾谿之亂靈王死之〔乾谿楚之東地〕

司馬子期欲以妾爲內子〔子期楚平王之子子西之弟公子結也爲大司馬卿之嫡妻曰內子〕訪之

左史倚相曰吾有妾而愿欲笄之其可乎愿慤也笄內子首飾衡笄也對曰昔先大夫子囊違王之命謚違厲以為恭子夕嗜芰子木有羊饋而無芰薦子木違父命以羊饋易芰薦君子曰違而道違命合道穀陽豎愛子反之勞也而獻飲焉以斃於鄢穀陽豎子反之內豎也斃踣也魯成十六年晉楚戰於鄢楚恭王傷目明日將復戰王召子反穀陽豎獻飲於子反醉不能見王曰天敗楚也乃宵遁子反自殺芋尹申亥從靈王之欲以隕於乾谿芋尹申亥申無宇之子乾谿之役申亥曰吾父再干王命王不誅惠孰大焉乃求王遇諸棘圍以歸王縊申亥以二女殉葬之君子曰從而逆從從其欲君子之行欲其道也欲得其道故進退周旋唯道是從夫子木能違若敖之欲若敖子夕以之道而去芰薦吾子經營楚國經經緯也而欲薦芰以干之干犯也言以妾為妻猶以芰當祭其可乎子期乃止

國語卷第十七

國語卷第十八

楚語下

韋氏解

昭王問於觀射父（昭王楚平王之子昭王熊軫觀射父楚大夫）曰周書所謂重黎寔使天地不通者何也（周書周穆王之相甫侯所作吕刑也重黎顓項掌天地之臣吕刑曰乃命重黎絕地天通）若無然民將能登天乎（謂少皞之末民神雜糅不可方物顓頊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火正黎司地以屬民是謂絕地與天相通之道也）（若重黎不絕天地民豈能上天乎）對曰非此之謂也古者民神不雜（雜會也謂司民司神之官各異）民之精爽不攜貳者而又能齊肅衷正（爽明也攜離也貳二也齊一也肅敬也衷中也）其智能上下比義（義宜也）其聖能光遠宣朗（聖通也朗明也）其明能光照之其聰能聽徹之（徹達也）如是則明神降之（降下也）在男曰覡在女曰巫（覡見鬼者也周禮男亦曰巫）是使制神之處位次主（處居也位祭位也次主次其尊卑先後）而爲之牲器時服（牲之毛色小大也器所當用也時服四時

服色所宜而後使先聖之後之有光烈烈明也而能知山川之號號名位也高祖之主高祖廟之先也宗廟之事昭穆之世父昭子穆先後之次也春秋躋僖公謂之逆祀齊敬之勤齊莊也禮節之宜威儀之則容貌之崇崇飾也忠信之質質誠也禋絜之服絜祀曰禋而敬恭明神者以爲之祝祝太祝掌祈福祥使名姓之後能知四時之生名姓謂舊族若伯夷炎帝之後爲堯秩宗生嘉穀韭卵之屬犧牲之物玉帛之類采服之儀彝器之量彝六彝器俎豆量大小也次主之度疏數之度屏攝之位周氏云屏并也攝主人之位昭謂屏屏風也攝形如今要扇皆所以明尊卑爲祭祀之位近漢亦然壇場之所除地曰場上下之神氏姓之出所自出也而心率舊典者爲之宗宗宗伯掌祭祀之禮於是乎有天地神民類物之官是謂五官類物謂別善惡利器用之官各司其序不相亂也民是以能有忠信神是以能有明德明德謂降福祥不爲災孽民神異業業事也敬而不

瀆故神降之嘉生（嘉生善物）民以物享禍災不至求用不匱及少皞之衰也九黎亂德（少皞黄帝之子金天氏也九黎黎氏九人）民神雜糅不可方物（同位故雜糅方猶別也物名也）夫人作享家為巫史（夫人人人也享祀也巫主接神史次位序言人人自為之）無有要質（質誠也）民匱于祀而不知其福（言民困匱於祭祀而不獲其福）烝享無度民神同位民瀆齊盟無有嚴威（齊同也嚴敬也威畏也）神狎民則不蠲其為（狎習也則法也蠲絜也其為所為也）嘉生不降無物以享禍災荐臻莫盡其氣（荐重也臻至也氣壽命之氣也）顓頊受之（少皞氏殁顓頊氏作受承服也）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南陽位正長也司主司屬會也所以會羣神使各有分序不相干亂也周禮則宗伯掌祭祀）命火正黎司地以屬民（唐尚書云火當為北北陰位也周禮則司徒掌土地民人者也）使復舊常無相侵瀆（侵犯也）是謂絕地天通（絕地民與天神相通之道）其後三苗復九黎之德（其後高辛氏之季年三苗九黎之後高辛氏衰三苗為亂行其凶德如九黎之為也堯興而誅之）堯

復育重黎之後不忘舊者使復典之育長也堯繼高辛氏平三苗之亂紹育重黎之後使復典天地之官羲氏和氏是也以至于夏商故重黎氏世叙天地而別其分主者也叙次也分位也其在周程伯休父其後也當宣王時失其官守而爲司馬氏程國伯爵休父名也失官守謂失天地之官而以諸侯爲大司馬詩曰王謂尹氏命程伯休父是也寵神其祖以取威于民曰重寔上天黎寔下地寵尊也言休父之後世尊神其祖以威耀其民言重能舉上天黎能抑下地令相遠故不復通也遭世之亂而莫之能禦也亂謂幽平以下禦止也不然夫天地成而不變天地體成不復變改何比之有言不相比近也

子期祀平王子期楚平王之子結平王王恭王之子昭王之父祭以牛俎於王致牛俎於昭王王問於觀射父曰祀牲何及王惑俎肉而問牲用所及對曰祀加于舉加增也舉人君朔望之盛饌天子舉以大牢祀以會大牢牛羊豕也會會三大牢舉四方之貢諸侯舉以特牛祀以太牢特一也卿舉以少牢祀以特牛少牢羊豕大夫舉以

特牲祀以少牢特牲豕也士食魚炙祀以特牲庶人食菜祀以魚上下有序民則不慢王曰其小大何如對曰郊禘不過繭栗角如繭栗郊神祭天也烝嘗不過把握把握長不出把王曰何其小也對曰夫神以精明臨民者也故求備物不求豐大備物體具而精絜者是以先王之祀也以一純二精一純心純一而絜也二精玉帛也三牲四時五色六律七事八種七事天地民四時之務八種八音也九祭十日十二辰以致之九祭九州助祭十日甲至癸十二辰子至亥擇其吉日令辰以致神百姓千品萬官億醜兆民經入畡數以奉之百姓百官受氏姓也千品姓有徹品十爲千品五物之官陪屬萬爲萬官官有十醜爲億醜天子之田九畡以養兆民王取經入以食萬官明德以昭之昭昭孝敬也和聲以聽之中和之聲使神聽之以告徧至則無不受休至神至也休慶也毛以示物物色也血以告殺明不因故也接誠拔取以獻具爲齊敬也接誠於神也拔毛取血獻其備物也齊絜也詩云執其鸞刀以啓其毛取其

血膋

敬不可久民力不堪故齊肅以承之肅疾也承奉也王曰芻豢幾何草養曰芻穀養曰豢對曰遠不過三月近不過浹日遠謂三牲近謂雞鶩之屬浹日十日也王曰祀不可以已乎已止也對曰祀所以昭孝息民昭孝養使民蕃息也撫國家定百姓也不可以已夫民氣縱則底氣志氣也縱放也底著也底則滯滯久而不振滯廢也振懼也言無祭祀則民無所畏忌無所畏忌則志放縱放縱則遂發滯難後恐懼也生乃不殖生生人物也殖長也生物不長神不降以福也其用不從不從上令也其生不殖不可以封封封國也是以古者先王日祭月享時類歲祀告以事類曰類日祭於祖考月薦於曾高時類及二祧歲祀於壇墠諸侯舍日有月享也卿大夫舍月有時祭也士庶人舍時歲乃祭也天子徧祀羣神品物品物謂若八蜡所祭猫虎昆蟲之類諸侯祀天地三辰及其土之山川三辰日月星祀天地謂二王之後非二王之後祭分野星山川而已卿大夫祀其禮禮謂五祀及祖所自出士庶人不過其祖祖至父也日月會于龍

豨豨龍尾也謂周十二月夏十月日月合辰於尾上月令孟冬日在尾土氣含收含收收縮萬物含藏天明昌作昌盛也作起也謂天氣上也是月純坤用事百嘉備舍嘉善也時物畢成舍入室也羣神頻行頻並也言並行欲求食也國於是乎蒸嘗家於是乎嘗祀蒸冬祭也嘗嘗百物也月令孟冬大飲烝傳曰閉蟄而蒸百姓夫婦擇其令辰辰十二辰奉其犧牲敬其粢盛絜其糞除慎其采服禋其酒醴帥其子姓禋絜也子姓衆同姓也從其時享虔其祝宗宗主祭祀祝主祝祈道其順辭以昭祀其先祖肅肅濟濟如或臨之於是乎合其州鄉朋友婚姻比爾兄弟親戚合會也比親也於是乎弭其百苛殄其讒慝弭止也苛虐也殄覆也止覆謂解怨除恨合其嘉好結其親暱合結謂於此更申固也億其上下億安也以申固其姓上所以教民虔也下所以昭事上也天子禘郊之事必自射其牲牲牛也王后必自舂其粢粢器實也

諸侯宗廟之事必自射牛刲羊擊豕刲刺也擊殺也夫人必自舂其盛在器曰盛上言粢此言盛互其文也況其下之人其誰敢不戰戰兢兢以事百神天子親舂禘郊之盛帥后舂之王后親繅其服服祭服祭義云夫人繅三盆則王后一盆與周語曰王耕一墢班三之自公以下至于庶人其誰敢不齊肅恭敬致力於神民所以攝固者也若之何其舍之也攝持也舍廢也王曰所謂一純二精七事者何也對曰聖王正端冕以其不違心帥其羣臣精物以臨監享祀無有苛慝於神者謂之一純端玄端之服冕大冠也監視也不違心謂思端正服則端正也玉帛爲二精明絜爲精天地民及四時之務爲七事王曰三事者何也對曰天事武乾稱剛健故武地事文地質柔順故文易曰坤爲文民事忠信以忠信爲行王曰所謂百姓千品萬官億醜兆民經入

畡數者何也對曰民之徹官百（徹達也自以名達於上者有百官也）王公之子弟之質能言能聽徹其官者（質有賢質能言能言其官職也）而物賜之姓以監其官是爲百姓（物事也以功事賜之姓官有世功則有官族若太史司馬之屬）姓有徹品十於王謂之千品（謂一官之職其僚屬徹於王者有十品百官故有千品）五物之官陪屬萬爲萬官（五物謂天地神民類物之官也臣之臣爲陪屬謂有僚屬轉陪貳相佐助復有十等千品故萬官也）官有十醜爲億醜（醜類也以十醜承萬爲十萬十萬曰億古數也今以萬萬爲億）天子之田九畡以食兆民（九畡九州之內有畡數也食兆民民稱耕而食其中也天子曰兆民）王取經入焉以食萬官（經常也常入征稅也）

鬬且廷見令尹子常（鬬且楚大夫子常子囊之孫囊瓦也）子常與之語問蓄貨聚馬歸以語其弟曰楚其亡乎不然令尹其不免乎吾見令尹令尹問蓄聚積實如餓豺狼焉（實財也）殆必亡者也夫古者聚貨不妨民衣食之利聚馬不害

民之財用 貨珠玉之屬自然物也貨馬多則養求者衆妨財力也 國馬足以行軍 國馬民馬也十六井爲丘有戎馬一匹牛三頭足以行軍 公馬足以稱賦 公馬公之戎馬稱舉也賦兵也 不是過也公貨足以賓獻 賓饗獻貢也 家貨足以共用 家大夫也 不是過也夫貨馬郵則闕於民 郵過也闕缺也 民多闕則有離叛之心將何以封矣 封封國也 昔鬬子文三舍令尹 子文鬬伯比之子於菟也舍去也 無一日之積恤民之故也 積儲也 成王聞子文之朝不及夕也 成王楚文王之子頵也 於是乎每朝設脯一束糗一筐以羞子文 糗寒粥也筐器也羞進也 至于今令尹秩之 秩常也 成王每出子文之祿必逃王止而後復 祿俸也復反也 人謂子文曰人生求富而子逃之何也對曰夫從政者以庇民也 庇覆也 民多曠也而我取富焉 曠猶空也 是勤民以自封 勤勞也封厚也 死無日矣我逃死非逃富也故莊王之世

滅若敖氏唯子文之後在至于今處鄖爲楚良臣 莊王成王孫也若敖氏子文之族也魯宣四年子文之弟子鬬椒爲亂莊王滅若敖氏之族子文之孫箴尹克黃使齊而還自拘於司敗王思子文之治楚也曰子文無後何以勸善使復其所其子孫當昭王時爲鄖公 是不先恤民而後己之富乎今子常先大夫之後也 先大夫囊費也 而相楚君無令名於四方民之羸餒日已甚矣 羸瘠也言日日又甚 四境盈壘 壘壁也言壘壁盈滿四境之内 道殣相望 道冢曰殣詩云行有死人尚或殣之 盜賊司目民無所放 放依也 是之不恤而蓄聚不厭其速怨於民多矣 速召也 積貨滋多蓄怨滋厚不亡何待夫民心之慍也 慍怒也 若防大川焉潰而所犯必大矣 犯敗也 子常其能賢於成靈乎成不禮於穆願食熊蹯不獲而死 成成王穆王商臣之父欲黜商臣而立其弟職商臣圍成王王請食熊蹯而死不聽遂自殺蹯掌也 靈不顧於民一國棄之如遺迹焉 靈王不君罷弊楚國三軍叛之如行人之遺棄其迹 子常爲政而無禮

不顧甚於成靈其獨何力以待之待禦也期年乃有柏舉之戰子常奔鄭昭王奔隨柏舉楚地隨漢東之國初蔡昭侯朝於楚子常欲其珮唐成公亦朝焉子常欲其驌驦馬二君不與而留之三年後與之乃得歸歸與吳伐楚大敗之在魯定四年奔隨自鄭之隨也吳人入楚昭王出奔濟於成臼吳人闔閭也出奔隨也濟渡也成臼津名見藍尹亹載其孥藍尹楚大夫妻子曰孥王曰載予對曰自先王莫隊其國隊失也當君而亡之君之過也遂去王王歸又求見王欲執之子西曰請聽其辭夫其有故子西平王之子昭王之庶兄令尹公子申也故猶意也王使謂之曰成臼之役而棄不穀今而敢來何也而女也曰昔瓦唯長舊怨以敗於柏舉故君及此瓦子常名長猶積也今又效之無乃不可乎臣避於成臼以儆君也庶悛而更乎悛改也今之敢見觀君之德也曰庶憶懼而鑒前惡乎鑒鏡也君若

不鑒而長之君實有國而不愛臣何有於死　死在
司敗矣楚謂司寇為司敗惟君圖之子西曰使復在其位以無忘
前敗言見鬭則念前敗王乃見之
吳人入楚昭王奔鄖鄖楚邑鄖公之弟懷將弒王鄖公令尹子文之亥孫之孫
蔓成然之子鬭辛也鄖公辛止之懷曰平王殺吾父平王昭王考也父蔓成然也成然立王貪
求無厭平王殺之在國則君在外則讎也見讎弗殺非人也鄖公
曰夫事君者不為外內行不為外內易行不為豐約舉豐盛也約衰也舉動
也苟君之卑尊一也且夫自敵以下則有讎敵體也非是不讎
下虐上為弒上虐下為討而況君乎君而討臣何讎之
為若皆讎君則何上下之有乎吾先人以善事君成名
於諸侯自鬭伯比以來未之失也今爾以是殃之不可殃病

害也懷弗聽曰吾思父不能顧矣鄖公以王奔隨避懷也王歸而賞及鄖懷子西諫曰君有二臣或可賞也或可戮也君王均之羣臣懼矣均同也言賞罰無別故懼王曰夫子期之二子耶吾知之矣子期成然字或禮於君或禮於父均之不亦可乎

子西歎於朝藍尹亹曰吾聞君子唯獨居思念前世之崇替者崇終也替廢也詩云曾不崇朝與哀殯喪塗木曰殯於是有歎其餘則否君子臨政思義思公義也飲食思禮同宴思樂在樂思舊無有歎焉今吾子臨政而歎何也子西曰闔廬能敗吾師柏舉戰也闔廬即世吾聞其嗣又甚焉嗣子夫差也甚謂政德過於父吾是以歎對曰子患政德之不修無患吳矣闔廬口不貪嘉味耳不樂逸聲逸淫也目不淫於色身不懷於安朝

夕勤志卹民之羸（羸病也）聞一善若驚得一士若賞（若受賞也）有過必悛（悛改也）有不善必懼是故得民以濟其志（濟成也志戰克）今吾聞夫差好罷民力以成私好縱過而翳諫（翳鄣也）一夕之宿臺榭陂池必成六畜玩好必從夫差先自敗也已焉能敗人子修德以待吳吳將斃矣

王孫圉聘於晉（王孫圉楚大夫）定公饗之趙簡子鳴玉以相（定公晉頃公之子午也簡子趙鞅也鳴玉鳴其佩玉以相禮也）問於王孫圉曰楚之白珩猶在乎（珩佩上之横者）對曰然簡子曰其爲寶也幾何矣（幾何世也）曰未嘗爲寶楚之所寶者曰觀射父（言以賢爲寶）能作訓辭以行事於諸侯（言以訓辭交結諸侯）使無以寡君爲口實（口實毀弄）又有左史倚相能道訓典以叙百物（叙次也物事也）以朝夕獻善敗于寡君使寡君無忘

先王之業又能上下說于鬼神順道其欲惡（說媚也）使神無有怨痛于楚國（痛疾也）又有藪曰雲連徒洲金木竹箭之所生也（楚有雲夢藪澤名也連屬也水中可居者曰洲徒其名也）龜珠角齒皮革羽毛所以備賦以戒不虞者也（龜所以備吉凶珠所以禦火災角所以為弓弩齒所以為珥皮虎豹皮也所以為茵鞬革犀兕也所以為甲冑羽鳥羽所以為旍毛旄牛尾所以注竿首賦兵賦虞度也）所以共幣帛以賓享於諸侯者也（享獻也）若諸侯之好幣具而導之以訓辭（導行也）有不虞之備而皇神相之（能媚於神故皇神相之皇大也相助也）寡君其可以免罪於諸侯而國民保焉（保安也）此楚國之寶也若夫白珩先王之玩也何寶之焉（玩玩弄之物）圍聞國之寶六而已明王聖人能制議百物以輔相國家則寶之玉足以庇廕嘉穀使無水旱之災則寶之（玉玉祭祀之玉）龜足以憲臧否則寶之（憲法也取善惡之法）珠足以

禦火災則寶之（珠水精故以禦火災）金足以禦兵亂則寶之（金所以爲兵也）山林藪澤足以備財用則寶之若夫譁囂之美（譁囂猶讙譁謂若鳴玉以相）楚雖蠻夷不能寶也（微刺簡子）

惠王以梁與魯陽文子（惠王昭王子越女之子章梁楚北境也文子平王之孫司馬子期子魯陽公也）文子辭曰梁險而在境懼子孫之有貳者也（貳二心也）夫事君無憾憾則懼偪（憾恨也無恨謂得志也偪偪上也）偪則懼貳（偪則懼誅故貳也）夫盈而不偪（志盈滿也）憾而不貳者臣能自壽（壽保也）不知其他（他子孫也）縱臣而得以其首領以沒懼子孫之以梁之險乏臣之祀也（恃險而貳將見誅絕）王曰子之仁不忘子孫施及楚國敢不從子與之魯陽

子西使人召王孫勝（王孫勝故平王太子建之子白公勝也初費無極爲太子少師無寵太子娶於秦而美勸王納

之遂譖太子曰建將叛太子奔鄭又與晉謀鄭鄭人殺之勝奔吳在魯哀十六年沈諸梁聞之沈諸梁楚左司馬沈尹戌之子葉公子高見子西曰聞子召王孫勝信乎曰然子高曰將焉用之曰吾聞之勝直而剛欲寘之境寘置也傳曰召之使與吳境爲白公子高曰不可其爲人也展而不信展誠也誠謂復言而非信之道愛而不仁外愛人內無仁心也詐而不智以詐行謀而非智道也智人不詐毅而不勇毅果也直而不衷衷中也君子惡訐以爲直周而不淑周審也淑善也復言而不謀身展也復言言可復不欺人也不謀身不計身害也愛而不謀長不仁也外愛人不計終身也以謀蓋人詐也蓋掩也彊忍犯義毅也彊彊力忍犯義也直而不顧不衷也不顧隱諱周言棄德不淑也取周其言而不以德是六德者皆有其華而不實者也將焉用之彼其父爲戮於楚其心又狷而不絜狷者直己之志不從人也不絜非絜行若其狷也不忘舊怨而不以絜悛德悛改也思報怨而已則其愛也足以

得人其展也足以復之復復其前言其詐也足以謀之其直也足
以帥之帥帥衆也其周也足以蓋之言其周密足以覆蓋其惡其不絜也足以行之而
加之以不仁奉之以不義蔑不克矣夫造勝之怨者皆不
在矣怨謂譖太子者費無極之徒若來而無寵速其怒也速疾也若其寵之
毅貪無厭既能得入而耀之以大利耀示也不仁以長之長其利用思
舊怨以修其心修其報讎之心苟國有釁必不居矣釁隙也非子
職之其誰乎職主也言子西將主此禍彼將思舊怨而欲大寵大寵令尹司馬也
動而得人愛故得人怨而有術父死而怨故有術也若果用之害可待也余
愛子與司馬故不敢不言司馬子西之弟子期子西曰德其忘怨言誨
之以德必忘怨也余善之夫乃其寧寧安也子高曰不然吾聞之唯仁
者可好也可惡也可高也可下也好之不偪惡之不怨

高之不驕下之不懼不仁者則不然人好之則偪惡之則怨高之則驕下之則懼驕有欲焉欲專寵也懼有惡焉惡其上也欲惡怨偪所以生詐謀也子將若何若召而下之將戚而懼為之上者將怒而怨詐謀之心無所靖矣靖安也有一不義猶敗國家今壹五六而必欲用之不亦難乎吾聞國家將敗必用姦人而嗜其疾味其子之謂乎嗜貪也疾味味為己生疾害喻好不善也夫誰無疾眚眚猶災也能者早除之舊怨滅宗國之疾眚也為之關籥蕃籬而遠備閑之猶恐其至也蕃籬壁落閑闌也是之為曰惕惕懼也若召而近之死無日矣人有言曰狼子野心怨賊之人也其又何善乎若子不我信盍求若敖氏與子干子晳之族而近之若敖氏莊王所滅鬬椒也子干子晳恭王庶子公子比公子黑肱也平王所殺而代之何

獨不召而近也安用勝也其能幾何言危不久昔齊騶馬繻以胡公入於貝水騶馬繻齊大夫也胡公齊太公玄孫之子胡公靖也貝水名胡公虐馬繻馬繻弒胡公內之貝水邴歜閻職戕懿公於囿竹戕殘也歜職皆齊臣懿公齊桓公之子商人也爲公子時與邴歜之父爭田弗勝及即位乃掘而刖之而使歜僕納閻職之妻而使職驂乘魯文十八年懿公遊於申池二子弒公而納諸竹中晉長魚矯殺三郤於榭長魚矯晉大夫三郤錡至犨也犨與矯爭田執而梏之與其父母妻子同一轅既矯嬖於厲公譖而殺三郤於榭魯圉人犖殺子般於次圉人養馬者子般魯莊公太子次舍也雩講于梁氏女公子觀之犖自牆外與之戲子般鞭之莊公薨子般即位次于黨氏公子慶父通于夫人夫人欲立之慶父使犖賊子般於黨氏在魯莊三十二年夫是誰之故也非唯舊怨乎故事也是皆子之所聞也人求多聞善敗以監戒也今子聞而棄之猶蒙耳也蒙覆也吾語子何益吾知逃也已逃逃勝難子西笑曰子之尚勝也言子論議好尚勝也不從遂使爲白公子高以疾閒居于蔡蔡故蔡國楚滅之葉公兼而治焉及白公之亂子西子期死白公請伐鄭以

報父讎子西既許之未起師晉伐鄭楚人又救之與之盟白公怒遂作亂殺二子於朝在魯哀十六年葉公聞之曰吾怨其棄吾言而德其治楚國楚國之能平均以復先王之業者夫子也夫子子西以小怨寘大德吾不義也將入殺之殺白公也帥方城之外以入殺白公而定王室定王室謂兼令尹司馬以平楚國既定而使子西之子寧為令尹子期之子寬為司馬而老于葉葬二子之族子西子期之族多見害故皆為葬之

國語卷第十八

國語卷第十九

吳語

韋氏解

吳王夫差起師伐越越王勾踐起師逆之夫差太伯之後闔廬之子姬姓也勾踐祝融之後允常之子芊姓也鄭語曰芊姓夔越世本亦云越芊姓也魯定十四年吳伐越越敗之于檇李闔廬傷而死後三年夫差伐越報檇李也越逆之自江至于五湖吳人大敗之於夫椒遂入越越子以甲楯五千保于會稽在魯哀元年大夫種乃獻謀種越大夫獻進也曰夫吳之與越唯天所授王其無庸戰庸用也夫申胥華登簡報吳國之士於甲兵而未嘗有所挫也申胥楚大夫伍奢之子子胥也名員魯昭二十年奢誅于楚員奔吳吳與之申地故曰申胥華登宋司馬華費遂之子華氏作亂於宋而敗登奔吳為大夫簡習也挫毀折也夫一人善射百夫決拾決鉤弦拾捍言申胥華登善用兵眾必化之猶一人善射百夫競著決拾而效之勝未可成也成猶必也夫謀必素見成事焉而後履之素猶豫也履行也不可以授命授命猶闕命王不如設戎約辭行成以喜其民戎兵也約卑也成平也言不如設兵自守卑約其辭

以求平於吳吳民必喜以廣侈吳王之心侈大也吾以卜之於天天若棄吳必許吾成而不吾足也言越不足畏將必寬然有伯諸侯之心焉寬緩也既罷弊其民而天奪之食安受其燼天奪食稻蟹之屬燼餘也乃無有命矣吳無復有天命矣越王許諾乃命諸稽郢行成於吳諸稽郢越大夫曰寡君勾踐使下臣郢不敢顯然布幣行禮布陳也幣玉帛也顯猶公露也敢私告於下執事曰昔者越國見禍得罪於天王見禍於天也得罪謂傷闔廬言天王尊之以名天王親趨玉趾以心孤勾踐趾足也孤棄也而又宥赦之君王之於越也繄起死人而肉白骨也繄是也是使白骨生肉德至厚也孤不敢忘天災其敢忘君王之大賜乎今勾踐申禍無良申重也良善也草鄙之人敢忘天王之大德而思邊垂之小怨遠邑稱鄙言吳侵越之邊垂心懷怨恨以重得罪於下執事重得罪謂其見侵也勾

踐用帥二三之老家臣稱老言此謙也親委重罪頓顙於邊委猶歸也邊邊境今君王不察盛怒屬兵將殘伐越國察理也屬會也殘伐謂隨會稽越國固貢獻之邑也君王不以鞭箠使之而辱軍士使寇令焉若御寇之號令句踐請盟一介嫡女執箕箒以晐姓於王宮一介一人晐備也姓庶姓曲禮曰納女於天子曰備百姓一介嫡男奉槃匜以隨諸御槃匜盛盥器晉語曰奉匜沃盥御近臣宦豎之屬春秋貢獻不解於王府天王豈辱裁之豈能辱意裁制之亦征諸侯之禮也征稅也此亦天子征稅諸侯之禮夫諺曰狐埋之而狐搰之是以無成功埋藏也搰發也今天王既封植越國以明聞於天下封植以草木自喻壅本曰封植立也明顯也而又刈亡之是天王之無成勞也芟草曰刈勞功也雖四方之諸侯則何實以事吳實實事也敢使下臣盡辭唯天王秉利度義焉秉執也義宜也

吳王夫差乃告諸大夫曰孤將有大志於齊（言欲伐齊）吾將許越成而無拂吾慮（拂絕也）若越既改吾又何求若其不改反行吾振旅焉（伐齊反振旅而討之）申胥諫曰不可許也夫越非實忠心好吳也又非懾畏吾兵甲之彊也大夫種勇而善謀將還玩吾國於股掌之上以得其志（還運轉也玩弄也）（膝本曰股）夫固知君王之蓋威以好勝也（蓋猶尚也）故婉約其辭以從逸王志（婉順也約卑也從順隨也）使淫樂於諸夏之國以自傷也使吾甲兵鈍獘民人離落而日以憔悴（離叛也落殞也憔悴瘦病也）然後安受吾燼夫越王好信以愛民四方歸之年穀時熟日長炎炎（炎炎進貌）及吾猶可以戰也為虺弗摧為蛇將若何（虺小蛇大傳曰封豕長蛇）

吳王曰大夫奚隆於越（奚何也隆盛也）越曾足以為大虞乎（虞度也）

若無越則吾何以春秋曜吾軍士乃許之成將盟越王又使諸稽郢辭曰以盟爲有益乎前盟口血未乾未乾喻近足以結信矣以盟爲無益乎君王舍甲兵之威以臨使之而胡重於鬼神而自輕也吳王乃許之荒成不盟荒空也

吳王夫差既許越成乃大戒師徒將以伐齊申胥進諫曰昔天以越賜吳而王弗受夫天命有反反謂盛者更衰禍者有福今越王句踐恐懼而改其謀舍其愆令舍廢也愆過也輕其征賦施民所善去民所惡身自約也裕其衆庶裕饒也其民夥衆夥盛也以多甲兵越之在吳猶人之有腹心之疾也夫越王之不忘敗吳於其心也戚然服士以伺吾閒戚猶惕也閒隙也今王非越是圖而齊魯以爲憂夫齊魯譬諸疾疥癬也疥癬在外爲疾

（微也）豈能涉江淮而與我爭此地哉將必越實有吴土（壤地接而越修德也）王其盍亦鑑於人無鑑於水（鑑鏡也以人為鏡見成敗以水為鏡見形而已書曰人無于水鑑當于民鑑）昔楚靈王不君（不得君道）其臣箴諫以不入（入受也）乃築臺於章華之上（章華地名）闕為石郭陂漢以象帝舜（闕穿也陂壅也舜葬九疑其山體水旋其丘故壅漢水使旋石郭以象之也）罷弊楚國以閒陳蔡（閒候也候其隙而取之魯昭八年楚滅陳十一年滅蔡）不修方城之內（方城楚北山）踰諸夏而圖東國（諸夏陳蔡東國徐夷吴越）三歲於沮汾以服吴越（沮汾水名楚東鄙沮汾之閒乾谿也魯昭六年楚令尹子蕩帥師伐吴師于豫章次于乾谿）其民不忍饑勞之殃三軍叛王於乾谿（殃害也民罷國亂中外叛潰事在魯昭十三年）王親獨行屏營仿偟於山林之中三日乃見其涓人疇（涓人今中涓也疇名也）王呼之曰余不食三日矣疇趨而進王枕其股以寢於地王寐疇枕王以墣而去之（墣塊也）王覺而無見也乃匍

匄將入於棘闈棘闈不納（棘楚邑闈門也）乃入芋尹申亥氏焉（申亥楚大夫芋尹無宇之子傳曰王沿夏將入鄢芋尹無宇之子申亥曰吾父再奸王命王弗誅惠孰大焉乃求王遇諸棘闈）王縊申亥負王以歸而土埋之其室（傳曰王縊申亥以其二女殉而葬之）此志也豈遽忘於諸侯之耳乎（志記也言此事皆見記於諸侯之耳而未忘也）今王既變鯀禹之功（王夫差變易也魯語曰禹能以德修鯀之功）而高高下下以罷民於姑蘇（高高起臺榭下下深汚池姑蘇臺名在吳西近湖）天奪吾食都鄙荐饑（天奪吾食稻蟹也都鄙國邊邑荐重也）今王將很天而伐齊（很違也）夫吳民離矣（有離叛也）體有所傾譬如羣獸然一个負矢將百羣皆奔（傾傷也言衆獸羣聚其中一个被矢則百羣皆走以言吳民臨陳就戰小有很傷亦復然也）王其無方收也（方道也收還也）越人必來襲我王雖悔之其猶有及乎王弗聽

十二年遂伐齊（夫差十二年魯哀十一年）齊人與戰於艾陵（艾陵齊地）齊師敗績吳人有功（傳曰獲齊國書革車八百乘甲首三千）

吳王夫差既勝齊人於艾陵乃使行人奚斯釋言於齊奚斯吳大夫釋辭也以言辭自解歸非於齊曰寡人帥師不腆吳國之役遵汶之上役兵也汶齊水名不敢左右唯好之故不敢左右暴掠齊民惟有私好之故今大夫國子興其衆庶以犯獵吳國之師徒國子齊卿國書也犯陵也獵震也天若不知有罪則何以使下國勝下國吳自謂言天若不知有罪何以使吳勝齊吳王還自伐齊乃訊申胥訊告讓也曰昔吾先王體德明聖達於上帝先王闔廬上帝天也譬如農夫作耦以刈殺四方之蓬蒿二耜爲耦言子胥佐先王猶耜者之有耦以成其事以立名於荊此則大夫之力也立名於荊謂敗楚於柏舉昭王奔隨時今大夫老而又不自安恬逸恬猶靜也逸樂也而處以念惡處居也居則念爲惡於吳國出則罪吾衆罪吾衆謂吳民離矣體有所傾之屬撓亂百度撓擾也度法度以妖孽吳國妄爲妖言越當襲吳今天降衷于吳衷善也齊師受服孤豈敢自多先王之鍾鼓寔式靈之式用也靈神也敢

告于大夫申胥釋劒而對曰昔吾先王世有輔弼之臣（言闔廬以前）以能遂疑計惡（遂決也計慮也）以不陷於大難今王播棄黎老（鮐背之耇稱黎老播放也）而近孩童焉比謀（孩幼也比合也）曰余令而不違（不違言莫違也）夫不違乃違也（乃違道也）夫不違亡之階也夫天之所棄必驟近其小喜（小喜勝敵之喜紂之百克是也）而遠其大憂（大憂在後故遠也）王若不得志於齊而以覺寤王心而吳國猶世（世繼世）吾先君得之也必有以取之（得謂克楚傳曰闔廬食不二味勤恤其民取之謂此也）其亡之也亦有以棄之（亡之謂不正其師以班處宮復爲楚所敗）用能援持盈以沒（盈滿也沒終也）而驟救傾以時（言不失時）今王無以取之（言無政德）而天祿亟至（亟數也）是吳命之短也員不忍稱疾辟易以見王之親爲越之擒也員請先死遂自殺（辟易狂疾）將死曰以懸吾目於東門以見越之入吳國之亡也王慍曰孤

不使大夫得有見也乃使取申胥之尸盛以鴟鴺而投之於江鴟鴺革囊吳王夫差既殺申胥不稔於歲稔熟也謂後年不至於熟而北征也夫差以哀十一年殺子胥十二年會魯於槖皋乃起師北征闕爲深溝通於商魯之閒闕穿也北商宋也屬之沂沂水名出泰山蓋南至下邳入泗西屬之濟濟宋水以會晉公午於黃池黃池地名晉公定公午也黃池會在魯哀十三年於是越王勾踐乃命范蠡后庸后庸越大夫率師沿海泝淮以絕吳路沿順也逆流而上曰泝循海而逆入於淮以絕吳王之歸路敗王子友於姑熊夷姑熊夷吳郊也王子友夫差太子也夫差未反越伐吳吳拒之獲太子友越王勾踐乃率中軍泝江江吳江或有以淮字者誤以襲吳入其郛郛郭也焚其姑蘇徙其大舟大舟王舟徙取也吳晉爭長未成長先也成定也邊遽乃至以越亂告遽傳也吳王懼乃合大夫而謀曰越爲不道背其齊盟齊同也今吾道路脩遠

無會而歸與會而先晉孰利先晉令晉先歃王孫雒曰夫危事不齒王孫雒吳大夫齒年也不以年次對也雒敢先對二者莫利無會而歸越聞章矣民懼而走遠無正就正適也齊宋徐夷曰吳既敗矣宋今雎陽徐今大徐夷淮夷將夾溝而㢊我旁擊曰㢊我無生命矣會而先晉晉既執諸侯之柄以臨我將成其志以見天子以侯伯之禮見天子吾須之不能不能待見天子去之不忍若越聞愈章愈益也吾民恐叛必會而先之先吳先歃王乃步就王孫雒曰先之圖之將若之何王孫雒曰王其無疑吾道路悠遠必無有二命焉可以濟事欲決一計求先晉濟成也王孫雒進顧揖諸大夫曰危事不可以爲安死事不可以爲生則無爲貴智矣言人之不能以危易安以死易生則何貴於智民以惡死而欲貴富以長沒也與我同長老也沒終也雖然彼近其國有遷我

絕慮無遷〔遷轉退也絕慮道遠〕彼豈能與我行此危事也哉〔言晉不能以死與我爭〕事君勇謀於此用之〔勇而有謀正謂今時〕今夕必挑戰以廣民心〔挑晉求戰以廣大民心示不懼也〕請王勵士以奮其朋勢〔朋羣也勉勵士卒以奮激其羣黨之勢使有鬬心〕勸之以高位重畜〔重畜寶財〕備刑戮以辱其不勵者也〔備具〕令各輕其死彼將不戰而先我〔推先我也〕我既執諸侯之柄〔爲盟主故執柄〕以歲之不獲也無有誅焉〔獲收也誅責也不責諸侯之貢賦〕而先罷之〔罷遣諸侯令先歸〕諸侯必說〔說喜也〕既而皆入其地〔入其國境〕王安挺志〔挺寬也〕一日惕一日留〔惕疾也留徐也〕以安步王志〔步行也〕必設以此民也封於江淮之間乃能至於吳〔設許其勸勉者以此民封之於江淮之間以恐之必速至也〕吳王許諾

吳王昏乃戒令秣馬食士〔秣粟也〕夜中乃令服兵擐甲〔夜中夜半也服執也擐貫也甲鎧也〕係馬舌出火竈〔係縛也縛馬舌恐有聲聞也出火於竈外以自燭之〕陳士卒百人以

爲徹行百行徹道也以百人道爲一行百行爲萬人謂之方陣行頭皆官師擁鐸拱稽三君皆云官師大夫也昭謂下言十行一嬖大夫此一行宜爲士周禮百人爲卒卒長皆上士擁猶抱也拱執也抱鐸者亦恐有聲也唐尚書云稽棨戟也鄭司農以爲稽計兵名籍也周禮聽師田以簡稽建肥胡奉文犀之渠肥胡幡也文犀之渠謂楯也文犀犀之有文理

者十行一嬖大夫十行千人嬖下大夫也子產謂子南曰子皙上大夫汝嬖大夫建旌提鼓析羽爲旌提挈也

挾經秉枹在掖曰挾挾經兵書也秉執也十旌一將軍十旌萬人將軍命卿載常建鼓挾

經秉枹日月爲常鼓晉鼓也周禮將軍執晉鼓晉鼓建謂爲楹而樹之萬人以爲方陣百行故萬人正四方也

皆白裳白旂素甲白羽之矰望之如荼交龍爲旂素甲白甲矰矢名以白羽爲衞荼茅秀也

王親秉鉞載白旗以中陳而立熊虎爲旗此王所帥中軍左軍亦如之亦如中軍載常建鼓挾經秉枹之屬皆赤裳赤旟丹甲朱羽之矰望之如火鳥隼爲旟尚赤左爲陽也

丹彤也朱羽染爲朱也右軍亦如之皆玄裳玄旗黑甲烏羽之矰望之如

墨墨漆甲尚黑右陰也爲帶甲三萬帶甲旌鎧以勢攻雞鳴乃定既陳去

晉軍一里昧明王乃秉枹親就鳴鐘鼓丁寧錞于振鐸（丁寧鉦也唐尚書云錞于鐲非也錞于與鐲各異物軍行鳴之與鼓相應）勇怯盡應三軍皆譁釦以振旅（譁釦讙呼）其聲動天地晉師大駭不出周軍飾壘（周繞也飾治也）乃令董褐請事（董褐晉大夫司馬演請問也）曰兩君偃兵接好日中爲期（偃匿也接合也）今大國越錄（錄第也）而造於弊邑之軍壘敢請亂故（敢問失期亂次之故）吳王親對之曰天子有命周室卑約貢獻莫入上帝鬼神而不可以告（無以告祭於天神人鬼）無姬姓之振也（振救也）徒遽來告孤日夜相繼（徒步也遽傳車也）匍匐就君今非王室不平安是憂億負晉衆庶不式諸戎狄楚秦（億安也負恃也安恃其衆而不用征伐戎狄楚秦卑周故也）將不長弟以力征一二兄弟之國（弟猶幼也言晉不帥長幼之節而征伐同姓兄弟之國謂曹衛之屬或云謂晉滅虞虢韓魏然滅虞虢韓魏皆在春秋之始非所以責定公）孤欲守吾先君之班爵（爵次當爲盟上）進

則不敢不敢過先君退則不可亦不可不及也今會日薄矣薄迫也恐事之不集以爲諸侯笑集成也孤之事君在今日不得事君亦在今日言欲戰以決之也不勝則服事君若勝之則爲盟主爲使者之無遠也孤用親聽命於藩籬之外藩籬壁落董褐將還王稱左畸曰攝少司馬茲與王士五人坐於王前賈唐二君云稱呼也左畸軍左部也攝執也少司馬茲與王士五人皆罪人死士也乃皆進曰剄於客前以酬客賈唐二君云剄刎也酬報也將報客使死士自剄以示王成行軍士用命也昭謂魯定十四年吳伐越越王使罪人自剄以設誤吳故夫差傚之董褐既致命致命於晉君乃告趙鞅趙鞅晉正卿趙簡子也曰臣觀吳王之色類有大憂類似也傳曰肉食者無墨今吳王有墨墨暴氣也小則嬖妾嫡子死不則國有大難大難反叛大則越入吳將毒不可與戰毒猶暴也言若猛獸被毒悖逆主其許之先無以待危主趙鞅然而不可徒許也徒空也言不可空許宜有辭義趙鞅許諾晉乃令董褐復命曰寡君未敢觀兵身見觀示也

使褐復命曰曩君之言曩向也周室既卑諸侯失禮於
天子謂不朝貢請貞於陽卜收文武之諸侯貞正也龜曰卜以火發兆故曰陽言吳欲正陽卜收
復文王武王之諸侯以奉天子孤以下密邇於天子無所逃罪孤以下晉辭也密比也邇近也訊讓
日至訊告也曰昔吳伯父不失春秋必率諸侯以顧在余一人
此晉述天子告讓之辭同姓元侯曰伯父吳伯父吳先君不失四時必率諸侯備朝聘之禮今伯父有蠻荊之虞禮世
不續今謂夫差虞度也言夫差有蠻荊之備度朝聘之禮不得繼世續前人之職用命孤禮佐周公以見我
一二兄弟之國以休君憂休息也周公周之太宰諸侯之師言君有蠻荊之虞故命晉侯以禮佐助周公與兄弟之國
相見命朝聘天子息君憂周之憂也今君掩王東海以淫名聞於天子掩蓋也淫僭也名號也君
有短垣而自踰之垣者喻禮防雖短不可踰也言王室雖卑不可僭也況蠻荊則何有於周室
言吳姬姓而自僭號況於蠻荊有何義於周室而不為乎夫命圭有命固曰吳伯不曰吳王命圭受錫圭之策命
周禮伯執躬圭吳本稱伯故曰吳太伯諸侯是以敢辭辭不事吳夫諸侯無二君而周無

二王君若無卑天子以干其不祥干犯也而曰吳公孤敢不順從君命長弟許諾長先也弟後也吳王許諾乃退就幕而會幕帳也吳公先歃晉侯亞之吳王既會越聞愈章恐齊宋之爲己害也乃命王孫雒先與勇獲帥徒師以爲過賓於宋以焚其北郛焉而過之勇獲吳大夫徒師步卒也郛郭也託爲過賓而焚其郭去其守備使不敢出

吳王夫差既退于黃池乃使王孫苟告勞于周王孫苟吳大夫勞功也曰昔者楚人爲不道不共承王事以遠我一二兄弟之國遠疏也吾先君闔廬不貫不忍貫赦也被甲帶劒挺鈹搢鐸挺拔也搢振也以與楚昭王毒逐於中原栢舉栢舉之戰在魯定四年毒暴也中原原也天舍其衷衷善也言天舍善於吳楚師敗績王去其國昭王奔隨遂至于郢郢楚都王總其百執事賈侍中云王往也百執事百官昭謂王闔廬也賈君以爲告天子不宜稱王故云往也下言夫槩稱王不避天子故知上王爲

闔廬以奉其社稷之祭言修楚祭祀其父子昆弟不相能夫槩王
作亂是以復歸于吳昆兄也夫槩王闔廬之弟傳曰夫槩王先歸自立故不能定楚而歸今齊侯壬
不鑒于楚壬齊景公孫悼公之子簡公也不鑒楚不以楚敗爲鑒戒又不承共王命以遠我一二
兄弟之國說云謂齊胥納欒盈以伐晉昭謂兄弟魯也哀十一年春齊胥伐魯故其年吳會魯以伐齊夫差不貫不忍
被甲帶劒挺鈹搢鐸遵汶伐博博齊別都簦笠相望於艾陵
唐尚書云簦笠夫須也昭謂簦笠備雨器相望言不避暑雨艾陵之戰在上傳曰五月克博至于嬴天舍其衷齊師還言敗
師還夫差豈敢自多文武寔舍其衷文武二后歸不稔於歲言伐齊之
明年不至於穀熟而復出師余沿江泝淮闕溝深水出於商魯之閒以徹於
兄弟之國兄弟諸姬夫差克有成事敢使苟告於丁執事克能也成
事成功也周王荅曰苟伯父令女來明紹享余一人若余嘉之周王
周景王子敬王丐紹繼也享獻也繼先王之禮獻我一人我心誠嘉之昔周室逢天之降禍遭民之不祥

說云謂民流厲王於彘昭謂禍謂子朝篡立敬王出奔民成周之民助子朝者也余心豈忘憂恤不唯下土之
不康靖不但憂四方及憂王室今伯父曰戮力同德戮并也伯父若能然余
一人兼受而介福而汝也介大也伯父多歷年以沒元身元善也伯父秉
德已侈大哉侈猶廣也
吳王夫差還自黃池息民不戒戒儆也越大夫種乃唱謀發始
為唱曰吾謂吳王將遂涉吾地今罷師而不戒以忘我我不
可以怠日臣嘗卜於天日昔日卜於天天若棄吳必許吾成既罷弊其民天奪之食安受其燼之言今吳
民既罷罷勞也而大荒荐饑市無赤米赤米米之姦者今尚無有而囷鹿
空虛員曰囷方曰鹿其民必移就蒲蠃於東海之濱蒲深蒲也蠃蚌蛤之屬濱涯也天
占既兆兆見也人事又見謂怨誹我蔑卜筮矣王若今起師以會
奪之利無使夫悛悛改也夫吳之邊鄙遠者罷而未至罷歸

也吳王將耻不戰必不須至之會也不待遠兵而以中國之師與我戰中國國都若事奔而從我言從我而戰我遂踐其地其至者亦將不能之會也已言吳邊鄙雖來將不能會戰吾用御兒臨之御兒越北鄙在今嘉興言吳邊兵若至吾以御兒之民臨敵吳王若愠而又戰愠怒也奔遂可出使出奔也若不戰而結成成平也王安厚取名而去之越王曰善哉乃大戒師將伐吳楚申包胥使於越申包胥楚大夫王孫包胥也越王勾踐問焉曰吳國爲不道求殘我社稷宗廟以爲平原弗使血食吾欲與之徼天之衷徼要也唯是車馬兵甲卒伍既具無以行之行用之請問戰奚以而可以用也包胥辭曰不知謙也王固問焉乃對曰夫吳良國也良善也能博取於諸侯取貢賦也敢問君王之所以與之戰者問政惠所行王曰在孤之側者觴酒豆肉簞食未嘗敢不分也

觴爵名豆肉器簞飯器飲食不致味致極也不極五味之調聽樂不盡聲不盡五聲之變求以報吳願以此戰包胥曰善則善矣未可以戰也王曰越國之中疾者吾問之死者吾葬之老其老敬長老慈其幼長其孤問其病求以報吳願以此戰包胥曰善則善矣未可以戰也此小惠未徧故未可用王曰越國之中吾寬民以子之忠惠以善之吾修令寬刑施民所欲去民所惡稱其善掩其惡求以報吳願以此戰包胥曰善則善矣未可以戰也王曰越國之中富者吾安之不專取也貧者吾與之救其不足裁其有餘裁謂有餘則稅之使貧富皆利之求以報吳願以此戰包胥曰善則善矣未可以戰也王曰越國南則楚西則晉北則齊西南北皆以中國言之春秋皮幣玉帛子女以賓服焉未嘗敢絕求以報吳願以此戰

包胥曰善哉蔑以加焉然猶未可以戰也夫戰智爲始仁次之勇次之不智則不知民之極極中也無以銓度天下之衆寡銓稱也不仁則不能與三軍共饑勞之殃不勇則不能斷疑以發大計越王曰諾越王句踐乃召五大夫五大夫后庸苦成大夫種范蠡皐如之屬曰吳爲不道求殘吾社稷宗廟以爲平原不使血食吾欲與之徼天之衷唯是車馬兵甲卒伍既具無以行之吾問於王孫包胥既命孤矣命告也敢訪諸大夫問戰奚以而可句踐願諸大夫言之皆以情告無阿孤孤將以舉大事阿曲從大夫后庸乃進對曰審賞則可以戰乎王曰聖審賞賞不失勞聖通也大夫苦成進對曰審罰則可以戰乎王曰猛能罰則嚴嚴猛也大夫種進對曰審物則可以戰乎王曰辯說云别物善惡昭謂物旌旗物色徽幟之

屬辯別也

大夫豩蟲進對曰審備則可以戰乎王曰巧（備守禦之備巧巧審故不可攻入也）

大夫皋如進對曰審聲則可以戰乎王曰可矣（聲謂鉦鼓進退之聲不審則衆惑）

王乃命有司大令於國曰苟在戎者皆造於國門之外（國門城門）王乃命於國曰國人欲告者來告（三君云告不任兵事也昭謂告者謂有善計策及職事所當陳白者也不任兵事則下所謂眇瞽之疾筋力不足以勝甲兵者是也）告孤不審將爲戮不利（不審謂欺詐非實也）及五日必審之（使熟思計之也）過五日道將不行（道術也過五日則晩矣軍當出也故術將不行）

王乃入命夫人王背屏而立夫人向屏（屏寢門內屏王北向夫人南向）王曰自今日以後內政無出外政無入（內政婦職外政國事）內有辱是子也外有辱是我也吾見子於此止矣王遂出夫人送王不出屏（禮婦人送迎不出門）乃闔左闔塡之以土（閉陽開陰示幽也）去笄側席而坐不掃（笄簪也去笄去飾也側猶特也禮憂者側席而坐）王背檐而立大夫向檐（說云檐屋水邊壇也）

（唐尚書云屋名也昭謂之槒槒門戶掩陽也）王命大夫曰食土不均土地之不修內有辱於國是子也（均平也修墾也）軍士不死外有辱是我也自今日以後內政無出外政無入（內國政外軍政）吾見子於此止矣王遂出大夫送王不出檐（示當守備）乃闔左闔塡之以土側席而坐不掃（示憂戚無飾也）王乃之壇列（壇在野所以講列士衆誓告之處）鼓而行之至於軍（軍所軍之地也）斬有罪者以徇曰莫如此以環瑱通相問也（環金玉之環瑱塞耳也問遺也通行賂以亂軍）明日徙舍斬有罪者以徇曰莫如此不從其伍之令明日徙舍斬有罪者以徇曰莫如此不用王命明日徙舍至於御兒斬有罪者以徇曰莫如此淫逸不可禁也王乃命有司大徇於軍曰有父母耆老而無昆弟者以告（六十曰耆七十曰老）王親命之曰我有大事子有父母耆老而子爲我死子之父

母將轉於溝壑轉入也子為我禮已重矣重矣去父母而來也子歸歿而父母之世歿終也後若有事吾與子圖之明日徇於軍曰有兄弟四五人皆在此者以告王親命之曰我有大事子有昆弟四五人皆在此事若不捷則是盡也捷勝也擇子之所欲歸者一人明日徇於軍曰有眩瞀之疾者以告王親命之曰我有大事子有眩瞀之疾其歸若已若汝也已止也後若有事吾與子圖之明日徇於軍曰筋力不足以勝甲兵志行不足以聽命者歸莫告明日遷軍接龢上下皆龢斬有罪者以徇曰莫如此志行不果果勇決也於是人有致死之心王乃命有司大徇於軍曰謂二三子歸而不歸處而不處處止也進而不進退而不退左而不在左右而不在右身斬妻子

鬻（鬻南賣也）於是吴王起師軍于江北（江松江去吴五十里）越王軍于江南越王乃中分其師以為左右軍（傳曰越子伐吴吴子禦之笠澤夾水而陳在魯哀十七年）以其私卒君子六千人為中軍（私卒君子王所親近有志行者猶吴所謂賢良齊所謂士）明日將舟戰於江及昏乃令左軍銜枚泝江五里以須（須須後命）亦令右軍銜枚踰江五里以須（踰度也）夜中乃命左軍右軍涉江鳴鼓中水以須（夜中夜半也中水水中央也）吴師聞之大駭曰越人分為二師將以夾攻我師乃不待旦且亦中分其師將以禦越（不知越復有中軍故中分其師以禦之）越王乃令其中軍銜枚潛涉（潛默也涉没也）不鼓不譟以襲攻之吴師大北（軍敗奔走曰北北古之背字）越之左軍右軍乃遂涉而從之又大敗之於没（没地名）又郊敗之（郊郭外）三戰三北（三戰笠澤没郊）乃至于吴越師遂入吴國圍王臺（王臺姑蘇）吴王懼使人行成曰昔

不穀先委制於越君不言越委制於吳謙而反之君告孤請成男女服從孤無奈越之先君何言越先君與吳有好畏天之不祥不敢絕祀許君成以至于今今孤不道得罪於君王君王以親辱於弊邑孤敢請成男女服爲臣御越王曰昔天以越賜吳而吳不受今天以吳賜越孤敢不聽天之命而聽君之令乎乃不許成因使人告于吳王曰天以吳賜越孤不敢不受以民生之不長長久也王其無死民生於地上寓也寓寄也其與幾何言幾何時寡人其達王於甬句東達致也甬句東今句章東海口外洲也夫婦三百唯王所安以沒王年夫婦各三百人以奉之在所安可與俱者夫差辭曰天既降禍於吳國不在前後當孤之身寔失宗廟社稷凡吳土地人民越既有之矣孤何以視於天下夫差將死使人說

於子胥說告也曰使死者無知則已矣若其有知吾何面目以見員也遂自殺越滅吴在魯哀二十二年冬十二月上征上國上國中國也宋鄭魯衛陳蔡執玉之君皆入朝玉圭璧也夫唯能下其羣臣以集其謀故也集成也言下其臣以明吴不用子胥也

國語卷第十九

國語卷第二十

越語上　　韋氏解

越王勾踐棲於會稽之上（山處曰棲會稽山名在今山陰南七里吳敗越于夫椒遂入越越子保于會稽在魯哀元年）乃號令於三軍（號稱呼也）曰凡我父兄昆弟及國子姓（號令三軍而言父兄昆弟者方在危厄親而呼之國子姓年在衆子同姓之列者）有能助寡人謀而退吳者吾與之共知越國之政（知政謂為卿）大夫種進對曰臣聞之賈人（賈人賣賤貴者）夏則資皮（資取也）冬則資絺（絺葛也精曰絺麤曰綌）旱則資舟水則資車以待乏也夫雖無四方之憂然謀臣與爪牙之士不可不養而擇也譬如蓑笠時雨既至必求之今君王既棲於會稽之上然後乃求謀臣無乃後乎（後晚也）勾踐曰苟得聞子大夫之言何後之有執其手而與之謀遂使之行

成於吳（傳曰使種因吳太宰嚭以行成也）曰寡君勾踐之無所使使其下臣種不敢徹聲聞於天王（徹達也）私於下執事曰寡君之師徒不足以辱君矣（不足以屈辱君親來討也）願以金玉子女賂君之辱請勾踐女女於王（進女爲女）大夫女女於大夫士女女於士越國之寶器畢從寡君帥越國之衆以從君之師徒唯君左右之（左右在君所用之）若以越國之罪爲不可赦也將焚宗廟（爲將不血食也）係妻孥（係繫也死生同命不爲吳所擒虜）沈金玉於江（不欲吳得之）有帶甲五千人將以致死乃必有偶（偶對也）是以帶甲萬人事君也（言赦越罪是得帶甲萬人事君）無乃即傷君王之所愛乎與其殺是人也寧其得此國也其孰利乎（寧安也言戰而殺是萬人與安而得越國二者誰爲利乎）夫差將欲聽與之成子胥諫曰不可夫吳之與越也仇讎敵戰之國也三江環之

民無所移環繞也三江吳江錢唐江浦陽江此言二國之民三江繞之遷徙非吳則越也有吳則無越有越則無吳矣言勢不兩立將不可改於是矣言滅吳之計不可改易員聞之陸人居陸水人居水夫上黨之國黨所也上所之國謂中國我攻而勝之吾不能居其地不能乘其車言習俗之異說云吳是時未知以車戰申公巫臣使其子狐庸教之蓋謂狐庸教吳魯成公時也至此哀元年歷五公矣非未知也吳地勢自習水耳夫越國吾攻而勝之吾能居其地吾能乘其舟此其利也不可失也已君必滅之失此利也雖悔之必無及已越人飾美女八人納之太宰嚭上言請大夫女女於大夫故因此而納美女於宰嚭以求免也嚭吳正卿故楚大夫伯州黎之子魯昭元年州黎為楚靈王所殺嚭奔吳唐尚書云平王殺之非也曰子苟赦越國之罪又有美於此者將進之太宰嚭諫曰嚭聞古之伐國者服之而已今已服矣又何求焉夫差與之成而去之成平也勾踐說於國人說解也曰寡人不知其力之不足也而又

與大國執讎（執猶結也）以暴露百姓之骨於中原此則寡人之罪也寡人請更（更改也）於是葬死者問傷者養生者弔有憂賀有喜送往者迎來者去民之所惡補民之不足然後卑事夫差宦士三百人於吳（將三百人以事吳若宦豎然）其身親為夫差前馬（前馬前驅在馬前也）勾踐之地南至于句無（今諸暨有句無亭是也）北至于御兒（今嘉興禦兒鄉是也）東至于鄞（今鄞縣是也）西至于姑蔑（姑蔑今太湖是也）廣運百里（言取境內近者百里之中東西為廣南北為運）乃致其父母昆弟而誓之曰寡人聞古之賢君四方之民歸之若水之歸下也今寡人不能將帥二三子夫婦以蕃（蕃息也）令壯者無取老婦令老者無取壯妻女子十七不嫁其父母有罪丈夫二十不娶其父母有罪（禮三十而娶二十而嫁今不待禮者務育民也）將免者以告（免免乳也）公醫守之（醫乳醫也）

生丈夫二壺酒一犬生女子二壺酒一豚 犬陽畜知擇人豚主內陰類也 生三人公與之母 母乳母也人生三者亦希耳 生二人公與之餼 餼食也 當室者死三年釋其政 當室適子也禮父爲適子喪三年 支子死三月釋其政 支子庶子 必哭泣葬埋之如其子令孤子寡婦疾疹貧病者納官其子 官仕也仕其子而教以廩食之也 其達士絜其居 絜其館舍 美其服 賜衣服也 飽其食 廩餼多也 而摩厲之於義四方之士來者必廟禮之 禮之於廟告先君也 勾踐載稻與脂於舟以行 稻脂膏糜也 國之孺子之遊者無不餔也無不歠也必問其名 爲後將用也 非其身之所種則不食非其夫人之所織則不衣十年不收於國民俱有三年之食 古者三年耕必餘一年之食 國之父兄請曰昔者夫差恥吾君於諸侯之國今越國亦節矣 有節度也 請報之勾踐辭曰昔者之戰也非二三子之

罪也寡人之罪也如寡人者安與知耻請姑無庸戰 姑且也庸用也 父兄又請曰越四封之內親吾君也猶父母也子而思報父母之仇臣而思報君之讎其有敢不盡力者乎請復戰句踐既許之乃致其衆而誓之曰寡人聞古之賢君不患其衆之不足也而患其志行之少耻也 少耻謂進不念功臨難苟免 今夫差衣水犀之甲者億有三千 言多也犀形似象而大今徼外所送有山犀水犀水犀之皮有珠甲山犀則無億有三千所謂賢良也若今備衛士矣 不患其志行之少耻也而患其衆之不足也今寡人將助天威之 言夫差天所不與故曰助天 吾不欲匹夫之勇也 匹夫輕儳要功徼利者 欲其旅進旅退也 旅俱也 進則思賞退則思刑如此則有常賞進不用命 離伍獨進也 退則無耻 不畏戮辱 如此則有常刑果行國人皆勸父勉其子兄勉其弟婦勉其夫

言得一國之歡心 曰孰是吾君也而可無死乎 孰誰也誰有恩惠如是君者可不爲之死乎 是故敗吳於囿 囿笠澤也在魯哀十七年 又敗之於沒 沒地名 又郊敗之 在哀二十年十一月越圍吳 夫差行成曰寡人之師徒不足以辱君矣請以金玉子女賂君之辱勾踐對曰昔天以越予吳而吳不受命今天以吳予越越可以無聽天之命而聽君之令乎吾請達王甬句東 甬甬江句句章達王出之東境也 吾與君爲二君乎 待之若二君 夫差對曰寡人禮先壹飯矣 言己年長於越王覺差一飯之間欲以少長求免也 君若不忘周室而爲弊邑宸宇 宸屋霤宇邊也言越君若以周室之故以屋宇之餘庇覆吳 亦寡人之願也君若曰吾將殘汝社稷滅汝宗廟寡人請死余何面目以視於天下乎越君其次也 次舍也 遂滅吳

國語卷第二十

國語卷第二十一

越語下　　韋氏解

越王勾踐即位三年而欲伐吳（勾踐三年魯哀元年也）范蠡進諫曰夫國家之事有持盈（持守也盈滿也）有定傾（定安也傾危也）有節事（節制也）王曰爲三者奈何對曰持盈者與天（與天法天也天道盈而不溢盛而不驕）定傾者與人（與人取人之心也人道好謙傾危之中當卑辭尊禮玩好女樂尊之以名）節事者與地（與地法地也時不至不可彊生事不究不可彊成之屬）王不問蠡不敢言天道盈而不溢（陽盛則損日滿則虧）盛而不驕（盛元氣廣大時不驕不自縱弛）勞而不矜其功（勞動而不已也矜大也不自大其功施而不德也）夫聖人隨時以行是謂守時（隨時時行則行時止則止）天時不作弗爲人客（作起也攻者爲客起謂天時利害災變之應）人事不起弗爲之始（人事謂怨叛逆亂之萌也先動爲始）今君王未盈而溢（未盈國未富實而君意溢）未盛而驕（道化未盛而自驕泰）不勞而

矜其功（未有勤勞而自大其功）天時不作而先爲人客（吳未有天災而欲伐之）人事不起而創爲之始此逆於天而不和於人（天應未至人事不起故逆於天而失人和也）王若行之將妨於國家靡王躬身（妨害也靡損也）王弗聽范蠡進諫曰夫勇者逆德也（德尚禮讓勇則攻奪）兵者凶器也（言害人也）爭者事之末也（言賢者修其政德而遠方附事之德不行然後用武故曰事者事之末也）陰謀逆德好用凶器（陰謀兵謀也勇爲逆德）始於人者人之所卒也（始以伐人人終害之）淫佚之事上帝之禁也（淫佚放溢）先行此者不利王曰無是貳言也吾已斷之矣（貳言陰謀淫佚也）果興師而伐吳戰於五湖（五湖今太湖）不勝棲於會稽王召范蠡而問焉曰吾不用子之言以至於此爲之奈何范蠡對曰君王其忘之乎持盈者與天定傾者與人節事者與地王曰與人奈何（已在傾危故先問與人）對曰卑辭尊禮（言當卑約其辭尊重其禮以求平）玩

好女樂（玩好珍寶也女樂謂士女女於士大夫女女於大夫）尊之以名（謂之天王）如此不已（不已謂吳不釋也）又身與之市（市利也謂委管籥屬國家以身隨之）王曰諾乃令大夫種行成於吳曰請士女女於士大夫女女於大夫隨之以國家之重器（重器寶器也）吳人不許大夫種來而復往曰請委管籥屬國家以身隨之君王制之（委歸也屬付也管籥取鍵器也月令曰修鍵閉慎管籥）吳人許諾王曰蠡爲我守於國對曰四封之内百姓之事蠡不如種也四封之外敵國之制立斷之事種亦不如蠡也王曰諾令大夫種守於國與范蠡入官於吳（官爲臣隸也）三年而吳人遣之（勾踐以魯哀元年棲會稽吳與之平而去之勾踐故修國政然後卑事夫差在吳三年而吳人遣之此則魯哀五年也）歸及至於國王問於范蠡曰節事奈何（欲更修政故問節事）對曰節事者與地唯地能包萬物以爲一其事不失（爲一不偏也不失不失時也）生萬物容畜禽獸然後

受其名而兼其利【受其名受其功名也利謂萬物終歸于地】美惡皆成以養其生【物之美惡各有所宜皆成之以養人也】時不至不可彊生【物生各有時】事不究不可彊成【究窮也窮則變生可因而成之】自若以處【若如也自如無妄動也】以度天下待其來者而正之【不先唱待其來而就正之】因時之所宜而定之同男女之功【功農穡繰枲之功】除民之害以避天殃田野開闢府倉實【貨財曰府米粟曰倉】民衆殷【殷盛也】無曠其衆以爲亂梯【曠空也梯階也無令空田廢業使人困乏以生怨亂爲禍階也】時將有反事將有間【時天時事人事反還也間隙也時還則祚在越而吳事有釁隙之過也】必有以知天地之恒制乃可以有天下之成利【恒常也制度也】事無間時無反【吳事無釁隙天時未在越】則撫民保教以須之【保守也】王曰不穀之國家蠡之國家也蠡其圖之對曰四封之内百姓之事時節三樂【三樂三時之務使人勸事樂業】不亂民功不逆天時【從事有業故功不亂因時順氣故不逆】五穀睦熟民乃蕃滋【睦和也蕃息也滋益也】君

臣上下交得其志蠡不如種也交俱也四封之外敵國之制立斷
之事因陰陽之恒順天地之常陰陽謂剛柔晦朔三光盈縮用兵利鈍之常數柔而不
屈外雖柔順內不可屈彊而不剛內雖彊盛行不以剛德虐之行因以爲常唐尚書云言無
德行虐習以爲常昭謂德有所懷柔及爵賞也虐有所斬伐及黜奪也以爲常以爲常法也死生因天地之刑死殺也刑法也殺生
必因天地四時之法推亡固存亦是也天因人因人善惡而禍福之聖人因天天垂象聖人則之人自生之天
地形之形見也見其吉凶之象聖人因而成之因吉凶以誅賞也是故戰勝而不報敵家
不能報也取地而不反不復反敵家也兵勝於外福生於內用力甚少而名
聲章明種亦不如蠡也王曰諾令大夫種爲之爲治國也
四年王召范蠡而問焉說云魯哀三年昭謂四年反國四年魯哀九年曰先人就世不穀
即位先人允常就世終也吾年既少未有恒常出則禽荒入則酒荒
吾百姓之不圖唯舟與車好遊田故唯舟與車上天降禍於越委制

於吳委歸也吳人之那不穀亦又甚焉那於也甚焉言見困苦吾欲與子謀之其可乎對曰未可也蠡聞之上帝不考時反是守考成也言天未成越當守天時天時反乃可以動彊索者不祥索求也得時不成反受其殃言得天時而人弗能成則反受其殃夫差克越而可取不取後反見滅也失德滅名流走死亡有奪有予有不予有奪予而復奪也有予天所授也不予天所去也王無蚤圖夫吳君王之吳也王若蚤圖之其事又將未可知也未可知或時不得也王曰諾

又一年反國五年魯哀十年王召范蠡而問焉曰吾與子謀吳子曰未可也今吳王淫於樂而忘其百姓樂聲色也亂民功逆天時信讒喜優優謂俳優憎輔遠弼相導為輔矯過為弼聖人不出聖通也通智之人隱遁也忠臣解骨賈唐二君云解骨子胥伏屬鏤也昭謂是時子胥未死解骨謂忠良之臣見其如此皆骨體解倦不復念忠皆曲相御莫適相非上下相偷其可乎御猶將也言皆曲意取容轉相將望無復相非以不忠正者也偷苟

且也對曰人事至矣天應未也王姑待之王曰諾

又一年反國六年魯哀十一年王召范蠡而問焉曰吾與子謀吳子曰未可也今申胥驟諫其王王怒而殺之其可乎子胥數諫王不聽知吳必亡使於齊屬其子於鮑氏王聞之賜之屬鏤以死在魯哀十一年對曰逆節萌生害殺忠正故爲逆節萌也天地未形而先爲之征形見也天地之占未見征征伐也其事是以不成雜受其刑雜猶俱也刑害也王姑待之王曰諾

又一年反國七年魯哀十二年王召范蠡而問焉曰吾與子謀吳子曰未可也今其稻蟹不遺種其可乎蟹食稻對曰天應至矣人事未盡也謂飢困愁怨之事未盡極也王姑待之王怒曰道固然乎固故也妄其欺不穀邪吾與子言人事子應我以天時今天應至矣子應我以人事何也范蠡對曰王姑勿怪夫人事

必將與天地相參然後乃可以成功參三也天地人事三合乃可以成大功今其禍新民恐稻蟹新也其君臣上下皆知其資財之不足以支長久也支猶堪也彼將同其力致其死猶尚殆殆危也言伐吳於事尚危王其且馳騁弋獵無至禽荒使越王爲此者示不以吳爲念宮中之樂無至酒荒肆與大夫觴飲無忘國常肆放也常舊法彼其上將薄其德民將盡其力言吳王見越修馳騁弋獵不以爲意必不修德而縱私好以盡民力又使之望而不得食怨望於上而天又奪之食乃可以致天地之殛也殛誅王姑待之且待時也自此後四年乃遂伐吳至於玄月爾雅曰九月爲玄謂魯哀十六年九月也至十七年三月越伐吳王召范蠡而問焉曰諺有之諺俗之善語曰觥飯不及壺飧觥大也大飯謂盛饌盛饌未具不能以虛待之不及壺飧之救飢疾言己欲滅吳取快意得之而已不能待有餘力今歲晚矣子將奈何對曰微君王之言微無也臣故將謁之謁請也請伐吳也臣聞從時者猶救火追亡人也蹶而趨之唯

恐弗及（蹶走也）王曰諾遂興師伐吳至於五湖吳人聞之出而挑戰一日五反王弗忍欲許之（不忍其忿）范蠡進諫曰夫謀之廊廟失之中原其可乎王姑勿許也臣聞之得時無怠時不再來天予不取反爲之災贏縮轉化後將悔之（贏縮進退也轉化變易也）天節固然（然有轉化）唯謀不遷（謀必素定不可遷移）王曰諾弗許范蠡曰臣聞古之善用兵者（謂若黃帝湯武）贏縮以爲常四時以爲紀（以爲常隨其贏縮也紀猶法也四時有轉運用兵有利鈍也周語曰王欲合是五位三所而用之是也）無過天極究數而止（極至也究窮也無過天道之所至窮其數而止也）天道皇皇日月以爲常（皇皇明也常象也）明者以爲法微者則是行（明謂日月盛滿時微謂虧損薄蝕時法其明者以進取行其微時以隱遁）陽至而陰陰至而陽（至謂極也）日困而還月盈而匡（困窮也匡虧也）古之善用兵者因天地之常與之俱行（隨其轉運虧盈晦明之常）後則用陰先則用陽（後後動先

先動用陰謂沈重固密用陽謂輕疾猛厲近則用柔遠則用剛敵近則用柔順示之以弱遠則抗威厲辭以亢禦後無陰蔽先無陽察後動者太舒靜爲陰蔽也先動者太顯露爲陽察也用人無藝從其所藝射的也無藝無常所也行軍用人之道因敵爲制不豫設也故曰從其所也剛柔以御陰陽節即不盡不死其野言敵以剛柔來禦己其陽節未盡尚未可克故曰不死其野彼來從我固守勿與勿與戰也若將與之必因天地之災彼有災變則可又觀其民之饑飽勞逸以參之言雖有災民尚逸飽則未也盡其陽節盈吾陰節而奪之利彼陽勢已盡而吾陰節盛滿則能奪之宜爲人客剛彊而力疾陽節不盡輕而不可取先動爲客於時宜爲人客剛彊力疾陽數不盡雖輕易人猶不可得取也宜爲人主安徐而重固陰節不盡柔而不可迫時宜爲主人安徐重固陰數未盡雖柔不可困迫之凡陳之道設右以爲牝益左以爲牡陳其牝牡使相受之在陰爲牝在陽爲牡蚤晏無失必順天道晏晚也周旋無究究窮也無窮若日月然也今其來也剛彊而力疾言吳陽勢未盡未可擊也王姑待之王曰諾

弗與戰

居軍三年吳師自潰魯哀二十年冬十一月越圍吳二十二年冬十一月丁卯滅吳吳王帥其賢良與其重祿以上姑蘇姑蘇宮之臺也在吳閶門外近湖或云賢賢妃良良佐賈唐尚書云重祿寶璧也昭謂賢良親近之士猶越言君子齊言士吳語曰越王以其私卒君子六千人爲中軍賈侍中云重祿大臣也使王孫雒行成於越雒吳大夫王孫姓也曰昔者上天降禍於吳得罪於會稽使越棲於會稽時也今王君其圖不穀不穀請復會稽之和王弗忍欲許之范蠡進諫曰臣聞之聖人之功時爲之庸庸用也因天時以用功也得時不成天有還形還反也形體也天節不遠五年復反節期也五年再閏天數一終故復反也小凶則近大凶則遠小凶謂危敗大凶謂死滅近五年遠十年或二十年先人有言曰伐柯者其則不遠先人詩人也執柯伐柯其則不遠以言吳昔不滅越故有此敗此滅亦不遠也今君王不斷其忘會稽之事乎王曰諾不許使者往而復來辭愈卑禮愈尊愈益也

王又欲許之范蠡諫曰孰使我蚤朝而晏罷者非吳乎與我爭三江五湖之利者非吳耶夫十年謀之一朝而棄之其可乎十年不收於國勤身以謀吳也王姑勿許其事將易冀已冀望也易望已謂不勤難也王曰吾欲勿許而難對其使者子其對之范蠡乃左提鼓右援枹以應使者提挈也曰昔者上天降禍於越委制於吳而吳不受今將反此義以報此禍吾王敢無聽天之命而聽君王之命乎王孫雒曰子范子先人有言曰無助天為虐助天為虐者不祥今吳稻蟹不遺種子將助天為虐不忌其不祥乎忌惡也范蠡曰王孫子昔吾先君固周室之不成子也子爵也言越本蠻夷小國於周室爵列不能成子也周禮諸子之國封疆方二百里故濱於東海之陂濱近也陂涯也黿鼉魚鱉之與處而

鼃黽之與同渚鼃黽蝦蟆也水邊亦曰渚余雖靦然而人面哉吾猶禽獸也又安知是諓諓者乎靦面目之貌諓諓巧辯之言方欲距吳之請故自卑薄以不知禮義王孫雒曰子范子將助天爲虐助天爲虐不祥雒請反辭於王請以辭告越王范蠡曰君王已委制於執事之人矣執事蠡自謂也子往矣無使執事之人得罪於子無使我爲子得罪使者辭反反報吳也范蠡不報於王擊鼓興師以隨使者至於姑蘇之宮不傷越民遂滅吳事將易冀是也

反至五湖范蠡辭於王曰君王勉之臣不復入越國矣勉王以德欲隱遁也王曰不穀疑子之所謂者何也對曰臣聞之爲人臣者君憂臣勞君辱臣死昔者君王辱於會稽臣所以不死者爲此事也今事已濟矣蠡請從會稽之罰王曰

所不掩子之惡揚子之美者使其身無終没於越國子聽吾言吾與子分國不聽吾言身死妻子爲戮范蠡對曰臣聞命矣君行制臣行意制法也意志也遂乗輕舟以浮於五湖莫知其所終極王命金工以良金寫范蠡之狀而朝禮之以善金鑄其形狀而自朝禮也浹日而令大夫朝之從甲至甲曰浹浹帀也環會稽三百里者以爲范蠡地環周也曰後世子孫有敢侵蠡之地者使無終没於越國此誓告也皇天后土四鄉地主正之鄉方也天神地祇四方神主當征討之正其封疆也

天聖七年七月二十日開印

江陰軍鄉貢進士葛　惟肖再刊正

國語卷第二十一　鎮東軍權節度掌書記魏　庭堅再詳

明道二年四月初五日得真本凡刊正增𠦄

校刊明道本韋氏解國語札記

國語自宋公序取官私十五六本校定為補音世盛行之後來重刻無不用以為祖有未經其手如此明道二年本者乃不絕如線而已前輩取勘公序本皆謂為勝然省覽每病不盡傳臨又屢失真終未有得其要領者丕烈深懼此本之遂亡用所收影鈔者開雕以餉世其中字體前後有歧不改畫一闕文壞字亦均仍舊無所添足以懲妄也雠字之餘頗涉補音及重刻公序本綜其得失之凡而札記之金壇段先生玉裁嘗謂國語善本無逾此其知此為最深今載其校語惠氏棟閱本借之同郡周明經錫瓚家亦載

之以表微參管窺者以某案別之旁述見聞則標姓名諸注疏及類書援引殊未可全據故多從畧揔如干條為一卷至於勝公序本者文句煩簡偏旁增省隨在皆是既有此本自當尋校而得苟非難憭不復悉數矣嘉慶四年十月二十七日吳縣黃丕烈書

敘

憭口矣別本憭下不空丕烈案此本閒附舊音疑此亦是音印本模糊影寫遂闕後準此別本者重刻宋公序本

卷第一

耀德惠云史記耀丕烈案依毛本集解也解楯也補音作盾懋正補音作茂解同丕烈案以古字改今字宋公序之失在此餘字悉然解障壅補音作郭擁昔我先王世后稷錢曾讀書敏求記云考之史記周本紀亦然而公序本直云昔我先世后稷譌戴氏震云世后稷者世其后稷之官也詳見東原文集戎狄補音作翟後同纂惠云史記遵丕烈案徐廣曰一作選皆聲相近敦篤補音作惇解

弈弈前人也別本作亦前人也丕烈按韋義雖為亦而例不改字別本非也例見後 至于武王惠云史記至于文王武王

欣戴惠云史記訢 解除甸内別本作畿内段云別本為長 解貴寶補音作瑤 贄補音作摯 解罪

輕補音作皐 而又惠云史記有 則增修惠云史記同別本則下有又字 伯士惠引史記同別本作仕 帥補音作能卽丕烈按史記作率亦無能字 解猶拒也別本猶下有應也二字補音出應也

粲惠云說文曰三女為𡛎𡛎美从女奴省聲依此則𡛎从女吕忱字林作娶 下衆惠引史記不下衆丕烈按依解韋無不字也 解異姓別本作姪娣補音出姪娣惠云史記注引同

邵公補音作召 告曰別本作告王曰補音出告王 防川惠云史記水 獻曲別本作典解同補音云本或作曲非惠云史記作典盧學士文弨云南宋本禮記表記正義引作曲丕烈案依解曲字是也裴駰用韋解疑史記典字後人據公序所說改之如今表記正義亦改作典 解少師也當依別本作小師丕烈案在周禮春官也 解所敗補音作所惡

榮夷公惠云呂覽曰榮夷終丕烈案墨子亦作終史記作公終公聲相近 或專惠云或史記作有丕烈案古或有音義同 猶日補音作曰 惠云史記曰

供給補音作共稷爲大官段云尚書舜典正義引稷爲天官厎段云厎丕烈案依補音也俱蒸補音作烝協風惠云許叔重曰劦同力也引山海經惟號之山其風若劦郭本山海經作颷即此和風爲劦同力爲和王耕一墢別本下有解云一墢一耜之墢也王無耦以一耜耕十三字無下節解王耕至深尺廿五字補音出一耜是宋公序本如此惠云玉海所引與宋同丕烈案此一墢者對下三之而言也非言耜數月令天子三推高誘注呂覽云謂一發也引此王耕一發是以王耕爲廣尺深尺耳補音載賈注亦然正韋所本無耦一耜之說於公三發卿九發大夫二十七發不可通矣玉海所載夏小正王會解等均非善本難以爲據者也發墢字同瞽

師補音作帥丕烈案帥見隸釋唐扶頌漢隸字原五質又五經文字謂帥或从市者訛此本後屢用皆同段云俗帥字見干祿字書解粢盛補音作齍偏

誡補音作戒解掌達當依別本作逆乏之祀補音作之丕烈案內傳襄十四年文同各本皆作之舊音匱是乏義無宜重也此正謂樹敦與守純固義不殊之類宋公序一駁一從何歟魯語曰大懼乏周公太公之命祀楚語乏臣之祀也皆可證

故盧學士云史記魯世家作固徐廣曰一作故寘段云寘當作寔寔是也故韋云故事之是者

解蒐狩補音作搜後同解懷姙補音作任解閑也當依別本作閒也

幽王二年惠云史記同丕烈案謂周本紀也又十二諸侯年表亦在二年漢書五行志亦云二年別本作三年誤解涇渭洛段云徐廣顏師古皆作涇渭洛本韋也洛者一名漆沮詩瞻彼洛矣傳曰宗周之浸古西周之洛水東周之雒水劃然二字魏丕始詭其辭以亂之別本洛作汭妄人所改民亂

之 惠云史記同丕烈案五行志亦同別本亂之二字倒誤 陰迫 惠云史記同南史明僧紹傳引亦作迫丕烈案五行志亦同別本作逌誤 鎭陰 惠云史記塡老子銘陰不塡陽當作塡丕烈案鎭塡古字通五行志亦作塡 川竭山必崩 丕烈案此句五行志次在塞必竭下疑班氏移之

解惠王涼 補音作毋涼載舊音云賈注無毋字丕烈案舊音韋解有毋字與此異本也後第二卷平桓莊惠解此本亦作惠王涼也別本則有毋字矣 石

速 補音作邀 解籥韶 補音作大招 解大護 補音作濩 盍納 補音作盇後同

於葦 補音作于 降之 惠云說苑焉 辟邪 惠云說苑淫辟 淫佚 惠云說苑邪佚 不蠲 惠引說苑同補音作弗

以興 惠云說苑而 解崇高山也夏居陽城崇高所近 段云太平御覽引此解云崇嵩古通用夏都陽城嵩山在焉徐鉉說文引此解云嵩古通用崇字按崇嵩古今字也今各本皆為淺人刪去嵩崇通用之語 聆 惠云說苑亭丕烈案說文作聆後漢書楊賜傳注引作黔

隧 惠云說文遂 干鄗 丕烈案說苑作鎬 實有 惠引說苑是有 憑身 補音作馮 是實 惠引說苑無實字 臨照 惠云說苑監燭 神壹 惠云說苑一神 逢福 惠引說苑豐福 忌父 惠云說苑己丕烈案古忌己同字 玉巹 惠云說苑觴 以逞 惠云說苑盈丕烈案古盈逞字同

郄芮 補音作郤 盤庚 補音作般 濟衆 補音作衆濟 解省已 補音省上有考字 解不與 補音作予

後同 解中庭 補音作廷 解躬圭六寸 當依別本作七寸丕烈案躬圭七寸見攷工記 懈慢 補音作解後同 解

其額 補音作頟 涅之 補音作窒丕烈桉今周禮司刑鄭注作窒釋文云本又作涅

以導 補音作道 解殺子帶在魯僖二十四年 當依別本作二十五年 朝王于 補音無王字

卷第二

解堵寇 補音作堵俞彌丕烈案內傳僖廿年公子士泄堵寇師師伐滑又廿四年公子士泄堵俞彌帥師伐滑此廿四年事也故宋公序依內傳作俞彌詳韋意蓋以俞彌即寇故說廿四年事而亦云堵寇必內傳舊說如此也杜以爲二人與韋不同其讀廿年泄字下屬則誤甚鄭有泄氏有堵氏不聞有泄堵氏也杜知其不可通故廿四年仍讀泄字上屬若曰廿年者乃泄氏而堵寇名也曲爲遷就其失自不能掩後有撰名號歸一圖者且并廿四年而謂之泄堵俞彌豈非證成杜失乎 解棠棣 補音作常 解宴兄

弟 別本下有之樂絶三字補音出樂絶 解先之 當依別本作失 解文太子 別本作太子泄父補音出泄父丕烈案太子泄父見周本紀

解纂惠王 補音無惠字 和寧 補音作龢後同 隱 補音作鄢 解滅之 補音作烕丕烈案毛詩本或作滅見釋文

解嬻 補音作黷 荆嬀 別本多作刂旁青譌也補音所無是宋公序本亦不爾 猒也 補音作厭後同 解原伯毛也 別本無此四字惠云索隱曰唐固據左傳文讀譚爲原丕烈案韋本唐義蓋以毛爲原伯名疑所據內傳文如此也今史記集解載唐注作譚伯周大夫原伯毛伯也衍下伯字與小司馬所說既異文亦不

詞乃不知者用杜氏内傳文改之

解開地 補音作闕 寧宇 段云書禹貢詩殷武正義引皆作寰宇 解利也 補音作嬴 解縮引也 此依别本丕烈桉說文摍蹴引也廣雅摍引也縮摍字同毛詩巷伯傳縮屋武梁左石室畫像作摍管載嘉定錢先生大昕潛研堂金石跋尾

皆免胄而下拜 别本無皆字拜字有解兵車云云下節解止趨乘云云九字無解拜矣以上及無威以下共廿五字丕烈案此宋公序檢内傳無拜字及據舊音出兜鍪二字而定之也詳舊音韋解有兜鍪字乃與此異本當是較多胄兜鍪也一句公序因内傳無拜字而遂刪外傳則非矣錢曾讀書敏求記曰蓋介胄之士不拜秦師反是其說韋解則不解甲而拜矣之意得之 解崤 補音作殽後同

解榆也 補音作揄 冒 段云衆經音義引作⿱冃見音墨丕烈案說文⿱冃見突前也二徐本皆从冃玉篇作⿱冃見从曰皆即此冒字 解兜醢 補音作蒐 解旬十日之内 段云此本作旬十日也脩十日之内所成爲也因十日字複而誤脱 解繪繡 補音作繢 而退 補音作退後同

解縣方十六里 别本作六十補音施舍下亦作六十皆誤倒丕烈案此說周禮地官鄭注云方二十里者向方八里旁加一里而數之也韋云方十六里者不數旁加也非有異義 解施舍賓客 當依别本作施舍者所以施舍賓客 解恭王 當依别本作恭公 待 補音作偫丕烈案說文偫在人部廣韻六止作偫

楬 補音作揭丕烈案楬字是也唐石經內傳襄九年陳畚楬字亦从木惠氏左傳補注云正義曰从手此臆說也詳見本書 彊有 補音作畺 縣耜 補音作縣後同 解莀求也 當依別本作弃也 致饔 補音作餐音孫丕烈案此與下句獻饋對文聘禮之饔餼也故韋分生熟為解餐字非此之用也 王吏 補音作王使 嬻 補音作瀆 解媟 補音作褻 頒越 補音作隕

解孟文伯歜 惠云當作穀丕烈案此涉公父文伯歜而誤攷舊音歜音觸是其誤已久公序好駁舊音此獨沿之何歟 解宣王 當依別本作宣公

解龤之子居 當依別本作龤居之子惠云據世本丕烈案見內傳疏也 解智罃 補音作知後同 解茀 補音作弗 佻

天 惠云說文引作挑段云今說文云挑撓也唐元應三引皆作抉也抉字是挑天之功謂抉取天之功也 解赦之 補音作舍 解敬亡 當依別本作散亡

卷第三

犨 補音作犫後同丕烈案五經文字云作犫譌 民之 惠云漢書同 日絕 惠云漢書作曰下同 日離 補音作曰 疾顚 惠云漢書同補音作債丕烈案高誘注呂覽李善注文選皆引作顚公序定為債音方問反非也錢先生曰債蓋傎之譌顚傎古通用字 解廣昔酒 別本作廟昔酒夏文燾曰案廣當作酋鄭語毒之酋腊者韋解云精孰為酋本禮記鄭注酒孰曰酋為義是韋以酋腊為酒之名也此又以酋腊酒解腊毒耳別本作廟廟本庿字庿與廣酋字形相似故輾轉致訛也

掩人 補音作揜 招□ 此所空乃舊音音翹二字也丕烈案宋公序謂他書未獲為翹之意是未攷李善注吳都賦翹關翹與招同耳公序類此者多茲不悉出 解

驕溪之事自流放也（當依別本改自字作耳）解放之者何也（當依別本刪者字也字）侯弑（補音作殺後同）解匠酈（補音作麗麃丕烈案宋公序依內傳也大戴保傅作黎）解不畜（補音作無）解易曰體信（惠云姚信本亦作信似江南本如此也丕烈案京房荀爽董遇皆同見陸氏釋文）解驪姬（補音作麗麗驪字一耳）解修義（當依別本作循義）解後三年（當依別本作二年）單襄公曰驩（當依別本刪去單字段云有單字者誤也）

解水激（補音作格）壅之（惠云漢書擁）陂塘（補音作唐）解塘也（當依別本塘下添隄字）溼失（惠云失讀曰泆丕烈案泆失古同字詳惠所撰九經古義）有崇（補音作宗）災燀（惠云景福殿賦夏無炎燀李善注引此火無炎燀韋昭曰燀炎起貌丕烈案韋解曰天曰災其作災字無疑蓋李注但引證燀字後人并改災字爲炎以就賦文殊失李指）解焱起（補音作焱丕烈案此焱字從三火說文云火華也公序作從三犬誤）解翳繄之也（別本作是也段云古之多訓是如之子之人之德）踣斃（補音作獘）湮替（補音作堙）有所避（惠云漢書辟服虔音邪辟之辟丕烈案據韋解避違也正讀爲辟與服同辟避古同字也呂覽高義荆之爲荆四十二世矣嘗有乾谿白公之亂矣嘗有鄭襄州侯之避矣元和顧廣圻按曰襄是褱字之誤鄭褱州侯事皆見國策避讀爲溼辟之辟與此文可互證也舊本呂覽闕注今所有後人足之誤認爲逃避字矣）佐饔（補音作雍）解烹（補音作亨）解循省（當依別本作脩）

丕烈案循脩洪文惠曰二字隸體只爭一畫故羣書多相亂者餘可以意求之 猶不可遏 補音作可過盧學士云見上無過補音也 解而

流 補音作添後同 解鞠 別本作鞠陶丕烈案宋公序依洛誥釋文定之也 解公叔祖類 別本無叔字及類字丕烈案宋公序云周本紀古今

人表皆作公祖攷今集解索隱皆作公祖叔類是韋正用周本紀文公序誤也唯人表作公祖 解少皞 補音作皡

解夙早 補音作蚤 解鄭司農云廣當爲光 當依別本作鄭後司農云丕烈案謂毛詩箋 故

曰成解成成其王命也 段云周頌正義故曰成王疑今本正文少王注文衍成

解鄭司農說周禮 當依別本作鄭後司農丕烈案周禮外府注也 解徑寸二分 當依別本於徑字上

添大泉二字丕烈案周禮注如此 解文曰大泉 丕烈案周禮注泉字句絕 五十 丕烈案周禮注作直十五疑此脫誤 解度也

補音作猶度也 旱麓 補音作鹿 汙也 惠云漢書洿

解衡有斤兩 別本上有衡稱上衡四字補音出稱上 解柷敔 補音作圉 解中庸之德聲

也 段云聲字亦衍也

解姑潔也 段云此與正文修潔無涉正文修潔乃釋洗字耳丕烈案韋下云洗濯姑織以姑織解姑字潔也必誤疑當作姑故也與白虎通同 解姑織 別本

作枯疑當作故 解委柔貌也別本委下有黏字補音出委黏 解至張十六度當依別本作十七度丕烈案此漢書志文 解農以舊本如此見補音當依宋公序作辰 解是祖舊本如此見補音當依公序作相 解張十六度當依別本作十三度丕烈案亦漢書文 嬴亂當依別本作嬴舊音音嫣是也

欲城周丕烈案李善東京賦注引同別本作城成周因內傳文多云城成周而衍也別本韋解亦多衍字則又因正文而誤添 解檐扁補音作儋

長劉其不此依別本也 解支柱也補音作拄丕烈案爾雅搘拄也搘支聲相近說文木部作搘柱也然則用从木柱者正字也

少典補音作曲解同 解帝甲湯後五世別本作二十五世段云二十當有丕烈案見殷本紀也

卷第四

莊公補音作嚴後同 粟補音作栗 幣器補音作獘

來伐魯當依別本去魯字 懸磬補音作罄丕烈案內傳作罄釋文本作磬罄磬古通用也 解如懸磬也別本上多但有榱梁四字丕烈案歙程先生瑶田通藝錄有室如懸磬之圖謂室上之宇北出斜下以交於北墉墉直如磬鼓宇斜如磬鼓也鄙意以爲此室如懸磬猶言徒四壁立意重墉直如磬鼓然則不得云但有榱梁此本無之是也

鑽笮 惠云笮賈逵爲鑿李善曰音義同也段云見文選長笛賦注 二十轂 舊音作廿轂與此異本

解髀脅 補音作騈 固班 別本作故班丕烈案此淺人改之也固本與故通掌故亦作掌固詳盧學士鍾山札記

解冥 舊音作溟 解名戲弓農之閒 當依別本作在戲農之閒與禮記鄭注合 有城 當依別本作有域也丕烈案漢書志曰祭典曰共工氏伯九域毛詩奄有九有李善注冊魏公九錫文引作九域韋以爲解 解死於黑水之山毛詩傳云 惠云不見毛傳 解於圓 補音作圜

欲弛 補音作弛

郤敬子 當依別本作郄

解季他 補音作它 解之境 補音作竟 爲藏 補音作臧

解泗在魯城北也又曰南門 段云水經泗水西南過魯縣北注云魯縣城北洙泗二水之中即夫子領徒之所也引從征記曰洙泗二水交於魯城東北十七里郭緣生言泗水在城南非也又引韋昭泗在魯城北之語然則又曰南門四字雖廣異聞而不可從 講罟罶 段云說文罶或作𦋃晏春秋國語曰溝罟𦋃丕烈案溝字誤也 猎 段云徐鍇說文引國語簎魚鼈丕烈案舊音猎或作簎即徐所引也惠氏禮說論簎字詳矣 夏犒 補音作槁丕烈案犒

師字亦當作槁詳惠氏左傳補注豈槁俗體皆為槁歟 禁罝罜麗 補音無罜字丕烈案李善注西京賦引有罜字又荀子成相篇楊倞注引亦作禁罝罜麗賈逵曰罜麗小罟也音與賈同唐人舊音云上音獨下音鹿公序乃於正文刪罜於注文罝當為罛改云罝當為罜大繆 解罝當作罛 丕烈案宋公序誤罛為罜 麗小網也 當依別本麗上添罜字丕烈案西京賦注引此解亦作罜麗小網也 鄂 段云鄂當从卩字見文選長笛賦注 蘖 補音作櫱 解屮 補音作艸丕烈案此許叔重所謂屮古文以為艸字者也漢人多用之 解蟻子 補音作螘 解蝠陶 補音作復丕烈案舊音云字林作蝮此蝠乃蝮之譌也 罜罟 段云罜益罜之誤 無藝 補音作蓺後同

于京 惠云京疑作亳丕烈桉此惠據白虎通夏曰夏邑商曰商邑周曰京師而言也嘗攷毛詩商邑翼翼後漢書樊準傳引作京師翼翼注云韓詩之文是商得稱京師故韋曰殷京師也京字非誤

卷第五

貺使 補音作況後同段云毛詩傳曰兄茲也亦作滋茲滋皆訓益貺使㠯字古祇作兄今作況者假借也作貺者俗字也 樊 補音作緐 解鄭司農云 別本作鄭後司農云段云後字不當去丕烈案此周禮春官注也

叔向 補音作嚮 解鄁風 別本作邶丕烈案作邶者從詩攷見補音

解仲惠伯之孫叔孫仲帶也當依別本作叔仲惠伯之孫叔仲帶也見內傳解自號補音作自子解子辰之子當依別本作子展解夾車舊音作俠陪乘補音作椉

雍渝補音作雝俞解須子惠云據補音當作頊晏萊惠云犛萊古字通丕烈案謂內傳作犛也

解中有土羊也當依別本添貽謂羊生羊也故謂之怪十一字於下段云史記有解或作獏富陽有之人面猴身能言丕烈案宋公序謂史記備載韋注無此語今俗本輒添妄也攷舊音曰祖沖之述異記作獏富陽有之人面獶身一手一足俗云能知人姓名必中傷之蓋此十三字乃因此本節載舊音而誤入韋解也別本亦有之又非公序所定之舊矣

羵羊補音作墳解休腫補音作沐腫段云史記索隱曰沐腫音木踵集韻曰腫澄延切沐腫罔象別名未詳所本

露睹父惠云露鄭注儀禮引作路丕烈案露路古通用字也解猶何禮有鼈也段云當爲猶何有於鼈也

懼忓別本作干丕烈案補音不出忓是宋公序本作干字也劉向列女母儀傳亦作干然古書多假借當存此忓字

胙補音作酢

掐膺舊音作掐音叨丕烈案與此異本也李善注長笛賦引國語無掐膺韋昭曰掐叩也苦洽切正同此本段云李善誤國語馬賦韋注皆本是掐字

防風氏後至丕烈案韋解防風是汪芒氏君之名此氏字衍也史記亦衍

社稷之守者爲公侯惠云說苑引此云社稷爲公侯山川之祀爲諸侯

防風何守也別本有氏字丕烈案有者衍也惟此不誤

爲漆姓惠云史記釐說苑亦作釐段云索隱引家語作漆恐誤世本無漆姓丕烈案家語即取此文改漆當爲淶之譌隸體絕類其相亂者襄廿一年內傳釋文可證淶釐聲相近於古爲同字也

解汪芒之氏姓也當依別本作汪芒氏之姓也

在虞夏商爲汪芒氏鈕樹玉曰案說文鄋下云在夏爲防風氏在殷爲汪茫氏左文十一年傳釋文引殷上無在說苑在虞夏爲防風氏在商爲汪芒氏据此疑國語脫爲防風氏丕烈案孔子世家亦無爲防風氏據國語正史及韋解詳此句不當有說文及說苑蓋別有出宜各依本書

僬僥氏段云氏丕烈案見海外南經郭璞注也

其長尺有咫惠云說苑矢長尺而咫

解鷙鳥也別本作鷙鳥今之鶚也補音出之鶚

大也別本作大滿也補音出大滿

解謂驕滿也別本作滿驕滿也丕烈案宋公序本正文有滿字故改解謂字作滿以就之詳韋意乃讀大爲汏公序本非是韋解之例訓繫於讀而不改字如周語艾人必豐艾訓報也是讀艾爲刈而不改爲刈晉語吾請爲子鉥鉥訓道也是讀鉥爲訹而不改爲訹此類皆例之可見者段先生說毛詩傳例如此然則韋同毛例也夏文燾曰案下正文其滿之甚也韋解云驕爲滿則上正文無滿字又一證也

解爲謙補音作嗛

解無過當依別本添十二字於下丕烈案此周禮地官文解復□□除補音不空解秉二百四十斗也別本作一百六十斗也盧學士云聘禮二百四十斗乃待使客一車之米數一秉又五藪也此自當依十庾爲一秉之常數作一百六十斗爲是

卷第六

凍餒補音作餧後同解敬仲也當依別本添管嚴仲之子五字於上丕烈案韋蓋據世本見管晏列傳索隱之⿱前衣補音公私本正文皆曰⿱前衣舊音作⿱刻衣云諸本爲⿱前衣誤丕烈案舊音非也韋解⿱前衣殘也⿱前衣當讀翦翦滅之翦⿱前衣殘以聲音爲訓詁也竱惠云管子原肇惠云管子窮丕烈案舊音云字統爲庳謂此宋公序誤讀在竱字下且說其字爲硉遂不可曉顚毛惠云管子作旄古字通解疑釋當依別本作凝釋旦暮補音作莫後同擔荷補音作儋何丕烈案宋公序依說文也解曰檐丕烈案此从木是也羣書多用此爲儋字賈氏羣經音辨木部可證也正文擔亦檐之譌耞舊音作枷丕烈案枷或作耞載集韻九麻芟惠云枷芟管子作穀芟解拂也舊音作柫丕烈案漢書王莽傳必躬載拂釋名拂撥也亦用從手字古書多假借不必盡同說文正字菒惠云管子橐耨丕烈案管子小匡同玉篇引此文作槈五經文字謂經典相承從耒者也詩臣工毛傳以耨鎛爲一物與此異解鎡錤補音作茲其戴茅惠云管子苧段云苧字是今俗云馬苧可以爲蓑笠解襞衣舊音作薛云諸本或作襞誤丕烈案依說文正字作韏用襞乃借字非誤韏襞聲相近不暱惠云管子慝已於事惠云說文引作巳事解百王補音作伯王丕烈案宋公序誤也而

業惠云管子嚴遂滋惠云管子慈守禦惠云管子圉古字通解鄉士也別本作鄉段云此當定作卿周禮鄉老公也鄉大夫卿也韋申賈非別說也下文鄉長復事即此秋官有鄉士主察獄訟之事而已方行惠云管子橫丕烈案韋解云方當作橫盡依管子蔽賢

蔽明惠云管子賢有拳勇丕烈案說文引國語有捲勇集韻類篇同捲拳字一耳玉篇廣韻載說文予有捲勇予字蓋衍

惠云管子才解不能也補音不罷也丕烈案宋公序誤也陵阜陸墐別本作陸阜陵墐補音出陵墐

聘眺補音作頫解同丕烈案管子作頫頫眺古同字周禮大行人殷頫大戴禮朝事作殷眺也解州□十人丕烈案疑所缺是游字

解剕之補音作刖斤斸補音作欘丕烈案管子作鋸欘

有渚惠云管子陼環惠云本作繯讀爲絹廣成頌繯橐四野之飛征注引此并賈注云繯還也丕烈案補音以爲舊音韋本作繯賈本作環與章懷引賈不同乃宋公序誤互舊音之字也補音又謂今官私衆本皆作環是韋解不作繯審矣管子小匡作繯賈所本也今管子作綖即繯字之壞而或且誤改爲綱

山於有牢段云後漢書馬融傳注作於山有牢夏文燾曰案本文環山於有牢句三見皆同又與上海於有蔽渠弭於有渚同一句法則當以本文爲長又章懷注引牢作罕亦誤解令廣陽別本作漁陽夏文燾曰案別本誤也兩漢志薊縣並屬廣陽韋時爲曹魏地魏志曹仁傳拜廣陽太守則其時郡如故矣漁陽時巳并省詳陽湖洪編修亮吉補三國疆域志餉惠云管子岱鄐惠云管子隨汶山丕烈案管子小匡作文山霸形作汶山戰國策言三苗之居文山在其

南者蓋即此石枕補音作抗辟耳惠云管子卑之谿惠云管子貉解懸鈎補音作縣鈎丕烈案宋公序誤也

反胙於絳惠云管子曰成周反胙於隆嶽丕烈案韋解南城於周別爲句嶽濱屬下讀今管子多譌字異同每不可訂翳惠云說文引作医九旒惠云管子游丕烈案說文游旌旗之流也流旒古今字解大輅非也當依別本作大路王路非也段云韋謂金是玉非解高奚補音作傒

是故諸侯歸之別本下多譬若市人四字丕烈案管子小匡有此四字也綦補音作篡綦丕烈案宋公序誤也綦綦者言縷織爲綦文四

分解分散也惠云管子作四分別本作四个解个枚也丕烈案作个者蓋宋公序改段云四分者謂於卿大夫皆用皮稛管子作攈舊音作梱解

遠又不至當依別本作遂人不至葵惠云管子蔡茲晏惠云管子隱陵負惠云管子培領惠云管子靈釜

惠云管子父中牟惠引管子下有鄰牡惠云管子社示勸惠云管子權隱五刃惠云管子偃

卷第七

攜民補音作㩗解巧佞丕烈按依鄭語當作巧從宜臼補音作咎鄫人補音作繒解二子爲里

克所殺別本作二子殺死身爲里克所殺多三字解子輿當依別本作子輿

曰君別本作日君解疾其君也別本作日昔日也疾疾其君也多五字

各饜補音作猒

解官任補音作任善否補音作不後同

解闢境補音作辟竟

甚好仁丕烈案後第八卷作甚好信韋解云信言必行之此蓋與下爲仁相涉而誤袲丕烈案此許叔重所謂一曰背縫者字亦借用督詳左傳補注

非也別本作非故也段云故字當有以庵補音作庵解銑猶灑灑寒也段云當依別本作銑猶洒也洒洒寒也

貌洒音銑蓋痒字之假借素問本草皆作洗洗洗訓寒不當讀先禮反

卷第八

曰吾當依別本作日日得當依別本作曰飱補音作飧解毒也當依別本作運日也怨君補音作惡後同解

槍補音作搶

闇楚補音作奄

賀大 賀惠云說苑嘉 國傲 惠云說苑同補音作敖 遂於 遂惠云說苑由

解行歌曰謠 別本作徒歌丕烈案徒歌曰謠爾雅釋樂文也毛詩傳同韋解後卷第十二亦作行歌疑別有所本 均服 舊音作袀丕烈案袀均字一耳詳左傳補注

解今在河東 別本作今在河東彘補音出彘段云地理志河東郡彘郡國志河東郡永安故彘晉永安屬平陽郡是韋時不名彘也周語流王於彘解云漢爲縣屬河東今曰永安然則此無彘字是矣

洒掃 補音作埽 且鎮 補音作塡 負蔡 補音作葵 解望國士 別本作土丕烈案士即土字上畫長隸法也故古書二字多相亂

纓纕 補音作嬰瓖丕烈案廣韻十陽引作纓纕與此本正同宋公序以爲非而定爲嬰瓖云瓖若从糸無馬帶之訓誤也訓馬腹帶者自从糸作纕訓馬帶玦者乃从玉作瓖出張平子東京賦鉤膺玉瓖薛綜注曰馬帶玦二字有不容掍合者 解馬腹帶也 丕烈案宋公序無腹字誤

不殺 別本作没後同

卷第九

解喪亡也 別本此下有解凡九字丕烈案有者宋公序本也卷內盡同後不悉出

偷居補音作媮其靡有徵兮當依別本作徵丕烈案此以威懷歸猗違哀微依妃爲韻韋解無有徵者亦亡謂子圍也是讀徵爲尾而解之也微尾古同字孽尾爲字微微生爲尾生皆其證也劉向列女辨通傳云有龍無尾者無太子也亦以尾爲子義與此同矣韋昭爲例見前必或知之

別本此下有解云云補音出善否昭之補音作炤

解申生下軍七輿大夫也丕烈案前第　卷解無七輿二字疑此解衍也安能殺人

別本此下有解云云補音出焉能

薦補音作蒙解同

不遜補音作孫親見補音作身見若無天乎別本下有云字解云別本下有言也二字君揖舊本作輯云或作揖惠云古輯揖通

衆皆哭惠云句絕焉作轅田惠云焉猶於此言於是作爰田也訓焉爲於此見高誘注呂覽季春紀焉始乘舟轅與爰古文通丕烈案下焉作州兵句讀同史記漢書匈奴列傳焉作周司馬貞顏師古曰始作周國也亦其證轅字詳左傳補注

蛾析補音作皙後同

卷第十

將底補音作厎 解豎貂補音作刁 塊惠云漢書凷

解聑又補音作聓丕烈案聑俗聓字耳見集韻他書亦多有之

柔嘉惠云說文腬嘉善肉也丕烈案前周語中云無亦擇其柔嘉字亦不从月

解甯遠當依別本作速

髀䏽舊音作䏽髀 解微蔽也薄迫也丕烈案宋公序曰內傳釋文引薄簾也恐是賈唐所注惠云微薄若今之簾𥳑似誤賈誼曰帷薄不修 負覊補音作覉後同 饋舊音作餽 毀五常當依別本作三常

趙夙之弟也惠氏左傳補注云趙夙注趙衰兄案世本公明生孟及夙夙生成季衰史記以衰爲夙之孫晉語以爲夙之弟無緣繆戾至此且夙與衰世次相縣不應爲弟凡必傳寫之誤史記傳聞異詞當以世本爲正丕烈案自此閔元年至晉文反國爲僖廿四年世次不爲相縣韋解趙衰晉卿公明之少子是韋正文作弟非傳寫之誤惠所說殊未然也所引世本載趙世家索隱韋解序云以世本考其流則韋不當與世本繆戾疑小司馬所見世本乃有錯誤耳 解射姑別本作孫射姑補音出孫射 解賈季也惠云賈佗別是一人韋說非也丕烈案全祖望經史問答與惠同

解開也補音作闓解別在補音作別治以徼補音作儌解禾十車丕烈案此見周禮秋官掌客當云卅車別本作二十車亦誤二十車者非上公解司馬法曰進退補音於此出逡遁字當是其本進退作逡遁也別本亦作進退非公序之舊不諂補音作諂誤

解辭不取也別本此節注云云凡十四字補音出相取是宋公序本也解嫘補音作纍其得姓者十四人惠云徐廣曰虞翻云以德爲氏姓又虞說以凡有二十五人其二人同姓姬又十一人爲十一姓酉祁已滕葴任荀釐姞嬛衣是也餘十二姓德薄不紀錄丕烈案此小司馬所謂舊解破四爲三者也其解當讀上文皆爲已姓作皆爲姬姓下文故皆爲姬姓乃申說上文夷鼓與蒼林爲一人皇甫謐曰夷鼓一名蒼林以此箴補音作葴荀段云廣韻茍字下曰姓出河內河南河西三望國語云本自黃帝之子古厚切十一眞荀字下曰本姓郇後去邑爲荀然則國語各本作荀皆茍之誤也潛夫論作拘依惠云虞本衣丕烈案潛夫論志氏姓亦作衣唯青陽與蒼林丕烈案五帝本紀索隱曰唯姬姓再稱青陽與蒼林蓋國語文誤所以致令前儒共疑其姬姓青陽當爲元囂是帝嚳祖本與黃帝同姬姓其國語上文青陽即是少昊金天氏爲已姓者耳小司馬言文誤者謂此青陽二字乃元囂之誤也韋意不爾其所稱前儒未詳也

解復宴補音作燕後同解何賜補音作錫丕烈案今毛詩作錫仰君補音作卬後同解作沔補音

出爲
汚

解史記當依別本作瞽史記解過泰無動爻過當依別本作遇無爲侯無當依別本作筮

解甲午魯僖公二十四年二月六日丕烈案李鋭爲予推之曰六當作四於三統術是歲正月庚寅朔五日甲午時失一閏而朔後三統一日故云二月四日解鄭地別本作晉地夏文燾曰案晉字是也水經涑水注引服虔曰郇國在解縣東郇瑕氏之墟也道元謂其說賢於杜氏郎此地矣

解己丑魯僖二十四年三月朔時以爲三月晦丕烈案李鋭曰於三統術是歲三月己丑朔時以爲三月晦者据內傳文遽出見補音無出字

栢惠云栢與伯同丕烈案經史問荅曰伯宗之先也解大夫之加田惠云周禮所謂加田禮記有宰食力力爲加壞字丕烈案別本作家田譌之甚者也周禮者司勳文解爲家邑宰丕烈案與今論語文異

解左鄢補音作隱

組補音作組攢補音作欑是君子之言也補音作君子也

其陴補音作埤解叔詹伯丕烈案此伯字衍內傳同晉世家作叔瞻烹之補音作亨以詹伯丕烈

案此伯字亦衍上文詹凡七見

解猶業次也 別本作業猶次也段云別本是

彌惇 丕烈案宋公序謂舊音作獮攷韋訓為盖其為獮審矣或公序據誤本舊音而駮之耳

蘧篨 補音作籧篨後同 解戚施瘁者 惠云瘁疑作病別本作僂丕烈案當是瘻字之譌瘻僂字一耳 侏 惠云

說文作朱丕烈案竹部文 儒扶盧 惠云說文引作籚云積竹矛戟矜也 印浦 段云印當為御字之誤韋解亦當為御迎也舊音牛嫁反

可證孔晁本作卬乃牛亮反各隨字出

音也今韋本作卬由淺人以孔本改韋本

卷第十一

䕸 補音作耨丕烈案此宋公序依今內傳改也 解耘也 補音作䕸

譓 舊音作譿 解辯察 補音作辨瞭 解射姑 補音出狐射 解鞫 補音作鞫

解丁寧者 補音出令丁丕烈案段据之以為此本脫二字詳後吳語

喙 惠云方言喙傷也郭璞曰今江東呼極為喙外傳曰予病喙矣又作㖂丕烈案喙𤸪𤸪字一耳毛詩緜維其喙矣廣韻廿廢引作𤸪 解脹器 當依別本作㬈器

解苗貴補音作贅後同以蹩別本作憖補音出以憖段云別本是解蹩頓也別本作憖願也段云別本是下文云願以此報君御人可證

解告天也別本作告於上帝補音出告於

蹩庇別本作憖解蹩蹩頓也別本作憖願也段云別本是蹩者字之誤也

卷第十二

解遂以贄見於鄉大夫別本下有先生二字段云此當作鄉大夫先生鄉大夫謂每鄉卿一人之鄉大夫及同一鄉中仕至鄉大夫者鄉飲酒禮鄉射禮所謂遵者也鄉先生同一鄉中嘗仕爲鄉大夫而致仕者也皆見儀禮鄭注必皆云鄉者謂同一鄉周禮重鄉飲鄉射以鄉三物賓興之意也唐賈孔儀禮禮記正義作卿大夫誤陸氏禮記釋文音香不誤韋云鄉大夫先生省下鄉字正可見韋所據作鄉大夫也下文臚舉若而人安知不有致仕者乎解將下軍別本將上有嘗字補音出嘗將祅舊音作夭丕烈案祅者襆之省襆妖古今字解行

歌段云徒丕烈案詳前第八卷

半陣補音作陳後同

楚平惠云平當作共解蘇聲也段云蘇聲也之上有茅蒐二字丕烈案此瞻彼洛矣箋

解魚矯補音作蟜

解用知天先授晉別本作焉用知天不先授晉補音出焉用段云別本用字衍焉即用

奔狄補音作犇

卷第十三

逮鱞當依別本作鰥親射補音作䠶解及雒別本作洛段云左傳亦作雒杜注輔氏雒稷皆晉地非秦地別本誤也元司空別本無元字解弁糾補音作卞丕烈案詳後楚語荀會舊音作禬膏粱之性段云鄒氏山海經注引外傳膏粱之子難正盧學士云顏氏家訓正作整籍偃補音作藉後同恭給補音作共爲司徒當依別本作爲司馬復霸補音作伯

八年之中七合補音無之中二字

卷第十四

解叔祁補音作欒祁丕烈案後卷云欒有叔祁之憩章解所出也補音乃臆改耳　舌虎補音作虎丕烈案此本與舊音同　不猒補音作無　解蕃別本上有以字補音作以蕃　是墮補音作隋　解膂脹補音作張　林甫補音作父後同　且增也丕烈案增即憎字也墨子非命帝式是增道藏本韓子論其所增易林渙之蠱獨宿增夜皆用此从土增字　爲理惠云王符引李丕烈案李理聲同　解生成伯成伯生鈌鈌生武子當依別本作生成伯鈌成伯鈌生武子丕烈案世本文也見史記趙世家索隱韋周語解同　緝訓補音作輯　循詩當依別本作脩　循禮當依別本作脩　解鳸補音作扈　損也解損動也當依別本作抈段云抈乃抏之異者抈折也抏動也說文兼有二字　必斃補音作獘　解歃血別本作飲血補音出飲　置茆蕝設望表補音作茅惠云說文引曰致茅蕝表坐云朝會束帛表

位曰絶丕烈案韋與許不同 **鮮卑** 補音作牟丕烈案牟字是韋解云東夷國然則即宣九年之根牟也杜注云東夷國也今琅邪陽都縣東有牟鄉

解樂國子 當依別本作樂桓子 **善人在位患** 當依別本去位字

文子曰恥 別本作止段云止字勝

九原解原當作京也 丕烈案檀弓載此事作原又以從先大夫於九京也鄭注晉卿大夫之墓地在九原京蓋字之誤當作原即依本書爲說也韋解此云當作京者攷水經汾水注云京陵縣故城於春秋爲九原之地其京尚存漢興增陵於其下故曰京陵地理郡國二志皆曰京陵是韋正依當日地名傳合趙文子從先大夫於九京爲說與鄭不同鄭易京爲原此則易原爲京耳司馬彪曰京陵春秋時九京是亦从京不从原也別本京原互易乃宋公序誤用鄭改韋

解必待 別本作恃段云恃字勝

栱木 補音作榣段云西山經其陰多榣木郭云榣木大木也引國語榣木不生危然則榣爲古本 **蠱莫嘉** 當依別本刪去蠱字

黃能 丕烈案此正舊音所謂能或作熊者也 **解能似羆** 丕烈案爾雅云羆似熊此蓋轉相釋 **人殺** 惠云說苑作人鬼有殺段云此俗言人死之始

寔爲 寔惠云說苑是 **百辟** 辟惠云說苑神 **其惑者** 丕烈案此用惑爲或字

一卒之田 別本作無一卒之田惠云此本脫

卷第十五

及斷 補音作蔽

憾者 舊音作憾丕烈案宋公序疑舊音傳寫之誤不然也憾即感字感憾正俗字也左傳多用感後人每改爲憾

范支 補音作宛 言於公 別本作言於頊公補音出頊公

解范姓祁名也 丕烈案此當讀范姓祁三字爲句名也二字淺人添之耳祁姓也范氏也婦人之例舉姓不舉氏范之先爲陶唐氏陶唐氏即伊祁氏即十二姓之祁姓也帝王世紀曰帝堯祁姓

解捍 補音作扞後同

郵無正 惠云呂覽作孫明高誘曰孫明簡子臣孫無政郵良也丕烈案羣籍記郵無卹姓名多不同當各依本書耳 解晉景公

之女 丕烈案女是姊之壞字

衉 丕烈案舊音作⿰血咎从咎故云左傳作嘔並一口反宋公序依孔晁作喀音客而誤認舊音字以爲从各乃云諸韻無爲嘔音者是其未審也⿰血咎字見集韻四十五厚内傳釋文作咎咯集韻二十陌作衉

壯馳 惠云壯古莊字丕烈案莊壯說詳禮記古義 爲愈 丕烈案補音以爲舊音韋作瘉賈孔作愈疑宋公序誤互舊音之字

竇犨 丕烈案史記孔子世家索隱引國語云鳴鐸竇犨此無鳴鐸二字疑小司馬所據非韋解或所見韋解與此不同

解躒 舊音作轢 很 補音作很後同

函治 當依別本作函冶補音函胡𠲖反又胡南反丕烈案說苑貴德篇載此文亦作函冶 蟻 舊音作蛾 蜂 補音作𧒂

民罷 補音作罷民

卷第十六

孥 惠云漢書引作帑 鄔 舊音作鄢音偃丕烈案鄭詩譜史記注引虞翻及索隱皆作鄢 弊 舊音作蔽詩譜史記注亦作蔽 舟 別本作舟與史記注同鄭詩譜作舟 𩥄 舊音作𩥄與史記注同詩譜作𡺳 華 別本作華困學紀聞史記鄭世家注華作華水經注黃水逕華城西史伯曰華君之土也韋昭曰華國名秦白起攻魏拔華陽司馬彪曰華陽在密縣括地志華陽城在鄭州管城縣南可以證今本之誤丕烈案鄭詩譜同又小司馬引亦作華也 前華 困學紀聞引亦作華補音作莘解同夏文燾曰案華字是也此即上文八邑之華上解云八邑下解云華國其實一也詩鄭譜正義云國邑相對爲異散則國亦爲邑韋上解虢鄶爲二國下解二邑爲虢鄶斯其例矣水經洧水篇注史伯謂鄭桓公曰華君之土也韋昭曰華國名矣善長以前華之解移入上華下非誤也正以前華即八邑

之華耳與韋意同又可知北魏時本作華矣 仲雪補音作中 是天啓之心也段云心當刪解云有心字誤是也卷十九泝江

解云或有淮字者誤正同此 以淳段云說文作惇 解能理補音作能治 火功當依別本作大功 成樂

物生段云玩韋解當作成物樂生 解草菜當依別本作草菜 妘姓鄔惠云潛夫論作鄔 路惠云郎路子也

左傳作潞 解求言段云大戴禮來言水經淸水篇萊言 解鄩補音作尋 蠻芊蠻矣段云周禮注作閩芊

蠻矣 伯翳惠云漢書作益 解漢爲太宰當依別本作大常 能議惠云漢書作儀段云玩韋解當

本是儀 若更君而周訓之段云玩韋解疑當作若更而君訓之 秦誓補音作大 角犀

丕烈案補音以爲舊音韋本作犀賈唐孔本作犀又謂今諸本但作犀疑宋公序誤互舊音之字 解頂角當依別本作顏角丕烈案顏角見毛詩君

子偕老傳 解膀補音作旁 解萬億曰兆別本作十億李氏治古今黈亦作十億 萬萬兆曰姟古今

黈同別本作萬萬曰姟無兆字段云十萬曰億者古數萬萬曰億者漢時今數故鄭詩箋王制注皆用古數而內則注呂刑孝經注皆云萬億曰兆此亦是古數

古數億以下以十相乘億以上則以萬相乘故韋云萬萬兆曰姟謂萬億曰兆萬兆曰京萬京曰姟亦古數也若漢時今數則如甄鸞所謂中數萬萬億曰兆上數億

億曰兆大於古數遠矣別本刪跋非是李仁卿所據本及所駁皆非 九畡惠云說文引作垓云兼該八極 䛂書䛂 惠云漢 箕惠云漢書五行

志其其草服段云考工記鄭注引作箙天之命此別本此上有褻人有獄而以爲入一節幷解十四字補音出注君姁惠云宋庠有音是庠本羨此文及注也丕烈案果有此及解則下文不更作解矣同于惠云同史記作止櫝而藏之惠云藏史記作去古皆謂藏爲去

解腊極也丕烈案前周語解極作亟

解驪山補音作麗解購補音作購也

卷第十七

解審恭王名也丕烈案此當是箴或作審恭王名也與前第十二卷晉語解同脫三字耳箴審音相近見鄭周禮羽人注休懼惠云周禮瞽矇注引作怵懼陸德明曰北本作休

解爲其稱補音無其字解班號補音作頒

椒舉舊音作湫後同丕烈案蓋與此異本湫椒古同字漢書人表作湫王弗是解是理也段云說文諟理也韋以是爲諟省丕烈案此亦讀爲例二師丕烈案此師字之誤也解同如廬戢黎當依別本删戢黎二字解輕窕舊音作挑丕烈案蓋與此異本解猶食也當依別本作貪又何不來爲補音本或曰又何來爲無

不字丕烈案下文云不然然不來矣或本是也宋公序謂恐非是者誤

匏居惠云匏一作抱見吳越春秋　解蓫補音作蓫子　樹惠云劉逵引外傳射不過講軍實射古文樹劉得其實丕烈案說詳九經古義劉引在吳都賦注　磽補音作墝　解确也補音作埆　城守之木丕烈案依解云城守之餘木當是末字之誤也

有弁惠云弁與卞通丕烈案魯語作卞卞者弁之俗體漢碑卞是也　脉舊音作脈丕烈案此舊音誤脈肶大腹與此無涉

褻御舊音作暬丕烈案毛詩作暬字當從埶　解大雅補音作疋丕烈案以疋作雅見說文又爾雅釋文云字亦作疋而宋公序謂諸書所引爾雅皆作此殊不然　惠于小民段云漢石經尚書惠于矜□丕烈案漢書谷永傳引尚書作惠于鰥寡　不敢驕補音作惰　數戒者補音無戒字

解頓脅惠云即頓弁丕烈案弁脅聲相近

解棘圍丕烈案圍即闈之借字

卷第十八

不攜補音作[illegible]　之儀惠云鄭衆引當　解周氏曰丕烈案左傳補注云漢儒說春秋者周仲文也　解明

尊卑別本作分別尊卑補音出分別上下之神神下惠從鄭衆引增祇氏姓之出出上惠從
鄭衆引增所物享惠云享漢書作序孟康曰各有分序也糅惠云史記擾擾有柔音故亦作糅錢先生曰說文玉部瓇讀若柔方
物惠云史記於南正重段云左傳正義引木正重盖非韋本解火當爲北惠云詩正義引鄭志荅趙商云火當爲北
漢書臣瓚曰古文火字與北相似故致謬耳師古曰此說非也云云丕烈案小司馬歷書與太史公自序論此字詳矣三苗復惠云史記服
解郊神當依別本作郊禘芻豢惠云說文引作犓則底丕烈案此字當作厎解至父當依別本作王
父殄其補音作姧丕烈案此姧字乃宋公序誤讀舊音所改解苛虐也丕烈案舊音出苛姧械系二音盖舊音本韋解作苛
姧也與此本異耳宋公序據之以改正文失之矣
解楚文王之子頵舊音出王頵丕烈案與此異本也解使齊別本作使於齊補音出使於解
囊貴也別本作子囊也丕烈案貴是貞字之誤韋上卷子囊議謚解云公子貞可證囊貞不詞蓋有脫文解驦補音作騻丕烈
案驦字是也內傳正義引賈逵曰色如霜紈蓋賈本內傳字从霜故義如此
王孫圉別本作圍後同丕烈案作圍者疑宋公序本也困學紀聞六引亦作圉與此本同說于補音作乎解爲珥當依

別本作弭丕烈案象弭見詩采薇 解氂牛 補音作旄 解讙諢 補音作讙譊

強忍犯義 段云犯義二字當是注誤爲正文 貝水 丕烈案史記齊世家索隱引宋衷同夏文燾曰案水經巨洋水篇注云即國語所謂具水矣袁宏謂之巨眛王韶之以爲巨蔑亦或曰朐瀰皆一水也而廣其目焉具巨朐聲相近則具字是也此作貝乃字形相涉而誤解同 解勝難 別本作勝之難補音出之難

卷第十九

解于雟 舊音作鄐 解隨會稽 補音作隨丕烈案魯語作墮 封植 補音作殖

憔悴 補音作顦顇

戚然 段云戚說文作慽 以伺 補音作司 仿 補音作傍 解很傷 當依別本作傾傷 解甲盾 別本作甲首丕烈案此與內傳哀元年云越子以甲楯五千者同今哀十一年內傳文亦作甲首誤字耳別本蓋宋公序依之以改非也

解釋辭也 當依別本作釋解也補音出釋解

乃訊 惠云說文引作誶 解鮐背之耇稱黎老 別本作黎凍棃壽徵也在播放也之下補音出凍棃丕烈案韋蓋直訓黎爲黑而以鮐背之耇解之與他書言如凍棃色者不同宋公序本非也 以懸吾目於東門 段云史記吳世家抉

吾眼罝之吳東門索隱曰國語抉爲辟又云以手抉之王愠曰云云與今本大異

鴟鶇 補音作夷段云說文鶇胡字或从弟然則鶇爲正字也楊雄曰鶇夷滑稽腹大如壺盡日盛酒應劭曰取馬革爲鴟夷鴟夷榼形今案云鴟鶇者取其多容謂如鴟之腹如鶇之胡也陸機曰鶇胡頷下胡如數升囊能羣抒小澤水漸其胡而弃之水盡乃食魚

深溝 惠云吳越春秋作關溝

晉公午 段云依此本注則正文午字衍

后庸 補音作舌惠云吳越春秋作洩庸丕烈案左傳補注云唐石經作舌庸攷他書或作洩曳渫泄皆與舌字聲相近此本誤耳

焚其姑蘇 惠云吳越春秋曰燒姑胥臺胥蘇古字通

先晉 惠云吳越春秋作前進

王孫雒 補音作雄丕烈案宋公序誤也盧學士鍾山札記曰吳越春秋越絕書皆作駱以駱證之則雒字是矣詳見本書

愈章 補音作俞後同

解以恐 段云此恐字必誤當作誘

出火竈 惠云吳越春秋作出火於造丕烈案古文造竈通詳禮說

官師 補音作帥丕烈案此當爲師即帥字也宋公序不識此故有駁論耳

解鄭司農 丕烈案此小宰注文別本作鄭後司農後字誤添之也

肥胡 惠云左思賦作祀姑劉逵引外傳同

解旌鎧 當衣別本作衿鎧補音出衿段云衿之假借衿以釋帶

解丁寧鉦也 段云據補音當作丁寧令丁謂鉦也丕烈案晉語同

越錄 惠云吳越春秋作越次

請亂 惠云吳越春秋作辭

曰到 補音作自

解罣暴氣也 丕烈案韋解下文將毒云毒猶

黍也故解此云㬥氣也別本作黑氣也非是 解逆也 當依別本作㬥黍也補音出悖㬥 訊讓 段云此訊亦誶之誤 以人

爲過賓 段云爲者今之僞字

解原也 別本作原中也段云有中者是 侯壬 補音作任 簦笠 補音作簦苙

唱謀 補音作倡 在戎 當依別本作任戎 解屋水 當依別本作屋外 解昭謂之樀 當依別本作昭謂檐謂之樀丕烈案見爾雅此本因謂字複出而誤 解海口 段云王伯厚曰當作浹口通典元和郡縣圖志引皆正作浹丕烈案段據困學紀聞說也補音浹口即協反自不誤別本亦作海非公序之舊矣 解洲也 補音作州 解冬十二月 當依別本作十一月丕烈案內傳文

卷第二十

萇 補音作長 解錢唐江 補音出浙江丕烈案蓋宋公序本錢唐江作浙江也攷尚書釋文夏本紀索隱引作錢唐陸德明小司馬所據與此本同矣夏文焘曰案水經漸江水注云韋昭以松江浙江浦陽江爲三江則與公序本同 句無 惠云水經注吳 解太湖 段云王伯厚曰當作大木丕烈案據困學紀聞 蔑 補音作篾丕烈案內傳哀十三年姑蔑亦不从竹 公盬 別本作公令盬補音出公令 疢 丕烈案此即疢字見曹憲博雅音 解

以廩 補音作廩以 解要功徼利 補音作徼功要利

卷第二十一

入官別本作入官 解隟也補音作隙後同 睦熟舊音作稑段云作稑非左傳云國無道而年穀和熟天贊之也和熟睦熟一解盈縮補音作贏也

觥飲補音作觥飯惠云說文引作侊飯不及一食鈕樹玉曰今本說文多後人所改案集韻類篇引說文並作侊飲不及一餐亦誤也當依廣韻引作侊飯不及壺飧玉篇同

剛柔以禦當依別本作剛彊以禦丕烈案即下文剛彊而力疾也

黿補音作鼉鼉 渚舊音韋作陼唐賈孔作渚丕烈案疑宋公序誤易舊音之字

校刊明道本國語札記畢

嘉慶庚申吳門黃氏讀未見書齋開雕同邑李福書

C
9
H
v 3

士禮

十

Chan kuo ts'e
Yen ch'uan Yao shih pen
chan kuo tse

剡川姚氏本
戰國策

讀未見書齋重雕

AC
149
H35
v.14

戰國策自劉子政校定至宋嘉祐間已
多散佚今所傳者皆出曾南豐重校
本高氏注隋時止存廿一篇今歷
存十篇以高注呂氏淮南相校
頗有解者之殊似十篇注尚非足
本也自鮑彪注盛行並棄高氏

注文擅易篇次好古者病之昨刻
川姚氏本刻於紹興十六年
校勘精審爲藝林所珍近
雖重槧揚州而於文句可疑
者往〻轉取俗本羼入殊乖
不知蓋闕之義黃君蕘圃

乃取家藏宋槧本重鋟諸堅
木行款題畫壹仍其舊其中
烏焉亥豕審知譌蹟者別為
札記綴于卷末而不肎稍易隻
字吳正傳所云存古闕疑者
也於蕘圃見之洵書城中快

事也伯聲跋疑堂惡爲武后造字予謂劉較高注在兩漢時斷無此等近鄙別字而六朝人喜造新體如先人爲老巧言爲辯之類一惡當因草書亞字相似付會成之陸德明論語釋文惡而見皆

云古垂字則非昉于阿武矣韓朋
印以仲修、与朋聲不協當垂
倗之誤隸書多似朋故倗譌為
修倗朋本一字朋与凴聲相
近故亦稱韓凴矣尋繹之次
偶舉二事質諸蕘圃頗有以啟

家也癸亥仲冬竹汀錢大昕序

新雕重校戰國策目録

東周第一　西周第二　秦一第三
秦二第四　秦三第五　秦四第六
秦五第七　齊一第八　齊二第九
齊三第十　齊四第十一　齊五第十二
齊六第十三　楚一第十四　楚二第十五
楚三第十六　楚四第十七　趙一第十八
趙二第十九　趙三第二十　趙四第二十一
魏一第二十二　魏二第二十三　魏三第二十四
魏四第二十五　韓一第二十六　韓二第二十七
韓三第二十八　燕一第二十九　燕二第三十

燕三第三十一　宋衛第三十二　中山第三十三

右定著三十三篇

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向言所校中戰國策書中書餘卷錯亂相糅莒又有國別者八篇少不足臣向因國別者略以時次之分別不以序者以相補除復重得三十三篇本字多誤脫爲半字以趙爲肖以齊爲立如此字字一本作類字者多中書本號或曰國策或曰國事或曰短長或曰事語或曰長書或曰脩書臣向以爲戰國時游士輔所用之國爲之筴謀宜爲戰國策其事繼春秋以後訖楚漢之起二百四十五年間之事皆定以殺青書可繕寫敘曰集曰下有夫字周室自

文武始興崇道德隆禮義設辟雍泮宮庠序之教陳禮樂弦歌移風之化叙人倫正夫婦天下莫不曉然論孝悌之義惇篤之行故仁義之道滿乎天下卒致之刑錯四十餘年遠方慕義莫不賓服雅頌歌詠以思其德下及（劉作其德下及曾作德下及錢作以思其德下及集作其恩德下及）康昭之後雖有衰德其綱紀尚明及春秋時已四五百載矣然其餘業遺烈流而未滅五伯之起尊事周室五伯之後時君雖无德人臣輔其君者若鄭之子產晉之叔向齊之晏嬰挾君輔政以並立於中國猶以義相支持歌說以相感聘覲以相交期會（集作朝會）以相一盟誓以相救天子之命猶有所行會享之國猶有所

恥小國得有所依百姓得有所息故孔子曰能以禮讓爲國乎何有周之流化豈不大哉及春秋之後衆賢輔國者既沒而禮義衰矣孔子雖論詩書定禮樂王道粲然分明以匹夫無勢化之者七十二人而已皆天下之俊也時君莫尚之是以王道遂用不興故曰非威不立非勢不行仲尼既沒之後田氏取齊六卿分晉道德大廢上下失序至秦孝公捐禮讓而貴戰爭弃仁義而用詐譎苟以取強而已矣夫篡盜之人列（錢劉同曾作例）爲侯王詐譎之國興立（錢集作立曾作兵）爲強是以傳（一作轉）相放效後生師之遂相吞滅并大兼小暴師經歲流血滿野父子不相親兄弟不相安夫婦

離散莫保其命湣然道德絶矣晚世益甚萬乘之國七千乘之國五敵侔爭權蓋爲戰國貪饕无耻競進無厭國異政教各自制斷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力功（曾集作巧劉作功）爭強勝者爲右兵革不休詐僞並起當此之時雖有道德不得施謀有設之強負阻而恃固連與交質重約結誓以守其國故孟子孫卿儒術之士弃捐於世而游說權謀之徒見貴於俗是以蘇秦張儀公孫衍陳軫代厲之屬生從横短長之說左右傾側蘇秦爲從張儀爲横横則秦帝從則楚王所在國重所去國輕然當此之時秦國最雄諸侯方弱（曾集无弱字）蘇秦結（錢劉結下有從字）之時六國爲一以儐背秦秦人

恐懼不敢闚兵於關中天下不交兵者二十有九年然秦國勢便形利權謀之士咸先馳之蘇秦初欲橫秦弗用故東合從及蘇秦死後張儀連橫諸侯聽之西向事秦是故始皇因四塞之固據崤函之阻跨隴蜀之饒聽衆人之筴乘六世之烈以蠶食六國兼諸侯（一本下有而字）并有天下杖於謀詐之弊終於信篤之誠無道德之教仁義之化以綴天下之心任刑罰以爲治信小術以爲道遂燔燒詩書坑殺儒士上小堯舜下遨三王二世愈甚惠不下施情不上達君臣相疑骨肉相疎化道淺薄綱紀壞敗民不見義而懸於不寧撫天下十四歲天下大潰詐僞之弊也其比王德

豈不遠哉孔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耻且格夫使天下有所耻故化可致也苟以詐僞偷活取容自上爲之何以率下秦之敗也不亦宜乎戰國之時君德淺薄爲之謀筴者不得不因勢而爲資據時而爲（脱字）故其謀扶急持傾爲一切之權雖不可以臨國教化兵革（錢革下有亦字）救急之勢也皆高才秀士度時君之所能行出奇筴異智轉危爲安運亡爲存亦可喜皆可觀護左都水使者光禄大夫臣向所校戰國策書録

宋闕鈔補

戰國策卷第一

東周　　高誘注

秦興師臨周（續周顯王後語）而求九鼎周君患之以告顏率（續率名也當如字或云力出切後語注）顏率曰大王勿憂臣請東借救於齊顏率至齊謂齊王（續齊宣王後語）曰夫秦之爲無道也欲興兵臨周而求九鼎周之君臣內自盡（劉曾集一作畫錢作盡）計與秦不若歸之大國夫存危國美名也得九鼎厚寶也願大王圖之齊王大悅發師五萬人使陳臣思將以救周而秦兵罷齊將求九鼎周君又患之顏率曰大王勿憂臣請東解之顏率至齊謂齊王曰周賴大國之義得君臣父子相保也願獻九鼎不識大

國何塗之從而致之齊齊王曰寡人將寄徑於梁顏率曰不可夫梁之君臣欲得九鼎謀之暉臺之下少海之上其日久矣鼎入梁必不出齊王曰寡人將寄徑於楚對曰不可楚之君臣欲得九鼎謀之於葉庭之中（續後語作章華之庭注云徐廣曰華容有章華亭）其日久矣若入楚鼎必不出王曰寡人終何塗之從而致之齊顏率曰弊邑固竊爲大王患之夫鼎者非效醯壺醬甀（一作瓿）耳可懷挾提挈以至齊者非效鳥集烏飛兔興馬逝（曾集作鳧逝）灕然止（止一作可至）於齊者昔周之伐殷得九鼎（一本得上有凡字）凡一鼎而（一本无凡一二字鼎而作而鼎）九萬人輓之九九八十一萬人士卒師徒器械被具所以備者稱此今

宋闕鈔補

大王縱有其人何塗之從而出臣竊爲大王私憂之
齊王曰子之數來者猶無與耳顏率曰不敢欺大國
疾定所從出弊邑遷鼎以待命齊王乃止
秦攻宜陽周君謂趙累曰子以爲何如對曰宜陽必
拔也君曰宜陽城方八里材士十萬粟支數年公仲
之軍二十萬景翠以楚之衆臨山而救之秦必無功
對曰甘茂羈旅也攻宜陽而有功則周公旦也無功
則削迹於秦秦王不聽羣臣父兄之義而攻宜陽宜
陽不拔秦王恥之臣故曰拔君曰子爲寡人謀且柰
何對曰君謂景翠曰公爵爲執圭官爲柱國戰而勝
則無加焉矣集曾作耳劉錢作矣不勝則死不如背秦援宜陽

公進兵秦恐公之乘其弊也必以寶事公公中慕公之爲已乘秦也亦必盡其寶秦拔宜陽景翠果進兵秦懼遽效煑棗韓氏果亦效重寶景翠得城於秦受寶於韓而德東周

東周與西周戰韓救西周爲東周謂集本改作謫一作謂韓王曰西周者故天子之國也多名器重寶案兵而勿出可以德東周西周之寶可盡矣東周與西周爭西周欲和於楚韓齊明謂東周君曰臣恐西周之與楚韓寶令之爲已求地於東周也不如謂楚韓曰西周之欲入寶持二端今東周之兵不急西周西周之寶不入楚韓楚韓欲得寶即且趣我攻西周西周寶出是

宋闕鈔補

我爲楚韓取寶以德之也西周弱矣

東周欲爲稻西周不下水東周患之蘇子謂東周君曰臣請使西周下水可乎乃往見西周之君曰君之謀過矣今不下水所以富東周也今其民皆種麥無他種矣君若欲害之不若一爲下水以病其所種下水東周必復種稻種稻而復奪之若是則東周之民可令一仰西周而受命於君矣西周君曰善遂下水蘇子亦得兩國之金也

昭獻在陽翟周君將令相國往相國將不欲蘇厲爲之謂周君曰楚王與魏王遇也主君令陳封之楚令向公之魏楚韓之遇也主君令許公之楚令向公之

韓令昭獻非人主也而主君令相國往若其王在陽翟主君將令誰往曾作誰往周集劉錢无周字周君曰善乃止其行秦假道於周以伐韓周恐假之而惡於韓不假而惡續史記兩惡作畏於秦史黶一作史猒謂周君曰君何不令人謂韓公叔曰秦敢絕塞而伐韓者信東周也公何不與周地發重使使之楚秦必疑不信周是韓不伐也又謂秦王曰韓強與周地將以疑周於秦寡人不敢弗集一去弗字受秦必無辭而令周弗受是得地於韓而聽於秦也

楚攻雍氏周粻秦韓楚王怒周周之君患之爲周謂楚王曰以王之強而怒周周恐必以國合於所與粟

之國則是勁王之敵也故王不如速解周恐彼前得罪而後得解必厚事王矣

周最謂石禮曰子何不以秦攻齊臣請令齊相子子以齊事秦必無處矣子因令周最居魏以共之是天下制於子也子東重於齊西貴於秦秦齊合則子常重矣

周相呂倉見客於周君前相工師藉恐客之傷己也因令人謂周君曰客者辯士也然而所以不可者好毀人周文君免士集曾一去士字工師藉相呂倉國人不說也君有閔閔之心謂周文君曰國必有誹譽忠臣令誹在己譽在上宋君奪民時以爲臺而民非之無忠

臣以掩蓋之也子罕釋相爲司空民非子罕而善其君齊桓公宮中七市女閭七百國人非之管仲故爲三歸之家以掩桓公非自傷於民也春秋記臣弒君者以百數皆大臣見譽者也故大臣得譽非國家之美也故衆庶成彊增積成山周君遂不免

溫人之周周不納客即對曰一本周不內問曰客耶對曰續韓非子文与一本同主人也問其巷而不知也吏因囚之君使人問之曰子非周人而自謂非客何也對曰臣少而誦詩詩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今周君天下則我天子之臣而又爲客哉故曰主人君乃使吏出之

宋闕鈔補

或爲周最謂金投曰秦以周最之齊疑天下而又知趙之難子(曾本作子集本改作予劉作子)齊人戰恐齊韓之合必先合於秦秦齊合則公之國虛矣公不如救齊因佐秦而伐韓魏上黨長子趙之有已公東收寶於秦南取地於韓魏因以因徐爲之東則有合矣周最謂金投曰公負令(錢劉作全)秦與強齊戰戰勝秦且收齊而封之使無多割而聽天下之戰不勝國大傷不得不聽秦秦盡韓魏之上黨大原西(曾錢集作西錢一作而)止秦之有已秦地天下之半也制齊楚三晉之命復國且身危是何計之道也

石行秦(劉本作右行楚)謂大梁造(續商子作大梁造)曰欲决霸王之

名不如備兩周辯知之士謂周君曰君不如令辯知之士爲君爭於秦謂薛公曰（劉本題起謂字）周最於齊王也而逐之聽祝弗（續史記作親弗注云人姓名索隱引戰國策作祝弗蓋祝爲得也）相呂禮者欲取秦秦齊合弗與禮重矣有周齊秦必輕君君弗如急北兵趨趙以秦魏收周最以爲後行且反齊王之信又禁天下之率齊無秦天下果弗必走齊王誰與爲其國齊聽祝弗（劉本題起齊字）外周最謂齊王曰逐周最聽祝弗相呂禮者欲深取秦也秦得天下則伐齊深矣夫齊合則趙恐伐故急兵以示秦秦以趙攻與之齊伐趙其實同理必不處矣故用祝弗即天下之理也

宋闕鈔補

蘇厲爲周最謂蘇秦曰君不如令王聽最以地合於魏趙故（曾无故字）必怒（怒一作恐）合於齊是君以合（一作全以）齊與強楚吏產子君若欲因最之事則合齊者君也割地者最也

謂周最曰仇赫（續史記机郝）之相宋將以觀秦之應趙宋敗三國三國不敗將興趙宋合於東方以孤秦亦將觀韓魏之於齊也不固則將與宋敗三國則賣趙宋於三國公何不令人謂韓魏之王曰欲秦趙之相賣乎何不合周最兼相視之不可離則秦趙必相賣以合於王也

爲周最謂魏王曰秦知趙之難與齊戰也將恐齊趙

之合也必陰勁曾集改勁作助之趙不敢戰恐秦不已收也先合於齊秦趙爭齊而王無人焉不可王不去周最合與收齊而以兵之急則伐齊無因事也謂周最曰魏王以國與先生貴合於秦以伐齊薛公故主輕忘其薛不顧其先君之丘墓而公獨脩虛信爲曾爲下有物字劉无茂行明羣臣據故主不與伐齊者産以忿強秦不可公不如謂魏王薛公曰請爲王入齊天下不能傷齊而有變臣請爲救之無變王遂伐之且臣爲齊奴也如累王之交於天下不可王爲臣賜厚矣臣入齊則王亦無齊之累也

趙取周之祭地周君患之告於鄭朝鄭朝曰君勿患

也臣請以三十金復取之周君予之鄭朝獻之趙太卜因告以祭地事及王病使卜之太卜譴之曰周之祭地爲祟趙乃還之

杜赫欲重景翠於周謂周君曰君之國小盡君子重寶珠玉以事諸侯不可不察也譬之如張羅者張於無鳥之所則終日無所得矣張於多鳥處則又駭鳥矣必張於有鳥無鳥之際然後能多得鳥矣今君將施於大人大人輕君施於小人小人無可以求又費財焉君必施於今之窮士不必且爲大人者故能得欲矣

周共太子死續史記西周武公之共太子死徐廣云惠王公之長子今乃編在東周有

五庶子皆愛之而無適立也司馬翦謂楚王曰[一本無楚字]何不封公子咎[咎一作右]而爲之請太子左成[左一作右]謂司馬翦曰周君不聽是公之知困而交絕於周也不如謂周君曰孰欲立也微告翦翦今楚王資[資一作奉]之以地公若欲爲太子因令人謂相國御展子廧夫空曰王類欲令若爲之此健士也居中不便[便劉作使曾云恐作便]於相國相國令之爲太子

三國隘秦周令其相之秦以秦之輕也留其行有人謂相國曰秦之輕重未可知也秦欲知三[曾集劉錢作工]國之情公不如遂見秦王曰請謂王聽東方之處秦必重公是公重周重周以取秦也齊重故有周而已取

齊是周常不失重國之交也

昌他亡西周之東周盡輸西周之情於東周東周大喜西周大怒馮旦曰臣能殺之君予金三十斤馮旦使人操金與書間遺昌他書曰告昌他事可成勉成之不可成亟亡來亡來（一本止一亡來字）事久且泄自令身死因使人告東周之候曰今夕有姦人當入者矣候得而獻東周東周立殺昌他

昭翦與東周惡或謂照翦曰爲公畫陰計照翦曰何也西周甚憎東周嘗欲東周與楚惡西周必令賊賊公因宣言東周也以西周之於王也照翦曰善吾又恐東周之賊己而以輕西周惡之於楚遽和東周

嚴氏爲賊而陽竪（曾一作豎）與焉道周周君留之十四日載以乘車駟馬而遣之韓使人讓周周君患之客謂周君曰正語之曰寡人知嚴氏之爲賊而陽豎與之故留之十四日以待命也小國不足亦以容賊君之使又不至是以遣之也

戰國策卷第一

戰國策卷第二

西周

高誘注

薛公以齊爲韓魏攻楚（薛齊邑也齊公子田嬰也孟嘗君田文之父也封於薛號靖郭毛君今屬魯國也）又與韓魏攻秦而藉兵乞食於西周（食粮也）韓慶爲西周（續史記蘇代爲西周）謂薛公（韓慶西周臣也）曰君以齊爲韓魏攻楚九年而取宛葉以北以強韓魏今又攻秦以益之（益韓魏之強也）韓魏南無楚憂西無秦患則地廣而益重（厚多也重尊也）齊必輕矣（益韓魏韓魏重而齊輕也）夫本末更盛虛實有時竊爲君危之（謂薛公危不安也）君不如令弊邑陰合於秦而君無攻（陰私也無攻秦也）又無藉兵乞食（勿示秦以少兵少粮也）君臨函谷而無攻（臨猶守也函谷關名也在弘農城北今在新安東無攻秦）令弊邑以君之情謂

秦王曰薛公必破秦以張韓魏張彊也所以進兵者欲王令楚割東國以與齊也秦王出楚王以爲和出歸也是時張儀誘楚懷王令召秦秦使質之故曰歸楚王以爲和君令弊邑以此忠秦秦得無破而以楚之東國自免也必欲之楚東國近齊南境者也楚王出必德齊齊得東國而益強恩德齊使得歸楚王必以東國與齊也而薛世世無患秦不大弱而處之三晉之西三晉晉三卿韓氏魏氏趙氏分晉而君之故曰三晉也三晉必重齊薛公曰善因令韓慶入秦而使三國無攻秦而使不藉兵乞食於西周

秦攻魏將犀武軍於伊闕進兵而攻周秦攻魏將犀武軍於伊闕秦遂進攻周伊闕在洛陽西南六十里禹所辟也水所由比流入干洛川也爲周最謂李兌曰李兌趙將也君不如禁秦之攻周禁止也趙之上計莫

梁溪安氏

如令秦魏復戰今秦攻周而得之則衆必多傷矣秦欲待周之得必不攻魏秦若攻周而不得前有勝魏之勞後有攻周之敗又必不攻魏今君禁之而秦未與魏講也講和也一曰戰而曾一作攻劉作而全趙令其止必不敢不聽是君却秦而定周也秦去周必復攻魏魏不能支支猶拒也必因君而講則君重矣君謂李兌也若魏不講而疾支之是君存周而戰秦魏也重亦盡在趙

秦令樗里疾以車百乘入周周君迎之以卒甚敬疾秦公子名也其里有大樗樹因號樗里子也百人爲卒甚敬敬樗里疾也楚王怒讓周以其重秦客楚王懷王也一曰頃襄王之子懷王之孫也怒周敬重秦客故責讓之也游騰續後語游勝謂楚王曰游騰周臣也昔智伯欲伐厹由智伯晉卿智襄

（子孫也厹由狄國或作仇首也）遺之大鍾載以廣車因隨入以兵厹由卒亡無備故也（廣大車也厹由貪大鍾之賂開道至晉以受鍾智伯隨入兵伐而取之也）桓公伐蔡也號言伐楚其實襲蔡（桓歸蔡姬未絕蔡人嫁之故伐蔡也）（不欲令蔡知故詐言誅楚也）今秦者虎狼之國也（秦欲吞滅諸侯故謂虎狼國也）兼有吞周之意也（吞滅）使樗里疾以車百乘入周周君懼焉以蔡厹由戒之（戒以二國爲戒也）故使長兵在前強弩在後名曰衛疾而實囚之也周君豈能無愛國哉恐一日之亡國（錢劉一無國字）而憂大王（恐不欲其使一日之中以滅亡國而爲大王憂也）楚王乃悅

雍氏之役韓徵甲與粟於周（雍韓別邑也楚攻韓圍雍氏故曰役役事也韓召兵及糧於周也）周君患之告蘇代蘇代曰何患焉（蘇代蘇秦兄也）

患憂代能爲君令韓不徵甲與粟於周又能爲君得高都高都韓邑今屬上黨周君大悅曰子苟能寡人請以國聽聽從也蘇代遂往見韓相國公中公中韓公侈爲相國也曰公不聞楚計乎昭應謂楚王曰昭應楚將也韓氏罷於兵倉廩空無以守城吾收之以飢不過一月必拔之今圍雍氏五月不能拔是楚病也病困也楚王始不信昭應之計矣今公乃徵甲及粟於周此告楚病也昭應聞此必勸楚王益兵守雍氏雍氏必拔公中曰善然吾使者已行矣代曰公何不以高都與周公中怒曰吾無徵甲與粟於周亦已多矣何爲與高都代曰與之高都則周必折而入於韓折屈也秦聞之必大怒而焚周之

節不通其使（節符信也）是公以弊高都得完周也何不與也（弊破也）公中曰善不徵甲與粟於周而與高都楚卒不拔雍氏而去

周君之秦謂周最曰（謂有人謂周最姓名不見也最周公子也）不如譽秦王之孝也因以應爲太后養地（原周邑也太后秦昭王母也）秦王太后必喜是公有秦也交善周君必以爲公功（公周最也）交惡勸周君入秦者必有罪矣

蘇厲謂周君曰敗韓魏殺犀武（犀武魏將）攻趙取藺離石祁者皆白起（白起秦將也殺犀武於伊闕藺石本屬西河祁本屬太原也）是攻用兵又有天命也（是實也攻巧玄也白起用兵又有天命之助也）今攻梁梁必破破則周危君不若止之謂白起曰楚有養由基者

善射養姓由基名楚善射人也去柳葉者百步而射之百發百中左右皆曰善有一人過曰善射可教射也矣集劉錢無也字養由基曰人皆劉錢下有曰字善子乃曰可教射子何不代我射之也客曰我不能教子支左屈右支左屈右善射法也夫射柳葉者百發百中而不已已錢劉作以善息少焉氣力倦弓撥矢鉤一發不中前功盡矣今公破韓魏殺犀武而北攻趙取藺離石祁者公也公之功甚多今公又以秦兵出塞過曾一作週集劉作過兩周踐韓而以攻梁一攻而不得前功盡滅滅沒也公不若稱病不出也

楚兵在山南在周之山南也吾得將爲楚王屬怒於周吾得楚將也吾當爲五楚五將者也或謂周君曰不如令太子將軍正迎吾

得於境或猶有人謂周君也使太子與軍正於境迎吾得也而君自郊迎令天下皆知君之重吾得也因泄之楚泄猶使楚聞之也曰周君所以事吾得者器必一無必字名曰謀曾集作謀錢劉作其楚王必求之而吾得無效也王必罪之效致也

楚請道於二周之間以臨韓魏臨猶伐也周君患之蘇秦謂曾一作調集劉作謂周君曰除道屬之於河屬猶至也通也韓魏必惡之齊秦恐楚之取九鼎也必救韓魏而攻楚楚不能守方城之外方城楚塞也外北也安能道二周之間若四國弗惡君雖不欲與也楚必將自取之矣四國韓魏齊秦也

司寇布爲周最謂周君曰布周臣也君使人告齊王以周最不肯爲太子也臣爲君不取也函冶氏爲齊太公

買良劍公不知善歸其劍而責之金齊太公田常孫田和也始代呂氏爲齊侯號曰太公惡姓治官名也因以爲氏知鑄治曉鐵理能相劍太公不知其劍善故歸之而責其買劍金越人請買之千金折而不賣雖願千金猶未盡其本價也故折其錢劉下不賣有劍字與越人也將死而屬其子曰必無獨知惡治氏屬其子曰必無以語人獨知其利今君之使最爲太子獨知之契也天下未有信之者也臣恐齊王之爲君實立果果周太子也而讓之於最以嫁之齊嫁賣也君爲多巧最爲多詐君何不買信貨哉奉養無有愛於最也使天下見之

秦召周君周君難往或爲周君謂魏王史記作韓王曰秦召周君將以使攻魏之南陽南陽魏邑也王何不出於河南史記作南陽周君聞之將以爲辭於秦而不往以魏兵在河南

爲辭不往詐秦也周君不入秦秦必不敢越河而攻南陽犀武敗於伊闕周君之魏求救秦將白起敗魏將犀武於伊闕遂進攻周君故求救於魏也魏王以上黨之急辭之故不救周周君反見梁囿而樂之也梁魏惠王之都也畜禽曰苑囿有林池曰園也綦毋恢謂周君曰溫囿不下此而又近臣能爲君取之也綦毋恢周臣也溫囿今在河內是時屬魏下猶減也此梁囿作一梁也溫囿近周能爲君取溫囿也反見魏王王曰周君怨寡人乎對曰不怨且誰怨王臣爲王有患也患憂也周君謀主也周天子也故曰謀主也而設以國爲王扞秦扞禦也傳曰扞禦北狄也而王無之扞也言魏爲周無所扞禦也臣見其必以國事秦也秦悉塞外之兵與周之衆以攻南陽南陽魏邑而兩上黨絕矣魏王曰然則奈何綦毋恢曰

周君形不小利事秦而好小利形勢也小利謂溫囿也今王許

戍三萬人與溫囿戍守也周君得以爲辭於父兄百姓而

利利錢作私溫囿以爲樂私愛也必不合於秦臣嘗聞溫囿

之利歲八十金周君得溫囿其以事王者歲百二十

金是上黨每患而贏四十金溫囿貢於魏王八十金耳周君得之則貢百二十金

故曰是贏四十金也魏王因使孟卯致溫囿於周君而許之戍也

韓魏易地西周弗利樊餘曾下有爲周字謂楚王曰周必亡

矣利便也樊餘周臣也爲周謂楚王楚王懷王韓魏之易地韓得二縣魏

亡二縣所以爲之者盡包二周多於二縣九鼎存焉

且魏有南陽鄭地三川而包二周則楚方城之外危

韓兼兩上黨以臨趙即趙羊腸以上危羊腸趙險塞名也山形屈

璧（錢作狀如羊膓今在太原晉陽之西北也）故易成之曰楚趙皆輕楚王恐因趙以止易也

秦欲攻周周最謂秦王曰爲王之國計者不攻周攻周實不足以利國而聲畏天下天下以聲畏秦必東合於齊兵弊於周（弊罷也）而合天下於齊則秦孤而不王矣是天下欲罷秦故勸王攻周秦與天下俱罷則令不橫行於周矣（橫行東行）

宮他謂周君曰（宮他周臣也）宛恃秦而輕晉秦飢而宛亡（穀不熟曰飢亡滅也）鄭恃魏而輕韓魏攻蔡而鄭亡（韓哀侯滅亡鄭）邾（錢劉下有臣字）莒亡於齊陳蔡亡於楚（爲齊楚所滅亡）此皆恃援國而輕近敵也今君恃韓魏而輕秦國恐傷矣君

不如使周最陰合於趙以備秦則不毀

謂齊王曰王何不以地齎周最以爲太子也齎進也周最爲周之太子齊王令司馬悍劉一作稈以賂續一作地進周最於周左尚謂司馬悍曰周不聽是公之知困而交絶於周也公不如謂周君曰何欲置置立也欲立誰爲太子也令人微告悍悍請令王進之以地左尚以此得事左尚以敎司馬悍勸王齎周最地以此得尊寵之職

三國攻秦反三國魏韓齊也反還也西周恐魏之藉道也爲西周謂魏王曰楚宋不利秦之德三國也彼且攻王之聚以利秦魏王懼令軍設舍速東

犀武敗周使周集曾錢一無下周字劉有足之秦或謂周足曰何

不謂周君曰臣之秦秦周之交必惡主君之臣又秦重而欲相者且惡臣於秦而臣爲不能使矣臣願免而行君因相之彼得相不惡周於秦矣君重秦故使相往行而免且輕秦也公必不免公言是而行交善於秦爲秦所善且公之成事也交惡於秦不善於公且誅矣

戰國策卷第二

秦一

Chem

戰國策卷第三

秦一　　高誘注

衛鞅亡魏入秦衛鞅衛公子叔痤之子也痤仕魏相惠王痤病惠王視之曰若疾不諱誰可與爲國者痤曰臣庶子鞅可也王不聽又曰王若不能用請殺之無令他國得用也鞅由是亡奔秦秦孝公封之於商曰商鞅衛公之後孫也或曰公孫鞅也孝公以爲相封之於商號曰商君商君治秦法令至行至猶大也公平無私罰不諱強大諱由辟也詩云仲山甫不辟強禦不侮鰥寡此其一隅也賞不私親近私猶曲也法及太子太子卒爲惠王黥劓其傅太子犯法刑之不赦故曰法及太子并罪其傅刻其額以墨實其中曰黥截其鼻曰劓也朞年之後道不拾遺遺物在道不敢拾也民不妄取民非其物不敢取也兵革大強革猶甲也諸侯畏懼然刻深寡恩刻急也寡少也深重也言少恩仁也特以強服之耳孝公行

之二本下有十字八年疾且不起欲傳劉作欲傳商君傳猶禪也傳或作傳莅政有頃也辭不受孝公已死惠王代後惠王孝公太子也莅臨也有頃言未久商君告歸懼惠王誅之欲還歸魏也人說惠王曰大臣太重者國危左右太親者身危今秦婦人嬰兒皆言商君之法莫言大王之法莫無也是商君反為主大王更為臣也且夫商君固大王仇讎也願大王圖之圖謀也商君歸還惠王車裂之而秦人不憐商君懼誅欲之魏商人禁之曰商君之法急不得出窮而還一曰魏以其誘公子卬而沒其軍魏人怨而不納故曾下有還而字惠王車裂之也

蘇秦始將連橫合關東從通之於秦故曰連橫者也說秦惠王曰大王之國西有巴蜀漢中之利利饒也北有胡貉代馬之用

用用武也南有巫山黔中之限皆有塞險要也故曰之限也東有肴函之固肴在澠池西函關舊在弘農城北門外今在新安東固牢堅難攻易守也田肥美民殷富戰車萬乘奮擊百萬沃野千里蓄積饒多關中沃野千里故田美民富地勢形便攻之不可得守之不可壞故曰形便也此所謂天府府聚也天下之雄國也以大王之賢士民之衆車騎之用兵法之教教習也可以并諸侯吞天下吞滅也稱帝而治願大王少留意臣請奏其效奏事效驗也秦王曰寡人聞之毛羽不豐滿者不可以高飛文章不成者不可以誅罰文章旌旗文章青與赤謂之文赤與白謂之章也道德不厚者不可以使民厚猶大也政教不順者不可以煩大臣煩勞也今先生儼然不遠千里而庭教之願以異日儼然矜莊貌不以千

（里之道爲速而來在秦庭寡人願以他日敬承之也）蘇秦曰臣固疑大王之不能用也昔者神農伐補遂（神農炎帝號也少典之子也補遂國名也續後語輔遂）黃帝伐涿鹿而禽蚩尤（蚩尤九黎民之君子子劉錢作好兵也）堯伐驩兜舜伐三苗（翼善傳聖曰堯仁聖盛明曰舜驩兜三苗皆國名）禹伐共工（共工官名也霸於水火之間任知訓一無訓字刑之後子孫也）湯伐有夏文王伐崇武王代紂（夏桀爲無道故成湯伐之崇侯虎爲紂卿士道紂爲惡故文王伐之紂淫虐故武王伐之）齊桓任戰而伯天下（齊桓公小白僖公之子也用兵戰而尚仁義師諸侯朝天子故曰伯天下）由此觀之惡有不戰者乎（惡安也）古者使車轂擊馳言語（錢劉本無語字）相結天下爲一（擊一也兵車之轂比相當馳傳言語相約結使天下知同爲一）約從連橫兵革不藏（藏戢也）文士並餝（一作飭）諸侯亂惑（餝巧也惑疑也）萬端俱起不可勝理（理治也）科條既備

民多僞態書策稠濁百姓不足稠多濁亂也上下相愁民無所聊上下君臣也刑罰失中故相愁愁錢劉作怨則民無所聊賴者也明言章理兵甲愈起愈益也辯言偉服戰攻不息息休也繁稱文辭天下不治去本事末多攻文辭以相加誣故曰天下不治也舌弊耳聾不見成功行義約信天下不親不能使天下相親也於是乃廢文任武厚養死士死士勇戰之士也綴甲厲兵效勝於戰場綴連也厲利也利其兵器致其勝功於戰鬬之場也夫徒處而致利安坐而廣地徒處安坐不修其兵事欲以利國廣地不可得者也雖古五帝三王五伯劉錢無五伯字集有明主賢君常欲坐而致之其勢不能勢力也故以戰續之續猶備其勢也寬則兩軍相攻迫則杖戟相橦攻擊橦刺然後可建大功建立是故兵勝於外義強於內故仁義而行故強於內也威立於

上民服於下今欲并天下淩萬乘詘敵國詘服也制海内子元元臣諸侯子愛也元元善也錢劉止一元字非兵不可傳曰天生五材民竝用之廢一不可誰能去兵兵之設久矣聖人以興亂人以廢廢興存亡皆兵之由也故服諸侯非兵不可也今之嗣主忽於至道皆惛於敎亂於治惛不明也迷於言惑於語沈於辯溺於辭以此論之王固不能行也固必也必不能行霸事說秦王書十上而說不行蘇秦之說不見用也黑貂之裘弊黃金百斤盡弊壞也蘇秦仕趙趙王資貂裘黃金使說秦王破關中之橫使與趙同從從則相親也秦王不肯從故蘇秦用金盡而貂裘壞弊也資用乏絕去秦而歸歸洛陽也羸縢履蹻負書擔橐橐囊也無底曰囊有底曰橐形容枯槁面目犂黑狀有歸色歸當終愧愧慙也音相近故作歸耳歸至家妻不下紝嫂不為炊不炊飯也父母不與言蘇

秦喟歎曰妻不以我爲夫嫂不以我爲叔父母不以我爲子是皆秦之罪也乃夜發書陳篋數十得太公陰符之謀伏而誦之簡練以爲揣摩（簡汰也練濯濯治劉錢無濯治二字集曾有）（陰符中奇異之謀以爲揣摩揣定也摩合也定諸侯使讎其術以成六國之從也）讀書欲睡引錐自刺其股血流至足曰安有說人主不能出其金玉錦繡取卿相之尊者乎朞年揣摩成曰此眞可以說當世之君矣於是乃摩燕烏集闕（闕塞名也）見說趙王於華屋之下（華夏華屋錢劉作屋夏屋華山名也言趙王屋淸高似山也）抵掌而談（抵據也）趙王大悅封爲武安君（武安趙邑今屬廣平）受相印革車百乘（革車兵車也）綿繡千純（純束也）白璧百雙黃金萬溢（萬溢萬金也二十兩爲一溢也）以隨其後約從散横以抑強秦（約合關東六國之從使相親也）

散關中之橫使秦實服也故曰抑強秦也故蘇秦相於趙而關不通當此之時天下之大萬民之衆王侯之威謀臣之權皆欲決蘇秦之策不費斗糧未煩一兵未戰一士未絶一絃未折一矢諸侯相親賢於兄弟賢猶厚也夫賢人在而天下服一人用而天下從故曰式於政不式於勇式於廊廟之内不式於四境之外式皆用也當秦之隆隆盛黃金萬溢爲用經用轉轂連騎炫熿於道炫熿也猶焜光也山東之國從風而服風化也使趙大重重尊也使天下諸王侯尊趙王也且夫蘇秦特窮巷掘門桑戸棬樞之士耳棬揉桑條假以爲戸樞耳伏軾撙銜橫歷天下徐勒也歷行也廷說諸侯之王杜左右之口天下莫之能伉伉當錢劉一作抗將說楚王路過洛

陽父母聞之清宮除道張樂設飲郊迎三十里張施也設置也施樂置酒遠迎上郊邑培也妻側目而視傾耳而聽嫂虵行匍伏虵行匍匐勾曳地也四拜自跪而謝謝前不欲之過也蘇秦曰嫂何前倨而後卑也嫂曰以季子之位尊而多金蘇秦曰嗟乎貧窮則父母不子不以爲己子也富貴則親戚畏懼人生世上勢位富貴蓋可忽乎哉信不可輕忽故曰乎哉

秦惠王謂寒泉子曰秦惠王孝公子也寒泉子秦處士也蘇秦欺寡人欲以一人之智反覆東山之君從以欺秦東山山東欺詐也趙固負其衆負恃也故先使蘇秦以幣帛約乎諸侯諸侯不可一猶連雞之不能俱止於棲之明矣約謀約也一同也續李善引作俱上於棲亦明矣寡人忿然含怒日久含懷也吾欲

使武安子起往喻意焉（武安子起秦將白起）寒泉子曰不可夫攻城墮邑請使武安子（墮壞也）善我國家使諸侯請使客卿張儀（張儀魏人也仕秦以爲客卿）秦惠王曰敬受命（受寒泉子之教）

泠向謂秦王曰（泠姓向名也秦臣也）向欲以齊事王使（一作故）攻宋也（以猶使也）宋破晉國危安邑王之有也（晉國魏都大梁也宋在其東若齊攻宋破之則大梁危不能復獲其安邑安邑在河東近秦秦可兼取故安邑王之有也）燕趙惡齊秦之合必割地以交於王矣（割猶分也交齊也）齊必重於王則向之攻宋也且以恐齊而重王王何惡向之攻宋乎向以王之明爲先知之故不言（向言以秦王之聰明爲先自知之故不言道也）

張儀說秦王曰（秦惠王也續韓非子第一篇初見秦文與此同）臣聞之弗知而言爲不智知而

不言爲不忠（知可言利國安君而不言故曰不忠）爲人臣不忠當死言不審亦當死雖然臣願悉言所聞大王裁其罪（裁制也）臣聞天下陰燕陽魏（陰小陽大）連荊固齊收餘韓成從將西南以與秦爲難（難猶敵也）臣竊笑之世有三亡而天下得之其此之謂乎臣聞之曰以亂攻治者亡以邪攻正者亡以逆攻順者亡今天下之府庫不盈囷倉空虛悉其士民張軍（曾作張軍聲）數千百萬白刃在前斧質在後而皆去走不能死罪（一本有也字）其百姓不能死也（錢劉本無此七字曾集有）其上不能殺也言賞則不與言罰則不行賞罰不行故民不死也（民不爲盡節致死傳曰賞罰無章何以沮勸此之謂也）今秦出號令而行賞罰不攻無攻（曾作有功無功）相事也

出其父母懷衽之中生未嘗見寇也聞戰頓足徒裼犯白刃蹈煨炭斷死於前者比是也夫斷死與斷生也不同（死生異也）而民爲之者是貴奮也（奮勇也）一可以勝十十可以勝百百可以勝千千可以勝萬萬可以勝天下矣今秦地形斷長續短方數千里名師數百萬秦之號令賞罰地形利害天下莫如也以此與天下天下不足兼而有也是知秦戰未嘗不勝攻未嘗不取所當未嘗不破也（當敵）開地數千里此甚大功也然而甲兵頓士民病（病困也）蓄積索（索盡也）田疇荒（墾不治也）囷倉虛四隣諸侯不服（威德不能懷也）伯王之名不成此無異故（異怪）謀臣皆不盡其忠也臣敢言往昔昔者齊南

破荆中破宋西服秦北破燕中使韓魏之君地廣而兵強戰勝攻取詔令天下濟清河濁（濟水清河水濁一作詔令天下齊清濟濁河）足以爲限（限難也）長城鉅坊（錢劉坊作防）足以爲塞齊五戰之國也一戰不勝而無齊故由此觀之夫戰者萬乘之存亡也（勝則存敗則亡也勝敗若此故曰萬乘之存亡也）且臣聞之曰削株掘根無與禍鄰禍乃不存秦與荆人戰大破荆襲郢取洞庭五都（續史記引戰國策作五渚）江南（郢楚都也洞庭五都江南皆楚邑也）荆王亡奔（曾作亡命）走東伏於陳當是之時隨荆以兵則荆可舉舉荆則其民足貪也地足利也東以強齊燕（錢劉下言有饑秦字以強於齊燕也）中（劉下有以字）陵三晉（三晉趙韓魏也）然則是一舉而伯王之名可成也四鄰諸侯可朝也（可使韓魏

而謀臣不爲（不爲此謀也）引軍而退與荆人和（和平也）令（一作令）荆人收亡國聚散民立社主置宗廟令帥天下西面以與秦爲難此固已無伯王之道一矣天下有比志而軍華下（華下華山之下也）大王以詐破之兵至梁郭圍梁數旬（梁大梁魏王所都也）則梁可拔拔梁則魏可舉舉魏則荆趙之志絕荆趙之志絕則趙危趙危而荆孤東以強齊燕中陵三晉然則是一舉而伯王之名可成也四隣諸侯可朝也而謀臣不爲引軍而退與魏氏和令魏氏收亡國聚散民立社主置宗廟此固已無伯王之道二矣前者穰侯之治秦也用一國之兵而欲以成兩國之功（穰國（錢劉本無國字）侯魏人也治猶相也穰侯相秦欲與秦而安魏故曰欲成兩

國之功也是故兵終身暴靈於外士民潞病於內（路羸於內）伯王之名不成此固已無伯王之道三矣趙氏中央之國也雜民之所居也其民輕而難用號令不治賞罰不信地形不便（趙王都邯鄲無險固故曰不便）上非能盡其民力彼固亡國之形也而不憂民氓（野民曰氓）悉其士民軍於長平之下以爭韓之上黨大王以詐破之（劉下有兵字）拔武安（趙括封於武安曾更有武安字君將趙四十萬衆拒秦秦將白起坑括四十萬衆於長平下故曰武安）當是時趙氏上下不相親也（上下君臣也）貴賤不相信（貴謂卿賤謂士）然則是邯鄲不守拔邯鄲完河間引軍而去西攻脩武踰羊腸（脩武趙邑也一本有合字屬河內羊腸塞名也）降代上黨代三十六縣上黨十七縣（代屬趙上黨屬韓）不用一領甲不苦一民（甲鎧）

（苦勞）皆秦之有也代上黨不戰而已（曾下有反字）爲秦矣（爲猶屬也）東陽河外不戰而已反爲齊矣中呼池（池續作沲）以北不戰而已爲燕矣然則是舉趙則韓必亡韓亡則荊魏不能獨立荊魏不能獨立則是一舉而壞韓蠹魏（蠹害也）挾荊以東弱齊燕決白馬之口以流魏氏（白馬津名魏氏今魏郡魏縣也流灌也）一舉而三晉亡從者敗（從者山東六國從敗不成也）大王拱手以須天下徧隨而伏伯王之名可成也而謀臣不爲引軍而退與趙氏爲和以大王之明秦兵之強伯王之業地（劉作伯王業也）尊不可得乃取欺於亡國（亡國謂趙也）是謀臣之拙也且夫趙當亡不亡秦當伯不伯天下固量秦之謀臣一矣乃復悉卒乃（以一作）攻邯

鄲不能拔也棄甲兵怒戰慄而却却退也天下固量秦錢本有之字力二矣軍乃引退并於李下李下邑名在河內也大王又并軍而致一作至與戰非能厚勝之也厚大也又交罷却天下固量秦一本有之字力三矣內者量吾謀臣外者極吾兵力由是觀之臣以天下之從豈其難矣內者吾甲兵頓士民病頓罷也病困也蓄積索田疇荒囷倉虛員曰囷方曰倉虛不實一本下有也字外者天下比志甚固願大王有以慮之也慮謀也且臣聞之戰戰慄慄日愼一日苟愼其道天下可有也苟誠也何以知其然也昔者紂爲天子帥天下將甲百萬左飲於淇谷右飲於洹水淇水竭而洹水不流以與周武爲難武王將素甲三千領戰一日

一曰甲子之日也太公望爲號到牧野便剋紂故曰一日破紂之國禽其身據其地而有其民天下莫不劉無不字傷傷慼也智伯帥三國之衆三國晉智韓魏也讀作集以攻趙襄主於晉陽襄主趙襄子也大夫稱主晉陽趙氏邑也決水灌之三年城且拔矣且將也襄主錯龜數策占兆策蓍也兆占龜兆也以視利害何國可降何國可降使爲反間而使張孟談張孟談趙襄子臣也於是潛行而出反智伯之約得兩國之衆以攻智伯之國禽其身以成襄子之功潛行私行兩國韓魏也智伯與韓魏攻襄子張孟談辭於韓魏魏與趙同故曰反智伯之約也國猶軍一本攻字有智伯之軍而破以殺其身故曰以成襄主之功也今秦地斷長續短方數千里名師數百萬秦國號令賞罰地形利害天下莫如也無如秦國安固者也以此與天下天下可兼而有也與天

下爭可并而有臣昧死望劉作臣願望見大王言所以舉一本無舉字破天下之從舉趙亡韓臣荊魏親齊燕以成伯王之名成立也朝四隣諸侯之道大王試聽其說一舉而天下之從不破趙不舉韓不亡荊魏不臣齊燕不親伯王之名不成四隣諸侯不朝大王斬臣以徇於國以主爲謀曾恐當作主謀不忠者

張儀欲假秦兵以救魏左成謂甘茂曰子不予之魏不反秦兵張子不反秦言魏以秦兵戰死亡之而不反則張儀亦懼誅不敢反秦也魏若反秦兵張子得志於魏不敢反於秦矣魏用秦兵戰得反之則張儀有功於魏故得志得志於魏亦不反於秦也張子不去秦張子必高子高貴也子謂甘茂也

司馬錯與張儀爭論於秦惠王前司馬錯欲伐蜀張儀曰不如伐韓王曰請聞其說（錢云聞舊作問曾劉集亦作問）對曰親魏善楚下兵三川（三川宜陽也下兵出兵也）塞轘轅緱氏之口（塞斷）當屯留之道（屯留今上黨縣）魏絶南陽（魏與南陽絶也）楚臨南鄭（鄭今河南新鄭也）秦攻新城宜陽以臨二周之郊（二周東周西周也）誅周主之罪（周主周君）侵楚魏之地周自知不救九鼎寶器必出（自知不可復救必出其寶器不敢愛惜也）據九鼎桉圖籍挾天子以令天下（令教）天下莫敢不聽此王業也（錢本作此不世之業也）今夫蜀西辟之國而戎狄之長也（續云新序長字作偷後語作倫字）弊兵勞衆不足以成名（辟遠不足以成伯王之名）得其地不足以爲利

臣聞爭名者於朝爭利者於市今三川周室天下之

市朝也而王不爭焉顧爭於戎狄去王業（曾錢劉無業字）遠矣（顧反也）司馬錯曰不然臣聞之欲富國者（曾錢集本富國作國富）務廣其地欲強兵者務富其民欲王者務博其德三資者備而王隨之矣（隨從也）今王之地小民貧故臣願從事於易夫蜀西辟之國也而戎狄之長也而有桀紂之亂以秦攻之譬如使豺狼逐群羊也取其地足以廣國也得其財足以富民繕兵不傷衆而彼已服矣故拔一國而天下不以爲暴利盡西海諸侯不以爲貪是我一舉而名實兩附而又有禁暴正亂之名今攻韓劫天子劫天子惡名也而未必利也又有不義之名而攻天下之所不欲危臣請謁其故（謁白）周天

下之宗室也齊韓周之與國也周自知失九鼎韓自知亡三川則必將二國并力合謀（二國周韓也）以因于齊趙而求解乎楚魏以鼎與楚以地與魏王不能禁（禁止也）此臣所謂危不如伐蜀之完也（必不傷敗故曰完也）惠王曰善寡人聽子（司馬錯也）卒起兵伐蜀十月取之遂定蜀蜀主更號爲侯而使陳莊（續新序作陳叔）相蜀（陳莊秦臣也）蜀既屬秦益強富厚輕諸侯（厚大也）

張儀之殘樗里疾也（殘害也）重而使之楚因令楚王爲之請相於秦（請使秦用樗里疾爲相也）張子謂秦王曰重樗里疾而使之者將以爲國交也今身在楚楚王因爲請相於秦臣聞其言曰王欲窮儀於秦乎臣請助王（斯言樗里

（子言也張儀誣樗里疾以自解說也）楚王以爲然故爲請相也今王誠聽之彼必以國事楚王（彼謂樗里疾也錢劉作楚矣）秦王大怒樗里疾出走（走奔也）

張儀欲以漢中與楚請秦王曰有漢中蠹（蠹害也）種樹不處者人必害之家有不宜之財則傷（傷亦害也）本漢中南邊爲楚利此國累也（累憂也）甘茂謂王曰地大者固多憂乎（固必也）天下有變王割漢中以爲（一本無爲字）和楚楚必畔天下而與王（與王相親也）王今以漢中與楚即天下有變王何以市楚也

楚攻魏（楚威王也）張儀謂秦王曰（秦惠王也）不如與魏以勁之（與猶助也勁彊也）魏戰勝復聽於秦（錢劉作魏戰勝德於秦）必入西河之

外西河魏邑之外近秦故必以與秦也不勝魏不能守王必取之取之河西王用儀言取皮氏皮氏魏邑卒萬人車百乘以與魏犀首戰勝威王犀首公孫衍也魏兵罷弊恐畏秦果獻西河之外獻致也

田莘之爲陳軫說秦惠王曰陳軫夏人仕齊亦仕楚也臣恐王之如郭君古文言虢也夫晉獻公欲伐郭而憚舟之僑存舟之僑郭大夫也荀息曰荀息晉大夫也周書有言美女破舌乃遺之女樂以亂其政舟之僑諫而不聽遂去傳曰舟之僑諫而不從以其孥適西山也〃本字有因而伐郭遂破之又欲伐虞而憚宮之奇存宮之奇虞大夫也荀息曰周書有言美男破老乃遺之美男教之惡宮之奇宮之奇以諫而不聽遂亡亡去適秦因

而伐虞遂取之今秦自以爲王惠王孝公子也始僭尊號爲王故曰自以爲王能害王者一本無者字之國者楚也楚智一本作知字橫一本有門字君之善用兵用兵錢劉只一用兵字與陳軫之智橫門君秦將陳軫夏人仕秦亦仕楚也故驕張儀以五國驕寵也來必惡是二人二人橫門君陳軫也願王勿聽也張儀果來辭因言軫也王怒而不聽張儀又惡陳軫於秦王曰軫馳楚秦之間一本作馳走秦楚之間錢劉作馳楚今楚不加善秦而善軫然則是軫自爲而不爲國也且軫欲去秦而之楚王何不聽乎聽察也王謂陳軫曰吾聞子欲去秦而之楚信乎陳軫曰然王曰儀之言果信也曰非獨儀知之也行道之人皆知之曰孝己愛其親天下欲以爲子孝己殷王高宗

戊丁之子也子胥忠乎錢劉無乎字集有其君天下欲以爲臣子胥楚王大夫伍奢之子平王殺伍奢子胥奔吳爲闔閭夫差臣謁符也閭巷者良僕妾也出婦嫁鄉曲者良婦也吾不忠於君楚亦何以軫爲忠乎錢劉本無乎字忠且見棄吾不之楚何適乎秦王曰善乃必之也

陳軫去楚之秦張儀謂秦王秦惠王也曰陳軫爲王臣常以國情輸楚輸語也儀不能與從事願王逐之即復之楚願王殺之王曰軫安敢之楚也王召陳軫告之曰吾能聽子言子欲何之言欲何之適也曾作子欲何適請爲子車約約具也對曰臣願之楚王曰儀以子爲之楚吾又自知子之楚子非楚且安之也軫曰臣出必故之楚以順王與儀之策順從策謀而明

臣之楚與不也楚人有兩妻者人誂續後語作挑其長者本更有長者二字詈之誂其少者少者許之居無幾何有兩妻者死客謂誂者曰汝取長者乎少者乎一本有曰字取長者客曰長者詈汝少者和汝汝何爲取長者曰居彼人之所則欲其許我也今爲我妻則欲其爲我詈人也今楚王明主也而昭陽賢相也昭陽姓名也楚懷王之相也軫爲人臣而常以國輸楚王王劉作楚王必不留臣昭陽將不與臣從事矣以此明臣之楚與不軫出張儀入問王曰陳軫果安之王曰夫軫天下之辯士也孰視寡人曰軫必之楚寡人遂無柰何也寡人因問曰子必之楚也則儀之言果信矣軫曰非獨儀之言也行道之

人皆知之昔者子胥忠其君天下皆欲以為臣孝己愛其親天下皆欲以為子故賣僕妾不出里巷而取者良僕妾也出婦嫁於鄉里者善婦也臣不忠於王楚何以（欲為臣乎）軫為忠（一本更添一忠字）尚見棄軫不之楚而何之乎（集與此本同曾臣不忠於王楚何以為臣乎軫為忠見棄軫不之楚而何之乎）王以為然遂善待之

戰國策卷第三

秦二

率

戰國策卷第四

秦二　　高誘注

齊助楚攻秦取曲沃 曲沃晉桓叔所封也在今弘農縣東三十五里道北曲沃城是戰國時秦兼有之故齊助楚攻秦取之也 其後秦欲伐齊 伐齊報曲沃也 齊楚之交善 善猶親也 惠王患之謂張儀曰吾欲伐齊齊楚方懽子爲寡人慮之柰何 慮計也 張儀曰王其爲臣約車并幣臣請試之 約具也幣貨也試猶嘗視也 張儀南見楚王 楚懷王也 曰弊邑之王所說甚者無大大王 說敬也大王楚王也 唯儀之所甚願爲臣者亦無大大王 唯獨也願爲王臣無有與大王比者也 無弊邑之王所甚憎者亦無先齊王 齊威王也 唯儀之甚憎者亦無大齊王今齊王之罪其於弊邑之王甚厚 厚重也 弊邑

欲伐之而大國與之懽（懽猶合也）是以弊邑之王不得事令（令善也不得事於楚王也）善而儀不得爲臣也大王苟能閉關絶齊（苟誠也閉楚北方城之塞也絶齊懽合之交也）臣請使秦王獻商於之地方六百里（商於秦邑獻貢也）若此齊必弱（齊無援必弱也）齊弱則必爲王役矣則是北弱齊西德於秦而私商於之地以爲利也（曾一作己利錢劉一作利也德恩也楚與齊絶爲施恩德於秦私得秦地以爲已利也）則此一計而三利俱至楚王大説宣言之於朝廷（宣徧也）曰不穀得商於之田方六百里群臣聞見者畢賀（畢盡）陳軫後見獨不賀（軫仕楚爲楚懷王臣）楚王曰不穀不煩一兵不傷一人而得商於之地六百里寡人自以爲智矣諸士大夫皆賀子獨不賀何也陳軫對曰臣見

商於之地不可得而患必至也故不敢妄賀（妄猶空也）王曰何也對曰夫秦所以重王者以王有齊也今地未可得而齊先絶是楚孤也秦又（曾錢劉夫秦有）何重孤國且先出地絶齊秦計必弗爲也先絶齊後責地且必受欺於張儀（言張儀必欺王也）受欺於張儀王必惋之是西生秦患北絶齊交則兩國兵必至矣（兩國秦與齊也）楚王不聽曰吾事善矣子其弭口無言以待吾事（弭止）楚王使人絶齊使者未來（來猶還也）又重絶之張儀反秦（反還也）使人使齊齊秦之交陰合（陰私也）楚因使一將軍受地於秦張儀至稱病不朝楚王曰張子以寡人不絶齊乎乃使勇士往詈齊王（詈罵也）張儀知楚絶齊也乃出見使

者曰從某至某廣從錢劉作從曾一作袤六里使者曰臣聞六百里不聞六里儀曰儀固以小人安得六百里使者反報楚王楚王大怒欲興師伐秦陳軫曰臣可以言乎王初使弭口今可以言未也王曰可矣軫曰伐秦非計也王不如因而賂之一名都與之伐齊名大也都邑與秦俱伐齊也是我亡於秦而取償於齊也言失邑於秦而大得報償於齊也故曰是我亡於秦也楚國不尚全事不尚尚也全空也事一云乎王今已絕齊而責欺於秦是吾合齊秦之交也固曾固作國必大傷傷病也楚王不聽遂舉兵伐秦秦與齊合韓氏從之韓王見齊秦合爲一故復合之也楚兵大敗於杜陵杜陵楚邑故楚之土壤士民非削弱僅以救亡者計失於陳軫僅猶裁得不滅大者坐不從陳軫之計故也

過聽於張儀過誤也聽於張儀之欺六百里地

楚絕齊齊舉兵伐楚陳軫謂楚王曰王不如以地東解於齊西講於秦楚王使陳軫之秦秦王謂軫曰子秦人也軫先仕於秦故言秦人也寡人與子故也故舊寡人不佞不能親國事也親猶知也故子棄寡人事楚王棄去也今齊楚相伐或謂救之便或謂救之不便便利也子獨不可以忠爲子主計以其餘爲寡人乎以餘計爲寡人計也陳軫曰王獨不聞吳人之遊楚者乎遊仕也楚王甚愛之病故使人問之曰誠病乎意亦思乎思思吳乎左右曰臣不知其思與不思誠思則將吳吟吟歌吟也今軫將爲王吳吟王不聞夫管曾管作卞與之說乎管姓也說言也有兩虎諍一作爭人

而鬭者管莊子將刺之管與止之曰虎者戾蟲戾貪也人者甘餌也今兩虎諍人而鬭小者必死大者必傷子待傷虎而刺之則是一舉而兼兩虎也兼得也無刺一虎之勞而有刺兩虎之名刺殺也齊楚今戰戰必敗敗錢劉一無下敗字王起兵救之有救齊之利而無伐楚之害害危也計聽知覆逆者唯王可也計者事之本也聽者存亡之機機要也計失而聽過能有國者寡也寡少也故曰計有一二者難悖也悖謬也一本無也字聽無失本末者難惑惑亂也

秦惠王死公孫衍欲窮張儀公孫衍魏人也仕於秦當六國時號曰犀首窮困也李讎謂公孫衍曰李讎秦人也不如召甘茂於魏召公

孫顯於韓起樗里子於國（起猶舉也）三人者皆張儀之讎也（讎仇也）公用之則諸侯必見張儀之無秦矣（公謂公孫衍用此三人則諸侯知張儀無權寵於秦也一本作有）

義渠君之魏（義渠西戎之國名也之至也）公孫衍謂義渠君曰道遠臣不得復過矣請謁事情（過見也謁告也情實也言義渠君道里長遠不能復得相見也請告事之情實相一本作數）義渠君曰願聞之對曰中國無事於秦（無事無征伐之事於秦也）則秦且燒爇獲君之國（燒爇猶燒壞滅猶滅君國也壞一成字錢止）中國爲有事於秦則秦且輕使重幣而事君之國也（將致重幣求援助於義渠國也）義渠君曰謹聞令（聞猶受也令猶教也）居無幾何五國伐秦（五國齊宋韓魏趙也）陳軫謂秦王曰義渠君者蠻夷之賢君王不如賂之以撫其心也（撫安也）秦王

曰善因以文繡千匹好女百人遺義渠君義渠君致群臣而謀曰此乃公孫衍之所謂也因起兵襲秦大敗秦人於李帛之下謂猶言也李帛秦邑

醫扁鵲見秦武王武王示之病扁鵲盧人也字越人武王惠王子也示語也扁鵲請除除治也左右曰君之病在耳之前目之下除之未必已也將使耳不聰目不明君以告扁鵲扁鵲怒而投其石劉本石下有曰字投棄也石砭所以砭彈人臃腫也臃一作癰君與知之者一本無之字謀之而與不知者敗之使此知秦國之政也則君一舉而亡國矣

秦武王謂甘茂曰寡人欲車通三川以闚周室三川義陽川周室洛邑王城也今河南縣也而寡人死不朽乎乎一作矣甘茂對曰

請之魏約伐韓王令向壽輔行（輔副介也）甘茂至魏謂向壽子歸告王曰魏聽臣矣（聽從）然願王勿攻也事成盡以爲子功向壽歸以告王王迎甘茂於息壤（息壤秦邑也）甘茂至王問其故對曰宜陽大縣也上黨南陽積之乂矣名爲縣其實郡也今王倍數險行千里而攻之難矣臣聞張儀西并巴蜀之地北取西河之外南取上庸（上庸楚邑今漢中東縣也）天下不以爲多張儀（錢劉本作不以多張子）而賢先王（先王謂惠王也）魏文侯令樂羊將攻中山（中山狄都今盧奴中山也）三年而拔之樂羊反而語功（語言也拔上一本有誤字中山之功也）文侯示之謗書一篋樂羊再拜稽首曰此非臣之功主君之力也今臣羇旅之臣也（甘茂本齊人故曰羇旅也）樗里疾

公孫衍二人者挾韓而議王必聽之是王欺魏而臣受公仲侈之怨也昔者曾子處費費人有與曾子同名族者（費邑名也名字族姓）而殺人人告曾子母曰曾參殺人曾子之母曰吾子不殺人織自若（若如故也）有頃焉人又曰曾參殺人其母尚織自若也頃之一人又告之曰曾參殺人（一本無已上十九字）其母懼投杼踰牆而走（踰牆逃走也）夫以曾參之賢與母之信也而三人疑之（疑猶惑也）則慈母不能信也（信猶保也）今臣之賢不及曾子而王之信臣又未若曾子之母也疑臣者不適三人（適音翅）臣恐王爲（一本爲上有之字）臣之投杼也王曰寡人不聽也請與子盟（聽受也）於是與之盟於息壤果攻宜陽五月而不能

拔也樗里疾公孫衍二人在在續新序作讒爭之王王將聽之召甘茂而告之甘茂對曰息壤在彼王曰有之因悉起兵復使甘茂攻之遂拔宜陽

宜陽之役役事也馮章謂秦王曰不拔宜陽韓楚乘吾弊弊極也國必危矣不如許楚漢中以懽之與楚漢中以喜之也楚懽而不進韓必孤無柰秦何矣韓失楚援故孤無如秦何王曰善果使馮章許楚漢中而拔宜陽宜陽韓邑也楚王以其言責漢中於馮章馮章謂秦王曰王遂亡臣固謂楚王曰寡人固無地而許楚王

甘茂攻宜陽三鼓之而卒不上卒士也士不上攻也秦之右將有尉對曰公不論兵必大困甘茂曰我羇旅而得相

秦者我以宜陽餌王餌猶喜也今攻宜陽而不拔公孫衍樗里疾挫我於内挫猶毀也而公中以韓窮我於外公中韓侈也是無伐之日已請明日鼓之而不可下因以宜陽之郭為墓墓葬也於是出私金以益公賞益助也明日鼓之宜陽拔拔得也宜陽未得得一本作拔宜陽韓邑韓武子所都也秦死傷者衆甘茂欲息兵息休也甘茂秦將也左成謂甘茂曰公内攻於樗里疾公孫衍惡甘茂譖毀之於内故曰内攻疾衍有本下也字而外與韓侈為怨韓侈韓相今公用兵無功公必窮矣公不如進兵攻宜陽宜陽拔則公之功多矣戰功曰多也是樗里疾公孫衍無事也秦衆盡怨之深矣無事樗里疾公孫衍無以復攻毀甘茂之事也秦死傷衆盡怨樗里

疾公孫衍之造謀伐宜陽怨深之重也

宜陽之役楚畔秦而合於韓秦王懼秦武王也甘茂曰楚雖合韓不爲韓氏先戰言楚不能爲韓氏先與秦戰也韓亦恐戰而楚有變其後恐楚作變伐其後也韓楚必相御也御猶相瞰望也劉瞰作儌詹楚言與韓而不餘怨於秦臣是以知其御也楚雖與韓合不有餘怨於秦無怨亦可復合也故曰以是知其相御

秦王謂甘茂曰楚客來使者多健健者強也與寡人爭辭寡人數窮焉爲之柰何甘茂對曰王勿患也患憂也其健者來使者則王勿聽其事聽從也受也其需弱者來使則王必聽之然則需弱者用而健者不用矣王因而制之也制御也

甘茂亡秦且之齊（且將也）出關遇蘇子（遇見也蘇子蘇代也）曰君聞夫江上之處女乎蘇子曰不聞曰夫江上之處女有家貧而無燭者處女相與語欲去之（去猶遣之也遣無燭者）家貧無燭者將去矣謂處女曰妾以無燭故常先至掃室布席何愛餘明之照四壁者幸以賜妾何妨於處女妾自以有益於處女何爲去我處女相語以爲然而留之今臣不肖棄逐於秦而出關（甘茂言我不肖爲秦所棄逐也）願爲足下掃室布席幸無我逐也蘇子曰善請重公於齊（重尊也言將使齊尊重公）乃西說秦王曰甘茂賢人非恒士也其居秦累世重矣自殽塞谿谷（續後語槐谷注槐里之谷今京兆始平之地言周秦之地悉知也或作鬼谷大非）地形險易盡知之彼若以

齊約韓魏反以謀秦是非秦之利也約結也以齊之強合韓魏還以圖秦能傾之故曰非秦之利也秦王曰然則柰何蘇代曰不如重其贄劉作贄重厚其祿以迎之彼來則置之槐谷終身勿出天下何從圖秦秦王曰善與之上卿以相迎之錢一作相印迎之齊甘茂辭不往蘇秦秦一作代僞謂王曰一作僞謂齊湣王曰甘茂賢人也今秦與之上卿以相迎之劉作以相印迎之茂德王之賜故不往願爲王臣今王何以禮之王若不留必不德王德恩也彼以甘茂之賢得擅用強秦之衆則難圖也齊王曰善賜之上卿命而處之處居也續後語而厚處之甘茂相秦秦王愛公孫衍與之閒有所立因自謂之曰寡人且相子子公孫衍也甘茂之吏道而劉無道而二字

聞之以告甘茂甘茂因入見王曰王得贒相敢再拜賀王曰寡人託國於子焉更得贒相對曰王且相犀首犀首公孫衍也王曰子焉聞之對曰犀首告臣告語也王怒於犀首之泄也乃逐之言甘茂知之且不欲使公孫衍得相而分而一字本無其寵也故言犀首告臣欲王逐之也

甘茂約秦魏而攻楚楚之相秦者屈蓋爲楚和於秦屈蓋楚臣也楚仕於秦使秦相之也秦啓關而聽楚使甘茂謂秦王曰怵於楚而不使魏制和楚必曰秦鬻魏不悅而合於楚楚魏爲一國恐傷矣傷害也王不如使魏制和魏制和必悅王不惡於魏則寄地必多矣

陘山之事陘山蓋趙并陘塞也事役也趙且與秦伐齊齊懼令田

章以陽武合於趙（陽武齊邑也和合也）而以順子爲質（順子齊公子質保也）趙王喜乃案兵告於秦曰齊以陽武賜弊邑而納順子欲以解伐（解趙使不與秦俱伐齊）敢告下吏（下吏秦吏）秦王使公子他之趙謂趙王曰齊與大國救魏而倍約不可信恃大國不義（不一作弗錢劉一作不以爲義續若下注作弗則上常作弗義）以告弊邑（大國趙也弗義不以爲義也弊邑秦自謂也）而賜之二社之地以奉祭祀今又（劉錢又作有續古人有多作又）案兵且欲合齊而受其地（地武陽也）非使臣之所知也請益甲四萬大國裁之蘇代爲齊獻書穰侯（蘇代蘇秦弟穰侯秦相也）曰臣聞往來之者言（錢劉一作往來之言者）曰秦且益趙甲四萬人以伐齊臣竊必之弊邑之王曰秦王明而熟於計穰侯智而習於事必

不益趙甲四萬人以伐齊是何也夫三晉相結秦之深讎也（深重也）三晉百背秦百欺秦不爲不信不爲無行今破齊以肥趙趙（史記有趙趙二字曾劉無）秦之深讎不利於秦一也秦之謀者必曰破齊弊晉而後制晉楚之勝夫齊罷國也以天下擊之譬猶以千鈞之弩潰癰也（錢劉弩下有射字）秦王安能制晉楚哉二也秦少出兵則晉楚不信多出兵則晉楚爲制於秦齊恐則必不走於秦且走晉楚三也齊割地以實晉楚則晉楚安齊舉兵而爲之頓劍則秦反受兵四也是晉楚以秦破齊以齊破秦何晉楚之智而齊秦之愚五也（齊秦爲晉楚所帥故謂之愚也）秦得安邑善齊以安之亦必無患矣秦有安邑

則韓魏必無上黨哉（哉劉作矣秦將取之故曰無上黨哉也）夫取三晉之腸胃（腸胃喻腹心也）與出兵而懼其不反也孰利故臣竊必之（曾集之上有爲字）弊邑之王曰秦王明而熟於計穰侯智而習於事必不益趙甲四萬人以伐齊矣

秦宣太后（惠王之后昭襄王母故曰太后也）愛魏醜夫太后病將死出令曰爲我葬必以魏子爲殉魏子患之庸芮爲魏子說太后（殉殺人以葬庸芮秦臣也續十二國史作虞其爲醜夫說太后）曰以死者爲有知乎太后曰無知也曰若太后之神靈明知死者之無知矣何爲空以生所愛葬於無知之死人哉若死者有知先王積怒之日久矣（怒詬）太后救過不贍何暇乃（乃曾錢劉作及）私魏醜夫乎太后曰善乃止（止不以魏

醜夫爲殉者也

戰國策卷第四

戰國策卷第五

秦三

高誘注

薛公爲魏謂魏冉曰文聞秦王欲以呂禮收齊以濟天下君必輕矣齊秦相聚以臨三晉禮必并相之是君收齊以重呂禮也齊免於天下之兵其讎君必深君不如勸秦王令弊邑卒攻齊之事齊破文請以所得封君齊破晉強秦王畏晉之強也必重君以取晉齊予晉弊邑而不能支秦晉必重君以事秦是君破齊以爲功操晉以爲重也一本□君字破齊定封而秦晉皆重君若齊不破呂禮復用子必大窮矣

秦客卿造謂穰侯曰秦封君以陶藉君天下數年矣

攻齊之事成陶爲萬乘長小國率以朝天子天下必聽五伯之事也攻齊不成陶爲鄰恤而莫之據也故攻齊之於陶也存亡之機也君欲成之何不使人謂燕相國曰聖人不能爲時時至而弗失舜雖賢不遇堯也不得爲天子湯武雖賢不當桀紂不王故以舜湯武之賢不遭時不得帝王令攻齊此君之大時也已因天下之力伐讎國之齊報惠王之恥成昭王之功除萬世之害此燕之長利而君之大名也書云樹德莫如滋除害莫如盡吴不亡越越故亡吴齊不亡燕燕故亡齊齊亡於燕吴亡於越此除疾不盡也以非此時也成君之功除君之害秦卒有他事而從齊

齊趙合其讎君必深矣挾君之讎以誅於燕後雖悔之不可得也已君悉燕兵而疾僣之天下之從君也若報父子之仇誠能亡齊封君於河南爲萬乘達途於中國南與陶爲鄰世世無患願君之專志於攻齊而無無（一無作毋）他慮也

魏（曾錢本有文字）謂魏冉曰公聞東方之語乎曰弗聞也曰辛張陽毋澤說魏王薛公叔也曰臣戰載主契國以與王約必無患矣若有敗之者臣請挈領然而臣有患也夫楚王之以其臣請挈領然而臣有患也（一無已上十六字）夫楚王之以其國依冉也而事臣之主此臣之甚患也今公東而因言於楚是令張儀（一本無儀字）之

言爲禹而務敗公之事也公不如反公國德楚而觀薛公之爲公也觀三國之所求於秦而不能得者請以號三國以自信也觀張儀（一本無儀字）與澤之所不能得於薛公者也而公請之以自重也

謂魏冉曰和不成兵必出白起者且復將戰勝必窮公不勝必事趙從公公又輕公不若毋多則疾到（續云到恐作封字）

謂穰侯曰爲君慮封若於除宋罪重齊怒須殘伐亂宋德強齊定身封此亦百世之時也已

謂魏冉曰楚破秦不能與齊縣衡矣秦三世積節於韓魏而齊之德新加與（與一作焉）齊秦交爭韓魏東聽則

秦伐矣齊有東國之地方千里楚苞九夷又方千里南有符離之塞北有甘魚之口權縣宋衛宋衛乃當阿甄耳利有千里者二富擅越隸秦烏能與齊縣衡韓魏支分方城膏腴之地以薄鄭兵休復起足以傷秦不必待齊

五國罷成睪秦王欲爲成陽君求相韓魏韓魏弗聽秦太后爲魏冉謂秦王曰成陽君以王之故窮而居於齊今王見其達而收之亦能翕其心乎王曰未也太后曰窮而不收達而報之恐不爲王用且收成陽君失韓魏之道也

范子因王稽入秦獻書昭王曰臣聞明主莅正有功

者不得不賞有能者不得不官勞大者其祿厚功多者其爵尊能治衆者其官大故不能者不敢當其職焉能者亦不得蔽隱使以臣之言爲可則行而益利其道若將弗行則久留臣無爲也語曰人主後語作庸主賞所愛而罰所惡明主則不然賞必加於有功刑必斷於有罪今臣之胷不足以當椹質要不足以待斧鉞豈敢以疑事嘗試於王乎雖以臣爲賤而輕辱臣獨不重任臣者後無反覆於王前耶臣聞周有砥厄宋有結緑梁有懸黎楚有和璞此四寶者工之所失也而爲天下名器然則聖王之所棄者獨不足以厚國家乎臣聞善厚家者取之於國善厚國者取之於

諸侯天下有明主則諸侯不得擅厚矣是何故也爲其凋榮（凋榮曾錢劉一作凋弊　史記割榮後語害榮）也良醫知病人之死生聖主明於成敗之事利則行之害則舍之疑則少嘗之雖堯舜禹湯復生弗能改已語之至者臣不敢載之於書其淺者又不足聽也意者臣愚而不闔（史記闔作概）於王心耶已（已錢作云一作以　一作抑曾作云）其言臣者將賤而不足聽耶非若是也則臣之志願少賜游觀之間望見足下而入之書上秦王說之因謝王稽說（一無說字）使人持車召之

范雎至秦王庭迎謂范雎曰寡人宜以身受令久矣今者義渠之事急寡人日自請太后今義渠之事已

寡人乃得以身受命躬竊閔然不敏敬執賓主之禮范睢辭讓是日見范睢見者無不變色易容者秦王屏左右宮中虛無人秦王跪而請曰先生何以幸教寡人范睢曰唯唯有間秦王復請范睢曰唯唯若是者三秦王跽曰先生不幸教寡人乎范睢謝曰非敢然也臣聞始時呂尚之遇文王也身爲漁父而釣於渭陽之濱耳若是者交疏也已一說而立爲太師（曾作已爲太師而立）載與俱歸者其言深也故文王果收功於呂尚卒擅天下而身立爲帝王即使文王疏呂望而弗與深言是周無天子之德而文武無與成其王也今臣羈旅之臣也交疏於王而所願陳者皆匡君之

臣字之事處人骨肉之間願以陳臣之陋忠而未知王心也所以王三問而不對者是也臣非有所畏而不敢言也知今日言之於前而明日伏誅於後然臣弗敢畏也大王信行臣之言死不足以爲臣患亡不足以爲臣憂漆身而爲厲被髮而爲狂不足以爲臣耻五帝之聖（錢聖下有焉字）而死三王之仁（錢仁下有焉字）而死五伯之賢（錢賢下有焉字）而死烏獲之力（錢力下有焉字）而死奔育之勇焉而死死者人之所必不免也處必然之勢可以少有補於秦此臣之所大願也臣何患乎伍子胥橐載而出昭關夜行而晝伏至於菱水（史記作陵水）無以餌其口坐行蒲服乞食於吳市卒興吳國闔廬爲霸使臣

得進謀如伍子胥加之以幽囚終身不復見是臣說之行也臣何憂乎箕子接輿漆身而爲厲被髮而爲狂無益於殷楚使臣得同行於箕子接輿漆身（一本無漆身字）可以補所賢之主是臣之大榮也臣又何恥乎臣之所恐者獨恐臣死之後天下見臣盡忠而身蹙也是以杜口裹足莫肯即秦耳足下上畏太后之嚴下惑姦臣之態居深宮之中不離保傅之手終身闇惑無與照姦大者宗廟滅覆小者身以孤危此臣之所恐耳若夫窮辱之事死亡之患臣弗敢畏也臣死而秦治賢於生也秦王跽曰先生是何言也夫秦國僻遠寡人愚不肖先生乃幸至此此天以寡人慁（慁後語作）

授先生而存先王之廟也寡人得受命於先生此天所以幸先王而不棄其孤也先生柰何而言若此事無大小上及太后下至大臣願先生悉以教寡人無疑寡人也范睢再拜秦王亦再拜范睢曰大王之國北有甘泉谷口南帶涇渭右隴蜀左關阪戰車千乘奮擊百萬劉萬下有馳字以秦卒之勇車騎之多以當諸侯譬若馳一本無馳字韓盧而逐蹇兔也霸王之業可致今反閉續李善引有關字而不敢窺兵於山東者是穰侯爲國謀不忠而大王之計有所失也王曰願聞所失計睢曰大王越韓魏而攻強齊非計也少出師則不足以傷齊多之則害於秦臣意王之計劉一作以欲少出師曾錢

（一作臣計王之少出師）而悉韓魏之兵則不義矣今見與國之不可親（錢作可親）越人之國而攻可乎疏於計矣昔者齊人伐楚戰勝破軍殺將再辟千里膚寸之地無得者（者一作也）豈齊不欲地哉形弗能有也諸侯見齊之罷露君臣之不親舉兵而伐之主辱軍破爲天下笑所以然者以其伐楚而肥韓魏也此所謂藉賊兵而齎盜食者也王不如遠交而近攻得寸則王之寸得尺亦王之尺也今舍此而遠攻不亦繆乎且昔者中山之地方五百里趙獨擅之功成名立利附則天下莫能害今韓魏中國之處而天下之樞也王若欲霸必親中國而以爲天下樞以威楚趙趙彊則楚附楚彊則

趙附楚趙附則齊必懼懼必卑辭重弊以事秦齊附而韓魏可虛也王曰寡人欲親魏魏多變之國也寡人不能親請問親魏柰何范睢曰卑辭重幣以事之不可削地而賂之不可舉兵而伐之於是舉兵而攻邢丘邢丘拔而魏請附曰秦韓之地形相錯如繡秦之有韓若木之有蠹人之病心腹天下有變爲秦害者莫大於韓王不如收韓王曰寡人欲收韓（劉下更有一韓字）不聽爲之柰何范睢曰舉兵而攻滎陽則成睪之路不通北斬太行之道則上黨之兵不下一舉而攻滎陽則其國斷而爲三魏韓見必亡焉得不聽韓聽而霸事可成也王曰善范睢曰臣居山東聞齊之內（一無內字）有田單（單後語一

作文不聞其王聞秦之有太后穰侯涇陽華陽不聞其有王夫擅國之謂王能專利害之謂王制殺生之威之謂王今太后擅行不顧穰侯出使不報涇陽華陽擊斷無諱（曾下有高陵進退不請六字）四貴備而國不危者未之有也爲此四者下乃所謂無王已然則權焉得不傾而令焉得從王出乎臣聞善爲國者内固其威而外重其權穰侯使者操王之重決裂諸侯剖符於天下征敵伐國莫敢不聽戰勝攻取則利歸於陶國弊御於諸侯戰敗則怨結於百姓而禍歸社稷詩曰木實繁者披其枝披其枝者傷其心大其都者危其國尊其臣者卑其主淖齒管齊之權縮閔王之筋縣之廟

梁宿昔而死李兊用趙減食主父百日而餓死今秦太后穰侯用事高陵涇陽曾下有華陽二字佐之卒無秦王此亦淖齒李兊之類已臣今見王獨立於廟朝矣且臣將恐後世之有秦國者非王之子孫也秦王懼於是乃廢太后逐穰侯出高陵走一無走字涇陽曾下有華陽二字於關外昭王謂范雎曰昔者齊公得管仲時以為仲父今吾得子亦以為父

應侯謂昭王曰亦聞恒思有神叢與恒思有悍少年請與叢博曰吾勝叢叢籍我神三日不勝叢叢困我乃左手為叢投右手自為投勝叢叢籍其神三日叢往求之遂弗歸五日而叢枯七日而叢亡今國者王

之叢勢者王之神籍人以此得無危乎臣未嘗聞指大於臂臂大於股若有此則病必甚矣百人輿瓢而趨不如一人持而走疾（曾錢劉一無疾字）百人誠輿瓢瓢必裂今秦國華陽用之穰侯用之太后用之王亦用之不稱瓢爲器則已已稱瓢爲器國必裂矣臣聞之也木實繁者枝必披枝之披者傷其心都大者危其國臣強者危其主其令邑中自斗食以上至尉內史及王左右有非相國之人者乎國無事則已國有事臣必聞見王獨立於庭也臣竊爲王恐恐萬世之後有國者非王子孫也臣聞古之善爲政也其威內扶其輔外布四治政不亂不逆使者直道而行不敢爲非

令太后使者分裂諸侯而符布天下操大國之勢強徵兵伐諸侯戰勝攻取利盡歸於陶國之幣帛竭入太后之家竟內之利分移華陽古之所謂危主滅國之道必從此起三貴竭國以自安然則令何得從王出權何得毋分是我（劉本無我字）王果處三分之一也

秦攻韓圍陘范睢謂秦昭王曰有攻人者有攻地者穰侯十攻魏而不得（得一作能）傷者非秦弱而魏強也其所攻者地也地者人主所甚愛也人主者人臣之所樂爲死也攻人主之所愛與樂死者鬭故十攻而弗能勝也今王將攻韓圍陘臣願王之毋獨攻其地而攻其人也王攻韓圍陘以張儀爲言張儀之力多且

削地而錢劉本無而字以自贖於王幾割地而韓不盡張儀之力少則王逐張儀而更與不如張儀者市則王之所求於韓者言可得也

應侯曰鄭人謂玉未理者璞周人謂鼠未腊者朴周人懷璞過鄭賈曰欲買朴乎鄭賈曰欲之出其朴視之乃鼠也因謝不取今平原君自以賢顯名於天下然降其主父沙丘而臣之天下之王尚猶尊之是天下之王不如鄭賈之智也眩於名不知其實也

天下之士合從相聚於趙而欲攻秦秦相應侯曰王勿憂也請令廢之秦於天下之士非有怨也相聚而攻秦者以己欲富貴耳王見大王之狗臥者臥起者

起行者行止者止毋相與鬬者投之一骨輕起相牙者何則有爭意也於是唐雎載音樂予之五十金居武安高會相與飲謂邯鄲人誰來取者於是其謀者固未可得予也其可得與者與之昆弟矣公與秦計功者不問金之所之金盡者功多矣今令人復載五十金隨公唐雎行行至武安散不能三千金天下之士大相與鬬矣

謂應侯曰君禽馬服乎曰然又即圍邯鄲乎曰然趙亡秦王王矣武安君爲三公武安君所以（一無以字）爲秦戰勝攻取者七十餘城南亡鄢郢漢中禽馬服之軍不亡一甲雖周（錢劉下有邵字）呂望之功亦不過此矣趙亡

秦王王武安君爲三公君能爲之下乎雖欲無爲之下固不得之矣秦嘗攻韓邢困一本下有丘字劉本無邢丘二字於上黨上黨之民皆返爲趙天下之民不樂爲秦民之日固久矣今攻趙北地入燕東地入齊南地入楚魏則秦所得不一幾何劉改不一作無幾何故不如因而割之因以爲武安功

應侯失韓之汝南秦昭王謂應侯曰君亡一本下有汝南二字國其憂乎應侯曰臣不憂王曰何也曰梁人有東門吴者其子死而不憂其相室曰公之愛子也天下無有今子死不憂何也東門吴曰吾嘗無子無子之時不憂今子死乃即與無子時同也臣奚憂焉臣亦嘗

為子為子時不憂今亡汝南乃與即為劉一無即為二字梁餘子同也臣何為憂秦王以為不然以告蒙傲曰今也寡人一城圍食不甘味卧不便席今應侯亡地而言不憂此其情一本下有何字也蒙傲曰臣請得其情蒙傲乃往見應侯曰傲欲死應侯曰何謂也曰秦王師君天下莫不聞而況於秦國乎今傲勢得秦為一本無為字王將將兵臣以韓之細也顯逆誅奪君地傲尚奚生不若死應侯拜蒙傲曰願委之卿蒙傲以報於昭王自是之後應侯每言韓事者秦王弗聽也以其為汝南虜也錢一無虜字

秦攻邯鄲十七月不下莊謂王稽曰君何不賜軍吏

乎王稽曰吾與王也不用人言莊曰不然父之於子也令有必行者必不行者曰去貴妻賣愛妾此令必行者也因曰母敢思也此令必不行者也守閭嫗曰其夕某懦曾云恐作孺劉作孺子內某士貴妻已去愛妾已賣而心不有欲教之者人心固有今君雖幸於王不過父子之親軍吏雖賤不卑於守閭嫗且君擅主輕下之日久矣聞三人成虎十夫楺椎衆口所移毋翼而飛故曰不如賜軍吏而禮之王稽不聽軍吏窮果惡王稽杜摯以反秦王大怒而欲兼誅范雎范雎曰臣東鄙之賤人也開罪於楚魏遁逃來奔臣無諸侯之援親習之故王舉臣於羈旅之中使職事天下皆聞

臣之身與王之舉也今遇惑或與罪人同心而王明誅之是王過舉顯於天下而爲諸侯所議也臣願請藥賜死而恩以相葬臣王必不失臣之罪而無過舉之名王曰有之遂弗殺而善遇之

蔡澤見逐於趙而入韓魏遇奪釜鬲劉無鬲字於涂聞應侯任鄭安平王稽皆負重罪應侯内慙乃西入秦將見昭王使人宣言以感怒應侯曰燕客蔡澤天下駿雄弘辯之士也彼一見秦王秦王必相之而奪君位應侯聞之使人召蔡澤蔡澤入則揖應侯應侯固不快及見之又倨應侯因讓之曰子常宣言一本下有欲字代我相秦豈有此乎對曰然應侯曰請聞其說蔡澤曰

吁何君劉一作君何見之晚也夫四時之序成功者去夫人生手足堅強耳目聰明聖知豈非士之所願與應侯曰然蔡澤曰質仁秉義行道施德於天下天下懷樂敬愛願以爲君王豈不辯智之期與應侯曰然蔡澤復曰富貴顯榮成理萬物萬物各得其所生命壽長終其年而不夭傷天下繼其統守其業傳之無窮名實純粹澤流千世稱之而毋絕與天下終豈非道之符而聖人所謂吉祥善事與應侯曰然澤曰若秦之商君楚之吴起越之大夫種其卒亦可願矣應侯知蔡澤之欲困己以說復曰何爲不可夫公孫鞅事孝公極身毋二盡公不還私信賞罰以致治竭智

能示情素蒙怨咎欺舊交虜魏公子卬卒為秦禽將破敵軍攘地千里吴起事悼王使私不害公讒不蔽忠言不取苟合行不取苟容行義不固固曾一作顧毀譽必有伯主強國不辭禍凶大夫種事越王主離困辱悉忠而不解主雖亡絶盡能而不離多功而不矜貴富不驕怠若此三子者義之至忠之節也故君子殺身以成名義之所在身雖死無憾悔劉一作身雖無咸無悔何為不可哉蔡澤曰主聖臣賢天下之福也君明臣忠國之福也父慈子孝夫信婦貞家之福也故比干忠錢忠下有而字不能存殷子胥知錢本有而字不能存吴申生孝而晉惑惑一作國亂是有忠臣孝子國家滅亂何也無明

君賢父以聽之故天下以其君父爲戮辱（曾本有而字）憐其臣子夫待死而後可以立忠成名是微子不足仁孔子不足聖管仲不足大也於是應侯稱善蔡澤得少間因曰商君吳起大夫種其爲人臣盡忠致功則可願矣閎夭事文王周公輔成王也豈不亦忠（一本有聖字）乎以君臣論之商君吳起大夫種其可願孰與閎夭周公哉應侯曰商君吳起（一本有與字）大夫種不若也蔡澤曰然則君之主慈仁任忠不欺舊故孰與秦孝公楚悼王越王乎應侯曰未知何如也蔡澤曰主固親忠臣不過秦孝越王楚悼君之爲主（曾本作令主）正亂批患折難廣地殖穀富國足家強主威蓋海內功章萬

里之外不過商君吳起大夫種而君之祿位貴盛私家之富過於三子而身不退竊爲君危之語曰日中則移月滿則虧物盛則衰天之常數也進退盈縮變化聖人之常道也昔者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至葵丘之會有驕矜之色畔者九國吳王夫差無適於天下輕諸侯凌齊晉遂以殺身亡國夏育太史啓（啓曾作噭）叱呼駭三軍然而身死於庸夫此皆乘至盛不及道理也夫商君爲孝公平權衡正度量調輕重決裂阡陌教民耕戰是以兵動而地廣兵休而國富故秦無敵於天下立威諸侯功已成遂以車裂楚地持戟百萬白起率數萬之師以與楚戰一戰舉鄢郢再

戰燒夷陵南并蜀漢又越韓魏攻強趙北阬馬服誅屠四十餘萬之衆流血成川沸聲若雷使秦業帝自是之後趙楚懾服不敢攻秦者白起之勢也身所服者七十餘城功已成矣賜死於杜郵吳起爲楚悼罷無能廢無用損不急之官塞私門之請壹楚國之俗南攻楊越北并陳蔡破橫散從使馳說之士無所開其口功已成矣卒支解大夫種爲越王墾草剏(錢劉一作仞曾作入)一邑辟地殖穀率四方士上下之力以禽勁吳成霸功勾踐終棓而殺之此四子者成功而不去禍至於此此所謂信而不能詘往而不能反者也范蠡知之超然避世長爲陶朱君獨不觀博者乎或欲分

一本無分字大投或欲分功此皆君之所明知也今君相秦計不下席謀不出廊廟坐制諸侯利施三川以實宜陽決羊腸之險塞太行之口又斬范中行之途棧道千里於蜀漢使天下皆畏秦秦之欲得矣君之功極矣此亦秦之分功之時也如是不退則商君白公吳起大夫種是也君何不以此時歸相印讓賢者授之必有伯夷之廉長爲應侯世世稱孤而有喬松之壽孰與以禍終哉此則君何居焉應侯曰善乃延入坐爲上客後數日入朝言於秦昭王曰客新有從山東來者蔡澤其人辯士臣之見人甚衆莫有及者臣不如也秦昭王召見與語大說之拜爲客卿應侯因

謝病請歸相印昭王彊起應侯應侯遂稱篤因免相昭王新說蔡澤計畫遂拜爲秦相東收周室蔡澤相秦王數月人或惡之懼誅乃謝病歸相印號爲剛成君一本有居字秦十餘年昭王孝文王莊襄王卒事始皇帝爲秦使於燕三年而燕使太子丹入質於秦

戰國策卷第五

士禮居叢書

十五

AC 149 1188 v.15

戰國策卷第六

秦四　高誘注

秦取楚漢中再戰於藍田大敗楚軍韓魏聞楚之困乃南襲至鄧楚王引歸後三國（齊韓魏）謀攻楚恐秦之救也或說薛公可發使告楚曰今三國之兵且去楚楚能應而共攻秦雖藍田豈難得哉（去舍也舍楚而往攻秦藍田秦邑也攻秦則得之矣故曰豈難得哉藍田今長安東南）況於楚之故地楚疑於秦之未必救己也而今三國之辭去則楚之應之也必勸（應和也勸進也）是楚與三國謀出秦兵矣秦為知之必不救也（知楚與三國謀故必不肯救之一無肯之二字）三國疾攻楚楚必走秦以（一本以下有告字）急（走去也告急求救也）秦愈不敢出（秦益疑故不敢出兵）則是我離秦而攻楚也兵必有功（離絕也使秦疑楚而不救也三國得專勢攻楚故兵出必有功也）薛公

曰善遂發重使之楚楚之應之果勸（果音）於是三國并力攻楚楚果告急於秦秦遂不敢出兵大臣（臣曾作勝）有功（三國伐楚大勝有功也）

薛公入魏而出齊女（婦人大歸曰出）韓春謂秦王曰何不取爲妻以齊秦劫魏（秦王昭王也勸使取魏所出齊女以爲妻而與齊并勢攻魏）則上黨秦之有也（攻魏則并得上黨也）齊秦合而立負蒭負蒭立其母在秦則魏秦之縣也（負蒭即魏公子其母即魏所出齊女也欲令秦王取之故曰其母在秦故云魏秦之縣也）巳呡欲以齊秦劫魏而困薛公（呡魏之臣也劫脇也薛公在魏故欲困苦之也）佐欲定其弟臣請爲王因呡與佐也（佐負蒭兄也故欲定其弟臣韓春自謂也呡欲困薛故言請爲王因呡與佐也）魏懼而復之（復之齊女）負蒭必以魏殁世事秦（世身）齊女入魏而怨薛公（入還也齊女還怨薛公出己也）終以齊奉事王矣（王秦王也韓春設此言言齊女以秦奉事王矣）（秦王不懽韓春計故其事無効）

三國攻秦入函谷三國齊韓魏也秦王謂樓緩曰三國之兵深矣寡人欲割河東而講深猶盛也割分講成也分字下有河東地以畀三國與之成對曰割河東大費也免於國患大利也此父兄之任也曾云大利不入三國大費失土大利不亡國故曰父兄之任也王何不召公子池而問焉王召公子池而問焉對曰講亦悔不講亦悔王曰何也對曰王割河東而講三國雖去王必曰惜矣惜河東地也三國且去吾特以三城從之且將也特獨也三城河東三縣也此講之悔也悔恨也王不講三國入函谷咸陽必危咸陽秦都也今長安都渭橋西北咸陽城是也王又曰惜矣吾愛三城而不講此又不講之悔也王曰鈞吾悔也寧亡三城而悔無危咸陽而悔也寡人決講矣決必卒使公子

池以三城講於三國之兵乃退秦昭王謂左右曰今日韓魏孰與始強（始初也言韓魏初時強耶今時強也）對曰弗如也（言不如始時強也）王曰今之如耳魏齊（如耳韓臣魏齊魏臣也）孰與孟嘗芒卯之賢對曰弗如也王曰以孟嘗芒卯之賢帥強韓魏之兵以伐秦猶無柰寡人何也今以無能之如耳魏齊帥弱韓魏以攻秦其無柰寡人何亦明矣左右皆曰甚然（甚謂誠也）中期推琴（續史記中旗憑琴注引戰國策作推琴後語中旗伏琴韓子作推瑟說苑作伏琴）對曰三之料天下過矣（中期秦臣也料數也過謬也）昔者六晉之時智氏最強（六卿分晉智氏范中行氏中韓氏趙氏乘周之衰僭號皆曰諸侯謂六晉也曾劉皆作六晉者无咎滅趙氏魏氏）滅破范中行（范中行氏於晉最薄而苛峭故智伯瑤先破滅也）帥韓魏以圍趙襄子於晉陽

智伯殺范中行氏志意驕盈求地於諸侯趙襄子不與地故帥韓魏二君伐趙氏圍晉陽晉陽趙襄子邑決晉水以灌晉陽城不沈者三板耳沈沒也廣二尺曰板智伯出行水韓康子御魏桓子說苑韓子作魏宣子驂乘三人共載曰驂乘智伯曰始吾不知水之可亡人之國也亡滅乃今知之汾水利以灌安邑絳水利以灌平陽安邑魏桓子邑平陽韓康子邑魏桓子肘韓康子康子履魏桓子躡其踵肘足接於車上曾劉本去魏桓子肘韓康子康子躡其踵踵肘接於車上而智氏分矣韓魏兆其肘腫之謀破智伯於車上智氏貪暴滅亡三家卒共分之故曰智氏分也身死國亡爲天下笑智伯身死爲襄子所殺也身死國爲三家所分天下共笑也今秦之強不能過智伯韓魏雖弱尚賢在晉陽之下也賢於趙襄子見圍於晉陽也賢猶勝也此乃方其用肘足時也願王之勿易也勿無

易輕也

楚魏戰於陘山魏許秦以上洛以絕秦於楚魏許賂秦以上洛絕秦便不助楚魏戰勝楚敗於南陽南陽陘山所在也秦責賂於魏魏不與賂上洛也不與上洛也營曾營或作管淺謂秦王曰王何不謂楚王曰魏許寡人以地今戰勝魏王倍寡人也王何不與寡人遇遇合也魏畏秦楚之合必與秦地矣是魏勝楚而亡地於秦也謂失上洛是王以魏地德寡人秦之楚者多資矣之至也資財幣也魏弱若不出地則王攻其南寡人絕其西魏必危危亡秦王曰善昭王也以是告楚楚王揚言與秦遇魏王聞之恐效上洛於秦魏惠王效致也楚使者景鯉在秦從秦王與魏王遇於境遇合境秦界也

楚怒秦合周冣爲楚王曰魏請無與楚遇而合於秦（遇之合也）是以鯉與之遇也弊邑之於與遇善之故齊不合也楚王因不罪景鯉而德周秦（秦使周最解說楚王與魏遇之意故不罪景鯉而弟德周與秦也）

楚王使景鯉如秦客謂秦王曰景鯉楚王使景（一本無使景二字）所甚愛王不如留之以市地（市求地也）楚王聽則不用兵而得地楚王不聽則殺景鯉更不與不如景鯉留（留曾劉一作者）是便計也秦王乃留景鯉景鯉使人說秦王曰臣見王之權輕天下而地不可得也臣之來使也聞齊魏皆且割地以事秦所以然者以秦與楚爲昆弟國今大王留臣是示天下無楚也齊魏有何重於孤國也（言留臣則秦與（一本楚下有二字）楚絕秦無楚援則爲孤國故齊魏不復尊重秦也）楚知

秦之孤不與地而外結交諸侯以圖則社稷必危不如出臣秦王乃出之（出遣景也景鯉還楚也）秦王欲見頓弱頓弱曰臣之義不參拜（秦王始皇趙正也即位二十六年乃稱帝故曰秦王）王能使臣無拜即可矣不即不見也秦王許之於是頓子曰天下有（一本有字下更有有字）其實而無其名者有無其實而有其名者有無其名又無其實者王知之乎王曰弗知頓子曰有其實而無其名者商人是也無把銚推耨之勢（銚芸苗器也音括銚姚調二音古田器續）而有積粟之實此有其實而無其名者也無其實而有其名者農夫是也解凍而耕暴背而耨無積粟之實此無其實而有其名者也無其名又無其實者王

乃是也已立爲萬乘無孝之名以千里養無孝之實秦王悖然而怒頓弱曰山東戰國有六威不掩於山東而掩於母（秦王名正也以母婬通於嫪毒閉之於雍門宮故頓弱曰不能掩威於六國而掩威於母也）臣竊爲大王不取也秦王曰山東之建國可兼與（兼并）頓子曰韓天下之咽喉魏天下之胷腹王資臣萬金（資給）而遊聽之韓魏（遊行）入其社稷之臣於秦（入納也）即韓魏從韓魏從而天下可圖也（從於秦圖取）秦王曰寡人之國貧恐不能給也（給供）頓子曰天下未嘗無事也非從即横也横成則秦帝從成即楚王秦帝即以天下恭養楚王即王雖有萬金弗得私也（私愛也）秦王曰善乃資萬金使東遊韓魏入其將相北遊於燕趙

而殺李牧（李牧趙將）齊王入朝（朝於秦也）四國必從（四國燕趙韓魏）頓

子之說也

頃襄王二十年秦白起拔楚西陵或拔鄢郢夷陵燒先王之墓王徙東北保于陳城楚遂削弱爲秦所輕於是白起又將兵來伐楚人有黃歇者游學博聞襄王以爲辯故使於秦說昭王曰天下莫強於秦楚今聞大王欲伐楚此猶兩虎相鬬而駑犬受其弊不如善楚臣請言其說臣聞之（續此段首有闕文史記新序後語皆有之文亦小異今以後語聊足此段之闕）物至而反冬夏是也（秦王名正莊王楚之子冬至生夏至至殺故曰反也）致至而危累碁是也（至極也）今大國之地半天下有二垂此從生民以來萬乘之地未嘗有也（未嘗有地

也先帝文王莊王王之身三世而不接地於齊文王始皇祖莊王始皇父故曰三世今之王古之帝故咸言先帝以絕從親之要今王三使盛橋守事於韓成橋以北入燕燕入朝秦也是王不用甲不伸威而出百里之地王可謂能矣王又舉甲兵而攻魏杜大梁之門大梁魏惠王所都也今陳留浚儀西大梁城是也舉河內拔燕酸棗虛桃人舉猶得也拔取也燕南燕酸棗今屬陳留桃人邑名處則未聞虛空也楚燕之兵云翔不敢校王之功亦多矣云翔㪅翔作猶解於於本作不與秦校戰故曰散字王之功亦多矣王申息眾二年然後復之申洛也休眾二年而後復用之又取蒲衍首垣以臨仁平兵小黃濟陽嬰城而魏氏服矣當戰國時皆魏邑也王又割濮磨之北屬之燕斷齊秦之要絕楚魏之脊天下五合六聚而不敢救

也（天下五合六國集聚不敢殺助）王之威亦憚矣（憚難也六國諸侯皆有畏難秦王之威也）王若能持功守威省攻伐之心（省減）而肥仁義之誡（誡字一本作誠字）使無復後患（肥猶厚也地猶道厚宣仁義之道則天下皆仰之復何本有何字下有後字患之有故曰使無復後患）三王不足四五伯不足六也（言不足小畜之也）王若負人徒之衆材（一本無材字）兵甲之強壹毀魏氏之威（負恃也毀敗也）而欲以力臣天下之主（臣服也主謂諸侯）臣恐有後患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易曰狐濡其尾此言始之易終之難也（詩大雅之首章靡無也一本也下有鮮三字少言人初始無不為誠信少能有終也言秦強威可以克定天下恐不能終持之若狐濡其尾故難在後也故曰終之難也）何以知其然也智氏見伐趙之利而不知榆次之禍也（一本無也字智伯瑤但貪趙襄子晉陽之地而不知襄子與韓魏之陰謀卒殺於鑿臺之上葬之

於揄次謂前而禍隨其後也一本無謂字一本無也字一本無設利於吳見伐齊之便而不知干隧之敗也一本無也字吳王夫差自見服越王爲前而心復廣貪齊之寶而伐之又欲取伯名於晉而越奄殺之於干隧亦貪利前而凶在後也此二國者非無大功也設設字劉本一作沒字利於前而易患於後也設劉本作貪一本下有人字沒字也但見目前之利而問伐不見後患故曰易患於後也吳之信越也從而伐齊從合也信越人之卑服舍之北師伐齊曰干隧也既勝齊人於艾陵艾陵邑也還爲越王禽於三江之浦還自黃也爲越所殺一本殺字作禽字一本也流尾作流浦尾厓一字本也即干隧也智氏信韓魏從而伐趙攻晉陽之城勝有日矣日謂明當勝也韓魏反之殺智伯瑤於鑿臺之上晉陽下臺名鑿地作渠以灌晉陽城因傫土爲臺而止其上故曰鑿臺也今王妬妬字曾本一作始字楚之不毀也而忘毀楚之強魏也臣爲大王慮而不取詩云大武遠宅

不涉（逸詩）從此觀之楚國援也（援助）鄰國敵也（敵讎）詩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躍躍毚兔遇犬獲之（詩巧言之四章他人有毀害之心己忖度之躍躍跳走也毚狡也喻狡兔騰躍一本躍字無以爲難得也或時遇犬獲之喻讒人如毀傷人遇明君則治女罪也）今王中道而信韓魏之善王也此正吳信越也（越不可信而吳信之）臣聞敵不可易時不可失臣恐韓魏之卑辭慮患而實欺大國也此何也王既無重世之德於韓魏而有累世之怨（累猶重也）矣韓魏父子兄弟接踵而死於秦者百世矣（百一作累）本國殘社稷壞宗廟隳刳腹折頤首身分離（折斷）暴骨草澤頭顱僵仆相望於境父子老弱係虜相隨於路鬼神狐祥無所食百姓不聊生（聊賴）族類離散流亡爲臣妾滿海内矣韓魏

之不亡秦社稷之憂也今王之攻楚不亦失乎是王攻楚之日則惡出兵王將藉路於仇讎之韓魏乎兵出之日而王憂其不反也（反還）是王以兵資於仇讎之韓魏王若不藉路於仇讎之韓魏必攻（一本攻字下有隨字）陽右壤隨陽右壤此皆廣川大水山林谿谷不食之地（隨陽右壤皆楚邑也）王雖有之不爲得地（與不得地無異）是王有毀楚之名無得地之實也且王攻楚之日四國必應（一本無應字）悉起應王（四國趙韓魏齊也）秦楚之構而不離（構連）魏氏將出兵而攻留方與銍胡陵碭蕭相故宋必盡（七邑宋邑也宋戰國時屬楚故言故宋必盡也）齊人南面泗北必舉此皆平原四達膏腴之地也（廣平曰原野也爲膏潤腴美也）而王使之獨攻王破楚

於劉本無於字以肥韓魏於中國而勁齊韓魏之強足以校於秦矣校猶亢也齊南以泗爲境東負海北倚河而無後患以泗水爲南界負背也倚猶依也患難也天下之國莫強於齊齊魏得地葆利而詳事下吏事治一年之後爲帝若未能於以禁王之爲帝有餘劉本餘字下有矣字言齊魏未能爲帝也然強大足以禁秦使不得稱帝有餘力也夫以王壤土之博人徒之衆兵革之強衆多也強盛也一舉衆而注地於楚事戰事也注屬詘令韓魏歸帝重於齊詘反是王失計也臣爲王慮莫若善楚秦楚合而爲一臨以劉本作以臨韓韓必授首王襟劉本襟字作施字曾作襟以山東之險帶以河曲之利韓必爲關中之候爲秦察諸侯動喻也若是王以十成鄭梁氏寒心梁氏魏也寒心懼也許鄢

陵嬰城上蔡召陵不往來也不往來於魏也如此而魏亦關
内候矣魏爲秦察諸侯動靜也王一善楚而關内二萬乘之主
注地於齊齊之右壤可拱手而取也壤地是王之地一
任兩海一注東海要絶天下也要取是燕趙無齊楚無燕趙也然
後危動燕趙持齊楚此四國者不待痛而服矣痛急也不
待急攻而服從也
或爲六國說秦王王王正也巳爲始皇帝曰土廣不足以爲安
人衆不足以爲強若土廣者安人衆者強則桀紂之
後將存言王者以仁義爲安強雖土廣人衆而無仁義猶將危亡故桀紂不能自存也昔者
趙氏亦嘗曾作嘗亦強矣曰趙強何若舉左案齊舉右案
魏厭案萬乘之國二國千乘之宋也築剛平衛無東

野芻牧薪采莫敢闚東門剛平衛地趙築之以爲邑故衛無東野故衛人芻牧不敢出於東門當是時衛危於累卵天下之士相從謀曰吾將還兵委質而朝於邯鄲之君乎於是天下有稱伐邯鄲者莫不令朝行魏伐邯鄲因退爲逢澤之遇遇會乘夏車稱夏王朝爲天子天下皆從皆從其化齊太公聞之舉兵伐魏壤地兩分太公田和也始代伐一本作代字呂氏齊侯謚爲太公齊威王之祖父也兩分分魏之壤地國家大危梁王身抱質執璧請爲陳侯臣陳侯齊侯也陳氏篡呂氏絶故曰陳侯也天下乃釋梁郢威王聞之寢不寐食不飽帥天下百姓以與申縛遇於泗水之上威王懷王父也郢楚都也怒齊人之臣伏魏王故帥百姓以與申縛遇而敗之也申縛齊將也而大敗申縛趙人聞之至枝桑燕人聞之至格道燕趙怒齊之臣

魏王故出兵至枝桑格道將伐也格道不通平際一本無際字絕齊戰敗不勝謀則不得使陳毛釋劍掫委南聽罪聽罪於楚子也西說趙北說燕內喻其百姓而天下乃齊釋釋舍於是夫積薄而爲曾劉本無爲字厚聚少而爲曾劉本無爲字多以同言郢威王於側紂之間紂當爲牖声之誤也臣豈以郢威王爲政衰謀亂以至於此哉郢爲強臨天下諸侯故天下樂伐之也

戰國策卷第六

戰國策卷第七

秦五　　高誘注

謂秦王曰秦始皇也臣竊惑王之輕齊易楚而卑畜韓也臣聞王兵勝而不驕驕慢伯主約而不忿忿怨也伯主約儉勞謙故不有所忿怨勝而不驕故能服世約而不忿故能從鄰王者德大不驕逸故能服鄰國世一本作從鄰服服慊也今王廣德曾一作得劉一作失魏趙而輕失齊驕也戰勝宜陽不恤楚交忿也恤顧驕忿非伯主之業也業事臣竊爲大王慮之而不取也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故先王之所重者唯始與終先王聖王也敬始愼終故曰唯始與終也何以知其然昔智伯瑤殘范中行圍逼晉陽卒爲三家笑智伯智襄子也殘滅也范范吉射昭子也中行中行寅文子也二子

之後以苛爲察以尅下爲功於晉六卿中薄德前襄智伯滅而兼之志意驕盛求地於趙襄子襄子不與故率韓圍晉陽以伐趙氏趙氏與韓魏通謀韓魏爲反間令趙氏得殺智伯故曰三家笑也吳王夫差棲越於會稽勝齊於艾陵爲黃池之遇無禮於宋遂與句劉作爲勾踐禽死於干隧一作隊吳王夫差伐越勝之勾踐奔走棲於會稽山之上遂北伐齊勝長求平勾踐起兵伐其國遽救之越人殺之干隧干隧邑名梁君伐楚勝齊制趙韓之兵驅十二諸侯以朝天子於孟津梁君梁惠王也伐楚勝齊之制御趙韓之兵驅使十二諸侯魯衛曹宋鄭陳許之君朝天子於孟津後子死身布冠而拘於秦後東伐齊敗於馬陵太子見殺故布冠而拘執於秦也三者非無功也能始而不能終也終終難也今王破宜陽殘三川初秦昭王滅東西周置宜陽及三川郡故曰破宜陽殘三川也而使天下之士不敢言言議雍天下之國徙兩周之疆雍有也兩周東西周

也杅宜陽界而東之故曰徙兩周之疆也而世主不敢交陽侯之塞世主謂諸

侯也諸侯懾怖畏秦不敢交會陽侯諸侯之阡有塞隘處也取黃棘而韓楚之兵

不敢進王若能爲此尾則三王不足四五伯不足六

尾後也言王爲策討之始得之矣如能終卒沒則王伯之道立也故曰三王不足四五伯不足六王

若不能爲此尾而有後患有滅亡之患也則臣恐諸侯之君

河濟之士以王爲吳智之事也吳吳王夫差智智伯也事滅亡之事詩

云行百里者半於九十此言末路之難逸詩言之百里者已行九

十里適爲行百里之半耳譬若強弩至牙上甫爲上弩之半耳終之尤難故曰末路之難也今大

王皆有驕色以臣之心觀之天下之事依世主之心

心驕約之心也非楚受兵必秦也言不伐楚則伐秦也秦楚之驕後故也何以

知其然也秦人援魏以拒楚楚人援韓以拒秦援助四

國之兵敵而未能復戰也（敵強弱等也未無也）齊宋在繩墨之外以爲權（權援助之勢也）故曰先得齊宋者伐秦秦先得齊宋則韓氏鑠韓氏鑠則楚孤而受兵也（鑠消鑠也言其弱韓弱而楚失援故孤而受兵）楚先得齊則魏氏鑠魏氏鑠則秦孤而受兵矣（魏爲秦與國魏弱故秦失援而孤受諸侯兵也）若隨此計而行之則兩國者必爲天下笑矣（兩國秦楚也）

秦王與中期爭論不勝（中期秦辨士也）秦王大怒中期徐行而去或爲中期說秦王曰悍人也中期適遇明君故也向者遇桀紂必殺之矣（有人爲中期說言遭遇明君不罪勝已臣故不見誅也若其遇桀紂則必誅一作宥殺也）秦王因不罪（言桀殺逢蒙紂殺比干惡其勝已也秦王恥襲桀紂之闕故不罪）

獻則謂公孫消曰皆公孫消公大臣之尊者也數伐有功公謂公孫消也尊重也數行戰伐有功勞也所以不爲相者太后不善公也不爲秦相者不爲芊太后不善者也辛戎者太后之所親也今亡於楚在東周太后楚女孝文皇后莊襄王母也号華陽夫人者也辛戎楚人自楚王在東周東周洛陽成周也公何不以秦楚之重資而相之於周乎使辛戎爲周相也楚必便之矣是辛戎有秦楚之重太后必悅公公相必矣公公孫消也言必見用爲秦相也樓啎續啎管子七臣七主篇去事無常而法令申不啎則國失勢注啎古伍字謂偶合也言雖申市法令於事不合他字書無之約秦魏魏太子爲質質於秦也紛彊欲敗之紛強魏臣也敗害也謂太后曰國與還者也還周旋於利也敗秦而利魏魏必負之負昔也負秦之日太子爲糞矣太后坐王

而泣王因疑於太子（疑不欲令太子質秦）令之留於酸棗（留止）樓子患之昭衍爲周之梁樓子告之（告昭衍魏太子止酸棗意）昭衍見梁王梁王曰何聞曰聞秦且伐魏（梁魏都也故將伐魏）王曰爲期（期曾作其）與我約矣曰秦疑於王之約以太子之留酸棗而不之秦秦王之計曰魏不與我約必攻我我與其處而待之見攻不如先伐之以秦彊折節而下與國臣恐其害於東周（昭衍不欲正言害魏也故詭言恐害東周也秦來伐必徑東周故也）

濮陽人呂不韋賈於邯鄲見秦質子異人（異人秦莊襄王之孫孝文之子昭王時質於趙時不韋賈邯鄲而見也）歸而謂父（曾本有母）曰耕田之利幾倍曰十倍珠玉之贏幾倍（贏利）曰百倍立國家之主贏幾倍曰無數（多不可數也）曰今力田疾作不得煖衣

餘食餘饒今建國立君澤可以遺世世後世也願往事之秦

子異人質於趙處於㢕城㢕城趙邑故往説之曰子傒有

承國之業又有母在中傒子秦太子也異人之異母兄弟中猶內也今子

無母於中外託於不可知之國謂秦託子於趙安危吉凶不可知也一

日倍約身爲糞土今子聽吾計事求歸可以有秦國

事治吾爲子使秦必來請子子異人也言必使秦來請子於趙乃說秦

王后弟陽泉君曰君之罪至死君知之乎秦皇后孝文皇帝華

陽夫人也時昭王時也或言后耳不韋去君有不遠圖之罪知不君之門下無不居

高尊位太子門下無貴者太子子傒君之府藏珍珠寶玉

君之駿馬盈外廐美女充後庭王之春秋高言昭王年老也

一日山陵崩太子用事一日猶一旦也山陵喻尊高也崩死也用事即位治國事

君危於累卵而不壽於朝生君謂陽泉君也累卵至危也朝生太菫也朝榮夕落眞爲短命不壽也命將不至終日也說有可以一切而使君富貴千萬歲其寧於太山四維必無危亡之患矣四維持之也患憂也陽泉君避席請聞其說不韋曰王年高矣王后無子子傒有承國之業士倉又輔之輔猶明也王一日山陵崩子傒立士倉用事王后之門必生蓬蒿子異人賢材也子異人名弃在於趙無母於内引領西望而願一得歸王后誠請而立之王后華陽夫人耳是子異人無國而有國王后無子而有子也陽泉君曰然入說王后王后乃請趙而歸之趙未之遣不韋說趙曰子異人秦之寵子也無母於中王后欲取而子之欲爲已子使秦而欲屠

趙不顧一子以留計是抱空質也抱持若使子異人歸而得立趙厚送遣之是不敢倍德畔施德恩是自為德講講誠曽本作誠講秦王老矣一日晏駕晏晚也日暮而駕歸大陰也謂死亡也雖有子異人不足以結秦結固趙乃遣之異人至不韋使楚服而見楚服盛服王后悅其狀狀皃高其知高大曰吾楚人也而自子之夫人楚女也故曰吾楚人而自子之以異人為己子乃變其名曰楚王使子誦誦經子曰少棄捐在外嘗無師傅所教學不習於誦習曉王罷之乃留止止曽作請間曰間須臾也陛下嘗軔車於趙矣陛下謂孝文王也昔嘗質趙軔車止仕也不欲言其質故仕車故止於趙敢國趙之豪桀得知名者不少今大王反國皆西面而望大王面向無一介之使以存之存勞問也臣恐其皆有

怨心使邊境早閉晚開王以爲然奇其計王后勸立之王乃召相令之曰寡人子莫若楚立以爲太子子楚立以不韋爲相號曰文信侯食藍田十二縣（官禄）王后爲華陽太后諸侯皆致秦邑

文信侯欲攻趙以廣河間使剛成君蔡澤事燕三年而燕太子質於秦（太子燕僖王之子子丹也）文信侯因請張唐相燕（曾作往相燕）欲與燕共伐趙以廣河間之地張唐辭曰燕者必徑於趙趙人得唐者受百里之地文信侯去而不快（快樂）少庶子甘羅（少庶子官名甘羅文相家臣也）曰君侯何不快甚也文信侯曰吾令剛成君蔡澤事燕三年而燕太子已入質矣今吾自請張卿相燕而不肯行（張卿即唐）甘羅曰臣行之（一本臣下有請字）文信

君叱去曰（曾作曰去劉作去曰）我自行之而不肯汝安能行之也甘羅曰夫項橐（續史記作大項橐司馬貞音託尊其道德故曰大）生七歲而為孔子師今臣生十二歲於茲矣君其試臣奚以遽言叱也（奚何叱呵）甘羅見張唐曰卿之功孰與武安君（武安君秦將白起）唐曰武安君戰勝攻取不知其數攻城墮邑不知其數（言衆多不可數知也）臣之功不如武安君也甘羅曰卿明知功之不如武安君歟曰知之應侯之用秦也孰與文信侯專（專權重也）曰應侯不如文信侯專曰卿明知為不如文信侯專歟曰知之甘羅曰應侯欲伐趙武安君難之去咸陽七里絞而殺之（難應侯二萬衆還歸於鄖陽曾作二萬衆解於鄖陽賜死於杜郵也）今文信侯自請卿相燕而卿不肯行

臣不知卿所死之處矣言白起死於杜郵但未知卿死何處處所唐曰請
因孺子而行請聽也言行衍一因之燕也令庫具車廄具馬府具幣
幣貨財也行有日矣甘羅謂文信侯曰借臣車五乘請爲
張唐先報趙報口也往爲張唐先說趙王也見趙王趙王郊迎謂趙
王曰聞燕太子丹之入秦與曰聞之聞張唐之相燕
與曰聞之燕太子入秦者燕不欺秦也張唐相燕者
秦不欺燕也秦燕不相欺則伐趙危矣燕秦所以不
相欺者無異故異怪欲攻趙而廣河間也今王齎臣五
城以廣河間請歸燕太子與強趙攻弱燕趙王立割
五城以廣河間歸燕太子趙攻燕得上谷三十六縣
與秦什一續史記得上谷三十城令秦有十一後語三十餘城令秦有其十二

文信侯出走與司空馬之趙趙以爲守相（守相假也）秦下甲而攻趙（甲兵）司空馬說趙王曰文信侯相秦臣事之爲尚書習秦事今大王使守（守一作臣）小官習趙事請爲大王設秦趙之戰而親觀其孰勝趙孰與秦大曰不如民孰與之衆曰不如金錢粟孰與之富曰弗如國孰與之治曰不如相孰與之賢曰不如將孰與之武曰不如律令孰與之明曰不如司空馬曰然則大王之國百舉而無及秦者大王之國亡趙王曰卿不遠趙而悉教以國事願於因計（因猶受也）司空馬曰大王裂趙之半以賂秦秦不接刃而得趙之半秦必悅內惡趙之守外恐諸侯之救秦必受之（之一作地）秦受地而郄

郤一作却兵趙守半國以自存秦銜賂以自強山東必恐
亡趙自危亡失諸侯必懼懼而相捄則從事可成山東六國
相親從一有上字事可成則臣請大王約從約結從事成則是大王名亡
趙之半實得山東以敵秦秦不足亡言輕之也一言上有不足二字趙王
曰前日秦下甲攻趙趙賂以河間十二縣地削兵弱
卒不免秦患今又割趙之半以強秦力不能自存因
以亡矣願卿之更計司空馬曰臣少為秦刀笔一本作秦
笔以官長而守小官未嘗為兵首請為大王悉趙兵
以遇遇秦敵也趙王不能將趙不有一本王趙字下能用司馬空一作馬司為將司空馬
曰臣效愚計大王不用是臣無以事大王願自請自請
而插去司空馬去趙渡平原平原津令郭遺勞而問秦兵

下趙上客從趙來（上客尊客）趙事何如司空馬言其爲趙
王計而弗用趙必亡平原令曰以上客料之（料數）趙何
時亡司空馬曰趙將武安君期年而亡若殺武安君
不過半年（武安君李牧也趙若用之爲將可期而亡）趙王之臣有韓倉者
以曲合於趙王（曲邪）其交甚親其爲人疾賢妬功臣令
國危亡王必用其言武安君必死（韓倉必讒殺武安也）韓倉果
惡之王使人代（人代武安君爲將也）武安君至使韓倉數之（數讓）
曰將軍戰勝王觴將軍（觴酒爵也）將軍爲壽於前而捍（捍劉
一作捍）匕首當死武安君曰繓病鉤身大臂短不能及
地（繓李牧名）起居不敬恐懼死罪於前故使工人爲木材
以接手（接續）上若不信繓請以出示出之袖中以示韓

蘇興

倉狀如振捆捆曾作梱纆之以布願公入明之韓倉曰受命於王賜將軍死不赦臣不敢言言不敢明將軍武安君北面再拜賜死縮劍將自誅縮取乃曰人臣不得自殺宮中遇司空馬門劉一作過司馬門趣甚疾出諏門也右舉劍將自誅誅一作殺臂短不能及銜劍徵之於柱以自刺武安君死五月趙亡亡滅也上所謂不過半年秦將王翦破趙爲郡也平原令見諸公必爲言之曰嗟嗞劉一無茲乎司空馬又以爲司空馬逐於秦非不知也去趙非不肖也趙去司空馬而國亡國亡者非無賢人不能用也

四國爲一將以攻秦四國燕趙吳楚也史記無此篇後引史記注別見秦王召群臣賓客六十人而問焉曰四國爲一將以圖秦

寡人屈於內屈客而百姓靡於外靡盡爲之奈何群臣莫

對姚姚劉曾本皆作桃賈對曰姚賈譏周公誅管蔡不仁不知者在孟子之篇也賈

願出使四國必絶其謀而安其兵絶斷安止乃資車百乘金

千斤衣以其衣冠舞舞劉本作帶以其劒姚賈辭行絶其

謀止其兵與之爲交以報秦秦王大悅賈封劉一作封賈

千戶以爲上卿韓非知之知一作短韓非韓公子也著刑名之書十餘萬言

是時在秦故知之也知一作短終死於譖姚賈也續云史記注引戰國策曰姚賈韓非短之曰賈以

珍珠重寶南使荊吳北使燕代之間三年四國之交

未必合也而珍珠重寶盡於內是賈以王之權國之

寶外自交於諸侯願王察之且梁監門子嘗盜於梁

臣於趙而逐嘗盜竊於大梁爲趙臣而見逐者取世監門子父死子繼曰世

言世世監門卒子耳梁之大盜趙之逐臣與同知社稷之計非所以厲群臣也王召姚賈而問曰吾聞子以寡人財交於諸侯有諸對曰有劉作有之王曰有何面目復見寡人對曰曾參孝其親天下願以爲子子胥忠於君天下願以爲臣貞女工巧天下願以爲妃今賈忠王而王不知也賈不歸四國尚焉之使賈不忠於君四國之王尚焉用賈之身桀聽讒而誅其良將殺關龍逢也紂聞讒而殺其忠臣剖比干之心至身死國亡亡失天下今王聽讒則無忠臣矣王曰子監門子梁之大盜趙之逐臣韓譖言非姚賈曰太公望齊之逐夫太公呂尚望爲老婦之逐朝歌之廢屠賣肉於朝歌肉上生臭不售故曰廢屠子良之逐臣子良不用而斥逐也棘

津之讎不庸釣魚於棘津魚不食餌賣庸作又不能自售也文王用之而王王有天下也管仲其鄙人之賈人一無人字也為市賣儈求其小利於其鄙人鄙人邑名南陽之弊幽魯之免囚弊隱也幽潛不見升用貧賤於南陽故曰南陽之弊幽於公子糾不死其難為魯所東縛而歸齊故曰魯之免囚也桓公用之而伯百里奚虞之乞人傳賣以五羊之皮穆公相之而朝西戎百里奚虞臣虞君不用傳之門自鬻於秦號五羊大夫於穆公伯西方戎來朝也傳曰五羖用而秦霸此之謂也文公用中山盜而勝於城濮傳曰晉文公用咎犯之謀破楚成王於城濮此云中山之盜則未聞也此四士者皆有詬醜大誹詬辱醜恥天下曾作於天下明主用之知其可與立功立成功也使若卞隨務光申屠狄人主豈得其用哉卞隨務光湯時隱士湯伐桀以天下讓之二人曰爾為不義欲以慢我也自沉於清冷之淵申屠不忍見紂之無道抱石自沉於淍水故曰人

主豈得用哉故明主不取其汙不聽其非察其爲已用故可以存社稷者雖有外誹者不聽雖有高世之名無咫尺之功者不賞是以群臣莫敢以虛願望於上明主爲明君賞有功不賞有高名虛空無功用於國者不敢望賞於君者也秦王曰然乃可劉無可字復使姚賈而誅韓非誅殺也賞功不賞名者也一無者也二字

戰國策卷第七

戰國策卷第八

齊一

高誘注

楚威王戰勝於徐州欲逐嬰子於齊（威王楚元王之子懷王之父也）嬰子恐張丑謂楚王曰王戰勝於徐州也（徐州或作舒州是時屬齊嬰子田嬰也號爲靖郭君而封於薛也）盼子不用也（盼子田盼子也）盼子有功於國（國下一有而字）百姓爲之用嬰子不善而用申縛（史記作申紀）（張丑齊臣也嬰子不善盼子故不用之而用申縛）申縛者大臣與（一本作弗）百姓弗爲用（今與）故王勝之也（言大臣與百姓不爲申縛致力盡用也）今嬰子逐（逐子曾本今王逐嬰子矣）盼子必用復整其士卒以與王遇必不便於王也（遇敵也便利也）楚王因弗逐（弗逐田嬰）齊將封田嬰於薛楚王聞之大怒將伐齊齊王有輟

志（輟止也）公孫閈曰封之成與不非在齊也（公孫閈齊之公孫田氏也）又將在楚閈說楚王令其欲封公也又甚於齊（公謂田嬰也使楚王欲封公甚於齊之欲封公也）嬰子曰願委之於子（委付也子公孫閈也）公孫閈爲（劉無爲字）謂楚王曰魯宋事楚而齊不事者齊大而魯宋小王獨利魯宋之小不惡齊大何也夫齊削地而封田嬰（削分）是其所以弱也願勿止（弱小也齊分薛以封田嬰則所以使齊小故曰勿止）楚王曰善因不止（不復止齊封田嬰）

靖郭君將城薛客多以諫（諫止之也）靖郭君謂謁者无爲客通（無通欲諫者也）齊人有請者曰臣請三言而已矣益一言臣請烹（已止也益猶過也過言請烹烹煮謂死）靖郭君因見之客趨而進曰海大魚因反走（反還）君曰客有於此（於此止無走也）客

曰鄙臣不敢以死爲戲（續淮南子戲作熈）君曰亡更言之（亡無）

對曰君不聞大魚乎網不能止（止禁）鉤不能牽（牽引續韓非子繳不能絆）蕩而失水則螻蟻得意焉（得意者飽滿也）今夫齊亦君之水也君長有齊陰（別本無陰字）奚以薛爲夫齊（奚向）雖隆薛之城到於天猶之無益也（隆高也到至也高薛城至於天猶無益也）

君曰善乃輟城薛（輟止）

靖郭君謂齊王曰五官之計不可不日聽也（齊王威王也宣王之父計簿書也聽治也）而數覽（覽視）王曰說五而厭之（一本作王曰日說五官吾厭之）今與（今一作令）靖郭君（與靖郭君使聽治也）

靖郭君善齊貌辨（續昆辯古今人表作昆辯師古曰齊人也靖郭君所善見戰國策而呂覽作劇貌辯元和姓纂昆夏諸侯昆吾氏之後齊有昆弁見戰國策）齊貌辨之爲人

也多疵{疵闕病也續疵作訾見呂覽}門人弗說士尉以証靖郭君
{証諫也}靖郭君不聽{聽受}士尉辭而去孟嘗君又竊以諫
{孟嘗君田嬰子田文也號孟嘗君}靖郭君大怒曰剗而類破吾家{剗滅}
{也而汝也言汝破吾家續呂覽揆吾家高誘注云揆度吾家試可以足剗貌辨者吾不辭也}苟可
慊齊貌辨者吾無辭爲之{慊猶善也善齊貌辨者吾不辭爲之}於是舍
之上舍令長子御旦暮進食{上舍上傳也一曰甲第也御侍也旦暮朝夕也}
數年威王薨宣王立{宣王孟軻所見以羊易豐鍾之牛者也}靖郭君之
交大不善於宣王{宣王不善之也}辭而之薛與齊貌辨俱留
無幾何{貌辨靖郭君俱止於薛無幾何}齊貌辨辭而行{行去也去至齊也}請
見宣王靖郭君曰王之不說嬰甚公往必得死焉齊
貌辨曰固不求生也{固必}請必行靖郭君不能止齊貌

辨行至齊宣王聞之藏怒以待之藏懷齊貌辨見宣王王曰子靖郭君之所聽愛夫夫辭齊貌辨曰愛則有之聽則無有王之方爲太子之時辨謂靖郭君曰太子相不仁過頤豕視若是者信反反叛不若廢太子更立衛姬嬰兒郊師郊師衛姬之子宣王庶弟靖郭君泣而曰不可吾不忍也若聽辨而爲之必無今日之患也患謂不見善出走薛也此爲一至於薛昭陽請以數倍之地易薛昭陽楚將辨又曰必聽之聽與楚易地也靖郭君曰受薛於先王先君王也雖惡於後王言爲後王劉無此四字言爲後王小惡吾獨謂先王何乎謂猶柰何也且先王之廟在薛起威王之廟在薛吾豈可以先王之廟與楚乎又不肯聽辨此爲二二不聽辨也宣王大息動於顏

色動猶發也曰靖郭君之於寡人一至此乎寡人少殊不知此少小也殊不知也客肯爲寡人來靖郭君乎肯猶可也能爲寡人致靖郭君身來不乎也齊貌辨對曰敬諾靖郭君從薛至齊也一曰必能使靖郭君來衣威王之衣冠舞舞劉作帶其劍宣王自迎靖郭君於郊望之而泣靖郭君至因請相之請以爲相也靖郭君辭不得已而受受相印也七日謝病強辭以病謝相位強猶固靖郭君辭不得三日而聽當是時靖郭君可謂能自知人矣能自知人故人非之不爲沮沮止此齊貌辨之所以外生樂患趣難者也外猶賤生謂觸難而行見宣王也樂解人之患趣救人之難令宣王相靖郭君也

邯鄲之難趙求救於齊邯鄲趙都難爲魏所攻故求救於齊田侯召大

臣而謀（田侯齊侯也田成子殺簡公呂氏絕祀田氏有之故曰田侯宣王也）曰救趙孰與勿救鄒子曰不如勿救（鄒子齊臣鄒忌）段干綸曰弗救則我不利（段干姓綸名也齊臣且將）田侯曰何哉夫魏氏兼邯鄲（兼猶并也）其於齊何利（一無利字）哉田侯曰善乃起兵曰軍於邯鄲之郊（軍屯也郊境也）段干綸曰臣之求利且不利者非此也夫救邯鄲軍於其郊是趙不拔而魏全也故不如南攻襄陵以弊魏（襄陵魏邑也河東縣弊罷也）邯鄲拔而承魏之弊是趙破而魏弱也田侯曰善乃起兵南攻襄陵七月邯鄲拔齊因承魏之弊大破之桂陵（桂陵魏邑名）

南梁之難（梁韓邑也今南河梁也大梁魏都在北故曰南梁也難魏攻之也）韓氏請救於齊田侯召大臣而謀曰早救之孰與晚救之便

（早速也晚徐也）張丐對曰晚救之韓且折而入於魏（折分也猶從也）不如早救之田臣思曰不可（田臣思齊臣）夫韓魏之兵未弊而我救之我代韓而受魏之兵顧反聽命於韓也且夫魏有破韓之志韓見且亡必東愬於齊（愬告）我因陰結韓之親（陰私）而晚承魏之弊（承受）則國可重利可得名可尊矣田侯曰善乃陰告韓使者而遣之韓自以專有齊國五戰五不勝（自恃有齊國之助故五與魏戰而五不勝）東愬於齊齊因起兵擊魏大破之馬陵魏破韓弱（馬陵齊邑也齊殺魏將龐涓虜魏太子申故曰魏破韓弱也）韓魏之君因田嬰（劉無田嬰二字）北面而朝田侯（田侯齊宣王也）

成侯鄒忌爲齊相（成邑侯爵也鄒忌封也）田忌爲將不相說公

孫閈謂鄒忌曰公何不爲王謀伐魏勝則是君之謀也（用君之謀而得勝也）君可以有功（有勝魏之功也）戰不勝田忌不進戰而不死曲撓而誅（誅戮）鄒忌以爲然乃說王而使田忌伐魏田忌三戰三勝鄒忌以告公孫閈公孫閈乃使人操十金而往卜於市（二十兩爲一金）曰我田忌之人也吾三戰而三勝聲威天下（聲勢威震）欲爲大事亦吉否卜者出因令人捕爲人卜者亦（一無亦字）驗其辭於王前（驗信）田忌遂走

田忌爲齊將係梁太子申禽龐涓（申梁惠王太子也龐涓魏將也田忌與戰於馬陵而係獲之也故梁惠王謂孟子曰寡人東伐敗於馬陵太子死龐涓禽此之謂也）孫子謂田忌曰將軍可以爲大事乎（孫子孫臏也齊將也大事兵事傳曰國之

（大事在祀與戎）田忌曰奈何孫子曰將軍無解兵而入齊（入還）使彼罷弊於先（先曾作老）弱守於主（彼謂魏也）主者循軼之途也鎋擊摩車而相過（軼途轍之道也鎋轂閡也摩猶比也）使彼罷弊先（先曾作老）弱守於主必一而當十十而當百百而當千然後背太山左濟右天唐軍重踵高宛（天大也唐防也踵至也高宛縣名也今屬樂安也）使輕車銳騎衝雍門（輕便銳利衝突雍門齊西門名也）若是則齊君可正而成侯可走（成侯鄒忌也田忌所不說）不然則將軍不得入於齊矣田忌不聽果不入齊（聽從）

田忌亡齊而之楚鄒忌代之相齊恐田忌欲以楚權復於齊（權勢也復還也）杜赫曰臣請為（一本為下有君字）留（一本留下有之字）楚（君謂鄒忌留之楚爲鄒忌留田忌於楚不使得來也）謂楚王曰鄒忌所以不善

楚者恐田忌之以楚權復於齊也王不如封田忌於江南以示田忌之不返齊也返還鄒忌以齊厚事楚厚重也田忌亡人也而得封必德王德恩若復於齊必以齊事楚田忌後日若得還齊亦必以重事楚此用二忌之道也楚果封之於江南從杜赫之言也

鄒忌事宣王仕人衆宣王不悅衆多也嫌其作威福故不悅也書曰無有作威作福晏首貴而仕人寡王悅之悅不作威福也鄒忌謂宣王曰忌聞以爲有一子之孝不如有五子之孝今首之所進仕者以以一作亦幾何人一人下有矣字宣王因以晏首壅塞之壅弊塞斷弊斷仕者而不進也

鄒忌脩八尺有餘脩長身體昳麗昳讀曰逸朝服衣冠窺鏡

自窺視於鏡也謂其妻曰我孰與城北徐公美美好也續十二國史作徐君平其妻曰君美甚徐公何能及公一無公字也城北徐公齊國之美麗者也忌一無忌字不自信而復一無復字問其妾曰吾孰與徐公美妾曰徐公何能及君也旦日客從外來與坐談問之客曰一無客字吾與徐公孰美客曰徐公不若君之美也一無以上三字明日徐公來孰視之自以爲不如窺鏡而自視又一無又字弗如遠甚遠猶多也暮寢而思之曰吾妻之美我者私我也私愛妾之美我者畏我也畏而愛之客之美我者欲有求於我也求索於是一無於是二字入朝見威一無威字王曰臣誠知不如劉作臣知情不如徐公美臣之妻私臣臣之妾畏臣臣之客欲有求於臣皆以

羡於徐公今齊地方千里百二十城宮婦左右莫不私王朝廷之臣莫不畏王四境之内莫不有求於王由此觀之王之蔽甚矣（下人蔽王甚矣）王曰善乃下令群臣吏民能（一無能字）面刺寡人之過者受上賞（刺舉也舉寡人之過失者與重賞也）上書諫寡人者受中賞能謗議於市朝聞寡人之耳者受下賞令初下群臣進諫（一無諫字）門庭若市數月之後時時而間進期年之後雖欲言無可進者（改循脩曾端嚴無作脩可復諫者也）燕趙韓魏聞之皆朝於齊此所謂戰勝於朝廷（言與敵國戰勝之於朝廷之內也老子曰脩之身其德乃眞此之謂也故能使四國盡來朝之）

秦假道韓魏以攻齊（自秦往齊路出韓魏故假之也）齊威王使章子

將而應之（應擊）與秦交和而舍（交俱）使者數相往來章子爲變其徽章以雜秦軍（徽幟名也傳曰揚徽者公徒也通白曰章幅幅幟一變易之）使與秦旗章同欲以襲秦）候者言章子以齊入秦（候候軍者以章子爲然）威王不應（應荅）頃之間候者復言章子以齊兵降秦威王不應而此者三（而如也如此者三）有司請曰言章子之敗者異人而同辭王何不發將而擊之（發遣）王曰此不叛寡人明矣（明審）曷爲擊之頃間言齊兵大勝秦軍大敗於是秦王拜西藩之臣而謝於齊（秦惠王之子武王也也謝謝攻齊之罪）左右曰何以知之曰章子之母啓得罪其父其父殺之而埋馬棧之下（馬棧牀也）吾（一吾下有之字）使者（一無者字）章子將也勉之曰夫子之強全兵而還必更葬將軍之母對曰

臣非不能更葬先妾也臣之母啓得罪臣之父臣之父未教（教劉作葬）而死夫不得父之教而更葬母是欺死父也（死父欲使之說也）故不敢夫爲人子而不欺死父豈爲人臣欺生君哉（威王以此知章子之情故曰豈欺生君哉）

楚將伐齊魯親之（魯親楚也）齊王患之（患憂）張丏曰臣請令魯中立（魯中立言能使魯不親楚而絶齊也）乃爲齊見魯君魯君曰齊王懼乎曰非臣所知也臣來弔足下魯君曰何弔曰君之謀過矣（過失）君不與勝者而與不勝者何故也（與猶助也）魯君曰子以齊楚爲孰勝哉對曰鬼且不知也然則子何以弔寡人曰齊楚之權敵也不用有魯與無魯足下豈如令（令一作全）衆而合二國之後哉楚大勝齊

其良士選卒必殪其餘兵足以待天下齊爲勝其良士選卒亦殪而君以魯衆合戰勝後此其爲德也亦大矣全衆爲中立無以爲助也觀二國交戰之後勝者其良士選卒治一君以全衆助負敗者擊之其見恩德亦其其曾作甚大也魯君以爲然身退師退師不復親楚也

秦伐魏陳軫合三晉而東謂齊王軫時仕魏故合三晉而東也去著續著二字古本作走齊而宣王也一本作齊王曰古之王者之伐也欲以正天下而立功名以爲後世也今齊楚燕趙韓梁六國之遞甚也遞更不足以立功名適足以強秦而自弱也非山東之上計也能危山東者強秦也不憂強秦而遞相罷弱而兩歸其國於秦此臣之所以爲山東之患患憂天

下爲秦相割秦曾不出力割分也自相剝割以附益強秦秦不自出力用力也天下爲秦相烹秦曾不出薪爲秦自相烹罝秦則不出薪然火也何秦之智而山東之愚耶願大王之察也古之五帝三王五伯之伐也五帝黃帝顓頊一本無顓項字高辛帝嚳堯帝一無帝字舜也三王夏殷周也五伯昆吾大彭豕韋齊桓晉文者一無者字也伐不道者今秦之伐天下不然必欲反之主必死辱民必死虜反之反五帝三王五伯之伐也秦欲肆虎狼之心以吞諸侯故曰主必死辱民必死虜也今韓梁之目未嘗乾而齊民獨不也乾慘也目不慘言悲泣也非齊親而韓梁疏也齊遠秦而韓梁近今齊將近矣今秦欲攻梁絳安邑秦得絳安邑以東下河必表裏河而東攻齊舉齊屬之海舉得屬至南面而孤楚韓梁面向南北向而孤燕趙齊無所出其計矣

（出猶生也）願王熟慮之（慮度）今三晉已合矣復爲兄弟（言兄弟相親也）約而出銳師以戍梁絳安邑（銳精銳戍守也）此萬世之計也齊非急以銳師合三晉必有後憂三晉合秦必不敢攻梁必南攻楚楚秦構難（構連）三晉怒齊不與己也必東攻齊此臣之所謂齊必有大憂不如急以兵合於三晉齊王敬諾果以兵合於三晉（從陳軫策也）

蘇秦爲趙合從（合山東六國之親也）說齊宣王曰齊南有太山東有琅邪西有清河（清河今甘陵漢改也）北有渤海此所謂四塞之國也（言牢固也）齊地方二千里帶甲數十萬粟如丘山齊車之良五家之兵（五家五國）疾如錐矢（錐矢小矢喻勁疾也）戰如雷電（雷電喻威大也）解如風雨（風雨喻解散速疾）即有軍役未嘗

倍太山絶清河涉勃海也臨淄之中七萬户（臨淄齊都）臣竊度之（度計）下户三男子三七二十一萬不待發於遠縣而臨淄之卒固以二十一萬矣臨淄甚富而實其民無不吹竽鼓瑟擊筑彈琴鬭雞走犬六博蹹踘者臨淄之途車轚（轚劉作轂）擊人肩摩（塗道擊相當摩相摩）連衽成帷舉袂成幕揮汗成雨（揮振也言人衆多）家敦而富志高而揚（高大也揚發揚）夫以大王之賢與齊之強天下不能當（當敵）今乃西面事秦竊爲大王羞之且夫韓魏之所以畏秦者以與秦接界也兵出而相當（當劉作攻）不至十日而戰勝存亡之機決矣（機要）韓魏戰而勝秦則兵半折四境不守戰而不勝以亡隨其後是故韓魏之所以重與

秦戰而輕爲之臣也今秦攻齊則不然倍韓魏之地至闈至闈一作過衛陽晉之道徑亢父之險亢父今任城縣也車不得方軌馬不得並行車兩輪間爲軌百人守險千人不能過也秦雖欲深入則狼顧恐韓魏之議其後也是故恫疑虛猲猲喘息懼貌高躍而不敢進則秦不能害齊亦已明矣夫不深料秦之不奈我何也而欲西面事秦是群臣之計過也今無臣事秦之名而有強國之實臣固願大王之少留計齊王曰寡人不敏今主君以趙王之教詔之主君謂蘇秦也詔告敬奉社稷以從

張儀爲秦連橫張儀魏氏之餘子仕爲秦相也連關中之謂橫合關東之謂從說齊王也

齊王曰天下強國無過齊者齊宣王也強大大臣父兄殷衆

富樂無過齊者（毄盛）然而爲大王計者皆爲一時說而不顧萬世之利（顧念）從人說大王者（從人合關東六國爲從謂蘇秦也）必謂齊西有強趙南有韓魏負海之國也地廣人衆兵強士勇雖有百秦將無奈我何大王覽其說而不察其至實（覽受）夫從人朋黨比周莫不以從爲可臣聞之齊與魯三戰而魯三勝國以危亡隨其後雖有勝名而有亡之實是何故也齊大而魯小今趙之與秦也猶齊之於魯也秦趙戰於河漳之上（河漳漳水）再戰而再勝秦戰於番吾之下再戰而再勝秦四戰之後趙亡卒數十萬邯鄲僅存（僅裁）雖有勝秦之名而國破矣是何故也秦強而趙弱也今秦楚嫁子取婦爲昆弟

之國韓獻宜陽魏效河外（河外河南）趙入朝黽池（趙入秦朝於黽池也）割河間以事秦大王不事秦秦驅韓魏攻齊之南地悉趙涉河關指摶（摶曾作傳）關臨淄即墨非王之有也國一日被攻雖欲事秦不可得也是故願大王孰計之

齊王曰齊僻陋隱居託於東海之上（託附）未嘗聞社稷之長利（長久）今大客幸而教之（大客謂張儀也）請奉社稷以事秦獻魚鹽之地三百（曾有里字）於秦也

戰國策卷第八

戰國策卷第九

齊二　　高誘注

韓齊爲與國（相與爲黨與也有患難相救助也）張儀以秦魏伐韓齊王曰（宣王也）韓吾與國也秦伐之吾將救之田臣思曰王之謀過矣（田臣思齊臣也）不如聽之（聽伐韓也）子噲與子之國（子噲燕易王子昭王之父也子之其相也蘇代爲子之說之於子噲曰堯以天下讓許由許由不受堯有讓天下之名子噲慕之故與子之國也）百姓不戴諸侯弗與秦伐韓楚趙必救之是天下（劉無下字）以燕賜我也（我臣思自謂也）王曰善乃許韓使者而遣之韓自以得交於齊遂與秦戰楚趙果遽起兵而救韓齊因起兵攻燕三十日而舉燕國（舉拔也孟子曰子噲無王命而與子之國子之無王命擅受子噲國故齊宣王伐而取之也）

張儀事秦惠王惠王死武王立惠王秦孝公之子也左右惡張儀曰儀事先王不忠言未已齊讓又至已畢也齊王使赴劉本無赴字責于秦武王任用張儀之罪有一本罪下有也字又使至使一本無至字又張儀聞之謂武王曰儀有愚計願效之王效致王曰奈何曰為社稷計者東方有大變然後王可以多割地割取今齊王甚憎張一本無張字儀儀之所在必舉兵而伐之故儀願乞不肖身而之梁梁魏都也齊必舉兵而伐之齊梁之兵連於城下於梁城下不能相去去離王以其間伐韓入三川出兵函谷三川宜陽邑也而無伐以臨周祭器必出從函谷關東出也函谷在弘農城北故言出函谷關挾天子案圖籍此王業也周西周王城也天子所都以兵臨之祭器可出而挾天子案其圖籍故曰此王業也王曰善乃具革車三十乘納之梁革車

（兵車也納張儀於梁也）齊果舉兵伐之梁王大恐張儀曰王勿患請令罷齊兵（患憂也言今能令齊兵罷去也）乃使其舍人馮喜之楚藉使之齊齊楚之事已畢因謂齊王王甚憎張儀雖然厚矣王之託儀於秦王也齊王曰寡人甚憎儀儀之所在必舉兵伐之何以託儀也對曰是乃王之託儀也儀之出秦因（因劉作圖）與秦王約曰為王計者東方有大變然後王可以多割地齊王甚憎儀儀之所在必舉兵伐之故儀願乞不肖身而之梁齊必舉兵伐梁梁齊之兵連於城下不能去王以其間伐韓入三川出兵函谷而無伐以臨周祭器必出挾天子案圖籍是王業也秦王以為然與革車三十乘而納儀

於梁而果伐之是王內自罷而伐與國廣鄰敵以自臨而信儀於秦王也(使儀言信於秦王也)此臣之所謂託儀也王曰善乃止(止不伐梁也)

犀首以梁爲齊戰於承匡而不勝(犀首公孫衍也梁魏惠王所都承匡邑名)張儀謂梁王不用臣言以危國梁王(曾劉作魏王)因(因一本作困)相儀儀以秦梁之齊合橫親(合秦之橫與山東六國從親也)犀首欲敗(欲敗張儀合橫親之事也)謂衛君曰衍非有怨於儀也值所以爲國者不同耳(爲理)君必解衍(解說衍於張儀也)衛君爲告儀儀許諾因與之參坐於衛君之前(參三人並)也犀首跪行爲儀千秋之祝(祝祈)明日張子行犀首送之至於齊疆齊王聞之怒於儀曰衍也吾讎(讎仇)而

儀與之俱（俱皆）是必與與衍鬻吾國矣遂不聽（一本聽下有也字鬻賣）

昭陽爲楚伐魏（昭陽楚懷王將）覆軍殺將得八城（覆魏將得八城）移兵而攻齊陳軫爲齊王使見昭陽再拜賀戰勝起而問楚之法覆軍殺將其官爵何也昭陽曰官爲上柱國爵爲上執珪陳軫曰異貴於此者何也曰唯令尹耳（言獨令尹最貴耳）陳軫曰令尹貴矣王非置兩令尹也臣竊爲公譬可也（劉作乎公也昭陽譬喻）楚有祠者（祠祭）賜其舍人巵酒舍人相謂曰數人飲之不足一人飲之有餘請畫地爲蛇先成者飲酒一人蛇先成引酒且飲之乃左手持巵右手畫蛇曰吾能爲之足未成一人之蛇

成奪其巵曰蛇固無足子安能爲之足遂飲其酒爲蛇足者終亡其酒今君相楚而攻魏破軍殺將得八城不弱兵欲攻齊齊畏公甚公以是爲名居（一本去居字）足矣官之上非可重也戰無不勝而不知止者身且死爵且後歸猶爲蛇足也昭陽以爲然解軍而去

秦攻趙趙令樓緩以五城求講於秦（五城趙邑講和）而與之伐齊齊王恐因使人以十城求講於秦樓子恐因以上黨二十四縣許秦王趙足之齊謂齊王曰王欲秦趙之解乎不如從合於趙趙必倍秦倍秦則齊無患矣

權之難齊燕戰（權地名也一字下有齊燕所戰故曰之難也）秦使魏冉之趙

出兵助燕擊齊薛公使魏處之趙（薛公田嬰也魏處人名一本有主之也三字）謂李向曰君助燕擊齊齊必急急必以地和於燕而身與趙戰矣然則是君自爲燕東兵爲燕取地也故爲君計者不如按兵勿出齊必緩緩必復與燕戰戰而勝兵罷弊趙可取唐曲逆（唐今盧奴北盧縣也曲逆今蒲陰也是時屬燕故勸取之）戰而不勝命懸於趙然則吾中立而割窮齊與疲燕也兩國之權歸於君矣（君李向也）

秦攻趙長平（一本無長平二字）齊楚救之秦計曰齊楚（一本無楚字）救趙親則將退兵不親則且遂攻之趙無以食請粟於齊而齊不聽蘇秦（續史記周子齊之謀臣史失其名戰國策以周子爲蘇秦而楚字皆作燕然此時蘇秦死久矣）謂齊王曰不如聽之以却秦兵不

聽則秦兵不却是秦之計中（中得）而齊燕之計過矣（過失）

且趙之於燕齊隱蔽也（一本無也字 隱蔽蕃蔽）齒之有脣也脣亡則齒寒今日亡趙則明日及齊楚矣且夫救趙之務宜若奉漏甕沃焦釜夫救趙高義也（高大）却秦兵（劉本無兵字）顯名也義救亡趙威却強秦兵不務為此而務愛粟則為國計者過矣（過誤失也）

或謂齊王曰周韓西有強秦東有趙魏秦伐周韓之西趙魏不伐周韓為割韓却周害也及韓却周割之趙魏亦不免與秦為患矣今齊秦伐趙魏則亦不果於趙魏之應秦而伐周韓令齊入於秦而伐趙魏趙魏亡之後秦東面而伐齊齊安得救天下乎

戰國策卷第九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戰國策卷第十

齊三

楚王死（懷王也爲張儀所欺西與秦昭王會武關秦脅與歸而死於秦也）太子在齊質蘇秦謂薛公（薛公田嬰也田文之父）曰君何不留楚太子以市其下東國（市猶求也下東國楚東邑近齊也）薛公曰不可我留太子郢中立王（郢楚都也）然則是我抱空質而行不義於天下也（楚自立王質之無益故曰抱空質也）蘇秦曰不然郢中立王君因謂其新王曰與我下東國吾爲王殺太子不然吾將與三國共立之然則下東國必可得也蘇秦之事可以請行可以令楚王亟入下東國（亟速也入猶致也）可以益割於楚（益多割取）可以忠太子而使楚益入地可以爲楚

王走太子可以忠太子使之一本無之字亟去可以惡蘇秦於薛公可以爲蘇秦請封於楚可以使人說一本無人說二字薛公以善蘇子可以使蘇子自解於薛公蘇秦謂薛公曰臣聞謀泄者事無功計不決者名不成今君留太子者以市下東國也太子懷王太子也非亟得下東國者則楚之計變變則是君抱空質而負名於天下也變改也負天下不義之名薛公曰善爲之柰何對曰臣請爲君之楚使亟入下東國之地楚得成則君無敗矣薛公曰善因遣之故曰可以請行也禬作此注七字謂楚王曰齊欲奉太子而立之蘇秦請行至楚說楚王曰所立項襄王也言楚所欲立懷王臣觀薛公之留太子者以市下東國也今王不亟入下東國則太

子且倍王之割而使齊奉己（己太子也使齊奉己立以爲王也）楚王曰謹受命因獻下東國故曰可以使楚亟入地也謂薛公曰楚之勢可多割也薛公曰柰何請告太子其故使太子謁之君以忠太子（告致致故謂太子倍割楚以許齊也謁告告齊君也齊得割則歸太子故曰以忠太子）使楚王聞之可以益入地故曰可以益割於楚謂太子曰齊奉太子而立之楚王請割地以留太子齊少其地（割地與齊使留太子齊嫌其少也）太子何不倍楚之割地而資齊齊必奉太子（資與）太子曰善倍楚之割而延齊（延猶饒也及也）楚王聞之恐益割地而獻之尚恐事不成故曰可以使楚益入地也謂楚王曰齊之所以敢多割地者挾太子也今已得地而求不止

者以太子權王也（權重）故臣能去太子太子去齊無辭必不倍於王也（齊無立太子辭必不倍求地於王也）王因馳強齊而爲交齊辭（一作而爲交於齊齊辭）必聽王然則是王去讎而得齊交也（讎爲太子）楚王大悅曰請以國因故曰可以爲楚王使太子亟去也謂太子曰夫剬楚者王也以空名市者太子也齊未必信太子之言也而楚功見矣（齊未必信太子言也而楚便致地故曰楚功見）楚交成太子必危矣太子其圖之太子曰謹受命乃約車而暮去故曰可以使太子急去也蘇秦使人請薛公曰夫勸留太子者蘇秦也蘇秦非誠以爲君也且以便楚也蘇秦恐君之知之故多割楚以滅迹也今勸太子者又蘇秦也而君弗知

臣竊爲君疑之薛公大怒於蘇秦故曰可使人惡蘇秦於薛公也又使人謂楚王曰夫使薛公留太子者蘇秦也奉王而代立楚太子者又蘇秦也割地固約者又蘇秦也忠王而走太子者又蘇秦也今人惡蘇秦於薛公以其爲齊薄而爲楚厚也願王之知劉無之字之楚王曰謹受命因封蘇秦爲武貞君武貞楚邑故曰可以爲蘇秦請封於楚也又使景鯉請薛公曰君之所以重於天下者以能得天下之士而有齊權也景姓鯉名也楚懷王相也言薛公所見重於天下者能得天下士之心故有齊國權勢也今蘇秦天下之辯士也世與少有君因劉作固不善蘇秦則是圍塞天下士而不利說途也途道夫不善君者且奉蘇秦而

於君之事殆矣於治曾本無此二字注今蘇秦善於楚王而君不蚤親則是身與楚爲讎也故君不如因而親之貴而重之是君有楚也薛公因善蘇秦故曰可以爲蘇秦說薛公以善蘇秦蘇秦巧辭反覆且在此以上也

齊王夫人死有七孺子皆近齊威王子宣王也孺子幼艾美女也近幸也薛公欲知王所欲立立爲夫人乃獻七珥美其一明日視美珥所在勸王立爲夫人服美珥則知王之所愛矣故勸王立之也

孟嘗君一作孟嘗將入秦孟嘗君薛公田嬰号靖郭君子作又一文号孟嘗君也止者千數而弗聽蘇秦欲止之孟嘗曰人事者吾已盡知之矣吾所未聞者聞知獨鬼事耳蘇秦曰臣之來也固不敢言人事也固且以鬼事見君孟嘗君見之謂孟

嘗君曰今者臣來過於淄上有土偶人與桃梗相與語桃梗謂土偶人曰子西岸之土也挺子以爲人挺治至歲八月降雨下淄水至則汝殘矣殘壞土偶曰不然吾西岸之土也土一作吾殘則則復西岸耳今子東國之桃梗也東海中有山名曰度朔上有大桃屈槃三千里其卑枝間東北曰鬼門萬鬼所由往來也上有二神人一曰荼與一曰鬱雷主治害鬼故使世人刊此桃梗畫荼與鬱雷首正歲以置門戶辟号之門荼與鬱雷皆在東海中之故曰東國之桃梗也刻削子以爲人降雨下淄水至流子而去則子漂漂者將何如耳今秦四塞之國四面有山關之固故曰四塞之國也譬若虎口而君入之則臣不知君所出矣孟嘗君乃止止猶還也

孟嘗君在薛荆人攻之淳于髡爲齊使於荆還反過

薛而孟嘗（一作孟嘗君）令人體貌（體一作禮劉作體）而親郊迎之謂淳于髡曰荊人攻薛夫子弗憂文無以復侍矣（文孟嘗君名也）淳于髡曰敬聞命（下一有矣字）至於齊畢報王曰何見於荊對曰荊甚固而薛亦不量其力王曰何謂也對曰薛不量其力而爲先王立清廟（先王威王）荊固而攻之清廟必危故曰薛不量力而荊亦甚固齊王和其顏色（齊宣王也威王之子）曰譆先君之廟在焉疾興兵救之顛蹶之請望拜之謁雖得則薄矣（言雖顛蹶而走請救於齊望仰而訴告之而得齊救比淳于之辭則爲薄也）善說者陳其勢言其方人之急也若自在隘窘之中豈用強力哉（言辯者之說人急其如已自在阨窘之中欲速免脫也故曰豈強力也哉）

孟嘗君奉夏侯章以四馬百人之食遇之甚懽夏侯章每言未嘗不毀孟嘗君也（毀謗）或以告孟嘗君孟嘗君曰文有以事夏侯公矣勿言（言道也）董之繁菁（菁曾作青）以問夏侯公夏侯公曰孟嘗君重非諸侯也（重尊）而奉我四馬百人之食我無分寸之功而得此然吾毀之以爲之也（欲以爲分寸之功也）君所以得爲長者以吾毀之者也（以吾毀之無憾言故得爲長者）吾以身爲孟嘗君豈得持言也（劉作豈持言也哉）

孟嘗君讌坐謂三先生曰願聞先生有（劉無有字）以補（一本有文字）之闕者（先生長老先已以生者也願聞賢者之善言常補已缺失也）一人曰訾天下之主有侵君者臣請（請集曾劉作輕）以臣之血湔其

王湔汗也袵湔灑田瞀續瞀恐作瞀春秋傳鄭游眅字子明或作瞀曰車軼之所
能至瞀晉鄭游眅軼也轍日軼請掩足下之短者誦足下之長千
乘之君與萬乘之相其欲有君也有或作又如使而弗及也
勝瞀曰臣願以足下之府庫財物收天下之士能爲
君決疑應卒若魏文侯之有田子方段干木也文敬交田
子方而敬段干木也此臣之所爲君取矣
孟嘗君舍人有與君之夫人相愛者愛猶通也或以問曾作
聞孟嘗君問御曰爲君舍人而內與夫人相愛亦甚不
義矣君其殺之傳曰溢爲大罰故曰殺之君曰睹貌而相悅者人
之情也其錯之勿言也錯置居朞年君召愛夫人者而
謂之曰子與文游久矣大官未可得小官公又弗欲

衛君與文布衣交請具車馬皮幣皮鹿皮幣束帛也願君以此從衛君遊於衛甚重齊衛之交惡惡不睦也衛君甚欲約天下之兵以攻齊是人謂衛君曰孟嘗君不知臣不肖以臣欺君且臣聞齊衛先君刑馬壓羊殺馬羊唾出其血以相盟誓也壓亦殺也盟曰齊衛後世无相攻伐有相攻伐者令其命如此如此馬與羊也今君約天下之兵以攻齊約結是足下倍先君盟約而欺孟嘗君也願君勿以齊為心無以伐齊為心君聽臣則可不聽臣若臣不肖也臣輙以頸血湔足下衿衛君乃止齊人聞之曰孟嘗君可語集劉作謂善為事矣轉禍為功不殺其舍人是轉禍使齊不伐是為功

孟嘗君有舍人而弗悅悅欲欲逐之魯連謂孟嘗君曰

猿獮猴錯木據水則不若魚鼈錯置也據處也猿獮猴置木而處於水則不如魚鼈之便也歷險乘危則騏驥不如狐狸各有所宜曹沫之奮三尺之劒一軍不能當曹沫魯莊公士也傳曰曹劌也使曹沫釋其三尺之劒而操銚鎒與農夫居壠畝之中則不若農夫故物舍其所長之其所短堯亦有所不及矣舍收也之猶用也收所長者用所短者故堯有所不能及爲也今使人而不能則謂之不肖教人而不能則謂之拙拙則罷之不肖則棄之使人有棄逐不相與處而來害相報者豈非世之立教首也哉孟嘗君曰善乃弗逐

孟嘗君出行國至楚獻象牀郢之登徒直使送之不欲行直當曰直使也登徒直使不欲行送象牀見孟嘗君門人公孫戍曰

臣郢之登徒也直送象牀象牀之直千金傷此若髮

漂（續別本髮標通鑑毫髮）賣妻子不足償之足下能使僕無行

（足下謂公孫戍）先人有寶劍願得獻之公孫曰諾（獻獻公孫戍也故曰諾）

入見孟嘗君曰君豈受楚象牀哉孟嘗君曰然公

孫戍曰臣願君勿受孟嘗君曰何哉公孫戍曰小國

所以皆致相印於君者聞君於齊能振達貧窮有存

亡繼絕之義小國英桀之士（才勝萬人曰英千人曰桀）皆以國事

累君（累屬）誠說君之義慕君之廉也今君到楚而受象

牀所未至之國將何以待君（待猶共也）臣戍願君勿受孟

嘗君曰諾公孫戍趨而去未出至中閨（閨閤也）君召而

返之曰子教文無受象牀甚善（善快）今何舉足之高志

之揚也公孫戍曰臣有大喜三重之寶劒一孟嘗君曰何謂也公孫戍曰門下百數莫敢入諫臣獨入諫臣一喜諫而得聽臣二喜諫而止君之過臣三喜輸象牀郢之登徒不欲行許戍以先人之寶劒孟嘗君曰善受之乎公孫戍曰未敢曰急受之因書門版曰有能揚文之名止文之過私得寶於外者疾入諫

淳于髡一日而見七人（人一作士）於宣王王曰子來寡人聞之千里而一士是比肩而立百世而一聖若隨踵而至（曾至一作生劉作主）也（言雖中也）今子一朝而見七士則士不亦衆乎淳于髡曰不然夫鳥同翼者而聚居獸同足者而俱行（俱侶）今求柴葫桔梗於沮澤則累世不得一

焉（桔梗山生之草也曾作生山之上也集作山之中於沮澤求之雖累世不能得其一也）及之睪黍梁父之陰則郄車而載耳（睪黍梁父皆山名也山北曰陰郄車桔梗生焉言饒多也故曰郄車載也）夫物各有疇（疇類）今髡賢者之疇也王求士於髡譬若挹水於河而取火於燧也髡將復見之豈特七士也（言將復見士於王也）

齊欲伐魏淳于髡謂齊王曰韓子盧者天下之疾犬也東郭逡者海內之狡兔也韓子盧逐東郭逡環山者三（環旋）騰山者五兔極於前犬廢於後犬兔俱罷各死其處田父見之無勞勸之苦（苦勤）而擅其功今齊魏久相持以頓其兵弊其衆臣恐強秦大楚承其後有田父之功齊王懼謝將休士也國子曰秦破馬服君

之師圍邯鄲國子齊大夫也馬服君趙括也秦將白起阬括四十万衆於長平而進圍邯鄲括父奢將有功賜号馬服因以爲氏故曰馬服君之師也齊魏亦佐秦伐邯鄲齊取淄鼠魏取伊是淄鼠伊是皆趙邑也公子無忌爲天下循便計殺晉鄙率魏兵以救邯鄲之圍使秦弗有而失天下秦圍邯鄲魏使晉鄙帥師救趙畏秦不敢進軍軍次蕩陰趙國急平原君勝使責信陵君公子無忌無忌乃竊魏王所與晉鄙符信以攝取其軍晉鄙疑之不肯授乃使朱亥椎殺晉鄙取軍救趙故爲天下備循計曾無此七字解邯鄲圍故曰使秦劉循作脩不有而失天下也是齊入於魏而救邯鄲之功也安邑者魏之柱國也晉陽者趙之柱國也鄢郢者楚之柱國也柱國都也故三國欲與秦壤界界猶比也秦伐魏取安邑伐趙取晉陽伐楚取鄢郢矣福曾一作覆劉一作逼三國之君兼二周之地舉韓氏取其地且天下

之半今又刲趙魏疏中國封（封續用別本改作封下同）衛之東野（封取）兼魏之河南絕趙之東陽則趙魏亦危矣（一本亦下有已）（字）趙魏危則非齊之利也韓魏趙楚之志恐秦兼天下而臣其君故專兵一志以逆秦（逆距）三國之與秦壤界而患急（三國趙魏楚界此也患憂也）齊不與秦壤界而患緩是以天下之勢不得不事齊也故秦得齊則權重於中國趙魏楚得齊則足以敵秦故秦趙魏得齊者重失齊者輕齊有此勢不能以重於天下者何也其用者過也

戰國策卷第十

戰國策卷第十一

齊四　高誘注

齊人有馮諼者貧乏不能自存使人屬孟嘗君願寄食門下孟嘗君曰客何好曰客無好也曰客何能曰客無能也孟嘗君笑而受之曰諾左右以君賤之也食以草具居有頃倚柱彈其劒（一本無其字）歌曰長鋏歸來乎食無魚左右以告孟嘗君曰食之比門下之客（一本客上有魚字）居有頃復彈其鋏歌曰長鋏歸來乎出無車左右皆笑之以告孟嘗君曰爲之駕比門下之車客於是乘其車揭其劒過其友曰孟嘗君客我後有頃復彈其劒鋏歌曰長鋏歸來乎無以爲家左右皆

惡之以爲貪而不知足孟嘗君問馮公有親乎對曰有老母孟嘗君使人給其食用無使乏於是馮諼不復歌後孟嘗君出記問門下諸客誰習計會能爲文收責於薛者乎馮諼署曰能孟嘗君怪之曰此誰也左右曰乃歌夫長鋏歸來者也孟嘗君笑曰客果有能也吾負之未嘗見也請而見之謝曰文倦於事憒於憂而性懧愚沉於國家之事開罪於先生先生不羞乃有意欲爲收責於薛乎馮諼曰願之於是約車治裝載券契而行辭曰責畢收以何市而反孟嘗君曰視吾家所寡有者驅而之薛使吏召諸民當償者悉來合券券徧合起矯命以責賜諸民因燒其券民

稱萬歲長驅到齊晨而求見孟嘗君怪其疾也衣冠而見之曰責畢收乎來何疾也曰收畢矣以何市而反馮諼曰君云視吾家所寡有者臣竊計君宮中積珍寶狗馬實外廐美人充下陳君家所寡有者以義耳竊以爲君市義孟嘗君曰市義柰何曰今君有區區之薛不拊愛子其民因而賈利之臣竊矯君命以責賜諸民因燒其券民稱萬歲乃臣所以爲君市義也孟嘗君不說曰諾先生休矣後朞年齊王謂孟嘗君曰寡人不敢以先王之臣爲臣孟嘗君就國於薛未至百里民扶老攜幼迎君道中孟嘗君顧謂馮諼先生（劉作顧謂馮諼曰）所爲文市義者乃今日見之馮諼曰狡

免有三窟僅得免其死耳今君有一窟未得高枕而
卧也請爲君復鑿二窟孟嘗君予車五十乘金五百
斤西遊於梁謂惠王曰齊放其大臣孟嘗君於諸侯
諸侯先迎之者富而兵强於是梁王虚上位以故相
爲上將軍遣使者黄金千斤車百乘往聘孟嘗君馮
諼先驅誡孟嘗君曰千金重幣也百乘顯使也齊其
聞之矣梁使三反孟嘗君固辭不往也齊王聞之君
臣恐懼遣太傅賫黄金千斤文車二駟服劒一封書
謝孟嘗君曰寡人不祥被於宗廟之祟沉於諂諛之
臣開罪於君寡人不足爲也願君顧先王之宗廟姑
反國統萬人乎馮諼誡孟嘗君曰願請先王之祭器

立宗廟於薛廟成還報孟嘗君曰三窟已就君姑（集曾本無姑字）高枕爲樂矣孟嘗君爲相數十年無纖介之禍者馮諼之計也

孟嘗君爲從公孫弘謂孟嘗君曰君不以使人（劉本作君何不使人先觀秦王）先觀秦王意者秦王帝王之主也君恐不得爲臣奚暇從以難之意者秦王不肖之主也君從以難之未晚孟嘗君曰善願因請公往矣公孫弘敬諾以車十乘之秦昭王聞之而欲媿之以辭公孫弘見昭王曰薛公之地大小幾何公孫弘對曰百里昭王笑而曰寡人地數千里猶未敢以有難也今孟嘗君之地方百里而因欲難寡人猶可乎公孫弘對曰孟嘗

君好人大王不好人昭王曰孟嘗君之好人也奚如公孫弘曰義不臣（臣曾本作不忠劉本作不忠此武后字恐非劉校）乎天子不友乎諸侯得志不慚爲人主不得志不肯爲人臣如此者三人而治可爲管商之師說義聽行能致其如此者五人萬乘之嚴主也辱其使者退而自刎必以其血洿其衣如臣者十人昭王笑而謝之曰客胡爲若此寡人直與客論耳寡人善孟嘗君欲客之必諭寡人之志也公孫弘曰敬諾公孫弘可謂不侵矣昭王大國也孟嘗千乘也立千乘之義而不可陵可謂足使矣

魯仲連謂孟嘗君（續別本有君曰二字）好士也雍門養椒亦陽

得子養飲食衣裘與之同之皆得其死今君之家富於二公而士未有爲君盡游者也君曰文不得是二人故也使文得二人者豈獨不得盡對曰君之廐馬百乘無不被繡衣而食菽粟者豈有騏麟騄耳哉後宮十妃皆衣縞紵食粱肉豈有毛廧西施哉色與馬取於今之世士何必待古哉故曰君之好士未也

孟嘗君逐於齊而復反譚拾子迎之於境謂孟嘗君曰君得無有所怨齊士大夫孟嘗君曰有君滿意殺之乎孟嘗君曰然譚拾子曰事有必至理有固然君知之乎孟嘗君曰不知譚拾子曰事之必至者死也理之固然者富貴則就之貧賤則去之此事之必至

理之固然者請以市諭市朝則滿夕則虛非朝愛市而夕憎之也求存故往亡故去願君勿怨孟嘗君乃取所怨五百牒削去之不敢以爲言齊宣王見顏斶曰斶前斶亦曰王前宣王不悅左右曰王人君也斶人臣也王曰斶前亦曰王前可乎斶對曰夫斶前爲慕勢王前爲趨士與使斶爲趨勢不如使王爲趨士王忿然作色曰王者貴乎士貴乎對曰士貴耳王者不貴王曰有說乎斶曰有昔者秦攻齊令曰有敢去柳下季壟五十步而樵采者死不赦令曰有能得齊王頭者封萬戶侯賜金千鎰由是觀之生王之頭曽不若死士之壟也宣王默然不悅左右皆曰斶來斶

來大王據千乘之地而建千石鐘萬石簴天下之士仁義皆來役處辯知並進莫不來語東西南北莫敢不服求萬物不備具而百無不親附今夫士之高者乃稱匹夫徒步而處農畝下則鄙野監門閭里士之賤也亦甚矣斶對曰不然斶聞古大禹之時諸侯萬國何則德厚之道得貴士之力也故舜起農畝出於野鄙而爲天子及湯之時諸侯三千當今之世南面稱寡者乃二十四由此觀之非得失之策與稍稍誅滅滅亡無族（鼂去滅亡無族四字三本同一有四字集無）之時欲爲監門閭里安可得而有乎哉是故易傳不云乎居上位未得其實以喜其爲名者必以驕奢爲行据慢驕奢則凶從

之是故無其實而喜其名者削無德而望其福者約無功而受其祿者辱禍必握（續云高士傳作渥）故曰矜功不立虛願不至此皆幸樂其名華而無其實德者也是以堯有九佐舜有七友（續云陶元亮集聖賢輔錄引戰國策舜有七友雄陶方回續牙伯陽東不訾秦不虛靈甫）禹有五丞湯有三輔自古及今而能虛成名於天下者無有是以君王無羞亟問不媿下學是故（故下曾劉本有能字）成其道德而揚功名於後世者堯舜禹湯周文王是也故曰無形者形之君也無端者事之本也夫上見其原下通其流至聖人明學何不吉之有哉老子曰雖貴必以賤爲本雖高必以下爲基是以侯王稱孤寡不穀是其賤之本與非（曾本無非）

字夫孤寡者人之困賤下位也而侯王以自謂豈非下人而尊貴士與夫堯傳舜舜傳禹周成王任周公旦而世世稱曰明主是以明乎士之貴也宣王曰嗟乎君子焉可侮哉寡人自取病耳及今聞君子之言乃今聞細人之行願請受劉本無受字為弟子且顏先生與寡人游食必太牢出必乘車妻子衣服麗都顏斶辭去曰夫玉生於山制曾本作制取集無取則破焉非弗寶貴矣然夫璞不完士生乎鄙野推選則祿焉非不得尊遂也然而形神不全斶願得歸晚食以當肉安步以當車無罪以當貴清靜貞正以自虞制言者王也盡忠直言者斶也言要道已備矣願得賜歸安行而反

臣之邑屋則再拜而辭去也斶知足矣歸反撲則終身不辱也

先生王斗造門而欲見齊宣王宣王使謁者延入王斗曰斗趨見王爲好勢王趨見斗爲好士於王何如使者復還報王曰先生徐之寡人請從宣王因趨而迎之於門與入曰寡人奉先君之宗廟守社稷聞先生直言正諫不諱王斗對曰王聞之過斗生於亂世事亂君焉敢直言正諫宣王忿然作色不說有間王斗曰昔先君桓公所好者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天子受籍立爲大伯今王有四焉宣王說曰寡人愚陋守齊國唯恐失（曾集本作夫字）抎之焉能有四焉王斗曰否先

君好馬王亦好馬先君好狗王亦好狗先君好酒王亦好酒先君好色王亦好色先君好士是劉本無是字曾有王不好士宣王曰當今之世無士寡人何好王斗曰世無騏驎騄耳劉本有之馬字集無王駟已備矣世無東郭俊盧氏之狗王之走狗已具矣世無毛嬙西施王宮已充矣王亦不好士也何患無士王曰寡人憂國愛民固願得士以治之王斗曰王之憂國愛民不若王愛尺縠也王曰何謂也王斗曰王使人爲冠不使左右便辟而使工者何也爲能之也集本無也字三同今王治齊非左右便辟無使也臣故曰不如愛尺縠也宣王謝曰寡人有罪國家於是舉士五人任官齊國大治

齊王使使者問趙威后書未發威后問使者曰歲亦無恙耶民亦無恙耶王亦無恙耶使者不説曰臣奉使使威后今不問王而先問歲與民豈先賤而後尊貴者乎威后曰不然苟無歲何以有民苟無民何以有君故有問（劉本有兩以字一無問字）舍本而問末者耶乃進而問之曰齊有處士曰鍾離子無恙耶是其爲人也有糧者亦食無糧者亦食有衣者亦衣無衣者亦衣是助王養其民也何以至今不業也葉陽子無恙乎是其爲人哀鰥寡卹孤獨振困窮補不足是助王息其民者也何以至今不業也北宮之女嬰兒子無恙耶徹其環瑱至老不嫁以養父母是皆率民而出於孝

情者也胡爲至今不朝也此二士弗業一女不不一作弗朝何以王齊國子萬民乎於陵子仲尚存乎是其爲人也上不臣於王下不治其家中不索交諸侯此率民而出於無用者何爲至今不殺乎

齊人見田駢曰聞先生高議設爲不宦而願爲役田駢曰子何聞之對曰臣聞之鄰人之女田駢曰何謂也對曰臣鄰人之女設爲不嫁行年三十而有七子不嫁則不嫁然嫁過畢矣今先生設爲不宦訾養千鍾徒百人不宦則然矣而富過畢也田子辭

管燕得罪齊王謂其左右曰子孰而一本無而字與我赴諸侯乎左右嘿然莫對管燕連然流涕曰悲夫士何

其易得而難用也田需對曰士三食不得饜而君鵝
鶩有餘食下宮糅羅紈曳綺縠而士不得以爲緣且
財者君之所輕死者士之所重君不肯以所輕與士
而責士以所重事君非士易得而難用也
蘇秦自燕之齊見於華章南門齊王曰嘻子之來也
而秦使魏冉致帝子以爲何如對曰王之問臣也卒而
患之所從生者微今不聽是恨秦也聽之是恨天下
也不如聽之以卒秦勿庸稱也以爲天下秦稱之天
下聽之王亦稱之先後之事帝名爲無傷也秦稱之
而天下不聽王因勿稱其（一本無其字）於以收天下此大
資也蘇秦謂齊王曰齊秦立爲兩帝王以天下爲尊

秦乎且尊齊乎王曰尊秦釋帝則天下愛齊乎且愛秦乎王曰愛齊而憎秦兩帝立約伐趙孰與伐宋之利也劉本有王曰不如伐宋對曰夫約然一本無然字與秦爲帝而天下獨尊秦而輕齊齊釋帝則天下愛齊而憎秦伐趙不如伐宋之利故臣願王明釋帝以就天下倍約儐秦勿使爭重而王以其間舉宋夫有宋則衛之陽城危有淮北則楚之東國危有濟西則趙之河東危有陰平陸則梁門不啓故釋帝而貳之以伐宋之事則國重而名尊燕楚以形服天下不敢不聽此湯武之舉也敬秦以爲名而後使天下憎之此所謂以卑易尊者也願王之熟慮之也

戰國策卷第十一

士禮居叢書

十六

戰國策卷第十二

齊五　　高誘注

蘇秦一本無上二字說齊閔王曰臣聞用兵而喜先天下者憂約結而喜主怨者孤夫後起者藉也而遠怨者時也是以聖人從事必藉於權而務興於時夫權藉者萬物之率也而時勢者百事之長也故無權籍倍時勢而能事成者寡矣今雖干將莫邪非得人力則不能割劌矣堅箭利金不得弦機之利則不能遠殺矣矢非不銛而劍非不利也何則權藉不在焉何以知其然也昔者趙氏襲衛車舍人不休傳衛國城割平衛八門土而二門墮矣此亡國之形也衛君跣行告遡

於魏魏王身被甲底（一作砥）劍挑趙索戰邯鄲之中鶩河山之間亂衛得是藉也亦收餘甲而北面殘剛平墮中牟之郭衛非（一本非下有有字）強於趙也譬之衛矢而魏弦機也藉力（曾力下有於字）魏而有河東之地趙氏懼楚人救趙而伐魏戰於州西出（一本出下有於字）梁門軍舍林中馬飲於大河趙得是藉也亦襲魏之河北燒棘溝隊黃城故剛平之殘也中牟之墮也黃城之墜也棘溝之燒也此皆非趙魏之欲也然二國勸行之者何也衛明於時權之藉也今世之為國者不然矣兵弱而好敵強國罷而好衆怨事敗而好鞠之兵弱而憎下人也（曾本無也字）地狹而好敵大事敗而好長詐行此

六者而求伯則遠矣臣聞善爲國者順民之意而料兵之能然後從於天下故約不爲人主怨伐不爲人挫強如此則兵不費權不輕地可廣欲可成也昔者齊之與韓魏伐秦楚也戰非甚疾也分地又非多韓魏也然而天下獨歸咎於齊者何也以其爲韓魏主怨也且天下徧用兵矣齊燕戰而趙氏兼中山秦楚戰韓魏不休而宋越專用其兵此十國者皆以相敵爲意而獨舉心於齊者何也約而好主怨伐而好挫強也且夫強大之禍常以王人爲意也夫（一無夫字）弱小之殃常以謀人爲利也是以大國危小國滅也大國之計莫若後起而重伐不義夫後起之籍與多而兵

勁則事（劉本作是字）以衆強適罷寡也兵必立也事不塞天下之心則利必附矣大國行此則名號不攘而至伯王不爲而立矣小國之情莫如僅靜而寡信諸侯僅靜則四鄰不反寡信諸侯則天下不賣外不賣內不反則擯禍朽腐而不用幣帛矯蠹而不服矣小國道此則不祠而福矣不貸而見足矣故曰祖仁者王立義者伯用兵窮者亡何以知其然也昔吳王夫差以強大爲天下先強（曾本無強字）襲郢而棲越身從諸侯之君而卒身死國亡爲天下戮者何也此夫差平居而謀王強大而喜先天下之禍也昔者萊莒好謀陳蔡好詐莒恃越而滅蔡恃晉而亡此皆內長詐外信

諸侯之殃也由此觀之則強弱大小之禍可見於前事矣語曰麒驥之衰也駑馬先之孟賁之倦也女子勝之夫駑馬女子筋骨力勁非賢於騏驥孟賁也何則後起之藉也今天下之相與也不並滅有而案兵而後起寄怨而誅不直微用兵而寄於義則亡天下可蹻足而須也明於諸侯之故察於地形之理者不約親不相質而固不趨而疾衆事而不反交割而不相憎俱彊而加以親何則形同憂而兵趨利也何以知其然也昔者齊燕戰於桓之曲燕不勝十萬之衆盡胡人襲燕樓煩數縣取其牛馬夫胡之與齊非素親也而用兵又非約質而謀燕也然而甚於相趨者

何也何則形同憂而兵趨利也由此觀之約於同形則利長後起則諸侯可趨役也故明主察相誠欲以伯王也（劉本作去也字）爲志則戰攻非所先戰者國之殘也而都縣之費也殘費已先而能從諸侯者寡矣彼戰者之爲殘也士聞戰則輸私財而富軍市輸飲食而待死士令折轅（集本作折轅曾本作折轂）而炊之殺牛而觴士則是路君之道也中人禱祝君翳釀通都小縣置社有市之邑莫不止事而奉王則此虛中之計也夫戰之明日尸死扶傷雖若有功也軍出費中哭泣則傷主心矣死者破家而葬夷傷者空財而共藥完者內醻而華樂故其費與死傷者鈞故民之所費也十年之田

而不償也軍之所出矛戟折鐶弦絕傷弩破車罷馬亡矢之大半甲兵之具官之所私出也士大夫之所匿廝養士之所竊十年之田而不償也天下有此再費者而能從諸侯寡矣攻城之費百姓理襜蔽舉衝櫓家雜總身窟穴中罷於刀金而士困於土功將不釋甲期數而能拔城者爲亟耳上倦於教士斷於兵故三下城而能勝敵者寡矣故曰彼戰攻者非所先也何以知其然也昔智伯瑤攻范中行氏殺其君滅其國又西圍晉陽吞兼二國而憂一主此用兵之盛也然而智伯卒身死國亡爲天下笑者何謂也兵先戰攻而滅二子患也日一作昔者中山悉起而迎燕趙

南戰於長子敗趙氏北戰於中山克燕軍殺其將夫中山千乘之國也而敵萬乘之國二再戰北（一作比）勝此用兵之上節也然而國遂亡君臣（三本同作惡）於齊者何也不嗇於戰攻之患也由此觀之則戰攻之敗可見於前事今世之所謂善用兵者終戰比勝而守不可拔天下稱爲善一國得而保之則非國之利也臣聞戰大勝者其士多死而兵益弱守而不可拔者其百姓罷而城郭露夫士死於外民殘於内而城郭露於境則非王之樂也今夫鵠的（一作杓）非咎（一作樞劉咎作喜）罪於人也便弓引弩而射之中者則善不中則愧少長貴賤則同心於貫之者何也惡其示人以難也今窮戰比

勝而守必不拔則是非徒示人以難也又且害人者也然則天下仇之必矣夫罷士露國而多與天下爲仇則明君不居也素用強兵而弱之則察相不事彼明君察相者則五兵不動而諸侯從辭讓而重賂至矣故明君之攻戰也甲兵不出於軍而敵國勝衝櫓不施而邊城降士民不知而王業至矣彼明君之從事也用財少曠日遠而爲利長者故曰兵後起則諸侯可趨役也臣之所聞攻戰之道非師者雖有百萬之軍比之堂上雖有闔閭吳起之將禽之戶內千丈之城拔之尊俎之間百尺之衝折之衽(一無衽字)席之(一無之字)上故鍾鼓竽瑟之音不絕地可廣而欲可成和樂

倡優侏儒之笑不之諸侯可同日而致也故名配天
地不為尊利制海内不為厚故夫善為王業者在勞
天下而自佚亂天下而自安諸侯無成謀則其國無
宿憂也何以知其然佚（一無佚字）治在我勞亂在天下則
王之道也鋭兵來則（一本以則為而）拒之患至則趨（則趨一作而移）
之使諸侯無成謀則其國無宿憂矣何以知其然矣
昔者魏王擁土千里帶甲三十六萬其強而拔邯鄲
西圍定陽又從十二諸侯朝天子以西謀秦秦王恐
之寢不安席食不甘味令於境内盡堞中為戰具竟
為守備為死士置將以待魏氏衛鞅謀於秦王曰夫
魏氏其功大而令行於天下有十二諸侯而朝天子

其與必衆故以一秦而敵大魏恐不如王何不使臣
見魏王則臣請必北魏矣秦王許諾衛鞅見魏王曰
大王之功大矣令行於天下矣今大王之所從十二
諸侯非宋衛也則鄒魯陳蔡此固大王之所以鞭箠
使也不足以王天下大王不若北取燕東伐齊則趙
必從矣西取秦南伐楚則韓必從矣大王有伐齊楚
心而從天下之志則王業見矣大王不如先行王服
然後圖齊楚魏王說於衛鞅之言也故身廣公宮制
丹衣柱建九斿從七星之旟此天子之位也而魏王
處之於是齊楚怒諸侯奔齊齊人伐魏殺其太子覆
其十萬之軍魏王大恐跣行按兵於國而東次於齊

然後天下乃舍之當是時秦王垂拱受西河之外而不以德魏王故曰一無曰字衛鞅之始與秦王計也謀約不下席言於尊俎之閒謀成於堂上而魏將以一作已禽於齊矣衝櫓未施而西河之外入於秦矣此臣之所謂比之堂上禽將戶內拔城於尊俎之閒折衝席上者也

戰國策卷第十二

戰國策卷第十三

齊六　高誘注

齊負郭之民有孤狐咺者（續云古今人表狐爰師古曰即狐咺也齊人見戰國策）正議閔王斮之檀衢百姓不附齊孫室子陳舉直言殺之東閭宗族離心司馬穰苴爲政者也（續云子由古史以此爲閔王時事刪史記穰苴傳通鑑全引此段不入穰苴事）殺之大臣不親以故燕舉兵使昌國君將而擊之齊使向子將而應之齊軍破向子以輿一乘亡逵子收餘卒復振與燕戰求所以償者閔王不肯與軍破走王奔莒淖齒數之曰夫千乘博昌之間方數百里雨血沾衣王知之乎王曰不知嬴博之間地坼至泉王知之乎王曰不知人有

當闕而哭者求之則不得去之則聞其聲王知之乎王曰不知淖齒曰天雨血沾衣者天以告也地坼至泉者地以告也人有當闕而哭者人以告也天地人皆以告矣而王不知戒焉何得無誅乎於是殺閔王於鼓里太子乃解衣免服逃太史之家爲溉園君王后太史氏女知其貴人善事之田單以即墨之城破亡餘卒破燕兵紿騎刦遂以復齊遽迎太子於莒立之以爲王襄王即位一作立君王后以爲后生齊王建

王孫賈年十五事閔王王出走失王之處其母曰女朝出而晩來則吾倚門而望女暮出而不還則吾倚閭而望女今事王王出走女不知其處女尚何歸王

孫賈乃（一本添反字）入市中曰淖齒亂齊國殺閔王欲與我誅者袒右市人從者四百人與之誅淖齒刺而殺之

燕攻齊取七十餘城唯莒即墨不下齊田單以即墨破燕殺騎劫初燕將攻下聊城人或讒之（三同集無此十一字史記有）燕將懼誅遂保守聊城不敢歸田單攻之歲餘士卒多死而聊城不下魯連乃書約之矢以射城中遺燕將曰吾聞之智者不倍時而弃利勇士不怯死而滅名忠臣不先身而後君今公行一朝之（一作士）忿不顧燕王之無臣非忠也殺身亡聊城而威不信於齊非勇也功廢名滅後世無稱非知也故知者不再計勇士不怯死（錢劉勇士不再劫）今死生榮辱尊卑貴賤此其一時也願公之詳

計而無與俗同也且楚攻南陽魏攻平陸齊無南面之心以爲亡南陽之害不若得濟北之利故定計而堅守之今秦人下兵魏不敢東面橫秦之勢合則楚國之形危且一本添齊字弃南陽斷右壤存濟北計必爲之今楚魏交退燕救不至齊無天下之規與聊城共據朞年之弊即臣見公之不能得錢劉一作待也齊必決之於聊城公無再計彼燕國大亂君臣過計上下迷惑栗腹以百萬之衆五折於外萬乘之國被圍於趙壤削主困爲天下戮公聞之乎今燕王方寒心獨立大臣不足恃國弊旤多民心無所歸今公又以弊聊之民距全齊之兵朞年不解是墨翟之守也食人炊骨士無反北之心是孫臏吴

起之兵也能以見於天下矣故爲公計者不如罷兵休士全車甲歸報燕王燕王（三本同一燕王字）必喜士民見公如見父母交游攘臂而議於世功業可明矣上輔孤主以制群臣下養百姓以資說士矯國革俗於天下功名可立也意者（曾無意者字史記有）亦捐燕棄世東游於齊乎請裂地定封冨比陶衛（續延篤注戰國策云陶陶朱公也衛衛公子荆也非也王邵曰魏冉封陶商君姓衛冨比陶衛謂此）世世稱孤寡（錢作寡人）與齊久存（劉作左齊據右）此亦一計也二者顯名厚實也願公熟計而審處一也且吾聞傚小節者不能行大威惡小恥者不能立榮名昔管仲射桓公中鉤篡也遺公子糾而不能死怯也束縛桎桔辱身也此三行者鄉里不通也世主不臣也使管仲終

窮抑幽囚而不出慙耻而不見窮年没壽不免為辱人賤行矣然而管子并三行之過據齊國之政一匡天下九合諸侯為伍伯首名高天下光照鄰國曹沬為魯君將三戰三北而喪地千里使曹子之足不離陳計不顧後出必死而不生則不免為敗軍禽將曹子以敗軍禽將非勇也功廢名滅後世無稱非知也故去三北之恥退而與魯君計也曹子（曾無此三字）以為遭齊桓公有天下朝諸侯曹子以一劒之任劫桓公於壇位之上顏色不變而辭氣不悖三戰之所喪一朝而反之天下震動（續別本有諸侯二字）驚駭威信吳楚傳名後世若此二公者非不能行小節死小耻也以為殺身絕世功名不立非知也故

去忿恚之心而成終身之名除感忿之恥而立累世之功故業與三王爭流名與天壤相敝也公其圖之燕將曰敬聞命矣因罷兵到讀而去故解齊國之圍救百姓之死仲連之說也

燕攻齊齊破閔王奔莒淖齒殺閔王田單守即墨之城破燕兵復齊墟襄王爲太子徵齊以破燕田單之立疑齊國之衆皆以田單爲自立也襄王立田單相之過菑水有老人涉菑（曾一作菑水）而寒出不能行坐於沙中田單見其寒欲使後車分（一本下有之字）衣無可以分者單解裘而衣之襄王惡之曰田單之施將欲以取我國乎不早圖恐後之左右顧無人巖下（續別本巖字作聲句）

絶通鑑作巖下有貫珠者續元和姓纂引戰國策齊有貫殊則貫姓殊名非貫珠者襄王呼而問之曰女聞吾言乎對曰聞之王曰女以爲何若對曰王不如因以爲己善王劉曰柰何曰嘉單之善下令曰寡人憂民之飢也單收而食之寡人憂民之寒也單解裘而衣之寡人憂勞百姓而單亦憂之稱寡人之意單有是善而王嘉之善單之善亦王之善已王曰善乃賜單牛酒嘉其行後數日貫珠者復見王曰王至朝日宜召田單而揖之於庭口勞之乃布令求百姓之飢寒者收穀之乃使人聽於閭里聞丈夫之相與語舉

曰田單之愛人嗟乃王之教澤也

貂勃常惡田單曰安平君小人也安平君聞之故爲

酒而召貂勃曰單何以得罪於先生故常見譽曾一作惡於朝貂勃曰跖之狗吠堯非貴跖而賤堯也狗固吠非其主也且今使公孫子賢而徐子不肖然而使公孫子與徐子鬬徐子之狗猶時攫公孫子之腓錢劉一作肶而噬之也若乃得去不肖者而爲賢者狗豈特攫其腓錢劉一作肶而噬之耳哉安平君曰敬聞命明日任之於王王有所幸臣九人之屬欲傷安平君相與語於王曰燕之伐齊之時楚王使將軍將萬人而佐齊今國已定而社稷已安矣何不使使者謝於楚王王曰左右孰可九人之屬曰貂勃可貂勃使楚楚王受而觴之數日不反九人之屬相與語於王曰夫一人

一本下有之字身而辜留萬乘者豈不以據勢也哉且安平君之與王也君臣無禮而上下無別且其志欲爲不善內牧百姓循撫其心振窮補不足布德於民外懷戎翟天下之賢士陰結諸侯之雄俊豪英其志欲有爲也願王之察之異日而王曰召相單來田單免冠徒跣肉袒而進退而請死罪五日而王曰子無罪於寡人子爲子之臣禮吾爲吾之王禮而已矣貂勃從楚來王賜諸前酒酣王曰召相田單而來貂勃避席稽首曰王惡得此亡國之言乎王上者孰與周文王王曰吾不若也貂勃曰然臣固知王不若也下者孰與齊桓公王曰吾不若也貂勃曰然臣固知王不若

也然則周文王得呂尚以爲太公齊桓公得管夷吾以爲仲父今王得安平君而獨曰單且自天地之闢民人之治（曾作始字）爲人臣之功者誰有厚於安平君者哉而王曰單單惡得此亡國之言乎且王不能守先王之社稷燕人興師而襲齊墟王走而之城陽之山中安平君以惴惴之即墨三里之城五里之郭敝卒七千禽其司馬而反千里之齊安平君之功也當是時也闔城陽而王城陽天下莫之能止然而計之於道歸之於義以爲不可故爲棧道木閣而迎王與后於城陽山中王乃得反子臨百姓今國已定民已安矣王乃曰單且嬰兒之計不爲此王不亟殺此九子

者以謝安平君不然國危矣王乃殺九子而逐其家益封安平君以夜邑萬戶夜一作劇

田單將攻狄往見魯仲子仲子曰將軍攻狄不能下也田單曰臣以五里之城七里之郭破亡餘卒破萬乘之燕復齊墟攻狄而不下何也上車弗謝而去遂攻狄三月而不克之也齊嬰兒謠曰大冠若箕脩劒拄頤攻狄不能續去能音泥下壘枯丘續去丘音谿古叶音昆攺作壘於梧丘說苑同田單乃懼問魯仲子曰先生謂單不能下狄請聞其說魯仲子曰將軍之在即墨坐而織蕢立則丈插爲士卒倡曰可往矣宗廟亡矣云曰一作去日尚矣歸於何黨矣續別本無可往矣宗廟亡矣今日尚矣歸何黨矣叶音往尚皆有平聲黨亦當平讀說苑宗廟亡矣魂魄喪矣歸何黨矣當此之

時將軍有死之心而士卒無生之氣聞若言莫不揮泣奮臂而欲戰此所以破燕也當今將軍東有夜邑說苑作掖邑之奉西有菑上之虞黃金橫帶而馳乎說苑作馳騁淄澠之閒有生之樂無死之心所以不勝者也田單曰單有心先生志之矣明日乃厲氣循一作脩城立於矢石之所乃劉本作及援枹鼓之狄人乃下

濮上之事贅子死章子走盼子謂齊王曰不如易餘粮於宋宋王必說梁氏不敢過宋伐齊齊固弱是以餘粮收宋也齊國復強雖復責之宋劉添不字可不償因以為辭而攻之亦可

齊閔王之遇殺其子法章變姓名為莒大史家庸夫大史敫劉作徼女奇法章之狀貌

以爲非常人憐而常竊衣食之與（曾添之字）私焉莒中及
齊亡臣相聚求閔王子欲立之法章乃自言於莒共
立法章爲襄王襄王立以太史氏女爲王后生子建
太史敫曰女無謀（一作媒）而嫁者非吾種也汙吾世矣
終身不覩君王后（劉下更有君王后三字）賢不以不覩之故失
人子之禮也襄王卒子建立爲齊王君王后事秦謹
與諸侯信以故建立四十有餘年不受兵秦始皇嘗
使使者遺君王后玉連環曰齊多知而（別本作能）解此環
不君王后以示羣臣羣臣不知解君王后引椎椎破
之謝秦使曰謹以解矣及君王后病且卒誡建曰群
臣之可用者某建曰請書之君王后曰善取筆牘受

言君王后曰老婦已亡矣君王后死後后勝相齊多受秦間金玉使賓客入秦皆爲變辭勸王朝秦不脩攻戰之備

齊王建入朝於秦雍門司馬前曰所爲立王者爲社稷耶爲王立王耶王曰爲社稷司馬曰爲社稷立王王何以去社稷而入秦齊王還車而反即墨大夫與（一作聞）雍門司馬諫而聽之則以爲可可（一作以）爲謀即入見齊王曰齊地方數千里帶甲數百萬夫三晉大夫皆不便秦而在阿鄄之間者百數王收而與之百萬之衆使收三晉之故地即臨晉之關可以入矣鄢郢大夫不欲爲秦而在城南下者百數王收而與之

百萬之師使收楚故地即武關可以入矣如此則齊威可立秦國可亡夫舍南面之稱制乃西面而事秦爲大王不取也齊王不聽秦使陳馳誘齊王內之約與五百里之地齊王不聽即墨大夫而聽陳馳遂入秦處之共松栢之間餓而死先是齊爲之歌曰松邪栢邪住建共者客耶（續史記松耶栢耶住建共者客耶司馬貞音邪謂是建之邪客說王狂言遂致失策令建遷共地里志河内有共縣柏遾䪥切客話䄂帕古史記歌云云疾建用客之不詳也）

齊以淖君之亂（一本添䶑字）秦其後秦欲取齊故使蘇涓之楚令（三本同作合）任固之齊齊明謂楚王曰秦王欲楚不若其欲齊之甚也其使涓來以示齊之有楚以資固於齊齊見（一作有）楚必受固是王之聽涓也適爲固驅

以合齊秦也齊秦合非楚之利也且夫消來之辭必非固之所以之齊之辭也王不如令人以消來之辭謾固於齊齊秦必不合齊秦不合則王重矣王欲收齊以攻秦漢中可得也王即欲以秦攻齊淮泗之間亦可得也

戰國策卷第十三

戰國策第十四

楚一

高誘注

齊楚構難宋請中立齊急宋宋許之子象爲楚謂宋王（劉作楚王 一作宋王）曰楚以緩失宋將法齊之急也齊以急得宋後將常急矣是從齊而攻楚未必利也齊戰勝楚勢必危宋不勝是以弱宋干強楚也而令兩萬乘之國常以急求所欲國必危矣

五國約（劉作約秦）吕伐齊昭陽謂楚王曰五國吕破齊秦必南圖楚王曰然則奈何對曰韓氏輔國（錢集轉國）也好利而惡難好利可營也惡難可懼也我厚賂之吕利其心必營我悉兵吕臨之其心必懼我彼懼吾兵而

營我利五國之事必可敗也約絕之後雖勿與地可
楚王曰善乃命大公事之韓見公仲曰夫牛闌之事
馬陵之難親王之所見也王苟無吕五國用兵請効
列城五請悉楚國之衆也吕廧於齊齊之反趙魏之
後而楚果弗與地則五國之事困也

荆（劉一無荆字）宣王問群臣曰吾聞北方之畏昭奚恤也
果誠何如群臣莫對江一對曰虎求百獸而食之得
狐狐曰子無敢食我也天帝使我長百獸今子食我
是逆天帝命也子吕我爲不信吾爲子先行子隨我
後觀百獸之見我而敢不走乎虎吕爲然故遂與之
行獸見之皆走虎不知獸畏已而走也吕爲畏狐也

今王之地方五千里帶甲百萬而專屬之昭奚恤故北方之畏奚恤也其實畏王之甲兵也猶百獸之畏虎也

昭奚恤與彭城君議於王前王召江乙而問焉江乙曰二人之言皆善也臣不敢言其後一本下更有此言其後三字謂慮賢也

邯鄲之難劉連昭奚恤謂楚王曰王不如無救趙而以強魏魏強其割趙必深矣趙不能聽則必堅守是兩弊也景舍曰不然昭奚恤不知也夫魏之攻趙也恐楚之攻其後今不救趙趙有亡形而魏無楚憂是楚魏共趙也害必深矣何以兩弊也且魏令兵以深割

趙趙見亡形而有（有劉作知）楚之不救已也必與魏合而
㠯謀楚故王不如少出兵㠯爲趙援趙恃楚勁必與
魏戰魏怒於趙之勁而見楚救之不足畏也必不釋
趙趙魏相弊而齊秦應楚則魏可破也楚因使景舍
起兵救趙邯鄲拔楚取睢濊之間

江尹欲惡昭奚恤於楚王而力不能（曽下有之字）故爲梁
山陽君請封於楚楚王曰諾昭奚恤曰山陽君無功
於楚國不當封江尹因得山陽君與之共惡昭奚恤

魏氏惡昭奚恤於楚王楚王告昭子昭子曰臣朝夕
㠯事聽命而魏入吾君臣之間臣大懼臣非畏魏也
夫泄吾君臣之交而天下信之是其爲人也近苦矣

夫苟不難爲之外豈忘爲之内乎臣之得罪無日矣

王曰寡人知之大夫何患

江乙惡昭奚恤謂楚王曰人有以其狗爲有執而愛之其狗嘗溺井其鄰人見狗之溺井也欲入言之狗惡之當門而噬之鄰人憚之遂不得入言邯鄲之難楚進兵大梁取曾作拔矣昭奚恤取魏之寶器吕曾作吕臣居魏知之故昭奚恤常惡臣之見王

江乙欲惡昭奚恤於楚謂楚王曰下比周則上危下分爭則上安王亦知之乎願王勿忘也且人有好揚人之善者於王何如王曰此君子也近之江乙曰有人好揚人之惡者於王何如王曰此小人也遠之江乙

曰然則且有子殺其父臣弑其主者而王終已曾作巳劉作己不知者何也以王好聞人之美而惡聞人之惡也

王曰善寡人願兩聞之

江乙說於安陵君曰君無咫尺之地骨肉之親處尊位受厚祿一國之衆見君莫不斂衽而拜撫委而服何以也曰王過舉而已曾巳作巳一作色不然無㠯至此江乙曰以財交者財盡而交絕㠯色交者華落而愛渝是㠯嬖女不敝席寵臣不避軒續不敝席言不久之意不避是敝字無疑真誥曰女寵不弊席男愛不盡輪或出於此軒輪相近今君擅楚國之勢而無㠯深自結於王竊爲君危之安陵君曰然則奈何曾下有江乙曰三字願君必請從死㠯身爲殉如是必長得重於

楚國曰謹受令三年而弗言江乙復見曰臣所爲君
道至今未效（三同未有效）君不用臣之計臣請不敢復見
矣安陵君曰不敢忘先生之言未得間也於是楚王
游於雲夢結駟千乘旌旗蔽日野火之起也若雲蜺
兕虎嘷之聲若雷霆有狂兕牂車依輪而至王親引
弓而射壹發而殪王抽旃旄而抑兕首仰天而笑曰
樂矣今日之游也寡人萬歲千秋之後誰與樂此矣安
陵君泣數行而進曰臣入則編席出則陪乘大王萬
歲千秋之後願得以身試（錢劉試一作式曾云又作式）黃泉蓐螻
蟻（續李善引願得式黃泉蓐螻蟻延叔堅戰國策論曰爲王先用塡黃泉爲王作蓐以御螻蟻藝文
類聚引安陵君纏栻黃泉驅螻蟻新序作纏）又何如得此樂而樂之王大

說乃封壇爲安陵君君子聞之曰江乙可謂善謀安陵君可謂知時矣

江乙爲魏使於楚謂楚王曰臣入竟聞楚之俗不蔽人之善不言人之惡誠有之乎王曰誠有之江乙曰然則白公之亂得無遂乎誠如是臣等之罪免矣楚王曰何也江乙曰州侯相楚貴甚矣而主斷左右俱曰無有如出一口矣

郢人有獄三年不決者故令請其宅以卜其罪客因爲之謂錢客因謂劉客因請之昭奚恤曰郢人某氏之宅臣願之昭奚恤曰郢人某氏不當服罪故其宅不得一作不可得客辭而去昭奚恤已而悔之因謂客曰奚恤得事

公公何爲以故與奚恤客曰非用故也曰謂謂曾劉作請
而不得有說色非故如何也
城渾出周三人偶行南游於楚至於新城城渾說其
令曰鄭魏者楚之耎國而秦楚之强敵也鄭魏之弱
而楚以上梁應之宜陽之大也楚以弱新城圍之蒲
反平陽相去百里秦人一夜而襲之安邑不知新城
上梁相去五百里秦人一夜而襲之上梁亦不知也
今邊邑之所恃者非江南泗上也故故劉作則楚王何不
以新城爲主郡也邊邑甚利之新城公大說乃爲
具駟四馬乘車五百金之楚城渾得之遂南交於楚楚
王曾錢一無王果以新城爲主郡

韓公叔有齊魏而太子有楚秦以爭國鄭申爲楚使於韓矯以新城陽人予太子楚王怒將罪之對曰臣矯予之以爲國也臣爲太子得新城陽人以與公叔爭國而得之齊魏必伐韓韓氏急必懸命於楚又何新城陽人之敢求太子不勝然而不死今將倒冠而至又安敢言地楚王曰善乃不罪也

楚杜赫說楚王以取趙王且予之五大夫而令私行陳軫謂楚王曰赫不能得趙五大夫不可收也得（一得作是）賞無功也得趙而王無加焉是無善也王不如以十乘行之事成予之五大夫王曰善乃以十乘行之杜赫怒而不行陳軫謂王曰是不能得趙也

楚王問於范環（續史記作范蜎徐廣一作蠉）曰寡人欲置相於秦孰可對曰臣不足以知之王曰吾相（一作吾欲相）甘茂可乎范環對曰不可王曰何也曰夫史舉上蔡之監門也大不如（如一作知）事君小不如（如一作知）處室吕苛廉聞於世甘茂事之順焉故惠王之明武王之察張儀之好譖甘茂事之取十官而無罪茂誠賢者也然而不可相秦秦之有賢相也非楚國之利也且王嘗用滑於越而納句章昧之難越亂故楚南察瀨胡而野江東計王之功所以能如此者越亂而楚治也今王以用之於越矣而忘之於秦臣以爲王鉅速忘矣王若欲置相於秦乎若公孫郝者可夫公孫郝之於秦王親

也少與之同衣長與之同車被王衣以聽事眞大王之相巳王相之楚國之大利也

蘇秦爲趙合從說楚威王曰楚天下之强國也大王天下之賢王也楚地西有黔中巫郡東有夏州海陽南有洞庭蒼梧北有汾陘錢劉作陘集作陸之塞郇陽地方五千里帶甲百萬車千乘騎萬匹粟支十年此霸王之資也夫以楚之强與大王之賢天下莫能當也今乃欲西面而事秦則諸侯莫不南面而朝於章臺之下矣秦之所害於天下莫如楚楚强則秦弱楚弱則秦强此其勢不兩立故爲王至計莫如從親以孤秦大王不從親秦必起兩軍一軍出武關一軍下黔中

若此則鄢郢動矣臣聞治之其未亂爲之其未有也患至而後憂之則無及已故願大王之早計之大王誠能聽臣臣請令山東之國奉四時之獻以承一作奉大王之明制委社稷宗廟練士厲兵在大王之所用之大王誠能聽臣之愚計則韓魏齊燕趙衛之妙音美人必充後宮矣趙一作燕代良馬橐他必實於外廄故從合則楚王橫成則秦帝今釋霸王之業而有事人之名臣竊爲大王不取也夫秦虎狼之國也有吞天下之心秦天下之仇讎也橫人皆欲割諸侯之地以事秦此所謂養仇而奉讎者也夫爲人臣而割其主之地以外交強虎狼之秦以侵天下卒有秦患不

顧其禍夫外挾強秦之威以内劫其主以求割地大逆不忠無過此者故從親則諸侯割地以事楚横合則楚割地以事秦此兩策者相去遠矣有億兆之數兩者大王何居焉故弊邑趙王使臣効愚計奉明約在大王命之楚王曰寡人之國西與秦接境秦有舉巴蜀并漢中之心秦虎狼之國不可親也而韓魏迫於秦患不可與深謀史記集劉下更有與深謀三字曾無恐反人以入於秦故謀未發而國已危矣寡人自料以楚當秦未見勝焉内與群臣謀不足恃也寡人卧不安席食不甘味心揺揺如懸旌而無所終薄令君曾作令主君欲一天下安諸侯存危國寡人謹奉社稷以從

張儀爲秦破從連横説楚王曰秦地半天下兵敵四國被山帶河四塞以爲固虎賁之士百餘萬車千乘騎萬疋粟如丘山法令旣明士卒安難樂死主嚴以明將知以武雖無出兵甲席卷常山之險折天下之脊天下後服者先亡且夫爲從者無以異於驅群羊而攻猛虎也夫虎之與羊不格明矣今大王不與猛虎而與群羊竊以爲大王之計過矣凡天下強國非秦而楚非楚而秦兩國敵侔交爭其勢不兩立而大王不與秦秦下甲兵據宜陽韓之上地不通下河東取成皐韓必入臣於秦韓入臣錢作臣秦魏則從風而動秦攻楚之西韓魏攻其北社稷豈得無危哉且夫約

從者聚群弱而攻至強也夫以弱攻強不料敵而輕戰國貧而驟舉兵此危亡之術也臣聞之兵不如者勿與挑戰粟不如者勿與持久夫從人者飾辯虛辭高主之節行言其利而不言其害卒有楚（曾一作秦）禍無及為已是故願大王之熟計之也秦西有巴蜀方船積粟起於汶山循江而下至郢三千餘里舫船（劉一作方舡）載卒一舫載五十人與三月之糧下水而浮一日行三百餘里里數雖多不費馬汗之勞不至十日而距扞關扞關驚則從竟陵已東盡城守矣黔中巫郡非王之有已秦舉甲出之武關南面而攻則北地絕秦兵之攻楚也危難在三月之內而楚恃諸侯之救

在半歲之外此其勢不相及也夫恃弱國之救而忘強秦之禍此臣之所以爲大王之患也且大王嘗與吴人五戰三勝而亡之陳[陳曾作陣]卒盡矣有[一本無有字]偏守新城而居民苦矣臣聞之攻大者易危而民弊者怨於上夫守易危之功而逆強秦之心臣竊爲大王危之且夫秦之所以不出甲於函谷關十五年以攻諸侯者陰謀有吞天下之心也楚嘗與秦構[一本作角]難戰於漢中楚人不勝通侯執珪死者七十餘人遂亡漢中楚王大怒興師襲秦戰於藍田又郤此所謂兩虎相搏者也夫秦楚相弊而韓魏以全制其後計無過[一本作危]於此者矣是故願大王熟計之也秦下兵攻

衛陽晉必開扃一作晉必大開曾大開一作闢天下之匈大王悉起兵集無兵字三同以攻宋不至數月而宋可舉舉宋而東指則泗上十二諸侯盡王之有已九天下所信約從親堅者蘇秦封爲武安君而相燕即陰與燕王謀破齊共分其地乃佯有罪出走入齊齊王因受而相之居二年而覺齊王大怒車裂蘇秦於市夫以一詐僞反覆之蘇秦而欲經營天下混一諸侯其不可成也亦明矣今秦之與楚也接境壤界固形親之國也大王誠能聽臣臣請秦太子入質於楚楚太子入質於秦請以秦女爲大王箕箒之妾效萬家之都以爲湯沐之邑長爲昆弟之國終身無相攻擊臣以爲計無便

於此者（續史記此後有屈原諫止之辭）故敝邑秦王使使臣獻書大王之從車下風須以決事楚王曰楚國僻陋託東海之上寡人年幼不習國家之長計今上客幸教以明制寡人聞之敬以國從乃遣使車百乘獻雞駭之犀夜光之璧於秦王

張儀相秦謂昭雎曰楚無鄢郢漢中有所更得乎曰無有曰無昭雎陳軫有所更得乎曰無所更得張儀曰爲儀謂楚王逐昭雎陳軫請復鄢郢漢中昭雎歸報楚王楚王說之有人謂昭雎曰甚矣楚王不察於爭名者也韓求相工陳籍而周不聽魏求相綦毋恢而周不聽何以也周是（一作周曰是）列縣畜我也今楚萬乘之

強國也大王天下之賢主也今儀曰逐君與陳軫而王聽之是楚自行不如周而儀重於韓魏之王也且儀之所行有功名者秦也所欲貴富者魏也欲為攻於魏必南伐楚故攻有道外絶其交內逐其謀臣陳軫夏人也習於三晉之事故逐之則楚無謀臣矣今君能用楚之衆故亦逐之則楚衆不用矣此所謂內攻之者也而王不知察今君何不見臣於王請為王使齊交不絶齊交不絶儀聞之其效鄢郢漢中必緩矣是昭雎之言不信也王必薄之

威王問於莫敖子華曰自從先君文王以至不穀之身亦有不為爵勸不為祿勉以憂社稷者乎莫敖子

華對曰如華孫本華作章不足知之矣王曰不於大夫無所聞之莫敖子華對曰君王將何問者也彼有廉其爵貧其身以憂社稷者有崇其爵豐其祿以憂社稷者有斷脰決腹壹瞑而萬世不視不知所益以憂社稷者有勞其身愁其志以憂社稷者亦有不爲爵勸不爲祿勉以憂社稷者王曰大夫此言將何謂也莫敖子華對曰昔令尹子文緇帛之衣以朝鹿裘以處未明而立於朝日晦而歸食朝不謀夕無一月之積故彼廉其爵貧其身以憂社稷者令尹子文是也昔者葉公子高身獲於表薄而財於柱國定白公之禍寧楚國之事恢先君以揜方城之外四封不侵名不

挫於諸侯當此之時也天下莫敢以兵南鄉葉公子高食田六百畛故彼崇其爵豐其祿以憂社稷者葉公子高是也昔者吳與楚戰於栢舉兩御之間夫卒交莫敖大心撫其御之手顧而大息曰嗟乎子乎楚國亡之月（月一作日）至矣吾將深入吳軍若扑一人若捽一人以與大心者也社稷其爲庶幾乎故斷脰決腹壹瞑而萬世不視不知所益以憂社稷者莫敖大心是也昔吳與楚戰於栢舉三戰入郢寡君身出大夫悉屬百姓離散棼冒勃蘇曰吾被堅執銳赴強敵而死此猶一卒也不若奔諸侯於是嬴糧潛行上峥山踰深谿蹠穿膝暴七日而薄秦王之朝雀立不轉晝

吟宵哭七日不得告水漿無入口瘨而殫悶旄不知人秦王聞而走之冠帶不相及左奉其首右濡其口勃蘇乃蘇秦王身問之子孰誰也棼冒勃蘇對曰臣非異楚使新造盩棼冒勃蘇吳與楚人戰於柏舉三戰入郢寡君身出大夫悉屬百姓離散使下臣來告亡且求救秦王顧令不起寡人聞之萬乘之君得罪一士社稷其危今此之謂也遂出革車千乘卒萬人屬之子滿與子虎下塞以東與吳人戰於濁水而大敗之亦聞於遂浦故勞其身愁其思以憂社稷者棼冒勃蘇是也吳與楚戰於柏舉三戰入郢君王身出大夫悉屬百姓離散蒙穀給鬭於宮唐之上舍鬭奔

郢曰若有孤楚國社稷其庶幾乎遂入大宮曾一無大字負雞一本作離次之典以浮於江逃於雲夢之中昭王反郢五官失法百姓昏乱蒙穀獻典五官得法而百姓大治此蒙穀之功多與存國相若封之執圭田六百畛蒙穀怒曰穀非人臣社稷之臣苟社稷血食餘豈悉一作余豈患無君乎遂自弃於磨山漢注引歷山之中至今無冒故不爲爵勸不爲祿勉以憂社稷者蒙穀是也續漢李通傳論曰昔蒙穀負書不徇楚難注引戰國策吴楚戰于栢舉蒙穀奔入宮負離次之典浮江逃于雲夢之中云云苟利社稷血食余豈患無君乎遂弃於歷山也王乃大息曰此古之人也今之人焉能有之耶莫敖子華對曰昔者先君靈王好小要楚士約食馮而能立式而能起食之

可欲忍而不入死之可惡然就一作而不避章聞之其君好發者其臣抉拾君王直不好若君王誠好賢此五臣者皆可得而致之

戰國策卷第十四

戰國策卷第十五

楚二

高誘注

魏相翟強死爲甘茂謂楚王曰魏之幾相者公子勁也勁也（劉一無下也字）相魏魏秦之交必善秦魏之交宁則楚輕矣故王不如與齊約相甘茂於魏齊王好高人以名今爲其行人請魏之相齊必喜魏氏不聽交惡於齊齊魏之交惡必爭事楚魏氏聽甘茂與樗里疾貿首之讎也而魏秦之交必惡又交重楚也

齊秦約攻楚楚令景翠以六城賂齊（一本下有以字）太子爲質昭雎謂景翠曰秦恐且因景鯉蘇厲而效地於楚公出地以取（取一作收別本作牧）齊鯉與厲且以收地取秦公

事必敗公不如令王重賂景鯉蘇厲使入秦秦（一本下有齊字）恐必不求地而合於楚若齊不求是公與約也術視伐楚楚令昭鼠以十萬軍漢中昭睢勝秦於重丘（別本丘作兵）蘇厲謂宛公昭鼠曰王欲昭睢之乘秦也必分公之兵以益之秦知公兵之分也必出漢中請爲公令辛戎謂王曰秦兵且出漢中則公之兵全矣

四國伐楚楚令昭睢將以距秦楚王欲擊秦昭侯不欲桓臧爲昭睢謂楚王曰睢戰勝（一本下有秦字）三國惡楚之強也恐秦之變而聽楚也必深攻楚以勁秦秦王怒於戰不勝必悉起而擊楚是王與秦相罷而以（一本無以字）利三國也戰不勝秦秦進兵而攻不如益昭睢

之兵令之示秦必戰秦王惡與楚相弊而令天下秦可以少割而收害也秦楚之合而燕趙魏不敢不聽三國可定也

楚懷王拘張儀將欲殺之靳尚爲儀謂楚王曰拘張儀秦王必怒天下見楚之無秦也楚必輕矣又謂王之幸夫人鄭褎曰子亦自知且賤於王乎鄭褎曰何也尚曰張儀者秦王之忠信有功臣也今楚拘之秦王欲出之秦王有愛女而美又簡擇宮中佳翫麗好翫習音者以懽從之資之金玉寶器奉以上庸六縣爲湯沐邑欲因張儀内之楚王楚王必愛秦女依強秦以爲重挾寶地以爲資勢爲王妻以臨于楚王惑

於虞樂必厚尊敬親愛之而忘子子益賤而日疏矣鄭褎曰願委之於公爲之奈何曰子何不急言王出張子張子得出德子無已時秦女必不來而秦必重子子內擅楚之貴外結秦之交畜張子以爲用子之子孫必爲楚太子矣此非布衣之利也鄭褎遽說楚王出張子

楚王將出張子恐其敗（敗一作欺）已也靳尚謂楚王曰臣請隨之儀事王不善臣請殺之楚小臣靳尚之仇也謂張旄曰以張儀之知而有秦楚之用君必窮矣君不如使人微要靳尚而刺之楚王必大怒儀也彼儀窮則子重矣楚秦相難則魏無患矣張旄果令人要

靳尚刺之楚王大怒秦構兵而戰秦楚爭事魏張旄果大重

秦敗楚漢中楚王入秦秦王留之游騰爲楚謂秦王曰王挾楚王而與天下攻楚則傷行矣不與天下共攻之則失利矣王不如與之盟而歸之楚王畏必不敢倍盟王因與三國攻之義也

楚襄王爲太子之時質於齊懷王薨太子辭於齊王而歸齊王隘之予我東地五百里乃歸子子不予我不得歸太子曰臣有傅請追而問傅傅愼子曰獻之地所以爲身也愛地不送死父不義臣故曰獻之便（便一作使曾作便）太子入致命齊王曰敬獻地五百里齊王

歸楚太子太子歸即位爲王齊使車五十乘來取東地於楚楚王告愼子曰齊使來求東地爲之奈何愼子曰王明日朝群臣皆令獻其計上柱國子良入見王曰寡人之得求反王墳墓復群臣歸社稷也以東地五百里許齊齊令令一作今使來求地爲之奈何子良曰王不可不與也王身出玉聲許強萬乘之齊而不與則不信後不可以約結諸侯請與而復攻之與之信攻之武臣故曰與之子良出昭常入見王曰齊使來求東地五百里爲之奈何昭常曰不可與也萬乘者以地大爲萬乘今去東地五百里是去戰國之半也有萬乘之號而無千乘之用也不可臣故曰勿與

常請守之昭常出景鯉入見王曰齊使來求東地五百里爲之奈何景鯉曰不可與也雖然楚不能獨守王身出玉聲許萬乘之強齊也而不與負不義於天下楚亦不能獨守曾圈去以上二十七字臣請西索救於秦景鯉出慎子入王以三大夫計告慎子曰子良見寡人曰不可不與也與而復攻之常見寡人曰不可與也常請守之鯉見寡人曰不可與也雖然楚不能獨守也臣請索救於秦寡人誰用於三子之計慎子對曰王皆用之王怫然作色曰何謂也慎子曰臣請效其說而王且見其誠然也王發上柱國子良車五十乘而北獻地五百里於齊發子良之明日遣昭常爲大

司馬令往守東地遣昭常之明日遣景鯉車五十乘西索救於秦王曰善乃遣子良北獻地於齊遣子良之明日立昭常爲大司馬使守東地又遣景鯉西索救於秦子良至齊齊使人以甲受東地昭常應齊使曰我典主東地且與死生悉五尺至六十三十餘萬弊甲鈍兵願承下塵齊王謂子良曰大夫來獻地今常守之何如子良曰臣身受命弊邑之王是常矯也王攻之齊王大興兵攻東地伐昭常未涉疆秦以五十萬臨齊右壤曰夫隘楚太子弗出不仁又欲奪之東地五百里不義其縮甲則可不然則願待戰齊王恐焉乃請子良南道楚西使秦解齊患士卒不用東

地復全

女阿謂蘇子曰秦栖栖別本作西楚王危太子者公也今楚王歸太子南公必危公不如令人謂太子曰蘇子知太子之怨已也必且務不利太子太子不如善蘇子蘇子必且爲太子入矣蘇子乃令人謂太子太子復請善於蘇子

戰國策卷第十五

戰國策卷第十六

楚三

高誘注

蘇子謂楚王曰仁人之於民也愛之以心事之以善言孝子之於親也愛之以心事之以財忠臣之於君也必進賢人以輔之今王之大臣父兄好傷賢以爲資厚賦斂諸臣百姓使王見疾於民非忠臣也大臣播王之過於百姓多賂諸侯以王之地是故退王之所愛亦非忠臣也是以國危臣願無聽群臣之相惡也慎大臣父兄用民之所善節身之嗜欲以百姓人臣莫難於無妬而進賢爲主死易垂沙之事死者以千數爲主辱易自令尹以下事王者以千數至於無

妬而進賢未見一人也故明主之察其臣也必知其無妬而進賢也賢之事其主也亦必無妬而進賢夫進賢之難者賢者用且使已廢貴且使已賤故人難之

蘇秦之楚三日乃得見乎王談卒辭而行楚王曰寡人聞先生若聞古人今先生乃不遠千里而臨寡人曾不肯留願聞其說對曰楚國之食貴於玉薪貴於桂謁者難得見如鬼王難得見如天帝今令臣食玉炊桂因鬼見帝王曰先生就舍寡人聞命矣

楚王逐張儀於魏陳軫曰王何逐張子曰爲臣不忠不信曰不忠王無以爲臣不信王勿與爲約且魏臣

不忠不信於王何傷忠且信於王何益逐而聽則可若不聽是王令困也且使萬乘之國免其相是城下之事也

張儀之楚貧舍人怒而歸張儀曰子必以衣冠之敝故欲歸子待我爲子見楚王當是之時南后鄭褎貴於楚張子見楚王楚王不說張子曰王無所用臣臣請北見晉君楚王曰諾張子曰王無求於晉國乎王曰黃金珠璣犀象出於楚寡人無求於晉國張子曰王徒不好色耳王曰何也張子曰彼鄭周之女粉白墨黑（别本作黛黑）立於衢閭非知而見之者以爲神楚王曰楚僻陋之國也未嘗見中國之女如此其美也

寡人之獨何爲不好色也乃資之以珠玉南后鄭褏聞之大恐令人謂張子曰妾聞將軍之晉國偶有金千斤進之左右以供芻秣鄭褏亦以金五百斤張子辭楚王曰天下關閉不通未知見日也願王賜之觴王曰諾乃觴之張子中飲再拜而請曰非有他人於此也願王召所便習而觴之王曰諾乃召南后鄭褏而觴之張子再拜而請曰儀有死罪於大王王曰何也曰儀行天下徧矣未嘗見人如此其美也而儀言得美人是欺王也王曰子釋之吾固以爲天下莫若是兩人也

楚王令昭雎之秦重張儀未至惠王死武王逐張儀

楚王因收昭雎以取齊桓臧爲雎謂楚王曰橫親之不合也儀貴惠王而善雎也今惠王死武王立儀走公孫郝甘茂貴甘茂善魏公孫郝善韓二人固不善雎也必以秦合韓魏韓魏之重儀儀有秦而雎以楚重之今儀困秦而雎收楚韓魏欲得秦必善二人者一本有兩二人字將收韓魏輕儀而伐楚方城必危王不如復雎而重儀於韓魏儀據楚勢挾魏重以與秦爭魏不合秦韓韓三同舊作王亦不從則方城無患

張儀逐惠施於魏惠子之楚楚王受之馮郝謂楚王曰逐惠子者張儀也而王親與約是欺儀也臣爲王弗取也惠子爲儀者來而惡王之交於張儀惠子必

弗行也且宋王之賢惠子也天下莫不聞也今之不
善張儀也天下莫不知也今爲事之故棄所貴於讎
人臣以爲大王輕矣且爲事耶王不如舉惠子而納
之於宋而謂張儀曰請爲子勿納也儀必德王而惠
子窮人而王奉之又必德王此不失爲儀之實而可
以德惠子楚王曰善乃奉惠子而納之宋
五國伐秦魏欲和使惠施之楚楚將入之秦而使行
和杜赫謂昭陽曰凡爲伐秦者楚也今施以魏來而
公入之秦是明楚之伐而信魏之和也公不如無聽
惠施而陰使人以請聽（聽劉作德）秦昭子曰善因謂惠施
曰凡爲攻秦者魏也今子從楚爲和楚得其利魏受

其怨子歸吾將使人因魏而和惠子反魏王不說杜赫謂昭陽曰魏爲子先戰折兵之半謁病不聽請和不得魏折而入齊秦子何以救之東有越纍北無晉而交未定於齊秦是楚孤也不如速和昭子曰善因令人謁和於魏

陳軫告楚之魏張儀惡之於魏王曰軫猶善楚爲求地甚力左爽謂陳軫曰儀善於魏王魏王甚信之公雖百說之猶不聽也公不如曰儀之言爲資而得復楚陳軫曰善因使人以儀之言聞於楚楚王喜欲復之劉作果欲

秦伐宜陽楚王謂陳軫曰寡人聞韓侈巧士也習諸

侯事殆能自免也爲其必免吾欲先據之㠯加德焉陳軫對曰舍之王勿據也以韓侈之知於此困矣今山澤之獸無黠於麋麋知獵者張罔前而驅已也因還走而冒人至數獵者知其詐僞舉罔而進之麋因得矣今諸侯明知此多詐僞舉罔而進者必衆矣舍之王勿據也韓侈之知於此困矣楚王聽之宜陽果拔陳軫先知之也

唐且見春申君曰齊人飾身修行得爲益然臣羞而不學也不避絶江河行千餘里來竊慕大君之義而善君之業臣聞之賁諸懷錐刃而天下爲勇西施衣褐而天下稱美今君相萬乘之楚御禦中國之難所欲

者不成所求者不得臣等少也夫梟棊一無棊字之所以能爲者以散棊佐之也夫一梟之不如劉無不如二字不勝五散亦明矣今君何不爲天下梟而令臣等爲散乎

戰國策卷第十六

戰國策卷第十七

楚四　　高誘注

或謂楚王曰臣聞從者欲合天下以朝大王臣願大王聽之也夫因詘爲信舊患有成勇者義之攝禍爲福裁少爲多知者官之夫報報之反墨墨之化唯大君能之禍與福相貫生與亡爲鄰不偏於死不偏於生不足以載（載一作戴）大名無所寇艾不足以橫世夫秦捐德絶命之日久矣而天下不知今夫橫人嚂口利機上干主心下牟百姓公舉而私取利是以國權輕於鴻毛而積禍重於丘山

魏王遺楚王美人楚王說之夫人鄭褏知王之說新

人也甚愛新人衣服玩好擇其所喜而爲之宮室臥具擇其所善（善一作喜）而爲之愛之甚於王王曰婦人所以事夫者色也而妬者其情也今鄭褎知寡人之說新人也其愛之甚於寡人此孝子之所以事親忠臣之所以事君也鄭褎知王以己爲不妬也因謂新人曰王愛子美矣雖然惡子之鼻子爲見王則必揜子鼻新人見王因揜其鼻王謂鄭褎曰夫新人見寡人則揜其鼻何也鄭褎曰妾知也王曰雖惡必言之鄭褎曰其似惡聞君王之臭也王曰悍哉令劓之無使逆命

楚王后死未立后也謂昭魚曰公何以不請立后也

昭魚曰王不聽是知困而交絕於后也然則不買五雙珥令其一善而獻之王明日視善珥所在因請立之

莊辛謂楚襄王荀子莊辛謂楚莊王曰君王左州侯右夏侯輦從鄢陵君與壽陵君專淫逸侈靡不顧國政郢都必危矣襄王曰先生老悖乎將以爲楚國袄祥乎莊辛曰臣誠見其必然者也非敢以爲國袄祥也君王卒幸四子者不衰楚國必亡矣臣請辟於趙淹留以觀之莊辛去之趙留五月秦果舉鄢郢巫上蔡陳之地襄王流揜於城陽於是使人發騶徵莊辛於趙莊辛曰諾莊辛至襄王曰寡人不能用先生之言今事至於此爲之奈何莊辛對曰臣聞鄙語曰見菟而顧

犬未爲晩也亡羊而補牢未爲遲也臣聞昔湯武以百里昌桀紂以天下亡今楚國雖小絶長續短猶以數千里豈特百里哉王獨不見夫蜻蛉乎六足四翼飛翔乎天地之間俛啄蚊虻而食之仰承甘露而飲之自以爲無患與人無爭也不知夫五尺童子方將調鈆膠絲加己乎四仞之上而下爲螻蟻食也蜻蛉其小者也黄雀因是以俯噣白粒仰棲茂樹鼓翅奮翼自以爲無患與人無爭也不知夫公子王孫左挾彈右攝丸將加己乎十仞之上以其類爲招晝游乎茂樹夕調乎酸醎倏忽之間墜於公子之手（三同集無以上十字曾本云一本有此十字）夫雀（一本夫黄雀）其小者也黄鵠因是以

游於江海淹乎大沼俯噣鰷鯉仰嚙蔆衡奮其六翮而凌清風飄搖乎高翔自以爲無患與人無爭也不知夫射者方將脩其碆盧治其繒繳將加己乎百仞之上彼礛磻（續磻補左補何二切以石維繳也）引微繳折清風而抎矣故晝游乎（集一無乎字）江河夕調乎（集一無乎字）鼎鼐夫黃鵠其小者也蔡聖侯之事因是以南游乎高陂北陵乎巫山飲茹谿流（續後語飯茹溪之蹠注云茹溪巫山之溪）食湘波之魚左抱幼妾右擁嬖女與之馳騁乎高蔡之中而不以國家爲事不知夫子發方受命乎宣王繫己以（三同無以字）朱絲而見之也蔡聖侯之事其小者也君王之事因是以左州侯右夏侯輦（一無此輦字）從鄢陵君與壽陵

君飯封祿之粟而戴方府之金與之馳騁乎雲夢之中而不以天下國家爲事不知夫穰侯方受命乎秦王塡黽塞之內而投已乎黽塞之外襄王聞之顏色變作身體戰慄於是乃以（一本無以字）執珪而授之爲（曾爲上有封之二字）陽陵君與淮北之地也

齊明說卓滑以伐秦滑不聽也齊明謂卓滑曰明之來也爲樗里疾卜交也明說楚大夫以伐秦皆受明之說也唯公弗受也臣有辭以報樗里子矣卓滑因重之

或謂黃齊曰人皆以謂公不善於富摯公不聞老萊子之教孔子事君乎示之其齒（一本下有曰齒二字）之堅也六

十而盡相靡也今富摯能而公重不相善也是兩盡
也諺曰見君之乘下之見杖起之今也王愛富摯而
公不善也是不臣也

長沙之難楚太子橫爲質於齊楚王死薛公歸太子
橫因與韓魏之兵隨而攻東國太子懼昭蓋曰不若
令屈署以新東國爲和於齊以動秦秦恐齊之敗東
國而令行於天下也必將救我太子曰善遽令屈署
以東國爲和於齊秦王聞之懼令辛戎告楚曰毋與
齊東國吾與子出兵矣

有獻不死之藥於荆王者謁者操以入中射之士問
曰可食乎曰可因奪而食之王怒使人殺中射之士

中射之士使人說王曰臣問謁者謁者曰可食臣故食之是臣無罪而罪在謁者也且客獻不死之藥臣食之而王殺臣是死藥也王殺無罪之臣而明人之欺王王乃不殺

客說春申君曰湯以亳武王以鄗皆不過百里以有天下今孫子天下賢人也君籍之以百里勢臣竊以爲不便於君何如春申君曰善於是使人謝孫子孫子去之趙趙以爲上卿續荀子未嘗爲上卿後語作上客當是客又說春申君曰昔伊尹去夏入殷殷王而夏亡管仲去魯入齊魯弱而齊強夫賢者之所在其君未嘗不尊國未嘗不榮也今孫子天下賢人也君何辭之春申君

又曰善於是使人請孫子於趙孫子爲書謝曰癘人憐王（續韓非子讀曰癘憐王）此不恭之語也雖然不可不審察也此爲刼弑死亡之主言也夫人主年少而矜材無法術以知姦則大臣主斷國私以禁誅於己也故弑賢長而立幼弱廢正適而立不義春秋戒之曰楚王子圍聘於鄭未出竟聞王病反問疾遂以冠纓絞王殺之因自立也齊崔杼之妻美莊公通之崔杼帥其君黨而攻莊公請與分國崔杼不許欲自刃於廟崔杼不許莊公走出踰於外牆射中其股遂殺之而立其弟景公近代所見李兊用趙餓主父於沙丘百日而殺之淖齒用齊擢閔王之筋縣於其廟梁宿夕而

死夫癘雖癰腫胞疾上比前世未至絞纓射股下比
近代未至擢筋而餓死也夫刼弒死亡之主也心之
憂勞形之困苦必甚於癘矣由此觀之癘雖憐王可
也因爲賦曰續亦見荀子賦篇韓詩外傳寶珍隋珠不知佩兮禕
布禕孫作襍與絲不知異兮閭姝子奢莫知媒兮嫫母求
之又甚喜之兮以瞽爲明以聾爲聰以是爲非以吉
爲凶嗚呼上天曷惟其同詩曰上天甚神無自瘵也
天下合合曾作舍從趙使魏加見楚春申君曰君有將乎
曰有矣僕欲將臨武君魏加曰臣少之時好射臣願
以射譬之可乎春申君曰可加曰異日者更羸與魏
王處京臺之下仰見飛鳥更羸謂魏王曰臣爲王

引弓虛發而下鳥魏王曰然則射可至此乎更羸曰可有間鴈從東方來更羸以虛發而下之魏王曰然則射可至此乎更羸曰此孽也王曰先生何以知之對曰其飛徐而鳴悲飛徐者故瘡痛也鳴悲者久失群也故瘡未息而驚心未至也聞弦音引而高飛故瘡隕也今臨武君嘗爲秦孽不可爲拒秦之將也

汗明見春申君候問（一作候間）三月而後得見談卒春申君大說之汗明欲復談春申君曰僕已知先生先生大息矣汗明憱（憱劉作慨）焉曰明願有問君而恐固不審君之聖孰與堯也春申君曰先生過矣臣何足以當堯汗明曰然則君料臣孰與舜春申君曰先生即舜

也汗明曰不然臣請爲君終言之君之賢實不如堯臣之能不及舜夫以賢舜事聖堯三年而後乃相知也今君一時而知臣是君聖於堯而臣賢於舜也春申君曰善召門吏爲汗先生著客籍五日一見汗明曰君亦聞驥乎夫驥之齒至矣服鹽車而上大行蹄申膝折尾湛胕潰漉汁灑地白汗交流中阪（中一作外）遷延負轅不能上（續索隱引戰國策攸棘作轅）伯樂遭之下車攀而哭之解紵衣以冪之驥於是俛而噴仰而鳴聲達於天若出金石聲者何也彼見伯樂之知己也今僕之不肖阨於州部堀穴（三同堀上有陪字）窮巷沈洿鄙俗之日久矣君獨無意湔（音薦）拔僕也使得爲君高鳴屈於梁

乎

楚考烈王無子春申君患之求婦人宜子者進之甚衆卒無子趙人李園持其女弟欲進之楚王聞其不宜子恐又（曾又作久）無寵李園求事春申君為舍人已而謁歸故失期還謁春申君問狀對曰齊王遣使求臣女弟與其使者飲故失期春申君曰聘入乎對曰未也春申君曰可得見乎曰可於是園乃（一無乃字）進其女弟即幸於春申君知其（一無其字）有身園乃與其女弟謀園女弟承間說春申君曰楚王之貴幸君雖兄弟不如今君相楚王（一無王字）二十餘年而王無子即百歲後將更立兄弟即楚王更立彼亦各貴其故所親君又

安得長有寵乎非徒然也君用事乆多失禮於王兄
弟兄弟誠立禍且及身奈何一無奈字以保相印江東之
封乎今妾自知有身矣而人莫知妾之幸君未乆誠
以君之重而進妾於楚王王必幸妾妾賴天而有男
則是君之子爲王也楚國封盡一無盡字可得孰與其臨
不測之罪乎春申君大然之乃出園女弟謹舍而言
之楚王楚王召入幸之遂生子男立爲太子以李園
女弟立爲王后楚王貴李園李園用事李園既入其
女弟爲王后子爲太子恐春申君語泄而益驕陰養
死士欲殺春申君以滅口續越絕記昔楚考烈王相春申君也吏李園園女弟
環謂園曰我聞王老無嗣可見我於春申君我欲假
於春申君我得見於春申君徑得幸於王矣園曰春

申君貴人也千里佐人吾胡敢託言女環曰即不見我汝求謁於春申君才人告有遠道客因請歸待之彼必問汝汝家何等遠道客者因對曰園有女弟聞之使使來求之園才人使告園也彼必問汝女弟何能對曰能鼓音讀詩書通一經故彼必見我園曰諾明日辭春申君才人有遠道客請歸待之春申君果問汝家何等遠道客對曰園有女弟魯相聞之使使來求之春申君曰何能對以鼓音讀詩書通一經春申君曰可得見乎園曰可明日使待於離亭園曰諾既歸告女弟環曰吾辭於春申君與我明日夕於離亭女環曰園宜先供待之春申君到園馳人呼女環到黃昏女環至大縱酒鼓琴曲未終春申君重言善女環鼓琴而歌春申君大悅留宿明日女環謂春申君曰妾聞王老無嗣屬邦於君君外淫不顧政事使王聞之君上負於王使妾兄下負於夫人為之柰何無泄此口君召而戒之春申君以負告於官屬莫有聞也皆諾與女環通未終月女環謂春申君曰妾聞王老無嗣今懷君子一月矣可見妾於王幸產子男君即王公也何為而佐乎君試念之春申君曰諾念之五日而道之邦中有好女中相呼屬嗣者烈王曰諾即召而可之烈王大悅取之十月產子男烈王死幽王嗣立女環使園相春申君相之三年然後告園以

吴封春申君使備東邊園曰諾即封春申君於吴幽王後懷上使張儀詐殺之懷王子頃襄王秦始皇帝使王翦滅之越絶書又云春申君楚考烈王相也烈王死幽王立封春申君於吴三年幽王徵春申君爲楚令尹春申君自使其子親爲假君治十一年幽而王徵假君與春申君并殺之二君治吴九十四年

國人頗有知之者春申君相楚二十五年考烈王病朱英謂春申君曰世有無妄之福又有無妄之禍今君處無妄之世以事無妄之主安不有無妄之人乎春申君曰何謂無妄之福曰君相楚二十餘年矣雖名爲相國實一本實下有如字楚王也五子皆相諸侯今王疾甚旦暮且崩太子衰弱疾而不起而君相少主因而代立當國如伊尹周公王長而反政不即遂南面稱孤因而有楚國此所謂無妄之福也春申君曰何

謂無妄之禍曰李園不治國（錢劉下有而字）王之舅也不爲
兵將而陰養死士之日久矣楚王崩李園必先入據
本議制斷君命秉權而殺君以滅口此所謂無妄之
禍也春申君曰何謂無妄之人曰君先仕臣爲郎中
君王崩李園先入臣請爲君劗其胸殺之此所謂無
妄之人也春申君曰先生置之勿復言巳李園軟弱
人也僕又善之又何至此朱英恐乃亡去後十七日
楚考烈王崩李園果先入置死士止於棘門之內春
申君後入止棘門園死士夾刺春申君斬其頭投之
棘門外於是使吏盡滅春申君之家而李園女弟初
幸春申君有身而入之王所生子者遂立爲楚幽王

也是歲秦始皇立九年矣嫪毒亦爲亂於秦覺夷三族而呂不韋廢

虞卿謂春申君曰臣聞之春秋於安思危危則慮安今楚王之春秋高矣而君之封地不可不早定也爲主君慮封者莫如遠楚秦孝公封商君孝公死而後不免殺之秦惠王封冉子惠王死而後王奪之公孫鞅功臣也冉子親姻也然而不免奪死者封近故也太公望封於齊邵公奭封於燕爲其遠王室矣今燕之罪大而趙怒深故君不如北兵以德趙踐亂燕以定身封此百代之一時也君曰所道攻燕非齊則魏魏齊新怨楚楚君雖欲攻燕將道何哉對曰請令魏

王可君曰何如對曰臣請到魏而使所以信之廼謂魏王曰夫楚亦強大矣天下無敵乃且攻燕魏王曰鄉也子云天下無敵今也子云乃且攻燕者何也對曰今爲馬多力則有矣若曰勝千鈞則不然者何也夫千鈞非馬之任也今謂楚強大則有矣若越趙魏而鬬兵於燕則豈楚之任也我我一作哉非楚之任而楚爲之是敝楚也敝楚見強魏也一本敝楚見強魏也作強楚敝楚其於王孰便也曾云此下恐欠

戰國策卷第十七

續越絶書隋經籍志稱爲子貢作今雜記秦漢事

疑後人所羼不敢盡信史記戰國策列女傳不載女環之名止見於此其畫策終始信如此皆出於女環尤爲異也至言烈王死後李園相春申君方封於吳又立其子爲假君皆與史記國策不合聊記于此以廣異聞

戰國策卷第十八

趙一　　高誘注

知伯從韓魏兵以攻趙圍晉陽而水之城下不沉者三板郄疵（元和姓纂郗巳姓青陽氏之後趙有郗疵）謂知伯曰韓魏之君必反矣知伯曰何以知之郗疵曰以其人事知之夫從韓魏之兵而攻趙趙亡難必及韓魏矣今約勝趙（四本無勝趙二字）而三分其地今城不沒者三板臼竈生鼃人馬相食城降有日而韓魏之君無憙志而有憂色是非反如何也明日知伯以告韓魏之君曰郄疵言君之且反也韓魏之君曰夫勝趙而三分其地城今且將拔矣夫三（錢劉作二）家雖愚不棄美利於前背信盟之約而爲危難不

可成之事其勢可見也是疵為趙計矣使君疑二主之心而解於攻趙也今君聽讒臣之言而離二主之交為君惜之趨而出郄疵謂知伯曰君又何以疵言告韓魏之君為知伯曰子安知之對曰韓魏之君視疵端而趨疾郄疵知其言之不聽請使於齊知伯遣之韓魏之君果反矣

知伯帥趙韓魏而伐范中行氏滅之休數年使人請地於韓韓康子欲勿與段規諫曰不可夫知伯之為人也好利而鷙復（四本只作復劉作復）來請地不與必加兵於韓矣君其與之與之彼狃又將請地於他國他國不聽必鄉之以兵然則韓可以免於患難而待事之變康子曰善使使者致萬家之邑一於知伯知伯說又

使人請地於魏魏宣子欲勿與趙葭諫曰彼請地於韓韓與之請地於魏魏弗與則是魏內自強而外怒知伯也然則其錯兵於魏必矣不如與之宣子曰諾因使人致萬家之邑一於知伯知伯說又使人之趙請蔡皐狼之地趙襄子弗與知伯因陰結韓魏將以伐趙趙（曾錢無下趙字）襄子召張孟談而告之曰夫知伯之爲人陽親而陰疏三使韓魏而寡人弗與焉其移兵寡人必矣今吾安居而可張孟談曰夫董閼安于簡主之才臣也世治晉陽而尹澤循（曾錢皆作脩）之其餘政敎猶存君其定居晉陽君曰諾乃使延陵王將車騎先之晉陽君因從之至行城郭案府庫視倉廩召張孟

談曰吾城郭之完府庫足用倉廩實矣無矢奈何張
孟談曰臣聞董子之治晉陽也公宫之垣皆以荻蒿
苫楚廧之其高至丈餘君發而用之於是發而試之
其堅則箘簵之勁不能過也君曰足矣吾銅少若何
張孟談曰臣聞董子之治晉陽也公宫之室皆以鍊
銅爲柱質請發而用之則有餘銅矣君曰善號令以
定備守以具三國之兵乗晉陽城遂戰三月不能拔
因舒軍而圍之決晉水而灌之圍晉陽三年城中巢
居而處懸釜而炊財食將盡士卒病羸襄子謂張孟
談曰糧食匱城力盡士大夫病吾不能守矣欲以城
下何如張孟談曰臣聞之亡不能存危不能安則無

爲貴知士也君釋此計勿復言也臣請見韓魏之君襄子曰諾張孟談於是陰見韓魏之君曰臣聞脣亡則齒寒今知伯帥二國之君伐趙趙將亡矣亡則二君爲之次矣二君曰我知其然夫知伯爲人也麁中而少親我謀未遂而知則其禍必至爲之奈何張孟談曰謀出二君之口入臣之耳人莫之知也二君即與張孟談陰約三軍與之期曰夜遣入晉陽張孟談以報襄子襄子再拜之張孟談因朝知伯而出遇知過（一去知果）轅門之外知過入見知伯曰二主殆將有變君曰何如對曰臣遇張孟談於轅門之外其志矜其行高知伯曰不然吾與二主約謹矣破趙三分其

地寡人所親之必不欺也子釋之勿出於口知過出見二主入說知伯曰二主色動而意變必背君不如令殺之知伯曰兵着晉陽三年矣旦暮當拔之而饗其利乃有他心不可子慎勿復言知過曰不殺則遂親之知伯曰親之奈何知過曰魏宣子之謀臣曰趙葭康子之謀臣曰段規是皆能移其君之計君其與二君約破趙則封二子者各萬家之縣一如是則二主之心可不變而君得其所欲矣知伯曰破趙而三分其地又封二子者各萬家之縣一則吾所得者少不可知過見君之不用也言之不聽出更其姓爲輔氏遂去不見張孟談聞之入見襄子曰臣遇知過於

轅門之外其視有疑臣之心入見知伯出更其姓今暮不擊必後之矣襄子曰諾使張孟談見韓魏之君曰夜期殺守堤之吏而決水灌知伯軍知伯軍救水而亂韓魏翼而擊之襄子將卒犯其前大敗知伯軍而禽知伯知伯身死國亡地分爲天下笑此貪欲無厭也夫不聽知過亦所以亡也知氏盡滅唯輔氏存焉

張孟談既固趙宗廣封疆發五百乃稱簡之塗以告襄子曰昔者前國地君之御有之曰五百之所以致天下者約兩主勢能制臣無令臣能制主故貴爲列侯者不令在相位自將軍以上不爲近大夫今臣之

名顯而身尊權重而衆服臣願捐功名去權勢以離衆襄子恨然曰何哉吾聞輔主者名顯功大者身尊任國者權重信忠在己而衆服焉此先聖之所以集國家安社稷乎(劉改作也)子何爲然張孟談對曰君之所言成功之美也臣之所謂持國之道也臣觀成事聞往古天下之美同臣主之權均之能美未之有也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君若弗圖則臣力不足愴然有決色襄子去之臥三日使人謂之曰晉陽之政臣下不使者何如對曰死僇張孟談曰左司馬見使於國家安社稷不避其死以成其忠君其行之君曰子從事乃許之張孟談便厚以便名納地釋事以去權尊

而耕於負親之丘故曰賢人之行明主之政也耕三
年韓魏齊燕負親以謀趙襄子往見張孟談而告之
曰昔者知氏之地趙氏分則多十城復來而今諸侯
孰謀我爲之柰何張孟談曰君其負劒而御臣以之
國舍臣於廟授吏大夫臣試計之君曰諾張孟談乃
行其妻之楚長子之韓次子之魏少子之齊四國疑
而謀敗晉畢陽之孫豫讓始事范中行氏而不說去
而就知伯知伯寵之及三晉分知氏趙襄子最怨知
伯而將其頭以爲飲器豫讓遁逃山中曰嗟乎士爲
知己者死女爲悅己者容吾其報知氏之讎矣乃變
姓名爲刑人入宮塗厠欲以刺襄子襄子如厠心動

執問塗者則豫讓也刃其扞曾本作扜曰欲爲知伯報讎
左右欲殺之趙襄子曰彼義士也吾謹避之耳且知
伯巳死無後而其臣至爲報讎此天下之賢人也卒
釋之豫讓又漆身爲厲滅鬚去眉自刑以變其容爲
乞人而往乞其妻不識曰狀貌不似吾夫其音何類
吾夫之甚也又呑炭爲啞變其音其友謂之曰子之
道甚難而無功謂子有志則然矣謂子智則否以子
之才而善事襄子襄子必近幸子子之得近而行所
欲此甚易而功必成豫讓乃笑而應之曰是爲先知
報後知爲故君賊新君大亂君臣之義者無此矣凡
吾所謂爲此者以明君臣之義非從易也且夫委質

而事人而求弑之是懷二心以事君也吾所爲難亦將以愧天下後世人臣懷二心者居頃之襄子當出豫讓伏所當過橋下襄子至橋而馬驚襄子曰此必豫讓也使人問之果豫讓於是趙襄子面數豫讓曰子不嘗事范中行氏乎知伯滅范中行氏而子不爲報讎反委質事知伯知伯已死子獨何爲報讎之深也豫讓曰臣事范中行氏范中行氏以衆人遇臣臣故衆人報之知伯以國士遇臣臣故國士報之襄子乃喟然嘆泣曰嗟乎豫子豫（劉去豫字）子之爲知伯名既成矣寡人舍子亦以足矣子自爲計寡人不舍子使兵環之豫讓曰臣聞明主不掩人之義忠臣不愛死

以成名君前已寛舍臣天下莫不稱君之賢今日之事臣故伏誅然願請君之衣而擊之雖死不恨非所望也敢布腹心於是襄子義之乃使使者持衣與豫讓豫讓拔劒三躍呼天擊之（錢無呼天二字劉作呼天而擊之）曰而可以報知伯矣遂伏劒而死死之日趙國之士聞之皆爲涕泣（續云司馬貞引戰國策衣盡血襄子回車之輪未周而亡此不言衣出血者太史公恐涉恠妄故略之耳今本無此乃後人所刪說苑襄子自置車庫中水漿不入口三日以禮豫讓）

魏文侯借道於趙攻中山趙侯將不許趙利曰過矣魏攻中山而不能取則魏必罷罷則趙重魏拔中山必不能越趙而有中山矣是用兵者魏也而得地者趙也君不如許之許之大勸彼將知矣（劉無矣字）利之也

必輟君不如借之道而示之不得巳

秦韓圍梁燕趙救之謂山陽君曰秦戰而勝三國秦必過周韓而有梁三國而勝秦三國之力雖不足以攻秦足以拔鄭計者不如構三國攻秦

腹擊為室而鉅荆敢言之主謂腹子曰何故為室之鉅也腹擊曰臣羈旅也爵高而祿輕宮室小而帑不衆主雖信臣百姓皆曰國有大事擊必不為用今擊之鉅宮（曾改作室）將以取信於百姓也主君曰善

蘇秦說李兌曰雒陽（元和姓纂洛陽蘇秦之後今無聞）乘軒車蘇秦家貧親老無罷車駑馬桑輪蓬篋羸縢負書擔橐觸塵埃蒙霜露越漳河足重繭日百而舍造外闕願見

於前口道天下之事李兌曰先生以鬼之言見我則可若以人之事兌盡知之矣蘇秦對曰臣固以鬼之言見君非以人之言也李兌見之蘇秦曰今日臣之來也暮後郭門藉席無所得寄宿人田中傍有大叢夜半土梗與木梗鬬曰汝不如我我者曾去者字乃土也使我逢疾風淋雨壞沮乃復歸土今汝非木之根則木之枝耳汝逢疾風淋雨漂入漳河東流至海氾濫無所止臣竊以爲土梗勝也今君殺主父而族之君之立於天下危於累卵君聽臣計則生不聽臣計則死李兌曰先生就舍明日復來見兌也蘇秦出李兌舍人謂李兌曰臣竊觀君與蘇公談也其辯過君其博

過君君能聽蘇公之計乎李兌曰不能舍人曰君即不能願君堅塞兩耳無聽其談也明日復見終日談而去舍人出送蘇君蘇秦謂舍人曰昨日我談粗而君動今日精而君不動何也舍人曰先生之計大而規高吾君不能用也乃我請君塞兩耳無聽談者雖然先生明日復來吾請資先生厚用明日來抵掌而談李兌送蘇秦明月之珠和氏之璧黑貂之裘黃金百鎰蘇秦得以爲用西入於秦

趙收天下且以伐齊蘇秦爲齊上書說趙王曰臣聞古之賢君德行非施於海內也教順慈愛非布於萬民也祭祀時享非當於鬼神也甘露降風雨時至農

夫登年穀豐盈衆人喜之而賢主惡之今足下功力非數痛加於秦國而怨毒積惡非曾深凌於韓也曾本非素深於韓齊也臣竊外聞大臣及下吏之議皆言主前專據以秦爲愛趙而憎韓臣竊以事觀之秦豈得愛趙而憎韓哉欲亡韓吞兩周之地故以韓爲餌先出聲於天下欲鄰國聞而觀之也恐其事不成故出兵以佯示趙魏恐天下之驚覺故微韓以貳之恐天下疑已故出質以爲信聲德於與國而實伐空韓臣竊觀其圖之也議秦以謀計必出於是且夫說士之計皆曰韓亡三川魏滅晉國恃韓未窮而禍及於趙且物固有勢異而患同者又有勢同而患異者昔者楚人久伐而中山

亡今燕盡韓之河南距沙丘而至鉅鹿之界三百里距於扞關至於榆中千五百里秦盡韓魏之上黨則地與國都邦屬而壤挈者七百里秦以三軍強弩坐羊唐之上即地去邯鄲二十里且秦以三軍攻王之上黨而危其北則句注之西非王之有也今魯句注禁常山而守三百里通於燕之唐曲吾此代馬胡駒不東而崐山之玉不出也此三寶者又非王之有也今從於彊秦國之伐齊臣恐其禍出於是矣昔者五國之王嘗合横而謀伐趙叅分趙國壤地著之盤盂屬之讎柞五國之兵有日矣韓乃西師以禁秦國使秦發令素服而聽反温枳一作根柔高平於魏反三公什

清（續云史記改三公什清作巠分先俞）於趙此王之明知也夫韓事趙宜正爲上交今乃以抵罪取伐臣恐其後事王者之不敢自必也今王收天下必以王爲得韓危（曾作抱）社稷以事王天下必重王然則韓義王以天下就之下至韓慕王以天下收之是一世之命制於王巳臣願大王深與左右群臣卒計而重謀先事成慮而熟圖之也（此段與史記文多不同蓋訛謬當用史記全篇觀之）

齊攻宋奉陽君不欲客謂奉陽君曰君之春秋高矣而封地不定不可不熟圖也秦之貪韓魏危衛楚正中山之地薄宋罪重齊怒深殘伐亂宋定身封德強齊此百代之一時也

秦王謂公子他曰昔歲殽下之事韓爲中軍以與諸侯攻秦韓與秦接境壤界其地不能千里展轉不可約日者秦楚戰於藍田韓出銳師以佐秦秦戰不利因轉與楚不固信盟唯便是從韓之在我心腹之疾吾將伐之何如公子他曰王出兵韓韓必懼懼則可以不戰而深取割王曰善乃起兵一軍臨熒陽一軍臨太行韓恐使陽城君入謝於秦請效上黨之地以爲和令韓陽告上黨之守靳黈曰秦起二軍以臨韓韓不能有今王令韓興兵以上黨入和於秦使陽言之太守太守其效之靳黈曰人有言挈瓶之知不失守器王則有令而臣太守雖王與子亦其猜焉臣請

悉發守以應秦若不能卒則死之韓陽趨以報王王曰吾始已諾於應侯矣今不與是欺之也乃使馮亭代靳黈馮亭守三十日陰使人請趙王曰韓不能守上黨且以與秦其民皆不欲爲秦而願爲趙今有城市之邑七十願拜内之於王唯王才之趙王喜召平原君而告之曰韓不能守上黨且以與秦其吏民不欲爲秦而皆願爲趙今馮亭令使者以與寡人何如趙豹對曰臣聞聖人甚禍無故之利王曰人懷吾義何謂無故乎對曰秦蠶食韓氏之地中絶不令相通故自以爲坐受上黨也且夫韓之所以内趙者欲嫁其禍也秦被其勞而趙受其利雖強大不能得之於

小弱而小弱顧能得之強大乎今王取之可謂有故乎且秦以牛田（錢劉作甲）水通糧其死士皆列之於上地令嚴政行不可與戰王自圖之王大怒曰夫用百萬之衆攻戰（三本同作齊）踰年歷歲未見一城也今不用兵而得城七十何故不爲趙豹出王召趙勝趙禹而告之曰韓不能守上黨今其守以與寡人有城市之邑七十二人對曰用兵踰年未見一城今坐而得城此大利也乃使趙勝往受地趙勝至曰敝邑之王使使者臣勝太守有詔使臣勝謂曰請以三萬戶之都封太守千戶封縣令諸吏皆益爵三級民能相集者賜家六金馮亭垂涕而勉曰是吾處三不義也爲主守

地而不能死而以與人不義一也主內之秦不順主命不義二也賣主之地而食之不義三也辭封而入韓謂韓王曰趙聞韓不能守上黨今發兵已取之矣韓告秦曰趙起兵取上黨秦王怒令公孫起王齮以兵遇趙於長平

蘇秦爲趙王使於秦反三日不得見謂趙王曰秦乃者過柱山有兩木焉一蓋呼侶一蓋哭問其故一本秦問其故對曰吾已大矣年已長矣吾苦夫匠人且以繩墨案規矩刻鏤我一蓋曰此非吾所苦也是故吾事也吾所苦夫鐵鉆然自入而出夫人者今臣使於秦而三日不見無有謂集錢劉作爲臣爲鐵鉆者乎

甘茂爲秦約魏以攻韓宜陽又北之趙冷向謂強國曰不如令趙拘甘茂勿出以與齊韓秦市齊王欲求救宜陽必效縣狐氏韓欲有宜陽必以路涉端氏賂趙秦王欲得宜陽不愛名寶且拘茂也且以置公孫赫樗里疾

謂皮相國曰以趙之弱而據之建信君涉孟之讎然者何也以從爲有功也齊不從建信君知從之無功建信者一作君安能以無功惡秦哉不能以無功惡秦則且出兵助秦攻魏以楚趙分齊則是強畢矣建信春申從則無功而惡秦秦分齊齊亡魏則有功而善秦故兩君者奚擇有功之無功爲知哉

或謂皮相國曰魏殺呂遼而衛兵亡其北（比一作）陽而梁危河間封不定而齊危文信不得志三晉倍之憂也今魏恥未滅趙患又起文信侯之憂大矣齊不從三晉之心疑矣憂大者不計而構心疑者事秦急秦魏之構不待割而成秦從楚魏攻齊獨吞趙齊趙必俱亡矣

趙王封孟嘗君以武城孟嘗君擇舍人以爲武城吏而遣之曰鄙語豈不曰借車者馳之借衣者被（平聲叶音）之哉皆對曰有之孟嘗君曰文甚不取也夫所借衣車者非親友則兄弟也夫馳親友之車被兄弟之衣文以爲不可今趙王不知文不肖而封之以武城願

大夫之徃也毋伐樹木毋發屋室訾然使趙王悟而
知文也謹使可全而歸之
謂趙王曰三晉合而秦弱三晉離而秦強此天下之
所明也秦之有燕而伐趙有趙而伐燕有梁而伐趙
有趙而伐梁有楚而伐韓有韓而伐楚此天下之所
明見也然山東不能易其路兵弱也弱而不能相壹
是何楚之知山東之愚也是臣所爲山東之憂也虎
將即禽禽不知虎之即已也而相鬬兩罷而歸其死
於虎故使禽知虎之即已决不相鬬矣今山東之主
不知秦之即己也而尚相鬬兩敝而歸其國於秦知
不如禽遠矣願王熟慮之也今事有可急者秦之欲

伐韓梁東闚於周室甚惟寐亡劉本作忘之今南攻楚者惡三晉之大合也今攻楚休而復之已五年矣攘地千餘里今謂楚王苟來舉玉趾而見寡人必與楚爲兄弟之國必爲楚攻韓梁反楚之故地楚王美秦之語怒韓梁之不救己必入於秦有謀故殺劉作發使之趙以燕餌趙而離三晉今王美秦之言而欲攻燕攻燕食未飽而禍已及矣楚王入秦秦楚爲一東面而攻韓韓南無楚北無趙韓不待伐割挈馬兔曾作免而西走秦與韓爲上交秦禍安續云攺安作案移續云荀子上不能好其人下不能隆禮安特將學雜識志順詩書而已耳則末世窮年不免爲陋儒而已注安語助猶言抑也或作案荀子多用此字禮記三年問作焉戰國策謂趙王曰秦與韓爲上交秦禍按移於梁矣秦與梁爲上交

秦禍按攘於趙矣呂氏春秋吳起謂商文曰今置質爲臣其主安主釋璽辭官其主安輕蓋當時人通以安爲語助或方言耳特猶言直也雜志記之書百家之說言旣不能好其人又不能隆禮直學雜說順詩書而已豈免爲陋儒乎言不知通變也於梁矣以秦之強有楚韓之用梁不待伐矣一無矣字割挈馬兔而西走秦與梁爲上交秦禍案攘於趙矣以強秦之有韓梁楚與燕之怒割必深矣國之舉此臣之所爲來臣故曰事有可急爲者及楚王之未入也三晉相親相堅出銳師以戍韓梁西邊楚王聞之必不入秦秦必怒而循攻楚是秦禍不離楚也便於三晉若楚王入秦見三晉之大合而堅也必不出楚王即多割是秦禍不離楚也有利於三晉願王之熟計之也急趙王因起兵南戍韓梁

之西邊秦見三晉之堅也果不出楚王印劉改印作印而多求地

戰國策卷第十八

士禮居叢書

十七

17

AC
149
.H88
v.19

戰國策卷第十九

趙二　高誘注

蘇秦從燕之趙始合從說趙王曰天下之卿相人臣乃至布衣之士莫不高賢大王之行義皆願奉教陳忠於前之日久矣雖然奉陽君妬大王不得任事是以外賓（錢劉去賓字）客遊談之士無敢盡忠於前者今奉陽君捐館舍大王乃今然後得與士民相親臣故敢獻其愚效愚忠爲大王計莫若安民無事請無庸有爲也安民之本在於擇交擇交而得則民安擇交不得則民終身不得安請言外患齊秦爲兩敵而民不得安倚秦攻齊而民不得安倚齊攻秦而民不得安

故夫謀人之主伐人之國常苦出辭斷絕人之交願大王愼無出於口也請屏左右曰言所以異陰陽而已矣大王誠能聽臣燕必致氈裘狗馬之地齊必致海隅魚鹽之地楚必致橘柚雲夢之地韓魏皆可使致封地湯沐之邑貴戚父兄皆可以受封侯夫割地效實五伯之所以覆軍禽將而求也封侯貴戚湯武之所以放殺而爭也今大王垂拱而兩有之是臣之所以爲大王願也大王與秦則秦必弱韓魏與齊則齊必弱楚魏魏弱則割河外韓弱則效宜陽宜陽效則上郡絕河外割則道不通楚弱則無援此三策者不可不熟計也夫秦下軹道則南陽動劫韓包周

則趙自銷鑠據衛取淇則齊必入朝秦欲已得行錢劉去行字於山東則必舉甲而向趙秦甲涉河踰漳據番吾則兵必戰於邯鄲之下矣此臣之所以爲大王患也當今之時山東之建國莫如趙強趙地方二千里帶甲數十萬車千乘騎萬匹粟支十年西有常山南有河漳東有清河北有燕國燕固弱國不足畏也且秦之所畏害於天下者莫如趙然而秦不敢舉兵甲而伐趙者何也畏韓魏之議其後也然則韓魏趙之南蔽也秦之攻韓魏也則不然無有名山大川之限稍稍蠶食之傳之國都而止矣韓魏不能錢劉本無能字支秦必入臣韓魏臣於秦秦無韓魏之隔禍中於趙矣此

臣之所以爲大王患也臣聞堯無三夫之分舜無咫尺之地以有天下禹無百人之聚以王諸侯湯武之卒不過三千人車不過三百乘立爲天子誠得其道也是故明主外料其（一本無其字）敵國之強弱內度其士卒之衆寡賢與不肖不待兩軍相當而勝敗存亡之機節（一本無節字）固巳見於胷中矣豈掩（錢劉作闇）於衆人之言而以冥冥決事哉臣竊以天下地圖案之諸侯之地五倍於秦料諸侯之卒十倍於秦六國并力爲一西面而攻秦秦破必矣今見破於秦（一本無此字）西面而事之見臣於秦夫破人之與破於人也臣人之與臣於人也豈可同日而言之哉夫橫人者皆欲割諸侯之地以

與秦成與秦成則高臺美宮室聽竽瑟之音察五味之和前有軒轅後有長庭一本改庭作姣美人巧笑卒有秦患而不與其憂是故横人日夜務以秦權恐猲諸侯以求割地願大王之熟計之也臣聞明王絶疑去讒屏流言之迹塞朋黨之門故尊主廣地強兵之計臣得陳忠於前矣故竊爲大王計莫如一韓魏齊楚燕趙六國從親以儐畔秦令天下之將相相與會於洹水之上通質刑白馬以盟之約曰秦攻楚齊魏各出銳師以佐之韓絶食道趙涉河漳燕守常山之北秦攻韓魏則楚絶其後齊出銳師以佐之趙涉河漳燕守雲中秦攻齊則楚絶其後韓守成臯魏塞午道趙

涉河漳博關燕出鋭師以佐之秦攻燕則趙守常山
楚軍武關齊涉渤海韓魏出鋭師以佐之秦攻趙則
韓軍宜陽楚軍武關魏軍河外齊涉渤海燕出鋭師
以佐之諸侯有先背約者五國共伐之六國從親以
擯秦秦必不敢出兵於函谷關以害山東矣如是則
伯業成矣趙王曰寡人年少莅國之日淺未嘗得聞
社稷之長計今上客有意存天下安諸侯寡人敬以
國從乃封蘇秦爲武安君飾車百乘黃金千鎰白璧
百雙錦繡千純以約諸侯

秦攻趙蘇子爲（一本無爲字）謂秦王曰臣聞明王之於其
民也博論而技藝之是故官無乏事而力不困於其

言也多聽而時用之是故事無敗業而惡不章臣願
王察臣之所謁而效之於一時之用也臣聞懷重寶
者不以夜行任大功者不以輕敵是以賢者任重而
行恭知者功大而辭順故民不惡其尊而世不妬其
業臣聞之百倍之國者民不樂後也功業高世者人
主不再行也力盡之民仁者不用也求得而反靜聖
主之制也功大而息民用兵之道也今用兵終身不
休力盡不罷趙怒必於其巳邑趙僅存哉然而四輪
之國也今雖得邯鄲非國之長利也意者地廣而不
耕民羸而不休又嚴之以刑罰則雖從而不止矣語
曰戰勝而國危者物不斷也功大而權輕者地不入

也故過任之事父不得於子無已之求君不得於臣故微之爲著者強察乎息民之爲用者伯明乎輕之爲重者王秦王曰寡人案兵息民則天下必爲從將以逆秦蘇子曰臣有以知天下之不能爲從以逆秦也臣以田單如耳爲大過也豈獨田單如耳爲大過哉天下之主亦盡過矣夫慮收亡（曾改亡作破）齊罷楚敝魏與不可知之趙欲以窮秦折韓臣以爲至愚也夫齊威宣世之賢主也德博而地廣國富而用民將武而兵強宣王用之後富韓威魏以南伐楚西攻秦爲齊兵困於殽塞之上十年攘地秦人遠迹不服而齊爲虛戾夫齊兵之所以破韓魏之所以僅存者何也

是則伐楚攻秦而後受其殃也今富非有齊威宣之餘也精兵非有富韓勁魏之庫也而將非有田單司馬之慮也收破齊罷楚弊魏不可知之趙欲以窮秦折韓臣以爲至誤臣以從一不可成也客有難者今臣有患於世夫刑名之家皆曰白馬非馬也已如白馬實馬乃使有白馬之爲也此臣之所患也昔者秦人下兵攻懷服其人三國從之趙奢鮑佞（一作接）將楚有四人起而從之臨懷而不救秦人去而不從不識三國之憎秦而愛懷邪忘其憎懷而愛秦邪夫攻而不救去而不從是以三國之兵困而趙奢鮑接之能也故裂地以敗於齊田單將齊之良以兵橫行於中

十四年終身不敢設兵以攻秦折韓也而馳於封內不識從之一成惡存也於是秦王解兵不出於境諸侯休天下安二十九年不相攻

張儀爲秦連橫說趙王曰弊邑秦王使臣敢獻書於大王御史大王收率天下以儐秦秦兵不敢出函谷關十五年矣大王之威行於天下山東弊邑恐懼懾伏繕（一作綴）甲厲兵飾車騎習馳射力田積粟守四封之內（三本同無之內字）愁居懾處不敢動搖唯大王有意督過之也今秦以大王之力西舉巴蜀并漢中東收兩周而西遷九鼎守白馬之津秦雖辟遠然而（三本同無而字）心忿悁含怒之日久矣今宣君有微甲鈍兵軍於澠池

願渡河踰漳據番吾迎戰邯鄲之下願以甲子之日合戰以正殷紂之事敬使臣先以聞於左右凡大王之所信以爲從者恃蘇秦之計熒惑諸侯以是爲非以非爲是欲反覆齊國而不能自令車裂於齊之市夫天下之不可一亦明矣今楚與秦爲昆弟之國而韓魏稱爲東蕃之臣齊獻魚鹽之地此斷趙之右臂也夫斷右臂而求與人鬭失其黨而孤居求欲無危豈可得哉今秦發三將軍一軍塞午道告齊使興師度清河軍於邯鄲之東一軍軍於成皋毆韓魏而軍於河外一軍軍於澠池約曰四國爲一以攻趙破趙而四分其地是故不敢匿意隱情先以聞於左右臣

切爲大王計莫如與秦遇於澠池面相見而身相結也臣請案兵無攻願大王之定計趙王曰先王之時奉陽君相專權擅勢蔽晦先王獨制官事寡人宮居屬於師傅不得與國謀先王弃羣臣寡人年少奉祠祭之日淺私心固竊疑焉以爲一從不事秦非國之長利也乃且願變心易慮剖地謝前過以事秦方將約車趨行而適聞使者之明詔於是乃以車三百乘入朝澠池割河間以事秦

武靈王平晝閒居肥義侍坐曰王慮世事之變權甲兵之用念簡襄之迹計胡狄之利乎曾本添乎字王曰曾本添曰字嗣立不忘先德君之道也錯質務明主之長臣

之論也是以賢君靜而一本無而字有道民便事之教動有明古先世之功爲人臣者窮有弟長辭讓之節通有補民益主之業此兩者君臣之分也今吾欲繼襄主之業啓胡翟之鄉而卒世不見也敵弱者用力少而功多可以無盡百姓之勞而享往古之勳夫有高世之功者必負遺俗之累有獨知之慮者必被庶人之恐今吾將胡服騎射以教百姓而世必議寡人矣曾本改矣字作柰何二字肥義曰臣聞之疑事無功疑行無名今王即定負遺俗之慮殆毋顧天下之議矣夫論至德者不和於俗成大功者不謀於衆昔舜舞有苗而禹袒入裸國非以養欲而樂志也欲以論德而要功也

愚者闇於成事智者見於未萌王其遂行之王曰寡人非疑胡服也吾恐天下笑之狂夫之樂知者哀焉愚者之笑賢者戚焉世有順我者則胡服之功未可知也雖敺世以笑我胡地中山吾必有之王遂胡服使王孫緤告公子成曰寡人胡服且將以朝亦欲叔之服之也家聽於親國聽於君古今之公行也子不反親臣不逆主先王之通誼也今寡人作教易服而叔不服吾恐天下議之也夫制國有常而利民爲本從政有經而令行爲上故明德在於論賤行政在於信貴今胡服之意非以養欲而樂志也事有所出（曾本出改作止）功有所止（曾本止改作出）事成功立然後德且見也今

寡人恐叔逆從政之經以輔公叔之議且寡人聞之事利國者行無邪因貴戚者名不累故寡人願募公叔之義以成胡服之功使緤謁之叔請服焉公子成再拜曰臣固聞王之胡服也不佞寢疾不能趨走是以不先進王今命之臣固敢竭其愚忠臣聞之中國者聰明叡知之所居也萬物財用之所聚也賢聖之所教也仁義之所施也詩書禮樂之所用也異敏技藝之所試也遠方之所觀赴也蠻夷之所義行也今王釋此而襲遠方之服變古之教易古之道逆人之心畔學者離中國臣願大王圖之使者報王王曰吾固聞叔之病也即之公叔成家自請之曰夫服者所

以便用也禮者所以便事也是以聖人觀其鄉而順宜因其事而制禮所以利其民而厚其國也被三本同作祝髮文身錯臂左衽錢劉無錯臂二字錯臂一作拃面孔衍作右臂左衽右袒其臂也甌一作林越後語作臨越注云臨亦百越之一名也戰國策作林今俗尚稱林奴臨林今雷州左側之民也黑齒雕題鯷冠秫縫曾作鯷冠秫縫一作鮭冠黎緤史記作却冠秫絀注戰國策作秫縫亦縫紩之別名鉥者綦鍼也古字多假借故作秫絀耳蓋言女工鍼縷之麤拙也大吳之國也禮服不同其便一也是以鄉異而用變事異而禮易是故聖人苟可以利其民不一其用果可以便其事不同其禮儒者一師而禮異中國同俗而教離又況山谷之便孫作士乎故去就之變知者不能一遠近之服賢聖不能同窮鄉多異曲學多

辨不知而不疑異於已而不非者公於求善也今卿之所言者俗也吾之所言者所以制俗也今吾國東有河薄洛之水與齊中山同之而無舟檝之用自常山以至代上黨東有燕東胡之境西有樓煩秦韓之邊而無騎射之備故寡人且聚舟檝之用求水居之民以守河薄洛之水變服騎射以備其參胡（續云史備燕三胡秦韓之邊）樓煩秦韓之邊且昔者簡主不塞晉陽以及上黨而襄王兼戎取代（集劉錢作簡主實晉陽而襄主兼戎取代）以攘諸胡此愚知之所明也先時中山負齊之強兵侵掠吾地係累吾民引水圍鄗非社稷之神靈即鄗幾不守先王忿之其怨未能報也今騎射之服近可以備上

黨之形遠可以報中山之怨而叔也順中國之俗以逆簡襄之意惡變服之名而忘國事之耻非寡人所望於子公子成再拜稽首曰臣愚不達於王之議敢道世俗之間（一作聞）今欲繼簡襄之意以順先王之志臣敢不聽令再拜乃賜胡服趙文進諫曰農夫勞而君子養焉政之經也愚者陳意而知者論焉教之道也臣無隱忠君無蔽言國之祿也臣雖愚願竭其忠王曰慮無惡擾忠無過罪子其言乎趙文曰當世輔俗古之道也衣服有常禮之制也修法無愆民之職也三者先聖之所以教今君釋此而襲遠方之服變古之教易古之道故臣願王之圖之王曰子言世俗

之閭常民溺於習俗學者沉於所聞此兩者所以成官而順政也非所以觀遠而論始也且夫三代不同服而王五伯不同教而政知者作教而愚者制焉賢者議俗不肖者拘焉夫制於服之民不足與論心拘於俗之衆不足與致意故勢與俗化而禮與變俱聖人之道也承教而動循法無私民之職也知學之人能與聞遷達於（一無於字）禮之變能與時化故爲己者不待人制今者不法古子其釋之趙造諫曰隱忠不竭姦之屬也以私誣國賤（劉改賤作賊）之類也犯姦者身死賤（劉改賤作賊）國者族宗反（劉本無反字）此兩者先聖之明刑臣下之大罪也臣雖愚願盡其忠無遁其死王曰竭

意不諱忠也上無蔽言明也忠不辟危明不距人子其言乎趙造曰臣聞之聖人不易民而教知者不變俗而動因民而教者不勞而成功據俗而動者慮徑而易見也今王易初不循俗胡服不顧世非所以教民而成禮也且服奇者志淫俗辟者亂民是以莅國者不襲奇辟之服中國不近蠻夷之行非所以教民而成禮者也且循法無過脩一作循禮無邪臣願王之圖之王曰古今不同俗何古之法帝王不相襲何禮之循宓戲神農教而不誅黃帝堯舜誅而不怒及至三王觀時而制法因事而制禮法度制令各順其宜衣服器械各便其用故禮一作理世不必一其一本無其字

道劉作後世不一其道便國不必法古聖人之興也不相襲而王夏殷之衰也不易禮而滅然則反古未可非而循禮未足多也且服奇而志淫是鄒魯無奇行錢改奇作衺也曾集無也字俗辟而民易是吳越無俊民也是以聖人利身之謂服便事之謂教進退之謂節衣服之制所以齊常民非所以論賢者也故聖與俗流賢與變俱諺曰以書爲御者不盡於馬之情以古制今者不達於事之變故循法之功不足以高世法古之學不足以制今子其勿反也

王立周紹爲傅曰寡人始行縣過番吾當子爲子之時踐石以上者皆道子之孝故寡人問子以璧遺子

以酒食而求見子子謁病而辭人有言子者曰父之孝子君之忠臣也故寡人以子之知慮爲辨足以道人危足以持難忠可以寫意信可以遠期詩云服難以勇治亂以知事之計也立傅以行教少以學義之經也循計之事失而累訪議之行窮而不憂故寡人欲子之胡服以傅王乎周紹曰王失論矣非賤臣所敢任也王曰選子莫若父論臣莫若君君寡人也周紹曰立傅之道六王曰六者何也周紹曰知慮不躁達於變身行寬惠達於禮威嚴不足以易於位重利不足以變其心恭於教而不快和於下而不危六者傅之才而臣無一焉隱中不竭臣之罪也傅命僕官

以煩有司吏之耻也王請更論王曰知此六者所以使子周紹曰乃國未通於王胡服雖然臣王之臣也而王重命之臣敢不聽令乎再拜賜胡服王曰寡人以王子爲子任欲子之厚愛之無所見醜御道之以行義勿令溺苦於學事君者順其意不逆其志事先者明其高不倍其孤故有臣可命其國之祿也子能行是以事寡人者畢矣書云去邪無疑任賢勿貳寡人與子不用人矣遂賜周紹胡服衣冠具帶黃金師比以傅王子也續云史記匈奴傳漢遺單于有黃金飾貝帶一飾漢書要義曰胥中大帶黃金胥紕一徐廣曰或作犀毗注引戰國策趙武靈王賜周紹貝帶黃金師比延篤云胡革帶鈎也則此帶鈎亦名師比則胥犀與師並相近而說各異耳

趙燕後胡服王令讓之曰事主之行竭意盡力微諫而不譁應對而不怨不逆上以自伐不立私以爲名子道順而不拂臣行讓而不爭子用私道者家必亂臣用私義者國必危反親以爲行慈父不子逆主以自成惠主不臣也寡人胡服子獨弗服逆主罪莫大焉以從政爲累以逆主爲高行私莫大焉故寡人恐親犯刑戮之罪以明有司之法趙燕再拜稽首曰前吏命胡服施及賤臣臣以失令過期更（一作史）不用侵辱敎王之惠也臣敬循（一作脩）衣服以待今日

王破原陽以爲騎邑牛贊進諫曰國有固籍兵有常經變籍則亂失經則弱今王破原陽以爲騎邑是變

籍而棄經也且習其兵者輕其敵便其用者易其難今民便其用而王變之是損一作捐君而弱國也故利不百者不變俗功不什者不易器今王破卒散兵以奉騎射臣恐其攻獲之利不如所失之費也王曰古今異利遠近易用陰陽不同道四時不一宜故賢人觀時而不觀於時制兵而不制於兵子知官府之籍不知器械之利知兵甲之用不知陰陽之宜故兵不當於用何兵之不可易教不便於事何俗之不可變昔者先君襄主與代交地城境封之名曰無窮之門所以昭後而期遠也今重甲循一作脩兵不可以踰險仁義道德不可以來朝吾聞信不棄功知不遺時今

子以官府之籍亂寡人之事非子所知牛贊再拜稽首曰臣敢不聽令乎至集劉作王遂胡服率騎入胡出於遺遺之門踰九限之固絕五俓之險至榆中辟地千里

戰國策卷第十九

戰國策卷第二十

趙三　高誘注

趙惠文王三十年相都平君田單問趙奢曰吾非不說將軍之兵法也所以不服者獨將軍之用衆用衆者使民不得耕作糧食輓賃不可給也此坐而自破之道也非單之所爲也單聞之帝王之兵所用者不過三萬而天下服矣今將軍必負十萬二十萬之衆乃用之此單之所不服也馬服曰君非徒不達於兵也又不明其時勢夫吴干之劍續云荀子注引作吴干將之劍肉試則斷牛馬金試則截盤匜薄之柱上而擊之則折爲三質之石上而擊之則碎爲百今以三萬之衆而應

強國之兵是薄柱擊石之類也且夫吳干之劍材難
夫毋脊之厚而鋒不入無脾之薄而刃不斷兼有是
兩者無鉤罕鐔蒙須曾作頊之便操其刃而刺則未入
而手斷君無十餘二十萬之衆而爲此鉤罕鐔蒙須
曾作頊之便而徒以三萬行於天下君焉能乎且古者
四海之内分爲萬國城雖大無過三百丈集作三丈者人
雖衆無過三千家者而以集兵三萬距此奚難哉今
取古之爲萬國者分以爲戰國七能具數十萬之兵
曠日持久數歲即君之齊已齊以二十萬之衆攻荆
五年乃罷趙以二十萬之衆攻中山五年乃歸今者
齊韓相方而國圍攻焉豈有敢曰我其以三萬救是

者乎哉今千丈之城萬家之邑相望也而索以三萬之衆圍千丈之城不存其一角而野戰不足用也君將以此何之都平君喟然大息曰單不至也

趙使机郝之秦請相魏冄宋突謂机郝曰秦不聽樓緩必怨公公不若陰辭樓子曰請無急秦王秦王見趙之相魏冄之不急也且不聽公言也是事而不成魏冄固德公矣

齊破燕趙欲存之樂毅謂趙王曰今無約而攻齊齊必讎趙不如請以河東易燕地於齊趙有河北齊有河東燕趙必不爭矣是二國親也以河東之地強齊以燕以（劉去以字）趙輔之天下憎之必皆事王以伐齊

是因天下以破齊也王曰善乃以河東易齊楚魏憎之令淖滑惠施之趙請伐齊而存燕

秦攻趙藺離石祁拔趙以公子郚爲質於秦而請內焦（一作應）黎牛狐之城以易藺離石祁於趙趙背秦不予焦（一作應）黎牛狐秦王怒令公子繒請地趙王乃令鄭朱對曰夫藺離石祁之地曠遠於趙而近於大國有先王之明與先臣之力故能有之今寡人不逮其社稷之不能恤安能收恤藺離石祁乎寡人有不令之臣實爲此事也非寡人之所敢知卒倍秦秦王大怒令衛胡易伐趙攻閼與趙奢將救之魏令公子咎以銳師居安邑以挾秦秦敗於閼與反攻魏幾廉頗

救幾大敗秦師

富丁欲以趙合齊魏樓緩欲以趙合秦楚富丁恐主父之聽樓緩而合秦楚也司馬淺爲富丁謂主父曰不如以順齊今我不順齊伐秦秦楚必合而攻韓魏韓魏告急於齊齊不欲伐秦必以趙爲辭則伐秦者趙也韓魏必怨趙齊之兵不西韓必聽秦違齊違齊而親兵必歸於趙矣今我順而齊不西韓魏必絶齊絶齊則皆事我且我順齊齊無而西日者樓緩坐魏三月不能散齊魏之交今我順而齊魏果西是罷齊敝秦也趙必爲天下重國主父曰我與三國攻秦是俱敝也曰不然我約三國而告之秦以未構中山

也三國欲伐秦之果也必聽我欲和我中山聽之是我以王因饒中山而取地也中山不聽三國必絕之是中山孤也三國不能和我雖少出兵可也我分兵而孤樂中山中山必亡我已亡中山而以餘兵與三國攻秦是我一舉而兩取地於秦中山也魏因富丁且合於秦趙恐請效地於魏而聽薛公教子欬謂李兌曰趙畏橫之合也故欲效地於魏而聽薛公公不如令主父以地資周最而請相之於魏周最以天下辱秦者也今相魏魏秦必虛矣齊魏雖勁無秦不能傷趙魏王聽是輕齊也秦魏雖勁無齊不能得趙此利於趙而便於周最也

魏使人因平原君請從於趙三言之趙王不聽出遇虞卿曰爲入必語從虞卿入王曰今者平原君爲魏請從寡人不聽其於子何如虞卿曰魏過矣王曰然故寡人不聽虞卿曰王亦過矣王曰何也曰凡強弱之舉事強受其利弱受其害今魏求從而王不聽是魏求害而王辭利也臣故曰魏過王亦過矣

平原君請（劉本請作謂）馮忌曰吾欲北伐上黨出兵攻燕何如馮忌對曰不可夫以秦將武安君公孫起乘七勝之威而與馬服之子戰於長平之下大敗趙師因以其餘兵圍邯戰之城趙以亡敗之餘衆收破軍之敝守而秦罷於邯鄲之下趙守而不可拔者以攻難

而守者易也今趙非有七克之威也而燕非有長平之禍也今七敗之禍未復而欲以罷趙攻強燕是使弱趙爲強秦之所以攻而使強燕爲弱趙之所以守而強秦以休兵承趙之敝此乃強吴之所以亡而弱越之所以霸故臣未見燕之可攻也平原君曰善哉

平原君謂平陽君曰公子牟游於秦且東而辭應侯應侯曰公子將行矣獨無以教之乎曰且微君之命命之也臣固且有效於君夫貴不與富期而富至富不與粱肉期而粱肉至粱肉不與驕奢期而驕奢至驕奢不與死亡期而死亡至累世以前坐此者多矣應侯曰公子之所以教之者厚矣僕得聞此不忘於心願

君之亦勿忘也平陽君曰敬諾

秦攻趙於長平大破之引兵而歸因使人索六城於趙而講趙計未定樓緩新從秦來趙王與樓緩計之曰與秦城何如不與何如樓緩辭讓曰此非人臣之所能知也王曰雖然試言公之私樓緩曰王亦聞夫公甫文伯母乎公甫文伯官於魯病死婦人爲之自殺於房中者二八其母聞之不肯哭也相室曰焉有子死而不哭者乎其母曰孔子賢人也逐於魯是人不隨今死而婦人爲死者十六人若是者其於長者薄而於婦人厚故從母言之之爲賢母也從婦言之必不免爲妬婦也故其言一也言者異則人心變矣

今臣新從秦來而言勿與則非計也言與之則恐王
以臣之爲秦也故不敢對使臣得爲王計之不如予
之王曰諾虞卿聞之入見王王以樓緩言告之虞卿
曰此飾說也秦既解邯鄲之圍而趙王入朝使趙郝
（音釋作赦）約事於秦割六縣而講王曰何謂也虞卿曰秦
之攻趙也倦而歸乎王以（錢劉去王以字添云字）其力尚能進
愛王而不攻乎王曰秦之攻我也不遺餘力矣必以
倦而歸也虞卿曰秦以其力攻其所不能取倦而歸
王又以其力之所不能攻以資之是助秦自攻也來
年秦復攻王王無以救矣王又以虞卿之言告樓緩
樓緩曰虞卿能盡知秦力之所至乎誠知秦力之不

至此彈丸之地猶不予也今秦來年復攻王得無割其內而媾乎王曰誠聽子割矣子能必來年秦之不復攻我乎樓緩對曰此非臣之所敢任也昔者三晉之交於秦相善也今秦釋韓魏而獨攻王王之所以事秦必不如韓魏也今臣爲足下解負親之攻啓關通敝齊交韓魏至來年而王獨不取於秦王之所以事秦者必在韓魏之後也此非臣之所敢任也王以樓緩之言告虞卿曰樓緩言不媾來年秦復攻王得無更割其內而媾今媾樓緩又不能必秦之不復攻也雖割何益來年復攻又割其力之所不能取而媾也此自盡之術也不如無媾秦雖善攻不能取六城

趙雖不能守而不至失六城秦倦而歸兵必罷我以
五城收天下以攻罷秦是我失之於天下而取償於
秦也吾國尚利孰與坐而割地自弱以強秦今樓緩
曰秦善韓魏而攻趙者必王之事秦不如韓魏也是
使王歲以六城事秦也即坐而地盡矣來年秦復求
割地王將予之乎不與則是弃前貴而挑秦禍也與
之則無地而給之語曰強者善攻而弱者不能自守
今坐而聽秦秦兵不敝而多得地是強秦而弱趙也
以益愈強之秦而割愈弱之趙其計固不止矣且秦
虎狼之國也無禮義之心其求無已而王之地有盡
以有盡之地給無已之求其勢必無趙矣故曰此飾

說也王必勿與王曰諾樓緩聞之入見於王王又以虞卿言告之樓緩曰不然虞卿得其一未知其二也夫秦趙構難而天下皆說何也曰我將因強而乘弱今趙兵困於秦天下之賀戰者則必盡在於秦矣故不若亟割地求和以疑天下慰秦心不然天下將因秦之怒秦（一作乘）趙之敝而瓜分之趙且亡何秦之圖王以此斷之勿復計也虞卿聞之又入見王曰危矣樓子之爲秦也夫趙兵困於秦又割地爲和是愈疑天下而何慰秦心哉是不亦大示天下弱乎且臣曰勿予者非固勿予而已也秦索六城於王王以五城賂齊齊秦之深讎也得王五城并力而西擊秦也（劉本

去也字齊之聽王不待辭之畢也是王失於齊而取償於秦孫本抹去此十字一舉結三國之親而與秦易道也趙王曰善因發虞卿東見齊王與之謀秦虞卿未反秦之使者已在趙矣樓緩聞之逃去

秦攻趙平原君使人請救於魏信陵君發兵至邯鄲城下秦兵罷虞卿爲平原君請益地謂趙王曰夫不鬬一卒不頓一戟而解二國患者平原君之力也用人之力而忘人之功不可趙王曰善將益之地公孫龍聞劉添聞字之見平原君曰君無覆軍殺將之功而封以東武城趙國豪傑之士多在君之右而君爲相國者以親故夫君封以東武城不讓無功佩趙國相印

不辭無能一解國患欲求益地是親戚受封而國人
計功也爲君計者不如勿受便平原君曰謹受令乃
不受封

秦趙戰於長平趙不勝亡一都尉趙王召樓昌與虞
卿曰軍戰不勝尉復死寡人使卷甲而趍之何如樓
昌曰無益也不如發重使而爲媾虞卿曰夫言媾者
以爲不媾者軍必破而制媾者在秦且王之論秦也
欲破王之軍乎其不邪王曰秦不遺餘力矣必且破
趙軍虞卿曰王聊聽臣發使出重寶以附楚魏楚魏
欲得王之重寶必入吾使趙使入楚魏秦必疑天下
合從也且必恐如此則媾乃可爲也趙王不聽與平

陽君爲媾發鄭朱入秦秦內之趙王召虞卿曰寡人使平陽君媾秦秦已內鄭朱矣子以爲奚如虞卿曰王必不得媾軍必破矣天下之賀戰勝者皆在秦矣鄭朱趙之貴人也而入於秦秦王與應侯必顯重以示天下楚魏以趙爲媾必不救王秦知（一本去秦知字）天下不救王則媾不可得成（一無成字）也趙卒不得媾軍果大敗王入秦秦留趙王而后許之媾

秦圍趙之邯鄲魏安釐王使將軍晉鄙救趙畏秦止於蕩（錢劉改蕩作湯）陰不進魏王使客將軍新垣衍間入邯鄲因平原君謂趙王曰秦所以急圍趙者前與齊湣王爭強爲帝已而復歸帝以齊故今齊湣王已益弱

方今唯秦雄天下此非必貪邯鄲其意欲求爲帝趙誠發使尊秦昭王爲帝秦必喜罷兵去平原君猶豫未有所決此時魯仲連適游趙會秦圍趙聞魏將欲令趙尊秦爲帝乃見平原君曰事將奈何矣平原君曰勝也何敢言事百萬之衆折於外今又內圍邯鄲而不能（曾本添能字）去魏王使將軍辛垣衍令趙帝秦今其人在是勝也何敢言事魯連曰始吾以君爲天下之賢公子也吾乃今然后知君非天下之賢公子也梁客辛垣衍安在吾請爲君責而歸之平原君曰勝請召而見之（錢劉作爲召而見之）於先生平原君遂見辛垣衍曰東國有魯連先生其人在此勝請爲紹介而見之

於將軍錢劉作請爲紹交之於將軍辛垣衍曰吾聞魯連先生齊國之高士也衍人臣也使事有職吾不願見魯連先生也平原君曰勝已泄之矣辛垣衍許諾魯連見辛垣衍而無言辛垣衍曰吾視居北圍城之中者皆有求於平原君者也今吾視先生之玉貌非有求於平原君者也曷爲久居此圍城之中而不去也魯連曰世以鮑焦無從容而死者皆非也今衆人不知則爲一身彼秦者弃禮義而上首功之國也權使其士虜使其民彼則肆然而爲帝過而遂正於天下則連有赴東海而死矣吾不忍爲之民也所爲見將軍者欲以助趙也辛垣衍曰先生助之奈何魯連曰吾將使梁

及燕助之齊楚則固助之矣辛垣衍曰燕則吾請以從矣若乃梁則吾乃梁人也先生惡能使梁助之耶魯連曰梁未睹秦稱帝之害故也使梁睹秦稱帝之害則必助趙矣辛垣衍曰秦稱帝之害將奈何魯仲連曰昔齊威王嘗爲仁義矣率天下諸侯而朝周周貧且微諸侯莫朝而齊獨朝之居歲餘周烈王崩諸侯皆弔齊後往周怒赴於齊曰天崩地坼天子下席東藩之臣田嬰齊後至則斮之威王勃然怒曰叱嗟而母婢也卒爲天下笑故生則朝周死則叱之誠不忍其求也彼天子固然其無足怪辛垣衍曰先生獨未見夫僕乎十人而從一人者寧力不勝智不若耶

畏之也魯仲連曰然梁之比於秦若僕耶辛垣衍曰
然魯仲連曰然吾將使秦王烹醢梁王辛垣衍快然
不悅曰噫亦太甚矣先生之言也先生又惡能使秦
王烹醢梁王魯仲連曰固也待吾言之昔者鬼侯之鄂
侯文王紂之三公也鬼侯有子而好故入之於紂紂
以爲惡醢鬼侯鄂侯爭之急辨之疾故脯鄂侯文王
聞之喟然而歎故拘之於牖里之車百日而欲舍錢本添舍字之死曷爲與人俱稱帝王卒就脯醢之地也齊
閔王將之魯夷維子執策而從謂魯人曰子將
何以待吾君魯人曰吾將以十太牢待子之君維子
曰子安取禮而來待吾君彼吾君者天子也天子巡

狩諸侯辟舍納于筦鍵攝衽抱几視膳於堂下天子巳食退而聽朝也魯人投其籥不果納不得入於魯將之薛假涂於鄒當是時鄒君死閔王欲入弔夷維子謂鄒之孤曰天子弔主人必將倍殯柩設北面於南方然后天子南面弔也鄒之群臣曰必若此吾將伏劒而死故不敢入於鄒鄒魯之臣生則不得事養死則不得飯含然且欲行天子之禮於鄒魯之臣不果納今秦萬乘之國梁亦萬乘之國俱據萬乘之國交有稱王之名睹其一戰而勝欲從而帝之是使三晉之大臣不如鄒魯之僕妾也且秦無已而帝則且變易諸侯之大臣彼將奪其所謂不肖而予其所謂

賢奪其所憎而與其所愛彼又將使其子女讒妾爲諸侯妃姬處梁之宮梁王安得晏然而已乎而將軍又何以得故寵乎於是辛垣衍起再拜謝曰始以先生爲庸人吾乃今日而（曾本無而字）知先生爲天下之士也吾請去不敢復言帝秦秦將聞之爲卻軍五十里適會魏公子無忌奪晉鄙軍以救趙擊秦秦軍引而去於是平原君欲封魯仲連魯仲連辭讓者三終不肯受平原君乃置酒酒酣起前以千金爲魯連壽魯連笑曰所貴於天下之士者爲人排患釋難解紛亂而無所取也即有所取者是商賈之人也仲連不忍爲也遂辭平原君而去終身不復見

說張相國曰君安能少趙人而令趙人多君君安能憎趙人而令趙人愛君乎夫膠漆至黏也而不能合遠鴻毛至輕也而不能自舉夫飄於清風則橫行四海故事有簡而功成者因也今趙萬乘之強國也前漳滏右常山左河閒北有代帶甲百萬嘗抑強齊四十餘年而秦不能得所欲由是觀之趙之於天下也不輕今君易萬乘之強趙而慕思不可得之小梁臣竊爲君不取也君曰善自是之後衆人廣坐之中未嘗不言趙人之長者也未嘗不言趙俗之善者也

鄭同北見趙王趙王曰子南方之傳（一作博）士也何以敎之鄭同曰臣南方草鄙之人也何足問雖然王致

之於前安敢不對乎臣少之時親嘗教以兵趙王曰寡人不好兵鄭同因撫手仰天而笑之曰兵固天下之狙喜也臣故（固一作）意大王不好也臣亦嘗以兵說魏昭王昭王亦曰寡人不喜臣曰王之行能如許由乎許由無天下之累故不受也今王既受先王之傳欲宗廟之安壤地不削社稷之血食乎王曰然今有人操隨侯之珠持丘之環萬金之財時宿於野內無孟賁之威荆慶之斷外無弓弩之禦不出宿夕人必危之矣今有強貪之國臨王之境索王之地告以理則不可說以義則不聽王非戰國守圉之具其將何以當之王若無兵鄰國得志矣趙王曰寡人請奉教

建信君貴於趙公子魏牟過趙趙王迎之顧反至坐前有尺帛且令工以爲冠工見客來也因辟趙王曰公子乃驅後車幸以臨寡人願聞所以爲天下魏牟曰王能重王之國若此尺帛則王之國大治矣趙王不說形於顏色曰先生一作王不知寡人不肖使奉社稷豈敢輕國若此魏牟曰王無怒請爲王說之曰王有此尺帛何不令前郎中以爲冠王曰郎中不知爲冠魏牟曰爲冠而敗之奚虧於王之國而王必待工而后乃使之今爲天下之工或非也社稷爲虛戾先王不血食而王不以予工乃與幼艾且王之先帝駕犀首而驂馬服以與秦角逐秦當時適其鋒今王憧

憧乃輩建信以與強秦角逐臣恐秦折王之椅也
衛靈公近雍疽彌子瑕二人者專君之勢以蔽左右
復塗偵謂君曰昔日臣夢見君君曰子何夢曰夢見
竈君君忿然作色曰吾聞夢見人君者夢見日今子
曰夢見竈君而言君也有說則可無說則死對曰日
并燭天下者也一物不能蔽也若竈則不然前之人
煬則後之人無從見也今臣疑人之有煬於君者也
是以夢見竈君君曰善於是因廢雍疽彌子瑕而立
司空狗
或謂建信君之所以事王者色也萺（一作蓇）之所以事
王者知也色老而衰知老而多以日多之知而逐衰

惡之色君必困矣建信君曰奈何曰並驥而走者五里而罷乘驥而御之不倦而取道多君令葺乘獨斷之車御獨斷之勢以居邯鄲令之內治國事外刺諸侯則葺之事有不言者矣君因言王而重責之葺之軸今折矣建信君再拜受命入言於王厚任葺以事能重責之未期年而葺亡走矣

苦成常謂建信君曰天下合從而獨以趙惡秦何也魏殺呂遺而天下交之今收河間於一無於字是與殺呂遺何以異君唯釋虛僞疾文信猶且知之也從而有功乎何患不得收河間從而無功乎收河間何益也

希寫見建信君建信君曰文信侯之於僕也甚無禮

秦使人來仕僕官之丞相爵五大夫文信侯之於僕也甚矣其無禮也希寫曰臣以爲今世用事者不如商賈建信君悖然曰足下卑用事者而高商賈乎曰不然夫良商不與人爭買賣之賈而謹司時時賤而買雖貴已賤矣時貴而賣雖賤已貴矣昔者文王之拘於牖里而武王羈於玉門卒斷紂之頭而縣於太白者是武王之功也今君不能與文信侯相伉以權而責文信侯少禮臣竊爲君不取也

魏魀謂建信君曰人有置係蹄者而得虎虎怒決蹯而去虎之情非不愛其蹯也然而不以環寸之蹯害七尺之軀者權也今有國非直七尺軀也而君之身

於王非環寸之蹯也願公之熟圖之也

秦攻趙鼓鐸之音聞於北堂希卑曰夫秦之攻趙不宜急如此此召兵也必有大臣欲衡者耳王欲知其人旦日贊群臣而訪之先言橫者則其人也建信君果先言橫

齊人李伯見孝成王成王說之以爲代郡守而居無幾何人告之反孝成王方饋不墮食無幾何告者復至孝成王不應已乃使使者言齊舉兵擊燕恐其以擊燕爲名而以兵襲趙故發兵自備今燕齊已合臣請要其敝而地可多割自是之後爲孝成王從事於外者無自疑於中者

戰國策卷第二十

戰國策卷第二十一

趙四　　　　高誘注

爲齊獻書趙王使臣與復丑曾上無此以五字曰臣一見而能令王坐而天下致名寶而臣竊怪王之不試見臣而窮臣也群臣必多以臣爲不能者故王重見臣也以臣爲不能者非他欲用王之兵成其私者也非然則交有所偏者也非然則知不足者也非然則欲以天下之重恐王而取行於王者也臣以齊循曾作脩事王王能亡燕能亡韓魏能攻秦能孤秦臣以爲齊致尊名於王天下孰敢不致尊名於王臣以齊致地於王天下孰敢不致地於王臣以齊爲王求名於燕及

韓魏孰敢辭之臣之能也其前可見巳齊先重王故天下盡重王無齊天下必盡輕王也秦之彊以無齊之故重王燕魏自以無齊故重王今王無齊獨安得無重天下故勸王無齊者非知不足也則不忠者也非然則欲用王之兵成其私者也非然則欲輕王以天下之重取行於王者也非然則位尊而能卑者也願王之熟慮無齊之利害也

齊欲攻宋秦令起賈禁之齊乃拔(一作收)趙以伐宋秦王怒屬怨於趙李兊約五國以伐秦無功留天下之兵於成皐而陰構(曾作講字)於秦又欲與秦攻魏以解其怨而取封焉魏王不說之齊謂齊王曰臣為足下謂魏

王曰三晉皆有秦患今之攻秦也爲趙也五國伐趙趙必亡矣秦逐李兌李兌必死今之伐秦也以救李子之死也今趙留天下之甲於成皋而陰鬻之於秦已講則令秦攻魏以成其私封王之事趙也何得矣且王嘗濟於漳而身朝於邯鄲抱陰成負蒿葛薜以爲趙蔽而趙無爲王行也今又以何陽姑密封其子而乃令秦攻王以便取陰人比然而後如賢不如王若用所以事趙之半收齊天下有敢謀王者乎王之事齊也無入朝之辱無割地之費齊爲王之故虛國於燕趙之前用兵於二千里之外故攻城野戰未嘗不爲王先被矢石也得二都割河東盡效之於王自

是之後秦攻魏齊甲未（曾劉作不）嘗不歲至於王之境也請問王之所以報齊者可乎韓呡（劉呡作岷）一處於趙（劉趙作楚）去齊三千里王以此疑齊曰有秦陰今王又挾故薛公以爲相善韓徐以爲上交尊虞商以爲大（劉大作一）客王固可以反疑齊乎於魏王聽此言也甚詘其欲事王也甚循（曾循作脩）其怨於趙臣願王之曰聞魏而無庸見惡也臣請爲王推其怨於趙願王之陰重趙而無使秦之見王之重趙也秦見之且亦重趙齊秦交重趙臣必見燕與韓魏亦且重趙也皆且無敢與趙治五國事趙趙從親以合於秦必爲王高矣臣故欲王之偏劫天下而皆私甘之也王使臣以

韓魏與燕劫趙使丹也甘之以趙劫韓魏使臣一作甘也甘之以三晉劫秦使順也甘之以天下劫楚使呡也甘之則天下皆偪秦以事王而不敢相私也交定然後王擇焉

齊將攻宋而秦楚一作陰禁之齊因欲與趙趙不聽齊乃令公孫衍說李兌以攻宋而定封焉李兌乃謂齊王曰臣之所以堅三晉以攻秦者非以爲齊得利秦之毀也欲以使攻宋也而宋置太子以爲王下親其上而守堅臣是以欲足下之速歸休士民也今太子走諸善太子者皆有死心若復攻之其國必有亂而太子在外此亦舉宋之時也臣爲足下使公孫衍說

奉陽君曰君之身老矣封不可不早定也爲君慮封莫若於宋他國莫可夫秦人貪韓魏危燕楚辟中山之地薄莫如於陰失今之時不可復得已宋之罪重齊之怒深殘亂宋得大齊定身封此百代之一時也以奉陽君甚食之唯（曾作雖）得大封齊無大異臣願足下之大發攻宋之舉而無庸致兵姑待已耕以觀奉陽君之應足下也縣陰以甘之循有燕以臨之而臣待忠之封事必大成臣又願足下有地効於襄安君以資臣也足下果殘宋此兩地之時也足下何愛焉若足下不得志於宋與國何敢望也足下以此資臣也臣循燕觀趙則足下擊潰而決天下矣

五國伐秦無功罷於成皐趙欲搆於秦楚與魏韓將應之秦弗欲蘇代謂齊王曰臣以爲足下見奉陽君矣臣謂奉陽君曰天下散而事秦秦必據宋魏冉必妬君之有陰也秦王貪魏冉妬則陰不可得已矣君無搆齊必攻宋齊攻宋則楚必攻宋魏必攻宋燕趙助之五國據宋不至一二月陰必得矣得陰而搆秦雖有變則君無患矣若不得已而必搆則願五國復堅約願得趙足下雄飛與韓氏大吏東免齊王必無召珉也使臣守約若與有倍約者以四國攻之無倍約者而秦侵約五國復堅而賓之今韓魏與齊相疑也若復不堅（曾無堅字）約而講臣恐與國之大亂也齊秦非復

合也必有踦重者矣後合與踦重者皆非趙之利也
且天下散而事秦是秦制天下也秦制天下將何以
天下爲臣願君之蚤計也天下爭秦有六舉皆不利
趙矣天下爭秦秦王受負海内之國合負親之交以
據中國而求利於三晉是秦之一舉也秦行是計不
利於趙而君終不得陰一矣天下爭秦秦王内韓珉
於齊内成陽君於韓相魏懷於魏復合衍劉作衎交兩
王王賁韓他之曹皆起而行事是秦之一舉也秦行
是計也不利於趙而君又不得陰二矣天下爭秦秦
王受齊受趙三彊三親以據魏而求安邑是秦之一
舉也秦行是計齊趙應之魏不待伐抱安邑而信秦

秦（劉無下秦字）得安邑之饒魏爲上交韓必入朝秦過趙已安邑矣是秦之一舉也（一本無上六字）秦行是計不利於趙而君必不得陰三矣天下爭秦秦堅燕趙之交以伐齊收楚與韓呡而攻魏是秦之一舉也秦行是計而燕趙應之燕趙伐齊兵始用秦因收楚而攻魏不至一二月魏必破矣秦舉安邑而塞女戟韓之太原絕下軹道南陽高伐魏絕韓包二周即趙自消爍（劉本無爍字）矣國燥（一作爍）於秦兵分（一作孤）於齊非趙之利也而君終身不得陰四矣天下爭秦秦堅三晉之交攻齊國破曹屈而兵東分於齊秦桉兵攻魏取安邑是秦之一舉也秦行是計也君桉救魏是以攻齊之已弊救與秦爭戰也

君不救也韓魏焉免西合國在謀之中而君有劉作又
終身不得陰五矣天下爭一作事秦秦按爲義存亡繼
絶固危扶弱定無罪之君必起中山與勝焉秦起中
山與勝而趙宋同命何暇言陰六矣故曰君必無講
則陰必得矣奉陽君曰善乃絶和於秦而收齊魏以
成取陰

樓緩將使伏事辭行謂趙王曰臣雖盡力竭知死不
復見於王矣王曰是何言也固且爲書而厚寄卿樓
子曰王不聞公子牟夷之於宋乎非肉不食文張善
宋惡公子牟夷寅然今臣之於王非宋之於公子牟
夷也而惡臣者過文張故臣死不復見於王矣王曰

子勉行矣寡人與子有誓言矣樓子遂行後以中牟反入梁候者來言而王弗聽曰吾已與樓子有言矣

虞卿請(一作謂)趙王曰人之情寧朝人乎寧朝於人也(曾作乎)趙王曰人亦寧朝人耳何故寧朝於人虞卿曰夫魏為從主而違者范座也今王能以百里之地若萬戶之都請殺范座於魏范座死則從事可移於趙趙王曰善乃使人以百里之地請殺范座於魏魏王許諾使司徒(曾劉作空)執范座而未殺也范座獻書魏王曰臣聞趙王以百里之地請殺座之身夫殺無罪范座(劉無下座字)薄故也而得百里之地大利也臣竊為大王美之雖然而有一焉百里之地不可得而死者

不可復生也則主必爲天下唉矣臣竊以爲與其以死人市不若以生人市使（一本無使字）也又遺其後相信陵君書曰夫趙魏敵戰之國也趙王以咫尺之書來而魏王輕爲之殺無罪之座座雖不肖故魏之免相望（劉作室）也甞以魏之故得罪於趙夫國內無用臣外雖得地勢不能守然今能守魏者莫如君矣王聽趙殺座之後強秦襲趙之欲（劉作俗）倍趙之割則君將何以止之此君之累也信陵君曰善遽言之王而出之

燕封宋人榮蚠爲高陽君使將而攻趙趙王因割濟東三城令盧高唐平原陵（一本無陵字）地城邑市五十七命以與齊而以求安平君而將之馬服君謂平原君

曰國奚無人甚哉君致安平君而將之乃割濟東三
令一本無令字城市邑五十七以與齊此夫子與敵國戰
覆軍殺將之所取割地於敵國者也今君以此與齊
而求安平君而將之國奚無人甚也且君奚不將奢
也奢嘗抵罪居燕燕以奢爲上谷守燕之通谷要塞
奢習知之百日之内天下之兵未聚奢已舉燕矣然
則君奚求安平君而爲將劉本添將字乎平原君曰將軍
釋之矣僕已言之僕主矣僕主幸以聽僕也將軍無
言已馬服君曰君過矣君之所以求安平君者以齊
之於燕也茹肝涉血之仇耶其於奢不然使安平君
愚固不能當榮盆使安平君知又不肯與燕人戰此

兩言者安平君必處一焉雖然兩（曾劉作然）者有一也使安平君知則奚以趙之強爲趙強則齊不復霸矣今得強趙之兵以杜燕將曠日持久數歲令士大夫餘子之力盡於溝壘車甲羽毛裂敝府庫倉廩虛兩國交以習（曾劉作交敝）之乃引其兵而歸夫盡兩國之兵無明此者矣夏軍也縣釜而炊得三城也城大無能過百雉者果如馬服之言也

三國攻秦趙攻中山取扶柳五年以擅呼沲齊人戎郭宋突謂仇郝曰不如盡歸中山之新埊（續云新唐史集韻皆以爲武后所製字竇革作唐史釋音乃云古地字見戰國策抑別有所據今國策中地字甚多間作埊字安知非自武后時傳寫相承如臣作恵以謂曾劉所校亦所未喻然古文地字乃作埊又鶡冠子亢倉子）

皆有坐字姑存之以俟博識中山案此言於齊曰四國將假道於衛以過章子之路齊聞此必效曾劉作放鼓

趙使趙莊合從欲伐齊齊請效地趙因賤趙莊齊明爲劉本無爲字謂趙王曰齊畏從人劉本無人字之合也故效地今聞趙莊賤張懃劉懃作漢貴齊必不效地矣趙王曰善乃召趙莊劉莊作庄而貴之

翟章從梁來甚善趙王趙王三延之以相翟章辭不受田駟謂柱國韓向曰臣請爲卿刺之客若死則王必怒而誅建信君建信君死則卿必爲相矣建信君不死以爲交終身不敝卿因以德建信君矣

馮忌一本作悉曾本無此注爲廬陵君謂趙王曰王之逐廬陵

君爲燕也王曰吾所以重者無燕秦也對曰秦三以虞卿爲言而王不逐也今燕一以廬陵君爲言而王逐之是王輕強秦而重弱燕也王曰吾非爲燕也吾固將逐之然則王逐廬陵君又不爲燕也行逐愛弟又兼無燕秦臣竊爲大王不取也

馮忌請見趙王行人見之馮忌接手免首欲言而不敢王問其故對曰客有見人於服子者已而請其罪服子曰公之客獨有三罪望我而笑是狎也談語而不稱師是倍也交淺而言深是亂也客曰不然夫望人而笑是和也言而不稱師是庸說也交淺而言深是忠也昔者堯見舜於草茅之中席隴畝而廕庇桑

陰移而授天下傳（劉去傳字）伊尹負鼎俎而干湯姓名未著而受三公使夫交淺者不可以深談則天下不傳而三公不得也趙王曰甚善馮忌曰（一本無此以上五字）今外臣交淺而欲深談可乎王曰請奉教於是馮忌乃談

客見趙王曰臣聞王之使人買馬也有之乎王曰有之何故至今不遣王曰未得相馬之工也對曰王何不遣建信君乎王曰建信君有國事又不知相馬曰王何不遣紀姬乎王曰紀姬婦人也不知相馬對曰買馬而善何補於國王曰無補於國買馬而惡何危於國王曰無危於國對曰然則買馬善而若惡皆無危補於國然而王之買馬也必將待工今治天下舉

錯非也國家爲虛戾而社稷不血食然而王不待工而與建信君何也趙王未之應也客曰燕郭之法(劉作法曾作郭偃之谣)有所謂桑(曾作柔)雍者王知之乎王曰未之聞也所謂桑雍(劉作柔癰)者便辟左右之近者及夫人優愛孺子也此皆能乘王之醉昏而求所欲於王者也是能得之乎內則大臣爲之枉法於外矣故日月暉於外(續云東坡本日月彫暉於外)其賊在於內謹備其所憎而禍在於所愛秦攻魏取寧邑諸侯皆賀趙王使往賀三反不得通趙王憂之謂左右曰以秦之強得寧邑以制齊趙諸侯皆賀吾往賀而獨不得通此必加兵我爲之奈何左右曰使者三往不得通者必所使者非其

人也曰諒毅者辨士也大王可試使之諒毅親一本無親字受命而往至秦獻書秦王曰大王廣地寧邑諸侯皆賀敝邑寡君亦竊嘉之不敢寧居使下臣奉其幣物三至王廷而使不得通使若無罪願大王無絶其歡若使有罪願得請之秦王使使者報曰吾所使趙國者小大皆聽吾言則受書幣若不從吾言則使者歸矣諒毅對曰下臣之來固願承大國之意也豈敢有難大王若有以令之請奉而西行之無所敢疑於是秦王乃見使者曰趙豹平原君數欺弄寡人趙能殺此二人則可若不能殺請今率諸侯受命邯鄲城下諒毅曰趙豹平原君親寡君之母弟也猶大王之

有葉陽涇陽君也大王以孝治聞於天下衣服使（劉本無使字）之便於體膳啗使（劉本無使字）之嗛於口未嘗不分於葉陽涇陽君葉陽君涇陽君之車馬衣服無非大王之服御者臣聞之有覆巢毀卵而鳳皇不翔刳胎焚夭而騏驎不至今使臣受大王之令以還報敝邑之君畏懼不敢不行無乃傷葉陽君涇陽君之心乎秦王曰諾勿使從政諒毅曰敝邑之君有母弟不能教誨以惡大國請黜之勿使與政事以稱大國秦王乃喜受其弊而厚遇之

趙使姚賈約韓魏韓魏以友（劉作反）之舉茅爲姚賈謂趙王曰賈也王之忠臣也韓魏欲得之故友（劉作反）之

將使王逐之而已因受之今王逐之是韓魏之欲得而王之忠臣有罪也故王不如勿逐以明王之賢而折韓魏招之（劉點此二字曾作之招）

魏敗楚於陘山禽唐明楚王懼令昭應奉太子以委和於薛公主父欲敗之乃結秦連楚（曾去楚）宋之交令仇郝相宋樓緩相秦楚王禽趙宋魏之和卒敗

秦召春平侯因留之世鈞爲之謂（一作請）文信侯曰春平侯者趙王之所甚愛也而郎中甚妬之故相與謀曰春平侯入秦秦必留之故謀而入之秦今君留之是空絕趙而郎中之計中也故君不如遣春平侯而留平都侯春平侯者言行於趙王必厚割趙以事君

而贖平都侯文信侯曰善因與接意而遣之

趙太后新用事秦急攻之趙氏求救於齊齊曰必以長安君爲質兵乃出太后不肯大臣強諫太后明謂左右有復言令長安君爲質者老婦必唾其面左師觸讋一本無言字願見太后太后盛氣而揖之入而一本無而字徐趨至而自謝曰老臣病足曾不能疾走不得見久矣竊自恕而恐太后玉體之有所郄也故願望見太后太后曰老婦恃輦而行曰日食飲得無衰乎曰恃鬻一本去鬲字耳曰老臣今者殊不欲食乃自強步日三四里少益耆食和於身也太后曰老婦不能太后之色少解左師公曰老臣賤息舒祺最少不肖而臣衰

竊愛憐之願令得補黑衣之數以衛王官沒（一作宮昧）死
以聞太后曰敬諾年幾何矣對曰十五歲矣雖少願
及未塡溝壑而託之太后曰丈夫亦愛憐其少子乎
對曰甚於婦人太后笑曰婦人異甚對曰老臣竊以
爲媼之愛燕后賢於長安君曰君過矣不若長安君
之甚左師公曰父母之愛子則爲之計深遠媼之送
燕后也持其踵爲之泣念悲其遠也（劉作而泣之甚悲念其遠也）
亦哀之矣已行非弗思也祭祀必祝之祝曰必勿使
反豈非計久長有（曾作爲）子孫相繼爲王也哉太后曰
然左師公曰今三世以前至於趙之爲趙趙主之子
孫侯者其繼有在者乎曰無有曰微獨趙諸侯有在

者乎曰老婦不聞也此其近者禍及身遠者及其子孫豈人主之子孫則必不善哉位尊而無功奉厚而無勞而挾重器多也今媼尊長安君之位而封之以膏腴之地多予之重器而不及今令有功於國一旦山陵崩長安君何以自託於趙老臣以媼爲長安君計短也故以爲其愛不若燕后太后曰諾恣君之所使之於是爲長安君約車百乘質於齊齊兵乃出子義聞之曰人主之子也骨肉之親也猶不能恃無功之尊無勞之奉而守金玉之重也而況人臣乎

秦使王翦攻趙趙使李牧司馬尚禦之李牧數破走秦軍殺秦將桓齮王翦惡之乃多與趙王寵臣郭開

等金使爲反間曰李牧司馬尚欲與秦反趙以多取封於秦趙王疑之使趙葱及顔㝡代將斬李牧廢司馬尚後三月王翦因急擊大破趙殺趙軍虜趙王遷及其將顔㝡遂滅趙

戰國策卷第二十一

集賢院第二十一卷全不同疑差互

戰國策卷第二十二

魏一

高誘注

知伯索地於魏桓子魏桓子弗予任章曰何故弗予桓子曰無故索地故弗予任章曰無故索地鄰國必恐重欲無厭天下必懼君予之地知伯必憍憍而輕敵鄰國懼而相親以相親之兵待輕敵之國知氏之命不長矣周書曰將欲敗之必姑輔之將欲取之必姑與之君不如與之以驕知伯君何釋以天下圖知氏而獨以吾國爲知氏質乎君曰善乃與之萬家之邑一知伯大說因索蔡皐梁於趙趙弗與因圍晉陽韓魏反於外趙氏應之於內知氏遂亡韓趙相難韓

索兵於魏曰願得借師以伐趙魏文侯曰寡人與趙兄弟不敢從趙又索兵以攻韓文侯曰寡人與韓兄弟不敢從二國不得兵怒而反已乃知文侯以講於己也皆朝魏

樂羊爲魏將而攻中山其子在中山中山之君烹其子而遺之羹樂羊坐於幕下而啜之盡一盃文侯謂覩續云後語作堵師賛曰樂羊以我之故食其子之肉賛對曰其子之肉尚一本無此以上三字食之其一作且誰不食樂羊既罷中山文侯賞其功而疑其心

西門豹爲鄴令而辭乎魏文侯文侯曰子往矣必就子之功而成子之名西門豹曰敢問就功成名亦有

術乎文侯曰有之夫鄉邑老者而先受坐之士子入而問其賢良之士而師事之求其好掩人之美而楊人之醜者曾劉無者字而參驗之夫物多相類而非也幽莠之幼也似禾驪牛之黃也似虎白骨疑象武夫類玉此皆似之而非者也

文侯與虞人期獵是日飲酒樂天雨文侯將出左右曰今日飲酒樂天又雨公將焉之文侯曰吾與虞人期獵雖樂豈可不曾作無一會期哉乃往身自罷之魏於是乎始強

魏文侯與田子方飲酒而稱樂文侯曰鐘聲不比乎左高田子方笑文侯曰奚笑子方曰臣聞之君明則

樂官不明則樂音今君審於聲臣恐君之聾於官也文侯曰善敬聞命

魏武侯與諸大夫浮於西河稱曰河山之險豈不亦信固哉王鍾一作錯侍王曰此晉國之所以強也若善脩之則霸王之業具矣吳起對曰吾君之言危國之道也而子又附之是危也武侯忿然曰子之言有說乎吳起對曰河山之險信一本無信字不足保也是一本無是字伯王之業不從此也昔者三苗之居左彭蠡之波右有一本無有字洞庭之水文山在其南而衡山在其北恃此險也為政不善而禹放逐之夫夏桀之國左天門之陰而右天谿之陽廬曾作盧睪在其北伊洛出其

南有此險也然爲政不善而湯伐之殷紂之國左孟門而右漳釜前帶河後被山有此險也然爲政不善而武王伐之且君親從臣而勝降城城非不高也（劉本添也字）人民非不衆也然而可得并者政惡故也從是觀之地形險阻奚足以霸王矣武侯曰善吾乃今日聞聖人之言也西河之政專委之子矣

魏公叔痤爲魏將而與韓趙戰澮北禽樂祚魏王說迎郊以賞田百萬禄之公叔痤反走再拜辭曰夫使士卒不崩直而不倚撓揀而（一本無而字）不辟者此吳起餘教也臣不能爲也前脉形埊之險阻決利害之備使三軍之士不迷惑者巴（一作巳）寧曓襄之力也縣賞

罰於前使民昭然信之於後者王之明法也見敵之可也鼓之不敢怠倦者臣也王特爲臣之右手不倦賞臣何也若以臣之有功臣何力之有乎王曰善於是索吴起之後賜之田二十萬巴一作巳寧爨襄田各十萬王曰公叔豈非長者哉既爲寡人勝強敵矣又不遺賢者之後不揜能士之迹公叔何可無益乎故又與田四十萬加之百萬之上使百四十萬故老子曰聖人無積盡劉作既以爲人已愈有既以與人已愈多公叔當之矣

魏公叔痤病惠王往問之曰公叔病即不可諱將柰社稷何公叔痤對曰痤有御庶子公孫鞅願王以國

事聽之也爲弗能聽勿使出竟王弗應出而謂左右曰豈不悲哉以公叔之賢而謂寡人必以國事聽鞅不亦悖乎公叔痤死公孫鞅聞之已葬(劉作出奔)西之秦孝公受而用之秦果日以強魏日以削此非公叔之悖也惠王之悖也悖者之患固以不悖者爲悖

蘇子爲趙合從說魏王曰大王之埊南有鴻溝陳汝南有許鄢昆陽邵陵舞陽新郪東有淮潁沂黃煑棗海鹽無踈(曾作海鹽無胥)西有長城之界北有河外卷衍燕(曾去燕字)酸棗埊方千里埊名雖小然而廬田廡舍(曾作田舍廬廡)曾無所芻牧牛馬之地人民之衆車馬之多日夜行不休已無以異於三軍之衆臣竊料之大王之國

不下於楚然横人謀王外交強虎狼之秦以侵天下卒有國患不被其禍夫挾強秦之勢以内劫其主罪無過此者曾集劉無此以上五字且魏天下之強國也大王天下之賢主也今乃有意西面而事秦稱東藩築帝宫受冠帶祠春秋臣竊爲大王媿之臣聞越王勾踐以散卒三千禽夫差於干遂武王卒三千人革車三百乘斬紂於牧之野豈其士卒衆哉誠能振其威也今竊聞大王之卒武力二十餘萬蒼頭二千萬奮擊二十萬厮徒十萬車六百乘曾劉無乘字騎五千疋曾劉無疋字此其過越王勾踐武王遠矣今乃劫於辟臣之説而欲臣事秦夫事秦必割地效質劉作實故兵未用而國

已虧矣凡群臣之言事秦者皆姦臣非忠臣也夫爲人臣割其主之埊以求外交偷取一旦之功而不顧其後破公家而成私門外挾彊秦之勢以內刼其主以求割埊願大王之熟察之也周書曰緜緜不絕縵縵柰何毫毛不拔將成斧柯前慮不定後有大患將柰之何大王誠能聽臣六國從親專心并力則必無強秦之患故敝邑趙王使使臣獻愚計奉明約在大王詔之魏王曰寡人不肖未嘗得聞明教今主君以趙王之詔詔之敬以國從

張儀爲秦連橫說魏王曰魏地方不至千里卒不過三十萬人埊四平諸侯四通條達輻湊無有名山大

川之阻從鄭至梁不過百里從陳至梁二百餘里馬馳人趨不待倦而至梁南與楚境西與韓境北與趙境東與齊境卒戍四方守亭障者參列粟糧漕庾不下十萬魏之埊勢故戰場也魏南與楚而不與齊則齊攻其東東與齊而不與趙則趙攻其北不合於韓則韓攻其西不親(劉作合)於楚則楚攻其南此所謂四分五裂之道也且夫諸侯之爲從者以安社稷尊主強兵顯名也合從者一天下約爲兄弟刑白馬以盟於洹水之上以相堅也夫親昆弟同父母尚有爭錢財而欲恃詐僞反覆蘇秦之餘謀其不可以成亦明矣大王不事秦秦下兵攻河外拔卷衍燕(曾作點)酸棗

劫衛取晉陽則趙不南趙不南則魏不北魏不北則從道絕從道絕則大王之國欲求無危不可得也秦挾韓而攻魏韓劫於秦不敢不聽秦韓爲一國魏之亡可立而須也此臣之所以爲大王患也爲大王計莫如事秦事秦則楚韓必不敢動無楚韓之患則大王高枕而臥國必無憂矣且夫秦之所欲弱莫如楚而能弱楚者莫若魏楚雖有富大之名其實空虛其卒雖衆多言而輕走易北不敢堅戰魏之兵南面而伐勝楚必矣夫虧楚而益魏攻楚而適秦内嫁禍安國此善事也大王不聽臣秦甲出而東雖欲事秦而不可得也且夫從人多奮辭而寡可信說一諸侯之

王出而乘其車約一國而反成而封侯之基是故天下之遊士莫不日夜搤腕瞋目切齒以言從之便以說人主人主覽其辭牽其說惡得無眩哉臣聞積羽沉舟群輕折軸衆口鑠金故願大王之熟計之也魏王曰寡人惷愚（曾劉無愚字）前計失之請稱東藩築帝宮受冠帶祠春秋効河外

齊魏約而伐楚魏以董慶爲質於齊楚攻齊大敗之而魏弗救田嬰怒將殺董慶旰夷（劉作干夷）爲董慶謂田嬰曰楚攻齊大敗之而不敢深入者以魏爲將內之於齊而擊其後今殺董慶是示楚無魏也魏怒合於楚齊必危矣不如貴（一作舍）董慶以善魏而疑之於楚

也

蘇秦拘於魏欲走而之韓魏氏閉關而不通齊使蘇厲爲之謂魏王曰齊請以宋地封涇陽君而秦不受也夫秦非不利有齊而得宋埊也然其所以不受者不信齊王與蘇秦也今秦見齊魏之不合也如此其甚也則齊必不欺秦而秦信齊矣齊秦合而涇陽君有宋地則非魏之利也故王不如復東蘇秦秦必疑齊而不聽也夫齊秦不合天下無憂伐齊成則埊廣矣

陳軫爲秦使於齊過魏求見犀首犀首謝陳軫陳軫曰軫之所以來者事也公不見軫軫且行不得待異

日矣犀首乃見之陳軫曰公惡事乎何爲飲食而無事無事必來犀首曰衍不肖不能得事焉何敢惡事陳軫曰請移天下之事於公犀首曰柰何陳軫曰魏王使李從以車百乘使於楚公可以居其中而疑之公謂魏王曰臣與燕趙故矣數令人召臣也曰無事必來今臣無事請謁而往無久旬五之期王必無辭以止公公得行因自言於廷曰臣急使燕趙急約車爲行具犀首曰諾謁魏王王許之即明言使燕趙諸矦客聞之皆使人告其王曰李從以車百乘使楚犀首又以車三十乘使燕趙齊王聞之恐後天下得魏以事屬犀首犀首受齊事魏王止其行使燕趙聞之

亦以事屬犀首楚王聞之曰李從約寡人今燕齊趙皆以事因犀首犀首必欲寡人寡人欲之乃倍李從而以事因犀首魏王曰所以不使犀首者以爲不可令四國屬以事寡人亦以事因焉犀首遂主天下之事復相魏

張儀惡陳軫於魏王曰軫善事楚爲求壤埊也甚力之左華謂陳軫曰儀善於魏王魏王甚愛之公雖百說之猶不聽也公不如儀之言爲資而反於楚王陳軫曰善因使人先言於楚王

張儀欲窮陳軫令魏王召而相之來將悟曾作梧之將行其子陳應止其公之行曰物之湛者不可不察也

鄭彊出秦曰應爲知之曾作夫魏欲絶楚齊必重迎公郢中不善公者欲公之去也必勸王多公之車公至宋道稱疾而毋行使人謂齊王曰魏之所以迎我者欲以絶齊楚也齊王曰子果無之魏而見寡人也請封子因以魯侯之車迎之

張儀走之魏魏將迎之張丑諫於王欲勿內不得於王張丑退復諫於王曰王亦聞老妾事其主婦者乎子長色衰重家一本作嫁而已今臣之事王若老妾之事其主婦者魏王因不納張儀

張儀欲以魏合於秦韓而攻齊楚惠施欲以魏合於齊楚以案兵人多爲張子於王所惠子謂王曰小事

也謂可者謂不可者正半況大事乎以魏合於秦韓而攻齊楚大事也而王之群臣皆以爲可不知是其可也如是其明耶而群臣之知術也如是其同耶是其可也未如是其明也而群臣之知術也又非皆同也是有其半塞也所謂劫主者失其半者也

張子（劉去子字）儀以秦相魏齊楚怒而欲攻魏雍沮謂張子曰魏之所以相公者以公相則國家安而百姓無患今公相而魏受兵是魏計過也齊楚攻魏公必危矣張子曰然則柰何雍沮曰請令齊楚解攻雍沮謂齊楚之君曰王亦聞張儀之約秦王乎曰王若相儀於魏齊楚惡儀必攻魏魏戰而勝是齊楚之兵折而

儀固得魏矣若不勝魏魏必事秦以持其國必割地以賂王若欲復攻其敝不足以應秦此儀之所以與秦王陰相結也今儀相魏而攻之是使儀之計當於秦也非所以窮儀之道也齊楚之王曰善乃遽解攻於魏

張儀欲并相秦魏故謂魏王曰儀請以秦攻三川王以其間約南陽韓氏亡史厭謂趙獻曰公何不以楚佐儀求相之於魏韓恐亡必南走楚儀兼相秦魏則公亦必并相楚韓也

魏王將相張儀犀首弗利故令人謂韓公叔曰張儀以一作已合秦魏矣其言曰魏攻南陽秦攻三川韓氏

必亡且魏王所以貴張子者欲得埊則韓之南陽舉矣子盍少委焉以爲衍功則秦魏之交可廢矣如此則魏必圖秦而棄儀收韓而相衍公叔以爲信（曾作便劉作信）因而委之犀首以爲功果相魏

楚許魏六城與之伐齊而存燕張儀欲敗之謂魏王曰齊畏三國之合也必反燕埊以下楚楚趙必聽之而不與魏六城是王失謀於楚趙而樹怨而於齊秦也齊遂伐趙取乘丘收侵地虛頓丘危楚破南陽九夷內沛許鄢陵危王之所得者新觀也而道塗宋衛爲制事敗爲趙驅事成功縣宋衛魏王弗聽也（劉連上曾題）

張儀告公仲令以饑故賞韓王以近河外魏王懼問

張子張子曰秦欲救齊韓欲攻南陽秦韓合而欲攻南陽無異也且以遇卜王王不遇秦韓之卜也決矣魏王遂尚遇秦信韓廣魏救趙尺楚人遽於革下伐齊之事遂敗

徐州之役犀首謂梁王曰何不陽與齊而陰結於楚二國恃王齊楚必戰齊戰勝楚而與乘之必取方城之外楚戰勝齊敗（一本無敗字）而與乘之是太子之讎報矣

秦敗東周與魏戰於伊闕殺犀武魏令公孫衍乘勝而留於境請卑辭割埊以講於秦爲竇屢謂魏王曰臣不知衍之所以聽於秦之少多然而臣能半衍之

割而令秦講於王王曰奈何對曰王不若與竇屢關内侯而令趙王重其行而厚奉之因揚言曰聞周魏令竇屢以割魏於奉陽君而聽秦矣夫周君竇屢奉陽君之與穰侯貿首之仇也今行和者竇屢也制割者奉陽君也太后恐其不因穰侯也而欲敗之必以少割請合於王而和於東周與魏也

齊王將見燕趙楚之相於衛約外魏魏王懼恐其謀伐魏也告公孫衍公孫衍曰王與臣百金臣請敗之王爲約車載（孫作齎）百金犀首期齊王至之曰先以車五十乘至衛間齊行以百金以請先見齊王乃得見因久坐安從容談三國之相怨謂齊王曰王與三國

約外魏魏使公孫衍來今久與之談是王謀三國也也齊王曰魏王聞寡人來使公孫子勞寡人寡人無與之語也三國之不相信齊王之遇遇事遂敗

魏令公孫衍請和於秦綦母恢教之語曰無多割曰和成固有秦重和以與王遇和不成則後必莫能以魏合於秦者矣

公孫衍爲魏將與其相田繻不善季子爲衍謂梁王曰王獨不見夫服牛驂驥乎不可以行百步今王以衍爲可使將故用之也而聽相之計是服牛驂驥也一作之道牛馬俱死而不能成其功王之國必傷矣願王察之

戰國策卷第二十二

戰國策卷第二十三

魏二　　高誘注

犀首田盼欲得齊魏之兵以伐趙梁君與田侯不欲犀首曰請國出五萬人不過五月而趙破田盼曰夫輕用其兵者其國易危易用其計者其身易窮公今言破趙大易恐有後咎犀首曰公之不慧也夫二君者固已不欲矣今公又言有（曾添有字）難以懼之是趙不伐而二士（一作君）之謀困也且公直言易而事已去矣夫難搆而兵結田侯梁君見其危又安敢釋卒不我予乎田盼曰善遂勸兩君聽犀首犀首田盼遂得齊魏之兵兵未出境梁君田侯恐其至而戰敗也悉起

兵從之大敗趙氏

犀首見梁君曰臣盡力竭知欲以爲王廣土取尊名田需（前作田繻今直言需）從中敗君王又聽之是臣終無成功也需亡臣將侍需侍臣請亡王曰需寡人之股掌之臣也爲子之不便也殺之亡之毋謂天下何內之無若群臣何也今吾爲子外之令毋敢入子之事（入猶與也）（曾劉無此注）入子之事者吾爲子殺之亡之胡如犀首許諾於是東見田嬰與之約結召文子而相之魏身相於韓（曾題劉連）

蘇代爲田需說魏王曰臣請問文之爲魏（爲助也曾劉無此注）孰與其爲齊也王曰不如其爲齊也衍之爲魏孰與

其爲韓也王曰不如其爲韓也而蘇代曰衍將右韓而左魏（右近左遠曾劉無此注）文將右齊而左魏二人者將用王之國舉事於世中道而不可王且無所聞之矣王之國雖滲樂而從（曾作後）之可也王不如舍需於側以稽二人者之所爲二人者曰需非吾人也吾舉事而不利於魏需必挫我於王二人者必不敢有外心矣二人者之所爲之（劉去之）利於魏與不利於魏王厝需於側以稽之臣以爲身利（劉去身利字）而（一本無而字）便於事

王曰善果厝需於側

史舉非犀首於王犀首欲窮之謂張儀曰請令王讓先生以國王爲堯舜矣而先生弗受亦許由也衍請

因令王致萬戶邑於先生張儀說因令史舉數見犀首王聞之而弗任也史舉不辭而去

楚王攻梁南韓氏因圍薔（一本作薔）成恢爲犀首謂韓王曰疾攻薔楚師必進矣魏不能支交臂而聽楚韓氏必危故王不如釋薔魏無韓患必與楚戰戰而不勝大梁不能守而又況存薔乎若戰而（劉添而字）勝兵罷敝大王之攻薔易矣

魏惠王死葬有日矣天大雨雪至於牛目壞城郭且爲棧道而葬群臣多諫太子者曰雪甚如此而喪行民必甚病之官費又恐不給請弛期更日太子曰爲人子而以民勞與官費用之故而不行先王之喪不

義也（一本無也字）子勿復言群臣皆不敢言而以告犀首犀首曰吾未有以言之也是其唯惠公乎（一作薛公旁出云一本皆惠子然其後與此本皆直言惠子恐惠子者是）請告惠公（一作子）惠公（一作子）曰諾駕而見太子曰葬有日矣太子曰然惠公曰昔王季歷葬於楚山（續云呂氏春秋作惠公渦山）之（一本無之字）尾欒水齧其墓（續云後語作欒水注盛弘之荆楚記曰宜都縣有欒水即烏水也今襄州南有烏水按古公亶父以修德為百姓所附遂杖策去之與太姜踰梁山而止於岐山之陽故詩曰率西水許至于岐下是為太王太王生季歷季歷卒葬鄠縣之南今之葬山名而皇甫謐云楚山一名滈山鄠縣之南山也縱有楚山之名不宜得欒水所齧雖惠子之書五車未為稽古也續云欒音鸞說文云漏流也一曰漬也墓為漏流所漬故曰欒水齧其墓不必譏惠子也）見棺之前和文王曰嘻先君必欲一見群臣百姓也夫故使欒水見之於是出而

爲之張於朝（後語張帳以朝）百姓皆見之三日而後更葬此文王之義也今葬有日矣而雪甚及牛目難以行太子爲及日之故得毋嫌於欲亟葬乎願太子更日先王必欲少留而扶社稷安黔首也故使雪甚因弛期而更爲日此文王之義也若此而弗爲意者羞法文王乎太子曰甚善敬弛期更擇日惠子非徒行其說也又令魏太子未葬其先王而因又說文王之義說文王之義以示天下豈小功也哉

五國伐秦無功而還其後齊欲伐宋而秦禁之齊令宋郭之秦請合而以伐宋秦王許之魏王畏齊秦之合也欲講於秦謂魏王曰秦王謂宋郭曰分宋之城

服宋之強者六國也乘宋之敝而與王爭得者楚魏也請爲王毋禁楚之伐魏也而王獨舉宋王之伐宋也請剛柔而皆用之如宋者欺之不爲逆者（曾添者字）殺之不爲（曾作而無）讎者也王無與之講以取峚既已得峚矣（劉添矣字）又以力攻之期於啗宋而已矣臣聞此言而竊爲王悲秦必且用此於王矣又必且曰王以求峚既已得峚又且以力攻王又必謂王曰使王輕齊齊魏之交已醜又且收齊以更索於王秦嘗用此於楚矣又嘗用此於韓矣願王之深計之也秦善魏不可知也已故爲王計太上伐秦其次賓秦其次堅約而詳講與國無相離也秦齊合國不可爲也已王其聽臣

也必無與講秦權重魏魏再明孰是故又爲足下傷秦者不敢顯也天下可令伐秦則陰勸而弗敢圖也見天下之傷秦也則先鬻與國而以自解也天下可令賓秦則爲劫於與國而不得已者天下不可則先去而以秦爲上交以自重也如是人者鬻王以爲資者也而焉能免國於患免國於患（曾劉無此以上四字）者必窮三節而行其上上不可則行其中中不可則行其下下不可則明不與秦而（一作兩）生以殘秦使秦皆無百怨百利唯己之曾安令足下鬻之以合於秦是免國於患者之計也臣何足以當之雖然願足下之論臣之計也燕齊讎國也秦兄弟之交也合讎國以伐婚

姻臣爲之苦矣黃帝戰於涿鹿之野而西戎之兵不至禹攻三苗而東夷之民不起以燕伐秦黃帝之所難也而臣以致燕甲而起齊兵矣臣又偏事三晉之吏奉陽君孟嘗君韓呡周㝡周韓餘爲徒從而下之恐其伐秦之疑也又身自醜於秦扮（博幻切握也）之請焚天下之秦符者臣也次傳焚符之約者臣也欲使五國約閉秦關者臣也奉陽君韓餘爲既和矣蘇脩朱嬰既皆陰在邯鄲臣又說齊王而往敗之天下共講因使蘇脩游天下之語而以齊爲上交兵請伐魏臣又爭之以死而果西因蘇脩重報臣非不知秦勸之重也然而所以爲之者爲足下也

魏文子田需周宵相善欲罪犀首犀首患之謂魏王曰今所患者齊也嬰子言行於齊王王欲得齊則胡不召文子而相之彼必務以齊事王王曰善因召文子而相之犀首以倍田需周宵

魏王令惠施之楚令犀首之齊鈞二子者乘數鈞將測交也楚王聞之施因令人先之楚言曰魏王令犀首之齊惠施之楚鈞二子者將測交也楚王聞之因郊迎惠施

魏惠王起境內衆將太子申而攻齊客謂公子理之傳曰何不令公子泣王太后止太子之行事成則樹德不成則爲王矣太子年少不習於兵田肦宿將也而

孫子孫臏也善用兵戰必不勝不勝必禽公子爭之於王王聽公子公子不封不聽公子太子必敗敗公子必立立必爲王也

齊魏戰於馬陵齊大勝魏殺太子申覆十萬之軍魏王召惠施而告之曰夫齊寡人之讎也怨之至死不忘國雖小吾常欲悉起兵而攻之何如對曰不可臣聞之王者得度而霸者知計今王所以告臣者疏於度而遠於計王固先屬怨於趙而後與齊戰今戰不勝國無守戰之備王又欲悉起而攻齊此非臣之所謂也王若欲報齊乎則不如因變服折節而朝齊楚王必怒矣王游人而合其鬭則

楚必伐齊以休楚而伐罷齊則必爲楚禽矣是王以楚毀齊也魏王曰善乃使人報於齊願臣畜而朝田嬰許諾張丑曰不可戰不勝魏而得朝禮與魏和而下楚此可以大勝也今戰勝魏覆十萬之軍而禽太子申臣萬乘之魏而卑秦楚此其暴於（曾添於字）戾定矣且楚王之爲人也好用兵而甚務名終爲齊患者必楚也田嬰不聽遂內魏王而與之並朝齊侯再三趙氏醜之楚王怒自將而伐齊趙應之大敗齊於徐州

惠施爲韓魏交令太子鳴爲質於齊王欲見之朱倉謂王曰何不稱病臣請說嬰子曰魏王之年長矣今

有疾公不如歸太子以德之不然公子高在楚楚將內而立之是齊抱空質而行不義也

田需貴於魏王惠子曰子必善左右今夫楊橫樹之則生倒（劉作側）樹之則生折而樹之又生然使十人樹楊一人拔之則無生楊矣故以十人之衆樹易生之物然而不勝一人者何也樹之難而去之易也今子雖自樹於王而欲去子者衆則（曾去則字）子必危矣田需

死昭魚謂蘇代曰田需死吾恐張儀薛公犀首之有一人相魏者代曰然則相者以（一本無者以字）誰而君便之也昭魚曰吾欲太子之自相也代曰請爲君北見梁王必相之矣昭魚曰柰何代曰君其爲梁王代請說

君昭魚曰奈何對曰代也從楚來昭魚甚憂代曰君何憂曰田需死吾恐張儀薛公犀首有一人相魏者代曰勿憂也梁王長主也必不相張儀張儀相魏必右秦而左魏薛公相魏必右齊而左魏犀首相魏必右韓而左魏（右親也左疎外也）梁王長主也必不使相也代曰莫如太子之自相是三人皆以太子為非固相也（固久也）皆將務以其國事魏而欲丞相之璽以魏之強而持（一本無持字）三萬乘之國輔之魏必安矣故曰不如太子之自相也遂北見梁王以此語告之太子果自相

秦召魏相信安君信安君不欲往蘇代為說秦王曰

臣聞之忠不必當（一本作黨）當必不忠今臣願大王陳臣之愚意恐其不忠於下吏自使有要領之罪願大王察之今大王令人執事於魏以完其交臣恐魏交之益疑也將以塞趙也臣又恐趙之益勁也夫魏王之愛習魏信也甚矣其智能而任用之也厚矣其畏惡嚴尊秦也明矣今（曾作令）王之使人入魏而不用則王之使人入魏無益也若用魏必舍所愛習而用所畏惡此魏王之所以（劉添以字）不安也夫舍萬乘之事而退此魏信之所難行也夫令人之君處所不安令人之相行所不能以此爲親則難久矣臣故恐魏交之益疑也且魏信舍事則趙之謀者必曰舍於秦秦必令

其所愛信者用趙是趙存而我亡也趙安而我危也則上有野戰之氣下有堅守之心臣故恐趙之益勁也大王欲完魏之交而使趙小心乎不如用魏信而尊之以名魏信事王國安而名尊離王國危而權輕然則魏信之事主也上所以爲其主者忠矣下所以自爲者厚矣彼其事王必完矣趙之用事者必曰魏氏之名族不高於我土地之實不厚於我魏信以韓魏事秦秦甚善之國得安焉身取尊焉今我講難於秦兵爲招質國處削危之形非得計也結怨於外主患於中身處死亡之埊非完事也彼將傷其前事而悔其過行冀其利必多割埊以深下王則是大王垂拱

之一作多割埊以爲利重堯舜之所求而不能得也臣願大王察之

秦楚攻魏圍皮氏爲魏謂楚王曰秦楚勝魏魏王之恐也見亡矣必舍一作合於秦王何不倍秦而與魏王魏王喜必内太子秦恐失楚必效城埊於王王雖復與之攻魏可也楚王曰善乃倍秦而與魏魏内太子於楚秦恐許楚城埊欲與之復攻魏樗里疾怒欲與魏攻楚恐魏之以太子在楚不肯也爲疾謂楚王曰外臣疾使臣謁之曰敝邑之王欲效城埊而爲魏太子之尚在楚也是以未敢王出魏質臣曾作太子請效之而復固秦楚之交以疾攻魏楚王曰諾乃出魏太子秦

因合魏以攻楚

龐葱（孫作恭）與太子質於邯鄲謂魏王曰今一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王曰否二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王曰寡人疑之矣三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王曰寡人信之矣龐葱曰夫市之無虎明矣然而三人言而成虎今邯鄲去大梁也遠於市而議臣者過於三人矣願王察之矣王曰寡人自爲知於是辭行而讒言先至後太子罷質果不得見（曾作於是辭行而讒言先至後果不得見魏君矣劉作於是辭行而讒言先至後果不見龐君王曰寡人自爲知太子罷質果不得見）

梁王魏嬰觴諸侯於范臺酒酣請魯君舉觴魯君興避席擇言曰昔者帝女令（一本無令字）儀狄作酒而美進

之禹禹飲而甘之遂疏儀狄絶旨酒曰後世必有以酒亡其國者齊桓公夜半不嗛（快也）易牙乃煎敖燔炙和調五味而進之桓公食之而飽至旦不覺曰後世必有以味亡其國者晉文公得南之威三日不聽朝遂推南之（一本無之字）威而遠之曰後世必有以色亡其國者楚王登強（一作荆）臺而望崩山（一作崇山藝文類聚引）左江而右湖以臨彷徨（一作方湟藝文類聚引）其樂忘死遂盟強臺而弗登曰後世必有以高臺陂池亡其國者今主君之尊儀狄之酒也主君之味易牙之調也左白台而右閭須南威之美也前夾林而後蘭臺強臺之樂也有一於此足以亡其國今主君兼此四者可無戒與

梁王稱善相屬

戰國策卷第二十三

戰國策卷第二十四

魏三　高誘注

秦趙約而伐魏魏王患之芒卯淮南子注孟卯齊人也戰國策作芒卯曰王勿憂也臣請發張倚使謂趙王曰夫鄴寡人固刑一作形弗有也今大王收秦而攻魏寡人請以鄴事大王趙一本無趙字王喜召相國而命之曰魏王請以鄴曾劉一作國事寡人使寡人絕秦相國曰收秦攻魏利不過鄴今不用兵而得鄴請許魏張倚因謂趙王曰敝邑之吏效城者已在鄴矣大王且何以報魏趙王因令閉關絕秦秦趙大惡芒卯應趙使曰敝邑所以事大王者為完鄴也今郊孫一作效鄴者使者之罪也卯不知也趙

王恐魏承秦之怒遽割五城以合於魏而支秦

芒卯謂秦王曰王之士未有爲之中者也臣聞明王不胥中而行王之所欲於魏者長羊王屋洛林之地也王能使臣爲魏之司徒則臣能使魏獻之秦王曰善因任之以爲魏之司徒謂魏王曰王所患者上地也秦之所欲於魏者長羊王屋洛林之地也王獻之秦則上地無憂患因請以下兵東擊齊攘地必遠矣魏王曰善因獻之秦地入數月而秦兵不下魏王謂芒卯曰地已入數月而秦兵不下何也芒卯曰臣有死罪雖然臣死則契折於秦王無以責秦王因赦其罪臣爲王責約於秦乃之秦謂秦王曰魏之所以獻

長羊王屋洛林之地者有意欲以下大王之兵東擊齊也今地已入而秦兵不可下臣則死人也雖然後山東之士無以利事王者矣秦王懼然曰國有事未澹下兵也今以兵從後十日秦兵下芒卯并將秦魏之兵以東擊齊啓地二十二縣

秦敗魏於華走芒卯而圍大梁須賈爲魏謂穰侯曰臣聞魏氏大臣父兄皆謂魏王曰初時惠王伐趙戰勝乎三梁十萬之軍拔邯鄲趙氏不割而邯鄲復歸齊人攻燕殺子之破故國燕不割而燕國復歸燕趙之所以國全兵勁而地不幷乎諸侯者以其能忍難而重出地也宋中山數伐數割而隨以亡臣曾本無臣字以

爲燕趙可法而宋中山可無爲也夫秦貪戾之國而無親蠶食魏盡晉國戰勝睪子史記作暴子割八縣地未畢入而兵復出矣夫秦何厭之有哉今又走芒卯入北地此非但攻梁也且劫王以多割也王必勿聽也今王循楚趙而講楚趙怒而與王爭事秦秦必受之秦挾楚趙之兵以復攻則國救亡不可得也已願王之必無講也王若欲講必少割而有質不然必欺是臣之所聞於魏也願君之以是慮事也周書曰維命不于常此言幸之不可數也夫戰勝睪子而割八縣此非兵力之精非計之工也天幸爲多矣今又走芒卯入北地以攻大梁是以天幸自爲常也知者不然臣聞魏

氏悉其百縣曾本作姓勝兵以止戍大梁臣以爲不下三十萬以三十萬之衆守十仞之城臣以爲雖湯武復生弗易攻也夫輕信楚趙之兵陵十仞之城戴三十萬之衆而志必舉之臣以爲自天下之始分以至于今未嘗有之也攻而不能拔秦兵必罷陰必亡則前功必棄矣今魏方疑可以少割收也願之及楚趙之兵未任於大梁也亟以少割收魏方疑而得以少割爲和必欲之則君得所欲矣楚趙怒於魏之先已講也必爭事秦從是以散而君後擇焉且君之嘗割晉國取地也何必以兵哉夫兵不用而魏效絳安邑又爲陰啓兩機盡故宋衛效尤憚秦兵已令續古史衛効單父秦

兵全已而君制之何求而不得何爲而不成臣願君之
熟計而無行危也穰侯曰善乃罷梁圍
秦敗魏於華魏王且入朝於秦周訢謂王曰宋人有
學者三年反而名其母其母曰子學三年反而名我
者何也其子曰吾所賢者無過堯舜堯舜名吾所
大者無大天地天地名今母賢不過堯舜母大不過
天地是以名母也其母曰子之於學者將盡行之乎
願子之有以易名母也子之於學也將有所不行乎
願子之且以名母爲後也今王之事秦尚有可以易
入朝者乎願王之有以易之而以入朝爲後魏王曰
子患寡人入而不出邪許綰爲我祝曰入而不出請

殉寡人以頭周訢對曰如臣之賤也今人有謂臣曰入不測之淵而必出不出請以一鼠首爲女殉者臣必不爲也今秦不可知之國也猶不測之淵也而許綰之首猶鼠首也內王於不可知之秦而殉王以鼠首臣竊爲王不取也且無梁孰與無河內急王曰梁急無梁孰與無身急王曰身急曰以三者身上也河內其下也秦未索其下而王效其上可乎王尚未聽也支期曰王視楚王楚王入秦王以三乘先之楚王不入楚魏爲一尚足以捍秦王乃止王謂支期曰吾始已諾於應侯矣今不行者欺之矣支期曰王勿憂也臣使長信侯請無內王王待臣也支期說於長信

侯曰王命召相國長信侯曰王何以臣爲支期曰臣不知也王急召君長信侯曰吾内王於秦者寧以爲秦邪吾以爲魏也支期曰君無爲魏計君其自爲計且安死乎安生乎安窮乎安貴乎君其先自爲計後爲魏計長信侯曰樓公將入矣臣今從支期曰王急召君君不行血濺君襟矣長信侯行支期隨其後且見王支期先入謂王曰僞病者乎而見之臣已恐之矣長信侯入見王王曰病甚奈何吾始已諾於應侯矣意雖道死（曾本作雖欲道死劉本作意雖死）行乎長信侯曰王毋行矣臣（劉本作且）能得之於應侯願王無憂

華（一本有陽字）軍之戰魏不勝秦明年將使段干崇割地

而講孫臣謂魏王曰魏不以敗之上割可謂善用不勝矣而秦不以勝之上割可謂不能用勝矣今處期年乃欲割是群臣之私而王不知也且夫欲璽者段干子也王因使之割地欲地者秦也而王因使之受璽夫欲璽者制地而欲地者制璽其勢必無魏矣且夫姦臣固皆欲以地事秦以地事秦譬猶抱薪而救火也薪不盡則火不止今王之地有盡而秦之求無窮是薪火之說也魏王曰善雖然吾已許秦矣不可以革也對曰王獨不見夫博者之用梟邪欲食則食欲握則握今君劫於群臣而許秦因曰不可革何用智之不若梟也魏王曰善乃案其行

齊欲伐魏魏使人謂淳于髡曰齊欲伐魏能解魏患唯先生也敝邑有寶璧二雙文馬二駟請致之先生淳于髡曰諾入說齊王曰楚齊之仇敵也魏齊之與國也夫伐與國使仇敵制其餘敝名醜而實危爲王弗取也齊王曰善乃不伐魏客謂齊王曰淳于髡言不伐魏者受魏之璧馬也王以謂淳于髡曰聞先生受魏之璧馬有諸曰有之然則先生之爲寡人計之何如淳于髡曰伐魏之事不便魏雖刺髡於王何益若誠不（劉無不字）便魏（曾無魏字）雖封髡於王何損且夫王無伐與國之誹魏無見亡之危百姓無被兵之患髡有璧馬之寶於王何傷乎

秦將伐魏魏王聞之夜見孟嘗君告之曰秦且攻魏子爲寡人謀奈何孟嘗君曰有諸侯之救則國可存也王曰寡人願子之行也重爲之約車百乘孟嘗君之趙謂趙王曰文願借兵以救魏趙王曰寡人不能孟嘗君曰夫敢借兵者以忠王也王曰可得聞乎孟嘗君曰夫趙之兵非能（曾無能字）彊於魏之兵魏之兵非能（曾無能字）弱於趙也然而趙之地不歲危而民不歲死而魏之地歲危而民歲死者何也以其西爲趙蔽也今趙不救魏魏歃盟於秦是趙與強秦爲界也地亦且歲危民亦且歲死矣此文之所以忠於大王也趙王許諾爲起兵十萬車三百乘又北見燕王曰先日公子常約兩王之交矣今秦且攻魏願大王之救之

燕王曰吾歲不熟二年矣今又行數千里而以助魏
且奈何田文曰夫行數千里而救人者此國之利也
今魏王出國門而望見軍雖欲行數千里而助人可
得乎燕王尚未許也田文曰臣效便計於王王不用
臣之忠計文請行矣恐天下之將有大變也王曰大
變可得聞乎曰秦攻魏未能克之也而臺已燔游已
奪矣而燕不救魏魏王折節割地以國之半與秦秦
必去矣秦已去魏魏王悉韓魏之兵又西借秦兵以
因趙之衆以四國攻燕王且何利利行數千里而助
人乎利出燕南門而望見軍乎則道里近而輸又易
矣王何利曾添入乎字燕王曰子行矣寡人聽子乃爲之

起兵八萬車二百乘以從（一本無從字）田文魏王大説曰
君得燕趙之兵甚衆且亟矣秦王大恐割地請講於
魏（一本添魏字）因歸燕趙之兵而封田文
魏將與秦攻韓朱已謂魏王曰秦與戎翟同俗有虎
狼之心貪戾好利而無信不識禮義德行苟有利焉
不顧親戚兄弟若禽獸耳此天下之所同知也非所施
厚（劉作惪）積德也故太后母也而以憂死穰侯舅也功
莫大焉而竟逐之兩弟無罪而再奪之國此於其親
戚兄弟若此而又況於仇讎之敵國也今大王與秦
伐韓而益近秦臣甚或之而王弗識也則不明矣群
臣知之而莫以此諫則不忠矣今夫韓氏以一女子

承一弱主內有大亂外安能支強秦魏之兵王以爲不破乎韓亡秦盡有鄭地與大梁鄰王以爲安乎王欲得故地而今負強秦之禍也王以爲利乎秦非無事之國也韓亡之後必且便事便事必就易與利就易與利必不伐楚與趙矣是何也夫越山踰河絕韓之上黨而攻強趙則是復閼與之事也秦必不爲也若道河內倍鄴朝歌絕漳滏之水而以與趙兵決勝於邯鄲之郊是受智伯之禍也秦又不敢伐楚道涉而谷行三十里而攻危隘之塞劉作國所行者甚遠而所攻者甚難秦又弗爲也若道河外背大梁而右上蔡召陵以與楚兵決於陳郊秦又不敢也故曰秦必

不伐楚與趙矣又不攻衛與齊矣韓亡之後兵出之日非魏無攻矣秦故有懷地刑丘之城垝津而以之臨河内河内之共汲莫不危矣秦有鄭地得垣雍決熒澤而水大梁大梁必亡矣王之使者大過矣乃惡安陵氏於秦秦之欲許之久矣然而秦之葉陽昆陽與舞陽高陵鄰聽使者之惡也隨安陵氏而欲亡之秦繞舞陽之北以東臨許則南國必危矣南國雖無危則魏國豈得安哉且夫憎韓不受安陵氏可也夫不患秦之不愛南國非也異日者秦乃在河西晉國之去梁也千里有餘河山以蘭之有周韓而閒之從林軍以至于今秦十攻魏五入國中邊城盡拔文臺

墮垂都焚林木伐麋鹿盡而國繼以圍又長驅梁北東至陶衛之郊北至乎闞所亡乎秦者山北河外河內大縣數百名都數十秦乃在河西晉國之去大梁也尚千里而禍若是矣又況於使秦無韓而有鄭地無河山以蘭之無周韓以閒之去大梁百里禍必百此矣異日者從之不成矣劉作也楚魏疑而韓不可得而約也今韓受兵三年矣秦撓之以講韓知亡猶弗聽投質於趙而請爲天下鴈行頓刃以臣之觀之則楚趙必與之攻矣此何也則皆知秦之無窮也非盡亡天下之兵而臣海內之民必不休矣是故臣願以從事乎王王速受楚趙之約而挾韓魏之質以存韓

爲務因求故地於韓韓必效之如此則士民不勞而故地得其功多於與秦共伐韓然而無與強秦鄰之禍夫存韓安魏而利天下此亦王之大時已通韓之上黨於共莫使道已通因而關之出入者賦之是魏重質韓以其上黨也共有其賦足以富國韓必德魏愛魏重魏畏魏韓必不敢反魏韓是魏之縣也魏得韓以爲縣則衛大梁河外必安矣今不存韓則二周必危安陵必易楚趙楚大破衛齊甚畏天下之西鄉而馳秦入朝爲臣之日不久矣集本有矣字

葉陽君約魏魏王將封其子謂魏王曰王嘗身濟漳朝邯鄲抱葛薛曾作薛陰成以爲趙養邑而趙無爲王

有也王能又封其子問陽姑（曾作茹）衣乎臣爲王不取也魏王乃止

秦使趙攻魏魏謂趙王曰攻魏者亡趙之始也昔者（曾作也）晉人欲亡虞而伐虢伐虢者亡虞之始也故荀息以馬與璧假道於虞宮之奇諫而不聽卒假晉道晉人伐虢反而取虞故春秋書之以罪虞公今國莫強於趙而并齊秦王賢而有聲者相之所以爲腹心之疾者趙也魏者趙之虢也趙者魏之虞也聽秦而攻魏者虞之爲也願王之熟計之也魏太子在楚謂樓子於鄢陵曰公必且待齊楚之合也以救皮氏今齊楚之理必不合矣彼翟子之所惡於國者無公矣

其人皆欲合齊秦外楚以輕公公必謂齊王曰魏之受兵非秦實首伐之也楚惡魏之事王也故勸秦攻魏齊王故欲伐楚而又怒其不已善也必令魏以地聽秦而爲和以張子之強有秦韓之重齊王惡之而魏王不敢據也今以齊秦之重外楚以輕公臣爲公患之鈞之出地以爲和於秦也豈若由楚乎秦疾攻楚楚還兵魏王必懼公因寄汾北以予秦而爲和合親以孤齊秦楚重公公必爲相矣臣意秦王與樗里疾之欲之也臣請爲公說之乃請樗里子曰攻皮氏此王之首事也而不能拔天下且以此輕秦且有皮氏於以攻韓魏利也樗里子曰吾已合魏矣無所

用之對曰臣願以鄙心意公公無以爲罪有皮氏國之大利也而以與魏公終自以爲不能守也故以與魏今公曾作攻之力有餘守之何故而弗有也樗里子曰柰何曰魏王之所恃者齊楚也所用者樓庳翟強也今齊王謂魏王曰欲講攻於齊王兵之辭也是弗救矣楚王怒於魏之不用樓子而使翟強爲和也怨顏已絶之矣魏王之懼也見亡翟強欲合齊秦外楚以輕樓庳樓庳欲合秦楚外齊以輕翟強公不如按魏曾作親之和使人謂樓子曰子能以汾北與我乎請合於楚外齊以重公也此吾事也樓子與楚王必疾矣又謂翟子子能以汾北與我乎必爲合於齊

外於楚以重公也翟強與齊王必疾矣是公外得齊楚以爲用内得樓䳖翟強以爲佐何故不能有地於河東乎

戰國策卷第二十四

戰國策卷第二十五

魏四

高誘注

闕文 獻書秦王曰昔竊聞大王之謀出事於梁謀恐不出於計矣願大王之熟計之也梁者山東之要也有虵於此擊其尾其首救擊其首其尾救擊其中身首尾皆救今梁王天下之中身也秦攻梁者是示天下要斷山東之脊也是山東首尾皆救中身之時也山東見亡必恐恐必大合山東尚強臣見秦之必大憂可立而待也臣竊爲大王計不如南出事於南方其兵弱天下必能救地可廣大曾無大字國可富兵可強主可尊王不聞湯之伐桀乎試之弱密須氏以爲

武敎得密須氏而湯之服桀矣今秦國與山東爲讎不先以弱爲武教兵必大挫國必大憂秦果南攻藍田鄢郢

八年闕文謂魏王曰昔曹恃齊而輕晉齊伐釐莒而晉人亡曹繒恃齊以悍越齊和子亂而越人亡繒鄭恃魏以輕韓伐榆關而韓氏亡鄭原恃秦翟以輕晉秦翟年穀大凶而晉人亡原中山恃齊魏以輕趙齊魏伐楚而趙亡中山此五國所以亡者皆其所恃也非獨此五國爲然而已也天下之亡國皆然矣夫國之所以不可恃者多其變不可勝數也或以政教不脩上下不輯而不可恃者或有諸侯鄰國之虞而不

可恃者或以年穀不登稸積竭盡而不可恃者或化
於利比於患臣以此知國之不可必恃也今王恃楚
之強而信春申君之言以是質秦而久不可知即春
申君有變是王獨受秦患也即王有萬乘之國而以
一人之心爲命也臣以此爲不寧願王之熟計之也
魏王問張旄曰吾欲與秦攻韓何如張旄對曰韓且
坐而胥亡乎且割而從天下乎王曰韓且割而從天
下張旄曰韓怨魏乎怨秦乎王曰怨魏張旄曰韓強
秦乎強魏乎王曰強秦張旄曰韓且割而從其所強
與所不怨乎且割而從其所不強與其所怨乎王曰
韓將割而從其所強與其所不怨張旄曰攻韓之事

王自知矣

客謂司馬食其曰慮久劉無久字以天下爲可一者是不知天下者也欲獨以魏支秦者是又不知魏者也謂茲公不知此兩者又不知茲公者也然而茲公爲從其說何也從則茲公重不從則茲公輕茲公之處重也不一本添以字實爲期子何不疾及三國方堅也自賣於秦秦必受子不然橫者將圖子以合於秦是取子之資而以資子之讎也

魏秦劉作秦魏伐楚魏王不欲樓緩謂魏王曰王不與秦攻楚楚且與秦攻王王不如令秦楚戰王交制之也

穰侯攻大梁乘北郢魏王且從謂穰侯曰君攻楚得

宛穰以廣陶攻齊得剛博以廣陶得許鄢陵以廣陶
秦王不問者何也以大梁之未亡也今日大梁亡許
鄢陵必議議則君必窮爲君計者勿攻便
白珪（劉作圭）謂新城君曰夜行者能無（劉作不）爲姦不能
禁狗使無吠己也故臣能無議君於王不能禁人議
臣於君也
秦攻韓之管魏王發兵救之昭忌曰夫秦強國也而
韓魏壤梁（劉作秦）不出攻則已若出攻非於韓也必魏
也今幸而（曾添歸字）於韓此魏之福也王若救之夫解攻
者必韓之管也致攻者必魏之梁也魏王不聽曰若
不因（劉無因字）救韓韓怨魏西合於秦秦韓爲一則魏危

遂救之秦果釋管而攻魏魏王大恐謂昭忌曰不用子之計而禍至爲之柰何昭忌乃爲之見秦王曰臣聞明主之聽也不以挾私爲政是殺行也願大王無攻魏聽臣也秦王曰何也昭忌曰山東之從時合時離何也哉秦王曰不識也曰天下之合也以王之不必也其離也以王之必也今攻韓之管國危矣未卒而移兵於梁合天下之從無精於此者矣以爲秦之求索必不可支也故爲王計者不如齊趙秦已制趙則燕不敢不事秦荊齊不能獨從天下爭敵於秦則弱矣秦王乃止

秦趙構難而戰謂魏王曰不如齊趙而構之秦王不

構趙趙不以毀構矣而構之秦趙必復鬬必重魏是并制秦趙之事也王欲爲而收齊趙攻荊欲爲而收荊趙攻齊欲王之東長之待（曾作侍）之也

長平之役平都君說魏王曰王胡不爲從魏王曰秦許吾以垣雍平都君曰臣以垣雍爲空割也魏王曰何謂也平都君曰秦趙久相持於長平之下而無（一本添大字）決天下合於秦則無趙合於趙則無秦秦恐王之變也故以垣雍餌王也秦戰勝趙王敢責垣雍之割乎王曰不敢秦戰不勝趙王能令韓出垣雍之割乎王曰不能臣故曰垣雍空割也魏王曰善

樓梧（一作部）約秦魏將令秦王遇於境謂魏王曰遇而

無相秦必置相不聽之一本無之字則交惡於秦聽之則後王之臣將皆務事諸侯之能令於王之上者且遇於秦而相秦者是無齊也秦必輕王之強矣有齊者不若相之齊必喜是以有雍者與秦遇秦必重王矣

芮宋欲絕秦趙之交故令魏氏收秦太后之養地秦王於秦芮宋謂秦王曰魏委國於王而王不受故委國於趙也李郝謂臣曰子言無秦而養秦太后以地是欺我也故敝邑收之秦王怒遂絕趙也爲魏謂楚王曰索攻魏於秦秦必不聽王矣是智困於秦而交疏於魏也楚魏有怨則秦重矣故王不如順天下遂

伐齊與魏便地兵不傷交不變所欲必得矣
管鼻之令翟強與秦事謂魏王曰鼻之與強猶晉人之與楚人也晉人見楚人之急帶劍而緩之楚人惡其緩而急之令鼻之入秦之傳舍舍不足以舍之強之入無蔽於秦者強王貴臣也而秦若此其甚安可
成陽君欲以韓魏聽秦魏王弗利白圭謂魏王曰王不如陰侯（一作使）人說成陽君曰君入秦秦必留君而以多割於韓矣韓不聽秦必留君而伐韓矣故君不如安行求質於秦成陽君必不入秦秦韓不敢合則王重矣
秦拔寧邑魏王令之謂秦王曰王歸寧邑吾請先天

下構魏魏王曰王無聽魏王見天下之不足恃也故欲先構夫亡寧者宜割二寧以求構夫得寧者安能歸寧乎

秦罷邯鄲攻魏取寧邑吳慶恐魏王之構於秦也謂魏王曰秦之（曾無之字）攻王也王知其故乎天下皆曰王近也王不近秦秦之所去皆曰王弱也王不弱二周秦人去邯鄲過二周而攻王者以王爲易制也王亦知弱之召攻乎

魏王欲攻邯鄲季梁聞之中道而反衣焦不申頭塵不去往見王曰今者臣來見人於大行方北面而持其駕告臣曰我欲之楚臣曰君之楚將奚爲北面曰

吾馬良臣曰馬雖良此非楚之路也曰吾用多用資也臣曰用雖多此非楚之路也曰吾御者善此數者愈善而離楚愈遠耳今王動欲成霸王舉欲信於天下恃王國之大兵之精銳而攻邯鄲以廣地尊名王之動愈數而離王愈遠耳猶至楚而北行也

周肖謂宫他曰子爲肖謂齊王曰肖願爲外臣令齊資我於魏宫他曰不可是示齊輕也夫齊不以無魏者以害有魏者故公不如示有魏公曰王之所求於魏者臣請以魏聽齊必資公矣是公有齊以齊有魏也

周㝡善齊翟強善楚二子者欲傷張儀於魏張子聞

之因使其人爲見者嗇夫聞見者因無敢傷張子周㝡入齊秦王怒令姚賈讓魏王魏王爲之謂秦王曰魏之所以爲王通天下者以周㝡也今周㝡遁寡人入齊齊無通（一本添端字）於天下矣敝邑之事王亦無齊累矣大國欲急兵則趣趙而已

秦魏爲與國（相與同禍福之國也）齊楚約而欲攻魏魏使人求救於秦冠蓋相望秦救不出魏人有唐且者年九十餘謂魏王曰老臣請出西說秦令兵先臣出可乎魏王曰敬諾遂約車而遣之唐且見秦王秦王曰丈人芒然乃遠至此甚苦矣魏來求救數矣寡人知魏之急矣唐且對曰大王已知魏之急而救不至者是大

王籌筴之臣無任矣任能也且夫魏一萬乘之國稱東藩受冠帶祠春秋者以爲秦之強足以爲與也今齊楚之兵已在魏郊矣大王之救不至魏急則且割地而約齊楚王雖欲救之豈有及哉是亡一萬乘之魏而強二敵之齊楚也竊以爲大王籌筴之臣無任矣秦王喟然愁悟遽一作遂發兵日夜赴魏齊楚聞之乃引兵而去魏氏復全唐且之說也

信陵君殺晉鄙救邯鄲破秦人存趙國趙王自郊迎唐且謂信陵君曰臣聞之曰事有不可知者有不可不知者有不可忘者有不可不忘者信陵君曰何謂也對曰人之憎我也不可不知也吾憎人也不可得

而知也人之有德於我也不可忘也吾有德於人也不可不忘也今君殺晉鄙救邯鄲破秦人存趙國此大德也今趙王自郊迎卒然見趙王臣願君之忘之也信陵君曰無忌謹受教

魏攻管而不下安陵人縮高其子爲管守信陵君使人謂安陵君曰君（一本無君字）其遣縮高吾將仕之以五大夫使爲持節尉安陵君曰安陵小國也不能必使其民使者自往請使道使（一本添吏字）者至縞高之所復信陵君之命縮高曰君之幸高也將使高攻管也夫以（一本無以字）父攻子守人大笑也是臣而下是倍主也父敎子倍亦非君之所喜也敢再拜辭使者以報信陵君

信陵君大怒遣大使之安陵曰安陵之地亦猶魏也今吾攻管而不下則秦兵及我社稷必危矣願君之生束縮高而致之若君弗致也無忌將發十萬之師以造安陵之城安陵君曰吾先君成侯受詔襄王以守此地也手受大府之憲憲之上篇曰子弑父臣弑君有常不赦國雖大赦降城亡子不得與焉今縮高謹解大位以全父子之義而君曰必生致之是使我負襄王詔而廢大府之憲也雖死終不敢行縮高聞之曰信陵君爲人悍而自用也此辭反必爲國禍吾已全已無（一本作己之）爲人臣之義矣豈可使吾君有魏患也乃之使者之舍刎頸而死信陵君聞縮高死素

服縞素辟舍使使者謝安陵君曰無忌小人也困於思慮失言於君敢再拜釋罪

魏王與龍陽君共船而釣龍陽君得十餘魚而涕下王曰有所不安乎如是何不相告也對曰臣無敢不安也王曰然則何為涕出曰臣為王之所得魚也王曰何謂也對曰臣之始得魚也臣甚喜後得又益大今臣直欲棄臣前之所得矣今以臣凶惡而得為王拂枕席今臣爵至人君走人於庭辟人於途四海之內一本添其字美人亦甚多矣聞臣之得幸於王也必褰裳而趨王臣亦猶曩臣之前所得魚也臣亦將棄矣臣安能無涕出乎魏王曰誤有是心也何不相告也

於是布令於四境之內曰有敢言美人者族由是觀之近習之人其摯諂也固矣其自纂繁也完矣（謂帽覆也）今由千里之外欲進美人所效者庸必得幸乎假之得幸庸必爲我用乎而近習之人相與怨我見有禍未見有福見有怨未見有德非用知之術也

秦攻魏急或謂魏王曰棄之不如用之之易也死之不如棄之之易也能棄之弗能用之（一本無之字）能死之弗能棄之（劉無之字）此人之大過也今王亡地數百里亡城數十而國患不解是王棄之非用之也今秦之強也天下無敵而魏之弱也甚而王以是質秦王又能死而弗能棄之（一本作也字）此重過也今王能用臣之計

虧地不足以傷國卑體不足以苦身解患而怨報秦自四境之內執法以下至於長輓者故畢曰與嫪氏乎與呂氏乎雖至於門閭之下廊廟之上猶之如是也今王割地以賂秦以爲嫪毐功卑體以尊秦以因嫪毐王以國贊嫪毐以嫪毐勝矣王以國贊嫪氏太后之德王也深於骨髓王之交最爲天下上矣秦魏百相交也百相欺也今由嫪氏善秦而交爲天下上天下孰不棄呂氏而從嫪氏天下必合一作舍呂氏而從嫪氏則王之怨報矣

秦王使人謂安陵君曰寡人欲以五百里之地易安陵安陵君其許寡人安陵君曰大王加惠以大易小

甚善雖然受地於先生願終守之弗敢易秦王不說安陵君因使唐且使於秦秦王謂唐且曰寡人以五百里之地易安陵安陵君不聽寡人何也且秦滅韓亡魏而君以五十里之地存者以君爲長者故不錯意也今吾以十倍之地請廣於君而君逆寡人者輕寡人與唐且對曰否非若是也安陵君受地於先生而守之雖千里不敢易也豈直五百里哉秦王怫然怒謂唐且曰公亦甞聞天子之怒乎唐且對曰臣未甞聞也秦王曰天子之怒伏屍百萬流血千里唐且曰大王甞聞布衣之怒乎秦王曰布衣之怒亦免冠徒跣以頭搶地爾唐且曰此庸夫之怒也非士之怒

也夫專諸之刺王僚也彗星襲月聶政之刺韓傀也白虹貫日要離之刺慶忌也倉鷹擊於殿上此三子者皆布衣之士也懷怒未發休祲降於天（曾劉作休烈隆於天）與臣而將四矣若士必怒伏屍二人流血五步天下縞素今日是也挺劍而起秦王色撓長跪而謝之曰先生坐何至於此寡人諭矣夫韓魏滅亡而安陵以五十里之地存者徒以有先生也

戰國策卷第二十五

6

十八

AC
149
H83
v.15

戰國策卷第二十六 自此卷復有錢本

韓一

高誘注

三晉已破智氏將分其地段規謂韓王曰分地必取成皐韓王曰成皐石溜之地也寡人無所用之段規曰不然臣聞一里之厚而動千里之權者地利也萬人之衆而破三軍者不意也王用臣言則韓必取鄭矣王曰善果取成皐至韓之取鄭也果從成皐始大

成午從趙來謂申不害於韓曰子以韓重我於趙請以趙重子於韓是子有兩韓而我有兩趙也

魏之圍邯鄲也申不害始合於韓王然未知王之所欲也恐言而未必中於王也王問申子曰吾誰與而

可對曰此安危之要國家之大事也臣請深惟而苦思之乃微謂趙卓韓鼂曰子皆國之辯士也夫爲人臣者言可必用盡忠而已矣二人各進議於王以事申子微視王之所說以言於王王大說之

申子請仕其從兄官昭侯不許也申子有怨色昭侯曰非所謂劉無謂字學於子者也聽子之謁而廢子之道乎又亡其行子之術而廢子之謁乎子甞教寡人循功勞視次第今有所求此我將奚聽乎申子乃辟舍請罪曰君眞其人也

蘇秦爲楚合從說韓王曰韓北有鞏洛成皐之固西有宜陽常阪之塞東有宛穰洧水南有陘山地方千

余永

里帶甲數十萬天下之強弓勁弩皆自韓出谿子少府時力距來皆射六百步之外韓卒超（劉作跕錢作帖）足而射百發不暇止遠者達胷近者掩心韓卒之劍戟皆出於冥山棠谿墨陽合伯（曾無伯字）膊鄧師宛馮龍淵大阿皆陸斷馬牛水擊鵠鴈當敵即斬堅甲盾鞮鍪鐵幕革抉吠芮無不畢具以韓卒之勇被堅甲蹠勁弩帶利劍一人當百不足言也夫以韓之勁與大王之賢乃欲西面事秦稱東藩築帝宮受冠帶祠春秋交臂而服焉夫羞社稷而爲天下笑無過此者矣是故願大王之孰計之也大王事秦秦必求宜陽成皐今茲効之明年又益求割地與之即無地以給之

不與則棄前功而後更受其禍且夫大王之地有盡而秦之求無已夫以有盡之地而逆無已之求此所謂市怨而買禍者也不戰而地已削矣臣聞鄙語曰寧爲雞口無爲牛後（續云顏氏家訓引作寧爲雞尸不爲牛從）今大王西面交臂而臣事秦何以異於牛後乎夫以大王之賢挾強韓之兵而有牛後之名臣竊爲大王羞之韓王忿然作色攘臂按劍仰天太息曰寡人雖死必不能事秦今主君以楚王之教詔之敬奉社稷以從

張儀爲秦連橫說韓王曰韓地險惡山居五穀所生非麥而豆（史記後語作非菽而麥）民之所食大抵豆飯（續云古語只稱菽漢以後方呼豆史記飯菽後語菽飯）藿羹一歲不收民不饜糟糠地

方不滿九百里無二歲之所食料大王之卒悉之不過三十萬而廝徒負養在其中矣爲除守徼亭鄣塞見卒不過二十萬而已矣秦帶甲百餘萬車千乘騎萬匹虎摯之士跿跔科頭貫頤奮戟者至不可勝計也秦馬之良戎兵之衆探前趹後蹄間三尋（曾添騰者二字）者不可稱數也山東之卒被甲冒胄以會戰秦人捐甲徒裎以趨敵左挈人頭右挾生虜夫秦卒之與山東之卒也猶孟賁之與怯夫也以重力相壓猶烏獲之與嬰兒也夫戰孟賁烏獲之士以攻不服之弱國無以異於墮千鈞之重集於鳥卵之上必無幸矣諸侯不料兵之弱食之寡而聽從人之甘言好辭比

周以相餙也皆言曰聽吾計則可以強霸天下夫不顧社稷之長利而聽須臾之說詿誤人主者無過於此者矣大王不事秦秦下甲據宜陽斷絶韓之上地東取成皐宜陽則鴻臺之宮桑林之菀非王之有已夫塞成皐絶上地則王之國分矣先事秦則安矣不事秦則危矣夫造禍而求福計淺而怨深逆秦而順楚雖欲無亡不可得也故爲大王計莫如事秦秦之所欲莫如弱楚而能弱楚者莫如韓非以韓能強於楚也其地勢然也今王西面而事秦以攻楚爲敝邑秦王必喜夫攻楚而私其地轉禍而說秦計無便於此者也是故秦王使使臣獻書大王御史須以決

事韓王曰客幸而教之請比郡縣築帝宮祠春秋稱東藩効宜陽宣（一作韓）王謂摎留曰吾欲兩用公仲公叔其可乎對曰不可晉用六卿而國分簡公用田成監止而簡公弑魏兩（劉無兩字）用犀首張儀而西河之外亡今王兩用之其多力者內樹其黨其寡力者籍外權群臣或內樹其黨以擅其主或外爲交以裂其地則王之國必危矣

張儀謂齊王曰王不如資韓朋與之逐張儀於魏魏因相犀首因以齊魏廢韓朋而相公叔以伐秦公仲聞之必不入於齊據公於魏是公無患

楚昭獻相韓秦且攻韓韓廢昭獻昭獻令人謂公叔

曰不如貴昭一本無昭字獻以固楚秦必曰楚韓合矣

秦攻陘韓曾無韓字使人馳南陽之地秦已馳又攻陘韓因割南陽之地秦受地又攻陘陳軫謂秦王曰國形不便故馳交不親故割今割矣而交不親馳矣而兵不止臣恐山東之無以馳割事王者矣且王求百金於三川而不可得求千金於韓一旦而具今王攻韓是絶上交而固私府也竊爲王弗取也

五國約而攻秦楚王爲從長不能傷秦兵罷而留於成皋魏順謂市丘君曰五國罷必攻市丘以償兵費君資臣臣請爲君止天下之攻市丘市丘君曰善因遣之魏順南見楚王曰王約五國而西伐秦不能傷

秦天下且以是輕王而重秦故王胡不卜交乎楚王曰奈何魏順曰天下罷必攻市丘以償兵費王令之勿攻市丘五國重王且聽王之言而不攻市丘不重王且反王之言而攻市丘然則王之輕重必明矣故楚王卜交而市丘存

鄭彊載八百金入秦請以伐韓泠向謂鄭彊曰公以八百金請伐人之與國秦必不聽公公不如令秦王疑公叔鄭彊曰何如曰公叔之攻楚也以幾瑟之存焉故言先楚也今已令楚王奉幾瑟以車百乘居陽翟令昭獻轉而與之處旬有餘彼已覺而幾瑟公叔之讎也而昭獻公叔之人也秦王聞之必疑公叔爲

楚也
鄭彊之走張儀於秦曰儀之使者必之楚矣故謂大宰曰公留儀之使者彊請西圖儀於秦故因而請秦王曰張儀使人致上庸之地故使使臣再拜謁秦王秦王怒張儀走
宜陽之役楊達謂公孫顯曰請爲公以五萬攻西周得之是以九鼎印甘茂也不然秦攻西周天下惡之其救韓必疾則茂事敗矣
秦圍宜陽游騰謂公仲曰公何不與趙藺離石祁以質許地則樓緩必敗矣收韓趙之兵以臨魏樓鼻必敗矣韓爲一魏必倍秦甘茂必敗矣以成陽資翟

強於齊楚必敗之須秦必敗秦失魏宜陽必不拔矣
公仲以宜陽之故仇甘茂其後秦歸武遂於韓已而
秦王固疑甘茂之以武遂解於公仲也杜赫爲公仲
謂秦王曰明也願因茂以事王秦王大怒於甘茂故
樗里疾大說杜聊

秦韓戰於濁澤韓氏急公仲明謂韓王曰與國不可
恃今秦之心欲伐楚王不如因張儀爲和於秦賂之
以一名都與之伐楚此以一易二之計也韓王曰善
乃儆公仲之行將西講於秦楚王聞之大恐召陳軫
而告之陳軫曰秦之欲伐我久矣今又得韓之名都
一而具甲秦韓幷兵南鄉此秦所以廟祠而求也今

已得之矣楚國必伐矣王聽臣爲之儆四境之内選師言救韓令戰車滿道路發信臣多其車重其幣使信王之救己也縱韓爲不能聽我韓必德王也必不爲鴈行以來是秦韓不和兵雖至楚國不大病矣爲能聽我絶和於秦秦必大怒以厚怨於韓韓得楚救必輕秦輕秦其應秦必不敬是我困秦韓之兵而免楚國之患也楚王大說乃儆四境之内選師言救韓發信臣多其車重其幣謂韓王曰弊邑雖小已悉起之矣願大國遂肆意於秦弊邑將以楚殉韓韓王大說乃止公仲公仲曰不可夫以實告（一作困）我者秦也以虛名救我者楚也恃楚之虛名輕絶強

秦之敵必爲天下笑矣且楚韓非兄弟之國也又非素約而謀伐秦矣（劉作也）秦欲伐楚楚因以起師言救韓此必陳軫之謀也且王以使人報於秦矣今弗行是欺秦也夫輕強秦之禍而信楚之謀臣王必悔之矣韓王弗聽遂絶和於秦秦果大怒興師與韓氏戰於岸門楚救不至韓氏大敗韓氏之兵非削弱也民非蒙愚也兵爲秦禽智爲楚笑過聽於陳軫失計於韓明也

顏率見公仲公仲不見顏率謂公仲之謁者曰公仲必以率爲陽（劉作傷）也故不見率也公仲好內率曰好士仲嗇於財率曰散施公仲無行率曰好義自今以

來率且正言之而已矣公仲之謁者以告公仲公仲遽起而見之

韓公仲謂向壽曰禽困覆車公破韓辱公仲公仲收國復事秦自以爲必可以封今公與楚解中封小令尹以桂陽秦楚合復攻韓韓必亡公仲躬率其私徒以鬭於秦願公之熟計之也向壽曰吾合秦楚非以當韓也子爲我謁之公仲曰秦韓之交可合也對曰願有復於公諺曰貴其所以貴者貴今王之愛習公也不如公孫郝其知能公也不如甘茂今二人者皆不得親於事矣而公獨與王主斷於國者彼有以失之也公孫郝黨於韓而甘戊黨於魏故王不信也今

秦楚爭強而公黨於楚是與公孫郝甘茂同道也公何以異之人皆言楚之多（劉作多舊作若）變也而公必之是自爲貴也公不如與王謀其變也善韓以備之若此則無禍矣韓氏先以國從公孫郝而後委國於甘茂是韓公之讎也今公言善韓以備楚是外舉不辟讎也向壽曰吾甚欲韓合對曰甘茂許公仲以武遂反宜陽之民今公徒令收之甚難向子曰然則柰何武遂終不可得已對曰公何不以秦爲韓求潁川於楚此乃韓之寄地也公求而得之是令行於楚而以其地德韓也公求而弗得是韓楚之怨不解而交走秦也秦楚爭強而公過楚以攻韓此利於秦向子曰

奈何對曰此善事也甘茂欲以魏取齊公孫郝欲以韓取齊今公取宜陽以爲功收楚韓以安之而誅齊魏之罪是以公孫郝甘茂之無事也

或（錢有或字）謂公仲曰聽者聽國非必聽實也故先王聽諺言於市願公之聽臣言也公求中立於秦而弗能得也善公孫郝以難甘茂勸齊兵以勸止魏楚趙皆公之讎也臣恐國之以此爲患也願公之復求中立於秦也公仲曰奈何對曰秦王以公孫郝爲黨於公而弗之聽甘茂不善於公而弗爲公言公何不因行願以與秦王語行願之爲秦王臣也公臣請爲公謂秦王曰齊魏合與離於秦孰利齊魏別與合於秦孰

強秦王必曰齊魏離則秦重合則秦輕齊魏別則秦強合則秦弱臣即曰今王聽公孫郝以韓秦之兵應齊而攻魏魏不敢戰歸地而合於齊是秦輕也臣以公孫郝爲不忠今王聽甘茂以韓秦之兵據魏而攻齊齊不敢戰不求割地而合於魏是秦輕也臣以甘茂爲不忠故王不如令韓中立以攻齊齊王言救魏以勁之齊魏不能相聽久離兵史王欲則信公孫郝於齊爲韓取南陽易穀川以歸此惠王之願也王欲則信甘茂於魏以韓秦之兵據魏以郤（曾一作欲一作部）齊此武王之願也臣以爲令韓以（劉無以字）中立以勁齊最秦之大急也公孫郝黨於齊而不肯言甘茂薄而不敢

謁也此二人王之大患也願王之熟計之也

韓公仲相齊楚之交善秦秦魏遇且以善齊而絕齊乎楚王使景鯉之秦鯉與於秦魏之遇楚王怒景鯉恐齊以楚遇爲有陰於秦魏也且罪景鯉爲謂楚王曰臣賀鯉之與於遇也秦魏之遇也將以合齊秦而絕齊劉作和於楚也今鯉與於遇齊無以信魏之合己於秦而攻於楚也齊又畏楚之有陰於秦魏也必重楚故鯉之與於遇王之大資也今鯉不與於遇魏之絕齊於楚明矣齊楚信之必輕王故王不如無罪景鯉以視齊於有秦魏齊必重楚而且疑秦魏於齊王曰諾因不罪而益其列

王曰向也子曰天下無道今也子曰乃且攻燕者何也對曰今謂馬多力則有矣若曰勝千鈞則不然者何也夫千鈞非馬之任也今謂楚強大則有矣若夫越趙魏而鬬兵於燕則豈楚之任也哉且非楚之任而楚爲之是弊楚也強楚弊楚其於王孰便也

或謂魏王王儆（錢無儆字）四彊之内其從於王者十日之内備不具者死王因取其游之舟上擊之臣爲王之楚王胥臣反乃行春申君聞之謂使者曰子爲我反無見王矣十日之内數萬之衆今涉魏境秦使聞之以告秦王秦王謂魏王曰大國有意必來以是而足矣

觀（一作魏）鞅謂春申曰人皆以楚爲強而君用之弱其於鞅也不然先君者二十餘年未嘗見攻今秦欲踰兵於澠隘之塞不使假道兩周倍韓以攻楚不可今則不然魏且旦暮亡矣不能愛其許鄢陵與梧割以予秦去百六十里臣之所見者秦楚鬭之日也已

公仲數不信於諸侯諸侯錮之南委國於楚楚王弗聽蘇代爲（劉添謂字）楚王曰不若聽而備於其反也明之反也常仗趙而畔楚仗齊而畔秦今四國錮之而無所入矣亦甚患之此方其爲尾生之時也

戰國策卷第二十六

戰國策卷第二十七

韓二　　高誘注

楚圍雍氏五月韓令使者求救於秦冠蓋相望也秦師不下殽韓又令尚靳使秦謂秦王曰韓之於秦也居爲隱蔽出爲鴈行今韓已病矣秦師不下殽臣聞之脣揭者其齒寒願大王之熟計之宣太后曰使者來者衆矣獨尚子之言是召尚子入宣太后謂尚子曰妾事先王也先王以其髀加妾之身妾困不疲（錢劉本作支）也盡置其身妾之上而妾弗重也何也以其少有利焉今佐韓兵不衆粮不多則不足以救韓夫救韓之危日費千金獨不可使妾少有利焉尚靳歸書

報韓王韓王遣張翠張翠稱病日行一縣張翠至甘茂曰韓急矣先生病而來張翠曰韓未急也且急矣甘茂曰秦重國知錢改作之王也韓之急緩莫不知今先生言不急可乎張翠曰韓急則折而入於楚矣臣安敢來甘茂曰先生毋復言也甘茂入言秦王曰公仲柄得秦師故敢捍楚今雍氏圍而秦師不下殽是無韓也公仲且抑首而不朝公叔且以國南合於楚楚韓爲一魏氏不敢不聽是楚以三國謀秦也如此則伐秦之形成矣不識坐而待伐孰與伐人之利秦王曰善果下師於殽以救韓

楚圍雍氏韓令冷向借救於秦秦爲發使公孫昧入

韓公仲曰子以秦爲將救韓乎其不乎對曰秦王之言曰請道於南鄭藍田以入攻楚出兵於三川以待公殆不合軍於南鄭矣公仲曰柰何對曰秦王必祖張儀之故謀楚威王攻梁張儀謂秦王曰與楚攻梁魏折而入於楚韓固其與國也是秦孤也故不如出兵以勁魏於是攻皮氏魏氏勁威王怒楚與魏大戰秦取西河之外以歸今也其將揚言救韓而陰善楚公恃秦而勁必輕與楚戰楚陰得秦之不用也必易與公相支也公戰勝楚遂與公乘楚易三川而歸公戰不勝楚塞三川而守之公不能救也臣甚惡其事司馬康三反之郢矣甘茂與昭獻遇於境其言曰收

壐其實猶有約也公仲恐曰然則柰何對曰公必先韓而後秦先身而後張儀以（劉去以字）公不如亟以國合於齊楚秦必委國於公以解伐是公之所以外者儀而已其實猶之不失秦也

公仲爲韓魏易地公叔爭之而不聽且亡史惕謂公叔曰公亡則易必可成矣公無辭以後（錢劉作復）一反且示天下輕公公不若順之夫韓地易於上則害於趙魏地易於下則害於楚公不如告楚趙楚趙惡之趙聞之起兵臨羊腸楚聞之發兵臨方城而易必敗矣

鏑宣之教韓王取秦曰爲公叔具車百乘言之楚易三川因令公仲謂秦王曰三川之言曰秦王必取我

韓王之心不可解矣王何不試以襄子為質於韓令韓王知王之不取三川也因以出襄子而德太子

襄陵之役畢長謂公叔曰請毋用兵而楚魏皆德公之國矣夫楚欲置公子高必以兵臨魏公何不令人說昭子曰戰未必勝請為子起兵以之魏子有辭以毋戰於是以太子扁昭揚梁王皆德公矣

公叔使馮君於秦恐留教陽向說秦王曰留馮君以善韓臣（集錢劉曾作辰）非上知也主君不如善馮君而資之以秦馮君廣王而不聽公叔以與太子爭則王澤布而害於韓矣

謂公叔曰公欲得武遂於秦而不患楚之能揚河外

也公不如令人恐楚王而令人為公求武遂於秦謂楚王曰發重使為韓求武遂於秦秦王聽是令得行於萬乘之主也韓得武遂以恨秦毋秦患而得楚韓楚之縣而已秦不聽是秦韓之怨深而交楚也

謂公叔曰乘舟舟漏而弗塞則舟沉矣塞漏舟而輕陽侯之波則舟覆矣今公自以辯於薛公而輕秦是塞漏舟而輕陽侯之波也願公之察也

齊令周最使鄭立韓擾而廢公叔周最患之曰公叔之與周君交也令我使鄭立韓擾而廢公叔語曰怒於室者色於市今公叔怨齊無柰何也必周君而深怨我矣史舍曰公行矣請令公叔必重公周最行至

鄭公叔大怒史舍入見曰周最固不欲來使臣竊強之周最不欲來以爲公也臣之強之也亦以爲公也公叔曰請聞其說對曰齊大夫諸子有犬犬猛不可叱叱之必噬人客有請叱之者疾視而徐叱之犬不動復叱之犬遂無噬人之心今周最固得事足下而以不得已之故來使彼將禮陳其辭而緩其言鄭王必以齊王爲不急必不許也今周最不來他人必來來使者無交於公而欲德於韓擾其使之必疾言之必急則鄭王必許之矣公叔曰善遂重周最王果不許韓擾

韓公叔與幾瑟爭國鄭強爲楚王使於韓矯（劉改橋作矯）以新城陽人合世子以與公叔爭國楚怒將罪之鄭

疆曰臣之矯與之以爲國也臣曰世子得新城陽人以與公叔爭國而得全魏必急韓氏韓氏急必縣命於楚又何新城陽人敢索若戰而不勝走而不死今且以至又安敢言地楚王曰善乃弗罪

韓公叔與幾瑟爭國中庶子強謂太子曰不若及齊師未入急擊公叔太子曰不可戰之於國中必分對曰事不成身必危尚何足以圖國之曾作尚之全爲太子弗聽齊師果入太子出走

齊明謂公叔曰齊逐幾瑟楚善之今楚欲善齊甚公何不令齊王謂楚王王爲我逐幾瑟以窮之楚聽是齊楚合而幾瑟走也楚王不聽是有陰於韓也

公叔將殺幾瑟也謂公叔曰太子之重公也畏幾瑟也今幾瑟死太子無患必輕公韓大夫見王老冀太子之用事也固欲事之太子外無幾瑟之患而內收諸大夫以自輔也公必輕矣不如無殺幾瑟以恐太子太子必終身重公矣

公叔且殺幾瑟也宋赫爲謂公叔曰幾瑟之能爲亂也內得父兄而外得秦楚也今公殺之太子無患必輕公韓大夫知王之老而太子定必陰事之秦楚若無韓必陰事伯嬰伯嬰亦幾瑟也公不如勿殺伯嬰恐必保於公韓大夫不能必其不入也必不敢輔伯嬰以爲亂秦楚挾幾瑟以塞伯嬰伯嬰外無秦楚之

權內無父兄之衆必不能爲亂矣此便於公
謂新城君曰公叔伯嬰恐秦楚之內幾瑟也公何不
爲韓求質子於楚楚王聽而入質子於韓則公叔伯
嬰必知秦楚之不以幾瑟爲事也必以韓合於秦楚
矣秦楚挾韓以窘魏魏氏不敢東是齊孤也公又令
秦求質子於楚楚不聽則怨結於韓韓挾齊魏以眄
楚楚王必重公矣公挾秦楚之重以積德於韓則公
叔伯嬰必以國事公矣
胡衍之出幾瑟於楚也教公仲謂魏王曰太子在楚
韓不敢離楚也公何不試奉公子咎而爲之請太子
因令人謂楚王曰韓立公子咎而棄幾瑟是王抱虛

質也王不如亟歸幾瑟幾瑟入必以韓權報讎於魏而德王矣

幾瑟亡之楚楚將收秦而復之謂芊戎曰廢公叔而相幾瑟者楚也今幾瑟亡之楚楚又收秦而復之幾瑟入鄭之日韓楚之縣邑公不如令秦王賀伯嬰之立也韓絶於楚其事秦必疾秦挾韓親魏齊楚後至者先亡此王業也

冷向謂韓咎曰幾瑟亡在楚楚王欲復之甚令楚兵十餘萬在方城之外臣請令楚築萬家之都於雍氏之旁韓必起兵以禁之公必將矣公因以楚韓之兵奉幾瑟而內之鄭幾瑟得入而德公必以韓楚奉公矣

楚令景鯉入韓韓且內伯嬰於秦景鯉患之泠向謂伯嬰曰太子入秦秦必留太子而合楚以復幾瑟也是太子反棄之韓咎立爲君而未定也其弟在周周欲以車百乘重而送之恐韓咎入韓之不立也綦毋恢曰不如以百金從之韓咎立因劉攺因作曰也一本添也字以爲戒不立則曰來效賊也

史疾爲韓使楚楚王問曰客何方所循曰治列子圉寇之言曰何貴曰貴正王曰正亦可爲國乎曰可王曰楚國多盜正可以圉盜乎曰可曰以正圉盜柰何頃間曾作閒有鵲止於屋上者曰請問楚人謂此鳥何王曰謂之鵲曰謂之烏可乎曰不可曰今王之國有

柱國令尹司馬典令其任官置吏必曰廉潔勝任今盜賊公行而弗能禁也此烏不爲烏鵲不爲鵲也

韓傀相韓嚴遂重於君二人相害也嚴遂政議直指舉韓傀之過韓傀以之叱之於朝嚴遂拔劍趨之以救解於是嚴遂懼誅亡去游求人可以報韓傀者至齊齊人或言軹深井里聶政勇敢士也避仇隱於屠者之間嚴遂陰交於聶政以意厚之聶政問曰子欲安用我乎嚴遂曰吾得爲役之日淺事今薄奚敢有請於是嚴遂乃具酒觴聶政母前仲子奉黃金百鎰前爲聶政母壽聶政驚愈怪其厚固謝嚴仲子仲子固進而聶政謝曰臣有老母家貧客游以爲狗屠可

旦夕得甘脆以養親親供養備義不敢當仲子之賜嚴仲子辟人因爲聶政語曰臣有仇而行游諸侯衆矣然至齊聞足下義甚髙故直進百金者特以爲夫人麤糲之費以交足下之驩豈敢以有求邪聶政曰臣所以降志辱身居市井者徒幸而養老母老母在政身未敢以許人也嚴仲子固讓聶政竟不肯受然仲子卒備賓主之禮而去久之聶政母死既葬除服聶政曰嗟乎政乃市井之人鼓刀以屠而嚴仲子乃諸侯之卿相也不遠千里枉車騎而交臣臣之所以待之至淺鮮矣未有大功可以稱者而嚴仲子舉百金爲親壽我雖不受然是深知政也夫賢者以感忿

睚眦之意而親信窮僻之人而政獨安可嘿然而止
乎且前日要政政徒以老母老母今以天年終政將
爲知已者用遂西至濮陽見嚴仲子曰前所以不許
仲子者徒以親在今親不幸仲子所欲報仇者爲誰
嚴仲子具告曰臣之仇韓相傀傀又韓君之季父也
宗族盛兵衛設臣使人刺之終莫能就今足下幸而
不棄請益具車騎壯士以爲羽翼政曰韓與衛中間
不遠今殺人之相相又國君之親此其勢不可以多
人多人不能無生得失生得失則語泄語泄則韓舉
國而與仲子爲讎也豈不殆哉遂謝車騎人徒辭獨
行仗劒至韓韓適有東孟之會韓王及相皆在焉持

兵戟而衛者甚衆聶政直入上階刺韓傀韓傀走而抱哀侯聶政刺之兼中哀侯左右大亂聶政大呼所殺者數十人因自皮面抉眼自屠出腸遂以死韓取聶政屍於市縣購之千金久之莫知誰子政姊(劉有嫈字)聞之曰弟至賢不可愛妾之軀滅吾弟之名非弟意也乃之韓視之曰勇哉氣矜之隆是其軼賁育而高成荊矣今死而無名父母既歿矣兄弟無有此爲我故也夫愛身不揚弟之名吾不忍也乃抱屍而哭之曰此吾弟軹深井里聶政也亦自殺於屍下晉楚齊衛聞之曰非獨政之能乃其姊者亦列女也聶政之所以名施於後世者其姊不避菹醢之誅以揚其名也

戰國策卷第二十七

戰國策卷第二十八

韓三

高誘注

或謂韓公仲(曾作中)曰夫孿子之相似者唯其母知之而已利害之相似者唯智者知之而已今公國其利害之相似正如孿子之相似也得以其道爲之則主尊而身安不得其道則主卑而身危今秦魏之和成而非公適束之則韓必謀矣若韓隨魏以善秦是爲魏從也則韓輕矣主卑矣秦巳善韓必將欲置其所愛信者令用事於韓以宇之是公危矣今公與安成君爲秦魏之和成固爲福不成亦爲福秦魏之和成而公適束之是韓爲秦魏之門戶也是韓重而主尊

矣安成君東重於魏而西貴於秦操右契而爲公責德於秦魏之主裂地而爲諸侯公之事也若夫安韓魏而終身相公之下服此主尊而身安矣秦魏不終相聽者劉有者字也齊怒於不得魏必欲善韓以塞魏魏不聽秦必務善韓以備秦是公擇布而割也錢作擇稀而割之曾劉作擇布秦魏和則兩國德公不和則兩國爭事公所謂成爲福不成亦爲福者也願公之無疑也

或謂公仲曰今有一舉而可以忠於主便於國利於身願公之行之也今天下散而事秦則韓最輕矣天下合而離秦則韓最弱矣合離之相續則韓最先危矣此君國長民之大患也今公以韓先合於秦天下

隨之是韓以天下事（錢作予）秦秦之德韓也厚矣韓與天下朝秦而獨厚取德焉公行之計是其於主也至忠矣天下不合秦秦令而不聽秦必起兵以誅不服秦久與天下結怨構難而兵不決韓息士民以待其亹公行之計是其於國也大便也昔者周佼以西周善於秦而封於梗陽周啓以東周善於秦而封於平原今公以韓善秦韓之重於兩周也無計而秦之爭機也萬於周之時今公以韓爲天下先合於秦秦必以公爲諸侯以明示天下公行之計是其於身大利也願公之加務也

韓人攻宋秦王大怒曰吾愛宋與新城陽晉同也韓

珉與我交而攻我甚所愛何也蘇秦爲韓說秦王曰韓珉之攻宋所以爲王也以韓之強輔之以宋楚魏必恐恐必西面事秦王不折一兵不殺一人無事而割安邑此韓珉之所以禱於秦也秦王曰吾固患韓之難知一從一横此其說何也對曰天下固令韓可知也韓故已攻宋矣其西面事秦以萬乘自輔不西事秦則宋地不安矣中國白頭游敖之士皆積智欲離秦韓之交伏軾結靷西馳者未有一人言善韓者也伏軾結靷東馳者未有一人言善秦者也皆不欲韓秦之合者何也則晉楚智而韓秦愚也晉楚合必伺韓秦韓秦合必圖晉楚請以決事秦王曰善

或（錢添或字）謂韓王曰秦王欲出事於梁而欲攻絳安邑
韓計將安出矣秦之欲伐韓以東闚周室甚唯寐忘
之今韓不察因欲與秦必爲山東大禍矣秦之欲攻
梁也欲得梁以臨韓恐梁之不聽也故欲病（錢劉作痛）之
以固交也王不察因欲中立梁必怒於韓之不與已
必折爲秦用韓必舉矣願王熟慮之也不如急發重
使之趙梁約復爲兄弟使山東皆以鋭師戍韓梁之
西邊非爲此也山東無以救亡此萬世之計也秦之
欲并天下而王之也不與古同事之雖如子之事父
猶將亡之也行雖（錢添此雖字）如伯夷猶將亡之也行雖
如桀紂猶將亡之也雖善事之無益也不可以爲存

適足以自令亟亡也然則山東非能從親合而相堅如一者必皆亡矣

謂鄭王曰昭釐侯一世之明君也申不害一世之賢士也韓與魏敵侔之國也申不害與昭釐侯執珪而見梁君非好卑而惡尊也非慮過而議失也申不害之計事曰我執珪於魏魏君必得志於韓必外靡於天下矣是魏弊矣諸侯惡魏必事韓是我免於一人之下而信於萬人之上也夫弱魏之兵而重韓之權莫如朝魏昭釐侯聽而行之明君也申不害慮事而言之忠臣也今之韓弱於始之韓而今之秦强於始之秦今秦有梁君之心矣而王與諸臣不事爲尊秦

以定韓者臣竊以爲王之明爲不如昭釐侯而王之諸臣忠莫如申不害也昔者穆公一勝於韓原而霸西州晉文公一勝於城濮而定天下（曾改子作下）此以一勝立尊令成功名於天下今秦數世強矣大勝以千數小勝以百數大之不王小之不霸名尊無所立制令無所行然而春秋用兵者非以求主尊成名於天下也昔先王之攻有爲名者有爲實者爲名者攻其心爲實者攻其形昔者吳與越戰越人大敗保於會稽之上吳人入越而戶撫之越王使大夫種行成於吳請男爲臣女爲妾身執禽而隨諸御吳人果聽其辭與成而不盟此攻其心者也其後越與吳戰吳人

大敗亦請男爲臣女爲妾反以越事吴之禮事越越人不聽也遂殘吴國而禽夫差此攻其形者也今將攻其心乎宜使如吴攻其形乎宜使如越夫攻形不如越而攻心不如吴而君臣上下少長貴賤畢呼霸王臣竊以爲猶之井中而謂曰我將爲爾求火也

東孟之會聶政陽堅刺相兼君許異蹵哀侯而殪之立以爲鄭君韓氏之衆無不聽令者則許異爲之先也是故哀侯爲君而許異終身相焉而韓氏之尊許異也猶其尊哀侯也今日鄭君不可得而爲也雖終身相之焉然而吾弗爲云者豈不爲過謀哉昔齊桓公九合諸侯未嘗不以周襄王之命然則雖尊襄王

桓公亦定霸矣九合之尊桓公也猶其尊襄王也今日天子不可得而爲也雖爲桓公吾弗爲云者豈不爲過謀而不知尊哉韓氏之士數十萬皆戴哀侯以爲君而許異獨取相焉者無他諸侯之君無不任事於周室也而桓公獨取霸者亦無他也今強國將有帝王之舋而以國先者此桓公許異之類也豈可不謂善謀哉夫先與強國之利強國能王則我必爲之霸強國不能王則可以辟其兵使之無伐我然則強國事成則我立帝而霸強國之事不成猶之厚德我也今與強國強國（曾劉無下強國兩字）之事成則有福不成則無患然則先與強國者聖人之計也

韓陽役於三川而欲歸足強爲之說韓王曰三川服矣王亦知之乎役且共貴公子王於是召諸公子役於三川者而歸之

秦大國也韓小國也韓甚疏秦然而見親秦計之非金無以（曽作已）也故賣美人美人之賈貴諸侯不能買故秦買之三千金韓因以其金事秦秦反得其金與韓之美人韓之美人因言於秦曰韓甚疏秦從是觀之韓亡美人與金其疏秦乃始益明故客有說韓者曰不如止淫用以是爲金以事秦是金必行而韓之疏秦不明美人知內行者也故善爲計者不見內行

張丑之合齊楚講於魏也謂韓公仲曰今公疾攻魏

之運魏急則必以地和於齊楚故公不如勿攻也魏緩則必戰戰勝攻運而取之易矣戰不勝則魏且內之公仲曰諾張丑因謂齊楚曰韓已與魏矣以爲不然則蓋（三本同作蓋一作盍）觀公仲之攻也公仲不攻齊楚恐因講於魏而不告韓

或（錢添或字）謂韓相國曰人之所以善扁鵲者爲有癰腫也使善扁鵲而無癰腫也則人莫之爲之也今君以所事善平原君者爲惡於秦也而善平原君乃所以惡於秦也願君之熟計之也

公仲使韓珉之秦求武隧而恐楚之怒也唐客謂公仲曰韓之事秦也且以求武隧也非弊邑之所憎也

韓已得武隧其形乃可以善楚臣願有言而不敢爲楚計今韓之父兄得衆者毋相韓不能獨立勢必不善楚王曰吾欲以國輔韓珉而相之可乎父兄惡珉珉必以國保楚公仲說士(錢作仕字)唐客於諸公而使之主韓楚之事韓相公仲珉使韓侈之秦請攻魏秦王說之韓侈在唐公仲珉死韓侈謂秦王曰魏之使者謂後相韓辰曰公必爲魏罪韓侈韓辰曰不可秦王仕之又與約事使者曰秦之仕韓侈也以重公仲也今公仲死韓侈之秦秦必弗入入(曾有下入字)又奚爲挾之以恨魏王乎韓辰患之將聽之矣今王不召韓侈韓侈且伏於山中矣秦王曰何意寡人如是之權也

令安伏召韓侈而仕之客卿爲韓謂秦王曰韓珉之議知其君不知異君知其國不知異國彼公仲者秦勢能詘之秦之強首之者珉爲疾矣進齊宋之兵至首坦（曾作垣）遠薄梁郭所以不及魏者以爲成（劉作戍）而過南陽之道欲以四國西首也所以不者皆曰以燕亡於齊魏亡於秦陳蔡亡於楚此皆絕地形群臣比周以蔽其上大臣爲諸侯輕國也今王位正張儀之貴不得議公孫郝是從臣不事大臣也公孫郝之貴不得議甘戊則大臣不得事近臣矣（劉本作也）貴賤不相事各得其位輻湊以事其上則群臣之賢不肖可得而知也王之明一也公孫郝嘗疾齊韓而不加貴則

爲大臣不敢爲諸侯輕國矣齊韓甞因公孫郝而不受則諸侯不敢因群臣以爲能矣外内不相爲則諸侯之情僞可得而知也王之明二也公孫郝樗里疾請無攻韓陳四辟去王猶攻之也甘茂約楚趙而反敬魏是其講我茂且攻宜陽王猶校之也群臣之知無幾於王之明者臣故願公仲之國以侍於王而無自左右也

韓珉相齊令吏逐公疇豎大怒於周之留成陽君也謂韓珉曰公以二人者爲賢人也所入之國因用之乎則不如其處小國何也成陽君爲秦去韓公疇豎楚王善之今公因逐之二人者必入秦楚必爲公患

且明公之不善於天下天下之不善公者與欲有求於齊者且收之以臨齊而市公

或錢添入或字謂山陽君曰秦封君以山陽齊封君以莒齊秦非重韓則賢君之行也今楚攻齊取莒上及不交齊次弗納於君是棘齊秦之威而輕韓也山陽君因使之楚

趙魏攻華陽韓謁急於秦冠蓋相望秦不救韓相國謂田苓曰事急願公雖疾爲一宿之行田苓見穰侯穰侯曰韓急乎何故使公來田苓對曰未急也穰侯怒曰是何以爲公之王使乎冠蓋相望告弊邑甚急公曰未急何也田苓曰彼韓急則將變矣穰侯曰公

無見王矣臣請令發兵救韓八日中大敗趙魏於華陽之下

秦招楚而伐齊冷向謂陳軫曰秦王必外向楚之齊者知西不合於秦必且務以楚合於齊齊楚合燕趙不敢不聽齊以四國（三本同去國字）敵秦是齊不窮也向曰秦王誠必欲伐齊乎不如先收於楚之齊者楚之齊者先務以楚合於齊則楚必即秦矣以強秦而有晉楚則燕趙不敢不聽是齊孤矣向請爲公說秦王

韓氏逐向晉於周周成恢爲之謂魏王曰周必寛而反之王何不爲之先言是王有向晉於周也魏王曰諾成恢因爲謂韓王曰逐向晉者韓也而還之者魏

也豈如道韓反之哉是魏有向晉於周而韓王失之也韓王曰善亦因請復之

張登請費緤曰請令公子年謂韓王曰費緤西周讎之東周寶之此其家萬金王何不召之以爲三川之守是緤以三川與西周戒也必盡其家以事王西周惡之必效先王之器以止王韓王必爲之西周聞之必解子之罪以止子之事

安邑之御史死其次恐不得也輸人爲之謂（三本同無謂字）安令曰公孫綦爲人請御史於王王曰彼固有次乎吾難敗其法因遽置之

魏王爲九里之盟且復天子房喜謂韓王曰勿聽之

也大國惡有（曾本作惡有）天子而小國利之王與大國弗聽魏安能與小國立之

建信君輕韓熈趙敖爲謂建信侯曰國形有之而存無之而亡者魏也不可無而從者韓也今君之輕韓熈者交善楚魏也秦見君之交反善於楚魏也其收韓必重矣從則韓輕橫則韓重則無從輕矣秦出兵於三川則南圍鄢蔡邵之道不通矣魏急其救趙必緩矣秦舉兵破邯鄲趙必亡矣故君收韓可以無亹

叚產謂新城君曰夫宵行者能無爲姦而不能令狗無吠己今臣處郎中能無議君於王而不能令人毋議臣於君願君察之也

段干越人謂新城君曰王良之弟子駕云取千里馬一無此字遇造父之弟子造父之弟子曰馬不千里王良弟子曰馬千里之馬也服千里之服也而不能取千里何也曰子纆牽長故纆牽於事萬分之一也而難曾作維千里之行今臣雖不肖於秦亦萬分之一也而相國見臣不釋塞者是纆牽長也

戰國策卷第二十八

戰國策卷第二十九

燕一

高誘注

蘇秦將爲從北說燕文侯曰燕東有朝鮮遼東北有林胡樓煩西有雲中九原南有呼沱易水地方二千餘里帶甲數十萬車七百乘騎六千疋粟支十年南有碣石鴈門之饒北有棗粟之利民雖不由田作棗栗之實足食於民矣此所謂天府也夫安樂無事不見覆軍殺將之憂無過燕矣大王知其所以然乎夫燕之所以不犯寇被兵者以趙之爲蔽於南也秦趙五戰秦再勝而趙三勝秦趙相弊而王以全燕制其後此燕之所以不犯難也且夫秦之攻燕也踰雲中

九原過代上谷彌埊踵道數千里雖得燕城秦計固不能守也秦之不能害燕亦明矣今趙之攻燕也發興號令不至十日而數十萬之衆軍於東垣矣度呼沱涉易水不至四五日距國都矣故曰秦之攻燕也戰於千里之外趙之攻燕也戰於百里之内夫不憂百里之患而重千里之外計無過於此者是故願大王與趙從親天下爲一則國必無患矣燕王曰寡人國小西迫強秦南近齊趙齊趙強國也今主君幸敎詔之合從以安燕敬以國從於是齎蘇秦車馬金帛以至趙

奉陽君李兊甚不取於蘇秦蘇秦在燕李兊因爲蘇

秦謂奉陽君曰齊燕離則趙重齊燕合則趙輕今君之齊非趙之利也臣竊爲君不取也奉陽君曰何吾合燕於齊對曰夫制於燕者蘇子也而燕弱國也東不如齊西不如趙豈能東無齊西無趙哉而君甚不善蘇秦蘇秦能抱弱燕而孤於天下哉是驅燕而使合於齊也且燕亡國之餘也其以權立以重外以事貴故爲君計善蘇秦則取不善亦取之以疑燕齊燕齊疑則趙重矣齊王疑蘇秦則君多資奉陽君曰善乃使使與蘇秦結交

權之難燕再戰不勝趙弗救噲子謂文公曰不如以埊請合於齊趙必救我若不吾救不得不事文公曰

善令郭任以埊請講於齊趙（曾本更添齊趙二字）聞之遂出兵

救燕

燕文公時秦惠王以其女爲燕太子婦文公卒易王立齊宣王因燕喪攻之取十城武安君蘇秦爲燕說齊王再拜而賀因仰而弔齊王桉戈而卻曰此一何慶弔相隨之速也對曰人之飢所以不食烏喙者以爲雖偷充腹而與死同患也今燕雖弱小強秦之少婿也王利其十城而深與強秦爲仇今使弱燕爲鴈行而強秦制其後以招天下之精兵此食烏喙之類也齊王曰然則柰何對曰聖人之制事也轉禍而爲福因敗而爲功故桓公負婦人而名益尊韓獻開罪

而交愈固此皆轉禍而爲福因敗而爲功者也王能聽臣莫如歸燕之十城卑辭以謝秦秦知王以己之故歸燕城也秦必德王燕無故而得十城燕亦德王是棄強仇而立厚交也且夫燕秦之俱事齊則大王號令天下皆從是王以虛辭附秦而以十城取天下也此覇王之業矣所謂轉禍爲福因敗成功者也齊王大說乃歸燕城以金千斤謝其後頓首塗中願爲兄弟而請罪於秦

人有惡蘇秦於燕王者曰武安君天下不信人也王以萬乘下之尊之於廷示天下與小人群也武安君從齊來而燕王不館（曾本云史作不官）也謂燕王曰臣東周

之鄙人也見足下身無咫尺之功而足下迎臣於郊顯臣於廷今臣爲足下使利得十城功存危燕足下不聽臣者人必有言臣不信傷臣於王者臣之不信是足下之福也使臣信如尾生廉如伯夷孝如曾參三者天下之高行而以事足下不可乎燕王曰可曰有此臣亦不事足下矣蘇秦曰且夫孝如曾參義不離親一夕宿於外足下安得使之之齊廉如伯夷不取素飡汙武王之義而不臣焉辭孤竹之君餓而死於首陽之山廉如此者何肯步行數千里而事弱燕之危主乎信如尾生期而不來抱梁柱而死史記信如尾生與女子期於梁下女子不來水至不去抱柱而死信至如此何肯揚燕秦之威於齊而取大功乎哉且夫信行者所以自爲也非

所以爲人也皆自覆之術非進取之道也且夫三王
代興五霸迭盛皆不自覆也君以自覆爲可乎則齊
不益於營丘足下不踰楚境不窺於邊城之外且臣
有老母於周離老母而事足下去自覆之術而謀進
取之道臣之趍固不與足下合者足下皆自覆之君
也僕者進取之臣也所謂以忠信得罪於君者也燕
王曰夫忠信又何罪之有也對曰足下不知也臣鄰
家有遠爲吏者其妻私人其夫且歸其私之者憂之
其妻曰公勿憂也吾巳爲藥酒以待之矣後二日夫
至妻使妾奉卮酒進之妾知其藥酒也進之則殺主
父言之則逐主母乃陽僵棄酒主父大怒而笞之故妾

一僵而棄酒上以活主父下以存主母也忠至如此然不免於笞此以忠信得罪者也臣之事適不幸而有類妾之棄酒也且臣之事足下亢義益國今乃得罪臣恐天下後事足下者莫敢自必也且臣之說齊曾不欺之也使之說齊者莫如臣之言也雖堯舜之智不敢取也

張儀爲秦破從連横謂燕王曰大王之所親莫如趙昔趙王以其姊爲代王妻欲幷代約與代王遇於句注之塞乃令工人作爲金斗長其尾令之可以擊人與代王飲而陰告厨人曰即酒酣樂進熱歠即因反斗擊之於是酒酣樂進取熱歠厨人進斟羹因反

斗而擊之代王腦塗地其姊聞之摩笄以自刺也故至今有摩笄之山天下莫不聞夫趙王之狼戾無親大王之所明見知也且以趙王為可親邪趙興兵而攻燕再圍燕都而刼大王大王割十城乃卻以謝今趙王已入朝澠池效河間以事秦大王不事秦秦下甲雲中九原驅趙而攻燕則易水長城非王之有也且今時趙之於秦猶郡縣也不敢妄興師以征伐今大王事秦秦王必喜而趙不敢妄動矣是西有強秦之援而南無齊趙之患是故願大王之熟計之也燕王曰寡人蠻夷辟處雖大男子裁如嬰兒言不足以求正謀不足以決事今大客幸而教之請奉社稷西面而事

秦獻常山之尾五城

宮他爲燕使魏魏不聽留之數月客謂魏王曰不聽燕使何也曰以其亂也對曰湯之伐桀欲其亂也故大亂者可得其埊小亂者可得其寶今燕客之言曰事苟可聽雖盡寶地猶爲之也王何爲不見魏王說因見燕客而遣之

蘇秦死其弟蘇代欲繼之乃北見燕王噲曰臣東周之鄙人也竊聞王義甚高甚順鄙人不敏竊釋鉏耨而干大王至於邯鄲所聞於邯鄲者又高於所聞東周臣竊負其志乃至燕廷觀王之群臣下吏大王天下之明主也王曰子之所謂天下之明主者何如者也

對曰臣聞之明主者務聞其過不欲聞其善臣請謁
王之過夫齊趙者王之仇讎也楚魏者王之援國也
今王奉仇讎以伐援國非所以利燕也王自慮此則
計過無以諫者非忠臣也王曰寡人之於齊趙也非
所敢欲伐也曰夫無謀人之心而令人疑之殆有謀
人之心而令人知之拙謀未發而聞於外則危今臣
聞王居處不安食飲不甘思念報齊身自削甲扎曰
有大數矣妻自組甲絣曰有大數矣有之乎王曰子
聞之寡人不敢隱也我有深怨積怒於齊而欲報之
二年矣齊者我讎國也故寡人之所欲伐也直患國
弊力不足矣子能以燕敵齊則寡人奉國而委之於

子矣對曰凡天下之戰國七而燕處弱焉獨戰則不能有所附則無不重南附楚則楚重西附秦則秦重中附韓魏則韓魏重且苟所附之國重此必使王重矣今夫齊王長主也而自用也南攻楚五年稸積散西困秦三年民憔瘁士罷弊北與燕戰覆三軍獲二將而又以其餘兵南面而舉五千乘之勁宋而包十二諸侯此其君之欲得也其民力竭也安猶取哉且臣聞之數戰則民勞久師則兵弊王曰吾聞齊有清濟濁河可以爲固有長城鉅防足以爲塞誠有之乎對曰天時不與雖有清濟濁河何足以爲固民力窮弊雖有長城鉅防何足以爲塞且異日也濟西不役

所以備趙也河北不師所以備燕也今濟西河北盡以役矣封內弊矣夫驕主必不好計而亡國之臣貪於財王誠能毋愛寵子母弟以爲質寶珠玉帛以事其左右彼且德燕而輕亡宋則齊可亡已王曰吾終以子受命於天矣曰內寇不與外敵不可距王自治其外臣自報其內此乃亡之之勢也

燕王噲既立蘇秦死於齊蘇秦之在燕也與其相子之爲婚而蘇代與子之交及蘇秦死而齊宣王復用蘇代燕噲三年與楚三晉攻秦不勝而還子之相燕貴重主斷蘇代爲齊使於燕燕王問之曰齊宣王何如對曰必不霸燕王曰何也對曰不信其臣蘇代欲

以激燕王以厚任子之也於是燕王大信子之子之因遺蘇代百金聽其所使鹿毛壽謂燕王曰不如以國讓子之人謂堯賢者以其讓天下於許由由必不受有讓天下之名實不失天下今王以國讓相子之子之必不敢受是王與堯同行也燕王因舉國屬子之子之大重或曰禹授益而以啓爲吏及老而以啓爲不足任天下傳之益也啓與支黨攻益而奪之天下是禹名傳天下於益其實令啓自取之今王言屬國子之而吏無非太子人者是名屬子之而太子用事王因收印自三百石吏而効之子之子之南面行王事而噲老不聽政顧爲臣國事皆決子之子之三

年燕國大亂百姓恫怨將軍市被太子平謀將攻子之儲子謂齊宣王因而仆之破燕必矣王因令人謂太子平曰寡人聞太子之義將廢私而立公飭君臣之義正父子之位寡人之國小不足先後雖然則唯太子所以令之太子因數黨聚衆將軍市被圍公宮攻子之不克將軍市被及百姓乃反攻太子平將軍市被死已殉國構難數月死者數萬衆燕人恫怨百姓離意孟軻謂齊宣王曰今伐燕此文武之時不可失也王因令章子將五都之兵以因北地之衆以伐燕士卒不戰城門不閉燕王噲死齊大勝燕子之亡二年燕人立公子平是爲燕昭王初蘇秦弟厲因燕

質子而求見齊王齊王怨蘇秦欲囚厲燕質子爲謝乃已遂委質爲臣燕相子之與蘇代婚而欲得燕權乃使蘇代持質子於齊齊使代報燕燕王噲問曰齊王其伯也乎曰不能曰何也曰不信其臣於是燕王專任子之已而讓位燕大亂齊伐燕殺王噲子之燕立昭王而蘇代厲遂不敢入燕皆終歸齊齊善待之蘇代過魏魏爲燕執代齊使人謂魏王曰齊請以宋封涇陽君秦不受秦非不利有齊而得宋埊也不信齊王與蘇子也今齊魏不和如此其甚則齊不欺秦秦信齊齊秦合涇陽君有宋地非魏之利也故王不如東蘇子秦必疑而不信蘇子矣齊秦不合天下無

變伐齊之形成矣於是出蘇伐之宋宋善待之

燕昭王收破燕後即位卑身厚幣以招賢者欲將以報讎故往見郭隗先生曰齊因孤國之亂而襲破燕孤極知燕小力少不足以報然得賢士與共國以雪先王之耻孤之願也敢問以國報讎者柰何郭隗先生對曰帝者與師處王者與友處霸者與臣處亡國與役處詘指而事之北面而受學則百己者至先趨而後息先問而後嘿則什己者至人趨己趨則若己者至馮几據杖眄視指使則廝役之人至若恣睢奮擊呴籍叱咄則徒隸之人至矣此古服道致士之法也王誠博選國中之賢者而朝其門下天下聞王朝

其賢臣天下之士必趨於燕矣昭王曰寡人將誰朝而可郭隗先生曰臣聞古之君人有以千金求千里馬者三年不能得涓人言於君曰請求之君遣之三月得千里馬馬已死買其首五百金反以報君君大怒曰所求者生馬安事死馬而捐五百金涓人對曰死馬且買之五百金況生馬乎天下必以王為能市馬馬今至矣於是不能期年千里之馬至者三今王誠欲致士先從隗始隗且見事況賢於隗者乎豈遠千里哉於是昭王為隗築宮而師之樂毅自魏往鄒衍自齊往劇辛自趙往士爭湊燕燕王弔死問生與(曾錢作於劉作與)百姓同其甘苦二十八年燕國殷富士卒

樂佚輕戰於是遂以樂毅爲上將軍與秦楚三晉合謀以伐齊齊兵敗閔王出走於外燕兵獨追北入至臨淄盡取齊寶燒其宮室宗廟齊城之不下者唯獨莒即墨

齊伐宋宋急蘇代乃遺燕昭王書曰夫列在萬乘而寄質於齊名卑而權輕秦齊助之伐宋民勞而實費破宋殘楚淮北肥大齊讎強而國弱也此三者皆國之大敗也而足下行之將欲以除害取信於齊也而齊未加信於足下而忌燕也愈甚矣然則足下之事齊也失所爲矣夫民勞而實費又無尺寸之功破宋肥讎而世負其禍矣足下以宋加淮北強萬乘之國

也而齊并之是益一齊也北夷方七百里加之以魯衞此所謂強萬乘之國也而齊并之是益二齊也夫一齊之強而燕猶不能支也今乃以三齊臨燕其禍必大矣雖然臣聞知者之舉事也轉禍而爲福因敗而成功者也齊人紫敗素也而賈十倍越王勾踐棲於會稽而後殘吳霸天下此皆轉禍而爲福因敗而爲功者也今王若欲轉禍而爲福因敗而爲功乎則莫如遥伯齊而厚尊之使使盟於周室盡焚天下之秦符約曰夫上計破秦其次長賓之秦秦挾賓客以待破秦王必患之秦五世以結諸侯今爲齊下秦王之志苟得窮齊不憚以一國都爲功然而王何不使

布衣之人以窮齊之說說秦謂秦王曰燕趙破宋肥齊尊齊而爲之下者燕趙非利之也弗利而勢爲之者何也以不信秦王也今王何不使可以信者接收燕趙今涇陽君若高陵君先於燕趙秦有變因以爲質則燕趙信秦矣秦爲西帝趙爲中帝燕爲北帝立爲三帝而以令諸侯韓魏不聽則秦伐之齊不聽則燕趙伐之天下孰敢不聽天下服聽一作德因驅一作馳韓魏以攻齊曰必反宋地而歸楚之淮北夫反宋地歸楚之淮北燕趙之所同利也並立三帝燕趙之所同願也夫實得所利名得所願則燕趙之棄齊也猶釋弊躧一云脫屣也今王之不收燕趙則齊伯必成矣諸

侯戴齊而王獨弗從也是國伐（曾政作代）也諸侯戴齊而王從之是名卑也王不收燕趙名卑而國危王收燕趙名尊而國寧夫去尊寧而就卑危知者不爲也秦王聞若說也必如刺心然則王何不務使知士以若此（劉去此字）言說秦秦伐齊必矣夫取秦上交也伐齊正利也尊上交務正利聖王之事也燕昭王善其書曰先人甞有德蘇氏子之之亂而蘇氏去燕燕欲報仇於齊非蘇氏莫可乃召蘇氏復善待之與謀伐齊竟破齊閔王出走

蘇代謂燕昭王曰今有人於此孝如曾參孝己信如尾生高廉如鮑焦史鰌兼此三行以事王奚如王曰

如是足矣對曰足下以爲足則臣不事足下矣臣且處無爲之事歸耕乎周之上埊耕而食之織而衣之王曰何故也對曰孝如曾參孝己則不過養其親其信如尾生髙則不過不欺人耳廉如鮑焦史鰌則不過不竊人之財耳今臣爲進取者也臣以爲廉不與身俱達義不與生俱立仁義者自完之道也非進取之術也王曰自憂不足乎對曰以自憂爲足則秦不出殽塞齊不出營丘楚不出疏章三王代位五伯改政皆以不自憂故也若自憂而足則臣亦之周負籠耳何爲煩大王之廷耶昔者楚取章武諸侯北面而朝秦取西山諸侯西面而朝曩者使燕毋去周室之上

則諸侯不爲別馬而朝矣臣聞之善爲事者先量其國之大小而揆其兵之強弱故功可成而名可立也不能爲曾作其事者不先量其國之大小不揆其兵之強弱故功不可成而名不可立也今王有東嚮伐齊之心而愚臣知之王曰子何以知之對曰矜戟砥劍登丘東嚮而歎是以愚臣知之今夫烏獲舉千鈞之重行年八十而求扶持故齊雖強國也西勞於宋南罷於楚則齊軍可敗而河間可取燕王曰善吾請拜子爲上卿奉子車百乘子以此爲寡人東游於齊何如對曰足下以愛之故與則何不與愛子與諸舅叔父負床之孫不得而乃以與無能之臣何也王之論

臣何如人哉今臣之所以事足下者忠信也恐以忠信之故見罪於左右王曰安有爲人臣盡其力竭其能而得罪者乎對曰臣請爲王譬昔周之上埊嘗有之其丈夫官三年不歸其妻愛人其所愛者曰子之丈夫來則且柰何乎其妻曰勿憂也吾已爲藥酒而待其來矣已而其丈夫果來於是因令其妾酌藥酒而進之其妾知之半道而立慮曰吾以此飲吾主父則殺吾主父以此事告吾主父則逐吾主母與殺吾父逐吾主母者寧佯躓而覆之於是因佯僵而仆之其妻曰爲子之遠行來之故爲美酒今妾奉而仆之其丈夫不知縛其妾而笞之故妾所以笞者忠信也

今臣爲足下使於齊恐忠信不諭於左右也臣聞之曰萬乘之主不制於人臣十乘之家不制於衆人疋夫徒步之士不制於妻妾而又況於當世之賢主乎臣請行矣願足下之無制於群臣也

燕王謂蘇代曰寡人甚不喜訑者言也蘇代對曰周地賤媒爲其兩譽也之男家曰女美之女家曰男富然而舊作乎劉又改作而周之俗不自爲取妻且夫處女無媒老且不嫁舍媒而自衒弊而不售順而無敗售而不弊者唯媒而已矣且事非權不立非勢不成夫使人坐受成事者唯訑者耳王曰善矣

戰國策卷第二十九

戰國策卷第三十

燕二

高誘注

秦召燕王燕王欲往蘇代約燕王曰楚得枳而國亡齊得宋而國亡齊楚不得以有枳宋事秦者何也是則有功者秦之深讎也秦取天下非行義也暴也秦之行暴於天下正告楚曰蜀地之甲輕舟浮於汶乘夏水而下江五日而至郢漢中之甲乘舟出於巴乘夏水而下漢四日而至五渚寡人積甲宛東下隨知者不及謀勇者不及怒寡人如射隼矣王乃待天下之攻函谷不亦遠乎楚王爲是之故十七年事秦秦正告韓曰我起乎少曲一日而斷太行我起乎宜陽

而觸平陽二日而莫不盡繇我離兩周而觸鄭五日而國舉韓氏以爲然故事秦秦正告魏曰我舉安邑塞女戟韓氏太原卷我（舊無我字曾有）下枳道南陽封冀包兩周乘夏水浮輕舟強弩在前銛戈在後決滎口（一作滎陽之口）魏無大梁決白馬之口魏無濟陽決宿胥之口魏無虛頓丘陸攻則擊河內水攻則滅大梁魏氏以爲然故事秦秦欲攻安邑恐齊救之則以宋委於齊曰宋王無道爲木人以寫寡人射其面寡人地絕兵遠不能攻也王苟能破宋有之寡人如自得之已得安邑塞女戟因以破宋爲齊罪秦欲攻齊恐天下救之則以齊委於天下曰齊王四與寡人約四欺寡人必

率天下以攻寡人者三有齊無秦無齊有秦必伐（劉作代）之必亡之巳得宜陽少曲致藺石（三本同作君）因以破齊爲天下罪秦欲攻魏重楚則以南陽委於楚曰寡人固與韓且絶矣殘均陵塞鄳隘苟利於楚寡人如自有之魏棄與國而合於秦因以塞鄳隘爲楚罪兵困於林中重燕趙以膠東委於燕以濟西委於趙趙得講於魏至公子延因犀首屬行而攻趙兵傷於離石遇敗於馬陵（曾改馬陵作陽馬）而重魏則以葉蔡（曾改葉蔡作南陽）委於魏巳得講於趙則劫魏魏不爲割困則使太后穰侯爲和嬴則兼欺舅與母適燕者曰以膠東適趙者曰以濟西適魏者曰以葉蔡適楚者曰以塞鄳隘適齊者

曰以宋此必令其言如循環用兵如刺蜚(錢本添入蜚字)繡毋不能制舅不能約龍賈之戰岸門之戰封陵之戰高商之戰(錢本無此上八字)趙莊之戰秦之所殺三晉之民數百萬今其生者皆死秦之孤也西河之外上雒之埊三川晉國之旣三晉之半秦旣如此其大而燕趙之秦者皆以爭事秦說(舊本作議)其主此臣之所大患燕昭王不行蘇代復重於燕燕反約諸侯從親如蘇秦時或從或不而天下由此宗蘇氏之從約代厲皆以壽死名顯諸侯

蘇代爲奉陽君說燕於趙以伐齊奉陽君不聽乃入齊惡趙令齊絕於趙齊已絕於趙因之燕謂昭王曰

韓爲謂臣曰人告奉陽君曰使齊不信趙者蘇子也今齊王召蜀子使不伐宋蘇子也與齊王謀道取秦以謀趙者蘇子也令齊守趙之質子以甲者又蘇子也請告子以請齊果以守趙之質子以甲吾必守子以甲其言惡矣雖然王勿患也臣故知入齊之有趙累也出爲之以成所欲臣死而齊大惡於趙臣猶生也令齊趙絕可大紛已持臣非張孟談也使臣也如張孟談也齊趙必有爲智伯者矣

奉陽君告朱讙與趙足曰齊王使公王曰命說曰必不反韓珉今召之矣必不任蘇子以事今封而相之令不合燕今以燕爲上交吾所恃者順也今其言變

有甚於其父順始與蘇子為讎見之知無厲今賢之兩之已矣吾無齊矣奉陽君之怒甚矣如齊王之不信趙而小人奉陽君也因是而倍之不以今時大紛之解而復合則後不可奈何也故齊趙之合苟可循（錢一作脩）也死不足以為臣患逃不足以為臣耻為諸侯不足以為臣榮被髮自漆為厲不足以為臣辱然而臣有患也臣死而齊趙不循惡交分於臣也而後相效是臣之患也若臣死而必相攻也臣必勉之而求死焉堯舜之賢而死禹湯之知而死孟賁之勇而死烏獲之力而死生之物固有不死者乎在必然之物以成所欲王何疑焉臣以為不若逃而去之臣以

韓魏循自一作日齊而爲之取秦深結趙以勁之如是則近於相攻臣雖爲之累燕奉陽君告朱讙曰蘇子怒於燕王之不以吾故弗予相又不予卿也殆無燕矣其疑至於此故臣雖爲之不累燕又不欲王伊尹再逃湯而之桀舊無再逃湯而之桀六字曾錢有再逃桀而之湯果與鳴條之戰而以湯爲天子伍子胥逃楚而之吳果與伯舉之戰而報其父之讎今臣逃而紛齊趙始可著於春秋且舉大事者孰不逃桓公之難管仲逃於魯陽虎之難孔子逃於衛張儀逃於楚白珪逃於秦望諸相中山也使趙趙劫之求埊望諸攻關而出逃外孫之難薛公釋戴逃出於關三晉稱以爲士故舉

大事逃不足以爲辱矣卒絶齊於趙趙合於燕以攻
齊敗之
蘇代爲燕說齊未見齊王先說淳于髡曰人有賣駿
馬者比三旦立市人莫之知往見伯樂曰臣有駿馬
欲賣之比三旦立於市人莫與言願子還而視之去
而顧之臣請獻一朝之賈伯樂乃還而視之去而顧
之一旦而馬價十倍今臣欲以駿馬見於王莫爲臣
先後者足下有意爲臣伯樂乎臣請獻白璧一雙黄
金千鎰以爲馬食淳于髡曰謹聞命矣入言之王而
見之齊王大說蘇子
蘇代自齊使人謂燕昭王曰臣聞離齊趙齊趙已孤

矣王何不出兵以攻齊臣請爲王弱之燕乃伐齊攻
晉令人謂閔王曰燕之攻齊也欲以復振古埊也燕
兵在晉而不進則是兵弱而計疑也王何不令蘇子
將而應燕乎夫以蘇子之賢將而應弱燕燕破必矣
燕破則趙不敢不聽是王破燕而服趙也閔王曰善
乃謂蘇子曰燕兵在晉今寡人發兵應之願子爲寡
人爲之將對曰臣之於兵何足以當之王其改舉王
使臣也是敗王之兵而以臣遺燕也戰不勝不可振
也王曰行寡人知子矣蘇子遂將而與燕人戰於晉
下齊軍敗燕得甲首二萬人蘇子收其餘兵以守陽
城而報於閔王曰王過舉令臣應燕今軍敗亡二萬

人臣有斧質之罪請自歸於吏以戮閔王曰此寡人之過也子無以爲罪明日又使燕攻陽城及狸又使人謂閔王曰日者齊不勝於晉下此非兵之過齊不幸而燕有(有曾作)天幸也今燕又攻陽城及狸是以天幸自爲功也王復使蘇子應之蘇子先敗王之兵其後必務以勝報王矣王曰善乃復使蘇子蘇子固辭王不聽遂將以與燕戰於陽城燕人大勝得首三萬齊君臣不親百姓離心燕因使樂毅大起兵伐齊破之

蘇代自齊獻書於燕王曰臣之行也固知將有口事故獻御書而行曰臣貴於齊燕大夫將不信臣臣賤將

輕臣臣用將多望於臣齊有不善將歸罪於臣天下
不攻齊將曰善爲齊謀天下攻齊將與齊兼鄮臣臣
之所重處重卵也王謂臣曰吾必不聽衆口與讒言
吾信汝也猶剗刻者也上可以得用於齊次可以得
信於下苟無死女無不爲也以女自信可也與之言
曰去燕之齊可也期於成事而已臣受令以任齊及
五年齊數出兵未嘗謀燕齊趙之交一合一離燕王不
與齊謀趙則與趙謀齊齊之信燕也至於虛北地行
其兵今王信田伐與參去疾之言且攻齊使齊犬馬
駿而不言燕今王又使慶令臣曰吾欲用所善王苟
欲用之則臣請爲王事之王欲醳臣剸任所善則臣

請歸醳事臣苟得見則盈願

陳翠合齊燕將令燕王之弟爲質於齊燕王許諾太后聞之大怒曰陳公不能爲人之國亦則巳矣焉有離人子母者老婦欲得志焉陳翠欲見太后王曰太后方怒子子其待之陳翠曰無害也遂入見太后曰何臞也太后曰賴得先王鴈鶩之餘食不宜臞臞者憂公子之且爲質於齊也陳翠曰人主之愛子也不如布衣之甚也非徒不愛子也又不愛丈夫子獨甚太后曰何也對曰太后嫁女諸侯奉以千金齎埊百里以爲人之終也今王願封公子百官持職群臣效忠曰公子無功不當封今王之以公子爲質也且以

爲公子功而封之也太后弗聽臣是以知人主之不愛丈夫子獨甚也且太后與王幸而在故公子貴太后千秋之後王棄國家而太子即位公子賤於布衣故非及太后與王封公子則公子終身不封矣太后曰老婦不知長者之計乃命公子束車制衣爲行具

燕昭王且與天下伐齊而有齊人仕於燕者昭王召而謂之曰寡人且與天下伐齊旦暮出令矣子必爭之爭之而不聽子因去而之齊寡人有時復合和也且以因子而事齊當此之時也燕齊不兩立然而常獨欲有復收之之志若此也

燕饑趙將伐之楚使將軍之燕過魏見趙恢趙恢曰

使除患無至易於救患伍子胥宮之奇不用燭之武張孟談受大賞是故謀者皆從事於除患之道而先使除患無至者今子以百金送公也不如以言公聽吾言而說趙王曰昔者吳伐齊爲其饑也伐齊未必勝也而弱越乘其弊以霸今王之伐燕也亦爲其饑也伐之未必勝而強秦將以兵承王之西曾劉改西作北是使弱趙居強吳之處而使強秦處弱越之所以霸也願王之熟計之也使者乃以說趙王趙王大悅乃止燕昭王聞之乃封之以地

昌國君樂毅爲燕昭王合五國之兵而攻齊下七十餘城盡郡縣之以屬燕三城未下聊即墨莒而燕昭王死惠王

即位用齊人反間疑樂毅而使騎刼代之將樂毅奔
趙趙封以爲望諸君齊田單欺詐騎刼卒敗燕軍復收
七十城以復齊燕王悔懼趙用樂毅承燕之弊以伐
燕燕王乃使人讓樂毅且謝之曰先王舉國而委將
軍將軍爲燕破齊報先王之讎天下莫不振動寡人
豈敢一日而忘將軍之功哉會先王棄群臣寡人新
即位左右誤寡人寡人之使騎刼代將軍者曾本添者字
爲將軍久暴露於外故召將軍且休計事將軍過聽
以與寡人有郄遂捐燕而歸趙將軍自爲計則可矣
而亦何以報先王之所以遇將軍之意乎望諸君乃
使人獻書報燕王曰臣不佞不能奉承先王之教以

順左右之心恐抵斧質之罪以傷先王之明而又害
於足下之義故遁逃奔趙自負以不肖之罪故不敢
爲辭說今王使使者數之罪臣恐侍御者之不察先
王之所以畜幸臣之理而又不白於臣之所以事先
王之心故敢以書對臣聞賢聖之君不以祿私其親
功多者授之不以官隨其愛能當之者處之故察能
而授官者成功之君也論行而結交者立名之士也
臣以所學者觀之先王之舉錯有高世之心故假節
於魏王而以身得察於燕先王過舉擢之乎賓客之
中而立之乎群臣之上不謀於父兄而使臣爲亞卿
臣自以爲奉令承教可以幸無罪矣故受命而不辭

先王命之曰我有積怨深怒於齊不量輕弱而欲以齊爲事臣對曰夫齊霸國之餘教也而驟勝之遺事也閑於兵甲習於戰攻王若欲攻之則必舉天下而圖之舉天下而圖之莫徑於結趙矣且又淮北宋地楚魏之所同願也趙若許約楚魏宋盡力四國攻之齊可大破也先王曰善臣乃口受令具符節南使臣於趙顧反命起兵隨而攻齊以天之道先王之靈河北之地隨先王舉而有之於濟上濟上之軍奉令擊齊大勝之輕卒銳兵長驅至國錢作齊齊王逃遁走莒僅以身免珠玉財寶車甲珍器盡收入燕大呂陳於元英故鼎反於厤室齊器設於寧臺薊丘之植植於

汶皇自五伯以來功未有及先王者也先王以爲愜其志以臣爲不頓命故裂地而封之使之得比乎小國諸侯臣不佞自以爲奉令承教可以幸無罪矣故受命而弗辭臣聞賢明之君功立而不廢故著於春秋蚤知之士名成而不毀故稱於後世若先王之報怨雪恥夷萬乘之強國收八百歲之蓄積及至棄群臣之日餘令詔後嗣之遺義執政任事之臣所以能循法令順庶孽者施及萌隸皆可以教於後世臣聞善作者不必善成善始者不必善終昔者五子胥說聽乎闔閭故吳王遠迹至於郢夫差弗是也賜之鴟夷而浮之江故吳王夫差不悟先論之可以立功故

沉子胥而不悔子胥不蚤見主之不同量故入江而不改夫免身全功以明先王之迹者臣之上計也離毀辱之非墮先王之名者臣之所大恐也臨不測之罪以幸爲利者義之所不敢出也臣聞古之君子交絶不出惡聲忠臣之去也不絜其名臣雖不佞數奉教於君子矣恐侍御者之親左右之說而不察疏遠之行也故敢以書報唯君之留意焉

或（錢本添或字）獻書燕王王而不能自恃不惡卑名以事強事強可以令國安長久萬世之善計以事強而不可以爲萬世則不如合弱將柰何合弱而不能如一此臣之所爲山東苦也比目之魚不相得則不能行

故古之人稱之以其合兩而如一也今山東合弱而不能如一是山東之知不如魚也又譬如車士之引車也三人不能行索二人五人而車因行矣今山東三國弱而不能敵秦索二國因能勝秦矣然而山東不知相索智固不如車士矣胡與越人言語不相知志意不相通同舟而淩波至其相救助如一也今山東之相與也如同舟而濟秦之兵至不能相救助如一智又不如胡越之人矣三物者人之所能爲也山東之主遂不悟此臣之所爲山東苦也願大王之熟慮之也山東相合之主者不卑名之國者可長存之卒者出士以戍韓梁之西邊此燕之上計也不急爲

此國必危矣主必大憂今韓梁趙三國以合矣秦見三晉之堅也必南伐楚趙見秦之伐楚也必北攻燕物固有勢異而患同者秦久伐韓故中山亡今久伐楚燕必亡臣竊爲王計不如以兵南合三晉約戍韓梁之西邊山東不能堅爲此此必皆亡燕果以兵南合三晉也

客謂燕王曰齊南破楚西屈秦用韓魏之兵燕趙之衆猶鞭筴也使齊北面伐燕即雖五燕不能當王何不陰出使散游士頓齊兵弊其衆使世世無患燕王曰假寡人五年寡人得其志矣蘇子曰請假王十年燕王說奉蘇子車五十乘南使於齊謂齊王曰齊南

破楚西屈秦用韓魏之兵燕趙之衆猶鞭筴也臣聞當世之舉王必誅暴正亂舉無道攻不義今宋王射天笞埊鑄諸侯之象使侍屏匽展其臂彈其鼻此天下之無道不義而王不伐王名終不成且夫宋中國膏腴之地隣民之所處也與其得百里於燕不如得十里於宋伐之名則義實則利王何爲弗爲齊王曰善遂與兵伐宋三覆宋宋遂舉燕王聞之絶交於齊率天下之兵以伐齊大戰一小戰再頓齊國成其名故曰因其強而強之乃可折也因其廣而廣之乃可缺也

趙且伐燕蘇代爲燕謂惠王曰今者臣來過易水蚌

方出曝而鷸啄其肉蚌合而拑其喙鷸曰今日不雨明日不雨即有死蚌蚌亦謂鷸曰今日不出明日不出即有死鷸兩者不肯相舍漁者得而并禽之續云謠語諺語皆叶後語必見死蚌脯即多一字藝文類聚引云蚌將爲脯如此則叶韻然不聞蚌鷸得雨則解也陸農師乃云今日不兩明日不兩必有死蚌兩謂闢口一今作雨非是恐别有所據今趙且伐燕燕趙久相支以弊大衆臣恐强秦之爲漁父也故願王之熟計之也惠王曰善乃止

齊魏爭燕齊謂燕王曰吾得趙矣魏亦謂燕王曰吾得趙矣燕無以決之而未有適予也蘇子一作代曾作子謂燕相曰臣聞辭卑而幣重者失天下者也辭倨而幣薄者得天下者也今魏之辭倨而幣薄燕因合於魏

得趙齊遂北矣

戰國策卷第三十

劉原父所傳本至三十卷而止

戰國策卷第三十一

高誘注

燕三

齊韓魏共攻燕燕使太子請救於楚楚王使景陽將而救之暮舍使左右司馬各營壁地已植表景陽怒曰女所營者水皆至滅表此焉可以舍乃令徙明日大雨山水大出所營者水皆滅表軍吏乃服於是遂不救燕而攻魏雝丘取之以與宋三國懼乃罷兵魏軍其西齊軍其東楚軍欲還不可得也景陽乃開西和門晝以車騎暮以燭見通使於魏齊師怪之以爲燕楚與魏謀之乃引兵而去齊兵已去魏失其與國無與共擊楚乃夜遁楚師乃還

張丑爲質於燕燕王欲殺之走且出境境吏得丑丑曰燕王所爲將殺我者人有言我有寶珠也王欲得之今我已亡之矣而燕王不我信今子且致我我且言子之奪我珠而吞之燕王必當殺子刳子腹及子之腸續云別本作反子之腸矣夫欲得之君不可說以利吾要且死子腸亦且寸絶境吏恐而赦之

燕王喜使栗腹以百金爲趙孝成王壽酒三日反報曰趙民其壯者皆死於長平其孤未壯可伐也王乃召昌國君樂閒而問曰何如對曰趙四達之國也其民皆習於兵不可與戰王曰吾以倍攻之可乎曰不可曰以三可乎曰不可王大怒左右皆以爲趙可伐

遽起六十萬以攻趙令栗腹以四十萬攻鄗使慶秦以二十萬攻代趙使廉頗以八萬遇栗腹於鄗使樂乘以五萬遇慶秦於代燕人大敗樂間入趙燕王以書且謝焉曰寡人不佞不能奉順君意故君捐國而去則寡人之不肖明矣敢端其願而君不肯聽故使使者陳愚意君試論之語曰仁不輕絕智不輕怨君之於先王也世之所明知也寡人望有非則君掩蓋之不虞君之明罪之也望有過則君教誨之不虞君之明罪之也且寡人之罪國人莫不知天下莫不聞君微出明怨以棄寡人寡人必有罪矣雖然恐君之未盡厚也諺曰厚者不毀人以自益也仁者不危人

以要名以故掩人之邪者厚人之行也救人之過者仁者之道也世有掩寡人之邪救寡人之過非君心所望之今君厚受位於先王以成尊輕棄寡人以快心則掩邪救過難得於君矣且世有薄於故厚施行有失而故惠用今使寡人任不肖之罪而君有失厚之累於爲君擇之也無所取之國之有封疆猶家之有垣墻所以合好掩惡也室不能相和出語隣家未爲通計也怨惡未見而明棄之未盡厚也寡人雖不肖乎未如殷紂之亂也君雖不得意乎未如商容箕子之累也然則不內蓋寡人而明怨於外恐其適足以傷於高而薄於行也非然也苟可以明君之義成

君之高雖任惡名不難受也本欲以爲明寡人之薄
而君不得厚揚寡人之辱而君不得榮此一舉而兩
失也義者不虧人以自益況傷人以自損乎願君無
以寡人不肖累往事之美昔者柳下惠吏於魯三黜
而不去或謂之曰可以去柳下惠曰苟與人之異惡
往而不黜乎猶且黜乎寧於故國爾柳下惠不以三
黜自累故前業不忘不以去爲心故遠近無議今寡
人之罪國人未知而議寡人者遍天下語曰論不脩
心議不累物仁不輕絕智不簡功棄大功者輟也輕
絕厚利者怨也輟而棄之怨而累之宜在遠者不望
之乎君也今以寡人無罪君豈怨之乎願君捐怨追

惟先王復以教寡人意君曰余且慝心以成而過不
顧先王以明而惡使寡人進不得脩功退不得改過
君之所揣曾作剬也唯君圖之此寡人之愚意也敬以
書謁之樂閒樂乘怨不用其計二人卒留趙不報
秦并趙北向迎燕燕王聞之使人賀秦王使者過趙
趙王繫之使者曰秦趙爲一而天下服矣茲之所以
受命於趙者爲秦也今臣使秦而趙繫之是秦趙有
郄秦趙有郄天下必不服而燕不受命矣且臣之使
秦無妨於趙之伐燕也趙王以爲然而遣之使者見
秦王曰燕王竊聞秦并趙燕王使使者賀千金秦王
曰夫燕無道吾使趙有之子何賀使者曰臣聞全趙

之時南鄰爲秦北下曲陽爲燕趙廣三百里而與秦相距五十餘年矣所以不能反勝秦者國小而地無所取今王使趙北并燕燕趙同力必不復受於秦矣臣切爲王患之秦王以爲然起兵而救曾作攻燕

燕太子丹質於秦亡歸見秦且滅六國兵以臨易水恐其禍至太子丹患之謂其太傅鞫武曰燕秦不兩立願太傅幸而圖之武對曰秦地遍天下威脅韓魏趙氏則易水以北未有所定也柰何以見陵之怨欲排一作批曾錢作排其逆鱗哉太子曰然則何由太傅曰請入圖之居之有閒樊將軍亡秦之燕太子容之太傅鞫武諫曰不可夫秦王之暴而積怨於燕足爲寒心

又況聞樊將軍之在乎是以委肉當餓虎之蹊禍必不振矣雖有管晏不能爲謀願太子急遣樊將軍入匈奴以滅口請西約三晉南連齊楚北講於單于然後乃可圖也太子丹曰太傅之計曠日彌久心惛然恐不能須臾且非獨於此也夫樊將軍困窮於天下歸身於丹丹終不迫於強秦而棄所哀憐之交置之匈奴是丹命固卒之時也願太傅更慮之鞫武曰燕有田光先生者其智深其勇沉可與之謀也太子曰願因太傅交於田先生可乎鞫武曰敬諾出見田光道太子曰願圖國事於先生田光曰敬奉教乃造焉太子跪而逢迎却行爲道跪而拂席田先生坐定左

右無人太子避席而請曰燕秦不兩立願先生留意也田光曰臣聞騏驥盛壯之時一日而馳千里至其衰也駑馬先之今太子聞光壯盛之時不知吾精已消亡矣雖然光不敢以乏國事也所善荊軻可使也太子曰願因先生得願交於荊軻可乎田光曰敬諾即起趨出太子送之至門曰丹所報先生所言者國大事也願先生勿泄也田光俛而笑曰諾僂行見荊軻曰光與子相善燕國莫不知今太子聞光壯盛之時不知吾形已不逮也幸而教之曰燕秦不兩立願先生留意也光竊不自外言足下於太子願足下過太子於宮荊軻曰謹奉教田光曰光聞長者之行不

使人疑之今太子約光曰所言者國之大事也願先生勿泄也是太子疑光也夫爲行使人疑之非節俠士也欲自殺以激荆軻曰願足下急過太子言光巳死明不言也遂自剄而死軻見太子言田光巳死明不言也太子再拜而跪膝下行流涕有頃而後言曰丹所請田先生無言者欲以成大事之謀今田先生以死明不泄言豈丹之心哉荆軻坐定太子避席頓首曰田先生不知丹不肖使得至前願有所道此天所以哀燕不棄其孤也今秦有貪饕之心而欲不可足也非盡天下之地臣海內之王者其意不饜今秦巳虜韓王盡納其地又舉兵南伐楚北臨趙王翦

將數十萬之衆臨漳鄴而李信出太原雲中趙不能支秦必入臣入臣則禍至燕燕小弱數困於兵今計舉國不足以當秦諸侯服秦莫敢合從丹之私計愚以爲誠得天下之勇士使於秦窺以重利秦王貪其贄必得所願矣誠得劫秦王使悉反諸侯之侵地若曹沫之與齊桓公則大善矣則不可因而刺殺之彼大將擅兵於外而内有大亂則君臣相疑以其間諸侯諸侯得合從其償破秦必矣此丹之上願而不知所以委命唯荆（曾本無荆字）卿留意焉久之荆軻曰此國之大事臣駑下恐不足任使太子前頓首固請無讓然後許諾於是尊荆軻爲上卿舍上舍太子日日造

問供太牢異物間進車騎美女恣荊軻所欲以順適其意久之荊卿未有行意秦將王翦破趙虜趙王盡收其地進兵北略地至燕南界太子丹恐懼乃請荊卿曰秦兵旦暮渡易水則雖欲長侍足下豈可得哉荊卿曰微太子言臣願得謁之今行而無信則秦未可親也夫今樊將軍秦王購之金曾錢作秦王懸金千斤邑萬家誠能得樊將軍首與燕督亢之地圖獻秦王秦王必說見臣臣乃得有以報太子太子曰樊將軍以窮困來歸丹丹不忍以己之私而傷長者之意願足下更慮之荊軻知太子不忍乃遂私見樊於期曰秦之遇將軍可謂深矣父母宗族皆爲戮沒今聞購將

軍之首金千斤邑萬家將柰何樊將軍仰天太息流涕曰吾每念常痛於骨髓顧計不知所出耳軻曰今有一言可以解燕國之患而報將軍之仇者何如樊於期乃前曰爲之柰何荆軻曰願得將軍之首以獻秦秦王必喜而善見臣臣左手把其袖而右手揕抗一無抗字曾錢作揕抗其胷然則將軍之仇報而燕國見陵之耻除矣將軍豈有意乎樊於期偏袒扼腕而進曰此臣日夜切齒拊心也乃今得聞教遂自刎太子聞之馳往伏屍而哭極哀旣已無可柰何乃遂收盛樊於期之首函封之於是太子預求天下之利匕首得趙人徐夫人之匕首取之百金使工以藥淬之以試人

血濡縷人無不立死者乃爲裝遣荆軻燕國有勇士秦武陽年十二殺人人不敢與忤視乃令秦武陽爲副荆軻有所待欲與俱其人居遠未來而爲留待頃之未(曾作不)發太子遲之疑其有改悔乃復請之曰日以盡矣荆卿豈無意哉丹請先遣秦武陽荆軻怒叱太子曰今日往而不反者豎子也今提一匕首入不測之強秦僕所以留者待吾客與俱今太子遲之請辭決矣遂發太子及賓客知其事者皆白衣冠以送之至易水上既祖取道高漸離擊筑荆軻和而(曾無而字)歌爲變徵(一作濮上)之聲士皆垂淚涕泣又前而爲歌曰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復(曾作後)爲忼

慨羽聲士皆瞋目髮盡上指冠於是荆軻遂就車而去終已不顧既至秦持千金之資幣物厚遺秦王寵臣中庶子蒙嘉嘉爲先言於秦王曰燕王誠振畏慕大王之威不敢興兵以拒大王拒大王一作逆軍吏願舉國爲内臣比諸侯之列給貢職如郡縣而得奉守先王之宗廟恐懼不敢自陳謹斬樊於期頭及獻燕之督亢之地圖函封燕王拜送于庭使使以聞大王唯大王命之秦王聞之大喜乃朝服設九賓見燕使者咸陽宮荆軻奉樊於期頭函而秦武陽奉地圖匣以次進至陛下秦武陽色變振恐群臣怪之荆軻顧笑武陽前爲謝曰北蠻夷之鄙人未嘗見天子故振慴願大

王少假借之使畢使於前秦王謂軻曰起取武陽所持圖軻既取圖奉之發圖圖窮而匕首見因左手把秦王之袖而右手持匕首揕抗之未至身秦王驚自引而起絕袖拔劒劒長摻其室時怨（曾作恐）急劒（曾本無劒字）堅故不可立拔荆軻逐秦王秦王還柱而走群臣驚愕卒起不意盡失其度而秦法群臣侍殿上者不得持尺兵諸郎中執兵皆陳殿下非有詔不得上方急時不及召下兵以故荆軻逐秦王而卒惶急無以擊軻而乃以手共搏之是時侍醫夏無且以其所奉藥囊提軻秦王之方還柱走卒惶急不知所爲左右乃曰王負劒王負劒遂拔以擊荆軻斷其左股荆軻

廢乃引其匕首提秦王不中中柱秦王復擊軻被八創軻自知事不就倚柱而笑箕踞以罵曰事所以不成者乃欲以生劫之必得約契以報太子也左右既前斬荊軻秦王目眩良久而論功賞群臣及當坐者各有差而賜夏無且黃金二百鎰曰無且愛我乃以藥囊提軻也於是秦大怒燕益發兵詣趙詔王翦軍以伐燕十月而拔燕薊城燕王喜太子丹等皆率其精兵東保於遼東秦將李信追擊燕王王急用代王嘉計殺太子丹欲獻之秦秦復進兵攻之五歲而卒滅燕國而虜燕王喜秦兼天下其後荊軻客高漸離以擊筑見秦皇帝而以筑擊秦皇帝爲燕報仇不中而

死

戰國策卷第三十一

戰國策卷第三十二

宋衛

高誘注

齊攻宋宋使臧子索救於荆荆王大說許救甚勸勸力也臧子憂而反其御曰索救而得有憂色何也臧子曰宋小而齊大夫救於小宋而惡於大齊此王之所憂也而荆王說甚必以堅我我堅而齊弊荆之利也臧子乃歸齊王果攻拔宋五城而荆王不至

公輸般爲楚設機將以攻宋公輸般魯班之號也機械雲梯之屬也墨子聞之百舍重繭墨子墨翟也百舍百里一舍也重重繭累胝也往見公輸般謂之曰吾自宋聞子吾欲藉子殺王公輸般曰吾義固不殺王墨子曰聞公爲雲梯將以攻宋宋何罪

之有梯長而高上至於雲故曰雲梯也楚欲廣士而起伐宋宋非有罪也故曰宋何罪之有乎義不殺王而攻國是不殺少而殺衆敢問攻宋何義也公輸般服焉請見之王墨子見楚王曰今有人於此舍其文軒文軒文錯之車也鄰有弊輿而欲竊之舍其錦繡鄰有短一作裋褐而欲竊之舍其粱肉鄰有糟糠而欲竊之此爲何若人也言名此爲何等人也王曰必爲有竊疾矣墨子曰荊之地方五千里宋方五百里此猶文軒之與弊輿也荊有雲夢犀兕麋鹿盈之江漢魚鼈黿鼉爲天下饒下民也宋所謂無雉兎鮒魚者也此猶粱肉之與糟糠也荊有長松文梓楩柟豫樟皆大木也宋無長木此猶錦繡之與短褐也悪以王吏之攻宋爲與此

同類也王曰善哉請無攻宋

犀首伐黃（黃國名也）過衛使人謂衛君曰弊邑之師過大國之郊曾無一介之使以存之乎敢請其罪今黃城將下矣已將移兵而造大國之城下（造詣也言至衛國之城下）衛君懼束組三百緄（組斜文紛綬之屬也十首爲一緄也）黃金三百鎰以隨使者南文子止之曰（南文子衛大夫）是勝黃城必不敢來不勝亦不敢來（來敢移兵來至城也）是勝黃城則功大名美內臨其倫（倫等）夫在中者惡臨議其事（惡其臨己故將議其事也）蒙大名挾成功坐御以待中之議犀首雖愚必不爲也是不勝黃城破心而走歸恐不免於罪矣彼安敢攻衛以重其不勝之罪哉果勝黃城帥師而歸遂不敢過

衛

梁王伐邯鄲而徵師於宋徵召也宋君使使者請於趙王曰夫梁兵勁而權重勁強也今徵師於弊邑弊邑不從則恐危社稷若扶梁伐趙以害趙國扶助也則寡人不忍也願王之有以命弊邑弊邑宋也趙王曰然夫宋之不足如梁也如當也寡人知之矣弱趙以強梁宋必不利也梁必兼宋故宋不利之也則吾何以告子而可乎使者曰臣曾錢作惡自此卷尾曾本皆作惡請受邊城徐其攻而留其日徐緩留其日稽留其日也以待下吏之有城而已趙王曰善宋人因遂舉兵入趙境而圍一城焉梁王甚說曰宋人助我攻矣以宋人圍趙一城故云助我攻趙王亦說曰宋人止於此矣以宋使者

台徐攻留其目趙王亦說言宋人止於此故兵退難解德施於梁而無怨於趙故名有所加而實有所歸

謂大尹曰君日長矣自知政則公無事大尹宋卿也言宋王年日長大自能制法布政也則大尹無復有專政之事也公不如令楚賀君之孝則君不奪太后之事矣事政事也則公常用宋矣太后尹母也與后共為政太后不見奪政則大尹亦不見廢也故云常用於宋也

宋與楚為兄弟齊攻宋楚王言救宋宋因賣楚重以求講於齊齊不聽齊伐宋楚將救宋宋恃楚之重求和於齊者蘇秦為宋謂齊相曰不如與之不如與之和也以明宋之賣楚重於齊也楚怒必絕於宋而事齊齊楚合則攻宋易矣魏太子自將過宋外黃魏惠王太子申也自將攻齊外黃今陳留外黃故宋城也後徙睢陽

也外黃徐子曰臣有百戰百勝之術太子能聽臣乎太子曰願聞之客曰固願效之（客徐子也）今太子自將攻齊大勝并莒則富不過有魏而貴不益爲王（益亦過也）若戰不勝則萬世無魏（不勝則太子滅復何魏之有故云萬世無魏也）此臣之百戰百勝之術也太子曰諾請必從公之言而還客曰太子雖欲還不得矣彼利太子之戰攻而欲滿其意者衆（彼謂魏戰士也欲使太子戰得其利以盈滿其志意衆多也）太子雖欲還恐不得矣太子上車請還其御曰將出而還與北同（北退走也與退走者同罪）不如遂行遂行與齊人戰而死卒不得魏（齊人敗之馬陵虜龐涓而殺太子申故云卒不得魏也）

宋康王之時有雀生鯕（續云新序爵生鸇通鑑作鯕）於城之陬（康王

使史占之曰小而生巨必霸天下（辟公之子剔成之弟鯿王鵬也羽蟲之孽也陬隅也五行傳思心之不容是謂不聖時則有黃眚黃祥也）（史太史曰能辨吉凶之妖祥康王無道不敢正對故云必霸天下危行言遜太史有焉）康王大喜於是滅滕伐薛取淮北之地乃愈自信欲霸之亟成（亟速也）故射天笞地斬社稷而焚滅之曰威服天下鬼神罵國老諫曰爲無顏之冠以示勇剖傴之背（剖劈也）鍥朝涉之脛而國人大駭（駭亂憂也）齊聞而伐之民散城不守王乃逃倪侯之館遂得而死見祥而不爲祥反爲禍（禍謂齊湣王與魏楚共伐宋殺康王而滅國三分其地也）

智伯欲伐衛遺衛君野馬四百白璧一（野馬騶駼也四百乘也璧玉環也肉倍好曰璧）衛君大悅群臣皆賀南文子有憂色衛

君曰大國大懽而子有憂色何文子曰無功之賞無力之禮不可不察也野馬四百璧一此小國之禮也而大國致之君其圖之衛君以其言告邊境智伯果起兵而襲衛至境而反（反還）曰衛有賢人先知吾謀也

智伯欲襲衛乃佯亡其太子使奔衛南文子曰太子顏爲君子也甚愛而有寵（顏智伯太子名也智伯甚愛顏而寵祿之）非有大罪而亡必有故（不有大罪而亡來必有他故者也）使人迎之於境曰車過五乘慎勿納也智伯聞之乃止（止太子顏也）

秦攻衛之蒲（蒲衛邑也）胡衍謂樗里疾曰公之伐蒲以爲秦乎以爲魏乎爲魏則善爲秦則不賴矣（賴利也）衛所以爲衛者以有蒲也今蒲入於魏衛必折於魏（衛知必失

蒲必自入於魏以求救也魏亡西河之外而弗能復取者弱也西河魏邑也秦兼取之魏弱於秦故云不能取今并衛於魏魏必強魏強之日西河之外必危魏得衛而強必更取西河之外故去西河之外必危且秦王亦將觀公之事害秦以善魏秦王必怨公樗里疾曰柰何胡衍曰公釋蒲勿攻臣請爲公入戒蒲守以德衛君樗里疾曰善胡衍因入蒲謂其守曰樗里子知蒲之病也疾困也其言曰吾必取蒲今臣能使釋蒲勿攻蒲守再拜因效金三百鎰焉曰秦兵誠去請厚子於衛君胡衍取金於蒲以自重於衛樗里子亦得三百金而歸又以德衛君也

衛使客事魏三年不得見衛客患之乃見梧下先生

先生長者有德者稱家有大梧樹因以爲號若柳下惠許之以百金梧下先生曰諾乃見魏王曰臣聞秦出兵未知其所之秦魏交而不脩之日久矣温故曰脩願王博事秦無有佗計魏王曰諾客趨出至郎門續作郭門而反曰臣恐王事秦之晚客梧下先生也出反乃說事者而以亦不故爲此事秦也若偶思念得之故還而言也王曰何也先生曰夫人於事已者過急於事人者過緩今王緩於事已者安能急於事人奚以知之衛客曰事王三年不得見臣以是知王緩也魏王趨見衛客

衛嗣君病嗣君衛平侯之子也秦王貶其號爲君也富術謂殷順且曰子聽吾言也以說君勿益損也君必善子子殷順且者也人生之所行與死之心異始君之所行於世者食高麗

也食用也麗美也諸所行爲者務用高美觀目而已不務用德也所用者緤錯挐薄也群臣盡以爲君輕國而好高麗緤錯挐薄之二人君所幸非賢也長曰不肖國必危故群臣盡以君爲輕國也必無與君言國事者子謂君君之所行天下者甚謬緤錯主斷於國而挐薄輔之自令以往者公孫氏必不血食矣公孫氏謂嗣君也衛鑿之孫故云公孫氏君曰善與之相印曰我死子制之嗣君死殷順且以君令相公期公期嗣君子也緤錯挐薄之族皆逐也

衛嗣君時胥靡逃之魏胥靡有罪之賢臣也衛贖之百金不與乃請以左氏左氏衛邑也群臣諫曰以百金之地贖一胥靡無乃不可乎君曰治無小亂無大教化喻於民三百之城足以爲治民無廉耻雖有十左氏將何以用之

衛人迎新婦婦上車問驂馬誰馬也御曰借之新婦謂僕曰拊驂無笞服拊擊也兩旁曰驂轅中曰服擊其驂則中兩服馬不勞笞也車至門扶扶謂下車教送母滅竈將失火入室見臼曰徙之牖下妨往來者主人笑之此三言者皆要言也然而不免爲笑者蚤晚之時失也雖要指非新婦所宜言也以喻忠臣可以言而不言失忠未可以言而言危身故云蚤晚之時失也

戰國策卷第三十二

戰國策卷第三十三

中山

高誘注

魏文侯欲殘中山 文侯魏桓子之孫也殘滅之也 常莊談謂趙襄子曰魏并中山必無趙矣 常莊談襄子臣也并兼也兼有中山必復以次取趙 公何不請公子傾以爲正妻因封之中山是中山復立也 公子傾魏君之女封之於中山以爲邑是則中山不殘也故云中山復立猶存也

犀首立五王而中山後持 立五國使稱王齊趙魏燕中山也持中山小故後立 之齊謂趙魏曰寡人羞與中山並爲王願與大國伐之以廢其王 伐中山使不得稱王 中山聞之大恐召張登而告之 張登中山臣也 曰寡人且王齊謂趙魏曰羞與寡人並爲王而欲伐寡人恐亡其國不在索王非子莫能吾救

登對曰君爲臣多車重幣臣請見田嬰中山之君遣之齊見嬰子曰臣聞君欲廢中山之王將與趙魏伐之過矣以中山之小而三國伐之中山雖益廢王猶且聽也（益大也猶尚也雖大廢之尚且聽命不敢貳也）且中山恐必爲趙魏廢其王而務附焉（務附親也必爲趙魏不敢稱王而親附趙魏以自貶也）是君爲趙魏驅羊也（言君以趙魏伐中山中山恐亡必受命於趙魏是君爲趙魏驅羊而使得食之）非齊之利也豈若中山廢其王而事齊哉田嬰曰柰何張登曰今君召中山與之遇而許之王中山必喜而絕趙魏趙魏怒而攻中山中山急而爲君難其王則中山必恐爲君廢王事齊彼患亡其國是君廢其王而亡其國賢於爲趙魏驅羊也田嬰曰諾張

丑曰不可臣聞之同欲者相憎同憂者相親今五國相與王也負海不與焉負海齊也五國之中齊不欲與之同王也此是欲皆在爲王而憂在負海今召中山與之遇而許之王是奪五國而益負海也致中山而塞四國四國寒心必先與之王而故親之是君臨中山而失四國也且張登之爲人也善以微計薦中山之君久矣薦進也張登善以微計進其君也難信以爲利不可信其言以爲己利也田嬰不聽不聽張丑之言也果召中山君而許之王張登因謂趙魏曰齊欲伐河東何以知之齊羞與中山之爲王甚矣今召中山與之遇而許之王是欲用其兵也豈若令大國先與之王以止其遇哉趙魏許諾果與中山王而親之

中山果絶齊而從趙魏

中山與燕趙爲王齊閉關不通中山之使其言曰我萬乘之國也中山千乘之國也何侔名於我（侔等）欲割平邑以賂燕趙（平邑燕邑）出兵以攻中山藍諸君患之張登謂藍諸君曰公何患於齊藍諸君曰齊強萬乘之國耻與中山侔名不憚割地以賂燕趙出兵以攻中山燕趙好位（一作倍 曾作位）而貪地吾恐其不吾據也大者危國次者廢王柰何吾弗患也張登曰請令燕趙固輔中山而成其王事遂定公欲之乎藍諸君曰此所欲也曰請以公爲齊王而登試說公可乃行之藍諸君曰願聞其説登曰王之所以不憚割地以賂燕趙

出兵以攻中山者其實欲廢中山之王也王曰然然則王之爲費且危夫割地以賂燕趙是強敵也出兵以攻中山首難也首始也王行二者所求中山未必得王如用臣之道地不虧而兵不用中山可廢也王必曰子之道柰何藍諸君曰然則子之道柰何張登曰王發重使使告中山君曰寡人所以閉關不通使者爲中山之獨與燕趙爲王而寡人不與聞焉是以隘之王苟舉趾以見寡人請亦佐君中山恐燕趙之不己據也今齊之辭云即佐王中山必遁燕趙與王相見燕趙聞之怒絕之絕中山也王亦絕之是中山孤孤何得無廢以此說齊王齊王聽乎藍諸君曰是則必聽

矣此所以廢之何在其所存之矣（言以此說齊齊必從然適足廢其王耳何所以存之利）張登曰此王所以存者也齊以是辭來因言告燕趙而無往以積厚於燕趙燕趙必曰齊之欲割平邑以賂我者非欲廢中山之王也徒欲以離我於中山而已親之也雖百平邑燕趙必不受也藍諸君曰善遣張登往果以是辭來中山因告燕趙而不往燕趙果俱輔中山而使其王事遂定

司馬憙使趙爲己求相中山（憙中山臣也使於趙爲之求相於中山也）公孫弘陰知之（知其因趙求爲相也）中山君出司馬憙御公孫弘參乘弘曰爲人臣招大國之威以爲己求相於君何如君曰吾食其肉不以分人司馬憙頓首於軾曰臣

自知死至矣君曰何也臣抵罪[抵當也]君曰行吾知之矣居頃之趙使來爲司馬憙求相中山君大疑公孫弘公孫弘走出

司馬憙三相中山陰簡難之[陰簡中山君美人也難惡也]田簡謂司馬憙曰趙使者來屬耳獨不可語陰簡之美乎趙必請之君與之即公無内難矣君弗與趙公因勸君立之以爲正妻陰簡之德公無所窮矣果令趙請君弗與司馬憙曰君弗與趙趙王必大怒大怒則君必危矣然則立以爲妻固無請人之妻不得而怨人者也田簡自謂取使可以爲司馬憙可以爲陰簡可以令趙勿請也

陰姬與江姬爭爲后司馬憙謂陰姬公曰事成則有土子民不成則恐無身欲成之何不見臣乎陰姬公稽首曰誠如君言事何可豫道者司馬憙卽奏書中山王曰臣聞弱趙強中山中山王悅而見之曰願聞弱趙強中山之說司馬憙曰臣願之趙觀其地形險阻人民貧富君臣賢不肖商敵爲資未可豫陳也中山王遣之見趙王曰臣聞趙天下善爲音佳麗人之所出也佳大麗美今者臣來至境入都邑觀人民謠俗容貌顏色殊無佳麗好美者以臣所行多矣周流無所不通未嘗見人如中山陰姬者也不知者特以爲神力言不能及也其容貌顏色固已過絕人矣若乃其

眉目准頞權衡犀角偃月彼乃帝王之后非諸侯之姬也趙王意移大悅曰吾願請之何如司馬憙曰臣竊見其佳麗口不能無道尒即欲請之是非臣所敢議願王無泄也司馬憙辭去歸報中山王曰趙王非賢王也不好道德而好聲色不好仁義而好勇力臣聞其乃欲請所謂陰姬者中山王作色不悅司馬喜曰趙強國也其請之必矣王如不與即社稷危矣與之即爲諸侯笑中山王曰爲將奈何司馬憙曰王立爲后以絶趙王之意世無請后者雖欲得請之鄰國不與也禮無請后之義鄰國必責之而不與中山王遂立以爲后趙王亦無請言也

主父欲伐中山（主父趙武靈王也）使李疵觀之（疵趙臣也）李疵曰可伐也君弗攻恐後天下主父曰何以對曰中山之君所傾蓋與車而朝窮閭隘巷之士者七十家主父曰是賢君也安可伐李疵曰不然舉士則民務名不存本朝賢則耕者惰而戰士懦若此不亡者未之有也

中山君饗都士大夫司馬子期在焉羊羹不遍司馬子期怒而走於楚說楚王伐中山中山君亡（亡走也）有二人挈戈而隨其後者中山君顧謂二人子奚爲者也二人對曰臣有父嘗餓且死君下壺飡餌之臣父且死曰中山有事汝必死之故來死君也中山君喟然而仰歎曰與不期衆少其於當厄（言人之施與不期多少當其厄）

之時而惠及之必厚德已也一飡之施而有二子之報怨不期深淺其於傷心人之相怨不在深淺也苟傷其心則怨重也羊羹不徧而有出亡之患也吾以一杯羊羹亡國以一壺飡得士二人詩云無言不讎無德不報此之謂也

樂羊為魏將攻中山其子時在中山中山君烹之作羹致於樂羊樂羊食之古今稱之樂羊食子以自信明害父以求法

昭王既息民繕兵復欲伐趙武安君曰不可王曰前年國虛民飢君不量百姓之力求益軍糧以滅趙今寡人息民以養士蓄積糧食三軍之俸有倍於前而曰不可其說何也武安君曰長平之事秦軍大尅趙軍大破秦人歡喜趙人畏懼秦民之死者厚葬傷者

厚養勞者相饗飲食餔餽（吳謂食爲餽祭鬼亦爲餽古文通用讀與饋同）以靡其財（靡猶濃麗也若靡靡依之比）趙人之死者不得收傷者不得療涕泣相哀勠力同憂（勠力勉力也其字從力）耕田疾作以生其財今王發軍雖倍其前臣料趙國守備亦以十倍矣趙自長平已來君臣憂懼早朝晏退卑辭重幣四面出嫁結親燕魏連好齊楚積慮并心備秦爲務其國內實其交外成當今之時趙未可伐也王曰寡人既以興師矣乃使五校大夫王陵（五校軍營也校音明孝反）將而伐趙陵戰失利亡五校（蓋亡其營校之部也）王欲使武安君武安君稱疾不行王乃使應侯往見武安君責之曰楚地方五千里持戟百萬君前率數萬之衆入楚拔

鄢郢焚其廟東至竟陵楚人震恐東徙而不敢西向韓魏相率興兵甚衆君所將之不能半之而與戰之於伊闕大破二國之軍流血漂鹵鹵大漂也言殺人多而流血漂浮鹵也斬首二十四萬韓魏以故至今稱東藩此君之功天下莫不聞今趙卒之死於長平者已十七八言十分死其七八分也其國虛弱是以寡人大發軍人數倍於趙國之衆願使君將必欲滅之矣君嘗以寡擊衆取勝如神況以彊擊弱以衆擊寡乎武安君曰是時楚王恃其國大不恤其政而群臣相妬以功諂諛用事良臣斥踈百姓心離城池不修既無良臣又無守備故起所以得引兵深入多倍城邑發梁焚舟以專民以掠

於郊野以足軍食當此之時秦中士卒以軍中爲家將帥爲父母不約而親不謀而信一心同功死不旋踵戰亡必死無還踵者楚人自戰其地咸顧其家各有散心諸侯自戰其地爲散地也莫有鬬志是以能有功也伊闕之戰韓孤顧魏不欲先用其衆魏恃韓之銳欲推以爲鋒二軍爭便之力不同是以臣得設疑兵以待韓陣專軍并銳觸魏之不意魏軍既敗韓軍自潰乘勝逐北以是之故能立功皆計利形勢自然之理何神之有哉今秦破趙軍於長平不遂以時乘其振懼而滅之畏而釋之使得耕稼以益蓄積養孤長幼以益其衆繕治兵甲以益其強增城浚池以益其固主折節以下其

臣臣推體以下死士至於平原君之屬皆令妻妾補縫於行伍之間臣人一心上下同力猶勾踐困於會稽之時也越王勾踐爲吳所逼棲於會稽卒成霸功以合伐之趙必固守挑其軍戰必不肯出圍其國都必不可尅攻其列城必未可拔掠其郊野必無所得兵出無功諸侯生心外救必至臣見其害未覩其利又病未能行應侯慙而退以言於王王曰微白起吾不能滅趙乎復益發軍更使王齕代王陵伐趙圍邯鄲八九月死傷者衆而弗下趙王出輕銳以寇其後秦數不利武安君曰不聽臣計今果何如王聞之怒因見武安君彊起之曰君雖病彊爲寡人卧而將之有功寡人之願將加

重於君如君不行寡人恨君武安君頓首曰臣知行雖無功得免於罪雖不行無罪不免於誅然惟願大王覽臣愚計釋趙養民以諸侯之變撫其恐懼伐其憍慢誅滅無道以令諸侯天下可定何必以趙爲先乎此所謂爲一臣屈而勝天下也大王若不察臣愚計必欲快心於趙以致臣罪此亦所謂勝一臣而爲天下屈者也夫勝一臣之嚴焉孰若勝天下之威大耶言不能爲起屈欲以勝爲嚴則不若屈於起之言而以勝天下爲威之大臣聞明主愛其國忠臣愛其名破國不可復完死卒不可復生臣寧伏受重誅而死不忍爲辱軍之將願大王察之王不荅而去子由古史云戰國策文並收入

戰國策第三十三

嘉慶癸亥秋吳门黃氏
讀未見書齋影摹宋
本重雕

重校戰國策序錄

曾子固序

劉向所定著戰國策三十三篇崇文總目稱十一篇者闕臣訪之士大夫家始盡得其書正其誤謬而疑其不可考者然後戰國策三十三篇復完叙曰向叙此書言周之先明教化修法度所以大治及其後詐謀用而仁義之路塞所以大亂其說既美矣卒以謂此書戰國之謀士度時君之所能行不得不然則可謂惑於流俗而不篤於自信者也夫孔孟之時去周之初已數百歲其舊法已亡其舊俗已熄久矣二子乃獨明先王之道以爲不可改者豈將強天下之主以後

世之所不可為哉亦將因其所遇之時所遭之變而為當世之法使不失乎先王之意而已也二帝三王之治其變固殊其法固異而其為國家天下之意本末先後未嘗不同也二子之道如是而已蓋法者所以適變也不必盡同道者所以立本也不可不一此理之不易者也故二子者守此豈好為異論哉能勿苟而已矣可謂不惑於流俗而篤於自信者也戰國之游士則不然不知道之可信而樂於說之易合其設心注意偷為一切之計而已故論詐之便而諱其敗言戰之善而蔽其患其相率而為之者莫不有利焉而不勝其害也有得焉而不勝其失也卒至蘇秦商鞅孫臏吳起李斯之徒以亡其身而諸侯

及秦用之亦滅其國其爲世之大禍明矣而俗猶莫之悟也惟先王之道因時適變法不同而考之無疵用之無敝故古之聖賢未有以此而易彼也或曰邪說之害正也宜放而絕之則此書之不泯不泯其可乎對曰君子之禁邪說也固將明其說於天下使當世之人皆知其說之不可從然後以禁則齊使後世之人皆知其說之不可爲然後以戒則明豈必滅其籍哉放而絕之莫善於是故孟子之書有爲神農之言者有爲墨子之言者皆著而非之至於此書之作則上繼春秋下至秦漢之起二百四五十年之間載其行事固不得而廢也此書有高誘注者二十一篇或曰三十二篇崇文總目存

者八篇今存者十篇云編校史館書籍臣曾鞏序

李文叔書戰國策後

戰國策所載大抵皆從横捭闔譎誑相輕傾奪之說也其事淺陋不足道然而人讀之則必鄉其說之工而忘其事之陋者文辭之勝移之而已且壽考安樂富貴尊榮顯名愛好便利得意者天下之所欲也然激而射之或將以致人之憂死亡憂患貧賤苦辱弃損亡利失意者天下之所惡也然動而竭之或將以導人之樂至于以下求小以高求大縱之以陽閉之以陰無非微妙難知之情雖辯士抵掌而論之猶恐不白今寓之文字不過一二言語未必及而意已隱

然見乎其中矣由是言之則爲是説者非難而載是説者爲不易得也嗚呼使秦漢而後復有爲是説者必無能載之者矣雖然此豈獨人力哉盖自堯舜夏商積制作以至于周而文物大備當其盛時朝廷宗廟之上蠻貊窮服之外其禮樂制度條施目設而威儀文章可著之簡册者至三千數此聖人文章之實也及周道衰寖溪陵遲幽厲承之于是大壞然其文章所從來既遠故根本雖代而氣𦤎未易遽熄也于是浮而散之鍾于談舌而著於言語此莊周屈原孫武韓非商鞅與夫儀秦之徒所以雖不深祖吾聖人之道而所著書文辭駸駸乎上薄六經而下絶來世

者豈數人之力也哉今戰國策宜有善本傳於世而
舛錯不可疾讀意天之于至寶常不欲使人易得故
余不復竄定而其宇篇皆以丹圜其上云

王覺題戰國策

戰國策三十三篇劉向爲之序世久不傳治平初始
得錢塘顏氏印本讀之愛其文辭之辯博而字句脫
誤尤失其真丁未歲予在京師因借館閣諸公家藏
數本參校之蓋十正其六七凡諸本之不載者雖雜
見於史記他書然不敢輒爲改易仍從其舊蓋愼之
也當戰國之時強者務并吞弱者患不能守天下方
爭於戰勝攻取馳說之士因得以其說取合時君其

要皆主於利言之合從連横變詐百出然自春秋之後以迄于秦二百餘年興亡成敗之迹粗見於是矣雖非義理之所存而辯麗横肆亦文辭之最學者所不宜廢也會有求予本以開板者因以授之使廣其傳庶幾證前本之失云清源王覺題

孫元忠書閣本戰國策後

臣自元祐元年十二月入館即取曾鞏三次所校定本及蘇頌錢藻等不足本又借劉敞手校書肆印賣本參攷比鞏所校補去是正凡三百五十四字八年再用諸本及集賢院新本校又得一百九十六字共五伯五十𢧐遂爲定本可以修寫黄本入秘閣集賢

本寂脫漏然亦間得一兩字癸酉歲臣朴校定

右十一月十六日書閣本後　孫元忠

孫元忠記劉原父語

此書舛誤特多率一歲再三讀略以意屬之而已比劉原父云吾老當得定本正之否耶

右戰國策隋經籍志三十四卷劉向録高誘注止二十一卷漢京兆尹延篤論一卷唐藝文志劉向所録已闕二卷高誘注乃增十一卷延叔堅之論尚存今世所傳三十三卷崇文總目高誘注八篇今十篇第一第五闕前八卷後三十二三十三通有十篇武安

君事在中山卷末不知所謂叔堅之論今他書時見
一二舊本有未經曾南豐校定者舛誤尤不可讀南
豐所校乃今所行都下建陽刻本皆祖南豐亦有失
得余頃於會稽得孫元忠所校於其族子慤殊爲疎
略後再扣之復出一本有元忠跋并標出錢劉諸公
手校字此前本雖加詳然不能無疑焉如用埊悳字
皆武后字恐唐人傳寫相承如此諸公校書改用此
字殊所不解竇苹作唐史釋音釋武后字内埊字云
古字見戰國策不知何所據云然然埊乃古地字又
埊字見亢倉子鶡冠子或有自來至於悳字亦豈出
於古歟幽州僧行均韻訓詁以此二字皆古文豈别

有所見耶孫舊云五百五十籤數字雖過之然間有謬誤似非元書也括蒼所刋因舊無甚增損余萃諸本校定離次之總四百八十餘條太史公所採九十餘條其事異者止五六條太史公用字每篇間有異者或見於他書可以是正悉注於旁辨灓水之爲瀆水案字之爲語助與夫不題校人并題續注者皆余所益也正文遺逸如司馬貞引馬犯謂周君徐廣引韓兵入西周李善引呂不韋言周三十七王歐陽詢引蘇秦謂元戎以鐵爲矢史記正義竭石九門本有宮室以居春秋後語武靈王游大陵夢處女鼓瑟之類略可見者如此今本所無也至如張儀說惠王乃

韓非初見秦厲憐王引詩乃韓嬰外傳後人不可得而質矣先秦古書見於世者無幾而余居窮鄉無書可檢閱訪春秋後語數年方得之然不爲無補尚覬愽採老得定本無劉公之遺恨紹興丙寅中秋剡川姚宏伯聲父題

士禮居叢書

九

AC
149
.F88
v.17

重刻剡川姚氏本戰國策并札記序

曩者顧千里爲予言曾見宋槧剡川姚氏本戰國策予心識之厥後遂得諸鮑緑飲所楮墨精好盖所謂梁溪高氏本也千里爲予校盧氏雅雨堂刻本一過取而細讀始知盧本雖據陸救先抄校姚氏本所刻而實失其眞往往反從鮑彪所改及加字并抹除者未知盧陸誰爲之也夫鮑之率意竄改其謬妄固不待言乃更援而入諸姚氏本之中是爲厚誣古人矣金華吳正傳氏重校此書其自序有曰事莫大於存古學莫大於闕疑知言也哉後之君子未能用此爲藥石可一嘅已今年命工繊悉影橅宋槧而重刊焉

并用家藏至正乙巳吳氏本互勘爲之札記凡三卷詳列異同推原盧本致誤之由訂其失兼存吳氏重校語之涉於字句者亦下己意以益姚氏之未備大旨專主師法乎闕疑存古不欲苟取文從字順願貽諸好學深思之士吳氏校每云一本謂其所見浙建括蒼本也今皆不可復得故悉載之宋槧更有所謂梁溪安氏本今未見見其影鈔者在千里之從兄抱沖家其云經前輩勘對疑誤采正傳補註標舉行閒惜乎不并存也非一刻小小有異然皆較高氏本爲遜故不復論嘉慶八年八月八日吳縣黃丕烈撰

卷上 起東周第一 盡齊四第十一

卷中起齊五第十二盡魏一第二十二
卷下起魏二第二十三盡中山第三十三

重刻剡川姚氏本戰國策札記卷上

新雕重校戰國策目錄（此目錄盡右定著三十三篇鮑本無丕烈案此皆劉向所定著鮑改其次第因而刪去誤甚吳氏重校補入是矣凡以後次第與鮑本不同者吳氏正詳之此不載）

以思其德下及康昭之後（後下鮑本注云以思其德一作恩德其上下及一無下字）列爲侯王（今本誤重侯字）是以傳相放效（傳鮑本作轉）蓋爲戰國（蓋鮑本作盡）不得施謀有設之強（謀設二字鮑本互易）因四塞之固（固鮑本作國）杖於謀詐之弊（謀詐鮑本作詐謀）終於信篤之誠（今本於作無鮑本作無丕烈案無字是也）有恥且格（今本格誤假）雖不可以臨國教化（國鮑本無）

東周　夫秦之爲無道也（爲鮑本作於）得九鼎厚寶也（今本寶作實鮑本作寶）齊王大悅發師五萬人（悅鮑本無吳補一本大說）少海

之上鮑改少爲沙吳氏補曰少當作沙丕烈案此不當輒改非效醯壺醬甀耳醯壺鮑本作壺醯甀鮑本作瓿吳補一本醯壺昔周之伐殷伐鮑本作代所以備者稱此以鮑本作已臣竊爲大王私憂之竊鮑本作切子之數來者者鮑本本無周君謂趙累曰趙鮑本作周吳補一本趙累對曰甘茂吳氏補曰茂一作戊後多有說苑亦作戊古字通秦王不聽羣臣父兄之義義鮑本作議子爲寡人謀今本爲誤曰不如背秦援宜陽吳氏補曰恐此句有缺誤背下或有之字或秦下復有秦字援字當作拔丕烈案吳說是也此必背下有脫但未詳何字公中慕公之爲己乘秦也今本中作仲鮑本作仲西周君曰善遂下水遂下水三字鮑本無主君令許公之楚今本許作葉鮑本作業周最謂石禮曰石鮑本作呂丕烈案呂字是也必無處矣鮑改處爲慮吳氏正曰前後章有此字義當同丕烈案後策文有必不處矣又有請謂王聽東方之處吳氏指此也子因

令周最居魏鮑衍周字周文君免士工師藉鮑衍士字吳氏補曰疑衍
丕烈案楚策韓求相工陳籍即此也陳乃師字形近之譌齊桓公宮中七市鮑改七爲
女吳氏正有故衆庶成彊今本彊誤疆增積成山成鮑本作如問其
巷吳氏補曰韓非子作巷人恐齊韓之合鮑衍韓字吳氏補曰疑衍丕烈案此不行謂秦
恐齊韓之合也下文云必先合於秦者必先合齊於秦也故下文即云秦齊合鮑誤以恐字屬上句讀所
解全謬吳氏依之亦非因以因徐爲之東今本下因字作囙鮑本作囙公負
令秦吳氏正曰令字疑合大原西止鮑改止爲土丕烈案此有誤但所改未是復國
且身危鮑改復爲覆吳氏補曰覆通石行秦吳氏正曰一本石作右謂薛公
曰今本公誤君周最於齊王也而逐之今本王下有厚字鮑本有吳氏補曰
史周最於齊至厚也而齊王逐之丕烈案有者當是聽祝弗吳補一本祝弗丕烈案鮑當本不作
祝弗故吳校如此詳姚校云索隱引戰國策作祝弗疑亦本不作祝弗也今無可考欲取秦秦

齊合今本取秦下有也字乃誤涉鮑也鮑本秦字不重鮑補也秦二字吳氏正曰注據史補二字然
言齊合則秦自見省文耳下章齊合亦然一本欲取秦秦齊合有周齊秦必輕君今本
無周字乃誤涉鮑也鮑衍周字吳氏補曰史作用以秦魏吳氏正曰從史以下有和字是收
周最以爲後行吳氏正曰當從史無爲字後作厚又禁天下之率今本
又誤以吳氏補曰率史作變齊無秦天下果吳氏正曰此果字當從史作集欲深
取秦也吳氏補曰深取之深恐因下文衍夫齊合則趙恐伐今本夫下有秦
字乃誤涉鮑也鮑補秦字吳氏有正蘇厲爲周最謂蘇秦曰鮑改秦爲子丕烈案
此有誤但所改未是仇赫之相宋吳補赫一本作郝則賣趙宋於三國
趙鮑本無吳補一本則賣趙宋而以兵之急則伐齊鮑改之急爲急之吳氏有正
無因事也也鮑本作矣薛公故主吳氏正曰故主上恐缺一字不與伐
齊者産以忿強秦者鮑本無且臣爲齊奴也臣鮑本作秦盡君

子重寶珠玉（今本子作之鮑本作之）翦今楚王資之以地（今鮑本作令丕烈案史記作令）請謂王聽東方之處（謂鮑本作爲注云一作謂丕烈案史記作爲）是公重周重周以取秦也（鮑衍重周二字丕烈案鮑衍非也此有脫誤）

昌他亡西周（鮑改昌爲宮下同吳氏正曰且當依本文）馮旦曰（今本旦作雎下同乃誤涉鮑也鮑本作且改且爲雎吳氏正曰且當依本文）書曰告昌他（今本無書字昌作宮鮑本無書字改昌爲宮見上今本乃誤涉鮑也）

或謂照翦曰（今本照作昭鮑本作昭下同丕烈案昭字是也）西周甚憎東周（鮑西上補曰字吳氏正曰古書多如此不必補）嘗欲東周與楚惡（鮑改嘗爲常吳氏補曰當作常古通）以西周之於王也（鮑改西周爲惡吳氏補曰字有譌未詳）而陽竪與焉（吳氏正曰韓策陽堅此作竪字有譌）

客謂周君曰正語之（曰鮑本無吳補一本客謂周君曰正語之）小國不足亦以容賊（今本無亦字乃誤涉鮑也鮑衍亦字吳氏補曰疑在不字上一本無）君之使又

不至今本至誤知

西周　而取宛葉以北以強韓魏而鮑本無下以字鮑本作爲吳補一本而取宛葉以北以強韓魏丕烈案史記作以無而字陰合於秦於鮑本作爲丕烈案史記作於薛公必破秦鮑必下補不字吳氏補曰史此下有不字是以與齊也秦王出楚王鮑改也爲而吳氏補曰史作而以此忠秦今本忠作惠鮑本作患丕烈案史記作惠秦得無破鮑改破爲攻丕烈案史記作破破秦上文有鮑改誤甚秦攻魏將犀武軍於伊闕今本犀作犀鮑本作犀吳氏補曰諸本犀作犀當正丕烈案犀即犀別體耳後策文殺犀武史記作仆師武集解引此作犀師犀者聲之轉也秦欲待周之得今本待作持乃誤涉鮑也鮑改待爲持吳氏補曰字有訛昔智伯欲伐厹由吳氏正曰史㯉里傳作仇猶韓子仇繇呂春秋夙繇丕烈案夙是厹形近之譌厹仇同字今秦者者鮑本無丕烈案史記無以蔡厹由戒之戒鮑本作惑吳補一本戒之丕烈案史記作以仇猶蔡觀

焉與策文不同而實囚之也也鮑本無吳補一本有丕烈案史記無蘇代遂往見韓相國公中鮑改中爲仲吳氏正曰古仲字省吾收之以飢收鮑本作攻吳補一本收之令公乃徵甲及粟於周鮑改及爲與吳氏正曰史作與及義自通毋煩改字因以應爲太后養地今本應作原鮑本作原丕烈案史記作應考索隱云案戰國策作原原周地小司馬依高注爲說則作原爲是因史記而譌爲應也吳氏引姚本云史同失考索隱耳而不已善息已鮑本作以丕烈案史記作以弓撥矢鉤鉤鮑本作拘改爲鉤吳氏補曰拘有鉤音古或通丕烈案拘字當是此亦因史記而譌爲鉤耳吾得將爲楚王屬怒於周怒鮑本作怨鮑改吾爲伍吳氏補曰吾字譌當作伍丕烈案鮑改吳補皆非高注可證令天下皆知君之重吾得也君鮑本作軍楚請道於二周之閒二鮑本作兩蘇秦謂周君曰鮑改秦爲子臣恐齊王之爲君實立果鮑改爲爲謂吳氏補曰策爲謂通借此當作謂丕烈案爲謂非通借

乃寫者亂之後倣此以嫁之齊也之下鮑本有於字也鮑本無王何不出於河南出下鮑本有兵字丕烈案史記有臣能爲君取之今本誤脫君字不怨且誰怨王今本王作乎鮑本作乎周君形不小利事秦今本不下有好字鮑本有丕烈案此小字因下文而衍讀以秦字句絕鮑本有好字乃讀利字爲句所解全謬今本依之非也而利溫囿以爲樂鮑改利爲私吳氏補曰按作利字則與上協丕烈案吳氏說非是詳高注姚校皆當作私秦策而私商於之地亦其證歲八十金歲上鮑本有計字是上黨每患今本每作無鮑本作無而許之成也也鮑本無故易成之曰今本曰作日鮑本作日丕烈案舊日字多寫爲曰者因趙以止易也趙下鮑本有兵字無也字吳補一本因趙以止易也爲王之國計者王之國鮑本作國之丕烈案史記作爲王計者君不如使周最最鮑本作早鮑改早爲最悍請令王進之以地請鮑本無吳補一本悍請令楚宋不利秦之德三國也鮑改德爲聽吳

氏正有以利秦利鮑本作到鮑改到爲利吳補一本作利而臣爲不能使矣爲字鮑本在能字下且輕秦也鮑改且爲是且公之成事也且鮑本作是鮑改成事爲事成吳氏補曰恐當作事成丕烈案是字亦鮑改不善於公且誅矣今本公下有者字乃誤涉鮑也鮑補者字

秦一

固大王仇讎也王下鮑本有之字迫則杖戟相橦橦鮑本作撞嬴縢履蹻嬴鮑本作羸吳氏正曰一本作羸是羸與縲纍字通用負書擔橐橐鮑本作囊吳氏正曰一本作橐面目犂黑鮑改犂爲黧吳氏補曰古字黧犂通借狀有歸色鮑改歸爲愧吳氏補曰當作愧丕烈案此不得輒改高注即其證矣蘇秦喟歎曰今本喟下有然字鮑本有嫂不以我爲叔爲鮑本作與黃金萬溢爲用鮑改溢爲鎰吳氏補曰此書溢鎰通桑戶棬樞之士耳今本棬誤捲廷說諸侯之王今本王誤士鮑本作主天下莫之能伉能鮑本無吳補一本

天下莫之能伉以季子之位尊之鮑本無蓋可忽乎哉可下鮑本有以字
反覆東山之君鮑改東山爲山東吳氏補曰當作山東丕烈案鮑改吳補皆非也高注即其證矣猶連雞之不能俱止於棲之明矣今本下之字作亦鮑本作亦張儀說秦王曰吳氏補曰誤當作韓非丕烈案此當各依本書劉向次第在此而高注云秦惠王詳其意皆不以爲韓非也言不審亦當死吳氏補曰韓子審作當將
西南吳氏補曰韓作面是下文有世有三亡吳氏補曰韓子作二亡無以逆攻順者一句丕烈案今韓子是三字張軍數千百萬吳氏補曰韓此下云其頓首戴羽爲將軍斷死於前不至千人皆以言死丕烈案此當各依本書而皆去走不能死吳補一本而皆去之不能死韓而却走不能死也罪其百姓不能死也鮑改罪爲非吳氏補曰韓正作非其上不能殺也此六字鮑本無吳補一本上不殺也韓上不能故也其不
攻無攻相事也鮑不攻下補耳字改攻相爲相攻吳氏正曰韓作有功無功相事也丕烈

案不當作又形近之譌策文多用又爲有蹈煨炭吴氏補曰韓爐炭比是也鮑比下補

比字吴氏正曰韓作皆是比蓋皆之譌是貴奮也吴氏補曰韓貴奮死也丕烈案死字策文當無高注可證

一可以勝十勝鮑本作合下三字同吴氏補曰四合字一本皆作勝韓作對

臣敢言往昔昔者吴氏補曰臣敢言之往者蓋兩昔字因者字訛衍中破宋

吴氏補曰韓東破是濟清河濁吴氏補曰韓作齊之清濟濁河與下文協丕烈案燕策云吾聞齊有清濟濁河亦見史記蘇秦傳皆可證也長城鉅坊坊鮑本作防丕烈案韓子是作防字史記同

取洞庭五都吴氏正曰韓五都作五湖史蘇秦傳五渚注引策文洞庭五渚謂此渚乃湖字之譌燕策亦有五渚字按策既言襲郢而五都郢在其中都字必誤當從韓丕烈案吴説未是此策五都即燕策及蘇秦傳之五渚都渚同字也五渚説在集解索隱

荊王亡奔走奔鮑本無丕烈案韓子作荊王君臣亡走東以強齊燕吴氏補曰韓強作弱是下有令荊人

收亡國今鮑本作令丕烈案韓子是令字此固已無伯王之道吴氏補曰

韓無作失下竝同大王以詐破之吳氏補曰詐作詒是下同韓兵至梁郭鮑改郭爲都吳氏正曰韓作郭是故兵終身暴靈於外今本靈作露鮑本作露丕烈案韓子是露字此當各依本書策文下句言潞病潞露同字此句不得更言暴露靈者零之假借暴謂日靈雨也謂士民潞病於內吳氏補曰韓作疲丕烈案策文作潞不與韓子同高注可證說見上巳其民輕而難用用下鮑本有也字丕烈案韓子有完河間吳氏正曰韓作莞山東河間踰羊膓降代吳氏補曰韓作踰華絳丕烈案策文羊膓高注可證代三十六縣上黨十七縣吳氏補曰三十六韓作四十六十七韓作七十中呼池以北鮑改池爲沱吳氏正曰古字通補曰韓中山呼池丕烈案今韓子是滹字荆魏不能獨立此六字鮑本無挾荆吳氏補曰韓作拔丕烈案拔字誤挾當是狹後策文省攻伐之心新序作挾戰功之心字與此同以東弱齊燕吳氏補曰韓作東以弱齊強燕以流魏氏吳氏補曰韓作沃丕烈案策文流高注可證從者敗大王拱手以

須天下徧隨而伏吳氏補曰韓作敗也須之編隨而伏矣丕烈案此類皆當各依本書地尊不可得吳氏正曰韓尊作曾乃復悉卒卒鮑本無吳氏補曰韓此下有士卒字乃攻邯鄲乃鮑本作以丕烈案韓子是以字棄甲兵怒戰慄而却吳氏補曰韓作弃甲兵弩戰竦而天下丕烈案策文有却高注可證天下固量秦力軍乃引退并於李下吳氏補曰韓作乎下丕烈案策文李高注可證而致與戰今本致作至丕烈案作至即與姚校矛盾也韓子是至字昔者紂爲天子子鮑本作下鮑改下爲子吳氏補曰韓作子帥天下將甲百萬甲鮑本無吳補一本將甲丕烈案韓子作將帥天下甲兵百萬天下莫不傷吳氏正曰韓作莫傷三年吳氏補曰韓作三月趙策亦兩云三年襄主錯龜吳氏補曰錯韓作鑽以成襄子之功今本子作主鮑本作主丕烈案韓子作以復襄主之初言所以舉吳氏補曰韓無此字丕烈案策文當本作一舉脫一字一舉下文有以主爲謀不忠者爲謀鮑本無忠下有於國二字吳氏

補曰韓以爲爲王謀不忠者丕烈案今韓子不重爲子不予之今本子不作不如鮑本作不如弊兵勞衆兵鮑本作名吳補一本名作兵丕烈案史記新序皆作兵譬如使豺狼譬鮑本作避丕烈案史記新序皆作譬利盡西海西鮑本作四吳補一本西海新序同丕烈案史記亦作西四字誤而攻天下之所不欲危吳氏正曰史危矣新序同齊韓周之與國也吳氏補曰齊字恐衍丕烈案吳說非也史記作齊韓之與國也新序同讀以齊字逗當是策文衍周字請秦王曰吳氏補曰請當是謂字本漢中南邊爲楚利今本本作今乃誤涉鮑也鮑改本爲今丕烈案此有誤但所改未是吳氏正讀本字上屬以爲自有漢止傷本有殺𤰇亦未是王割漢中以爲和楚以爲和楚鮑本作以楚和吳補一本以爲和楚田莘之爲陳軫莘鮑本作華吳補一本田莘楚智橫君之善用兵智鮑本作知橫下有門字用兵與陳軫之智鮑衍用兵二字軫馳楚秦之閒楚秦鮑本作陳楚丕烈案史記作秦楚今楚不加善秦楚鮑

本作遂吳補一本今楚丕烈案史記作楚楚亦何以軫爲忠乎爲鮑本作於丕烈案史記作爲乃必之也今本必作止鮑本作止無也言子欲何之言鮑本無請爲子車約今本車約作約車鮑本作約車丕烈案約車是也子非楚且安之也且鮑本作宜吳補一本且則欲其爲我詈人也我鮑本無而常以國輸楚王鮑國下補情字改王爲楚屬下讀吳氏補曰國下當有情字孰視寡人曰鮑改孰爲熟吳氏有正非獨儀之言也也鮑本無楚何以軫爲忠尚見棄尚鮑本作且鮑忠下補忠字吳氏補曰史復有忠字是丕烈案鮑吳皆非史記陳軫傳所載乃上一篇與此文不同也讀此當以楚何以軫爲作一句忠尚見棄別爲一句高注云欲爲臣是上句之解當本在下錯在軫字上遂不可曉注末有一乎字或本在正文爲字下今本初刻誤以此四字皆入正文改刻仍皆作注

秦二　亦無先齊王先鮑本作大鮑衍亦字吳氏補曰疑衍丕烈案大字當是史記

無亦字唯儀之甚憎者今本甚上有所字乃誤涉鮑也鮑補所字丕烈案史記有亦無大齊王今本大作先丕烈案史記四字皆作先當是與策文皆作大者不同也齊弱則必爲王役矣役鮑本作没改爲役王不如因而賂之一名都因而鮑本無丕烈案史記不如因賂之一名都固必大傷鮑改固爲國吳氏補曰史作國臣不知其思不鮑本作又有兩虎諍人而鬬者者鮑本無鮑改諍爲爭吳氏補曰字與爭通下同丕烈案史記作爭管莊子將刺之吳氏補曰索隱引策作館館謂逆旅舍其人字莊子丕烈案今史記作辨索隱又云或作卞吳氏所引索隱困學紀聞引同今王震澤本如此與單本不同單本不引戰國策正文即作館莊子此文下管與止之史記作館竪子止之當依單本爲是乃史記作館策文作管也人者甘餌也也鮑本無難悖也也鮑本無皆張儀之讎也儀鮑本作子下句同義渠君者者鮑本無丕烈案史記有而投其石鮑石下補曰字而寡人死不朽乎今本朽作朽吳氏補曰乎史作矣請之

魏約伐韓今本伐誤代伐行千里行下鮑本有數字吳補一本行千里丕烈案史記新序皆無天下不以爲多張儀鮑衍爲字丕烈案史記無公孫衍吳氏補曰衍史並作𩒺新序作公孫子謂皆秦諸公子丕烈案索隱引此正作衍但此與犀首別一人即公孫郝公孫赫也亦云公孫顯疑衍字有誤而臣受公仲侈之怨也鮑改侈爲朋吳氏正曰史田齊世家韓馮徐廣云即公仲侈韓又有韓明韓侈馮朋音混而侈明朋字譌故也且當各存舊文丕烈案甘茂傳與此同作侈徐廣曰一作馮王遂亡臣今本遂誤逐遂固謂楚王曰今本固作因鮑本作因因公孫衍吳氏補曰衍史作𩒺下章同丕烈案史記無此文吳以意言之耳已見上不當更出也而公中以韓鮑改中爲仲中是無伐之日已吳氏正曰一本作無茂是蓋字譌作於是出私金今本私誤利私明日鼓之宜陽拔宜上鮑本有而字吳補一本鼓之宜陽拔而外與韓侈爲怨鮑改侈爲朋侈其健者來使者吳氏補曰者字疑衍丕烈案據下句使下無者字也何愛餘明

之照四壁者愛下鮑本有於字則置之槐谷吳氏補曰按史谿谷槐谷並作鬼谷丕烈案槐鬼者聲之轉也此必在闕內徐廣注史記以陽城之鬼谷說之自誤而後語注因云或作鬼谷大非亦未然蘇秦僞謂王曰謂鮑本作爲吳氏補曰僞爲二字疑是爲謂爲一本作謂鮑改秦爲子王上補齊字丕烈案史記作蘇代謂齊湣王曰道而聞之吳氏補曰按韓非子道而作道穴云秦王欲將犀首樗里疾恐代之將也丕烈案韓子在外儲說右上事與策同其樗里疾事以一日爲別吳合爲一事者誤乃逐之之鮑本無鮑補之字丕烈案韓子有怵於楚鮑改怵爲訹吳氏補曰策訹怵字通楚必曰秦鬻魏不悅鮑魏下補魏字吳氏補曰恐缺一魏字臣聞往來之者言曰鮑改之者爲者之吳氏補曰宜作者之史無之字潰癱也吳氏補曰史作決潰癱齊恐則必不走於秦必鮑本無是晉楚以秦破齊破鮑本作伐何暇乃私魏醜夫乎吳補一無乃字

秦三

操晉以爲重也操鮑本作採吳氏補曰採字譌義不通丕烈案史記是挾

字率以朝天子率鮑本無時至而弗失而鮑本無報惠王之恥

吳氏補曰惠王字疑有誤且不當在昭王前丕烈案吳說非也此不誤便文而不依世次也書云

樹德莫如滋除害莫如盡書鮑本作詩丕烈案吳氏以云泰誓非也東晉古文以

爲泰誓耳策文當本作詩後人誤依古文改作書也此與范雎稱詩曰木實繁者披其枝黃歇稱詩云大

武遠宅不涉趙武靈王稱詩云服難以勇治亂以知事之計也立傅以行教少以學義之經也及謂秦王

稱詩云行百里者半於九十同例詩字皆有譌遠宅不涉者周書大武遠宅不薄也高誘注逸詩當亦有

誤

以非此時也鮑改以非爲非以吳氏正曰或以巳字通屬上句上下文有此齊趙

合鮑改趙爲秦而疾僭之今本僭作攻乃誤涉鮑也鮑改僭爲攻吳氏正曰字誤當作從

下文可證魏謂魏冉曰鮑魏上補爲字曰辛張陽毋澤吳氏正曰此章多難

通此類尤難知下文云觀張儀與澤又不云毋澤當闕夫楚王之以其臣請挈

領然而臣有患也鮑衍此十六字此臣之甚患也之下鮑本有所字

觀張儀與澤之所不能得於薛公者也鮑衍也字吳氏補曰恐衍白起者且復將且鮑本無公不若毋多則疾到吳氏補曰語不可曉有缺誤若於除宋罪重鮑改若爲苦吳氏補曰此連下有缺誤丕烈案除乃陶字誤句絕若上當有莫字鮑所說全謬趙策云莫若於宋是其證齊怒須殘伐亂宋吳氏補曰須殘字有衍誤趙策作宋罪重齊怒深殘伐亂宋云云又作宋之罪重齊之怒深殘亂宋云云凡兩見彼言爲奉陽君定封丕烈案須即深字誤句絕此亦百世之時也已今本時上有一字鮑本有無也字楚破秦不能與齊縣衡矣鮑秦下補秦字吳氏補曰秦下宜復有秦字而齊之德新加與齊秦交爭韓魏東聽今本重韓魏乃誤涉鮑也鮑本有魏字補韓字衍秦上齊字吳氏有正丕烈案與字本上屬鮑誤下屬也秦烏能與齊縣衡韓魏支分方城膏腴之地魏鮑本無吳氏正曰此句與策首不同當與上權懸宋衛爲比一本權懸韓魏者是支分字上或缺楚字五國罷

成睪今本睪作罪鮑本作皐丕烈案睪即皐字也則久留臣無爲也鮑改爲爲
謂丕烈案史記作爲鮑改誤語曰人主吳氏補曰史庸主後無反覆於王
前耶王前鮑本作前者丕烈案後史記作之無前字連上句讀是何故也故鮑本無丕烈
案史記無而不闚於王心耶吳氏補曰闚史作概索隱引策作闚丕烈案闚字是已
其言臣者鮑改已爲亡吳氏補曰史亡非若是也則臣之志願少
賜游觀之間吳氏正曰史自非然者臣願云云丕烈案此史記不與策文同因謝王
稽說吳氏補曰史無說字謂范雎曰謂鮑本無吳補一本謂范雎丕烈案考史記謂或謝
字誤也寡人乃得以身受命得鮑本無丕烈案史記作乃得受命秦王跪
而請曰請鮑本作進丕烈案史記作請載與俱歸者俱下鮑本有南字吳氏補曰史
無即使文王疏呂望今本望誤尚丕烈案史記作尚皆匡君之事
上之字鮑本作臣丕烈案史記無臣字奔育之勇焉而死焉鮑本無丕烈案史記有

上四句亦有人之所必不免也也鮑本無丕烈案史記有伍子胥橐載吳氏補曰後語注韋橐至於蔆水蔆水鮑本作菱夫終身不復見終身二字鮑本無丕烈案史記有莫肯即秦耳吳氏補曰即一作鄉丕烈案史記作鄉此天所以幸先王今本王誤生譬若馳韓盧而逐蹇兔也馳鮑本作施蹇鮑本作駑吳氏補曰馳蹇史同今反閉鮑下補關字吳氏補曰史閉下有關字且昔者中山之地中山鮑本作山中改爲中山吳氏補曰當作中山丕烈案史記作中山之國利附則天下莫能害鮑改則爲焉吳氏補曰恐當從史作焉懼必卑辭重弊今本弊作幣鮑本作幣王不如收韓此五字鮑本無丕烈案史記有寡人欲收韓不聽鮑韓下補韓字吳氏補曰史有舉兵而攻滎陽滎鮑本作滎丕烈案史記作滎一舉而攻滎陽今本滎作滎鮑本作宜吳氏補曰史作滎是時宜陽之拔久矣魏韓見必亡鮑衍魏字吳氏補曰字疑衍丕烈案史記作夫韓爲是不聞其

王今本王上有有字鮑本有丕烈案史記有詳此句當以不聞其王爲是其者其齊也下句當云不聞
有王行其字王即秦王也史記二句皆云其有各誤衍一字穰侯涇陽華陽吳氏補曰
四貴者穰侯涇陽華陽高陵也史涇陽華陽擊斷無諱下有高陵進退不請一句策下文出高陵則此有
鈌文丕烈案此文史記作穰侯華陽高陵涇陽則利歸於陶國弊御於諸侯
吳氏補曰下章利盡歸於陶國之幣帛云云恐此有鈌誤丕烈案史記文同小司馬讀弊御於諸侯爲句
當如吳氏讀陶字句絕者爲是此亦淖齒李兌之類已巳鮑本作也丕烈案史記
作也走涇陽於關外吳氏補曰史有華陽字丕烈案上策文高陵涇陽佐之史記作高陵
華陽涇陽佐之此文史記作逐穰侯高陵華陽涇陽君於關外也則巳巳稱瓠爲器
下巳字鮑本無臣聞之也也鮑本無臣必聞見王獨立於庭也今本
無聞字鮑本無四治政不亂不逆今本四作而乃誤涉鮑也鮑改四爲而吳氏補曰字
誤宜作而強徵兵強徵鮑本作徵強是我王果處三分之一也鮑衍

我字故十攻而弗能勝也能鮑本無且削地鮑改削爲割吳氏補曰疑即下
文割字而更與不如張儀者市張鮑本無吳氏補曰此章有舛誤未詳丕烈案
無者當是上文張字皆有譌言可得也今本言作盡鮑本作盡周人謂鼠未
腊者朴今本朴誤樸下同周人懷璞今本璞誤樸鮑改璞爲朴吳氏補曰當作朴丕
烈案此當與下出其朴互易作懷朴出其朴視之乃鼠也視之鮑本無吳補一本出
其朴視之乃鼠也丕烈案此當與上懷璞互易作出其璞視之今平原君吳氏正曰平原字必
有誤不如鄭賈之智也也鮑本無以己欲富貴耳欲鮑本作有吳補一
本有作欲於是唐雎載音樂鮑唐上補使字予之五十金今本十作千鮑
本作千丕烈案千字是也下復載五十金同其可得與者與鮑本作予與之昆
弟矣吳氏正曰此下有缺文丕烈案此當讀與之上屬而缺在昆弟矣上唐雎行行至
武安行鮑本不重謂應侯曰吳氏補曰史白起傳韓趙恐使蘇代說應侯君禽

馬服乎今本服下有君字鮑本有丕烈案史記作武安君禽馬服子乎此文君上有脫曰然

趙亡鮑趙上補曰字丕烈案史記無秦嘗攻韓邢鮑改此字當作郢丕烈案史記作邢上鮑說未是則秦所得不一幾何今本一作能乃誤涉鮑也鮑改一爲能吳氏正曰字誤史作所得民亡幾何此蓋亡字誤分因以爲武安功吳氏補曰史無以爲此因字非公之愛子也之鮑本作子鮑衍也字今子死不憂死下鮑本有而字

乃與即爲梁餘子同也鮑改與即爲即與吳氏補曰當作即與以告蒙傲吳氏補曰傲恐即驁丕烈案李善注求自試表引作驁傲驁同字令傲勢得秦得下鮑本有爲字爲王將將兵鮑改爲王爲王爲吳氏補曰當作王爲其孺子孺鮑本作孺十夫楺椎今本楺作揉鮑本作揉開罪於楚魏今本無楚字乃誤涉鮑也鮑衍楚字吳氏補曰恐衍今遇惑今本遇作愚乃誤涉鮑也鮑改遇爲愚吳氏補曰當作愚或與罪人同心今本無或字乃誤涉鮑也鮑衍或字吳氏補曰衍子常宣言

常鮑本作嘗丕烈案史記作常何君見之晚也何君鮑本作君何丕烈案史記作君何

與天下終此四字鮑本無吳補一本有丕烈案史記有作與天地終始其卒亦可

願矣鮑改矣爲與吳氏補曰矣史作歟行義不固毀譽固鮑本作顧丕烈案史記

作不避難徐廣曰一云不困毀譽固或困字誤耳必有伯主強國今本有作欲乃誤涉

鮑也鮑改有爲欲丕烈案史記必有作然爲貴富不驕怠貴富鮑本作富貴丕烈案史記

作貴富何爲不可哉爲下鮑本有而字丕烈案史記無盡忠致功功鮑本作

力丕烈案史記作功以君臣論之君臣二字鮑本作聖丕烈案史記作君臣孰與秦

孝公楚悼王公字王字鮑本無丕烈案史記有九合諸侯此四字鮑本無吳補

一本有丕烈案史記有無適於天下鮑改適爲敵吳氏正曰史作敵適通是也凌齊

晉今本凌作陵乃誤涉鮑也鮑改凌爲陵吳氏正曰陵通丕烈案史記作陵不及道理也

及鮑本作近丕烈案史記作返功已成遂以車裂鮑成下補矣字吳氏補曰史有南

攻楊越楊鮑本作揚丕烈案史記作楊率四方士上下之力鮑方下補之字士下補專字吳氏補曰史有恐此有缺勾踐終棓而殺之棓鮑本作桔丕烈案史記作負負棓聲之轉也成功而不去成功鮑本作功成丕烈案史記作功成或欲分大投鮑衍分字丕烈案史記無此因下衍耳利施三川利鮑本無鮑補利字吳氏補曰史有此字决羊腸之險决上鮑本有以字吳氏補曰一本及史無此字棧道千里於蜀漢鮑於上補通字吳氏補曰史於上有通字如是不退是鮑本作時吳氏補曰史作是秦十餘年鮑秦上補居字吳氏補曰史有居字昭王鮑昭上補事字吳氏補曰史昭上有事字

秦四　秦取楚漢中云云而共攻秦雖以上六十六字鮑本無丕烈案無者脫而今三國之辭去鮑改去為云吳氏補曰當作云云大臣有功鮑衍臣字巳呡今本呡作珉乃誤涉鮑也鮑改呡為珉吳氏正曰巳字句今連作巳呡非呡珉策字

通恐即韓珉也欲以齊秦刼魏刼魏二字鮑本無吳補一本欲以齊秦刼魏免於國患免鮑本作勉改爲免吳氏補曰策免勉通王何不召公子池鮑改池爲他吳氏正曰池即他且當從本文王召公子池而問焉焉鮑本作之以三城講於三國之兵乃退鮑三國下補三國二字吳氏補曰宜復有三國二字孰與孟嘗芒卯之賢今本與誤如左右皆曰甚然此六字鮑本無丕烈案史記有韓子有皆作對說苑有作左右皆曰然無者非也高注亦可證中期吳氏補曰期史作旗說苑申旗丕烈案申即中謡耳期旗同字推琴吳氏補曰史憑琴索隱引後語伏琴韓子推瑟說苑伏瑟愚謂此記其推琴而起對猶論語舍瑟也莊子曰孔子推琴丕烈案推或馮字之譌馮伏聲之轉與論語莊子義不同也吳氏所說未是三之料天下今本三作王鮑本作王丕烈案王字是也帥韓魏帥上鮑本有又字丕烈案史記說苑有韓子作而從韓魏尚賢在晉陽之下也在上鮑本有其字丕烈案史記說苑有韓子作未至如其晉陽之下也是王以魏

地德寡人（魏鮑本無吴補一本以魏地）寡人絶其西（絶鮑本作攻）楚怒秦合周冣爲楚王曰魏請無與楚遇而合於秦（今本冣作最此二十字鮑本無吴氏補有合作令冣作最爲作謂曰別本以此足鈌文在是以鯉與之遇也句上姚本楚怒秦合最爲楚王曰魏王遇於境楚使者是以云云其文鈌誤不如別本明白丕烈案令字謂字是也冣作最者非吴氏所稱姚本與影抄梁溪安氏本合乃姚氏一本耳）楚王使景所甚愛（鮑衍使景二字）更不與不如景鯉留（今本無上不字乃誤涉鮑也鮑衍不字改留爲者吴氏補曰疑衍）而外結交諸侯以圖（諸侯二字鮑本無）即可矣（即鮑本作則下同從成即楚王同）天下有其實（鮑有下補有字吴氏正曰一本有）山東之建國（建鮑本作戰）即韓魏從韓魏從（韓魏從鮑本不重吴補一本疊此三字）北遊於燕趙（鮑衍於字）齊王入朝（王鮑本無吴補一本有）四國必從（今本必作畢乃誤涉鮑也鮑改必爲畢吴氏補曰疑畢丕烈案鮑改吴補皆非也古或借必爲畢字）

頃襄王二十年云云臣聞之以上凡一百十字鮑本無有說秦王曰四字吳
氏以此補入而云案此當下接物至云云而章首說秦王曰四字已在此段內當爲衍文丕烈案吳說非
也策文但當作說秦王曰物至而反云云並無闕文高注秦王云秦王名正不以爲黃歇說昭王與史記
不同新序後語皆本於史不據此以爲此段首有闕文者出於姚氏其實不得高意李善注文選辨亡論
引楚魏之兵雲翔而不敢校以爲頓子說秦王蒙上章爲說必戰國策舊讀且策文即實爲黃歇說亦止
當駁高注耳正文作說秦王曰自足前後多如此例先帝文王莊王鮑改莊爲武吳氏補
曰莊當作武丕烈案鮑改吳補皆非也高注可證史記亦是莊字新序無此以下三句或以其不合而刪
之也今王三使盛橋今本無三字盛作成鮑本無三字作成丕烈案史記新序皆無三當
衍也皆作盛橋此下文云成橋當是策文作成史記作盛成盛同字新序出史記
入燕鮑改以爲已吳氏補曰史作盛橋以其地入秦爲是新序同杜大梁之門杜鮑
本作社丕烈案鮑本誤因讀上屬謬甚楚燕之兵吳氏補曰史作魏之兵丕烈案李善引燕

作魏史記新序皆作邢魏之兵邢當作荆徐廣曰平皐有邢丘者非即策文之楚也史記上文荆桃人人字誤作入乃連入邢爲讀新序人作仁人仁同字可知劉向時史記不作入也俗本新序乃反依今史記改作入誤之甚矣唯予家所有北宋刻本新序未誤

云翔不敢校云鮑本作雲不上有而字丕烈案李善引作雲翔而史記新序皆同

王申息衆鮑改申作休甲二字吳氏有正丕烈案史記新序休甲與策文不同

又取蒲衍首垣垣鮑本作恒改爲垣丕烈案史記新序作垣

以臨仁平兵鮑改兵爲丘吳氏補曰當從史文作丘丕烈案新序作丘

王又割濮磨之北吳氏正曰索隱云索隱云磨地近濮按史表有磨侯程黑索隱云表作歷歷縣在信都地邑並無磨愚按此字作磨與歷通猶樂毅書磨室之類新序正作濮歷則其字甚明丕烈案磨者磿字之誤顏氏家訓所謂容成造磿以磨爲碓磨之磨者也

以王之威亦憚矣吳氏補曰憚史作單是新序同丕烈案此不與策文同高注可證

與王若能持功守威吳氏補曰守威疑守成丕烈案史記新序皆作威吳說未是

皆而肥仁義之誡吳氏補曰誡史作地新序同丕烈案

此地作誠必不知者所改耳高注甚明鮑氏亦引高而反不改爲地以正之何也材兵甲之強兵甲鮑本作甲兵鮑改材爲恃丕烈案史記作仗兵革此材者杖之譌新序無此字壹毀魏氏之威鮑改壹爲一吳氏補曰史作乘新序同正曰從乘字義明設利於前鮑改設爲没丕烈案史記新序作没既勝齊人於艾陵既勝鮑本作遂攻丕烈案史記新序作既勝而忘毀楚之強魏也吳氏補曰史作韓魏新序同臣爲大王慮而不取也吳氏補曰史取下有也字丕烈案新序有臣恐韓魏之卑辭慮患今本誤正臣此何也此三字鮑本無丕烈案史記新序無而有累世之怨矣韓魏怨下鮑本有焉字矣作夫丕烈案史記新序皆作焉夫矣或夫字譌也百世矣吳氏補曰史作將十世新序同鬼神狐祥無所食吳氏正曰史孤傷是新序作潢洋二字是王攻楚之日是鮑本作且丕烈案史記新序作且王若不藉路於仇讎之韓魏此十一字鮑本無丕烈案史記新序有無者脫耳必攻陽右壤隨

陽右壤鮑本作必攻隨陽右壤吳氏補曰一本隨陽右壤疊一句新序同陽作水丕烈案俗本新
序亦誤脫一句吳引與北宋刻本正合四國必應悉起應王鮑衍上應字吳氏補
曰史無丕烈案新序無秦楚之構而不離鮑之下補兵字吳氏補曰史之下有兵字
丕烈案新序有於以肥韓魏於中國吳氏補曰史新序以上無於字□齊南
以泗為境令本無□鮑本□作而丕烈案史記新序無而詳事下吏下鮑本作
不丕烈案史記新序作下不字譌一舉眾此三字鮑本無丕烈案史記新序眾作事此眾字必
不知者所改耳高注云事戰事也其字甚明鮑無此三字者非而注地於楚吳氏補曰史作
樹怨於楚新序同臨以韓鮑改臨以為以臨丕烈案史記新序作以臨韓必授首
授鮑本作受丕烈案史記作斂手新序作拱手古或借首為手字授受二字皆有誤也若是王
以十成鄭令本十下有萬字成作成乃誤涉鮑也鮑補萬字改成為戍吳氏補曰史十下有萬
字是新序同史作戍是新序作伐上蔡召陵吳氏補曰史上蔡上有而字新序同而魏

亦關內候矣 今本候誤侯

注地於齊 鮑改齊爲秦吳氏補曰當作秦丕烈案鮑改吳補皆非也史記注地於齊索隱曰謂以兵裁之也新序作注入地於齊皆可證此字之不當作秦

一任兩海 今本任作經鮑改任作注吳氏補曰史作經是丕烈案新序作桎

是燕趙無齊楚無燕趙也 鮑齊楚下補齊楚二字吳氏補曰宜從史疊齊楚字是新序同

持齊楚 吳氏補曰史直搖齊楚新序同

莫不令朝行 今本令上有夕字乃誤涉鮑也鮑補夕字丕烈案此當衍不字莫即暮字也

朝爲天子 今本朝上有一字乃誤涉鮑也鮑補一字吳氏正曰即驅十二諸侯朝天子者爲字疑衍

齊太公聞之 鮑改太公爲宣王吳氏補曰此二字有誤丕烈案策文本作太公高注即其證矣鮑改吳補皆非其意

壤地兩分國家大危 此八字鮑本無吳補一本有丕烈案高注可證無者脫耳

以與申縛 今本縛作縳丕烈案縳即縛字下同申縛見齊策

於是夫積薄而爲厚 今本夫作天下二字乃誤涉鮑也夫鮑本作天補下字吳氏正曰一本於是夫天即夫之譌

秦五　非伯主之業也（主鮑本作王）唯始與終何以知其然（始終鮑本互易然下有也字吳補一本唯始與終何以知其然）圍逼晉陽（逼鮑本無）遂與勾踐禽死於干隧（於干隧三字鮑本無鮑改與爲爲吳氏補曰當作爲一本死於干遂）制趙韓之兵（趙韓鮑本作韓趙）而世主不敢交陽侯之塞（交鮑本作窺）以拒秦（秦下鮑本有王字鮑衍王字）楚先得齊（齊鮑本作之）或爲中期（爲鮑本作與）悍人也中期適遇明君（吳氏補曰當曰中期悍人也有錯文丕烈案中期下屬爲句吳說未是）辛戎者（鮑改辛爲芊吳氏補曰當作芊下同丕烈案此形近之譌韓策謂芊戎曰廢公叔不誤）樓許約秦魏（許鮑本一作梧吳氏補曰一本作許策後作梧丕烈案此許梧同字吳補詳之矣）太后坐王而泣（今本王而誤而王）處於廓城（吳氏補曰字書無廓字丕烈案史記呂不韋傳正義引此作聊）故往說之曰子傒（今本傒誤徯）引領西望（今本西誤四）趙乃遣之（吳氏補曰不韋傳秦

圍邯鄲趙欲殺子楚子楚脫亡歸與此駁丕烈案此策文與史記多不同詳在小司馬索隱也欲與燕共伐趙以廣河間之地此十二字鮑本無丕烈案無者是也策文在首史記取之而移於此有者乃依史記添入而誤複耳文信君叱去曰鮑改君爲侯吳氏有正丕烈案史記作文信侯叱曰去夫項橐橐鮑本作槖丕烈案槖字是也史記作橐趙攻燕鮑趙上補與字丕烈案史記無鮑補誤與司空馬之趙吳氏補曰與字疑衍是也而悉教以國事今本教誤敵悉鮑本作惠秦受地而郄兵郄鮑本作郄改爲郤吳氏補曰此書郤通則從事可成可鮑本作有臣請大王約從請下鮑本有爲字願卿之更計之鮑本無長而守小官官鮑本作吏未嘗爲兵首首鮑本作百改爲臣吳氏補當屬上文是也司空馬言其爲趙王計而弗用弗鮑本作勿改爲不吳補一本作弗王使人代使鮑本作令而捍匕首吳氏補曰案李善注文選引此說文捍兩手擊也希買反丕烈案此謝靈運之郡初發都詩注李音

希買反捭字是也作捭者形近之譌耳狀如振捆纏之以布今本捆作捆鮑本作
捆吳氏正曰一本作捆集韻以捆為因今鮑本作捆而說乃作捆恐刊本誤捆乃木名鮑據捆字以就地
因舉身為說迂曲又以為梱苦本反門橛也此字為近丕烈案吳說亦非也此捆字乃捆字形近之譌讀
當以捆纏之以布為句狀如振振乃狀木材所如之物者其字亦有譌當闕遇司空馬門
鮑改遇為過衍空字吳氏補曰字衍趣甚疾趣鮑本作趨出諏門也今本諏作診乃
誤涉鮑也諏鮑本作訴鮑改訴為診吳氏補曰未詳是也必為言之曰言之鮑本作之言吳
補一本言之嗟嗞乎司空馬今本嗞誤茲又以為司空馬逐於
秦鮑改為為謂趙去司空馬而國亡國亡鮑本作亡國吳補一本而國亡而
安其兵鮑改安為案丕烈案鮑本改誤也高注即其證矣冠舞以其劍冠鮑本無丕烈
案齊策有冠舞其劍正同鮑舞者帶字俗作帶而譌也南使荊吳鮑改吳為齊吳氏正曰無考當
從舊丕烈案韓詩外傳云昔吳楚燕代為一舉而欲伐秦姚賈監門之子也為秦往使之是策文本如此

國之寶此三字鮑本無吳補一本有紂聞讒鮑改聞爲聽其鄗人之賈人也吳氏補曰鄗下人字疑衍丕烈案吳說非也高注即其證矣知其可與立功鮑功下補也字乃可復使姚賈鮑衍可字吳補一本無

齊一

楚威王戰勝於徐州徐鮑本作徐下同吳氏補曰徐詞余反正義云紀年梁惠王三十年下邳遷于薛改名徐州徐左氏作舒說文作郐丕烈案史記作徐徐州是也多誤爲徐者正義在孟嘗君列傳而用申縳申縳者縳鮑本作縛大臣與與上鮑補弗字丕烈案史記作大臣不附夫齊削地齊下鮑本有之字楚王曰善今本脫曰字君長有齊陰有字陰字鮑本無吳氏正曰一本君長有齊丕烈案韓子作君長有齊新序作君巳有齊與策文不同此有者當讀陰爲蔭夫齊雖隆薛之城吳氏正曰按新序作無齊雖隆云云是盖夫無音譌又因上夫齊字混丕烈案吳說非也夫乃失字形近之譌韓子作君失齊淮南人閒訓亦同不可不日聽也而數覽吳氏正曰也字當在覽下王

曰說五而厭之五鮑本作吾吳氏正曰王曰說吾有鈌誤靖郭君善齊貌辨吳氏補曰按一本標云修文御覽北堂書鈔同丕烈案今在太平御覽三百六十八卷作昆辨吳引姚校而以此十四字自注於古今人表下謂其同作昆也今刻本誤入正文吳本注中有注刻時多誤混讀者每不察附著於此

令長子御御下鮑本有之字丕烈案呂氏春秋無

威王薨宣王立鮑改威爲宣宣爲閔吳氏有正丕烈案呂氏春秋作威宣齊貌辨見宣王

王曰子王鮑本不重曰子作子曰鮑改曰子吳氏補曰當作曰子丕烈案王字不重是也呂氏春秋不重太平御覽引此亦不重

過頤豕視若是者信反吳氏補曰呂氏春秋過曰顚豕視注顚豕不仁之人其說未詳丕烈案吳氏讀呂氏春秋視注誤也高彼注云過甚也太子不仁甚於顚豕呂視如此者倍反不循道理也讀豕句絕視下屬此文亦當同信即倍字譌太平御覽引此作背是其證也

吾獨謂先王何乎乎鮑本無丕烈案呂氏春秋有不得已而受受下鮑本有之字丕烈案呂氏春秋無

靖郭君辭不得三日而聽靖郭君辭四字鮑本

無丕烈案呂氏春秋無靖郭君辭不得六字爲是段干綸曰吳氏補曰史作朋後語作萠夫魏氏兼邯鄲鮑夫上補對曰二字吳氏補曰史有對曰二字乃起兵曰軍於邯鄲之郊今本曰作甲鮑本作甲吳補一本甲作曰是田臣思曰吳氏補曰索隱云策作田期思必別本也紀年謂之徐州子期即田忌也丕烈案臣當是𦣞字譌𦣞期忌同字也說在嘉定錢先生大昕史記考異吳氏以爲別本者非是周策陳臣思同此韓自以專有齊國專鮑本無公孫閈謂鄒忌曰吳氏補曰閈史作閎丕烈案索隱云戰國策作公孫閎使彼罷弊於先弱吳氏補曰多於字是也臣請爲留楚吳補一本爲下有君字留下有之楚以示田忌之不返齊也田鮑本無鄒忌以齊厚事楚鮑以上補必字吳氏補曰當有缺字身體昳麗身體鮑本作而形須君美甚徐公何能及公也公鮑本作君城北徐公今本徐誤齊問之客曰客曰二字鮑本無吳補一本問之客曰一無客字能謗議於市朝議鮑本作

識

期年之後（期鮑本作暮丕烈案此朞字譌耳）頃之間（鮑衍之字吳氏有正）言章子之敗者異人而同辭（今本脫之字誤重辭字）王何不發將（發鮑本作廢吳補廢一本作發）鄣爲擊之（爲下鮑本有而字）秦軍大敗（軍鮑本作兵）於是秦王拜西藩之臣（鮑改拜爲稱）而埋馬棧之下（吳氏補曰後語馬屎之中）吾使者章子將也（鮑衍者字）未教而死（吳氏補曰後語未赦）魯君曰何吊（吊下鮑本有乎字）足下豈如令衆（令鮑本作全）其見恩德亦其大也（德下鮑本有也字其作甚也作矣）身退師（今本身作乃鮑本作乃）秦曾不出力（吳氏補曰北山何先生標大事記云力一作刀丕烈案刀字是也此形近之譌）必表裏河（鮑河下補山字丕烈案此表裏專就河言之與左氏傳文迥不相涉鮑所補乃準彼謬甚矣）齊地方二千里（吳氏補曰史三千餘里）下戶三男子（吳氏補曰史不下）固以二十一萬矣（今本以作巳鮑本作巳丕烈案史記作巳）蹻

踘者［踘鮑本作鞠吳氏補曰踘史作蹋丕烈案史記作鞠］車轚擊［鮑改轚為轂吳氏正曰轚者轚之譌說文轚車轄相擊也周禮舟車轚互穀梁傳轚者不得入釋文音計又古的反此章史作轂擊按秦策車轂擊馳說苑齊人好轂擊揚雄書辨者轂擊讀亦通丕烈案轚擊不誤轚者轂之別體字猶榖字之別體作𣫜也轚擊同字不得疊見吳云轚者轚之譌其說非也秦策讀當以使車轂擊為一句馳言相結為一句言下有語字者誤本也姚校云錢劉本無是矣］家敦而富志高而揚［吳氏補曰史作殷丕烈案史記作家殷人足志高氣揚與策文不同］且夫韓魏之所以畏秦者［之字以字鮑本無鮑補以字吳氏補曰史有以字丕烈案史記有］以亡隨其後是故［故鮑本作後改為故吳氏補曰史同丕烈案後乃因上譌耳］至闈陽晉之道［鮑改闈為衛吳氏補曰史作衛］是故恫疑虛猲［鮑改猲為喝吳氏補曰史作喝索隱云亦作猲並呼合反］高躍［吳氏補曰史作驕矜］亦已明矣［已鮑本無丕烈案史記無］夫不深料秦之不奈我何也［深鮑本無丕烈案史記有］是群臣之

計過也今本計過誤過計也鮑本無吳補一本此有也字丕烈案史記計過也今無臣事秦之名今本無臣作臣無鮑本作臣無丕烈案史記無臣臣固願大王之少留計鮑改固為故吳氏正曰策固故通丕烈案史記作臣是故寡人不敏吳補一本注晁本此下有僻遠守海窮道東境之國也未嘗得聞餘教丕烈案史記有此十七字今主君吳氏補曰主君稱蘇秦恐衍主字史作足下丕烈案吳說非也高注可證後策文楚魏韓燕皆云今主君史記韓魏楚同小司馬曰主君稱蘇秦也禮卿大夫稱主今嘉蘇子合從諸侯褒而美之故稱曰主君其字不誤甚明吳失撿耳以趙王之教詔之教詔鮑本作詔告丕烈案史記作詔詔此策文當作教詔高注可證齊王曰鮑齊上補說字吳氏補曰此處當有說字指摶關摶鮑本作慱吳氏補曰後語注云今兗州慱
城縣有古關是慱關丕烈案史記作博三百於秦也鮑本無吳補一本有里字

齊二

是天下以燕賜我也吳氏補曰下字衍一本無乃許韓使

者而遺之遺鮑本作還吳氏補曰一本作遺是三十日而舉燕國吳氏補曰此齊宣王所謂五旬而舉之者大事記改三爲五丕烈案此當各依本書改者非張儀聞之謂武王曰聞之二字鮑本無吳補一本有丕烈案史記作張儀懼誅乃因謂秦武王曰今齊王甚憎張儀鮑衍張字丕烈案史記無必舉兵而伐之而鮑本無丕烈案史記無齊必舉兵而伐之而鮑本無丕烈案史記而伐梁梁王大恐吳氏補曰後語作魏襄王丕烈案史記作哀王恐史記之哀王世本謂之襄王後語依世本也此秦武元年魏襄九年寡人甚憎儀儀上鮑本有張字丕烈案史記無故儀願乞不肖身身上鮑本有之字丕烈案史記有犀首以梁爲齊爲鮑本作與衍非有怨於儀也也鮑本無是必與衍鬻吾國矣衍鮑本作儀吳補一本與衍陳軫爲齊王使見昭陽鮑衍使字丕烈案讀以使字句史記云陳軫適爲秦使齊是其證鮑誤王非置兩令尹也王鮑本作主引酒且飲之之鮑本無

公以是爲名居足矣鮑改居爲亦吴氏正曰因下足字衍而譌然則是君自爲燕東兵今本東作東鮑本作東秦攻趙長平今本攻誤破蘇秦謂齊王曰鮑改秦爲子吴氏補曰字誤史作周子丕烈案此不與策文同而齊燕之計過矣鮑改燕爲楚吴氏補曰史作楚丕烈案鮑改誤甚索隱引此文云而楚字皆作燕可見此文上齊楚救之秦計曰齊楚救趙下則明日及齊楚矣三楚字皆本作燕不知者以史記改之耳且趙之於燕齊鮑改燕齊爲齊楚吴氏補曰史作齊楚丕烈案此同上齒之有脣也齒上鮑本有猶字丕烈案史記有東有趙魏東下鮑本有北字及韓却周割之鮑改割爲害之下補後字吴氏補曰害割字恐有誤混令齊秦伐趙魏鮑齊下補應字吴氏補曰令齊下恐有缺字令齊入於秦吴氏補曰令恐亦令字齊安得救天下乎救鮑本作於鮑於上補救字吴補一本有救字是下無於字非丕烈案吴說未是此猶魏策云雖欲行數千里而助人可得乎也救天下不誤

齊三　蘇秦謂薛公曰今本誤重曰字鮑本改秦爲子吳氏補曰字誤下並同令君留太子者鮑太上補楚字因遣之之下鮑本有故曰可以請行也七字齊之所以敢多割地者敢鮑本無令勸太子者鮑者上補去字吳補一本□□本有故曰可使人惡蘇秦於薛公也可下鮑本有以字割地固約者固鮑本作因吳補一本固約以其爲齊薄而爲楚厚也以上鮑本有之字有七孺子皆近皆上鮑本有者字丕烈案韓子作中有十孺子皆貴於王蘇秦欲止之今本秦作代乃誤涉鮑也鮑改秦爲代吳氏補曰字誤宜作代下同後語並作代丕烈案風俗通祀典引此文亦作秦鮑以史記孟甞君列傳改爲代未是也李善注文選引蘇秦說孟甞君曰秦四塞之國高誘注云四面有山關之固故曰四塞之國也在此篇亦其證說苑載作客當是改也孟嘗曰人事者曰上鮑本有君字今者臣來者鮑本無丕烈案風俗通引作臣之來也說苑同有土偶人與桃梗吳氏正曰趙策蘇秦說李兌作土梗木梗

史及說苑作土偶人木偶人挺子以爲人今本挺誤梃吳氏正曰藝文類聚及鼂本作埏

丕烈案風俗通引作埏此字當作挺挺埏同字形近而譌作挺耳說苑作持亦誤字將何如耳

何如鮑本作如何丕烈案風俗通引將何如矣譬若虎口若鮑本作如丕烈案風俗通引作若

而孟嘗令人體貌而孟嘗鮑本作孟嘗君丕烈案呂氏春秋作孟嘗君而親郊

迎之親鮑本無丕烈案呂氏春秋有未嘗不毀孟嘗君也孟嘗君三字鮑本作

之董之繁菁繁鮑本作蘩君所以得爲長者以吾毀之者

也下者字鮑本無吳補一本以吾毀之者也者字恐是長者字下衍在此豈得持言也

鮑改持爲待吳氏補曰持者待之譌得者待之譌衍願聞先生有以補之闕者

之鮑本作文者下有也字車軼之所能至請掩足下之短者鮑衍者字

吳氏補曰疑當在至字下勝瞀曰鮑改勝爲滕瞀爲瞉吳氏補曰姚云恐作瞀丕烈案姚校在上

田瞀下乃據高注吳誤以當此瞀字亦有誤但所改未是而內與夫人相愛愛下鮑本

有者字願君以此從衛君遊於衛鮑遊上補遊舍人三字是人謂

衛君曰衛鮑本無不聽臣若臣不肖也吳氏補曰若疑者字譌則不

若魚鼈鼈下鮑本有處字吳氏補曰或上據字譌而脫在此丕烈案此高注字之誤入正文者

曹沫之奮三尺之劒鮑衍沫下之字見孟嘗君門人公孫戌

曰戌鮑本作戍丕烈案吳氏音恤者非公孫曰諾鮑孫下補戍字小國所以皆

致相印於君者吳氏補曰小國疑當作大國後語作五國蓋首句作出行五國也誠

說君之義誠鮑本無夫鳥同翼者而聚居獸同足者而俱

行吳氏補曰後語鳥同翼者聚飛獸同足者俱亡譬若挹水於河譬鮑本無淳于髡

謂齊王曰謂鮑本作爲改爲謂吳氏補曰此書爲謂字通用謝將休士也也鮑

本無魏取伊是是鮑本作氏丕烈案是氏同字伊是即伊氏不知者乃改之故三國

欲與秦壤界令本無欲字乃誤涉鮑也鮑衍欲字吳氏補曰疑欲字即故字而上衍故字故

者舊也是也福三國之君鮑改福爲覆君爲軍吳氏補曰愚按福乃偪之譌偪義長是也封衛之東野今本封誤封兼魏之河南南鮑本作內故秦趙魏得齊者重鮑秦下補楚字吳氏補曰疊舉上文宜有楚丕烈案上文楚字在魏下

齊四

齊人有馮諼者諼鮑本作煖吳氏補曰即諼故諼或作喧丕烈案史記作驩集解云復作煖鮑本當出此注也倚柱彈其劍吳氏補曰以下文例之疑當有鋏字丕烈案此文三句各不同吳說未是比門下之客吳補一本比門下之魚客文倦於事事鮑本作是吳氏正曰一本是作事蓋因音而譌券徧合起矯命起鮑本一作赴吳補一作本赴作起孟嘗君不說曰諾不鮑本作乃吳補一本作不迎君道中中下鮑本有正曰二字鮑改正爲中吳補一本無此二字僅得免其死耳僅鮑本作今鮑改今爲僅今君有一窟君鮑本無吳氏補曰史文稍異末無三窟之說爲勝西遊於梁謂惠王曰鮑改惠爲梁吳氏補曰史作秦王封書謝孟嘗君曰書下鮑本

有一字吳補一本書下無一字則上當以封字句丕烈案封書連文吳說未是君不以使人先觀秦王今本以作如乃誤涉鮑也鮑改以為如丕烈案呂氏春秋作若而欲媿之以辭媿鮑本作愧丕烈案呂氏春秋作醜媿即醜字無鹽醜女武梁祠堂畫像作媿女是其證鮑本作愧者誤猶未敢以有難也猶鮑本作由改為猶下猶可乎同吳氏補曰由猶通丕烈案呂氏春秋作猶下同而治可為管商之師吳氏補曰而字衍治當屬下句或疑而字上有缺文丕烈案吳說未是呂氏春秋作能而能同字能致其今本其下有主霸王三字鮑本有丕烈案有者是也呂氏春秋作其能致主霸王魯仲連謂孟嘗君好士也今本士下有未字乃誤涉鮑也鮑補未字鮑本君上有君曰二字吳補一本謂孟嘗好士也一本謂孟嘗君曰好士也丕烈案此讀以魯仲連謂孟嘗為一句孟嘗即孟嘗君也上文有君好士也四字別為一句也邪同字與下君之好士未也不相涉鮑誤用下補耳雍門養椒亦陽得子養鮑門下補子字吳氏有正丕烈案此多脫字但所補未是與之同之下之字鮑本無使

文得二人者者鮑本無豈有騏麟騄耳哉今本麟作驎騏鮑本作麒皆衣縞紵衣鮑本無君得無有所怨齊士大夫怨下鮑本有於字齊宣王見顏斶吳氏補曰春秋後語作王斶丕烈案古今人表中上作顏歜其王歜别在後未知後語何據乃以爲一人也亦曰王前可乎今本亦上有斶字鮑本有秦攻齊令曰曰鮑本無萬石簴今本簴誤虡鮑本作簴天下之士仁義皆來役處仁義二字鮑本無來鮑本作爲吳氏補曰恐仁義字當在之士上莫敢不服求萬物不備具今本不上有無字鮑本有鮑改服求爲來服吳氏補曰求屬下句而百無不親附今本百下有姓字鮑本有安可得而有乎哉乎鮑本作也以喜其爲名者鮑改以爲而吳氏補曰恐當作而則凶從之從上鮑本有必字本此皆幸樂其名華華鮑本無故曰無形者形之君也形鮑本作刑改爲形吳氏補曰當作形古書字通至聖人明學今本無人字乃誤涉鮑也鮑衍人字

是其賤之本與非夫孤寡者吳補一本作本歟無非字然夫璞不
完夫鮑本作大非不得尊遂也得鮑本無則再拜而辭去也也鮑
本無鮑行而字觸知足矣歸反樸觸上鮑本有曰字樸鮑本作璞鮑曰上補君子二字
歸下補真字吳氏正曰曰者觸既辭而又自言也上言大璞不完以喻士之形神不全故曰歸反璞云云
文意甚明添字謬則終身不辱也也鮑本無先生王斗吳氏補曰一本標文
樞鏡要作王升丕烈案升字當是也古今人表中上作王升今高士傳作王斗亦非昔先君桓
公所好者鮑者下補五字吳氏正曰一本標文樞鏡要有五字丕烈案有者當是也說苑淳于
髡曰古者所好四可為證天子受籍鮑改受為授吳氏補曰當作授字通借唯恐失
抎之失鮑本作夫王斗曰否否鮑本無是王不好士鮑改是為而王
駟已備矣鮑王下補之字世無東郭俊吳補一本作逡前有何以有民
以鮑本無下同是助王養其民也今本也上有者字乃誤涉鮑也鮑補者字此二

士弗業今本弗誤不聞先生高議今本議誤誼吳氏補曰恐是義字訾養千鍾今本鍾誤鐘而富過畢也也鮑本作矣管燕吳氏正曰新序作燕相丕烈案新序當有誤田需對曰吳氏補曰說苑宗衛相齊罷歸召田饒等饒對亦與此合丕烈案韓詩外傳云宋燕相齊見逐罷歸之舍召門尉陳饒等二十六人此策文當有誤君不肯以所輕與士今本士誤亡蘇秦自燕之齊鮑改秦爲子吳氏補曰字誤丕烈案史記作蘇代自燕來入齊見於華章南門華章鮑本作章華吳補一本作華章丕烈案史記作章華東門而患之所從生者微生鮑本作往吳補一本作生丕烈案史記作來不如聽之以卒秦鮑改卒爲爲吳氏有正其於以收天下鮑衍其字丕烈案史記無其於二字蘇秦謂齊王曰鮑改秦爲子吳氏補曰字誤史作代丕烈案史記無此句吳以意言之耳當在上入此者非孰與伐宋之利也鮑也下補對曰伐宋利五字丕烈案史記有王曰伐桀宋利夫約然與秦爲帝吳氏補曰史作夫約鈞然

言齊秦俱相約如此此一本無然字愚恐鈞約字譌無然字而以約與連下文讀爲是丕烈案史記夫約鈞句絕然下屬此當有誤倍約儐秦吳氏補曰擯儐賓古通用策多有後放此丕烈案史記作賓則衛之陽城危吳氏補曰史作陽地有陰平陸吳氏正曰陰即陶丕烈案史記作陶燕楚以形服形鮑本作刑丕烈案史記作形

重刻剡川姚氏本戰國策札記卷上畢

男玉堂校字

重刻剡川姚氏本戰國策札記卷中

齊五　蘇秦說齊閔王曰今本秦作子乃誤涉鮑也鮑改秦爲子吳氏補曰此策舊爲蘇秦實誤前章代誤爲秦秦或遂以此爲代則亦不然一本無章首二字者是矣丕烈案吳說甚詳此最是今本乃反依鮑改致爲誤也

車舍人不休傳衛國傳今本作傳鮑本作傳

燒棘溝鮑改溝爲蒲吳氏補曰史趙世家作蒲

黄城之墜也墜鮑本作隊

棘溝之燒也今本棘溝誤倒

兵弱而憎下人也鮑衍也字

昔者齊之與韓魏伐秦楚也鮑衍秦字吳氏有正

則事以衆強鮑改事爲是

適罷寡也鮑改適爲敵吳氏補曰敵適通

兵必立也吳氏補曰疑有缺字

莫如僅静鮑改僅爲謹吳氏補曰字譌疑謹下同

則擯禍朽腐鮑改擯禍爲稸積吳氏補曰改稸積亦當是積稸此書多稸字

幣帛矯蠹而不服矣而不服矣四字鮑本無吳氏正曰別本注矯一作憍下有而不服矣一句丕烈案此以矯爲撟字也作憍非

強襲郢而棲越

鮑衍強字麒驥之衰也今本麒作騏鮑本作騏筋骨力勁骨力鮑本作力骨

有而案兵而後起鮑改上而字爲能吳氏補曰字或誤衍丕烈案鮑改吳補皆非而能同字策文多以而爲能如上文子孰而與我赴諸侯乎下文而解此環不之屬是也則亡天下

今本亡誤霸昔者齊燕戰於桓之曲齊燕鮑本作燕齊何也何則

形同憂鮑衍下何字誠欲以伯王也爲志鮑衍也字則是路君

之道也鮑路疑作露又疑作路窘吳氏正曰止是道路之路丕烈案此皆非也路嬴也下作露秦策用潞字又用露字鄭箋詩串夷載路趙岐注孟子是率天下而路也字同此君是軍字之誤下文是虛中之計也二句文相對下文又云軍出費中哭泣亦以軍與中相對可爲證莫不止事而

奉王止鮑本作正尸死扶傷尸鮑本作屍鐶弦絶弦鮑本作絃官之

所私出也官鮑本作宮丕烈案宮誤字也鮑所說全謬身窟穴今本窟誤屈丕烈案此以窟爲掘字連下中字讀者非吞兼二國兼鮑本作併而滅二子患也

字本子下有之字乃誤涉鮑也鮑補之字日者中山日鮑本作昔而敵萬乘之
國二敵鮑本作攻再戰北勝北鮑本作比可見於前事今本事下有矣
字乃誤涉鮑也鮑補矣字吳氏補曰事下或有缺字非咎罪於人也吳氏補曰案呂春秋
亦有枢罪於先王之語中者則善吳補一云劉作喜則察相不事吳氏補曰
事下當有也字而爲利長者爲鮑本無比之堂上吳氏補曰比當作北諸本皆作
比不知何故章末字同和樂倡優侏儒之笑不之今本末之字乏鮑本作
乏何以知其然鮑然下補也字吳氏補曰上文例宜有也字何以知其然
矣今本矣作也乃誤涉鮑也鮑改矣爲也吳氏補曰上文例當作也其強而拔邯鄲
今本其上有恃字乃誤涉鮑也鮑補恃字丕烈案此亦以而爲能字鮑補謬甚竟爲守備鮑改
竟爲競吳氏補曰即上文境字也受西河之外受上鮑本有而字故曰衛鞅之
始與秦王計也鮑衍曰字入於秦矣鮑入上補已字此臣之所謂

比之堂上（吳氏補曰見上）

齊六

有孤狐咺者（今本咺誤喧吳氏補曰孤因狐字誤衍呂春秋貴直論狐援云古今人表作狐爰丕烈案咺援爰皆聲之轉也）齊使向子將（吳氏補曰呂春秋作觸子）向子以輿一乘亡（以鮑本無）求所以償者（今本償作賞乃誤涉鮑也鮑改償爲賞吳氏補曰呂春秋作賞丕烈案此以償爲賞字耳不當輒改）王曰不知淖齒曰（吳氏補曰三不知字春秋後語皆作知之通鑑從之）君王后太史氏女（氏上鮑本有后字吳氏正曰後策正云太史氏）襄王即位君王后以爲后（鮑君上補立字吳氏補曰位下有缺字）淖齒亂齊國殺閔王（鮑衍閔字吳氏正曰追書之辭）唯莒即墨不下（不鮑本作未）殺騎劫初燕將攻下聊城（吳氏正曰自燕攻齊止殺騎劫二十五字或他策脫簡而初燕將止讒之十一字亦他本所無也丕烈案史記無燕攻齊至殺騎劫有燕將攻下聊城人或讒之當是策文本與史記不同校者以史記文記其異同遂羼入也吳

所說甚詳然仍多不可通者不若衍其羼入餘均依舊以存策文與史記之異說魯連乃書
約之矢今本書上有爲字乃誤涉鮑也鮑補爲字丕烈案史記有勇士不怯死吳氏
補曰史記作却丕烈案單本索隱是却字王震澤本是怯字故知者不再計勇士
不怯死吳氏補曰一本云鼂本無此二句而云此三者世主不臣說士不載丕烈案史記作三者
世主不臣說士不載故智者不再計勇士不怯死粟腹以百萬之衆百鮑本作十丕
烈案史記作十令公又以弊聊之民弊聊鮑本作聊城吳補一本以敝聊丕烈案史
記作敝聊能以見於天下矣以鮑本作已丕烈案史記無此字故爲公計
者者鮑本無丕烈案史記有世世稱孤寡孤鮑本無吳補一本稱孤寡丕烈案史記無寡
字而審處一也吳氏補曰下無歷數之辭疑一字譌或衍丕烈案吳誤讀也指上所云二
者史記作而審處一焉可證束縳桎桔今本桔誤梏鮑本作桔然而管子而鮑
本無并三行之過吳補一本云并鼂作棄丕烈案史記作兼曹子以爲遭吳氏

正曰遭字句史無此句齊桓公有天下朝諸侯吳氏補曰有天下有字恐誤史作朝天下會諸侯朝天下謂率天下朝王也因罷兵到讀而去今本讀作櫝鮑改到讀爲倒鞫吳氏正曰未詳或誤字衍文丕烈案鮑改吳補皆非也到即倒字又以讀爲櫝字耳不當輒改齊以破燕以鮑本作巳不早圖圖下鮑本有之字亦王之善巳今本巳誤也聞丈夫之相□與語舉□□□曰今本不空鮑本不空舉在與上鮑衍舉字吳氏補曰此因與字誤衍在此丕烈案所空疑本有姚氏校語而刪去者猶時攫公孫子之腓猶鮑本作由攺爲猶吳氏補曰由猶通一本作猶內牧百姓牧鮑本收王賜諸前吳氏補曰一本王觴賜諸前愚恐賜乃觴之譌貂勃曰然臣貂勃曰然臣固知王不若也十固知王不若也然則周文王得呂尚一字鮑本無尚作望齊桓公得管夷吾齊鮑本無且王不能守先王之社稷先鮑本作乎闔城陽而王吳氏補曰春秋後語闔作舍城陽天

下莫之能止吳氏正曰城陽二字因上文衍而迎王與后於城陽山中山中鮑本作中山改爲山中吳氏補曰當作山中王乃曰單今本單下復有單字乃誤涉鮑也鮑補單字吳氏正曰與前連舉不同田單將攻狄今本狄誤翟攻狄不能下壘枯丘吳氏補曰說苑攻狄不能下壘於梧丘齊景公田於梧丘地名也一本引北堂書鈔同說苑無能字一本壘枯骨成丘通鑑從之各有不同似梧丘義長立則丈插丈鮑本作杖曰可往矣今本可誤何云曰尚矣今本云曰作亡日鮑本作亡日丕烈案此曰字當作白云白者蠹蠹之省文尚讀爲㦮即說苑之蠹蠹喪矣也作亡日者非因以爲辭而攻之而鮑本無女無謀而嫁者謀鮑本作媒以故建立四十有餘年鮑衍四字吳氏正曰此要其終而言之建立字可見秦始皇嘗使使者上使字鮑本作遺鮑改始皇爲昭王吳氏補曰字誤君王后引椎椎鮑本作錐老婦已亡矣今本亡作忘鮑本作忘丕烈案趙策有此亡字即墨大夫與雍門司

馬諫而聽之（鮑改與為聞丕烈案此當作以互易下文）則以為可可為謀（鮑衍下可字丕烈案此當作與誤作以互易上文校者改作與因形近而又譌為可）帶甲數百萬（鮑改百作十）王収而與之百萬之衆（鮑改百作十吳氏補曰通鑑作數下同丕烈案通鑑亦改耳）秦國可亡夫舍南面之稱制（今本無夫字鮑本作矣）齊以淖君之亂秦（鮑秦上補事字丕烈案鮑所補謬甚與下文全不合此有脫但未詳）是王之聽涓也（王鮑本無補楚字吳補一本此有王字）且夫涓來之辭（之辭鮑本無吳補一本此下有之辭二字）王不如令人以涓來之辭（來鮑本無）王即欲以秦攻齊（攻鮑本無鮑補攻字吳補一本有攻字）楚一

宋請中立齊急宋（吳氏補曰請字宜在急下散脫於此中立豈待請邪）子象為楚謂宋王曰（宋鮑本無鮑補宋字）是從齊而攻楚未必利也（楚下鮑本有之字）五國約吕伐齊（齊下鮑本有秦字鮑衍齊字）五國

吕破齊秦齊鮑本無吕作巳其心必懼我我鮑本無乃命大公事之韓吳氏正曰一本大作太親王之所見也王鮑本作主吳氏補曰親字疑當在見字上一本主作王請悉楚國之衆也鮑衍也字吕嗇於齊今本嗇作圖乃誤涉鮑也鮑本作嗇改爲圖吳氏補曰字譌當作圖上有圖楚齊之反趙魏之後上之字鮑本作人江一對曰今本一作乙鮑本作乙子無敢食我也吳氏補曰一本標十二國史春秋後語食我作噉我又云人臣見畏者君威也君不用而威亡矣注尹文子有丕烈案新序有此文作食我末有故人臣而見畏者是見君之威也君不用則威亡矣王不如無救趙王鮑本作里改爲王恐楚之攻其後後下鮑本有也字且魏令兵以深割趙深鮑本無吳補一本以深割趙吕居魏知之吕鮑本作臣君無咫尺之地鮑改地爲功王過舉而巳巳鮑本作色鮑改而爲以吳氏正曰一本而己按巳以通色巳字類恐當作而以色爲文是

呂嬖女不敝席女鮑本作色而無呂深自結於王深鮑本無旌旗蔽日日鮑本作天兕虎嗥之聲今本兕誤兒有狂兕牂車今本牂作𨁈乃誤涉鮑也鮑改牂爲𨁈依輪而至今本依誤衣壹發而殪壹鮑本作一安陵君泣數行行下鮑本有下字乃封壇爲安陵君吳氏正曰按說苑作安陵纏藝文類聚同壇纏字有譌丕烈案說苑在權謀姚校所云新序作纏即其誤新序無此文壇纏同字古今人表中下有安陵繵師古曰繵即纏字可爲證有人字客因爲之謂昭奚恤曰爲之謂三字鮑本作謂之鮑改謂爲請曰謂而不得謂鮑本作請非故如何也故鮑本無三人偶行鮑改三爲二吳氏補曰二字恐有誤楚呂弱新城圍之鮑改圍爲圖蒲反平陽反鮑本作坂丕烈案蒲反蒲阪也見漢書地理志故楚王何不呂新城爲主郡也鮑衍楚字乃爲具駟馬乘車爲下鮑本有王字鮑衍王字五百金之

楚城渾得之楚下鮑本有盡字鮑衍盡字吳氏補曰贐也字通借楚王果以新城爲主郡城鮑本作成攺爲城吳氏補曰當作城從攺文然而不死鮑攺然爲幸王且予之五大夫且予鮑本作曰與吳補一本作且与得賞無功也得鮑本作是攺爲得事成予之五大夫王曰善乃以十乘行之此十六字鮑本無楚王問於范環曰吳氏補曰環史作蜎丕烈案索隱曰戰國策云作蝝也考此蝝字當是蠉字誤小司馬以徐廣云一作蠉而云然也蠉蜎同字壞作環耳韓子作干象不與此同夫史舉上蔡之監門也吳氏補曰上蔡史俱作下蔡丕烈案索隱曰戰國策及韓子皆云史舉上蔡監門大不如事君鮑攺如爲知丕烈案韓子無此字史記作爲下句同且王嘗用滑於越今本滑上有名字乃誤涉鮑也鮑補名字吳氏補曰史作召滑丕烈案韓子有部字滑即名滑不當補李善注文選過秦論名滑引韓子史記而不引策策本無名字其明證也賈誼新書作名滑秦本紀作昭滑後策作卓滑趙策作淖滑名昭卓淖聲之轉故楚南

察瀨胡而野江東胡鮑本作湖吳氏正曰察瀨湖史作塞厲門地皆未詳恐有誤字察作塞勝丕烈案徐廣曰一作瀨胡厲瀨同字胡門形相近也若公孫郝者可吳氏補曰史作向壽丕烈案韓子云不如相共立一云公子赫北有汾陘之塞郇陽吳氏補曰陘見秦策汾陘乃韓地此句有誤四字連郇陽讀亦不順史作陘塞是丕烈案徐廣云一本北有汾陘之塞也與大王之賢與鮑本無吳補一本大王丕烈案史記有與則諸侯莫不南面而朝於章臺之下矣鮑改南爲西丕烈案史記作西故爲王至計王至鮑本作大王丕烈案史記作大王則無及巳巳鮑本作矣丕烈案史記作巳則韓魏齊燕趙衛之妙音衛鮑本無丕烈案史記有趙代良馬橐他他鮑本作駞丕烈案史記作駞臣竊爲大王不取也臣鮑本無丕烈案史記有不可與深謀與深謀三字鮑本復有丕烈案史記復有今君欲一天下安諸侯存危國今本今誤令危誤亡四塞以爲固四塞二字鮑本無吳補別本有四塞字史

同此脫韓之上地不通吳氏補曰後語作上黨地丕烈案史記作上地不費馬
汗之勞今本馬汗作汗馬鮑本作汗馬丕烈案史記作汗馬則從竟陵巳東鮑巳
本作以丕烈案史記作則從境以東此臣之所以爲大王之患也上之字鮑
本無丕烈案史記無以攻諸侯者吳氏補曰史作攻齊趙陰謀有吞天下
之心也吳補一本無謀字丕烈案史記有興師襲秦此四字鮑本無吳補諸本有此
四字丕烈案史記作興兵襲秦必開扃天下之匈鮑改開爲關吳氏補曰史同按諸本
多作開或作大開不若關義長丕烈案史記作必大關天下之匈徐廣曰關一作開此當是策文作必扃
天下之匈開關字皆所記史記異文而誤入者關扃同義出走入齊走鮑本作奔丕烈案史記
作走臣以爲計無便於此者爲鮑本作謂丕烈案史記作爲使使臣獻
書大王之從車下風大王二字鮑本無無昭睢陳軫睢鮑本作過
逐昭睢陳軫睢鮑本作過有人謂昭睢曰睢鮑本作過丕烈案三睢字皆

作過者爲是下文三君字皆稱過也故下文云是昭雎之言不信也若謂雎何得云爾可爲明證作雎者相涉致誤耳甚矣楚王不察於爭名者也爭鮑本無周是列縣畜我也鮑周下補曰字大王天下之賢主也主鮑本作王是楚自行不如周今本行作待乃誤涉鮑也鮑改行爲待吳氏補曰當是待字請爲王使齊交不絕齊交不絕齊交不絕四字鮑本不重不足知之矣足下鮑本有以字有斷脰決腹今本脰誤頭下同壹瞑壹鮑本作一下同有勞其身愁其志以憂社稷者此十二字鮑本無亦有不爲爵勸有鮑本無鮑補有字緇帛之衣以朝今本帛誤布無一月之積今本月作日乃誤涉鮑也鮑改月爲日四封不侵侵鮑本作廉吳補一本四封不侵兩御之間夫卒交今本御作軍乃誤涉鮑也御鮑本無鮑補軍字嗟乎子乎下鮑本有注云一本子作予楚國亡之月至矣月鮑本作日社稷其爲庶幾乎爲鮑

本無 棼冒勃蘇曰 吳氏補曰棼冒即蚡冒勃蘇包胥聲近豈蚡冒之裔歟丕烈案吳說本困學紀聞是也申包胥爲蚡冒氏猶闕子文之言若敖氏 臣非異楚使新造盩 吳氏正曰新造盩似言始搆難今降戾之云當有譌舛或在吳字下 秦王顧令不起 今本不作之乃誤涉鮑也鮑改不爲之吳氏補曰字誤或行 子滿與子虎 吳氏補曰子滿左傳子蒲 蒙穀給鬬於宮唐之上 今本給作結鮑本作結 多與存國相若 今本國誤田 餘豈悉無君乎 悉鮑本作恚吳氏補曰餘當作余 至今無冒 吳氏正曰一本無位 章聞之 鮑改章爲華吳氏補曰當作華丕烈案鮑改吳補皆非也章當是子華之名上文如華姚校云孫本作章是其證 其臣抉拾 抉鮑本作決

楚二

秦恐必不求地 吳氏正曰秦字疑當作齊是也 王欲昭雎之乘秦也 也鮑本無 請爲公令辛戎謂王曰 鮑改辛爲芊吳氏補曰當作芊 昭侯不欲 侯鮑本作雎 而令天下 今本下下有利字乃誤涉鮑也鮑補利字吳氏

正曰謂以相弊令於天下使知丕烈案令乃全字之譌吳說亦未是秦可以少割而收害也吳氏正曰一本無害字是丕烈案此因上文割字而誤行害割同字佳戠麗好戠習音者鮑衍上戠字吳補一本無勢爲王妻以臨于楚鮑勢下補必字吳氏補曰此下疑有缺字丕烈案鮑吳皆非此無缺讀以八字爲一句微要靳尚而刺之刺鮑本作殺必不敢倍盟鮑盟下補背盟二字吳氏補曰宜復有背盟二字請追而問傅今本追作退乃誤涉鮑也鮑改追爲退吳氏補曰退字譌王墳墓今本王作主鮑本作主女阿謂蘇子曰吳氏補曰疑此乃齊策蘇子說薛公章脫簡首女阿二字又他章錯脫又說薛公策末欠蘇子自解於薛公一節此爲蘇子自解於太子也疑亦有差舛丕烈案吳說誤女阿者太子之阿內則所謂可者與齊策不相涉太子復請善於蘇子善鮑本無

楚三

節身之嗜欲以百姓今本以下有與字乃誤涉鮑也鮑補與字吳氏補曰此有缺文下賢之事其主也賢下鮑本有臣字蘇秦之楚三日

吴氏補曰一本標後語十二國史皆作三年乃得見乎王吴氏正曰一本標類要引百葉書鈔作宣王是王令困也令鮑本作今舍人怒而歸而下鮑本有欲字子待我爲子見楚王上子字鮑本無寡人之獨何爲不好色也今本之上有見字乃誤涉鮑也鮑補見字吴氏補曰此當有見字丕烈案鮑吴皆非此無缺讀以十字爲一句天下關閉不通關閉鮑本作閉關未嘗見人如此其美也也鮑本無楚王因收昭睢楚鮑本無横親之不合也鮑改横爲從丕烈案鮑改誤甚此横親指秦韓魏也必善二人者者下鮑本有二人二字鮑人下補者字韓亦不從韓鮑本作王惠子爲儀者來今本者來作來者乃誤涉鮑也鮑改爲來者儀必德王儀鮑本作今吴補一本儀乃奉惠子今本脱乃字楚得其利得鮑本作將鮑改爲得吴氏補曰當作得東有越纍鮑改纍爲累吴氏正曰此書纍累通陳軫告楚之魏今本告作去乃誤涉鮑也鮑改告爲去吴氏補曰恐當作去寡

人聞韓侈鮑改侈爲朋唐且見春申君曰鮑改且爲雎而天下
爲勇吴氏補曰爲當作謂夫梟棊之所以能爲者鮑改能爲作爲能夫
一梟之不如不勝五散吴氏補曰當云一梟之不勝不如五散
楚四舊患有成今本舊作奮鮑本作奮其似惡聞君王之臭
也君鮑本無丕烈案韓子無而交絶於后也於鮑本作立吴補一本立作於然則
不買五雙珥吴氏補曰不買上宜有何字襄王流揜於城陽鮑改城爲
成方將調鈆膠絲今本鈆作飴乃誤涉鮑也鮑改鈆爲飴吴氏補曰鈆當作飴一本標
膠或作繆丕烈案新序作膠絲笄蜻蛉其小者也六字鮑本無丕烈案新序有俯
噣白粒吴補一本噣作囑丕烈案新序作啄吕其類爲招吴補一本標後語云以其
頸爲的的或爲招丕烈案類字形近之譌也李善注咏懷詩引作以其頸爲的的招同義齊策所謂今夫
鵠的魏策所謂兵爲招質者也俯噣鰷鯉鮑改鰷爲鱔丕烈案新序作鰋鯉方將脩

其葬盧今本葬作碆乃誤涉鮑也鮑改葬爲碆吳氏正曰下文磻即碆此不當復有弸弓把中恐
是此字形聲譌丕列案葬當讀爲蒲左氏所謂董澤之蒲也新序作脩其防翳不與此同治其繒
繳今本繒作矰乃誤涉鮑也鮑改繒爲矰吳氏正曰繒通見三輔黃圖丕列案新序是繒字被礛
磻鮑改礛爲䃴吳氏有正丕烈案新序作揚微波波磻同字蔡聖侯之事因是以
鮑改聖爲靈吳氏補曰聖當作靈或者古通稱歟下同丕烈案吳說非見下新序作蔡侯咏懷詩注引作
蔡聖侯因是已延叔堅戰國策論曰因是已因事已復有事也依此當讀以字句絕連下者誤上下句盡
同方受命乎宣王鮑改宣爲靈吳氏補曰宣當作靈丕烈案吳氏說非新序作宣此策
文本作聖侯宣王非春秋蔡靈侯楚靈王事子發事楚宣高誘注淮南子有其證輦從鄢陵
君今本輦作輂鮑本作輂吳氏補曰鄢陵新序作新安而戴方府之金今本戴作載鮑
本作載不知夫穰侯不上鮑本有而字丕烈案新序無與淮北之地也
也鮑本無吳氏補曰與淮北云云句上有缺文新序
曰身體悼栗曰謹受令乃封莊辛爲成陵君而用計

正爲與舉淮北之地十二諸侯後語云而與謀秦復取淮北之地不若令屈署以新東國鮑新字疑衍令辛戎告楚曰鮑改辛爲芊吳氏補曰當作芊武王呂鄗鮑改鄗爲鎬吳氏正曰鎬通鎬君籍之呂百里勢鮑勢上補之字丕烈案韓詩外傳有昔伊尹尹鮑本無鮑補尹字吳氏補曰缺尹字丕烈案外傳有此不恭之語也雖然吳補一本此下有古無無虛諺四字丕烈案外傳無韓子有而攻莊公請與分國莊公二字鮑本復有丕烈案韓子作而攻公公入室請與之分國未至絞纓射股今本絞纓誤纓絞丕烈案韓子及外傳皆作絞頸不知佩兮佩鮑本作俾丕烈案荀子外傳皆作佩褘布與絲今本絲誤縣丕烈案荀子外傳皆作錦閭姝子奢吳氏補曰荀子作閭娵丕烈案外傳作閭娵子都姝娵奢都皆同字詩曰上天甚神無自瘵也吳氏補曰按詩曰以下荀子無之二句乃菀柳之辭神詩作蹈也詩作焉丕烈案詩曰以下外傳有之神作蹈也作焉考此必韓氏詩作神作也與毛氏詩作蹈作焉不同今外傳有誤字臣爲王

引弓虛發而下鳥王鮑本作君鳴悲者今本鳴悲誤倒而驚心未至也今本至作去鮑本作去吳補一本未忘聞弦音引而高飛故瘡隕也音引二字鮑本作者音烈三字吳補一本無者字烈作引其義爲是者音之譌而衍也烈引之譌也丕烈案烈者裂之誤當本在瘡字下云故瘡裂而隕也各本皆有錯脫汗明憱焉曰鮑改憱爲蹙吳氏補曰即蹴今君一時而知臣時鮑本作旦服鹽車鹽鮑本作檻改爲鹽吳氏補曰字譌當作鹽漉汁灑地鮑改汁爲汗吳氏有正中阪中鮑本作外

遷延負轅今本轅作棘鮑本作棘不能上不上鮑本有而字若出金石

聲者何也吳氏補曰此聲字宜衍君獨無意湔拔僕也今本拔作祓鮑本作祓丕烈案祓誤也李善引作拂拂拔同字使得爲君高鳴屈於梁乎吳氏補曰一本標云類要高鳴作長鳴李善注廣絕交論曰翦拂使其長鳴引策云彼亦各貴其

故所親故鮑本無丕烈案史記有兄弟誠立吳氏補曰兄上恐亦當有王字疊上文丕

烈案史記無吳說未是奈何以保相印江東之封乎吳氏補曰後語云江東十二縣之封朱英謂春申君曰吳氏正曰後語云觀人朱英注觀地在河北平原人史觀津人朱英丕烈案見後魏策勿復言已巳鮑本作也臣聞之春秋吳氏補曰此二字恐因下文衍孝公死而後不免殺之鮑後下補王字邵公奭奭鮑本作鄭而趙怒深怒鮑本作怨吳補一本趙怒深楚君雖欲攻燕鮑改君爲軍令爲馬多力爲鮑本作謂丕烈案楚策作謂則豈楚之任也我鮑改我爲哉丕烈案楚策作哉敝楚見強魏也見鮑本作是

趙一城下不沉者三板鮑改下爲之吳氏補曰誤衍或是之字郄疵謂知伯曰吳氏補曰郄刺黎切孫李作郗說文作絺以其人事知之夫從韓魏之兵夫鮑本作矣吳補一本作夫兵鮑本作君無憙志憙鮑本作喜夫三家雖愚不棄美利於前鮑改三爲二吳氏補曰愚下恐當有必字丕烈案吳說未

是好利而鷙復來請地吳氏補曰韓子作鷙愎君其與之與之彼狃與之鮑本不重丕烈案韓子復有魏宣子欲勿與鮑改宣爲桓吳氏補曰韓子說苑亦並作宣恐桓字譌下同請蔡皋狼之地鮑改蔡爲藺吳氏補曰恐名偶同漢志西河郡有皋狼縣又有藺縣或藺字譌丕烈案韓子作蔡知伯因陰結韓魏因鮑本無丕烈案韓子有簡主之才臣也主鮑本作子吳補一本作主丕烈案韓子作主而尹澤循之尹鮑本作君吳氏補曰一本尹澤大事記謂澤字誤韓子國語作尹鐸丕烈案澤鐸同字耳乃使延陵王今本王作君乃誤涉鮑也鮑改王爲君吳氏正曰韓子云趙襄子名延陵生令將云云浚儀王氏謂鮑失考皆以狄蒿苫楚廧之其高至丈餘今本苫作楛之下有有楛二字狄鮑本作荻丕烈案韓子作皆以荻蒿楛楚牆之有楛高至丈此苫字當作苦即韓子之楛字韓子有楛二字依此策文當衍今本反依之添入誤也君曰足矣足上鮑本有矢字丕烈案韓子作吾箭已足矣城力盡鮑改城爲財丕烈案韓子作財麁中

而少親 鹿鮑本作麤丕烈案韓子作麤 與之期曰夜 曰鮑本無丕烈案韓子有作日 旦暮當拔之 之鮑本無丕烈案韓子有 康子之謀臣曰段規 鮑康上補韓字吳氏補曰恐缺韓字丕烈案韓子有 曰夜期殺守堤之吏 曰鮑本作日丕烈案韓子作至於期日之夜 知伯軍救水而亂 軍鮑本無鮑補軍字丕烈案韓子有 廣封疆 廣鮑本作廟吳補一本廟作廣是 發五百 鮑改百爲霸吳氏補曰即伯古通丕烈案此策文多不可通當闕 約兩主勢能制臣 今本無兩字乃誤涉鮑也鮑衍兩字吳氏補曰恐字有誤 臣願捎功名 捎鮑本作損吳補一本作捎 之能美 吳氏補曰外紀之作而丕烈案此外紀改耳 臣下不使者何如 今本何如誤如何 韓魏齊燕 鮑改燕爲楚吳氏補曰下文有楚無燕必有一誤 負親以謀趙 吳氏正曰恐負親字衍或上有缺文 復來而今諸侯 吳氏正曰復來字恐舛誤在上當云而今諸侯復來句似順 孰謀我 今本無孰字乃誤涉鮑也鮑衍孰字吳氏補曰孰爲我謀 而將其頭 吳氏

補曰史漆其頭而往乞吳氏補曰史作行丕烈案史記作行乞於市與此策文多不同也大亂君臣之義者無此矣吳氏補曰無字下恐有缺字豫讓伏所當過橋下所當二字鮑本作以吳補一本伏所當過丕烈案史記作所當范中行氏以衆人遇臣范鮑本無鮑補范字丕烈案史記有嗟乎豫子鮑衍子字丕烈案史記有豫子之爲知伯豫鮑本無丕烈案史記無亦以足矣以鮑本作巳丕烈案史記作巳君前巳寬舍臣今本巳誤以乃使使者今本者下誤衍者字彼將知矣利之也矣鮑本作趙吳氏補曰疑有舛誤丕烈案韓子有此事云彼將知君利之也趙字當是吳氏失考也秦韓圍梁鮑衍韓字吳氏有正蘇秦說李兌曰鮑改秦爲子丕烈案吳氏補曰字誤下同非也又曰太史公所謂異時事有類之者皆附之蘇秦其此類邪是也策文本如此雒陽乘軒車吳氏補曰一本乘軒里既曰乘軒車而下又云無罷車駑馬則此作里字爲是丕烈案史記正義引策云蘇秦洛陽軒里之人也則張守節所見本是里字可證一本之善也

蘇秦鮑改秦爲其丕烈案鮑改誤甚策文無作其之例嬴縢負書擔橐橐鮑本作囊鮑改嬴爲嬴吳氏正曰說見秦策越漳河鮑改漳河爲河漳吳氏補曰凡言漳河河漳者以漳入河相連也此下又有漳河字若以人之事之鮑本無壞沮乃復歸土沮鮑本作阻丕烈案阻字誤乃我請君塞兩耳塞上鮑本有堅字明月之珠今本月誤日黃金百鎰鎰鮑本作溢改爲鎰且以伐齊吳氏正曰按策多爲韓言乃趙將擊韓而厲爲韓止之者其間事實皆明爲韓而首云伐齊齊爲齊殊不合決有誤而史一切以韓爲齊抑馬遷所改歟丕烈案吳說是也策文本皆作韓或以史記齊字亂之蘇秦爲齊上書鮑改秦爲厲吳氏補曰史作厲風雨時至至鮑本無丕烈案史記作時雨至衆人喜之喜鮑本作善吳補一本喜之丕烈案史記作善以秦爲愛趙而憎韓吳氏補曰兩憎韓及以韓爲餌之韓史並作齊丕烈案見上故微韓以貳之今本微下有伐字乃誤涉鮑也鮑補伐字吳氏補曰微下有缺文史作故徵兵於韓以成之議秦以謀計吳氏

正曰一本議以爲秦計謀恃韓未窮而禍及於趙今本恃作是乃誤涉鮑也鮑改恃爲是吳氏有正丕烈案史記作市朝未變而禍已及矣與策文不同今燕盡韓之河南吳氏補曰史作燕盡齊之北地距於扞關至於榆中千五百里吳氏補曰史作秦之上郡近挺關至於榆中者千五百里坐羊唐之上鮑改唐爲腸丕烈案因史記有羊腸之西而改耳此多不同未是也今魯句注禁常山而守今本魯作踰乃誤涉鮑也鮑改魯爲踰吳氏補曰字義未詳丕烈案史記作踰句注斬常山而守之三百里通於燕之唐曲吾今本吾作遇乃誤涉鮑也鮑改吾爲遇吳氏正曰當作逆曲遇史注中牟曲遇聚非此所指按齊策權之難章云燕戰勝兵罷趙可取唐曲逆唐即唐縣曲逆蒲陰縣並屬中山此曲下必逆字也一本止作唐曲亦缺誤丕烈案吾逆聲之轉也當存舊史記無之唐曲吾四字文不同此代馬胡駒不東吳氏補曰胡駒史作胡犬今從於彊秦國之伐齊今本國作與乃誤涉鮑也鮑改國爲與丕烈案史記作王久伐齊從彊秦攻韓昔者五國

之王昔者二字鮑本無韓乃西師鮑改韓爲齊下並同吳氏正曰鮑專據史文輒改大不然也反溫枳高平於魏鮑改枳爲軹反三公什清於趙吳氏正曰三公二字有誤史云反高平根柔於魏反巠分先俞於趙丕烈案徐廣注云一作王公即出於此當各依本文吳氏專以張守節說爲據未是也夫韓事趙今本韓上有齊字乃誤涉鮑也鮑改韓爲齊今本兩存尤誤之甚者也宜正爲上交今本無正字鮑本無丕烈案史記無令乃以抵罪取伐抵鮑本作邸丕烈案史記作抵臣恐其後事王者之不敢自必也者之二字鮑本無吳補一本事王者之云云丕烈案史記有今王收天下必以王爲得鮑收下補齊字丕烈案史記作今王毋與天下攻齊天下必以王爲義韓危社稷以事王鮑危上補齊字改韓爲齊讀上屬丕烈案鮑讀誤也史記作齊抱社稷以厚事王史記齊即此文韓不得上屬然則韓義王以天下就之下至韓慕王以天下收之鮑改韓爲齊丕烈案吳氏有正見上史記作王以天下善秦秦

暴王以天下禁之此策文有誤字 衛楚正 鮑改衛爲燕正爲僻丕烈案鮑依後公孫衍說文也

一軍臨熒陽 熒鮑本作滎 韓恐使陽城君入謝於秦 韓鮑本無

鮑補韓字鮑改陽城疑當作成陽丕烈案鮑以爲秦本紀昭十七年城陽君入朝者今考集解索隱無說正義亦不以爲韓鮑所說殊無據其繆多此類 告上黨之守靳䵝曰 今本䵝作黈乃誤涉鮑也鮑改䵝爲黈丕烈案此字有誤但所改未是 韓不能有 今本有作支鮑本作吏

使陽言之太守 吳氏補曰索隱云漢景時始稱太守太者衍字愚按史文止一稱太守故索隱云然此策凡五言之决非衍當時已有此稱矣 而臣太守 今本太誤失丕烈案此吳所數之一不得改去 亦其猜焉 鮑改亦其爲其亦 今有城市之邑七十 吳氏補曰史作十七下同 召平原君 鮑改原爲陽吳氏補曰原當作陽丕烈案史記作召平陽君豹白起傳趙孝成王召平陽君平原君計之索隱曰平陽君未詳何人者非 今馮亭令使者 今本今誤令

臣聞聖人甚禍無故之利 臣聞二字鮑本無丕烈案史記無

今坐而得城鮑城下補七十二字吳氏補曰史此有十七二字太守有詔今本太上有告字乃誤涉鮑也鮑補告字丕烈案史記無此句上策文本如此不誤述馮亭所云也下文使臣勝謂曰方是告馮亭鮑補誤甚馮亭垂涕而勉曰鮑改勉爲免吳氏補曰此書勉免通丕烈案此以勉爲俛字也吳說未是令公孫起王齮吳氏補曰公孫起即白起史王齕非齮秦將有桓齮此恐訛舛丕烈案吳說非也白起傳曰乃陰使武安君白起爲上將軍而王齕爲尉裨將秦始皇紀王齮麃公等徐廣注一作齕索隱曰王齮即王齕昭王二十九年代大夫陵代趙者六國表秦莊襄王三年王齮擊上黨徐廣亦注一作齕是王齮即王齕其證甚明與桓齮迴不相涉吳偶失考也王震澤本索隱齕作騎單本并刪去王齕二字皆誤吾所苦夫鐵鈷然鮑改鈷爲銛吳氏有正丕烈案吳氏正以爲蓋字與鉗同者亦非也聞諸金壇段先生玉裁云鈷與櫼同說文楔也其說得之矣下文自入而出夫人者爲一句言櫼入而木出也故云謂臣爲鐵鈷者秦言其人自入而出臣有似於楔也者無有謂臣爲鐵鈷者乎鮑改謂爲爲韓欲有宜陽

有鮑本作存涉孟之讎然者何也吳氏補曰涉孟之讎四字未詳然者下章亦有此文法當至也字句丕烈案下章在平原君請馮忌見彼下秦分齊齊亡魏鮑改分爲合吳氏正曰語不可解疑有舛誤當是分齊亡魏而衍秦齊二字丕烈案吳說是也上文則且出兵助秦攻魏以楚趙分齊即其事故兩君者奚擇有功之無功爲知哉鮑之下補與字吳氏補曰之字疑當在無功下或謂皮相國曰或鮑本無魏殺呂遼而衛兵吳氏補曰後章作呂遺未知孰是亡其北陽北鮑本一作比吳氏正曰一本比作北而齊危鮑改齊爲趙吳氏有正三晉倍之憂也吳氏正曰倍疑信字譌衍不計而構構鮑本作構改爲講而遺之曰今本而誤之毋發屋室訾然使趙王悟而知文也謹使可全而歸之也鮑本無吳氏補曰一本知文也一本標御覽發作廢謹作僅此天下之所明也吳氏補曰明下疑有知字此天下之所明見也今本此誤而是何楚之知今本楚作秦乃誤涉鮑也鮑改

楚爲秦吳氏補曰當作秦惟寐亡之鮑改亡爲忘丕烈案此以亡爲忘字耳必入於
秦有謀故殺使之趙今本秦下復有秦字乃誤涉鮑也鮑補秦字改殺爲發丕烈案
此讀有謀連下以有爲又字也鮑補於謀字句誤甚割挈馬兔吳補一本作兔下同梁不
待伐矣鮑衍矣字秦禍案攘於趙矣攘於鮑本作環中吳氏正曰愚以攘即移
字譌當作移於丕烈案吳說未是楊倞荀子注引作攘字若楚王入秦見三晉之
大合而堅也鮑入下補秦字丕烈案此讀入句絕魏策支期曰王視楚王楚王入又曰楚王
不入皆可爲證鮑補誤也願王之熟計之也急吳補一本無急字是南戎韓
梁之西邊戎鮑本作伐下有山戎翟三字西作惡鮑改翟爲戎惡爲西吳補一本作戎一本作
西印而多求地鮑衍印字吳氏補曰字誤衍丕烈案此與上文即多割即印二字皆有誤
但衍者未是
趙二臣故敢獻其愚效愚忠獻鮑本作進無效愚二字丕烈案史記作

進其愚慮此策文當是獻其愚下脫慮字劾愚忠三字別爲句請屏左右曰言所以
異陰陽而已矣吳氏補曰史作請別白黑所以異按索隱引策作白言丕烈案此曰即白
之譌趙地方二千里二鮑本作三丕烈案史記作二千餘里必入臣韓魏
臣於秦韓魏臣三字鮑本有無丕烈案史記無禍中於趙矣中上鮑本有必字丕烈案
史記有秦破必矣秦鮑本無鮑補秦字吳補一本有丕烈案史記有今見破於
秦此五字鮑本無鮑補今字吳補一本今見破於秦丕烈案史記有今字無見破於秦四字與秦
成則高臺鮑臺下補榭字吳氏補曰史作臺榭聽竽瑟之音竽下鮑本有笙琴二
字吳補一本無丕烈案史記無恐猲諸侯鮑改猲爲喝吳氏正曰猲喝通見齊策此章史作惕
六國從親以儐畔秦今本親誤國丕烈案此句儐字當是因下句而衍史記無六
國從親以擯秦鮑改擯爲儐吳氏正丕烈案史記作賓有蘇子爲謂秦王
曰爲鮑本無而世不妬其業妬鮑本作妬改爲妬吳氏補曰譌聖主之制

也〔主鮑本作王〕趙怒必於其巳邑〔鮑改趙怒爲怒趙吳氏補曰當作怒趙丕烈案此有誤字〕然而四輪之國也〔今本輪作輪鮑本作輪吳氏正引姚本作四輪丕烈案作輪者姚別本〕故微之爲著者強〔吳氏補曰故下當有缺字以下文推之可見〕夫齊威宣〔宣下鮑本有者字〕國富而用民〔鮑改用民爲民用〕後富韓威魏〔鮑改富爲破吳氏補曰字因下誤疑爲逼〕西攻秦爲齊兵困於殽塞之上十年〔塞鮑本作函鮑秦下補秦字吳氏補曰宜復有秦字〕而齊爲虛戾〔吳氏補曰後策亦有社稷爲虛戾之語莊子國爲虛厲釋文李云死而無後爲厲恐此戾即厲也〕臣以從一不可成也〔以下鮑本有爲字〕今臣有患於世〔臣鮑本作人〕忘其憎懷〔志鮑本作亡〕是以三國之兵困〔鮑以下補知字吳氏補曰此下或有缺文〕秦兵不敢出函谷關〔出鮑本作去鮑改爲出吳氏補曰疑出字丕烈案史記作出〕行於天下山東〔吳補一本無山東字丕烈案史記作行於山東〕今宣君〔鮑改宣爲

寡吴氏補曰字譌當作寡有微甲鈍兵鮑改微爲敝吴氏補曰史作敝煢惑諸侯鮑煢上補秦字吴氏補曰史有蘇秦字而韓魏稱爲東蕃之臣爲鮑本作於蕃作藩之臣二字無吴氏補曰一本東藩之臣史同丕烈案史記作爲臣切爲大王計鮑改切爲竊丕烈案史記作竊於是乃以車三百乘三鮑本作二計胡狄之利乎乎鮑本無動有明古先世之功鮑動下補而字今吾欲繼襄主之業主鮑本作王丕烈案王誤也史記作主必被庶人之恐吴氏補曰一本標恐劉作怨丕烈案史記作任驁民之怨則胡服之功功鮑本作攻丕烈案攻誤也史記作功胡地中山地鮑本作服鮑改爲地吴氏補曰地史同吾必有之吾鮑本作我丕烈案史記作吾事有所出功有所止吴氏補曰互出止字據史文然後德且見也且鮑本作可寡人恐叔逆從政之經吴氏補曰叔字疑衍丕烈案吴說非也史記有故寡人願募公叔之義募鮑本作慕丕烈案史記作慕萬

物財用之所聚也用鮑本作貨丕烈案史記作用被髮文身吳氏補曰被字史作鬋錯臂左衽吳氏補曰錯或袒字譌丕烈案吳說未是史記作錯今卿之所言者今本卿誤鄉丕烈案史記作叔以備其參胡樓煩秦韓之邊鮑改其爲燕吳氏補曰史作燕又正曰參史作三因音而譌也據上文則參當作東字譌而襄王兼戎取代王鮑本作主丕烈案主字是也史記作主敢道世俗之間間鮑本作聞吳補一本聞作間與下文同丕烈案史記作聞臣敢不聽令今鮑本作令丕烈案令字是也史記作命農夫勞而君子養焉鮑勞下補力字吳氏正曰勞下恐有缺字慮無惡擾惡鮑本作變修法無愆修鮑本作脩鮑改脩爲循吳氏補曰此下文兩有循法字爲循無疑子言世俗之間子鮑本作卿反此兩者鮑改反爲有先聖之明刑聖鮑本作王竭意不諱諱鮑本作讓吳補一本讓作諱脩禮無邪吳氏補曰商君傳作循宓戲神農宓戲鮑本作伏羲丕烈案史記作虙戲故禮世

不必一其道必鮑本無吳氏補曰宜從商君傳作治世丕烈案史記作禮也不必一道進
退之謂節衣服之制服下鮑本有謂字吳氏補曰史進退之節衣服之制無兩謂字接下文爲是不盡於馬之情於鮑本無下不達於事之變同丕烈案史記無詩云
服難以勇鮑改詩爲謗失而累今本而下有不字乃誤涉鮑也鮑改失爲佚吳氏有正而下補不字吳氏補曰以下句例之此恐缺不字以傳王乎今本乎作子乃誤涉鮑也鮑改乎爲子吳氏補曰乎當作子隱中不竭竭鮑本作謁吳氏補曰不謁一作不竭中一作忠即趙語造乃國未通於王胡服鮑王下補之字以事寡人者畢矣
鮑以上補所字具帶今本具作且吳氏補曰淮南子云趙武靈王貝帶鵕鸃而朝此以具作貝漢書佞幸傳孝惠時郎侍中皆冠鵕鸃貝帶注以貝飾帶以傳王子也也鮑本無以待今
日今本今日作令甲鮑本作令日所以昭後而期遠也鮑改昭爲詔今子
以官府之籍今本今誤令非子所知知鮑本作智絶五俓之險

陘鮑本作徑丕烈案此當是陘之假借耳至榆中辟地千里榆鮑本作胡吳氏補曰胡中一本榆中世家二十年王西畧胡地至榆中又曰一本標春秋後語注戰國策云武靈王遊於大陵夢見處女鼓瑟而歌登黃華之上今鈌姑記以廣異聞丕烈案所標姚氏列遺逸有之見後附錄

趙三

趙惠文王三十年吳氏正曰惠文三十年正趙奢破秦軍閼與後一歲單未至趙也疑三十年下有缺文相都平君田單鮑改都平爲平都吳氏有正馬服曰曰上鮑有君字丕烈案馬服即馬服君也後有夫吳干之劒吳氏補曰荀子注引吳干將是薄柱擊石之類也類鮑本作謂吳補一本之謂作之類難夫毋脊之厚鮑改毋爲無吳氏補曰無通丕烈案吳補亦未是也下句乃以無爲毋難字屬此句讀連上者非兼有是兩者兩鮑本作二無釣罕鐔蒙須之便今本釣作鈎鮑本作鈎罕鮑本作罕鮑改罕爲竿吳氏正曰一本作罕是下同罕即罟字鍔同君無十餘吳氏補曰恐即上文萬字丕烈案吳說未是也此不當改能具數十萬之兵鮑能上補

不字吳氏有正趙使机郝之秦鮑改机郝爲仇赫丕烈案東周策有仇赫之相宋鮑所據
也此文史記作仇液索隱曰戰國策作机郝蓋一人而記別也考後策有齊人戎郭宋突謂仇郝曰又有
令仇郝相宋即此机者机之別體於仇爲同字郝赫液聲之轉也宋突謂机郝曰吳氏
正曰史作宋公索隱引策云宋交秦王見趙之相魏冉之不急也也鮑
本無是事而不成魏冉固德公矣鮑成下補以德樓子事成六字吳氏補曰
史此下有以德樓子事成六字恐策有缺文以易藺離石祁於趙今本趙作秦乃
誤涉鮑也鮑改趙爲秦令衛胡易吳氏補曰秦紀中更胡傷丕烈案易當作昜昜傷同字
則伐秦者趙也鮑則下補不字吳氏補曰則下宜有不字齊無而西今本而作
不乃誤涉鮑也鮑改而爲不吳氏補曰字譌或上文有誤而告之秦以未構中山
也鮑衍秦字改構爲講吳氏補曰恐衍是我以王因饒中山鮑改王因爲三國吳
氏補曰當作三國字譌我分兵而孤樂中山鮑衍樂字吳氏補曰字誤或衍中

山必亡亡鮑本作之吳補一本之作亡是周最以天下辱秦者也辱鮑本作厚丕烈案厚字誤趙守而不可拔者以攻難者上鮑本有然字以鮑本無丕烈案然者上有且東而辭應侯吳氏正曰說苑載此以爲公子牟謂穰侯臣固且有效於君固鮑本作故因使人索六城於趙而講講鮑本作構改爲講此非人臣之所能知也鮑衍人字丕烈案史記新序無今死而婦人爲死者十六人吳氏補曰史及新序並作二人是上文八字乃人字之譌丕烈案吳說非也史記新序二人皆二八之譌故從母言之之爲賢母也從婦言之必不免爲妬婦也之字鮑本不重丕烈案史記作故從母言之是爲賢母從妻言之是必不免爲妬妻新序有兩是字無兩之字此當必上脫一之字秦既解邯鄲圍而趙王入朝使趙郝約事於秦割六縣而講鮑衍此二十四字吳氏補曰此二十四字脫簡誤在此史以爲章首者此策實非邯鄲圍解後事也丕烈案史記以此篇

列後秦趙戰長平趙不勝篇之下首有此二十四字此下至其勢必無趙矣樓緩盡爲趙郝列於前下接
趙計未定至此飾說也下接王必無與至末新序亦如此考此乃策文先後本不與史記同或就此間標
史記文而誤入正文遂致與趙計未定上文複出吳氏以爲脫簡者非是當刪此二十四字其餘次序仍
策文之舊王曰秦之攻我也今本攻誤伐王又以虞卿之言告
樓緩吳氏正曰史云趙郝新序同止其勢必無趙矣丕烈案此策文與史記不同策無趙郝新序出
史記說見上誠知秦力之不至今本誠下有不字之下有所字乃誤涉鮑也鮑補不
字改不爲所丕烈案史記新序作誠知秦力之所不至啟關通敝今本敝作幣乃誤涉鮑也
鮑改敝爲幣吳氏補曰當作幣丕烈案新序作幣史記作弊王以樓緩之言告虞
卿曰鮑卿下補虞卿二字吳氏補曰史此下復有虞卿字丕烈案新序有而不至失六
城鮑改而爲亦丕烈案史記作終不失新序作亦不失我以五城收天下鮑改五爲
六吳氏正曰此五城與後五城賂齊得王五城之五且當從本文丕烈案史記作六城新序作五縣考此

當策文作城史記作縣新序出史記今本史記城縣錯出新序後二處亦作〻[illegible]皆有誤則是弃

前貴今本貴作資貴乃誤涉[illegible]貴爲資吳氏補曰恐作資貨史[illegible]新序作功以益

愈強之秦鮑衍愈[illegible]史[illegible]故曰此飾說

也王公[illegible]二字與前相應[illegible]脫無疑丕烈案說見上天

[illegible]下補勝字吳氏補曰[illegible]史有勝字丕烈案新序有則必盡在於

壽矣盡鮑本無丕烈案史記新序有平原君之力也也鮑本無吳補一本有也字

公孫龍聞之聞鮑本無鮑補聞字吳氏補曰史有以親故鮑親下補也字吳氏正曰

故句史作親戚故也趙不勝亡一都尉不勝二字鮑本無丕烈案史記新序有尉

復死復鮑本作係吳氏補曰復史同丕烈案新序作係徐廣注史記云復一作係而爲媾

鮑改媾爲講丕烈案史記作媾新序作構魏王使客將軍新垣衍新鮑本作辛丕

烈案史記作新此涉之而誤也下文盡作辛前與齊湣王湣鮑本作閔丕烈案史記作湣

此涉之而誤也齊策作閔今齊湣王巳益弱巳鮑本無鮑衍閔王字吳氏有正丕烈案史記作今齊湣王巳益弱而不能去能鮑本無丕烈案史記有魏王使將軍使下鮑本有客字丕烈案史記有勝請召而見之於先生召上鮑本有爲字丕烈案史記作請爲紹介東國有魯連先生吳補一本先生丕烈案史記有者吾視居北圍城之中者今本北作此鮑本作此丕烈案此字是也史記作此曷爲久居此圍城之中此鮑本作若改爲此吳氏補曰若疑居字譌衍史作此無亦可彼秦者弃禮義者鮑本無丕烈案史記有則連有赴東海而死矣鮑改矣爲耳吳氏補曰史作耳齊楚則固助之矣則鮑本無丕烈案史記有然吾將使秦王烹醢梁王鮑然下補則字丕烈案史記無然字凡古言然與今言然則同鮑補誤昔者鬼侯之鄂侯文王之鮑本無丕烈案史記無故拘之於牖里之車車鮑本作庫丕烈案史記作庫而欲舍之死舍鮑本作令丕烈案史記作令維

子曰子安取禮維上鮑本有夷字丕烈案史記有納于筦鍵鮑衍于字吳氏補曰史衍疑無天子已食退而聽朝也退鮑本在聽下吳補一本天子已食退而聽朝也史同退上有乃字俱據萬乘之國此六字鮑本無丕烈案史記有賭其一戰而勝今本賭作睹鮑本作睹丕烈案睹字是也彼將奪其所謂不肖而予其所謂賢吳氏補曰史無兩謂字適會魏公子無忌魏鮑本無丕烈案史記有所貴於天下之士者所鮑本作此改爲所吳氏補曰史作所至剢也剢鮑本作黏吳補黏一本作剢前漳滏今本滏作釜丕烈案此誤涉魏策釜字耳嘗抑強齊四十餘年鮑改齊爲秦吳氏有正子南方之傳士也傳鮑本作慱何足問今本問誤閒故不受也鮑改受爲愛丕烈案受堯天下也鮑改誤甚持丘之環鮑持下云脫一字丕烈案非也持丘不可考二字與上隋侯爲對文時宿於野吳氏補曰一本標作特丕烈案特字當是特宿謂獨宿王非戰國守圉之具

圍鮑本作圍其將何以當之將鮑本無工見客來也因辟辟鮑本作避先生不知寡人不肖鮑改生爲王秦當時適其鋒鮑改適爲避吳氏補曰適恐當作避丕烈案鮑改吳補皆非也適即敵字此以車爲喻或鋒字有誤臣恐秦折王之椅也鮑改椅爲輢丕烈案此以椅爲輢字耳衛靈公近雍疸雍鮑本作癰吳氏補曰宜屬上下章丕烈案此公子牟引衛事以告王宜連上衛靈公未入戰國也復塗偵謂君曰吳氏補曰韓非子亦有此文而稍異云侏儒善假夢以見主道恐此復塗偵字或侏儒之譌然彼以癰疽爲雍鉏則誤也丕烈案雍鉏即雍疸吳以爲誤未是或謂建信君之所以事王者鮑君下補君字吳氏正曰當有缺字或曰君字或君字丕烈案鮑補吳正皆非也此謂建信句絕君下屬建信即建信君也上有建信者安能以無功惡秦哉可證厚任萺以事能重責之鮑改能爲而吳氏正曰能字句天下合從合鮑本作公吳補一本公作合魏殺呂遺今本遺作遼乃誤涉鮑也鮑改遺爲遼吳氏補曰上章作遼未知孰是而

天下交之（吳氏補曰交下當有缺字即上章衛兵之事）君唯釋虛僞疾文信猶且知之也（今本信下有侯字疾鮑本作侯鮑改釋爲飾吳氏正曰一本侯作疾亦難通疑侯字當在文信下殽亂上文從僞字句意明丕烈案吳說未是此以疾字句文信即文信侯也上有文信不得志可證）卒斷紂之頭（斷鮑本作斬）魏魁（鮑改魁爲逃吳氏補曰一本標或作魁楚辭九魁北斗星名）

趙四　使臣與復丑（此五字鮑本無吳氏補曰其文未詳恐他簡脫誤）坐而天下致名寶（鮑改寶爲實）成其私者也非然（成其私三字非然二字鮑本無）而取行於王者也（於王二字鮑本無）臣以爲齊致尊名於王（鮑衍爲字）故天下盡重王無齊（王下鮑本復有重王二字鮑衍重字）以無齊之故重王（鮑衍之字）燕魏自以無齊故重王（鮑燕下補韓字）非知不足也（也鮑本無）徐乃抹趙以伐宋（鮑改抹爲援）而陰構於

秦鮑改構爲講魏王不說之齊謂齊王曰鮑謂上補人字吳氏正曰愚謂
之齊上有缺文當是人姓名秦逐李兌秦鮑本作齊抱陰成負蒿葛薜
薜鮑本作薜改爲孽吳氏正曰按魏策抱葛薜陰成據此文則葛字因葛而誤衍四邑皆魏地趙世家遇於葛孽
則知此文薜字誤也丕烈案薜即孽字也以爲趙蔽以鮑本無令又以何陽令本
何作河鮑本作河以便取陰吳氏正曰按史■■■■封陶徐廣曰陶一作■■■■■曰陰
必亡史作陶邑必亡魏策陰啟史作陶■■■云陶陰字易惑定陶見有魏冉冢作陰者誤是直以■字
誤此說是也劉歆七略云古文■■以陶爲陰然則陰之爲陶信矣人比然而後如賢
不如鮑本作知如王若用所以事趙之半收齊吳氏正曰下有若字
如王若用不成語當以王字句丕烈案吳說未是此如若二字當衍其一齊甲未嘗不歲
至於王之境也甲鮑本無吳補一本齊甲韓呡處於趙鮑改呡爲珉吳氏正
曰珉呡未知孰譌且當各依本文王固可以反疑齊乎於疑下鮑本有於字鮑

改固爲顧吳氏補曰此下恐當有是字丕烈案此當是疑下有於字錯在乎下其怨於趙吳氏
正曰於趙下有缺文或其怨於趙句因下文衍丕烈案吳說非也此其字乃甚之誤四字爲一句臣
願王之曰聞魏鮑改一曰爲亟吳氏補曰一本作重是願王之陰重趙重鮑
本作日改爲重吳氏補曰上例字當作重五國事趙五鮑本作三交定然後王
擇焉然鮑本作而李兌乃謂齊王曰吳氏正曰李兌二字必誤下云使公孫衍
說奉陽君即述上文令公孫衍說李兌也其下豈得爲兌言乎又後有循燕觀趙語以爲李兌言則不通丕
烈案吳氏定奉陽君爲李兌其說最確元和顧氏廣圻曰此下皆當爲蘇代謂齊王語當是李兌下有缺
文也說詳其所著思適齋筆記封不可不早定也鮑早上補可字燕楚辟鮑改
辟爲僻丕烈案辟僻同字鮑改非得大齊鮑改得爲德吳氏補曰得字譌此百代之
一時也以奉陽君甚食之以鮑本作已鮑改食爲貪吳氏補曰恐貪字譌姑
待巳耕此四字鮑本無趙欲搆於秦鮑改搆爲講吳氏正曰本文惟堅約而講君必

無講二處作講字今當悉從舊臣以爲足下以鮑本作巳天下散而事秦事鮑本作爭注云事一作爭則君無患矣則鮑本無若不得已而必搆吳氏正曰疑此句已字誤上句得陰而搆此句當云不得陰而必搆乃得順願得趙鮑願上補五國二字與韓氏大吏東免鮑改免爲勉吳氏補曰勉即免通齊王必無召呡也召鮑本作名鮑改爲禁吳氏正曰燕策必不反韓呡今召之矣此名字當作召無疑使臣守約若與有倍約者今本與下有國字鮑本有而賓之鮑改賓爲擯吳氏補曰擯通必有蹄重者矣鮑改蹄爲觭吳氏正曰公羊傳蹄閭說苑切蹄即倚字義皆訓偏後合與蹄重者吳氏補曰後合即上復合丕烈案後乃復形近之譌耳天下爭秦有六舉吳氏補曰爭秦一本此下皆作事秦秦王受負海内之國鮑衍内字吳氏正曰三晉非負海也恐負字因下文衍秦王内韓珉於齊珉鮑本作呡改爲珉王賁韓他之曹鮑改曹爲楚吳氏正曰曹輩也下有皆字文勢宜然五國必無

楚而君又不得陰二矣（又鮑本無）三疆三親（今本疆作彊鮑本作強）抱安邑而信秦（信鮑本作倍）秦過趙已安邑矣是秦之一舉也（下六字鮑本無）韓之太原絶（今本絶上誤衍之字）下軹道（軹鮑本作咫改爲軹）南陽高伐魏絶韓（今本高作而乃誤涉鮑也鮑改高爲而吳氏補曰疑字有誤）國破曹屈（今本曹作財乃誤涉鮑也鮑改曹爲財吳補一本作財）是以攻齊之巳弊救與秦爭戰也（今本救下有之而二字乃誤涉鮑也鮑補二字吳氏正曰一本無救字救即敝字譌衍）惡公子牟夷寅然（鮑改寅爲宋然下補之字吳氏正曰寅然上下有鈌誤）虞卿請趙王曰（請鮑本作謂）范座也（座鮑本作痤吳氏補曰一本作座史與此同丕烈案古今人表中下亦作座）夫殺無罪范座座薄故也（鮑衍下座字吳氏補曰字衍）則主必爲天下咲矣（今本主作王鮑本作王）不若以生人市使也（鮑改使爲便吳氏補曰史無）故魏之免相望也

(鮑衍望字吳氏補曰史無)夫國內無用臣(內鮑本無吳補一本國內)令盧高唐
平原陵地城邑市五十七(邑市鮑本作市邑鮑改令為合)乃割濟東
三令城市邑五十七(鮑三下補城字改令為合)此夫子與敵國戰
(子鮑本作予吳氏補曰字誤)國奚無人甚也(也鮑本作哉吳補一本此作甚也)僕
主幸以聽僕也(以鮑本作已)其於奢不然(奢下鮑本有也字)夏軍
也縣釜而炊(今本夏作是乃誤涉鮑也鮑改夏為是吳氏補曰未詳恐上下文有缺誤)得
三城也(也鮑本無)宋突謂仇郝曰(鮑改郝為赫)不如盡歸中山
之新埊(鮑改埊為地吳氏有正)馮忌(吳補一本忌作恐)秦三以虞卿為
言(三鮑本作王吳氏正曰一本秦三以以下文一以字推之當是三字誤)馮忌接手免
首(今本免作俛乃誤涉鮑也鮑改免為俛吳氏補曰此書俛免通)言而不稱師(而鮑本作)
(是)陰移而授天下傳(授鮑本作受丕烈案受字是也傳禪同字)趙王曰甚

善馮忌曰下五字鮑本無鮑衍趙王曰三字吳補一本有未得相馬之工也相鮑本作買吳補一本相馬今治天下舉錯非也治鮑本作將燕郭之法吳氏補曰一本標劉本作郭偃之法晉掌卜大夫郭偃乃卜偃也便辟左右之近者近者二字鮑本作人吳補一本之近者是能得之乎內乎鮑本作於趙王使往賀往鮑本無若使有罪使下鮑本有者字請奉而西行之鮑衍西字吳氏補曰疑西字譌或衍親寡君之母弟也今本脫之字衣服使之便於體鮑衍使字膳啗使之嗛於口使鮑本無而騏驎不至騏驎鮑本作麒麟受其弊今本弊作幣鮑本作幣其鮑本無韓魏以友之鮑衍以字舉茅爲姚賈今本舉茅作茅舉乃誤涉鮑也鮑改舉茅爲茅舉而折韓魏招之鮑改招之爲之招令仇郝相宋鮑改郝爲赫吳氏補曰即赫楚王禽趙宋魏之和卒敗今本禽作合乃誤涉鮑也鮑改禽爲合魏上補齊字吳氏正曰楚王禽以

下有鈌誤世鈎爲之今本世作泄乃誤涉鮑也鮑改世爲泄吳氏補曰史作泄丕烈案世泄同字韓非子云衛嗣君重如耳愛世姬楊倞注荀子引作泄姬可證也鮑改誤必以長安君爲質今本長誤趙左師觸讋吳氏補曰史作龍按說苑魯哀公問孔子夏桀之臣有左師觸龍者諂諛不止人名或有同者此當從讋以別之丕烈案吳說非也當作龍古今人表中下云左師觸龍即此言字本下屬願見讀誤合二字爲一史記云觸龍言願見不誤願見太后太后盛氣太后鮑本不重吳氏補曰史復有而揖之入而徐趨至而自謝曰吳氏補曰史云胥之入徐趨而坐胥字當是丕烈案入字句而恐太后而鮑本無丕烈案史記有故願望見太后太后曰太后鮑本不重吳氏補曰史復有和於身也太后曰也太后三字鮑本無丕烈案史記有願令得補黑衣之數得鮑本無吳氏補曰數史作鈌願令一本願得丕烈案史記作願得以衛王官沒死以聞官鮑本作宮丕烈案史記作宮吳氏補曰沒史作昧太后笑曰笑鮑本無丕烈案史記有

老臣竊以爲媪之愛燕后吳氏補曰一本標媪一本作太后太后稱媪非也春
秋後語並作太后丕烈案吳説非也史記並作媪考高祖紀云母曰劉媪漢書孟康注引此又云禮樂志
地神曰媪媪母別名也最爲得之小司馬云近有人云母温氏此不達媪字義耳其所云班固泗水亭長
古碑必出贋造不然固既云爾何其撰漢書乃仍云媪也祝曰必勿使反今本祝誤甚
趙主之子孫侯者主鮑本作王丕烈案史記作主老婦不聞也吳氏補曰
史此下有曰字豈人主之子孫孫鮑本作侯吳補一本作孫丕烈案史記作侯今媪
尊長安君之位君鮑本無丕烈案史記有而封之以膏腴之地上之
字鮑本無丕烈案史記有趙使李牧司馬尚禦之禦鮑本作御改爲禦吳氏補曰
禦通使趙蔥蔥鮑本作葱吳補一本葱作思注一作忩丕烈案世家作忽列傳作葱及顔
冣今本冣誤最丕烈案史記世家列傳皆作聚聚冣同字也後三月鮑改三爲五吳氏補曰據
司空馬云云則當作五丕烈案鮑改吳補皆誤也列傳亦云後三月不得專據秦策殺趙軍吳氏

補曰史作趙葱

魏一

知伯必憍鮑改憍爲驕丕烈案韓子作驕憍即驕字下文君不如與之以驕知伯疑本亦是憍而獨以吾國爲知氏質乎今本質下有一作資三小字乃以鮑記於旁而誤入也鮑改質爲資吳氏正曰當音致與之以地猶質也丕烈案吳說亦未是質的也下卷兵爲挌質與此同義吳氏以爲挌質未詳非也韓子有此文亦作質又存韓篇有則秦必爲天下兵質矣之語皆可互證也因索蔡皋梁於趙鮑改梁作狼吳氏補曰趙策作狼已乃知文侯以講於己也以鮑本作已吳補一本以丕烈案韓子作以文侯曰子往矣吳補一本子往子往矣有之夫鄉邑老者夫鮑本作矣吳補一本夫驪牛之黃也鮑改驪爲黧吳氏有正君明則樂官不明則樂音吳氏正曰通鑑無兩則字愚恐則乃明字譌衍丕烈案此不誤吳說非是豈不亦信固哉豈字鮑本無王鍾侍王曰鮑改下王字爲坐是危也是下鮑本有重字丕烈案有者

當是左彭蠡之波鮑左下補有字吳氏有正文山在其南鮑改文爲汶吳氏補曰文未詳丕烈案文山即汶山見管子國語又韓詩外傳云岐山在北岐字譌夫夏桀之國鮑衍夫字盧睪在其北盧鮑本作盧吳補一本廬而右漳釜鮑改釜爲滏吳氏補曰滏通借城非不高也也鮑本無撓揀而不辟者今本撓揀作揀撓鮑本作撓揀前脉形埊之險阻今本形埊作埊形鮑本作地形陳汝南有許今本無南有二字丕烈案吳氏補曰恐衍者非也又曰汝恐連下南字汝南郡也而下衍有字者是也史記正作陳汝南許可證今本誤依吳前一說而輒刪耳東有淮潁今本潁作穎丕烈案史記作穎煮棗海鹽海鹽二字鮑本無丕烈案史記無此二字卷衍燕酸棗吳氏補曰衍燕酸棗見秦策史無燕字按張儀說魏亦云秦下兵攻河外拔卷衍燕酸棗埊名雖小埊鮑本無丕烈案史記有然橫人謀王今本謀作誅乃誤涉鮑也鮑改謀爲誅吳氏有正天下之賢主也今本主作王丕烈案史記作王蒼頭二千萬千鮑本作十丕烈案十字

是也史記亦作十今乃劫於辟臣之說今本辟作羣鮑本作群丕烈案史記作群
蓋不與策文同以求外交求鮑本無丕烈案史記有縵縵柰何柰鮑本作若鮑改縵
爲蔓吳氏正曰蔓縵字通用丕烈案史記作蔓蔓柰何考此所引周書四句乃和寤解文吳氏以爲家語
非也今本周書作蔓蔓若何粟粮漕庾今本漕庾誤糟庚夫親昆弟今本昆誤
兄取晉陽吳氏補曰史作陽晉則從道絕從道絕從道絕三字鮑本不重吳
補一本有史同此臣之所以爲大王患也以鮑本無丕烈案史記無其卒
雖衆多言而輕走易北言鮑本作然丕烈案史記作然詳策文當讀衆字句絕多
言下屬多言謂囂也史記不與策文同鮑本誤魏之兵南面而伐鮑南上補患字吳氏
正曰史作悉秦甲出而東東下鮑本有伐字丕烈案史記有約一國而反
成而封侯之基今本而反成而作而成反而取乃誤涉鮑也鮑本作成反補取字丕烈案
考史記云而成封侯可見取字係臆補而今本又誤依之也旴夷旴鮑本作旴吳補一本旴作吁

丕烈案史記孟荀列傳有吁子作吁亦可通爲董慶謂田嬰曰爲董慶三字鮑本無

蘇秦拘於魏今本秦作代乃誤涉鮑也鮑改秦爲代吳氏補曰燕策及史作代欲走

而之韓今本韓上有齊字乃誤涉鮑也鮑改韓爲齊丕烈案今本并存齊韓二字誤甚矣而

得宋埊也也鮑本無丕烈案史記有不信齊王與蘇秦也今本秦作代吳氏補曰燕策及史作子下同今秦見齊魏之不合也如此其甚也

鮑衍也字丕烈案史記無天下無憂吳補一本標一作變丕烈案史記作無變何爲飮

食而無事無事必來鮑衍無事必來四字吳氏補曰四字恐因下文衍丕烈案史記

作公何好飲也犀首曰無事也此當有誤魏王使李從吳氏補曰彰傳以李從爲田需犀

首又以車三十乘今本十誤千魏王止其行使今本無使字鮑本無

行字丕烈案二字當複衍其一令四國屬以事今本令作令鮑本作今丕烈案今字是也

爲求壞埊也甚力之今本無之字乃誤涉鮑也鮑衍之字丕烈案楚策無左華

謂陳軫曰吳氏補曰楚策作左爽公不如儀之言爲資今本如下有以字乃誤涉鮑也鮑補以字吳氏補曰如下宜有以字楚策有是也令魏王召而相之今本令誤令來將悟之鮑改悟爲倍吳氏補曰字誤丕烈案此以悟爲圖字耳鄭彊出秦曰應爲知曰鮑本作日子果無之魏今本果作東鮑本作東重家而已家鮑本作嫁丕烈案嫁字當是而羣臣之知術也如是其同耶而鮑本作亡吳氏正曰下文有丕烈案亡字當是此不與下句同秦策趙策韓策皆有此字可證也是有其半塞也有其鮑本作其有所謂劫主者主鮑本作王丕烈案王字誤韓子作主可證張子儀以秦相魏鮑衍子字若不勝魏鮑衍魏字乃遽解攻於魏遽鮑本作遂張儀以合秦魏矣以鮑本作已丕烈案史記作已欲得埊埊下鮑本有也字丕烈案史記有公叔以爲信信鮑本作然丕烈案史記作便以下楚楚趙必聽之楚字鮑本不重鮑衍趙字吳氏有正是王失

謀於楚趙趙鮑本無而樹怨而於齊秦也今本無下而字乃誤涉鮑也鮑衍而字吳氏補曰疑衍張儀告公仲令以饑故賞韓王以近河外吳氏正曰此句不可解恐韓王字當在令下而行一以字謂公仲令韓王以饑故賞賜近河外之民尺楚人鮑改尺為斥吳氏補曰未詳遽於革下革鮑本作革吳氏補曰遽未詳恐有鉠誤革疑華徐州之役徐鮑本作徐吳氏補曰見齊策齊楚必戰楚鮑本無吳補一本有楚戰勝齊敗鮑衍敗字而令趙王重其行而厚奉之令下鮑本有之字丕烈案有者當是此讀趙字句絕王重以下别為句犀首期齊王至之曰今本曰作日鮑本作日閒齊行以百金今本行下有人字乃誤涉鮑也鮑行下補人字吳氏正曰行以百金猶云行幾金於某是王謀三國也也今本也字不重鮑本無丕烈案下也字當是巳字之誤輒刪者未是三國之不相信齊王之遇今本不相作相不乃誤涉鮑也鮑改不相為相不吳氏補曰字殽次當作相不曰和成曰鮑本無

吳補一本有固有秦重和吳補一本標孫本無和字丕烈案無者是也與其相

田繻不善鮑改繻爲需吳氏補曰即需

重刻剡川姚氏本戰國策札記卷中畢

男玉堂校字

重刻剡川姚氏本戰國策札記卷下

魏二　令公又言有難以懼之有鮑本無遂勸兩君聽犀首犀首田盼犀首鮑本不重鮑補下二字田需從中敗君今本君作臣吳補一本標君一作臣又作之　毋謂天下何吳補一本標云有外之字丕烈案有者當是此讀外之毋謂天下何七字爲一句與下內之爲對文涉今吾爲子外之而脫　身相於韓此下鮑本連吳補一本別爲一章　王之國雖滲樂而從之可也吳氏補曰滲樂未詳丕烈案此當作操藥形近之譌也言國病甚鮑所讀非　而便於事而下鮑本有國字吳補一本而便於事　王曰善今本善誤然　行請因令王請鮑本無韓氏因圍菑今本菑作薔鮑改菑爲黄吳氏補曰未詳一本作菑若戰而勝而鮑本無葬於楚山之尾吳氏補曰呂氏春秋作葬於渦水之尾後云天故使明水見之初學記引一作渦山論衡作滑山丕烈案初學記引四字乃吳氏自注語吳本注中有注今刻本多誤說已見齊策於是

出而為之張於朝於鮑本無丕烈案呂氏春秋論衡作張朝而因又說文

王之義因又鮑本作又因丕烈案呂氏春秋作因有欺之不為逆者者鮑本無

既已得埊矣矣鮑本無而竊為王悲鮑改悲為患又必且曰王

以求埊以鮑本作必鮑改曰為刦丕烈案曰當作因形近之譌也鮑改非又必謂王

曰使王輕齊鮑衍曰字丕烈案謂當作講曰當作因形近之譌也以更索於王

更鮑本作東吴補一本更其次堅約而詳講吴氏補曰詳佯通史多有與國無

相離也今本離作讎鮑本作讎吴補讎一本作離秦權重魏魏再明孰是

再鮑本作冉鮑改孰為熟吴氏補曰即熟丕烈案此當讀秦權重為一句魏冉明為一句魏字誤復孰字

亦有誤是字屬下句讀鮑吴皆非也故又為足下傷秦者鮑改又為作有謂吴氏補

曰又有通丕烈案為當去聲讀鮑所改誤甚令足下鬭之今本令誤今鮑令上補無字改

足為天吴氏補曰令上當有缺誤而東夷之民不起今本起作赴乃誤涉鮑也鮑改

起趄作以燕伐秦鮑燕下補齊字丕烈案上策文云燕齊讎國也秦兄弟之交也燕字逗乃
捴下二句故此云以燕伐秦黃帝之所難也下云而臣以致燕甲而起齊兵矣以見其能使燕忘齊爲讎
國之意耳鮑讀之不審乃以燕齊二字爲連文說秦兄弟之交也云燕齊與秦遂於此補齊字其誤甚矣
吳氏不正亦非韓呡鮑改呡爲珉周㝡今本㝡誤最周韓餘吳氏補曰韓餘疑即
趙策韓徐周韓之間有脫字不然行周字爲徒從而下之吳氏補曰恐徒從字譌衍丕烈
案吳說未是當云徒爲從而下之徒但也從合從欲使五國約閉秦關者今本
使誤伐鮑改欲爲次丕烈案上策文云扮之請焚天下之秦符者臣也次傳焚符之約者臣也扮當作初
形近之譌也二句是一事上云初下云次自爲對文鮑不審乃并改此姚讀扮幘幼切吳讀撫吻反皆未
是臣非不知秦勸之重也鮑改勸爲權吳氏補曰恐作權上有魏文子
鮑衍魏字吳氏正曰提魏事也田需今本田誤曰周宵宵鮑本作霄楚王聞之
鮑衍楚王聞之四字吳氏補曰四字恐因下文衍施因令人人鮑本作之客謂公

子理之傳曰傳鮑本作傅丕烈案傳字是也田朌宿將也今本朌作盼鮑本作盼王聽公子公子不封今本不作必鮑本作必則不如因變服因鮑本作固而甲秦楚甲鮑本作甲此其暴於戾定矣於鮑本無惠施爲韓魏交今本爲誤謂鮑改韓爲齊君其爲梁王今本君作若鮑本作若吳補一本君其爲考下文是丕烈案史記作君必不使相也鮑下補王曰然則寡人孰相八字吳氏正曰史有此八字按此乃蘇代謂昭魚爲王而設爲王之辭無此固可也丕烈案史亦設辭但不必與策文同耳是三人皆以太子爲非固相也皆鮑本作不吳補一本作皆以史同忠不必當當不必忠當鮑本作黨今臣願大王陳臣之愚意鮑願下補爲字吳氏補曰願下有缺字此魏王之所以不安也以鮑本無則趙之謀者必曰鮑改趙爲魏吳氏有正趙安而我危也安鮑本作亡大王欲完魏之交魏鮑本無鮑補魏字然則魏信之事

主也 主鮑本作王丕烈案王字是也 魏信以韓魏事秦 鮑衍韓字吳氏補曰疑衍丕烈案此韓當作輔形近之譌也 今我講難於秦 今本講作搆乃誤涉鮑也鮑改講爲搆吳氏補曰宜從搆讀 主患於中 主鮑本作生 而悔其過行冀其利 其過鮑本作過其 則是大王垂拱之割埊 之鮑本作多 秦楚攻魏圍皮氏 魏鮑本無吳補一本攻魏 魏王之恐也見亡矣 鮑衍也字改矣爲也 吳氏正曰下章有此句法丕烈案下卷策文云魏王之懼也見亡吳據此也 必舍於秦 舍鮑本作合 必效城埊於王 今本效誤攻 願王察之矣 鮑改矣爲也 請

魯君舉觴 吳氏補曰李善注文選引北堂書鈔皆作舉觚丕烈案此七啓注 易牙乃煎敖燔炙 今本敖作熬乃誤涉鮑也鮑改敖爲熬吳氏補曰熬古字通 楚王登強臺 吳氏補曰說苑楚昭王欲之荊臺後漢邊讓遊章華臺賦息於荊臺之上荊臺即章華也淮南子云昭王曰吾聞子樂於強臺丕烈案荊強聲之轉也 而望崩山 吳氏補曰說苑南望獵山遊章華臺

賦南眺巫山之阿淮南子南望料山丕烈案獵料聲之轉也**以臨彷徨**吳氏補曰說苑下臨方淮遊章華臺賦前方淮之水淮南子以臨方皇丕烈案二淮字皆當作湟形近之譌也徨皇湟同字耳

魏三

秦趙約而伐魏趙約鮑本作約趙**寡人固刑弗有也**鮑改刑爲形吳氏補曰此書刑形字通**今郊鄴者**今本郊作効乃誤涉鮑也鮑改郊作効吳氏補曰當從上文丕烈案作效自是但與姚氏校語矛盾也**臣聞明王不胥中而行**今本胥作背乃誤涉鮑也鮑本作胥改胥爲背吳補一本作胥俱未詳**長羊**鮑改羊爲平吳氏補曰地未詳或字誤**因任之以爲魏之司徒**之鮑本無**攘地必遠矣**必下鮑本有不字**有意欲以下大王之兵**有意二字鮑本無**秦王懼然曰**懼鮑本作懼丕烈案懼瞿同字作懼亦可通**未澹下兵也**鮑改澹爲贍吳氏補曰即贍前漢志澹用**初時惠王伐趙**今本初誤幼**戰勝睪子**吳氏補曰史睪作暴下同徐廣曰暴鳶也大事記作暴吏未詳**今又走芒卯入北地**吳氏正曰

史記作宅策字譌下同丕烈案北宅徐廣云宅陽也張守節同今王循楚趙而講吳氏正曰循即徇丕烈案吳說未是也史記循作有謂魏方有楚趙之救此當與之同意循必誤字也下句楚趙怒而與王爭事秦史記而下多去王二字意尤明鮑說則更誤矣則國救亡不可得也巳鮑衍也字非計之工也工鮑本作功戴三十萬之衆吳補一本標孫作戰丕烈案作戴者誤也史記作戰陰必亡吳氏正曰陰即陶說見趙策丕烈案史記作陶邑願之及楚趙之兵令本願下有君字乃誤涉鮑也鮑補君字吳氏補曰史願君逮楚趙亟以少割收魏方疑魏字鮑本重丕烈案重者當是又爲陰啓兩機盡故宋衛效尤憚秦兵巳令尤憚鮑本作憚尤改爲尤憚吳氏補曰策文有脫誤又曰史云又爲陶開兩道幾盡故宋衛必効單父秦兵可全云云按此文明順周訢謂王曰訢鮑本作訢吳補一本訢作訢是下同將有所不行乎乎鮑本作也臣能得之於應侯鮑本侯下有矣字可謂不能用勝矣能鮑本作善

而王因使之受璽鮑改受爲授且夫姦臣臣鮑本作人而秦之求無窮之求鮑本作求之吾已許秦矣已鮑本作以魏王曰善今本脫王字伐魏之事不便吳氏補曰當無不字義乃通恐有幷誤常約兩王之交矣王鮑本作主文請行矣今本文誤臣以因趙之衆今本趙之誤之趙車二百乘二鮑本作三朱已謂魏王曰吳氏補曰史無忌謂魏王曰云云又曰按朱已即無忌字譌也丕烈案策文無多作无故形近而譌也已忌同字而又況於仇讎之敵國也吳補一本標也作乎丕烈案史記作乎臣甚或之或鮑本作惑丕烈案史記作惑或惑同字秦盡有鄭地盡鮑本無丕烈案史記無故地王鮑本無丕烈案史記無而今負強秦之禍也吳氏補曰史負強秦之親又曰史義長丕烈案吳說未是此不與策文同耳下文然而無與強秦隣之禍語相應當各依本書必且便事便事吳氏補曰便事史並作更事絕韓之上黨吳氏補曰史作絕上

黨丕烈案史記有韓字吳誤伐楚道涉而谷今本而作山乃誤涉鮑也鮑改而爲山丕烈案今史記作伐楚道涉山谷行山字也索隱作道涉谷云道猶行也涉谷是往楚之險路策文亦本云道涉谷行而字鮑乃依今史記改誤甚今本初刻道誤趙改刻不誤行三十里吳氏補曰史作三千者是而攻危隘之塞吳氏補曰危隘史作冥阨即黽阨也丕烈案危即黽字形近之譌而右上蔡召陵吳氏補曰史右蔡左召陵正義云云定無左字也秦故有懷地吳氏補曰史作秦固有懷茅固故通刑丘之城垝津刑鮑本作邢吳氏補曰史城垝津索隱引策云邢丘安城今本無安字恐之字即安譌也史此段後有安城字決熒澤熒鮑本作滎吳氏補曰史作熒一本同王之使者大過矣乃惡安陵氏於秦吳氏補曰史作王之使者出過而惡安陵氏於秦秦之欲許之久矣吳氏補曰許史作誅與舞陽高陵隣吳氏正曰高陵屬京兆與下文地不相近史無高陵字策或誤也丕烈案史記舞作武南國雖無危則魏國豈得安哉吳氏補曰南國

止得安哉史作國無害且夫憎韓不受安陵氏吳氏補曰史不愛安陵氏下文可推千里有餘河山以蘭之鮑餘下補有字吳氏補曰史無上文餘字即以有字屬河山云云策文則當有有字丕烈案此當是策文行餘字以千里與百里相較也下文云尚千里亦無餘之證鮑改蘭爲闌吳氏有正丕烈案史記作闌蘭闌同字也從林軍以至于今鮑改林爲橫吳氏正曰史作林鄉軍丕烈案今史記作林鄉軍考索隱引劉氏云林地名是史記亦本無鄉字徐廣曰林鄉在宛縣者以林鄉解林也後人因注改正文耳北至乎闞吳氏補曰史北至平監丕烈案監闞同字見徐廣注也所亡乎秦者山北吳氏正曰史山南山北策無山南字疑鈌文大縣數百名都數十吳氏補曰史大縣數十名都數百禍必百此矣吳氏補曰史作由此從之不成矣鮑改矣爲也吳氏補曰也史同韓知亡吳氏補曰史識亡宜從策丕烈案吳說非也識即知見索隱上文此天下之所同知也下文則皆知秦之無窮也史記亦皆云識是其證矣以臣之觀之鮑觀上補愚字則皆知秦

之無窮也鮑秦下補欲字吳氏補曰史之下有欲字是故臣願以從事乎王吳氏補曰史無乎字丕烈案從合從也見索隱而挾韓魏之質鮑衍魏字吳氏補曰字衍史無丕烈案史記作趙挾韓之質與策文不同也此亦王之大時已吳氏補曰史作天時通韓之上黨於共莫使道已通吳氏正曰莫句補曰史作共甯下云使道安城出入賦之云云共有其賦吳氏補曰史作今有楚趙楚大破今本無下楚字乃誤涉鮑也鮑衍楚字吳氏補曰字衍史無葉陽君約魏吳氏補曰葉即奉之譌李兊也說見趙策抱葛薛陰成薛鮑本作薛鮑改薛爲孽吳氏補曰趙世家作孽者是一本作薛薛亦非丕烈案吳說未是薛即孽字之省薛薛形近之譌也王能又封其子問陽姑衣乎今本問作河衣作窑乃誤涉鮑也鮑改問爲河改衣爲窑吳氏補曰字譌趙策作河作窑今國莫強於趙而并齊秦王賢而有聲者相之鮑衍齊字吳氏正曰今國莫強於趙而并齊秦句王賢而有聲者相之句丕烈案而并齊秦四字當爲一句而即能

字言所能並於二國也所以爲腹心之疾者腹心鮑本作心腹謂樓子
於鄢陵曰鮑改謂爲爲吳氏有正秦疾攻楚楚還兵鮑衍楚字公因
寄汾北以予秦而爲和鮑改寄爲割吳氏補曰恐字有譌國之大利
也之下鮑本有所字樓⿸广鼻翟強也今本⿸广鼻作⿰氵⿸广鼻吳氏補曰⿸广鼻字書無此字韓策作鼻即
⿸广鼻也策又有管鼻之令翟強與秦事云云與此事合疑樓⿸广鼻即管鼻也欲講攻於齊王
兵之辭也王鮑本作主吳氏正曰講當作搆是弗救矣矣鮑本作也必爲
合於齊今本爲誤不外於楚以重公也鮑衍於字
魏四　今梁王天下之中身也王鮑本作者中身鮑本作脊吳補一本今
梁王天下之中身也秦攻梁者秦上鮑本有夫字天下必能救鮑必上補不字吳氏
補曰作必不語順又曰必字恐當作不而湯之服桀矣之鮑本作知丕烈案知字當是丕
今秦國與山東爲讎國鮑本作欲丕烈案欲字當是八年鮑八上補十字吳氏

有正（前注續）齊伐釐莒（吳氏正曰齊策昔者萊莒好謀此釐字即萊古字通）以悍越（以悍鮑本作輕）而伐榆關（今本伐上有魏字乃誤涉鮑也鮑補魏字吳氏補曰此宜有魏字丕烈案此因即說本國事故不更云魏取便文也補者非是）皆其所恃也（今本其作有乃誤涉鮑也鮑改其作有丕烈案其者其五國也鮑改誤甚）稸積竭盡（稸鮑本作畜吳補一本畜作稸此書多作稸）以是質秦（鮑改質作賓吳氏補曰未詳）韓且坐而胥亡乎（胥鮑本作胥吳補一本胥作胥）王交制之也（也鮑本無）秉北郢（吳氏正曰史魏冉傳入北宅遂圍大梁此譌爲秉北郢也又策作入北地亦字譌）攻齊得剛博（吳氏補曰剛博當即是剛壽）得許鄢陵（吳氏補曰得許上當有攻魏字缺脫）不能禁人議臣於君也（臣鮑本無）而韓魏壤梁（鮑改梁爲秦）必魏也（必下鮑本有於字）何也哉（哉鮑本無）天下之合也（也鮑本無吳補一本有）不如齊趙（鮑改齊爲制吳氏補曰疑字誤或上有缺文）荆齊不能獨從（齊鮑本作濟吳氏正曰一本荆齊是）不如齊

趙 令本齊作收乃誤涉鮑也鮑改齊爲收吳氏正曰齊上有脫字下文言齊可推 而構之秦趙必復鬭必重魏 鬭下鮑本復有鬭字 欲王之東長之待之也 待上鮑本有也字 將皆務事諸侯之能令於王之上者 王下鮑本無之字吳補一本王之上者 有齊者不若相之 不上鮑本有王字 是以有雍者與秦遇 令本雍作齊鮑本作齊 秦王於秦 令本於秦二字作怒鮑本作怒 吳氏補曰與此交有誤當云收秦太后之養地於秦芮宋謂云云 遂絕趙也 也鮑本無 無蔽於秦者 蔽鮑本作蘇吳補一本蘇作蔽是丕烈案史記刺客傳跪而蔽席索隱曰蔽匹結反 猶拂也此字與彼同 王不如陰侯人 侯鮑本作使 秦韓不敢合 鮑衍敢字 魏王令之謂秦王曰 之鮑本作人 吾請先天下構魏 構鮑本作構鮑改構爲講下同衍魏字 魏王曰 王鮑本作冉丕烈案冉字當是 衣焦不申頭塵不去 吳氏補曰文選申作信去作浴丕烈案此咏懷詩注也 今者臣來 令本者誤

之周冣善齊今本冣作最鮑本作最丕烈案冣字是見前聞見者聞鮑本作聞
魏人有唐且者鮑改且爲雎吳氏補曰新序同史作雎丕烈案且雎字同而強二
敵之齊楚也今本楚誤強唐且謂信陵君曰吳氏正曰史不云唐且恐
有譌舛至縞高之所今本縞作縮鮑本作縮丕烈案縮字是也古今人表中上有縮高
人大笑也吳補一本標一作人之所大笑是倍主也主鮑本作王若君弗
致也也鮑本無以造安陵之城造鮑本作告受詔襄王吳氏補曰大事
記引作襄主有常不赦鮑常下補刑字吳氏有正今縮高謹解大位解鮑
本作雖辭二字吳補一本無謹字又曰則雖乃謹之譌是使我負襄王詔詔上鮑本
有之字無爲人臣之義矣鮑改爲爲違吳氏有正素服縞素鮑衍上素
字吳氏補曰字衍臣爲王之所得魚也鮑改王爲臣今以臣凶惡
臣下鮑本有之字吳補一本今以臣凶惡按孟子惡人注謂醜貌人此疑衍凶字或之字譌辟人

於途辟鮑本作避吳補一本作辟宜音闢必褰裳而趨王王上鮑本有大字魏
王曰誤吳氏正曰誤恐是譆字譌其自纂繁也今本纂作冪繁作繫乃誤涉鮑也鮑
改纂爲冪繁爲繫吳氏補曰恐當作繫而王以是質秦鮑改質爲賓丕烈案質秦字前
有以爲嫪毒功今本以誤王王以國賛嫪氏氏鮑本作毒天下
必合呂氏鮑改合作舍吳氏補曰恐舍字譌安陵君因使唐且使於
秦鮑改且作雎丕烈案說苑作且古今人表中中安陵君唐雎即此也吳氏正曰唐且之名見於策者
不一其論是矣唯引新序司馬唐且誤此乃司馬唐衍且字以頭搶地爾爾鮑本作耳吳
氏補曰太史公語本此說苑作顙地丕烈案今說苑作頓地耳頓疑譌字此三子者者鮑本無
丕烈案說苑無

韓一

大成午從趙來成下鮑本別爲一章大字上屬丕烈案吳讀亦如此然誤
也當以大字下別爲一章此策文亦見韓子內儲說下可證也大成午又見趙世家古今人表而我

有兩趙也今本我誤子二人各進議於王以事各下鮑本復有各字
吳補一本各進而廢子之謁乎謁鮑本作請蘇秦爲楚合從鮑改楚爲
趙吳氏補曰字誤恐當作趙合伯膊膊鮑本無丕烈案吳氏正曰史作合膊考無者當是索隱
曰按戰國策作合伯春秋後語作合相可證伯膊聲之轉也相當作柏柏伯同字形近之譌耳此或用史
記注膊於旁乃誤入正文水擊鵠鴈今本鴈誤雁當敵即斬堅甲盾鞮
鍪鐵幕吳氏補曰史云當敵則斬堅甲鐵幕革抉吷芮無不畢具故說者上文斬以甲字句謂其劒
皆能斬之策文不可從此讀當以斬堅句而甲盾以下屬無不具之文草抉吠芮吠鮑本作
吷丕烈案史記作吷吳氏補曰抉即決也又曰索隱云吷與蔽同愚按蔽音伐即詩所謂蒙伐者字皆通
借寧爲雞口無爲牛後吳氏正曰索隱引延篤云寧爲雞尸不爲牛從尸雞中主
從牛子也丕烈案顏氏家訓書證云延篤戰國策音義也姚巳引但不云延篤非鮑以爲沈括辨更非矣
今主君以楚王之教詔之吳氏補曰字誤史正作趙見卒不過二

十萬而已矣鮑本無丕烈案史記有虎摯之士鮑改摯爲鷙吳氏正曰摯鷙通禮記早摯摯獸丕烈案史記作賁探前趹後鮑改趹爲蹶吳氏有正蹄間三尋者今本脫者字吳補一本此有騰字丕烈案史記作騰者桑林之苑吳氏正曰太平御覽作樂林丕烈案史記作桑林徐廣曰桑一作栗索隱曰亦見戰國策當指徐注栗字言之今國策作桑當是後人用史記文所改御覽作樂亦譌字也不事秦則危矣事鮑本作成丕烈案史記作事逆秦而順楚鮑改楚爲趙丕烈案史記作楚下文自可見鮑改誤甚爲敝邑秦王必喜鮑衍爲字吳補一本無丕烈案史記無爲敝邑三字策文不同當以此三字別爲句爲讀去聲鮑云衍者非一本亦誤宣王謂摎留曰吳氏補曰摎居尤反漢有摎氏通鑑大事記作繆丕烈案韓子兩見此事皆作韓宣王謂樛留樛摎同字也簡公用田成監止吳氏補曰監即闞魏策闞史作監田完世家亦作監止丕烈案韓子作監闞止見左氏傳以擅其主吳氏補曰韓子作驕丕烈案韓子作以驕主無其字張儀謂齊王曰今本齊誤

秦鮑張上補謂字儀下補臣字吳氏補曰章首有缺文臣恐山東之無以馳割

事王者矣今本馳割誤割地竊爲王弗取也弗鮑本作不魏順謂

市丘君曰鮑改市爲沛下同吳氏有正丕烈案此策文吳氏以爲見孔叢子其實孔叢依此以作偽耳君資臣君鮑本作若鮑改若爲君五國重王鮑五當作四吳氏有正鄭

彊今本彊誤疆下同鮑本作彊吳補一本作彊丕烈案當是鮑作彊故吳校如此並載八百

金入秦請以伐韓鮑本作以金八百入秦以伐韓吳補一本載八百金入秦請以伐韓

冷向今本冷作泠鮑本作泠吳氏補曰泠向即冷向以幾瑟之存焉吳氏補曰幾瑟史作幾虱後並同

故言先楚也今本先作伐乃誤涉鮑也鮑改先爲伐彼已覺

覺鮑本作角故謂大宰曰今本謂誤爲故因而請秦王曰而鮑本作西

故使使臣再拜謁秦王鮑衍秦王字丕烈案此當是涉下而衍秦字耳鮑説非也

楊達此章鮑本兩載一作達一作侹吳氏補曰侹即達字譌是以九鼎印甘

茂也印鮑本兩載一作印鮑改印爲抑一作市公何不與趙藺離石祁今本藺誤藺吳氏補曰恐與趙下有缺文收韓趙之兵兵鮑本作地吳補一本地作兵樓鼻必敗矣鮑改鼻爲鼻吳氏補曰說見魏策韓爲一鮑韓下補趙字甘茂必敗矣吳補一本茂作戊後章多同不復出楚必敗之須秦必敗鮑改之作矣杜赫爲公仲赫鮑本作聊謂秦王曰明也鮑改明爲朋吳氏補曰當作朋故樗里疾大說杜聊吳氏補曰疑聊字誤公仲明謂韓王曰鮑改明作朋吳氏補曰當作朋丕烈案史記無明字索隱曰韓相國名侈考韓子十過有此文正作朋吳說是矣楚國必伐矣鮑本無矣字吳補一本伐矣丕烈案史記有使信王之救己也縱韓爲不能聽我鮑本無也縱二字吳補一本救己也縱韓丕烈案今史記有也縱二字以索隱考之其本亦無縱字韓必德王也必鮑本作之吳補一本作必丕烈案史記作必考索隱其本是之字是我困秦韓之兵困鮑本作因丕烈案史記作因多其

車重其幣鮑本作多車幣吳補一本復作多其車重其幣丕烈案史記有其字及重其二字
又非素約而謀伐秦矣吳補一本矣作也丕烈案史記作也秦欲伐楚
楚因以起師因鮑本無丕烈案史記作已有伐形因發兵此當有誤且王以使
人報於秦矣以鮑本作已丕烈案史記作已公仲必以率爲陽也吳補
一本陽作傷仲嗇於財仲上鮑本有公字韓公仲謂向壽曰韓鮑本作
爲吳氏補曰一本章首韓公仲據史韓公仲使蘇代謂向壽此章首及仲字下或有缺文當云蘇代爲或
云使蘇代丕烈案吳說未是此不誤實使蘇代而策文但云韓公仲謂者省也令公與楚解
中吳氏補曰史與楚解口地令按策文中字恐是口字誤封小令尹以桂陽吳氏
補曰桂史作杜不如公孫郝郝鮑本作赫攺爲郝吳補一本作郝史作奭而甘戊
黨於魏令本戊作茂鮑本作茂是與公孫郝甘茂同道也令本誤作
甘茂公孫郝令公言善韓以備楚備鮑本作待吳補一本令公善韓以備楚丕烈

（案史記作備有言字）今公徒令收之（今鮑本無丕烈案史記無）而公過楚以
攻韓（吳氏補曰姚本收韓史同丕烈案此當是鮑本作收而誤互）是以公孫郝甘
茂之無事也（鮑衍以字丕烈案史記有以字無之字）勸齊兵以勸止
魏（上勸字鮑本作歡吳補一本勸）秦王以公孫郝（郝鮑本作赫改為郝下同）不求
割地而合於魏（今本不作亦乃誤涉鮑也鮑改不為亦吳氏補曰疑衍或求本亦字丕烈）
（案吳說亦未是此不誤言齊不求魏割地也蒙上句為文）齊王言救魏以勁之（鮑衍）
（齊字吳氏補曰疑衍）久離兵史（今本久作必史作交乃誤涉鮑也鮑改久為必史為交吳氏補）
（曰字誤未詳）據魏以郄齊（郄齊鮑本作韓秦）臣以為令韓以中立
以勁齊（鮑改勁作攻吳氏補曰恐當作攻從上文）韓公仲相（鮑衍韓公仲相四字吳氏）
（補曰此四字必錯簡）秦秦魏遇（下秦字鮑本作與）而絕齊乎楚王使景
鯉之秦（鮑王上補楚字）魏之絕齊於楚明矣（明上鮑本有信字）齊楚

信之必輕王鮑衍楚字吳氏補曰疑衍王曰向也子曰鮑衍王曰向也此孰便也吳氏正曰乃楚策虞卿謂春申之文脫簡誤衍丕烈案下文觀鞅謂春申曰云云吳氏補曰今詳其文當屬楚其說是也當是自此策文王曰向也以下連或謂魏王云云皆本在楚策尾誤錯入韓策中也王因取其游之舟上擊之擊鮑本作繫王胥臣反乃行鮑本胥作咠吳補一本作胥秦王謂魏王曰今本下王字誤主觀鞅謂春申曰觀鮑本作魏吳補一本觀鞅史作觀津人朱英丕烈案觀觀津也鞅即英字作魏者譌鮑從之誤甚而君用之弱弱下鮑本有也字丕烈案史記無令秦欲踰兵於澠隘之塞鮑改澠作鄳吳氏補曰澠即鄳丕烈案史記作黽不使吳氏補曰史作便是不便句絕與下不可對文不能愛其許鄢陵與梧割以予秦吳氏補曰按史云不能愛許鄢陵其許魏割以予秦秦兵去陳百六十里以此參較則策文有缺誤丕烈案策文與史記當皆有誤去百六十里鮑去上補相字秦楚鬭之日也巳鮑改也爲近吳氏正

曰史作秦楚之日鬬也此策鬬字殽次在之日上公仲數不信於諸侯諸侯錮之諸侯鮑本不重鮑補下二字吳補一本復有蘇代爲楚王曰鮑本爲下有謂字明之反也明鮑本作朋常仗趙鮑改仗爲杖下同吳氏補曰字與杖通而畔楚今本楚下衍楚字

韓二　妾事先王也也鮑本作曰妾困不疲也疲鮑本作支秦重國知王也知鮑本作智吳補一本智作知丕烈案凡知音智者鮑本多即作智此非有異本韓之急緩莫不知急緩鮑本作緩急公仲柄得秦師吳氏補曰史記方有得秦按字書枋與柄同此恐字譌不識坐而待伐今本伐誤我殆不合軍於南鄭矣吳氏補曰按史止作殆不合矣無軍於南鄭四字竊謂史爲是丕烈案索隱曰殆不合於南鄭依策文爲說也詳史記與策文不同此當讀殆不合爲一句軍於南鄭矣爲一句言待楚韓之勝也韓固其與國也國鮑本無吳補一本國也丕烈案史記有其將揚

言救韓揚鮑本作陽丕烈案史記將揚作狀陽公侍秦而勁侍鮑本作待丕烈案史記作待公戰不勝楚塞三川楚下鮑本復有楚字丕烈案史記有然實行字此謂秦塞三川也鮑本當是誤依史記添入耳司馬康吳氏補曰康一史作庚丕烈案徐廣曰一作唐以公不如亟以國合於齊楚鮑以上補臣字丕烈案史記無以字公無辭以後反後鮑本作復魏地易於下地鮑本無一本魏地易吳補令韓王知王之不取三川也知下鮑本有之字鮑衍之字吳補一本無夫楚欲置公子高鮑改高爲咎吳氏補曰咎與臯通此爲高音同也丕烈案此未必即韓公子咎也吳說亦未是於是以太子扁鮑衍以字改扁爲與吳氏補曰此高字譌丕烈案吳說亦未是上文高稱公子此稱太子必別一人昭揚梁王鮑改揚爲陽吳氏補曰即陽音同而譌馮君廣王吳氏補曰廣字未詳疑有誤而害於韓矣吳氏補曰害疑善字而不患楚之能揚河外也吳氏補曰揚疑傷字譌以恨秦鮑改恨爲限吳氏補

曰疑限毋秦患鮑改毋爲無吴氏補曰無通而得楚鮑改得爲德吴氏補曰當作德
而交楚也今本交下有事字乃誤涉鮑也鮑補事字吴氏補曰恐交字下有缺字令公
自以辯於薛公以下鮑本有爲字令我使鄭立韓擾令鮑本作令吴
補一本令我從上文必周君而深怨我矣今本必下有絕字鮑本有絕字臣之
強之也臣上鮑本有使字吴補一本上無使字是合世子合鮑本作命走而不
死鮑改爲幸走戰之於國中必分中下鮑本有國字必保於公必下
鮑本有陰字韓挾齊魏以盻楚今本盻作盼乃因鮑注而誤其字也吴氏正曰恨視
也五禮反丕烈案依吴當作盻公何不試奉公子咎鮑改上公字爲王吴氏正曰此
勸公仲之辭丕烈案此當公字下有缺文吴說亦未是韓楚之縣邑鮑改邑爲巴丕烈案吴氏補
曰策文如此句者每作巴是也又曰然邑字自通非冷向謂韓咎曰吴氏補曰史冷向作
蘇代愚謂咎即太子咎豈有內幾瑟之理當是謂公仲之辭此大事記所謂不可考者奉幾瑟

而内之鄭鄭鮑本無丕烈案鄭即韓也無者必不知而誤删之周欲以車百乘重而送之以鮑本作立無重字因也以爲戒也鮑本無請問楚人謂此鳥何此鳥二字鮑本作之韓傀相韓吳氏補曰史作韓相俠累索隱引高誘云韓傀俠累也又曰韓非子傀作廆藝文類聚引作韓傫丕烈案傀廆同字累傫同字考索隱在韓世家單刻本俠下有侯字疑俠侯是其爵號傀累爲聲之轉也聶政問曰問下鮑本有之字吳補一本問曰於是嚴遂乃具酒觴聶政母前觴上鮑本有自字吳補一本具酒觴丕烈案史記作自暢徐廣曰一作賜索隱曰作觴近爲得也固謝嚴仲子固鮑本作因吳補一本固謝史同丕烈案今鮑本誤爲固即與吳校矛盾也特以爲夫人麤糲之費夫鮑本作丈吳補一本夫人史同韋昭云古者尊大嫗爲夫人又或作大人丕烈案丈字當是顏氏家訓有說以交足下之驩交鮑本作反吳補一本交史同反字必誤居市井者徒幸而養老母老母在鮑本作居市井屠者幸以養老母老母在前吳補一本居

市井者徒幸而養老母老母在史同丕烈案史記而作以至淺鮮矣鮮鮑本無吳補一本至淺
鮮矣史同我雖不受雖鮑本義吳補一本我雖不受史同令親不幸幸下鮑本有而
死二字吳補一本無丕烈案史記作令不幸而母以天年終仲子所欲報仇者爲
誰爲誰二字鮑本無有請得從事焉五字吳補一本仇者爲誰史同一本無此五字史有臣之
仇韓相傀傀上鮑本有韓字吳補一本韓相傀丕烈案史記韓相俠累宗族盛兵
衛設鮑本作宗族盛多居處兵衛甚設吳補一本無多居處甚四字史有韓與衛中間
不遠衛下鮑本有相去二字吳補一本無史有不能無生得失生得失則
語泄吳氏補曰索隱云策作無生情言所將多人或生異情故語泄今本無此文丕烈案考索隱云
此云生得言將多人往殺俠累後又被生擒而語泄亦兩俱通也是史記本作生得策文本作生情今本
皆誤持兵戟而衛者衛下鮑本有侍字吳補一本無史同丕烈案今史記有刺韓
傀刺下鮑本有殺字丕烈案史記刺殺俠累索隱引戰國策刺韓傀無殺字鮑本當是誤用史記添入

耳韓傀走而抱哀侯鮑改哀爲列下同丕烈案此即世家之列侯策文謂之哀侯一
人耳世本又作武侯引見索隱非世家所謂韓嚴弑其君哀侯者也吳氏補以爲二事是矣其必謂之列
侯未審於史記策文本不同也所殺者數十人所下鮑本有擊字吳補一本無史有丕烈
案劉向列女傳無因自皮面抉眼皮面鮑本作面皮吳氏補曰列女傳作披史作決丕
烈案皮披同字抉決同字作面皮者誤列女傳是自披其面也自屠出腸自字出字鮑本無吳
補一本自屠出腸史同丕烈案列女傳作自屠剔韓取聶政屍於市屍下鮑本有暴
字丕烈案史記有列女傳韓暴其尸於市久之莫知誰子子鮑本無吳補一本誰子史同
丕烈案列女傳莫知爲誰政姊聞之曰姊下鮑本有嫈字吳補一本無史作榮丕烈案索隱
云戰國策無榮字有者當是誤用史記添入耳列女傳亦無弟至賢弟上鮑本有吾字丕烈案
列女傳無而高成荊矣而鮑本無非獨政之能乃其姊者亦列
女也政上鮑本有聶字無亦字吳補一本非獨政之能乃其姊者亦列女也列烈通丕烈案史記非

獨政能也乃其姊亦烈女也列女傳非獨聶政之勇乃其姊者烈女也

韓三 利害之相似者利上鮑本有夫字吳補一本利害無夫字得以其道爲之以鮑本無而非公適束之今本適下有兩字鮑本有則韓輕矣矣鮑本無吳補一本韓輕矣必將欲置其所愛信者欲鮑本無而公適束之今本適下有兩字鮑本有而爲公責德於秦魏之主主鮑本作王齊怒於不得魏吳氏補曰齊怒詳文意當作秦怒天下合而離秦天上鮑有今字韓之重於兩周也無計無下鮑本有先字丕烈案策文無多作无而誤複衍也韓人攻宋吳氏補曰蓋韓珉爲齊伐宋也首句不云韓攻宋而云韓人疑人即珉之譌丕烈案鮑氏引史記齊世家此下韓字皆作齊考此策文必本亦作齊史記索隱引此策文異同不及韓齊字可證因韓珉而在韓策後人乃誤改之耳蘇秦爲韓說秦王吳氏補曰當作代天下固令韓可知也也鮑本作矣韓故已攻宋矣故鮑本作

固其西面事秦面鮑本無故欲病之以固交也病鮑本作痛吳補一作本固欲病之是我免於一人之下鮑改免爲俛吳氏補曰此書免俛通昔者穆公一勝於韓原鮑穆上補秦字大勝以千數千鮑本作十丕烈案十字是也非以求主尊成名於天下也名鮑本作王亦請男爲臣請鮑本作謂東孟之會此以下鮑本連上文吳氏補曰姚及一本自爲一章恐非丕烈案吳說是也此謂韓王者引前事聶政陽堅吳氏正曰說見前丕烈案此在東周策許異蹵哀侯而殪之蹵鮑本作蹷吳補一本作蹴字通鮑改哀爲列下同吳氏補曰哀列二字譌舛不明且從本文讀之而已丕烈案鮑改非也吳補亦未是說在前今日鄭君吳補一本日作曰雖爲桓公吾弗爲鮑吾上補然而二字而許異獨取相焉者無他他下鮑本有也字則可以辟其兵辟鮑本作避吳補一本避作辟當音闢丕烈案凡辟音避者鮑本多作避此非異本亦不音闢吳說皆未是然而見親秦然鮑

本無吳補一本然計之非金無以也今本計上有韓字乃誤涉鮑也鮑補韓字吳氏

正曰然而止以也句計之恐當作之計丕烈案依文自通鮑補吳正皆非韓亡美人與金

亡鮑本作之其疏秦乃始益明始下鮑本有於字鮑衍於字吳補一本無今公

疾攻魏之運鮑改運爲鄆下同吳氏正曰運未詳則蓋觀公仲之攻也

蓋鮑本作盍或謂韓相國曰或鮑本無求武隧隧鮑本作遂丕烈案隧遂同字

勢必不善楚鮑衍不字吳氏補曰疑衍士唐客於諸公鮑改士爲仕韓

相公仲珉使韓侈之秦今本無珉字乃誤涉鮑也鮑衍珉字下同吳氏補曰公仲

珉策屢各見此兩言公仲珉不可曉公仲即公仲侈此云公仲死後韓侈云云則韓侈別是一人宜缺

入又奚爲挾之鮑本無入字吳補一本復有入字何意寡人如是之

權也令安伏吳氏補曰權未詳字疑有誤丕烈案令當作今上文云且伏於山中故此問其

今者方安所伏也鮑以爲秦人吳云無考皆誤甚秦之強鮑秦上補以字至首坦坦鮑

本作垣所以不及魏者及鮑本作反吳補一本不及魏似義長以燕亡於齊鮑衍以字此皆絕地形吳氏補曰絕地形以下當有缺文不得議公孫郝郝鮑本作赫改爲郝不得議甘戊今本戊作茂鮑本作茂茂、公孫郝嘗疾齊韓吳氏補曰疾字恐有誤陳四辟去吳氏補曰四疑當作而甘茂約楚趙而反敬魏是其講我反鮑本作攻其講鮑本作且搆丕烈案此有誤字鮑強爲之說吳亦然皆未是也臣故願公仲之國以侍於王今本侍誤待鮑改國以作以國吳氏補曰當作以國大怒於周之留成陽君也也鮑本無鮑改大爲又

或謂山陽君曰或鮑本無上及不交齊及鮑本無是何以爲公之王使乎王鮑本作主丕烈案史記作主以強秦而有晉楚鮑衍晉字

周成恢周下鮑本有使字張登請費緤曰請鮑本作謂請令公子年謂韓王曰今本年作牟鮑本作牟吳補一本牟作年輸人爲之謂安令

曰鮑安下補邑字彼固有次乎吾難敗其法乎鮑本無其法鮑本作之吳補一本有次乎吾難敗其法魏王爲九里之盟里鮑本作重吳補一本九里正曰大事記按韓非子魏惠王爲臼里之盟將復立天子彭喜謂鄭君曰君勿聽云云丕烈案九臼彭房皆聲之轉也鄭君韓王同此魏王依彼知爲惠王爲謂建信侯曰鮑改侯爲君秦見君之交反善於楚魏也吳補一本之交之善

燕一地方二千餘里餘鮑本無丕烈案史記有粟支十年十鮑本作二丕烈案史記作數索隱引戰國策十年二字誤北有棗粟之利今本粟作粟鮑本作栗丕烈案栗字是也發興號令興號鮑本作號出丕烈案史記作號出西迫強秦南近齊趙南鮑本作促吳補一本南近齊魏丕烈案史記云迫強趙南近齊此策文當有誤齊趙強國也也鮑本無吳補一本有奉陽君李兌鮑衍李兌二字吳氏有正甚不取於蘇秦吳氏正曰蘇秦當作蘇代李兌因爲蘇秦吳氏正曰此李

兊二字誤羨也善蘇秦則取取下鮑有之字此霸王之業矣鮑衍矣字而
以事足下不可乎不鮑本無蘇秦曰且夫孝如曾參鮑衍蘇秦
曰三字不取素飡飡鮑本作飧焉辭孤竹之君焉鮑本無丕烈案焉於也
屬下讀鮑無者非何肯楊燕秦之威於齊今本楊作揚鮑本作楊吳氏補曰燕
秦秦字疑衍丕烈案上文有其事吳說誤也足下不踰楚境鮑衍楚字吳氏正曰此正
以燕楚相遠言之妾知其藥酒也其下鮑本有爲字故妾一僵而棄
酒鮑本作妾之棄酒吳補一本故妾一僵而棄酒丕烈案史記作故妾一僵而覆酒使之說
齊者鮑衍之字昔趙王鮑改王爲主丕烈案史記作襄子因反斗而擊之
代王腦塗地之鮑本無王下有殺之王三字吳補一本反斗而擊之代王腦塗地丕烈案史今趙王已入朝今鮑本無丕烈案史記有
記作以擊代王殺之王腦塗地大王不
事秦大上鮑本有今字丕烈案史記有乃北見燕王噲曰吳氏正曰大事記云

（皆說昭王之辭也按史記誤同丕烈案此策文本如此今未可專輒奉陽君甚不取於蘇秦亦然）身

自削甲扎曰有大數矣（今本無曰有大數矣五字鮑本無今本乃誤依鮑本刪去也吳補一本與下文同丕烈案兩曰字皆讀人質切）而欲報之二年矣（吳氏正曰二年字必誤）子能以燕敵齊（敵鮑本作報丕烈案史記作伐）南面而舉五千乘之勁宋（而鮑本作西丕烈案史記無）吾終以子受命於天矣（子鮑本無鮑補子字吳補一本有丕烈案史記有）而齊宣王復用蘇代（鮑改宣爲閔下宣同吳氏有正丕烈案史記亦是宣字）齊宣王何如（鮑衍宣字丕烈案此追稱羣書多矣史記無然不必衍）鹿毛壽（吳氏補曰徐廣曰一作厝毛甘陵縣本名厝索隱曰春秋後語亦作厝韓子作潘壽）而以啓爲吏（啓下鮑本有人字丕烈案有者當是韓子史記正有人字索隱曰人猶臣也下文而吏無非太子人者可證）啓與支黨（支鮑本作友丕烈案韓子作友史記作交）是禹名傳天下於益（益下鮑本有也字吳補一本無也字丕烈案韓子史記無）燕

人悁怨怨鮑本作恐鮑改恐爲怨丕烈案史記作恐二年燕人立公子平年下鮑本有而字鮑改公爲太吳氏補曰當作太史有丕烈案史記有而字乃使蘇代持質子於齊鮑改持爲侍吳氏補曰史作侍丕烈案世家索隱引此策文正作侍齊王其伯也乎也鮑本無於是出蘇代之宋今本伐作代鮑本作代下補代字吳氏補曰史復有欲將以報讎以鮑本無吳補一本有力少不足以報少鮑本無吳補一本有人趨已趨已趨二字鮑本無吳補一本人趨已趨是秦齊助之伐宋鮑改秦爲奉吳氏補曰史作奉萬乘助齊使使盟於周室下使字鮑本作之吳補一本使使明於丕烈案史記作使使盟於其次長賓之秦秦挾賓客以待破之鮑本作客吳氏正曰史長賓之秦挾賓以待破史文爲是按魏策有此文法賓即擯二客字因賓字誤衍今涇陽君今鮑本作令丕烈案令字是也史記作令夫反宋地歸楚之淮北歸上鮑本有而字丕烈案史記無則不過養其親其下其字鮑本作耳丕烈案

耳字是也曩者使燕毋去周室之上吳氏正曰此句未詳其丈夫官
三年不歸官鮑本作宦丕烈案宦字是也與殺吾父鮑父上補主字吳氏補曰此宜
有主字爲其兩譽也今本爲誤謂
燕二　秦之行暴於天下正告楚曰於鮑本無天下正作正告天下
丕烈案史記作秦之行暴正告天下告楚曰或鮑本依之改耳乘夏水而下漢而鮑本無
吳補一本而下丕烈案史記有我下枳道南陽封冀我鮑本無道下復有道字鮑改
枳爲軹吳氏補曰枳軹字通丕烈案史記作我下軹道南陽索隱以爲言道者行字今詳其文乃下枳句
絶道字下屬復有者誤銛戈在後戈鮑本作戟丕烈案史記作鋏戈魏無濟陽
吳氏補曰史作外黃濟陽恐齊救之救鮑本作據丕烈案史記作救以寫寡人寫鮑
本作象吳補一本作寫盖古象字作爲譌也丕烈案史記作寫寫字是齊王四與寡人
約王鮑本作人吳補一本人作王丕烈案史記作王致藺石鮑石上補離字吳氏補曰藺離

石見前據文恐有離字丕烈案史記作致藺石塞鄗隘鄗鮑本作鄗丕烈案史記作鄗下同趙
得講於魏趙鮑本作已丕烈案史記作趙至公子延鮑改至爲質吳氏補曰索隱云
當作質因犀首屬行而攻趙屬行而三字鮑本無吳補一本首下有屬行而三字
史同兵傷於離石遇敗於馬陵吳氏補曰史離石作譙石馬陵作陽馬羸
則兼欺舅與母羸鮑本作贏丕烈案史記作嬴以塞鄗隘隘鮑本作阨丕烈案
史記作阨此必令其言如循環此鮑本無丕烈案史記有用兵如刺蜚
繡今本脫繡字鮑本無吳補一本刺繡丕烈案史記作刺蜚此必策文作繡史記作蜚遂兩存也今本
刪去繡字者誤毋不能制制鮑本作知吳補一本知作制丕烈案史記作制封陸之
戰陸鮑本作陵丕烈案史記作陵而燕趙之秦者吳氏補曰之下恐有缺字丕烈案史
記文正同吳氏說未是或從或不今本不作否鮑本作否丕烈案史記作不蘇代爲
奉陽君鮑改爲爲謂今齊王召蜀子今鮑本作令使不伐宋鮑宋

下補者字與齊王謀道取秦以謀趙者道鮑本作遁令齊趙絕
令鮑本作今持臣非張孟談也吳氏補曰持字疑特齊王使公王曰
王鮑本作玉吳氏正曰一本公王疑始加點以別王字新序有公玉丹史公玉帶則公玉姓也此疑有缺
誤丕烈案曰誤字此字是其名命說曰吳氏補曰說即兊之譌令不合燕令今本誤
今鮑改令爲必見之知無厲今賢之兩之鮑改知爲如丕烈案此當有譌如
齊王王之不信趙鮑衍王字吳氏補曰疑衍臣以爲不若逃而去
之爲鮑本無吳補一本此有爲字深結趙以勁之勁鮑本作勤如是則近
於相攻攻下鮑本有也字臣雖爲之累燕鮑累上補不字弗予相又
不予卿也上予字鮑本作子吳補一本不予相又不予卿也伊尹再逃湯而
之禁再逃湯而之禁六字鮑本無吳補一本有果與伯舉之戰鮑改伯爲柏吳氏正
曰古字通古今人表柏虎柏益柏樂之類陽虎之難今本虎誤貨望諸攻關而

出逃逃鮑本無薛公釋戴戴鮑本作載三晉稱以爲士鮑士上補好字吳氏補曰士上恐有缺字丕烈案此無缺字吳說非臣請獻一朝之賈鮑改賈爲費吳氏補曰疑費字今臣欲以駿馬見於王臣下鮑本有之字鮑衍之字吳補一本無臣聞離齊趙鮑改聞作閒吳氏補曰當作間欲以復振古埊也古鮑本作故蘇子收其餘兵收鮑本作以將與齊兼鄮臣鮑改鄮爲貿吳氏補曰字增邑譌臣之所重處重卯也卯鮑本作卯鮑改卯爲留吳氏正曰一本卯作卯據此則重當平聲上文恐多重字猶剗刻者也剗刻者三字鮑本作列眉吳氏補曰列眉未詳一本猶剗刻者也期於成事而已期鮑本作其鮑改其爲期吳氏補曰當作期字通借燕王不與齊謀趙不鮑本無鮑衍王字吳補一本不與疑王即不字之譌使齊犬馬駥而不言燕駥鮑本無吳氏補曰一本大馬駥字書無駥字恐即賊王苟欲用之鮑本作王苟欲用所善王苟欲用之吳補一本無五字文義爲勝王欲醳

臣剸任所善（鮑改剸爲專吳氏補曰專字譌丕烈案剸專同字猶醳釋同字也）亦則已矣（亦則鮑本作則亦）賴得先王（今本王誤生）不宜臞（臞下鮑本有者字）且以爲公子功而封之也（而封之三字鮑本無吳補一本而封之也）太后弗聽（太上鮑本有而字）寡人有時復合和也（和也二字鮑本無吳補一本復合和也）皆從事於除患之道（道鮑本作遺下有者字吳補一本遺作道下無者字）而先使除患無至者（鮑改先爲無吳氏補曰上疑有缺文）今予以百金送公也（予鮑本作與吳補一本作予）而強秦將以兵承王之西（鮑改承爲乘吳氏正曰此書乘承通）齊田單欺詐騎劫（欺鮑本無丕烈案無者當是）承燕之弊（鮑改承爲乘吳氏正曰說見上丕烈案史記作乘）代將軍者（者鮑本無丕烈案史記無）以與寡人有郄（鮑改郄爲隙丕烈案史記作隙）霸國之餘教也（也鮑本無丕烈案史記新序此皆無也字）莫徑於結趙矣（徑鮑本作勁鮑改勁爲徑吳補）

一本作徑丕烈案新序云莫若徑結趙史記云莫若於結趙約楚魏宋盡力四國
攻之魏鮑本作趙吳補一本約楚魏宋盡力史云趙若許而約四國攻之其文爲明丕烈案史記與
策文不同考新序較此但無宋字此當衍宋也故鼎反於麻室於鮑本作乎吳氏正曰麻
史作磨周禮遂師抱磨音歷又史表磨侯漢表作歷古字通用丕烈案新序作歷索隱引此同植於
汶皇皇鮑本作篁吳補一本汶皇丕烈案史記新序作篁先王以爲慊其志慊鮑
本作順下有于字吳補一本以爲慊于志丕烈案史記作慊于志新序快其志昔者五子胥
今本五作伍鮑本作伍丕烈案五伍同字史記新序作伍不悟先論之可以立功
悟鮑本作悞丕烈案史記作寤新序作計故沈子胥而不悔不鮑本作弗丕烈案史記
新序作不故入江而不攺吳氏補曰史不化丕烈案新序亦作化臣雖不佞
佞下鮑本有乎字吳補一本無盖衍丕烈案史記新序此無乎字王而不能自恃王上
鮑本復有燕字吳補一本無此燕字萬世之善計鮑計下補也字故古之人稱

之上之字鮑本無然而山東不知相索索下鮑本有者字山東之主遂不悟之鮑本無吳補一本有之主者不卑名鮑不下補惡字丕烈案此所補誤甚之主者不卑名爲一句下文之國者可長存爲一句二之者對文皆山東相合之效也之此也此山東相合主也國也吳氏讀亦非見下之國者可長存之卒者吳氏補曰疑當以三者字句丕烈案此非也見上又曰不然卒者下有缺文是矣主必大憂主鮑本作王必北攻燕北鮑本無吳補一本必北攻秦久伐韓久鮑本作之今久伐楚久鮑本作秦之二字奉蘇子車五十乘五十鮑本作十五臣聞當世之舉王吳氏補曰舉字恐因下誤衍蚌合而拑其喙喙今本誤啄拑鮑本作箝吳補一本箝作拑字通故願王之熟計之也故字之字鮑本無蘇子謂燕相曰子鮑本作代燕因合於魏得趙鮑得上補魏字改趙爲燕吳氏有正

燕三

已稙表今本植作植鮑本作植晝以車騎暮以燭見通

使於魏 鮑本無見字丕烈案吳氏引姚本車作軍通作見出別本 使慶秦以二十萬攻代 吳氏補曰史作卿秦一本標後語作慶奉 不虞君之明罪之也 罪鮑本作棄丕烈案棄字當是異於上句也新序上句作棄此句作罪互易 以故掩人之邪者 以鮑本無吳氏補曰此當有也字姚本作以以譌丕烈案吳說非也考新序無也字亦無以字以故即故耳 非君心所望之 心鮑本作恐無所字鮑改恐爲孰吳氏補曰字有譌丕烈案考新序作惡字是也心即惡惡之壞 且世有薄於故厚施 於鮑本作而丕烈案此及下句新序文全異 猶家之有垣墻 猶鮑本無吳補一本此有猶字丕烈案新序有 未盡厚也 未下鮑本有爲字丕烈案新序有 然則不內蓋寡人 蓋下鮑本有蓋一作盡四小字丕烈案新序作盡 論不脩心議不累物 吳氏補曰脩字必有誤丕烈案新序無此二句脩或循字譌也 棄大功者輟也 棄上鮑本有簡字丕烈案新序作簡功棄大者仇也全異 樂間樂乘怨不用其計 乘上鮑本無樂字吳氏補曰新序以此爲燕惠王遺

樂毅書又曰據策史所記多舛故知此書非樂閒事而新序之說爲是云丕烈案策文與史記樂毅傳事同新序當係別記吳氏所說未是兹之所以受命於趙者鮑改兹爲燕吳氏補曰恐燕字譌是秦趙有郄郄鮑本作隙吳補一本並作郤必不復受於秦矣鮑受下補命字臣切爲王患之今本切作竊鮑本作竊兵以臨易水今本水誤未下則易水以北水誤人以鮑本作巳謂其太傅鞫武曰鞫鮑本作鞠吳補一本鞠作鞫下同丕烈案史記作鞠欲排其逆鱗哉排鮑本作批吳補一本批作排丕烈案史記作批太子容之容鮑本作客丕烈案史記作舍是以委肉當餓虎之蹊鮑改以作謂吳氏補曰史作謂然以義亦通不能爲謀鮑本作不能爲之謀也丕烈案史記有之字也字其智深其勇沉其勇鮑本作而慮吳補一本其勇沈史同見田光道太子曰鮑衍曰字丕烈案史記無得願交於荊軻可乎於鮑本無鮑衍願字丕烈案史記作結交於即起趨出即鮑本作則吳補一本即趨出丕烈

案史記作即起太子送之至門曰曰上鮑本有戒字丕烈案史記有光聞長者之行之鮑本作爲吳補一本之丕烈案史記作爲明不言也鮑本作致光之言吳補一本此四字作明不言也史同今本以死明不泄言今本誤巳以不棄其孤也不上鮑本有而字丕烈案史記有今秦有貪饕之心饕鮑本作利丕烈案史記作利臣海內之王者吳氏補曰荀子注引策作牢天下之王王翦將數十萬之衆將鮑本無丕烈案史記有趙不能支秦能鮑本無吳補一本此有能字丕烈案史記有莫敢合從今本莫誤不彼大將擅兵於外今本彼誤使其償破秦必矣破鮑本無吳補一本此有破字丕烈案史記有破無償此當是策文作償史記作破因兩存也而不知所以委命而鮑本無丕烈案史記有此國之大事事下鮑本有也字丕烈案史記有太子日日造問鮑本作太子日造門下丕烈案史記作太子日造門下供太牢異物異上鮑本有具字丕烈案史記有虜趙王

王下鮑本有遷字丕烈案史記無上韓王安不名此有者誤夫今樊將軍鮑衍夫字丕烈
案史記無曰爲之柰何爲之二字鮑本無吳補一本爲之柰何丕烈案史記有而右
手揕抗其胷而鮑本無抗鮑本無吳氏補曰揕一作抗故他本連有二字下文同丕烈案史
記云右手揕其胷徐廣曰揕音張鴆反一作抗索隱曰抗苦浪反言抗推也其義非考小司馬讀誤也史
記字作揕戰國策字作抗故徐廣曰一作抗抗揕同字亦丁鴆反作抗是形近之譌吳依小司馬讀並誤
此臣日夜切齒拊心也臣下鮑本有之字拊作腐吳補一本拊心丕烈案史記作
腐有之字乃遂收盛樊於期之首收鮑本無丕烈案史記無年十二今本
二誤一鮑本作三丕烈案史記作三人不敢與忤視與鮑本無忤鮑本作悟吳氏正曰悟
忤通丕烈案史記作忤無與字疑其有改悔有鮑本無丕烈案史記無日以盡矣
今本以作巳鮑本作巳巳丕烈案史記作巳太子及賓客及鮑本無丕烈案史記有高漸
離擊筑荊軻和而歌吳氏補曰按劉子云荊軻如秦宋意擊筑文選高漸離擊筑荊

軻歌宋如意和之丕烈案文選所云出燕丹子耳與史記及此策文不同復爲忼慨羽聲鮑本作復爲羽聲忼慷吳補一本慷慨羽聲丕烈案史記羽聲忼慨風俗通載此亦作羽聲忼慨忼即慷字連有者非中庶子蒙嘉吳氏補曰新序鄒陽書作蒙恬盖誤燕王誠振畏慕大王之威畏慕二字鮑本作怖丕烈案史記作怖以拒大王鮑本作以逆軍吏吳補一本以拒大王丕烈案史記作逆軍吏至陛下下鮑本無丕烈案史記無使畢使於前使下鮑本有得字丕烈案史記有秦王謂軻曰起曰鮑本無丕烈案史記有無起字奉之發圖之下鮑本有秦王二字丕烈案史記有揕抗之抗鮑本無丕烈案史記無見上絶袖絶袖鮑本倒丕烈案史記作袖絶時怨急怨鮑本作惶丕烈案史記作惶秦王還柱而走還鮑本作環下同丕烈案史記作環環還同字不得持尺兵尺下鮑本有寸之二字丕烈案史記有皆陳殿下陳下鮑本有於字丕烈案史記有提軻提下鮑本有荆字丕烈案史記作提荆軻也秦王之方還柱走之鮑本無

（丕烈案史記無）乃引其匕首提秦王（提上鮑本有以字下有摘字吳氏補曰史無提字二字即上揕抗並存之類索隱云摘與擲古字同持益反亦提義丕烈案當是史記作摘策文作提論衡作摘出史記）秦王復擊軻被八創（軻下鮑本復有軻字丕烈案史記有）箕踞以罵曰（今本踞誤倨）而論功賞羣臣（而上鮑本有已字丕烈案史記有）乃以藥囊提軻也（提下鮑本有荆字丕烈案史記有）

宋衛　齊王果攻拔宋五城（攻鮑本無）吾欲藉子殺王（吳氏正曰一本三殺王並作殺𤯓云人𤯓並而鄰反集韻云唐武后字作𤯓如臣字作𢘑𤯓即人也丕烈案下文吾義固不殺王墨子公輸篇正作人此句云北方有侮臣請藉子殺之可證𤯓字是也）鄰有短褐（短鮑本作裋）梗柟豫樟（柟鮑本作楠樟鮑本作章吳補一本楠作柟章作樟楠即柟）惡以王吏之攻宋（今本惡作臣乃誤涉鮑也鮑改惡爲臣吳氏補曰疑字誤丕烈案此惡字耳）夫宋之不足如梁也（足鮑本無吳補一本不足如梁）趙王亦說

曰說鮑本無吳補一本趙王亦說曰以明宋之賁楚重於齊也賁鮑本作資鮑改資爲賁吳補一本作賁不如遂行遂行今本脫遂行二字宋康王之時鮑衍康字下同吳氏正曰索隱云戰國策呂氏春秋皆以偃諡康王丕烈案新序亦作康也有雀生鶀於城之陬吳氏正曰新序作鸇所載比策文爲詳今通鑑作鶀丕烈案新序云鸇黑色食爵大於爵害爵也爲鸇明甚此必本作鵏鵏鸇爲同字也作鶀者形近之譌欲霸之亟成亟鮑本作速丕烈案鮑本誤高注其證也新序亦作亟罵國老諫曰今本曰作臣乃誤涉鮑也鮑改曰爲臣吳氏補曰疑字誤丕烈案新序作罵國老之諫者曰即者壞字耳遂得而死吳氏補曰新序得下有病字丕烈案新序誤衍也得獲也即世家殺王偃事野馬四百白璧一白鮑本無吳補一本白璧丕烈案此當以野馬四爲句白璧一一本爲句百即白字誤衍下文野馬四百璧一誤同考其注云四百乘也百是一字誤說苑有此事作智伯欲襲衛故遺之乘馬先之一璧與此可相證明吳氏補云說苑吳赤市使智氏及趙簡子以乘璧遺衛事相類而不引此非也

此小國之禮也也鮑本無吳補一本有今蒲入於魏吳氏補曰一本蒲入於秦司馬貞引策云今蒲入於秦衛必折而入於魏樗里疾傳有亦作入於魏丕烈案索隱曰相反也今吳校末魏字作秦秦乃誤刊而弗能復取者復鮑本無吳補一本有害秦以善魏善鮑本作害鮑改害爲善吳補一本作善因效金三百鎰焉鎰鮑本作溢改爲鎰吳氏補曰鎰通乃見梧下先生吳氏補曰藝文類聚作梧丘臣聞秦出兵出鮑本作入鮑改入爲出吳氏正曰一本作人兵下有出字願王慱事秦鮑改慱爲專吳氏補曰字當作專丕烈案此以慱爲專因譌爲慱也臣以是知王緩也今本以是誤是以殷順且以君令相公期鮑公下補子字皆逐也逐下鮑本有之字

教送母母下鮑本有曰字皆要言也要鮑本作至

中山

常莊談謂趙襄子曰鮑改襄爲桓丕烈案吳校失此葉當有正是君廢其王而亡其國亡鮑本作立是奪五國而益負海也

鮑改五爲四云下同吳補一本下三處作四疑此或有誤齊羞與中山之爲王甚
矣鮑改之作並中山千乘之國也千鮑本作百吳補一本作千藍諸君
患之吳氏補曰索隱云戰國策望諸作藍諸愚按燕策望諸相中山恐即此人與樂毅同號者索隱
指爲毅則誤矣燕趙好位而貪地位鮑本作倍王苟舉趾鮑趾上補王字
燕趙聞之怒絕之怒上鮑本有必字何在其所存之矣今本所下
有以字鮑本有司馬憙憙鮑本作喜後同丕烈案憙喜同字吳氏補引徐廣注史記及鄒陽書作
喜字也君曰何也臣抵罪鮑臣上補曰字吳氏補曰恐缺曰字果令趙請
今本請下有之字乃誤涉鮑也鮑補之字事成則有土子民子鮑本作得吳補一本子
民司馬憙即奏書中山王曰王鮑本無鮑補王字周流無所不
通通鮑本作至特以爲神力言不能及也今本力作人乃誤涉鮑也鮑改
力爲人吳氏正曰盡力言之丕烈案神字句絕楚策非知而見之者以爲神可證司馬喜曰

趙強國也今本喜作憙鮑本作喜所傾蓋與車車下鮑本有者字吳補一本無
君下壺飡餌之餌之鮑本作臣父丕烈案吳校失此葉樂羊食之古今
稱之羊鮑本無鮑稱之下補曰字蓄積糧食食鮑本作實秦軍大尅鮑改
尅爲克吳氏正曰克尅字通是也乃使五校大夫王陵鮑衍五字丕烈案此誤甚
也當衍校字秦本紀云五大夫陵攻趙邯鄲白起傳云使五大夫王陵攻趙邯鄲是其證矣五大夫秦爵
下亡五校注云云令誤截其半入此句下君所將之鮑之下補卒字吳氏補曰當有卒字而
與戰之於伊闕吳氏補曰當是之戰韓魏以故至今稱東藩至今
二字鮑本無數倍於趙國之衆倍鮑本作君鮑改君爲倍諂諛用事諂諛
鮑本作諛諂以掠於郊野今本以作心鮑衍以字丕烈案吳氏補曰大事記去此字作心字
今本乃因吳說而誤改也以待韓陣今本待作持乃誤涉鮑也鮑改持爲待至於平
原君之屬君鮑本無以合伐之今本合作令鮑本作令令果何如何如

鮑本作如何丕烈案史記作今如何矣以諸侯之變吳氏補曰以字下當有鈌

重校戰國策序錄 曾子固序今本在首鮑本在劉向序錄下吳氏識此序後云國策劉向校定本高誘注曾鞏重校凡浙建括蒼本皆據曾所定剡川姚宏續校注最後出予見姚注凡二本其一冠以目錄劉序而置曾序于卷末其一冠以曾序而劉序次之蓋先劉氏者元本也先曾氏者重校本也丕烈案當在此與下李文叔諸跋連者爲是今本在首影抄梁溪安氏本如此據吳氏云知爲姚氏一本然亦非鮑本尤誤

率以謂此書戰國之謀士率鮑本作卒使不失乎先王之意而已也也鮑本無法不同而考之無疵法上鮑本有爲字則此書之不泯不泯其可乎今本不泯二字不重鮑本不重

李文叔書戰國策後以下鮑本無而載是說者者吳引無蓋自堯舜夏商堯舜吳引無意天之于至寶之上吳引有下字丕烈案有者誤衍也雖雜見於史記他書雖吳引無孫元忠書閣本戰

國策後今本闕誤闕下同吳引不誤共五伯五十籤今本伯作百吳引作百

集賢本最脫漏今本漏誤誤吳引不誤孫元忠記劉原父語今本原誤元吳引不誤後再扣之今本扣誤叩吳引不誤無甚增損今本損誤採吳引不誤太史公用字今本字誤事吳引不誤每篇閒有異者今本脫異字吳引不誤先秦古書吳引無先字丕烈案無者誤脫也剡川姚宏伯聲

父題今本此後有跋云戰國策經鮑彪殽亂非復高誘原本而剡川姚宏較正本博采春秋後語諸書吳正傳駁正鮑注最後得此本歎其絕佳且謂於時蓄之者鮮矣此本乃伯聲較本又經前輩勘對疑誤采正傳補注標舉行間天啓中以二十千購之梁溪安氏不啻獲一珍珠船也無何又得善本於梁溪高氏楮墨精好此本遂次而居乙每一摩抄不免以積薪自哂要之此兩本實為雙璧闕一固不可也崇禎庚午七月曝書於榮木樓[redacted]翁謹識又有跋云戰國策世傳鮑彪注者求吳師道駁正本已屬希有況古本哉錢遵王假余此本係姚宏較刻高誘注蓋得之於[redacted]翁宗伯者不特開卷便有東西周之異全本

篇次前後章句煩簡亦與今本迥不相侔真奇書也因命友卬錄此册原本經前輩勘對疑誤采正傳補注標舉行間宜并存之一時未遑也■翁云天啓中得此於梁溪安氏無何又得善本于梁溪高氏今此本具在已出尋常百倍不知高氏本又復何如耳戊戌孟春六日錄校并識虞山陸貽典庚寅冬■翁絳雲樓災其所藏書俱盡於咸陽之炬不謂高氏本尚在人間林宗葉君印錄一本假余較此頗多是正而摹寫譌字猝未深辨并一一校入尚擬借原本更一訂定也戊戌季冬六日校畢記已亥春從錢氏借高氏原本校前十九弓孟冬假日過毛氏目耕樓借印錄高氏本校畢此書始爲全璧云敕先丕烈案此雅雨堂本之原委也覽之而與宋槧不同之故憭然矣

附錄一

項歲予辨正鮑彪戰國策註讀呂子大事記引剡川姚宏知其亦註是書考近時諸家書錄皆不載則世罕有蓄者後得於一舊士人家卷末載李文叔王覺孫朴劉敞語其自序云嘗得本於孫朴之子慤

丕烈案此誤當云族子也朴元祐初在館中取南豐曾鞏本參以蘇頌錢藻劉敞所傳併集賢院新本上標錢劉校字而姚又會稡諸本定之每篇有異及他書可正者悉註于下因高誘註閒有增續簡質謹重深得古人論撰之意大與鮑氏率意竄改者不同又云訪得春秋後語不爲無補盖晉孔衍所著者今尤不可得丕烈案吳仍引春秋後語數條見前此所云未詳尚賴此而見其一二詎可廢耶攷其書成當紹興丙寅而鮑註出丁卯實同時鮑能分次章條詳述註說讀者眩於浮文往往喜稱道之而姚氏殆絕無足怪也宏字令聲令題伯聲甫待制舜明廷輝之子爲删定官忤秦檜死大理獄弟寛令

威憲令則皆顯于時其人尤當傳也余所得本背紙有寶慶字已百餘年物時有碎爛處既據以校鮑誤因序其說于此異時當廣傳寫使學者猶及見前輩典則可仰可慕云至順二年癸酉七月吳師道識

丕烈案吳氏此跋可作姚本發明今附錄於後

附錄二

右戰國策隋經籍志三十四卷劉向錄高誘註止二十卷漢京兆尹延篤論一卷唐藝文志劉向錄已闕二卷高誘註乃增十一卷延篤論時尚存今所傳三十三卷崇文總目高誘註八篇印本存者有十篇武安君事在中山卷末不詳所謂延篤論今亡矣其未曾經曾南豐校定者舛誤尤不可讀其浙建原

小字刊行者皆南豐所校本也括蒼耿氏所刊丕烈案紹興四年十月耿延禧百順刻吳本附其序今不列鹵莽尤甚宣和間得館中孫固孫覺錢藻曾鞏劉敞蘇頌集賢院共七本丕烈案此有互異今不可考晚得晁以道本並校之所得十二焉如用埊悳字皆武后字恐唐人相承如此諸公校書改用此字殊不可解竇苹作唐書釋武后用埊字云古字字見戰國策不知何所據而云然埊乃古地字又埊字見亢倉子鶡冠子或有自來至於悳字幽州僧行均作切韻訓詁以此二字云古文豈別有所見耶太史公所採九十三事內不同者五丕烈案以下所列事數今數之多不合者未詳姚意何云也韓非子十五事說苑六事新序九事呂

氏春秋一事韓詩外傳一事皇甫謐高士傳三事越絶書記李園一事甚異如正文遺逸引戰國策者司馬貞隱五事自注云豫讓擊襄子之衣衣盡血呂不韋言周凡三十七王白圭爲中山將亡六城還拔中山馬犯謂周君馬犯謂梁王云王病愈作癒字廣韻七事自注云晉有大夫芬質音撫文切芊千者著書顯名安陵丑維門周中大夫藍諸晉有亥唐趙有大夫庫賈音肇訓門也齊威王時有左執法公旗畨玉篇一事自注云驪仰而噴鼓鼻也太平御覽二事自注云涸若耶以取銅破悪山而出錫廊廟之椽非一木之枝先王之法非一士之智元和姓纂一事自注云引風俗通云晉大夫芸賢春秋後語二事自注云趙武靈王遊大陵夢處女鼓瑟平原君躄者注云躄蹇跛之名後漢地理志一事自注云東城九門注云碣石山在縣界後漢第八贊一事自注云廉頗爲人勇鷙而好士蓺文類聚一事自注云蘇秦爲楚合從元戎以鐵爲矢長八寸一弩十矢俱發北堂書鈔

一事自注云楚人以弱弓微繳加歸鴈之上者徐廣注史記一事自注云韓兵入西周令成君辨說秦求救張守節正義一事自注云碣石九門本有宮室以居舊戰國策一事自注云羅尚見秦王曰秦四塞之險利於守不利於戰李善注文選一事自注云蘇秦說孟嘗君曰秦四塞之國高誘注云四面有山關之固故曰四塞之國也皆今本所無也至如張儀說惠王乃韓非子初見秦書厲憐王引詩乃韓詩外傳既無古書可以考證第嘆息而已其以所聞見以為集注補高誘之亡云上章執徐仲冬朔日會稽姚寬書○右此序題姚寬撰有手寫附于姚註本者文皆與宏序同特疏列逸文加詳考其歲月則在後乃知姚氏兄弟皆嘗用意此書寬所註者今未之見不知視宏又何如也因全錄

著之左方以俟博考者吳師道識丕烈案兩序大同小異此即伯聲所撰而令威曾書之耳當是有人見其本而寫附也未詳兩藁孰爲先後要非令威撰未題姚寬書而吳氏遽云題姚寬撰是其誤又云乃知姚氏兄弟皆嘗用意此書云云亦不然假使令威自有注不容此序中不及伯聲校一字也所録逸文雖加詳然不及刻本之謹嚴往往有非策文而沿他書之誤者亦有在今策文中而失撿者或其初藁與今仍全録并吳氏跋語而辨之庶有考焉

重刻剡川姚氏本戰國策札記卷下畢

男玉堂校字

嘉慶癸亥冬吳門黃氏
讀未見書齋開彫

黃君蕘圃刻姚伯聲本戰國策及所撰札記既成屬
廣圻為之序爰序其後曰戰國策傳於世者莫古於
此本矣然就中舛誤不可讀者往往有焉考劉向敘
錄云皆定以殺青書可繕寫是向書初非不可讀者
也高誘即以向所定著為之注下迄唐世其書具存
故李善司馬貞等徵引依據絕無不可讀之云逮曾
南豐氏編校始云疑其不可知者而同時題記類稱
為舛誤蓋自誘注僅存十篇而宋時遂無善本矣伯
聲續校揔四百八十餘條其所是正亦云多矣但其
所萃諸本既皆祖南豐又旁採他書復每簡略未為
定本尚不能無劉原父之遺恨耳厥後吳師道駮正

鮑注用功甚深發疑正讀殊有出於伯聲外者矣今蕘圃之札記雖主於據姚本訂今本之失而取吳校以益姚校之未備所下己意又足以益二家之未備也凡於不可讀者已稍稍通之矣後世欲讀戰國策舍此本其何由哉廣圻於是書尋繹累年最後於叙錄所云臣向因國別者略以時次之分別不以序者以相補除複重得三十三篇者恍然而知戰國策實向一家之學與韓非大史公諸家牴牾職此之由無足異也因欲放杜征南於左氏春秋之意撰為戰國策釋例五篇一曰疑年譜二曰土地名三曰名號歸一圖四曰詁訓徵五曰大目錄私心竊願為劉氏擁

篲清道者也高注殘闕艱於證明粗屬草藁卒率未竟他年倘能遍稽載籍博訪通人勒為一編俾相輔而行未始非讀此本之助也諗諸蒐圃其以為何如

嘉慶癸亥十一月元和顧廣圻

士禮居叢書

二十

歐陽忞輿地廣記

曝書亭藏宋
刻初本吴門
士礼居重雕

AC
149
.H83
v.20

重雕曝書亭藏宋刻初本輿地廣記緣起

余喜藏書而兼喜刻書欲舉所藏而次第刻之力有所不能也會鄱陽　胡果泉先生典藩吳郡敷政之餘留心選學聞吳下有藏尤槧者有人以余對遂向寒齋以百金借鈔蓋酬余損裝之資而實助余刻書之費洵美意矣用是藉為權輿取所藏宋刻輿地廣記刻之始於己巳之春畢於壬申之夏經營三年方得竣事迨刷印以行乃顧而喜曰是書湮沒不彰久矣余雖得之第藏之篋笥已耳茍非　果泉先生之助余剞劂安能使晦者忽顯乎今幸矣余所藏之書既賴　果泉先生代傳之而余所刻之書亦賴　果泉先生佽助之也余不敢沒人之惠故以刻書原委登諸簡首俾好古者有所觀感焉至是書宋刻勝於它本之處別為札記附於卷末敢以質諸後之讀是書者

嘉慶壬申季夏士礼居主人黃丕烈識

輿地廣記序

古者風俗醇厚士大夫安於所習而無外慕不足之心故其藝必專兌之戈和之弓倕之於圓秋之於奕皆以此終其身而名後世而人亦未有能加之者及至後世日益奢靡未始不欲以其一身擅天下之能事而終無所至嗚呼此後之君子所以有媿於古歟地理之書雖非有深遠難見之事然自歷世以來更張改作先王之制無一在者自非專門名家而從事於此者其孰能知之予不佞自少讀書私嘗留意於此嘗自堯舜以來至于今爲書凡三十八篇命之曰輿地廣記凡自昔史官之作與夫山經地誌旁見雜出莫不入於其中庶幾可以成一家之言備職方之考而非口傳耳受嘗試之說者也傳曰執璿璣以觀大運則天地之動未足怪也據會要以觀方來則六合輻湊未足多也統之有宗會之有源則繁而不能亂衆而不能惑 地

理之書紛雜殽亂卒然視之漫不可省雖深識博聞之君子亦且以爲病而又安知是非之所在其所以處之將必有道矣夫以今之州縣而求於漢則爲郡以漢之郡縣而求於三代則爲州三代之九州散而爲漢之六十餘郡漢之六十餘郡分而爲今之三百餘州雖其間或離或合不可討究而吾胸中蓋已了然矣譬如三十輻之車制之以轂二篇之策統之以乾坤豈不約而易撡乎是以願廣其書于世必有能辨之者世之君子其試以是觀之政和　年三月日盧陵歐陽忞序

輿地廣記卷第一

禹貢九州

晉 絳 慈 隰 河中 解 太原 遼

威勝 平定 汾 忻 代 嵐 石 憲

澤 潞 岢嵐 寧化 火山 保德 真定 中山

趙 深 冀 河間 祁 保 莫 雄

霸 信安 永寧 順安 保定 安肅 廣信 相

磁 邢 洺 懷 衛 晉寧 雲 應

新 寰 儒 毅 蔚 朔 幽 涿

易 檀 薊 嬀 平 營 安北都護

鎮北都護 單于都護

右古冀州地按冀州禹貢不言封界蓋堯都所在以餘州見之疆域尤廣梁州境宇雖遐遠而雜以夷獠中夏惟冀州最大山東之人

性緩尚儒仗氣任俠（大行恒山之東）而鄭郡高齊國都浮巧成俗（自北齊之滅衣冠士人多遷關内惟伎巧商販及樂户實務郡郭由是人情險詖至今好訐訟）山西土瘠其人勤儉而河東魏晉以降文學盛興（魏朴君識爲河東守開置學官親執經教授郡中化之自後河東特多儒者）閭井之間習於成法并州近狄俗尚武藝左右山河古稱重鎮（韓信謂陳豨曰代天下精兵處也後漢末天下擾亂高幹爲并州刺史韋招說幹曰并州左有恒山之險右有大河之固北有強胡可以恃也）寄任之者必文武兼資焉

大名　恩　開德　鄆　濟　滑　濮　博

德　濱　棣　滄　清　永靜

右古兖州地案禹貢濟河惟兖州（東南據濟西北距河）地非險固風雜數國（衛魏宋齊趙）秦漢以降政理混同人情朴厚俗有儒學及晉之末爲戰爭之地三百年間傷夷偏甚唐興復如近古之風

青　齊　濰　登　萊　密　安東

右古青州地按禹貢海岱惟青州東北據海西南距岱古齊號稱強國憑負山海擅利鹽鐵管仲謂楚師曰我齊東至于海西至於河南至於穆陵北至於無棣穆陵山今琅邪郡沂水縣界無棣今景城郡縣又燕王謂蘇秦曰吾聞齊地清濟濁河可以爲國長城巨防可以爲塞今濟陽郡盧縣界有防門山又有長地東至海太公用之而富人管仲資之而興霸人情變詐好行機術豈因輕重而爲獘乎固知導人之方先務推以誠言漢高帝罵婁敬曰齊魯以舌得官又汲黯謂公孫宏齊人多詐遠于漢氏封立近戚漢初田肯說高帝曰齊東有琅邪即墨之饒南有太山之固西有濁河之險北有渤海之利隔懸千里齊得十二焉故號東西秦非親子弟勿王武王臨極儒雅盛興晉惠之後淪没僭僞慕容建國二代而亡今古風頗革亦有文學唐初立都督府命親王鎮之漢氏之制信可取也

徐　宿　兖　海　沂　泗　淮陽

右古徐州地按禹貢海岱及淮惟徐州東至海北至岱南及淮蓋鄒魯舊國漢興猶有儒風自五胡亂華天下分裂二境尤被傷残彭城要害藩捍南國必爭之地常置重兵數百年中無復講誦況去聖人久遠人情遷蕩大抵徐兗其俗略同

揚　高郵　楚　通　泰　滁　和　真

壽　廬　蘄　舒　濠　光　平江　宣

太平　池　廣德　潤　常　湖　杭　睦

越　歙　明　台　處　溫　婺　衢

饒　信　江　洪　撫　吉　筠　袁

虔　南康　南安　臨江　建昌　福　建　南劍

泉　漳　汀　邵武　興化　無爲　秀　江寧

潮

右古揚州地按禹貢淮海惟揚州北據淮東南距海人性輕揚而尚鬼好祀每王綱解紐宇内分崩江淮濱海地非形勢得之與失未必輕重故不暇先争然長淮大江皆可拒守吳晉宋齊梁陳皆以江淮要害之地置兵閩越遐阻僻在一隅憑山負海難以德撫漢武帝時朱買臣上言曰東越數反故東越王居泉山一人守險千人不得上永嘉之後帝室東遷衣冠違難多所萃止藝文儒術斯之爲盛今雖閭閻賤品處力役之際吟詠不輟蓋因顔謝徐庾之風扇焉

江陵　荆門　峽　歸　復　郢　安　岳

漢陽　鼎　澧　辰　沅　靖　施　黔

信陽　珍　溱　鄂　興國　潭　衡

永　道　郴　桂陽　全　邵　黄　遵義

武岡　錦　溪　奬　費　西高

右古荊州按禹貢荊及衡陽惟荊州北據荊山衡山之陽及其風俗略同揚州雜以蠻率多勁悍南朝鼎立皆爲重鎮然兵強財富地逼勢危稱兵跋扈無代不有晉王敦陶侃桓玄桓溫宋謝晦南郡王義宣袁顗沈攸之桂陽王休範齊陳顯達梁武帝陳王琳華皎皆自上流擁兵東下是以上游之寄必精擇其人焉

蔡　潁　潁昌　應天　亳　陳　開封

興仁　廣濟　單　河南　孟　陝　虢　汝

鄭　唐　鄧　隨　襄　光化　均　拱

右古豫州地按禹貢荊河惟豫州西南至荊山今襄陽郡南漳縣界北距河大抵荊河之間四方輻輳故周人善賈趨利而纖嗇韓國分野亦有險阻蘇秦謂韓宣王曰韓北有鞏成皐之固西有宜陽商阪之塞東有宛穰洧水南有陘山也鞏成皐則今鞏縣汜水也宜陽商阪即今福昌山及商山也宛穰今南陽界陘山今密縣山

自東漢魏晉宅於洛陽永嘉以後戰爭不息元魏徙居

纔過三紀自西晉永嘉五年劉曜陷洛陽執懷帝至後魏太和十九年經百八十七年遷都至永熙三年又經三十九年分爲東西魏矣逮乎二魏爰及齊周河洛汝潁迭爲攻守夫土中風雨所交宜乎建都立社均天下之漕運便萬國之享獻不恃隘害務修德刑則卜代之期可延久也

興元　洋　金　房　達　開　渠　廣安
梁　閬　巴　蓬　昌　普　恭　南平
涪　合　忠　渠山　萬　夔　大寧　利
三泉　劍　綿　梓　遂　漢　成都　彭
蜀　邛　雅　黎　嘉　簡　懷安　眉
仙井　榮　資　瀘　敘　富順　永康　祺
亨　威　茂　長寧　商　鳳　階　成
興　文　龍　巂　松　扶　翼　眞

當　悉　恭　柘　靜　姚　疊　宕

乾

右古梁州地按禹貢華陽黑水惟梁州東據華山之南西距黑水巴蜀之人少愁苦而輕易淫佚周初從武王勝殷庸蜀羌髳微盧彭濮人是也東遷之後楚子強大而役屬之暨于戰國又為秦有資其財力國以豐贍漢景帝時文翁為蜀郡守建立學校自是蜀土學者比齊魯焉土肥沃無凶歲山重複四塞險固王政微缺跋扈先起公孫述劉備李雄義縱迭據之皆因中原多事故一方之寄非親賢勿居

京兆　鳳翔　隴　邠　耀　同　華　坊

延安　保安　鄜　丹　環　豐　麟　府

綏德　銀　涇　慶　渭　鎮戎　原　德順

懷德　寧　秦　鞏　熙　積石　河　西安

西寧 蘭 湟 會 洮 岷 廓 夏
宥 靈 監 豐 勝 甘 涼 瓜
肅 沙 西 伊 安西 北庭

右古雍州地按禹貢黑水西河惟雍州西據黑水東距西河西河龍門河也在冀州西黑水出張掖郡雞山南流至燉煌郡經三危山過南溪郡入南海厥田上上鄠杜之間號稱陸海四塞爲固被山帶河秦氏資之遂平海内漢初高帝納婁敬説而都焉又徙齊諸田楚昭屈景燕趙韓魏之後及豪族者家於關中強本弱末以制天下自是每因諸帝山陵則遷戶立縣率以爲常故五方錯雜風俗不一漢朝京輔號爲難理其安定彭原之北汧陽天水之西接近胡戎多尚武節自東漢魏晉羌氐屢擾旋則苻姚迭據五梁更亂三百餘祀戰爭方息帝都所在是曰浩穰其餘郡縣習俗如舊

舜十二州

晉　絳　慈　隰　河　解　太原　遼
威　勝　平定　汾　忻　代　嵐　石
憲　澤　潞　岢嵐　寧化　火山　保德　雲
應　新　寰　儒　毅　蔚　朔　府
安北　鎮北　單于

右幷州

幽　涿　易　檀　薊　嬀　平　營

右幽州

安東上都護府

右營州按書舜肇十有二州孔安國云禹治水之後舜分冀州爲幽州幷州分青州爲營州始置十二州餘九州依上

七國

京兆　商　華　同　耀　邠　鳳翔　麟
延安　丹　坊　鄜　銀　夏　寧　慶
環　原　涇　渭　宥　靈　鹽　鳳
秦　岷　會　鞏　蘭　河　凞　虢
隴　綏德　保安　西安　鎮戎　德順
右秦地
開封　大名　河中　興仁　晉　絳　慈　隰
解　衛　深　祁
右魏地秦始皇二十二年王賁伐魏引河溝灌大梁遂
滅魏
鄭　潁昌　唐　鄧　均　汝　陝
右韓地秦始皇十七年内史勝滅韓以其地置潁川郡

澤　潞　遼　代　沂　憲　汾　嵐

石　勝　府　豐　太原　洛　相　邢

磁　滄　清　冀　恩　眞定　中山　莫

河間　趙　豊　平定　威勝　寧化　岢嵐　火山

保德　晉寧　永靜　順安　永寧　雲　蔚　朔

勝　單于大都護

右趙地秦始皇十九年王翦破趙克邯鄲虜趙王遷

幽　涿　覇　雄　嬀　易　擅　薊

平　營　保　順　信安　保定　安肅　廣信

安東

右燕地秦始皇二十五年王賁攻遼東虜燕王喜

登　萊　沂　密　濰　青　淄　濱

滄　棣　齊　德　博

右齊地秦始皇三十六年王貢攻齊齊降

房　金　洋　興元　雲　夔　咼　澧

辰　黔　安　岳　黄　鄂　復　郢

襄　峽　歸　施　江陵　沅　楚　通

泰　楊　真　滁　濠　和　壽　廬

舒　光　蘄　江　筠　吉　潤　湖

江寧　秀　池　歙　宣　睦　常　平江

杭　越　明　台　婺　温　處　衢

隋　賴　海　黄　饒　信　洪　虔

支　撫　潭　衡　道　永　邵　全

郴　漣　陳　漢陽　無爲　南康　興國　臨江

南安　太平　廣德　光化　信陽　建昌　桂陽　武岡

荊門　溪　錦

右楚地秦始皇二十四年王翦破楚虜楚王負芻二十
五年悉定荊江南地降百越之君置會稽郡

西京　孟

右周地赧王五十九年九鼎入秦周遂亡實秦昭襄王
五十一年按漢志秦地於天官東井輿鬼之分壄也其
界自弘農故關以西京兆扶風馮翊北地上郡西河安
定天水隴西南有巴蜀廣漢犍爲武都西有金城武威
張掖酒泉敦煌又西南有牂柯越巂益州皆宜屬焉魏
地觜觿參之分野也其界自高陵江東盡河東河內南
有陳留及汝南之召陵濦彊新汲西華長平潁川之武
陽郾許傿陵河南之開封中牟陽武酸棗卷皆魏分也
韓地角亢氐之分野也韓分晉得南陽郡及潁川之父
城定陵襄城潁陽潁陰長社陽翟郟東接汝南西接弘

農得新安宜陽皆韓分也趙地昴畢之分野也趙分晉得趙國北有信都真定常山中山又得涿郡之高陽鄚州鄉東有廣平鉅鹿清河河間又得渤海郡之東平野中邑文安東州成平章武河以北也南至浮水繁陽內黃斥丘西有太原定襄雲中五原上黨上黨本韓之別郡遠韓近趙後卒降趙皆趙分也燕地尾箕分野也燕東有漁陽右北平遼西遼東西有上谷代郡鴈門南得涿郡之易容城范陽北新城故安涿縣良鄉新昌及勃海之安次皆燕分也樂浪玄菟亦宜屬焉齊地虛危之分野也東有淄川東萊瑯邪高密膠東南有泰山城陽北有千乘清河以南勃海之高樂高城重合陽信西有濟南平原皆齊分也楚翼軫之分野也今之南郡江夏零陵桂陽武陵長沙及漢中汝南郡盡楚分也周地柳

七星張之分野也今之河南雒陽穀成平陰偃師鞏維氏是其分也初雒邑與宗周通封圻東西長而南北短長短相覆爲千里至襄王以河南賜晉文公又爲諸侯所侵故其分地小

秦四十郡

衛　懷　孟　開封　鄭　河南　汝　陝

虢　拱

右三川郡有河洛伊故曰三川

晉　絳　慈　隰　解　河中

右河東郡

洛　相　邢　磁　趙

右邯鄲郡

安　黃　鄂　復　郢　襄　峽　歸

施　江陵　漢陽　興國　荆門

右南郡

楚　通　泰　揚　真　滁　濠　和

壽　廬　舒　光　蘄　筠　吉　饒

信　洪　虔　袁　撫　無為　南康　臨江

南安　高郵　建昌

右九江郡

江寧　池　歙　宣　太平　廣德

右鄣郡

常　平江　秀　杭　越　明　台　婺

溫　處　衢　潤　湖　睦

右會稽郡

潁昌　陳　蔡

右潁川郡

應天　興仁　鄆　濟　單　亳　廣濟

右碭郡

徐　宿　泗

右泗水郡

兗　海　淮陽

右薛郡

博　濮　大名　滑　開德

右東郡

沂　密

右琅邪郡

濰　登　萊　青　淄　棣　德　齊

濱

右齊郡

幽　涿　信安　霸　保定　雄　莫　河間

順安　保　永寧　嬀　安肅　祁　廣信　易

中山

右上谷郡

檀　薊

右漁陽郡

平

右右北平郡

營

右遼西郡

安東上都護

右遼東郡

蔚　右代郡

滄　清　莫　恩　深　真定　永靜　右鉅鹿郡

唐　隨　鄧　均　信陽　光化　右南陽郡

澤　潞　遼　平定　威勝　右上黨郡

代　忻　憲　汾　嵐　石　府　太原

寧化　岢嵐　火山　保德　晉寧　右太原郡

勝　單于大都護　右雲中郡

豐　安北

右九原郡

雲　應　朔

右鴈門郡

麟　延安　丹　防　鄜　銀　夏　綏德

保安

右上郡

鳳　秦　岷　會　鞏　蘭　河　熙

右隴西郡

寧　慶　環　原　涇　渭　宥　靈

西安　鎮戎　德順　鹽

右北地郡

房　金　洋　興元

右漢中郡

巴 蓬 閬 果 普 昌 瀘 恭

合 忠 萬 廣安 夔 大寧 開 達

渠 涪 梁山

右巴郡

利 三泉 劍 緜 遂 梓 漢 彭

成都 眉 蜀 邛 雅 嘉 簡 永康

仙井 資 敘 榮 懷安

右蜀郡

鼎 澧 溪 辰 錦 黔 沅 獎

思

右黔中郡

岳 潭 衡 邵 永 道 郴 連

全 桂陽

右長沙郡

商 華 京兆 同 耀 邠 鳳翔 隴

右内史郡

福 建 泉 南劒 邵武 汀 漳 興化

右閩中郡

潮 梅 循 惠 南雄 廣 韶 英

端 康 新 恩 南恩 賀 封 高

賓 藤

右南海郡

桂 昭 梧 龔 潯 鬱林 融 象

貴 柳 賓 橫 邕

右桂林郡

容　化　雷　廉　欽　陸　愛　演

驩　宜　峯　福祿　安南大都護

右象郡按秦始皇十七年滅韓十九年滅趙二十二年滅魏二十四年滅楚二十五年滅燕二十六年滅齊遂并天下分爲三十六郡郡置守尉監漢書百官表曰秦郡守掌治其郡有丞尉掌佐守典武職甲卒監御史掌監郡於是興師踰江平取百越又置閩中南海桂林象郡凡四十郡其地西臨洮北沙漠東縈西帶皆臨大海焉

輿地廣記卷第一

淳祐庚戌郡守朱申重修

輿地廣記卷第二

漢十三郡

晉 絳 慈 隰 阿中 解 懷 衛

河南 孟 陜 虢 汝 鄭 商 京兆

鳳翔 隴 邠 耀 同 華 坊

右司隸校尉領京兆扶風馮翊弘農河東河內河南等郡國凡七

宿 蔡 潁 潁昌 應天 亳

右豫州領潁川汝南沛郡梁國魯國等郡國凡五

真定 中山 趙 深 冀 河間 祁 相

磁 邢 洺 大名 恩 永寧

右冀州領魏郡鉅鹿常山清河廣平真定中山信都河間趙國等郡國凡十

開德　鄆　濟　滑　濮　博　陳　開封
興仁　單　兖　拱　廣濟
右兖州領東郡陳留山陽濟陰泰山城陽淮陽東平等
郡國凡八
密　徐　海　沂　楚　泗　通　泰
淮陽
右徐州領琅邪東海臨淮泗水楚國等郡國凡三
德　濱　棣　青　齊　淄　濰　登
萊
右青州領平原千乘濟南齊郡北海東萊膠東高密菑
川等郡國凡九
江陵　峽　歸　復　郢　安　岳　鼎
澧　辰　沅　靖　施　黔　鄂　潭

衡　永　桂　道　郴　韶　全　邵
連　黄　唐　鄧　隨　襄　均　揚
蘄　光　英　荊門　漢陽　興國　桂陽　信陽
光化　錦　溪　奬　費
右荊州領南陽南郡江夏桂陽武陵零陵廣陵長沙等
郡國凡八
滁　和　真　壽　盧　舒　平江　宣
池　潤　常　湖　杭　睦　越　歙
明　台　處　温　婺　衢　饒　信
江　洪　撫　吉　筠　袁　虔　福
建　泉　漳　汀　濠　秀　江寧　高郵
太平　廣德　南康　南安　臨江　建昌　南劒　邵武
興化　無爲　南雄

右揚州領廬江九江會稽丹陽豫章六合等郡國凡六

興元　洋　金　房　達　開　渠　果

閬　巴　蓬　昌　普　恭　涪　合

忠　萬　夔　利　劒　緜　梓　遂

漢　成都　彭　蜀　邛　雅　黎　嘉

簡　眉　榮　資　瀘　敘　祺　亨

威　茂　文　龍　珍　承　溱　廣安

南平　遵義　大寧　三泉　梁山　懷安　仙井　富順

長寧　永康　嶲　扶　姚　翼

右益州領漢中廣漢巴郡蜀郡犍爲越嶲牂牁益州等郡國凡八

鳳　階　成　興　涇　慶　渭　原

寧　秦　鞏　熙　河　蘭　湟　會

環 岷 鎮戎 懷德 西寧 西安 德順 積石

甘 凉 瓜 肅 沙 靈 鹽 宥

右凉州領安定北地隴西武陵金城天水武都張掖酒泉敦煌等郡國凡十

太原 遼 汾 忻 代 嵐 石 憲

澤 潞 延安 鄜 坊 丹 銀 豐

府 麟 威勝 平定 岢嵐 寧化 火山 保德

綏德 保安 晉寧 雲 應 新 夏 勝

豐 單于

右并州領太原上黨上郡西河朔方五原雲中定襄鴈門等郡國凡九

雄 霸 滄 清 莫 保 信安 順安

保安 安肅 廣信 蔚 朔 幽 涿 易

檀　薊　嬀　平　營　安東

右幽州領涿郡渤海代郡上谷漁陽右北平遼西遼東廣陽樂浪玄菟等郡國凡十一

廣　循　賀　昭　封　端　新　康

惠　容　邕　象　融　梧　藤　龔

潯　貴　柳　賓　横　化　高　雷

欽　廉　瓊　峯　愛　驩　陸　長

演　林　景　山　潮　梅　南恩　鬱林

昌化　萬安　朱崖　福祿　安南

右交州領南海鬱林倉梧交阯合浦九真日南等郡國凡七始秦罷侯置守郡縣天下漢興以秦地太大更加置郡國至武帝攘却胡越開地斥境改雍曰凉改梁曰益又置徐州復禹舊號置交阯（初爲交阯後爲交州）朔方（初爲朔方後爲）

并州凡十三州部刺史而不常所理至哀平之際新置郡國六十三與秦四十合一百三焉

三國

晉 絳 慈 隰 河中 解 懷 衛
孟 河南 陝 虢 汝 鄭 商 京兆
鳳翔 隴 邠 耀 同 華 坊 宿
蔡 潁 潁昌 應天 拱 亳 開德 鄆
濟 滑 濮 博 陳 開封 興仁 廣濟
單 德 濱 棣 青 齊 淄 濰
登 萊 密 徐 兗 海 沂 泗
淮陽 成 涇 慶 渭 鎮戎 原 懷忠
寧 秦 鞏 熈 積石 河 西安 西寧
蘭 湟 會 真定 中山 趙 深 冀

河間　祁　保　莫　相　磁　邢　洺
大名　恩　雄　霸　信安　永寧　順安　保定
安肅　廣信　滄　清　永靜　太原　遼　威勝
平定　汾　忻　代　嵐　石　憲　澤
潞　岢嵐　寧化　火山　保德　楊　高郵　楚
通　泰　滁　真　壽　廬　黃　光
郢　襄　唐　鄧　隨　均　金　房
延安　鄜　丹　環　岷　麟　府　綏德
銀　豐　德順　坊　保安　晉寧　無爲　甘
涼　瓜　肅　沙　蔚　朔　幽　涿
昜　檀　薊　嬀　平　營　雲　應
新　豐　夏　宥　靈　鹽　安東　單于
右魏地

江陵 荊門 峽 歸 岳 漢陽 鼎 澧
辰 沅 靖 施 黔 鄂 興國 潭
衡 永 桂 道 郴 桂陽 韶 全
邵 連 信陽 光化 和 蘄 舒 平江
宣 太平 池 廣德 潤 常 湖 杭
睦 越 歙 明 台 處 溫 婺
衢 饒 信 江 洪 撫 吉 筠
袁 虔 南康 南安 臨江 建昌 福 建
南劍 泉 漳 汀 邵武 興化 廣 循
賀 昭 封 端 新 康 南恩 南雄
英 惠 容 邕 象 融 梧 藤
龔 潯 貴 柳 宜 巖 賓 橫
化 高 鬱林 雷 欽 廉 瓊 昌化

萬安 朱崖 峯 愛 驢 陸 福祿 長
湯 演 林 景 山 瀼 田 環
寵 潮 梅 安南 錦 溪 奬 費

右吳地

興元 鳳 階 興 洋 達 開 渠
廣安 果 閬 巴 蓬 昌 普 恭
南平 涪 合 忠 梁山 萬 夔 大寧
利 三泉 劍 緜 梓 遂 漢 成都
彭 蜀 卭 雅 黎 嘉 簡 懷安
眉 仙井 榮 資 瀘 叙 富順 永康
祺 亨 威 茂 又 龍 珍 遵義
承 溱 長寧 嶲 松 扶 翼 真
姚

右蜀地漢末三國並起魏氏據中原都洛有州十二司隸
理河南豫理譙兗理武威青理臨淄徐理彭城涼理分涼置秦理上邽冀理鄴幽理薊并理晉陽揚理壽春
雍理京兆有郡國六十八東自廣陵揚州張遼鎮之壽春壽州毋丘儉諸葛誕
皆鎮之合肥今盧江郡滿寵鎮之沔口今濮陽郡建安十五年文聘爲江夏太守鎮焉重兵
以備吳西自隴西渭州南安隴西縣祁山今同谷郡漢陽今天水郡
陳倉今鳳翔府重兵以備蜀蜀主全制巴蜀都成都置益理成
都梁理漢中二州有郡二十二以漢中今興元府蔣琬姜維皆鎮之興
勢今洋川郡王平鎮之白帝今雲安郡爲重鎮吳王壯據江南都鄂後
遷建業盡海置交理龍編廣理番禺今南海郡荊理南郡今江陵府郢理江
夏今郡揚理建業今丹陽郡五州有郡四十三以建平今巴東郡西陵
今夷陵郡陸遜陸抗並鎮之樂郡今江陵松滋縣東南郡今江陵郡巴丘今巴陵郡魯肅
孫結並鎮之夏口今江夏郡孫慎鎮之武昌今江夏郡皖郡今同安郡諸葛恪屯此牛
渚圻今宣城郡當塗縣濡須塢今歷陽縣西南百八十里爲重鎮其後得沔

口孫權嘉禾後陸遜諸葛恪屯守邾城今齊安郡東西界臨江與江夏武昌相對廣陵自三國鼎立更相侵伐互有勝負疆境之外彼此不常纔得遽失則不暇存今略紀其久經屯守及要害之地焉其守將亦略紀其知名者餘不可徧舉

晉十九道

河南　汝　鄭　虢　陝　華　商　隰

慈　晉　絳　解　河中　衛　懷　洺

大名　磁　相　開德　孟

右司州領河南滎陽弘農上洛平陽河東汲郡河內廣平陽平魏郡頓丘等郡國凡十二

開封　濮　滑　廣濟　興仁　鄆　單　拱

右兗州領陳留濮陽濟陽高平任城東平濟北泰山等郡國凡八

庸建平宜陽南平武陵天門長沙衡陽湘東零陵邵陵
桂陽武昌安武等郡國凡二十二
江寧 潤 池 宣 滁 濠 壽 舒
廬 洪 和 常 平江 秀 杭 睦
湖 越 明 汀 婺 衢 歙 合
建 福 泉 漳 江 撫 筠 饒
信 虔 溫 處 太平 廣德 無爲 南劍
邵武 建昌 興化 臨江 南安
右揚州領丹陽宣城淮南廬江毗陵吳郡吳興會稽東
陽新安臨海建安晉安豫章臨川鄱陽廬陵南康等郡
國凡十八
蘭 凉 甘 肅 沙 瓜 積石 河
西寧 湟 會 伊

右涼州領金城西平武威張掖西郡酒泉燉煌西海等
郡國凡八
京兆　鳳翔　同　隴　邠　涇　原　耀
渭　寧　靈　環　鎮戎　德順
右雍州領京兆馮翊扶風安定北地始平新平郡國凡
七
熙　岷　秦　鳳　興　階　文　龍
成　鞏
右秦州領隴西南安天水略陽武都陰平等郡國凡六
富順　資　仙井　榮　嘉　眉　彭　成都
蜀　卭　威　茂　黎　雅　瀘　昌
普　簡　懷安　敘　永康　長寧　遵義　松
翼　巂　溱　珍　西高　承　亨

右益州領蜀郡犍爲汶山漢嘉江夏朱提越嶲牂牁等

郡國凡八

劒 緜 洋 興元 漢 遂寧 潼川 忠

合 恭 涪 蓬 達 渠 廣安 閬

果 大寧 夔 開 梁山 萬 巴 南平

利 三泉

右梁州領漢中梓潼廣漢新都涪陵巴郡巴西漢昌巴

東等郡國凡九

姚

右寧州領興古建寧永昌凡三郡

幽 涿 易 檀 薊 嬀 平 蔚

安肅 廣信

右幽州領范陽燕國北平上谷廣寧代郡遼西郡凡七

安東上都護府
右平州領昌黎遼東樂浪玄菟帶方等郡國凡五
雷 欽 廉 瓊 峯 愛 驩 陸
福祿 長 湯 演 林 景 山 容
安南
右交州領合浦交趾新昌武平九真九德日南等郡國
凡八
韶 連 梅 潮 廣 循 封 端
新 康 南恩 南雄 英 惠 桂 融
邕 象 賀 昭 梧 藤 龔 潯
貴 柳 巖 賓 橫 化 高 鬱林
右廣州領南海臨賀始安始興蒼梧鬱林桂林高涼高
興寧浦凡十郡晉武帝大康元年平吳分爲十九州部

置司州理洛陽兗理廩丘今濮陽郡雷澤縣荆河理項今淮陽郡項城冀理房子今趙郡縣并理晉陽青理臨淄徐理彭城荆初理襄陽後理江陵揚初理壽春後理建業涼理武威分三輔爲雍理京兆分隴山之西爲秦理上邽益理成都分巴漢之地爲梁理南鄭分雲南爲寧理雲南幽理涿分遼東爲平理昌黎今安東府交理昌編今安南府分合浦之北爲廣理番禺又增置郡國二十有一凡州百五十有六縣千百有九以爲冠帶之國盡秦漢之土及永嘉南渡境宇殊狹九州之地有其一焉初元帝命祖逖鎮雍丘今陳留郡逖死北境日蹙於是荆豫青兗四州及徐州之半陷劉曜石勒以合肥戴若思鎮之淮陰今山陽郡劉隗鎮之壽陽今壽春郡祖約鎮之泗口今泗州劉遐鎮之角城今泗州爲重鎮成帝時都守將退屯襄陽今穀城縣穆帝時平蜀漢復梁益之地又遣軍西入

關至灞上再北伐一至洛陽一至枋頭所得郡縣軍旅又失洎符堅東平慕容暐西南陷蜀漢西北寇姑臧則漢水長淮以北悉爲堅有及堅敗再復梁益青徐兗荆河司之地其後青兗陷於慕容德荆河司陷於姚興以彭城爲北境藩扞（朱序鎮之）後益梁又陷於譙縱每因劉石苻姚衰亂之際則進兵屯戍在於漢中襄陽彭城然大抵上明（今江陵松滋縣）江陵夏口武昌合肥壽陽淮陰常爲晉氏鎮守義熙以後又復青兗司荆河梁益之地而政移於宋矣

輿地廣記卷第三

唐十五道採訪使

關内道

京兆　華　同　商　鳳翔　邠

右京畿採訪使治京城内

隴　涇　原　渭　武　威今延安　雄今廢　寧

慶　鄜　坊　丹　延亦今延安　靈　會　鹽

夏　綏今綏德　銀　宥　麟　勝　豐

單于大都護　安北大都護　鎮北大都護

右關内採訪使以京官領

河南道

河南　汝

右都畿採訪使治東都城内

陝 虢 滑 鄭 潁 許今潁昌 陳 蔡
汴今開封 宋今應天 亳 徐 泗 濠 宿 鄆
齊 曹今興仁 濮 青 淄 登 萊 棣
兗 海 沂 密
右河南採訪使治汴州

河東道

河中 晉 絳 慈 隰 太原 汾 沁今威勝
遼 嵐 憲 忻 代 雲 朔 蔚
武今毅州 新 潞 澤
右河東採訪使治河中

河北道

孟 懷 魏今大名 博 相 衛 貝今恩州 澶今開德
邢 洺 惠今磁州 鎮今真定 冀 深 趙 滄

景(今永靜)德 定(今中山) 易 涿 幽 瀛(今河間) 莫

平 嬀 檀 薊 營 安東上都護

右河北採訪使治魏州

山南道

江陵 峽 歸 夔 澧 朗(今鼎州) 忠 涪

萬 襄 泌(今唐州) 隋 鄧 均 房 復

郢 金

右東道採訪使治襄州

興元 洋 利 鳳 興 成 文 扶

集(今廢) 壁(今廢) 巴 蓬 通(今達州) 開 閬 果

渠

右西道採訪使治梁州

隴右道

秦 河 渭今鞏州 鄯今湟州 蘭 臨今熙州 階 洮
岷 廓 疊 宕 涼 沙 瓜 甘
肅 伊 西 安西大都護 北庭大都護
右隴右採訪使治鄯州

淮南道
揚 楚 滁 和 壽 廬 舒 光
蘄 安 黃 申今信陽
右淮南採訪使治揚州

江南道
潤 昇今江寧 常 蘇今平江 湖 杭 睦 越
明 衢 處 婺 温 台 福 建
泉 汀 漳
右東道採訪使治蘇州

宣 歙 池 洪 江 鄂 岳 饒

虔 吉 袁 信 撫 潭 衡 永

道 郴 邵

右西道採訪使治洪州

黔 辰 錦 施 敘今沅州 奬 夷今承州 播

思 費 南今南平 溪 溱

右黔中採訪使治黔州

劒南道

成都 彭 蜀 漢 嘉 眉 邛 簡

資 嶲 雅 黎 茂 翼 維今威州 戎今敘州

姚 松 當 悉 靜 柘 恭 保今棋州

真 霸今亨州 乾 梓 遂 緜 劒 合

龍 普 渝今恭州 陵今仙井 榮 昌 瀘

保寧都護(今廢)

右劒南採訪使治益州

嶺南道

廣 韶 循 潮 康 瀧(今廢) 端 新
封 潘(今廢) 春(今廢) 勤(今廢) 辯(今廢) 高 恩(今南恩) 雷
崖(今廢) 瓊 振(今朱崖) 儋(今昌化) 萬安 邕 澄(今廢) 賓
横 潯 巒(今廢) 貴 龔 象 藤 巖
宜 瀼 籠 田 環 桂 梧 賀
連 柳 富(今廢) 昭 蒙(今廢) 嚴(今廢) 融 思唐(今廢)
古 容 牢(今廢) 白(今廢) 順(今廢) 繡(今廢) 鬱林 黨(今廢)
竇(今廢) 禺(今廢) 廉 義(今廢) 安南中都護 陸 峯
愛 驩 長 福禄 芝(今廢) 武峩(今廢) 演 武安(今廢)
湯

右嶺南採訪使治廣州按唐志云自秦變古始郡縣天下下更漢晉分裂爲南北至隋滅陳天下始合爲一乃改州爲郡依漢制置太守以司隸刺史相統治唐興高祖改郡爲州太守爲刺史又置都督府以治之然天下初定權置州郡頗多太宗元年始命併省又因山川形便分天下爲十道一曰關内二曰河南三曰河東四曰河北五曰山南六曰隴右七曰淮南八曰江南九曰劍南十曰嶺南至十三年定簿凡州府三百五十八縣一千五百五十一明年平高昌又增州二縣六其後北殄突厥頡利西平高昌北踰陰山西抵大漠其地東極海西至焉耆南盡林州南境北接薛延陀界開元二十一年又因十道分山南江南爲東西道增置黔中道及京畿都畿置十五採訪使檢察如漢刺史之職天寶盜起

中國用兵而河西隴右不守陷于吐蕃至大中咸通始復隴右乾符以後天下大亂至于唐亡然唐之盛時開元天寶之際東至安東西至安西南至日南北至單于府蓋南北如漢之盛東不及而西過之

唐藩鎮

貝　博　魏　相　磁　洺　衛

右魏博傳五世至田弘正入朝十年復亂更四姓傳十世有州七

恒　冀　深　趙

右成德更二姓傳五世至王承元入朝明年王庭湊反傳六世有州四

幽　涿　營　瀛　莫　平　薊　嬀

檀

右盧龍更二姓傳五世至劉總入朝六月朱克融反傳
十二世有州九
淄 青 齊 海 登 萊 沂 密
曹 濮 兖 鄆
右淄青傳五世而滅有州十二
滄 景 德 棣
右滄景傳三世至程權入朝十六年而李全略有之至
其子同捉而滅有州四
汴 潁 宋 亳
右宣武傳四世而滅有州四
申 光 蔡
右彰義傳三世而滅有州三
邢 汾 晉 澤 潞

右澤潞傳三世而滅有州五按唐賛云安史亂天下至肅宗大難略平君臣皆幸安故爪分河北地付授叛將護養孽萌以成禍根亂人乘之遂檀署吏以賦稅自私不朝獻于庭効戰國肱髀相依以土地傳子孫脅百姓加鋸其頸利怵逆汙遂使其人自視猶羌狄然一寇死一賊生訖唐亡百餘年卒不爲王土

五代

梁有州七十八

汴 洛都 雍 兖 沂 密 青 淄

齊 棣 登 萊 徐 宿 鄆 曹

濮 宋 亳 單 穎 陳 蔡 許

汝 鄭 滑 襄 均 房 鄧 隨

郢 唐 復 安 申 蒲 孟 懷

晉絳陝虢華商同耀
邠寧慶衍鄜坊丹延
夏銀綏宥靈鹽魏博
貝衛澶相邢洺磁鎮
冀深趙易祁定

唐有州一百二十三

洛雍都汴兖沂密青淄
齊棣登萊徐宿鄆曹
濮宋亳單潁陳蔡許
汝鄭滑襄均房鄧隨
郢唐復安申蒲孟懷
晉絳陝虢華商同耀
寧慶衍鄜坊丹延夏

銀綏宥靈鹽岐隴涇
原渭武秦成階鳳乾
魏博貝衛澶相邢洺
磁鎮冀深趙易祁定
滄景德瀛莫幽涿檀
薊順營平蔚朔雲應
新嬀儒武忻代嵐石
憲麟府并汾慈隰澤
潞沁遼
晉有州一百九
汴洛都雍兗沂密青淄
齊棣登萊徐宿鄆曹
濮宋亳單潁陳蔡許

汝鄭滑襄均房金鄧
隨郢唐復安申蒲孟
懷晋絳陝虢華商同
耀邠寧慶衍威鄜坊
丹延夏銀綏宥靈鹽
岐隴涇原渭武泰成
階鳳乾魏博貝衛澶
相邢洺磁鎮冀深趙
易祁定滄景德忻代
嵐石憲麟府并汾慈
隰澤潞沁遼
漢有州一百六
汴洛都雍兗沂密青淄

齊棣登萊徐宿鄆曹
濮宋亳單潁陳蔡許
汝鄭滑襄均房金鄧
隨郢唐復安申蒲孟
懷晉絳陜虢華商同
耀解邠寧慶衍威鄜
坊丹延夏銀綏宥靈
鹽岐隴涇原渭武乾
魏博貝衛澶相邢洛
磁鎮冀深趙易祁定
滄景德忻代嵐石憲
麟府并汾慈隰澤潞
沁遼

周有州一百一十八

汴洛都雍兖沂密青淄

齊棣登萊徐宿鄆曹

濮濟宋亳單潁陳蔡

許汝鄭滑襄均房金

鄧隨郢唐復安申蒲

孟懷晉絳陝虢華商

同耀解邠寧慶威鄜

坊丹延夏銀綏宥靈

鹽岐隴涇原渭秦成

階鳳乾麟博貝衛澶

相邢洺磁鎮冀深趙

易祁定滄德濱瀛莫

雄 霸 府 慈 隰 澤 潞 楊

楚 泗 滁 和 光 黄 舒 蘄

廬 壽 海 泰 濠 通

右按五代史職方考去唐自僖昭以來日益割裂梁初天下别爲十一南有吴浙荆湖閩漢西有岐蜀北有燕晉（劉仁恭稱燕李克用稱晉李茂貞稱岐錢鏐稱吴越楊行密稱吴王審知稱閩馬殷稱楚王建稱蜀高季興稱南平劉隱稱南漢）而朱氏所有七十八州以爲梁（朱溫）莊宗初起并代取幽滄有州三十五其後又取梁魏博等十六州（魏博貝衛澶相邢洛磁鎮冀深趙易祁定）合五十一州以滅梁岐王稱臣又得其州七（岐隴涇原渭武乾）同光破蜀已而復失惟得秦鳳階成四州而營平二州陷于契丹其增置之州一（褱）合一百二十三州以爲唐（莊宗李克用之子）石氏入立獻十有六州于契丹（瀛莫幽涿檀薊順蔚朔雲應新嬀儒武寰）而得蜀金州又增置之

州一(威)合一百九州以爲晉(石敬塘)劉氏之初秦鳳階成復入于蜀隱帝時增置之州一(解)合一百六州以爲漢(劉暠)郭氏代漢十州入于劉旻(折代嵐石憲麟并汾沁遼)世宗取秦鳳階成瀛莫及淮南十四州(揚楚泗滁和光黃舒蘄廬壽海泰濠)又增置之州五(濟溪雄霸通)而廢者三(衍武景)合一百一十八州以爲周(郭威)宋興因之此中國之大略也其餘外屬者彊弱相并不常其得失至於周末閩已先亡(閩有州五建汀漳泉入于石晉福入于吴越)而在者七國自江以南二十一州(潤常宣歙鄂昇池饒信江洪撫袁吉虔筠建汀劍漳泉)爲南唐(晉天福二年吴楊溥遜位于徐知誥知誥改姓李名昪号南唐)自劍以南及山南西道四十六州(益漢彭蜀綿眉嘉劒梓遂果閬普陵資榮簡邛黎雅維茂文龍黔施夔忠萬興利開通涪渝瀘合昌巴蓬集壁渠戎梁洋)爲蜀(前蜀王建梁時稱帝於成都建死子衍立唐莊宗同光三年衍降孟知祥鎮成都明宗時封蜀王爲後蜀)自湖南北十州爲楚(潭衡澧朗岳道永邵全辰)自浙東西十三州爲吴越(福杭越蘇湖温台明處衢)

（婺睦秀）自嶺南北四十七州爲南漢（融郴連昭宜桂賀梧蒙嚴富柳象容邕端康封恩春新高竇雷化韶藤白廉欽廣橫賓潯惠鬱林英雄瓊崖儋萬安羅潘勤瀧辨）自太原以北十州爲東漢（劉旻）而荆歸峽三州爲南平合中國所有二百六十八州而軍不在焉

輿地廣記卷第四

皇朝郡國

四京

東京 西京 南京 北京

京東東路

青 密 齊 沂 登 萊 濰 淄

淮陽

京東西路

兖 徐 拱 興仁 鄆 濟 單 濮

廣濟

京西南路

襄 鄧 隨 金 房 均 郢 唐

光化

京西北路

潁昌 鄭 滑 孟 蔡 陳 潁 汝

信陽

河北東路

開德 河間 滄 冀 博 棣 莫 雄

霸 德 濵 恩 清 永靜 信安 保定

河北西路

真定 相 中山 邢 懷 衛 洺 深

磁 祁 趙 保 安肅 永寧 廣信 順安

河北路化外州

安東上都護 幽 涿 易 檀 薊 嬀

平 營

陝西永興軍路

京兆 河中 陝 延安 同 華 耀 邠

鄜 解 慶 虢 商 寧 坊 丹

環 銀 綏德 保安

陝西秦鳳路

鳳翔 秦 涇 熙 隴 成 鳳 岷

渭 原 階 河 蘭 鞏 會 西安

西寧 湟 廓 洮 鎮戎 德順 懷德 積石

陝西路化外州

安西大都護 北庭大都護 靈 夏 涼 沙

瓜 鹽 勝 西 伊 甘 肅 疊

宕 豐 宥

河東路

太原 潞 晉 府 麟 絳 代 隰

慈 忻 汾 澤 憲 嵐 石 遼
豐 威勝 平定 岢嵐 寧化 火山 保德 晉寧
河東路化外州
單于大都護 安北大都護 鎮北大都護 雲 應
新 蔚 朔 寰 儒 毅
淮南東路
揚 亳 宿 楚 海 泰 泗 滁
真 通 高郵
淮南西路
壽 廬 蘄 和 舒 濠 光 黃
無爲
兩浙路
杭 越 平江 潤 湖 婺 明 常

温　台　處　衢　睦　秀

江南東路

江寧　宣　歙　江　池　饒　信　太平

南康　廣德

江南西路

洪　虔　吉　袁　撫　筠　興國　南安

臨江　建昌

荆湖南路

潭　衡　道　永　郴　邵　全　武岡

桂陽

荆湖北路

江陵　鄂　安　復　鼎　澧　峽　岳

歸　辰　沅　靖　漢陽　荆門

荆湖北路化外州

錦　奬　溪

成都府路

成都　眉　蜀　彭　緜　漢　嘉　邛

黎　雅　茂　簡　威　祺　亨　永康

仙井

成都府路化外州

松　當　悉　靜　恭　柘　翼　真

乾　姚　嶲

梓州路

梓　遂　果　資　普　昌　叙　瀘

合　榮　渠　懷安　廣安　長寧　富順

利州路

興元 利 洋 閬 劍 巴 文 興
蓬 龍 三泉
利州路化外州
扶
夔州路
夔 黔 達 施 忠 萬 開 涪
恭 珍 承 溱 梁山 南平 遵義 大寧
夔州路化外州
費 西高
福建路
福 建 泉 南劍 汀 漳 邵武 興化
廣南東路
廣 韶 循 潮 連 封 端 新

康　南恩　梅　南雄　英　惠
廣南西路
桂　容　邕　融　象　賀　昭　梧
藤　龔　潯　貴　柳　宜　賓　橫
化　高　雷　欽　鬱林　廉　瓊　昌化
萬安　朱崖
廣南路化外州
安南大都護　峯　瀼　巖　田　愛　驩
陸　福祿　長　湯　演　林　景　山
環　籠　古

輿地廣記卷第五

四京

東京開封府今治開封祥符二縣春秋時爲衛陳鄭三國之境戰國時屬魏秦屬三川郡漢屬陳留河南潁川淮陽郡東漢改淮陽爲陳國晉屬陳留滎陽潁川元魏屬陳留許昌東魏分置開封郡兼立梁州北齊罷開封郡後周改梁州爲汴州隋開皇初罷陳留郡大業初罷汴州分入滎陽等郡唐武德四年復立汴州開元中爲河南採訪使治所興元元年自宋州徙宣武軍于此以劉玄佐爲節度使梁以州建國升爲東京開封府後唐復爲汴州宣武軍晉復升爲東京開封府漢周及　皇朝因之今縣十四

赤開封縣二漢屬河南郡晉屬滎陽郡東魏置開封郡北齊郡廢隋屬滎陽郡唐武德四年屬汴州正觀元年省延和元年

析浚儀尉氏復置移在郭下與浚儀分治有汴河蓋古莨蕩渠也首受黃河水隋煬帝開浚以通江淮漕運兼引汴水亦曰通濟渠　皇朝元豐中導洛通入謂之清汴有惠民河浚溝其地則衛詩所謂浚郊浚都者也有蓬池亦曰逢澤故衛國之匡地竹書紀年云梁惠王發逢忌之藪以賜民即此唐天寶元載更名福源地禁漁採有沙海戰國策顏率言大梁之君臣欲得九鼎謀於沙海之上在此蓼堤梁孝王築東至睢陽長三百里有吹臺今曰繁臺本晉師曠作之梁孝王增築焉

赤祥符縣本大梁魏惠王所築惠王六年自安邑徙都于此故亦曰梁惠王竹書紀年云惠王爲大溝於此郛以行圃田之水縣北有浚水像而儀之故謂之浚儀秦始皇二十三年攻魏引河水灌城而拔之二漢屬陳留郡晉及後魏因之東魏

兼立梁州後周改爲汴州隋開皇初郡罷大業初州罷屬滎
陽郡隋末浚儀故縣爲李密所陷縣人王要漢帥豪族置縣
於今所而自爲令唐高祖因立汴州以要漢爲刺史武德四
年移縣於州北正觀元年復移州西　皇朝大中祥符二
年更名有夷門山夷門者大梁城之東門也魏人侯嬴抱關
於此有蔡河蓋古琵琶溝也有廣濟河金水河有寒泉陂衛
詩所謂爰有寒泉在浚之下

畿尉氏縣古獄官曰尉氏此本鄭獄官尉氏之邑二漢屬陳留
郡晉及元魏因之東魏屬開封郡北齊省隋開皇六年復置
屬頻川郡唐武德四年置洧州正觀元年州廢屬汴州有惠
民河長明溝三亭岡魏范雎與秦使王稽期於三亭之南即
此有制澤陂左傳注滎陽宛陵縣東有制澤此亦宛陵地也

畿陳留縣留本鄭邑後爲陳所并故曰陳留有莘城國語謂之

莘墟漢武帝元狩元年置陳留郡晉爲陳留國治小黄而省陳留縣隋開皇十六年復置屬梁郡唐屬汴州小黄縣漢高帝於此兵敗母時兵死後招魂葬號昭靈后其處曰小黄園漢亦曰小黄縣故城在縣東北二漢屬陳留郡晉及元魏因之北齊省有皇栢山狼丘汴河睢溝其水首受莨蕩水東入泗

畿雍丘縣故杞國姒姓周武王封禹後東樓公先春秋時徙魯東北二漢屬陳留郡曹操圍張超於此城晉亦屬陳留東晉祖逖鎮此以禦石勒元魏置陽夏郡隋開皇初郡廢十六年置杞州大業初州廢屬梁郡唐武德四年復置杞州正觀元年州廢屬汴州圉城鎮本漢圉縣屬睢陽國故城在東南翟義興兵王莽遣孫建擊之於圉地義師大敗積尸万數立爲京觀東漢及晉屬陳留郡元魏屬陽夏郡北齊省隋開皇六年復置曰圉城屬梁郡唐正觀元年省漢外黄縣故城在東

二漢屬陳留郡晉屬陳留國元魏省北齊復置隋屬濟陰郡
唐正觀元年省有葵丘齊桓會諸侯于此

畿封丘縣古封父之國左傳所謂周以封父之繁弱賜魯是也
二漢屬陳留郡晉及元魏因之北齊省隋開皇十六年復置
屬東郡唐屬汴州亦漢平丘縣地有黑山白溝河封丘臺期
城黃池吳王夫差會諸侯于此

畿中牟縣趙襄子時佛肸以中牟叛置鼎於庭不與已者烹之
趙獻侯自耿徙此二漢屬河南郡晉及元魏屬滎陽郡東魏
置廣武郡隋開皇初郡廢改中牟曰內牟屬鄭州十八年改
內牟曰圃田唐武德三年復曰中牟亦屬鄭州梁開平元年
來屬後唐同光初還之晉天福中復來屬北十二里有中牟
臺是爲官渡城曹公袁紹相持之所有圃田澤爲豫州之藪
有汴河鄭河

畿陽武縣兩漢屬河南郡晉元魏屬滎陽郡東魏屬廣武郡隋唐屬鄭州梁開平元年來屬有博浪沙張良擊秦始皇之所有黑陽山黃河汴河白溝

畿酸棗縣戰國時嘗爲韓所都刺客聶政爲濮陽嚴仲子殺韓相俠累於此秦拔魏置縣漢因之以其地多酸棗因以爲名屬陳留郡東漢晉因之元魏屬東都北齊省隋開皇六年復置屬滎陽郡唐屬滑州梁開平元年來屬唐同光初還之晉天福中復來屬有土山黃河金堤漢文帝時河決金堤即此有酸棗臺有延津袁紹渡處津南立壁以拒曹公紹將淳于瓊宿烏巢在縣東爲曹公所襲破之於此

畿長垣縣本衛之匡邑孔子畏於匡者故城在今縣南春秋會于匡即此地二漢爲長垣縣屬陳留郡晉屬陳留國元魏屬東都隋開皇十六年改曰匡城屬滑州唐因之梁復曰長垣

來屬後唐又曰匡城　皇朝復爲長垣有濮水刁河漢長
羅縣故城在東北古蒲邑在此子路爲之宰

畿東明縣本漢東昏縣屬陳留郡王莽改曰東明東漢復曰東
昏後省爲東明鎮　皇朝建隆四年升爲縣濟陽鎮本濟
陽縣二漢屬陳留郡南頓君爲令生光武於縣舍晉屬陳留
國元魏屬陽夏郡隋屬濟陰郡唐正觀元年省入宛句
皇朝建隆四年來屬

畿扶溝縣縣有扶亭又有洧水溝故以爲名漢屬淮陽國東漢
屬陳留郡晉省元魏復置東魏屬許昌郡隋屬潁川郡唐屬
許州梁開平元年來屬漢新汲縣故城在西本鄭之曲洧左
傳諸侯伐鄭自戲童至于曲洧是也

畿鄢陵縣本鄭地春秋鄭伯克段于鄢即此戰國謂之安陵二
漢屬潁川郡晉元魏因之東魏屬許昌郡北齊省隋開皇七

年復置屬許州十六年置洧州大業初州縣廢屬潁川郡唐屬許州梁開平元年來屬後唐同光初還之晉天福中復來屬有祈耶山洧水白亭

鐵咸平縣漢爲陳留扶溝二縣地後爲通許鎮　皇朝咸平五年升爲咸平縣有牛首城春秋諸侯伐鄭師于牛首有裘亭

西京河南府周武王克商定鼎于郟鄏成王卜澗水東瀍水西而作洛邑謂之王城今皇城是也又卜瀍水東而作下都以遷商頑民謂之成周今洛陽故城是也平王避犬戎之難乃自豐東遷而居王城至敬王與子朝爭立子朝據王城於是晉魏舒合諸侯之大夫城成周以居敬王至考王封弟桓公於河南以續周公之官職其後遂爲西周即王城也桓公之孫惠公又封少子於鞏號爲東周王赧時東西周分治王赧徙居西周秦滅

二周置三川郡謂伊洛河也秦亡項羽立瑕丘申陽爲河南王漢高帝取之置河南郡亦屬弘農潁川帝始欲都此感奉春君之言而止光武中興都雒邑置河南尹兼置司隷魏晉因之兼置司州後爲劉聰所陷東晉末桓溫劉裕再克河洛建置郡府終不能有後魏孝文乃自代徙都洛陽置河南尹并司州東魏置洛州北齊後周及隋皆因之大業元年作新都改曰豫州三年復爲河南郡唐平王世充置洛州顯慶二年升爲東都開元元年改爲河南府天寶元年曰東京梁唐晉漢周常以爲都梁開平元年改爲西京後唐爲洛京晉爲西京漢周及　皇朝皆因之今縣十五

赤河南縣古郟鄏地周武王遷鼎成王卜宅是爲王城平王東遷居之後爲西周君所封二漢爲河南縣魏晉以來因之隋自洛陽故城移都城於此郡遂徙焉唐因之有闕塞山俗曰

龍門有伊洛澗瀍四水漢穀城縣在西北北齊常山王演築以拒周師又築孝水戍在縣西北

赤洛陽縣本周下都商頑民所遷是爲成周城中有狄泉敬王避子朝之難居之秦置三川郡兼封文信侯呂不韋楚封瑕丘申陽爲河南王漢爲河南郡東漢魏晉元魏皆爲帝都東魏置洛陽郡隋開皇初郡廢大業初移都城於河南縣而洛陽縣亦徙在都城中其故城遂空　皇朝熈寧八年省入河南元祐二年復置魚豢曰漢火德火忌水故光武去水而加佳魏土德土水之母也故除佳而加水有北邙山魏明欲平之令登臺見孟津辛毗諫乃止東魏高歡破宇文泰軍唐史思明敗李光弼軍皆在此有金墉城在故城西北角魏明帝所築有漢平陰縣故城在縣北五十里魏文帝改爲河陰後魏尒朱榮舉兵入洛朝士三千人遇禍於此

赤永安縣本鞏緱氏登封三縣地近世爲永安鎮屬鞏

皇朝景德四年升爲縣有少室山鳳臺山轘轅山青龍河

畿偃師縣帝嚳所都亦古亳邑也商有三亳成湯居西亳此即

一也至盤庚又自河北徙治於此亳商家從此而改國號曰

殷周武王伐紂而還欲示休戎之意名爲偃師二漢屬河南

郡晉以來省隋開皇十六年復置屬河南府唐因之有尸鄉

田横自刭處緱氏鎮古滑國二漢爲緱氏縣屬河南郡自晉

至唐因之　皇朝熙寧八年省入偃師有緱山王子晉控

鶴上升之所有黃河曲洛

畿鞏縣春秋時鞏國戰國時東周居此二漢屬河南郡晉元魏

因之東魏屬成皐郡北齊省隋開皇十六年復置屬河南郡

唐因之有洛口倉爲李密所據漢小平縣故城在西北俗謂

之小平其北有小平津

嶽登封縣漢武帝登中岳太室從官在山下聞有言萬歲云於是以三百户奉祠命曰崇高邑屬頴川郡東漢省入陽城東魏分頴陽置堙陽縣隋開皇六年改曰武林十八年曰輪氏大業初曰嵩陽屬河南郡唐萬歲登封元年更名登封屬河南有嵩高山禹貢所謂外方也有陽城山禹避舜之子於此二漢爲陽城縣屬頴川郡元魏置陽城郡隋唐皆屬河南万歲登封元年更名告成天祐二年改爲陽邑後省有箕山昔堯將遜位許由耻之逃隱于此上有許由冢有測景臺昔周公以土圭測日景求地中以陽城爲地中焉漢綸氏縣故城在西南

嶽頴陽縣二漢爲輪氏縣地晉省之後魏改曰臨武後周省之唐載初元年析河南伊闕嵩陽復置臨武縣屬河南府開元十五年更名頴陽　皇朝熙寧八年省入登封元祐二年

復置有箕山潁水

緜新安縣昔項羽坑秦降卒二十万於此二漢屬弘農郡晉屬河南郡東魏置新安郡後周置東垣縣隋仁壽四年省新安入東垣大業初更名新安屬河南郡唐因之有漢函谷關武帝元鼎三年楊僕以有功恥為關外人乃上書乞移關於新安以家財給其費後周武帝保定中改關城為通洛防以備齊寇有缺門山金谷水穀水

緜澠池縣有古東西俱利二城秦昭王與趙惠文王相會澠池藺相如刼秦王令為趙王鼓缶處蓋云秦趙俱利也漢晉屬弘農郡元魏置澠池郡後周及隋屬河南郡唐因之有天壇山廣陽山澠池水

緜永寧縣本漢宜陽澠池二縣地屬弘農郡後周置熊耳縣隋因之屬河南郡義寧二年更名永寧西北有二崤山連入硤

石界其南陵夏后皐之墓其北陵文王之所避風雨春秋晉襄公敗秦師于殽又有回溪馮異敗處俗名回坑長四里闊二丈深二丈五尺自漢以前道皆由此建安中曹公西征巴漢惡南路之險更開北道自後行旅率多從之有熊耳山劉盆子積甲之所有嶕嶢山後周置黃櫨同軌永昌三城以備齊

畿長水縣本漢盧氏縣地屬弘農郡後魏置南陝縣屬金門郡西魏改爲長淵隋義寧元年改爲長水唐顯慶二年來屬土刻在西北二十五里蓋古關之塞垣後周以爲鎮防有松陽山洛水

畿壽安縣本漢宜陽河南二縣地後魏置甘棠縣隋仁壽四年更名壽安屬河南郡唐因之高齊置孔城防以備周在縣東南有錦屏山鹿蹄山

畿福昌縣本宜陽縣秦武王欲通三川以窺周室乃使甘茂約魏以攻韓遂拔宜陽二漢晉屬弘農郡元魏置宜陽郡東魏置陽州後周改曰熊州隋開皇初郡廢大業初州廢以宜陽屬河南郡唐武德二年改曰福昌因隋宮爲名故韓城在縣東劉盆子降光武處縣城東南北三面峭絶天險後周屯重兵於此以備高齊東魏又置金門郡後周省入有女几山

畿伊陽縣本漢陸渾縣地唐先天元年析置伊陽屬河南府陸渾戎名初在秦晉之西北後秦晉遷之于伊川因以名縣漢屬弘農郡晉屬河南郡東魏置伊川郡又有北荆州後周改曰和州隋開皇初郡廢改和州曰伊州大業初州廢以陸渾屬河南郡後省入伊陽後周置兵於伊陽備齊有三塗山春秋晉伐陸渾請有事於三塗即此伊闕鎮本戎蠻子國漢惠帝置新城縣屬河南郡東漢晉因之東魏置新城郡隋開皇

初郡廢屬河南郡十八年改縣曰伊闕北有伊闕故関昔大禹疏鑿以通水兩山相對望之若闕伊水歷其間北流謂之伊闕云　皇朝熈寧五年省入伊陽

畿河清縣南臨黃河左傳云晉陰即此唐咸亨四年析河南洛陽新安王屋濟源河陽六縣置大基縣屬河南府先天元年改名河清有栢崖故城在縣西東魏將侯景所築有青要山

滽滽水

南京應天府高辛氏子閼伯所居商丘也周武王封微子啓是爲宋國戰國時齊楚魏滅之三分其地秦置碭郡漢爲梁國東漢晉因之元魏爲梁郡後周置梁州隋開皇初郡廢十六年置宋州大業初州廢又爲梁郡唐復爲宋州天寶元年曰睢陽郡梁號爲宣武軍節度後唐改歸德軍　皇朝景德四年升應天府大中祥符七年升南京今縣四

赤宋城縣古商丘也閼伯微子漢梁孝王皆都之漢曰睢陽縣後漢晉元魏因之隋開皇十八年改曰宋城唐屬宋州張巡許遠死節於此有梁孝王兎園平臺鴈鶩池春秋時隕石五見在蓼隄即梁孝王開道也

畿穀熟縣商之南亳成湯所都也後漢置穀熟縣屬梁國晉因之後魏廢焉隋開皇十六年復置屬梁郡唐屬宋州

畿下邑縣漢屬梁國晉因之北齊廢巳吾縣入焉隋屬梁郡唐屬宋州

畿虞城縣夏封舜後於此少康避有過之難奔有虞即此有綸城即少康邑漢置虞縣屬梁國晉因之元魏曰蕭縣北齊廢隋文帝開皇十六年置虞城縣屬梁郡唐屬宋州有禹貢孟諸藪

北京大名府春秋時屬晉衛戰國時屬衛二漢屬魏郡東郡清

河魏文帝分置陽平郡晉因之宋文帝置東陽平郡元魏因之後周大象二年置魏州隋大業初置武陽郡唐武德四年平竇建德改置魏州龍朔二年更名冀州咸亨三年復曰魏州天寶元年曰魏郡自代宗後爲田承嗣史憲誠何進滔羅洪信所據曰大名府置天雄軍五代皆因之後唐建鄴都晉漢因之至周罷大名府後唐曰興唐晉曰廣晉漢周復曰大名 皇朝慶曆二年升爲北京今縣十一

赤元城縣魏武侯公子元食邑於此因以名縣二漢屬魏郡魏置陽平郡晉元魏因之東魏屬魏郡後周置魏州隋置武陽郡唐爲魏州五代漢以來爲大名府有沙麓春秋時沙麓崩即此有馬陵魏龐涓爲齊孫臏所破於此大名鎮漢館陶縣地東魏分館陶西界置貴鄉縣後周隋唐因之後唐更名廣晉漢乾祐初改爲大名 皇朝熙寧六年省入元城按左

傳晉獻公賜畢万魏卜偃曰万盈數也魏大名也其地於今
爲河中之永樂非元城之魏也漢以大名名此失矣
畿莘縣本漢陽平縣屬東郡魏晉元魏屬陽平郡北齊改曰樂
平隋開皇六年復曰陽平八年改曰清邑十六年置莘州大
業初州廢改清邑爲莘縣屬武陽郡唐屬魏州春秋衛宣公
使盜殺公子汲于莘即此漢東武陽縣故城在南
畿内黃縣漢晉元魏屬魏郡東魏併入臨漳開皇十六年復置
屬汲郡唐屬相州天祐三年來屬漢繁陽縣故城在縣西北
畿成安縣本斥丘縣地漢晉元魏屬魏郡東魏併入臨漳故城
在縣西北北齊置成安縣隋屬魏郡唐屬相州天祐二年更
名斥丘來屬後唐復爲成安洹水鎮晉長樂縣地後周分臨
漳縣東北界置洹水縣隋屬魏郡唐屬相州天祐三年來屬
皇朝熙寧六年省入成安蘇秦令六國之將相會盟于洹水

上即此
畿魏縣戰國爲魏武侯别都漢晉元魏屬魏郡北齊廢之隋開
皇六年復置屬武陽郡唐屬魏州
畿館陶縣漢屬魏郡魏晉元魏屬陽平郡後置毛州隋煬帝大
業初州廢以館陶屬武陽郡唐屬魏州漢書溝洫志河北決
於館陶分爲屯氏河而後世誤以爲毛氏河乃置毛州失之
甚矣
畿臨清縣後漢廣宗縣水經注言趙立建興郡於廣宗故城内
置臨清縣後魏因之北齊廢焉隋開皇六年復置屬清河郡
唐屬貝州後來屬永濟鎮唐大曆七年田承嗣析臨清置永
濟縣屬貝州天祐三年來屬　皇朝熙寧六年省
畿宗城縣後漢廣宗縣屬鉅鹿郡晉屬安平國隋仁壽元年改
曰宗城屬清河郡唐屬貝州天祐三年來屬經城鎮本後漢

經縣屬安平國晉因之北齊廢焉隋開皇六年復置經城縣屬清河郡唐屬貝州　皇朝熈寧六年省入宗城

畿夏津縣本二漢鄃縣屬清河郡晉因之其後廢焉隋開皇十六年復置唐屬貝州天寶元年更名夏津後來屬

畿清平縣本漢清陽縣屬清河郡後漢省焉隋開皇六年置貝丘縣十六年改曰清平唐屬博州後來屬

畿冠氏縣春秋晉邑左傳齊爲衛故伐晉冠氏是也隋開皇六年分館陶東界置屬武陽郡唐屬魏州清水鎮本漢清淵縣屬魏郡晉屬陽平郡隋屬清河郡唐避高祖諱改爲清泉縣後爲清水正觀元年省入冠氏

輿地廣記卷第五

輿地廣記卷第六

京東東路

望青州少昊之世有爽鳩氏虞夏時有季萴湯末有逢公伯陵殷末有蒲姑氏皆爲諸侯國於此周成王時蒲姑氏與四國作亂成王滅之以封太公是爲齊國所謂營丘後徙都臨淄亦其地其後爲田氏所有秦滅之置齊郡漢高帝封子肥爲齊王後爲齊郡亦屬北海千乘後屬齊國北海樂安兼置青州晉屬齊國濟南樂安永嘉之亂陷於石勒刺史曹嶷爲晉守造廣固城終爲季龍所陷季龍末段龕自號齊王據之慕容恪滅趙克青州苻氏平燕盡有其地及苻氏敗苻朗以州降晉置幽州以辟閭渾爲刺史鎮廣固隆安四年爲慕容恪所陷遂都之爲南燕劉裕滅南燕以羊穆之爲青州刺史築東陽城而居之宋及後魏皆置青州後周爲齊郡樂安北海隋並廢之大業初復置北

[seal]

海郡唐武德四年曰青州天寶元年曰北海郡升平盧軍節度

皇朝淳化五年改鎮海軍政和元年曰齊郡今縣六

望益都縣本二漢廣縣地屬齊郡晉廢之廣固城在縣西四里晉曹嶷所築有大澗甚廣因曰廣固城爲青州刺史治焉段翕慕容德皆據此東陽城北即郡治東城是也晉時城宋將竺夔守之後魏攻圍不下益都本漢侯國武帝封菑川王子胡爲益都侯故城在今壽光縣南元魏置益都縣北齊移入青州城北門外爲治所後置齊郡隋開皇初廢大業初置北海郡唐爲青州有五龍口劉裕圍慕容超於廣固塞五龍口城中男女悉皆脚弱病者大半遂拔之

望壽光縣本漢博昌壽光縣地後漢晉並屬樂安國隋徙壽光治所於博昌屬北海郡唐屬青州有淄澠二水有灌亭禹後斟灌氏之國有紀國故城春秋紀侯國也漢曰劇屬北海郡

文帝十八年置留川國後漢併入北海郡故城在縣西南

緊臨朐縣二漢臨朐昌國縣並屬齊郡晉省臨朐入昌國隋開皇六年改昌國爲逢山大業初改曰臨朐屬北海郡唐屬青州有伯氏駢邑

上博興縣本漢樂安縣屬千乘郡後漢屬樂安國晉省之其後復置隋改爲博昌屬北海郡唐屬青州後唐避諱改爲博興

上千乘縣漢舊縣後漢屬樂安國晉省之後復置爲樂安郡治隋開皇初郡廢以千乘屬北海郡唐屬青州有薄姑城商末爲諸侯居此周時與四國作亂成王滅之有遄臺齊景公飲酒于臺上曰古而無死其樂若何晏子對曰昔爽鳩氏始居此地季萴因之有逢伯陵因之蒲姑氏因之而後太公因之古若無死爽鳩氏之樂非君所願也顔師古言武王初封太公於齊未得爽鳩氏地成王以益之在漢博昌縣地

上臨淄縣城臨淄水故曰臨淄即營丘也周封太公於此南郊山下有天齊淵齊所以爲齊以天齊也戰國時齊威王項羽封田都漢齊悼惠王皆都之後置齊郡後漢晉爲齊國元魏爲齊郡北齊廢之隋開皇十六年復置屬北海郡唐屬青州漢西安縣故城在西北本曰渠丘齊大夫雍廪之邑有葵丘牛山時水

上密州戰國時屬齊秦置琅邪郡漢屬琅邪郡及高密城陽二國後漢屬琅邪郡北海國晉屬城陽郡元魏屬高密後置膠州隋開皇初郡廢五年改膠州爲密州大業初州廢復爲高密郡唐武德五年曰密州天寶元年曰高密郡　皇朝開寶五年升安化軍節度今縣五

望諸城縣本漢東武諸二縣地東武爲琅邪郡治所後漢屬琅邪國晉屬城陽郡後魏置高密郡隋開皇初改爲密州十八

年改東武爲諸城大業初復爲高密郡唐爲密州諸本魯邑春秋城諸及鄆是也漢屬琅邪郡後漢屬琅邪國晉屬城陽郡元魏屬東莞郡其後省入東武至隋改焉漢琅邪縣在東境初越王勾踐欲霸中國徙都於此起觀臺於山上周七里以望東海秦始皇置琅邪郡後東遊過齊登山大樂之因留三月乃徙黔首三万户於山下刊石立碑紀秦功德漢武帝亦登焉晉省琅邪縣後復置元魏屬平昌郡後又省隋開皇十六年置縣曰豐泉大業初復改爲琅邪唐省之

望安丘縣本莒之渠丘也漢爲安丘屬北海郡後漢屬北海国晉屬東莞郡元魏屬平昌郡其後並廢隋開皇十六年置牟山縣大業初改名安丘屬高密郡唐乾元二年以安禄山亂改爲輔唐　皇朝開寶四年復爲安丘漢梧城朱虚昌安三縣故城在此

望莒縣古莒國戰國時燕將樂毅破齊獨莒不下漢文帝置城陽國以封朱虛侯劉章光武併入琅耶國魏晉復置城陽郡後魏置東莞郡北齊郡廢屬義唐郡唐初廢之以莒屬琅耶後屬密州漢海曲縣故城在縣東呂母起於此

上高密縣縣有密水故以爲名漢文帝置膠西國宣帝本始元年更名高密國後漢屬北海郡魏晉屬城陽郡隋屬高密郡唐屬密州漢夷安縣屬高密國本春秋萊國之夷維邑晏平仲其邑人也後漢屬北海郡晉以來省之唐武德六年移高密治故夷安城淳于本春秋州國漢爲縣屬北海郡後漢屬北海國晉屬城陽郡元魏屬平昌郡北齊省入高密

膠西縣春秋介葛盧國二漢爲黔陬縣屬琅耶郡晉屬城陽郡元魏屬高密郡後置平昌郡隋開皇初郡廢十六年置縣曰膠西大業初省黔陬入焉屬高密郡唐武德元年省膠西入

高密後以其地爲板橋鎮　皇朝元祐三年復置膠西縣

上齊州春秋戰國皆屬齊秦屬齊郡二漢屬濟南平原東郡晉濟南郡領平壽下密膠東即墨祝阿五縣而以平壽爲郡治方今考其屬邑乃漢北海平原膠東地非濟南地也或云魏平蜀將徙其豪將家於濟河北改爲濟岷郡而太原地理志無此郡名豈永嘉喪亂簡編散落故失其傳乎宋爲濟南郡兼置冀州後魏改爲濟州隋開皇初郡廢大業初州廢置齊郡唐武德元年曰齊州天寶元年曰臨淄郡五年曰濟南郡　皇朝治平二年升興德軍今縣五

緊歷城縣二漢屬濟南郡宋元魏爲郡治焉隋置齊郡唐爲濟州有歷山漢韓信度平原襲破齊歷下軍即此有華不注山左傳晉郤克敗齊師逐之三周華不注是也漢東平陵縣本譚國二漢爲濟南郡治其後郡徙歷城而平陵遂廢唐武德

二年置譚州并平陵縣正觀元年州廢屬齊州十七年齊王
祐起兵平陵人李君求據縣不從因改名全節元和十五年
省入歷城漢臺縣故城在縣西
緊禹城縣本祝柯齊邑也春秋襄十九年諸侯盟于祝柯即此
二漢曰祝柯屬平原郡晉屬濟南郡隋屬齊郡唐屬齊州天
寳元年更名禹城東有野井亭齊侯唁魯昭公之所
中章丘縣本漢陽丘縣屬濟南郡後漢省之後置高唐縣隋開
皇十六年改爲章丘屬高密郡唐屬齊州有東陵山盜跖死
處臨濟鎮本漢朝陽縣隋開皇十六年改曰臨濟別置朝陽
大業初省入焉唐屬齊州　皇朝咸平四年省入章丘管
縣二漢屬濟南郡晉以後廢之地入臨濟
中長清縣本齊之石窌邑二漢及晉爲盧縣地隋開皇十四年
置長清縣屬濟北郡唐屬齊州武德元年置山茌縣二漢茌

縣也屬泰山郡天寶元年改爲豐齊元和十五年省入長清中臨邑縣二漢屬東郡晉及元魏屬濟北国隋屬齊郡唐屬齊州有石門有盧縣故城春秋齊侯鄭伯盟于石門尋盧之盟是也有朝陽城漢朝陽縣也屬濟南郡後漢爲東朝陽屬濟南國晉屬樂安國其後廢入臨邑

上沂州春秋時齊魯二國之地戰國時屬齊楚秦屬琅耶郡漢屬琅耶東海二郡後置琅耶國魏晉因之宋爲琅耶郡後魏置北徐州後周改爲沂州隋開皇初郡廢大業初州廢復爲琅耶郡唐武德四年曰沂州天寶元年曰琅耶郡今縣五

望臨沂縣本魯地春秋城中丘在縣東北二漢屬東海郡晉屬琅耶國隋爲琅耶郡唐爲沂州漢即丘縣故城在縣東南本祝丘春秋夫人姜氏享齊侯于祝丘是也二漢晉皆屬琅邪國隋大業初省入臨沂漢開陽縣屬東海郡本鄅國也後更

名啓陽春秋叔孫州仇帥師城啓陽是也漢避景帝諱改爲開陽後漢晉爲琅耶國治其後廢入臨沂故城在縣南漢襄賁縣屬東海郡後漢及晉皆因之其後廢入臨沂故城在縣南

望承縣本漢承縣屬東海郡後漢晉因之隋大業初改承爲蘭陵屬彭城郡唐武德四年復更爲承以縣置鄫州正觀元年州廢來屬蘭陵鎮戰國時屬楚春申君以荀卿爲蘭陵令二漢晉屬東海郡元康元年置蘭陵郡其後郡縣俱廢唐武德四年置蘭陵縣正觀元年省入鄫故鄫國漢屬東海郡後漢晉皆屬琅耶隋大業初省入承

望沂水縣漢東莞東安二縣地東莞本莒之鄆邑魯取之漢屬琅耶國晉太康中置東莞郡隋屬高密郡後省入東安東安漢屬城陽國後漢及晉屬琅耶國其後改沂水縣及南青州

東安郡後周改州爲莒州隋開皇初郡廢改縣曰東安十六年又改曰沂水大業初州廢屬琅耶郡唐屬沂州有沂山禹貢沂水所出有浮來山春秋公及莒人盟于浮來是也有穆陵山昔召康公賜齊太公履南至于穆陵即此漢陽都縣春秋陽國也漢屬城陽國後漢晉屬琅耶國其後廢焉故城在縣南有大峴山爲齊南境其地險固晉將劉裕伐南燕大將公孫五樓請慕容超據守大峴超不從故敗

望費縣魯季氏邑公山弗擾以費畔即此漢屬東海郡後漢屬泰山郡晉屬琅耶國隋屬琅耶郡唐屬沂州有蒙山禹貢所謂蒙羽其藝是也顓臾城在縣西北魯附庸國爲東蒙主冉有以爲固而近於費勸季氏伐之隋開皇十八年改南武陽曰顓臾屬琅耶郡唐正觀元年省入費漢南武陽縣屬泰山郡後漢及晉因之有顓臾城隋因改焉故城在縣西漢南城

縣屬東海郡後漢屬泰山晉屬南武城即古之武城子游爲
宰有絃歌之聲處也故城在費縣
中新泰縣本漢東平陽縣屬泰山郡後漢省之晉復置惠帝元
康元年改爲新泰屬泰山郡隋屬琅耶郡唐屬沂州漢蒙陰
縣屬泰山郡後漢省之晉復屬琅耶國北齊省入新泰故城
在縣東南堂阜在東齊地也有夷吾亭管仲以囚自魯歸鮑
叔解其縛於此
上登州春秋牟子國戰國屬齊秦屬齊郡二漢晉屬東萊郡元
魏置東牟郡隋屬東萊郡唐置登州天寶元年曰東牟郡今縣
四
望蓬萊縣本漢黃縣屬東萊郡後漢爲郡治所晉屬東萊國元
魏置東牟郡北齊廢東牟入長廣郡隋開皇初廢長廣屬東
萊郡唐如意元年置登州初治牟平神龍三年更名黃爲蓬

萊徙治焉
望黃縣漢舊縣唐神龍三年更名蓬萊先天元年析蓬萊置黃
縣屬登州有萊山漢惤縣地在此有蹲狗山
緊牟平縣二漢舊縣屬東萊郡晉省之後復置隋屬東萊郡唐
屬登州漢東牟腄縣地在此有東牟山之罘山秦始皇漢武
帝嘗登之
中文登縣漢不夜腄縣地屬東萊郡後漢以來省之北齊置文
登縣後周因之隋屬東萊郡唐武德四年置登州正觀元年
州廢如意元年屬登州有文登山有成山漢武帝礼日於成
山即此有不夜城古有日夜出見於東萊故萊子立此城以
不夜為名有秦始皇石橋
中萊州禹貢所謂萊夷作牧之地春秋為萊國齊侯滅之遷萊
子於郳戰國屬齊秦屬齊郡二漢為東萊郡晉為東萊國宋為

東萊郡後魏兼置光州北齊後周因之隋開皇初郡廢五年改州曰萊州大業初州廢置東萊郡唐武德四年曰萊州天寶元年曰東萊郡今縣四

望掖縣漢高帝置東萊郡後漢郡徙治黃晉復爲郡治焉後魏以來因之隋開皇初郡廢大業初復置唐爲萊州有掖水因以名縣有三山有萬里沙見史記封禪書漢曲成當利二縣在此

望萊陽縣二漢昌陽縣屬東萊郡晉省之其後復置隋屬東萊郡唐屬萊州後唐避廟諱改爲萊陽有奚養津周禮幽州其藪奚養

望膠水縣本漢長廣縣地屬琅邪郡後漢屬東萊郡晉咸寧三年屬長廣郡其後郡廢復屬東萊郡隋仁壽元年改曰膠水唐屬萊州

中即墨縣燕將樂毅破齊唯田單守即墨不下卒破燕軍項羽立田市爲膠東王都此後屬齊漢文帝十六年復爲膠東國後漢國廢屬北海國晉屬濟北郡北齊省之隋開皇十六年復置屬東萊郡唐屬萊州漢不其縣屬琅耶郡後漢屬東萊郡晉置長廣縣其後郡廢北齊省之隋開皇十六年復置尋省入即墨故城在今縣西漢壯武縣屬膠東國故夷國也左傳紀人伐夷即此後漢屬北海國晉屬城陽郡其後廢焉故城在即墨西有沽水左氏曰沽尤以東即此

上濰州春秋戰國皆屬齊秦屬齊郡二漢爲北海郡晉爲濟南國元魏復置北海郡北齊改郡曰高陽隋開皇初郡廢十六年分置雄州大業初州廢屬北海郡唐初置濰州尋廢屬青州皇朝以青州北海縣置軍後升爲濰州政和元年曰北海郡今縣三

望北海縣本漢平壽下密桑犢縣地後漢省桑犢餘屬北海國晉以平壽置齊南郡下密屬焉元魏復爲北海郡北齊改曰高陽隋開皇三年罷郡置下密縣於廢郡城大業二年改爲北海縣而別置下密唐武德二年以北海置濰州八年州廢省下密入北海屬青州　皇朝建隆三年置北海軍乾德二年升爲濰州有斟亭禹後斟尋氏之國有寒亭羿相寒浞之國有溉源山溉水所出古所謂覆甑山也

望昌邑縣二漢都昌縣地屬北海郡元魏屬北海郡隋因之後省爲北海縣地　皇朝建隆三年析置昌邑縣有濰水出箕山北至都昌入海漢末北海相孔融爲黃巾賊管亥所圍劉備救之於此

緊昌樂縣二漢營陵縣地屬北海郡晉屬高密國元魏屬平昌郡後改爲營丘北齊廢之隋開皇十六年復置屬北海郡唐

正觀八年省入北海　皇朝乾德三年以營丘城置安仁縣尋改爲昌樂

上淄州春秋戰國皆屬齊秦屬齊郡漢屬濟南樂安國後漢因之晉屬樂安國後魏置東清河郡北齊郡廢隋置淄州大業初州廢併入齊郡唐武德元年置淄州天寶元年曰淄川郡今縣四

望淄川縣本漢般陽縣也屬濟南郡後漢屬齊國晉省之後魏置貝丘縣及東清河郡北齊郡廢隋開皇十六年置淄州十八年改貝丘爲淄川屬齊郡唐屬淄州有淄水出泰山萊蕪縣原山東北過臨淄縣東又東北過利縣東又東北入于海漢萊蕪故城在東南菑川國亦在此古齊長城

中長山縣本二漢於陵縣地屬濟南郡晉省之後置武彊縣隋開皇十八年改曰長山屬齊郡唐屬淄州有長白山陳仲子

夫妻隱處

中下鄒平縣古鄒國二漢屬濟南郡晉曰鄒屬樂安國後改爲平原縣隋開皇十八年復曰鄒平屬齊郡唐屬淄州

下高苑縣漢屬千乘郡後漢晉屬樂安國北齊改曰長樂隋開皇十八年改曰會城大業初復名高苑屬齊郡唐屬淄州漢被陽縣在此漢狄縣田儋兄弟殺狄令起兵於此漢屬千乘安帝永初二年改爲臨濟屬樂安國其後省入高苑

同下州淮陽軍春秋戰國屬宋魯秦屬薛郡漢屬東海郡後漢爲下邳國晉宋因之梁爲武州及下邳郡後魏爲東徐州後周爲邳州隋開皇初郡廢大業初州廢復屬下邳郡唐置邳州後州廢屬泗州又屬徐州　皇朝置淮陽軍今縣二

望下邳縣夏時奚仲自薛徙此秦末爲東陽郡治秦嘉其邑人也韓信爲楚王都此國徐屬東海郡後漢永平十五年置下

邳國晉宋因之城有三重大城南門謂之白門曹公擒陳宮處也中城呂布所守也小城晉荀羡郗曇所治也梁置武州下邳郡後魏置東徐州後周置邳州隋皆廢之後復置下邳郡于宿豫而以下邳縣屬焉唐武德四年置邳州正觀元年州廢屬泗州而省郯良城淮陽三縣入下邳元和四年屬徐州　皇朝太平興國七年置淮陽軍縣處沂泗之會城東南有小沂水水上有橋楚人謂橋曰圯張良遇黃石公於下邳圯上即此葛嶧山在西禹貢所謂嶧陽也郯縣故已姓國春秋郯子來朝是也秦置郯郡二漢晉皆為東海郡治兼為徐州刺史治焉後魏復置郯郡隋開皇初郡廢屬下邳郡唐省之故城在縣北良城縣左傳昭十三年晉侯會吳子于良是也漢屬東海後漢晉皆屬下邳梁置武原郡隋開皇初郡廢屬下邳唐省之淮陽縣在漢淩縣泗陽之間有淮陽城梁

置淮陽郡東魏置綏化縣後周改爲淮陽隋開皇初郡廢屬
下邳唐省之漢睢陵縣故城在此
中宿遷縣秦下相縣地城在西北項羽即此人也屬臨淮郡晉
元帝督運軍儲以爲邸閣因置宿豫縣及宿豫郡焉明帝大
寧中兗州刺史劉遐自彭城退屯泗口即此安帝義熙中置
城在今縣東南臨泗水南近淮水自後爲重鎮後魏太和中
南徐州治此後省州爲戍隋開皇初廢宿豫郡以縣屬下邳
唐屬泗州寶應元年避諱改爲宿遷屬徐州　皇朝太平
興國七年來屬

輿地廣記卷第六

輿地廣記卷第七

京東西路

襲慶府大都督府兗州春秋戰國爲魯邾二國之境秦置薛郡二漢屬魯國泰山山陽郡晉屬魯郡山陽兼置兗州宋屬魯郡泰山高平後魏爲魯郡北齊改爲任城郡隋開皇三年郡廢大業二年改兗州爲魯郡唐武德初克徐圓朗復曰兗州天寶元年曰魯郡後升泰寧軍節度周降防禦　皇朝建隆元年復泰寧軍大中祥符元年外都督府今縣七

上瑕丘縣本魯負瑕邑春秋季康子入邾以邾子益來囚諸負瑕是也瑕丘在縣西南昔衛公叔文子升之蘧伯玉從文子曰樂哉斯丘死則我欲葬焉伯玉曰吾子欲之則瑗請前二漢屬山陽郡晉省入南平陽屬高平國隋開皇十三年復置瑕丘爲魯郡治唐爲兗州漢樊縣屬東平國後漢屬任城國

晉因之其後廢焉故城在今縣西南有檀鄉
上奉符縣本漢博縣屬泰山郡後漢晉因之後魏爲郡治北齊
改郡曰東平隋開皇初郡廢十六年改縣曰汶陽尋改爲博
城屬魯郡唐武德五年置東泰州正觀元年州廢屬兗州乾
封元年更名乾封　皇朝大中祥符元年改爲奉符漢奉
高縣爲泰山郡治後漢晉因之其後郡徙治博隋開皇六年
改縣曰岱山大業初省入博城漢梁父牟二縣並屬泰山郡
牟故國春秋牟人來朝是也隋省之唐省梁父皆入博城有
泰山梁父山昔秦始皇禪梁父即此有龜山魯頌所謂奄有
龜蒙是也漢鉅平縣屬泰山郡後漢晉因之其後廢地入博
城有亭亭山社首山
上泗水縣本魯卞邑春秋夫人姜氏會齊侯于卞是也漢屬魯
國後漢晉因之其後廢焉隋開皇十六年於卞故城置泗水

縣屬魯郡唐屬兖州有陪尾山泗水所出有云云山有尼丘
山孔子母顔氏所禱即此漢汶陽縣屬魯國後漢晉因之後
廢故城在縣西
上龔丘縣本漢寧陽縣屬泰山郡後漢屬東平國晉省之北齊
置平原縣隋開皇十六年改曰龔丘屬魯郡唐屬兖州漢剛
縣屬泰山郡本魯之闡鄉春秋齊人取讙及闡是也後漢屬
濟北國晉曰剛平屬東平國其後廢焉故城在今縣東北漢
蛇丘縣屬泰山郡城下有水即魯之蛇淵囿也春秋爲鑄遂
二國地鑄爲蛇丘治所而遂在西北十里後漢晉屬濟北國
後廢按水經注云汶水又西洸水出焉又西逕蛇丘縣南又
云蛇水西南逕下讙城南蛇水即讙水也今洸水讙水在龔
丘則亦蛇丘地矣
中下仙源縣本壽丘黄帝所生之地亦爲少昊氏之虛有大庭

氏之庫周封伯禽爲魯侯宅曲阜曲阜在城中委曲長七八
里楚滅魯以爲縣秦置薛郡漢高后元年改爲魯國後漢因
之晉爲魯郡北齊改爲任城郡隋開皇三年郡廢四年改魯
縣爲汶陽十六年改曰曲阜屬魯郡唐屬兗州　皇朝大
中祥符元年改爲仙源有闕里孔子所居漢魯恭王殿階猶
存

中下萊蕪縣漢屬泰山郡後漢晉因之後廢後魏於萊蕪故城
置嬴縣隋屬魯郡唐正觀元年省入博城長安四年復置萊
蕪屬兗州嬴本齊邑春秋公會齊侯于嬴是也漢屬泰山郡
後漢晉因之後廢地入萊蕪有原山淄水汶水所出淄水東
北流至千乘入海汶水西南流至中都入大野陂有肅然山
漢武帝禪肅然即此

下鄒縣春秋時邾文公卜遷于繹即此後改爲鄒戰國時爲楚

所滅城北有孟子家二漢屬魯國晉隋屬魯郡唐屬兖州嶧山在北秦始皇上嶧山命李斯勒石頌秦德焉有鳧山魯頌所謂保有鳧嶧是也南平陽縣二漢屬山陽郡晉屬高平国後廢入鄒

大都督府徐州春秋屬宋戰國時屬楚秦屬泗水郡項羽爲西楚霸王都之漢屬楚国沛郡後漢晉皆屬彭城沛国兼置徐州宋因之後魏亦屬彭城沛郡置徐州後周廢沛郡隋開皇初廢彭城郡大業初復爲彭城郡唐爲徐州號武寧軍今縣五

望彭城縣故大彭國彭祖所封春秋時宋封魚石爲采邑周顯王四十二年九鼎淪於泗水秦始皇過彭城使千人求之不得項羽都之號西楚漢高帝封弟友爲楚元王後漢光武封其子英爲楚王晉爲彭城國兼置徐州治此爲重鎮劉裕爲宋公嘗居之後宋將薛安都舉城歸魏以爲彭城郡兼置徐

州隋開皇初郡廢大業初復置唐爲徐州
望沛縣有沛澤因以爲名秦屬泗水郡二漢屬沛郡高帝縣人
起兵於此号沛公後破黥布還置酒沛宫後劉備屯小沛袁
術遣紀靈攻備呂布來救之即此晉屬沛國隋屬彭城郡唐
屬徐州漢廣戚縣屬沛郡後漢晉屬彭城後廢入沛
望蕭縣故國春秋時楚子滅之漢屬沛郡後漢晉屬沛國北齊
改爲承高隋開皇六年改爲龍城十八年改爲臨沛大業初
復改曰蕭屬彭城郡唐屬徐州漢扶陽縣屬沛郡後漢省之
故城在縣西北
緊滕縣故國漢地理志云周懿王子錯叔繡所封而左傳云郜
雍曹滕文之昭也恐地理志誤戰國時爲齊所滅漢封夏侯
嬰爲滕公後爲公丘縣屬沛郡後漢屬沛國晉屬魯郡後廢
公丘入蕃縣蕃縣二漢屬魯国晉屬魯郡後置蕃郡北齊郡

廢隋改蕃縣曰滕屬彭城郡唐屬徐州薛縣故國奚仲所封戰國時屬齊謂之徐州秦屬薛郡二漢屬魯國晉屬魯郡後廢故城在今縣東呂慮縣故小邾國漢屬東海郡後漢晉因之後廢故城在今縣東南

緊豐縣秦泗水郡沛縣之豐邑漢高帝生於此後以爲縣屬沛郡後漢晉屬沛國隋屬彭城郡唐屬徐州大澤在西高帝斬白蛇於此

東輔拱州春秋屬宋陳戰國屬楚魏秦屬三川碭郡漢屬陳留淮陽梁國後漢屬陳留濟陰陳梁國晉屬陳留濟陽梁國隋屬梁郡淮陽唐屬宋陳曹州梁屬開封宋州後唐復屬宋陳曹州晉漢周皆屬開封宋州　皇朝屬開封應天府崇寧四年建名輔州以爲東輔又改爲拱州治襄邑縣今縣六

畿襄邑縣本宋承匡襄陵鄉也襄〻公所葬故曰襄陵秦始皇以

承匡甲濕乃徙縣於襄陵謂之襄邑漢晉屬陳留郡北齊廢之隋開皇十六年復置屬梁郡唐屬宋州梁開平元年屬開封府後唐同光初還屬晉天福中又屬開封　皇朝崇寧四年立拱州

畿考城縣本子姓戴國春秋宋人蔡人衛人伐戴是也秦謂之穀縣楚漢兵起邑多遇火因名留縣漢屬梁國後漢屬陳留郡章帝東巡詔改曰考城取越乃光烈考武王之義也後魏曰考陽置北梁郡北齊並廢之以爲城安縣隋開皇十八年復改曰考城屬梁郡唐屬曹州梁開平元年屬開封府

皇朝崇寧四年來屬漢薄縣屬山陽郡故城在東北湯都亳即此水經注言梁有二亳南亳在穀熟北亳在蒙皆爲湯所都學者多謂亳在河洛之間以今偃師城二十里尸鄉爲是

皇甫謐以爲孟子言湯居亳與葛爲鄰今寧陵古葛国也湯

地七十里葛又伯耳封域有限而寧陵去偃師八百里安能使亳衆往爲之耕而童子饋食哉乃知梁之二亳爲湯都審矣

畿太康縣本陽夏縣漢屬淮陽國後漢屬陳國晉屬梁國後置淮陽郡隋開皇初郡廢七年改陽夏曰太康屬淮陽郡唐屬陳州梁開平元年屬開封府　皇朝崇寧四年來屬有後漢扶樂縣故城在北

畿寧陵縣古葛伯國書所謂湯征自葛是也戰國屬魏爲信陵君無忌所封漢屬陳留郡晉屬梁國北齊廢之隋開皇十六年復置屬梁郡唐屬宋州　皇朝屬應天府崇寧四年來屬

畿楚丘縣春秋戎州已氏之邑蓋昆吾之後別在夷狄者周襄入居于此漢爲已氏縣屬梁國後漢屬濟陰郡晉屬濟陽郡

後魏置北譙郡北齊並廢之隋開皇四年復置已氏縣六年改曰楚丘屬梁郡唐屬宋州　皇朝屬應天府崇寧四年來屬水經云昔衛文公徙居即此非也按衛爲狄所滅東徙渡河野處曹邑文公徙居楚丘曹邑在今滑之白馬楚丘在今澶之衛南二邑相近且不出邦域之内宜文公之所徙也今拱州楚丘在戎州之邑迫近宋都春秋所謂戎伐凡伯于楚丘是也非衛之所遷也然則今縣有景山京岡乃後人附會而名之耳

畿柘城縣二漢爲柘縣屬淮陽國其後廢焉隋開皇十六年置柘城縣屬梁郡唐屬宋州　皇朝屬應天府崇寧四年來屬

都督興仁府周武王封弟叔振鐸爲曹國其後爲宋所滅戰國屬魏秦屬碭郡漢立彭越爲梁王都之景帝中六年別爲濟陰

國甘露二年更名定陶又改爲濟陰郡後漢因之晉爲濟陽郡後魏置沛郡及西兗州北齊郡廢後周改西兗爲曹州隋復爲濟陰郡唐復爲曹州晉號爲威信軍節度漢罷之周改彰信軍

皇朝建中靖國元年改爲興仁軍後升興仁府大觀三年升都督今縣四

望濟陰縣本漢定陶縣地汜水西分濟瀆東北逕縣南又東北入于河瀆高帝既定天下即位於汜水之陽取其汜愛洪大而潤下也二漢置濟陰郡晉爲濟陽郡後魏分定陶置濟陰縣及沛郡北齊郡廢屬濟陰郡隋開皇六年分濟陰置黃縣十八年改爲蒙澤大業初省入焉唐爲曹州正觀元年省定陶入焉

望宛亭縣本曰宛句二漢屬濟陰郡晉屬濟陽郡隋屬濟陰郡唐屬曹州　皇朝大觀二年改爲宛亭有故耆棗城史記

蘇秦說魏襄王曰大王之地東有淮潁煮棗是也有漆園莊周爲蒙漆園吏則寃句亦蒙縣地矣

緊乘氏縣春秋魯莊公敗宋師于乘丘即此二漢屬濟陰郡晉屬濟陽郡隋屬濟陰郡唐屬曹州二漢句陽縣屬濟陰郡左傳桓十二年公及宋公盟于句瀆之丘是也晉屬濟陽郡其後廢焉故城在今縣西

上南華縣本漢離狐縣屬東郡後漢屬濟陰晉屬濟陽後魏置北濟陰郡北齊郡縣並廢唐復置離狐縣屬曹州天寶元年更名南華有濮水莊子釣於濮水是也

東平大都督府鄆州春秋爲須句國及屬魯戰國屬宋秦屬碭郡漢屬東郡東平國後漢因之晉爲東平國及屬濟北隋爲鄆州及屬濟州後爲東平郡及屬濟北唐爲鄆州及屬濟州後廢濟州入焉　皇朝大觀元年升大都督府今縣六

望須城縣故須勾國風姓太昊之後春秋邾人滅須勾須勾子奔魯魯伐邾取須勾反其君焉秦置須昌縣須昌在須勾城北蓋須勾子所遷也漢屬東郡後漢屬東平晉爲東平治所北齊郡廢隋開皇十六年改須昌爲宿城而於宿城西北三十二里別置須昌屬東平郡唐屬鄆州正觀八年州自鄆城移治須昌後唐避廟諱改爲須城宿故風姓國太昊之後春秋及宋人盟于宿二漢爲無鹽縣東平國治焉晉屬東平其後廢之隋置宿城縣屬東平唐屬鄆州正觀八年省入須昌景雲三年復置宿城正元四年改曰東平移於郭下大和四年改曰天平六年省入須昌有郈鄉亭魯大夫郈伯食邑也

望陽穀縣春秋齊侯宋公江人黃人會于陽穀杜預云齊地在須昌北隋開皇十六年置陽穀縣屬濟北郡唐屬濟州天寶十三載州廢來屬有盧縣本齊地漢屬泰山郡後漢屬濟北

國晉因之後魏置濟州隋大業初置濟北郡唐武德四年復置濟州天寶十三載州廢來屬其後省焉有碻磝城爲濟州治所宋寧朔將軍王玄謨前鋒入河平碻磝守之其城臨水西南圮于河今濟州徙置鉅野而盧縣廢久唯碻磝津在陽穀境則亦盧地矣

緊中都縣本古厥國漢爲東平陸縣屬東平國後漢及晉皆因之北齊改曰樂平隋開皇十六年改爲平陸縣屬魯郡唐屬兗州天寶元年更名中都貞元十四年來屬中都魯邑孔子之所宰也

緊東阿縣本齊之柯邑春秋莊十三年公會齊侯盟于柯曹沫刼盟于此二漢曰東阿屬東郡晉屬濟北國隋屬濟北郡唐屬濟州天寶十三載州廢來屬有阿井歲常煑膠以貢天府穀城齊地也春秋莊公七年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穀三十二

年魯城小穀以爲管仲私邑城中有管仲井後漢置穀城縣
屬東郡晉屬濟北國其後廢入東阿故城在縣東有穀城山
漢張良得穀城山下黄石取而寶祠之即此

上壽張縣本春秋之良邑漢置壽良縣屬東郡後漢光武叔父
名良改爲壽張屬東平國晉因之隋屬濟北郡唐屬鄆州有
蚩尤祠

上平陰縣本齊地春秋襄十八年公會諸侯同伐齊齊侯禦諸
平陰漢晉爲盧縣地隋開皇十四年置榆山縣屬濟北郡大
業初改曰平陰唐屬濟州天寶十三載州廢來屬漢肥城縣
故肥子國也屬泰山郡後漢省之其後復焉宋置濟北郡後
魏因之北齊郡廢後周置肥城郡隋開皇初郡廢縣屬濟北
郡唐省之故城在平陰東南

上濟州春秋屬魯戰國屬宋秦爲碭郡二漢屬山陽郡東平国

晉屬高平任城國隋屬東平濟陰魯郡唐屬鄆兗二州舊濟州
治盧唐廢入鄆州其地於今在陽穀西北周别置濟州於鄆州
之鉅野　皇朝因之今縣四
望鉅野縣二漢屬山陽郡晉屬高平國其後廢焉隋開皇十六
年復置屬東平郡唐屬鄆州周廣順二年置濟州禹貢大野
澤在東北左傳襄十四年西狩於大野獲麟以爲不祥仲尼
曰麟也然後取之
望任城縣故任國太昊氏之後漢屬東平國後漢置任城國晉
因之後置高平郡隋開皇初郡廢縣屬魯郡唐屬兗州周廣
順二年來屬漢亢父縣屬東平國後漢屬任城國晉因之其
後廢焉故城在今縣南
望金鄉縣漢昌邑縣地縣所治名金鄉　山漢司隸校尉魯恭嘗
於山北鑿石爲冢得白兔白蛇不葬更葬山南鑿而得金故

曰金鄉山後漢置縣屬山陽郡晉屬高平國隋屬濟陰郡唐屬兗州周廣順二年來屬昌邑故屬梁漢景帝中六年別置山陽國武帝天漢四年更名昌邑以封子昌邑哀王其後國除復爲山陽郡後漢因之兼爲兗州刺史治晉爲高平國其後廢入金鄉隋開皇十六年分置昌邑大業初省入焉唐武德五年又分置昌邑八年又省入焉故城在縣西有東緡縣本宋邑春秋僖二十三年齊侯伐宋圍緡是也二漢屬山陽郡後省入昌邑今併入金鄉

望鄆城縣本魯西邑左傳成十六年晉人執季文子于苕丘公還待于鄆漢晉皆爲廩丘縣地後周置清澤縣及高平郡隋開皇初郡廢改縣曰万安十八年改曰鄆城大業初置東平郡唐爲鄆州正觀八年州徙治於須昌周廣順二年來屬

上單州春秋屬宋魯戰國屬宋秦置碭郡漢屬山陽梁國後漢

屬濟陰梁國晉屬濟陽梁國隋屬濟陰梁郡唐屬宋曹兖州唐末以宋州之碭山梁太祖鄉里也爲置輝州已而徙治單父後唐滅梁改爲單州其屬縣置徙傳記不同今領單父碭山成武魯臺四縣

望單父縣本魯邑宓子賤爲宰彈琴不下堂而治者也漢屬山陽郡後漢屬濟陰郡晉屬濟陽郡後魏曰離狐置北濟陰郡北齊並廢之隋開皇六年更置曰單父屬濟陰郡唐屬宋州後屬輝州光化三年自碭山徙輝州來治後唐改爲單州

望碭山縣碭文石也山出文石故以名之秦置碭縣及碭郡漢高帝隱於芒碭山澤間有雲氣呂后與人俱求常得之高帝五年置梁國後漢屬焉晉省入下邑後魏置曰安陽隋開皇十八年改名碭山屬梁郡唐屬宋州朱全忠先縣人也光化二年表置輝州三年徙治單父後唐屬單州

緊成武縣漢屬山陽郡後漢屬濟陰郡晉屬濟陽郡北齊置永昌郡隋開皇初郡廢十六年置戴州大業初州廢縣屬濟陰郡唐屬曹州光化二年屬輝州後唐屬單州

上魚臺縣本魯之棠也春秋隱五年公矢魚于棠二漢為方與縣屬山陽郡晉屬高平國元魏屬高平郡北齊廢之隋開皇十六年復置屬彭城郡唐屬兖州寶應元年更名魚臺以城北有魯侯觀魚臺故也其後來屬漢胡陵縣屬山陽郡後漢章帝改為胡陸晉屬高平國其後廢焉故城在今縣東

上濮州春秋戰國時皆屬衛秦屬東郡二漢屬濟陰東郡晉屬濮陽濟陽東平國隋屬東平濟北郡唐為濮州今縣四

望鄄城縣本衛地春秋莊十四年單伯會諸侯于鄄二漢為鄄城縣屬濟陰郡曹公為兖州刺史創業始於此焉晉屬濮陽國後置濮陽郡隋開皇初郡廢十六年置濮州大業初州廢

縣屬東平郡唐爲濮州

緊雷澤縣本成國周武王弟成叔武所封其後遷于成之陽故爲成陽縣二漢屬濟陰郡晉屬濟陽郡北齊廢之隋開皇十六年復置曰雷澤屬東平郡唐屬濮州禹貢雷夏澤在西北廩丘本齊邑左傳襄二十四年齊烏餘以廩丘奔晉漢屬東郡後漢屬濟陰郡晉屬濮陽國隋大業初省焉故城在縣北

上臨濮縣漢濮陽成陽縣地隋開皇十六年分雷澤置大業初省入焉唐武德四年復置屬濮州春秋宣十一年晉人宋人衛人曹人同盟于清丘杜預注云清丘衛地在濮陽縣東南其地今入臨濮

上范縣二漢屬東郡晉屬東平國北齊廢之隋開皇十六年復置屬濟北郡唐屬濮州春秋晉大夫士會之邑也

同下州廣濟軍自唐虞以下地理與興仁府同　皇朝置廣濟

軍今縣一

上定陶縣故三朡國周封曹叔振鐸於此范蠡變姓名寓居於陶曰陶朱公秦相魏冄以陶益封焉梁王彭越都之漢宣帝封子爲定陶恭王後爲濟陰郡晉爲濟陽郡後魏屬西兗州後周屬曹州隋屬濟陰郡唐正觀元年省定陶入濟陰縣皇朝太平興國三年以定陶鎮置廣濟軍熙寧四年軍廢屬曹州元祐元年復置禹貢陶丘在西南荷澤在東北

輿地廣記卷第七

輿地廣記卷第八

京西南路

望襄州春秋已來楚地秦南郡之北界二漢屬南陽南郡魏置襄陽郡晉因之兼置荆州東晉置雍州宋文帝割荆州置雍州襄陽去江陵步道五百勢同脣齒無襄陽則江陵受敵自東晉庾翼爲荆州刺史將謀北伐遂鎮襄陽齊梁皆因之後梁蕭詧都此西魏改曰襄州隋開皇初郡廢大業初州廢復置襄陽郡唐武德四年曰襄州天寶元年曰襄陽郡後爲山南東道節度

今縣六

緊襄陽縣二漢屬南郡劉表爲荆州牧鎮此魏屬襄陽爲重鎮蜀將關羽攻沒于禁等兵勢甚盛徐晃屯守不下曹公謂晃曰全襄陽子之功也後孫權帥兵向西時曹仁鎮之司馬懿曰襄陽水陸之衝禦寇要地不可失也晉因之兼爲荆州刺

史治羊祜杜預皆鎮焉東晉僑置雍州宋齊梁皆因之郡亦
自宜城徙治焉後梁蕭詧都此而爲西魏附庸後周置襄州
隋開皇初郡廢大業初復置唐爲襄州有峴山羊祜與鄒湛
等嘗登之今墮淚碑在焉有鹿門山龐德公隱居之所有望
楚山古馬鞍山也晉劉弘山簡九日宴遊於此武陵王愛其
峯秀改曰望楚山

望鄧城縣故鄧國二漢爲鄧縣屬南陽郡晉曰鄧城屬襄陽郡
其後廢入樊城樊周仲山甫所封也東漢建安中關羽圍于
禁於樊後置樊城縣後周省入安養隋屬襄陽郡唐屬襄州
天寶元年改安養曰臨漢正元二十一年移治古鄧城復改
曰鄧城有樊城鎮

緊穀城縣故穀國二漢爲筑陽縣屬南陽郡晉屬順陽郡其後
廢焉孝武置義城縣及義城郡後周郡廢隋開皇十八年改

縣曰穀城屬襄陽郡唐屬襄州

中下宜城縣故鄢楚之别都也秦爲南郡之北部漢惠帝三年改曰宜城屬南郡建安十三年魏武平荆州分置襄陽郡晉因之宋曰華山縣置華山郡後魏改爲宜城郡分華山置率道縣西魏改華山縣曰漢南後周郡廢隋屬襄陽郡唐屬襄州正觀八年省漢南入率道天寶七載改率道曰宜城有黎丘城後漢初秦豐阻兵於黎丘即此鄀縣故鄀國春秋時自商密遷此爲楚附庸楚滅之昭王畏吴自郢遷焉後復還郢二漢及晉屬南郡隋屬襄陽郡唐改爲樂鄉武德四年置鄀州正觀八年州廢屬襄州周省入宜城

中下中盧縣故盧戎國二漢爲中盧縣屬南郡晉屬襄陽其後廢焉梁置穰縣西魏改爲義清屬歸義郡後周廢隋屬襄陽郡唐屬襄州　皇朝太平興國元年復改爲中盧

中下南漳縣本漢臨沮縣屬南郡晉屬襄陽郡其後廢焉西魏置重陽縣後周改曰思安隋開皇十八年改曰南漳屬襄陽郡唐屬襄州武德二年析南漳置荆山正觀八年省南漳入義清開元十八年徙荆山于故南漳禹貢荆山在東北荆豫二州於是分境楚卞和得玉之處

上鄧州本夏禹之國春秋時申鄧二國之地戰國屬韓自後屬楚秦置南陽郡二漢因之晉屬南陽國及順陽義陽二國之境宋齊爲南陽郡後魏兼置荆州西魏爲重鎮隋開皇初改爲鄧州大業初州廢復置南陽郡唐武德二年曰鄧州天寶元年曰南陽郡梁升爲宣化軍節度後唐改曰威勝周改曰武勝今縣五

上穰縣本楚別邑秦取之以封魏冉爲穰侯後屬南陽郡二漢因之晉屬義陽郡後魏爲南陽郡治及荆州刺史治焉隋開

皇初改爲鄧州後爲南陽郡唐復爲鄧州二漢朝陽縣屬南陽郡晉屬義陽郡其後廢焉故城在今縣東南二漢新野縣屬南陽郡晉置義陽郡後曰棘陽置新野郡後周郡廢隋開皇初復改縣曰新野屬南陽郡唐乾元元年省入穰漢冠軍縣本穰盧陽鄉武帝以封霍去病去病仍出征匈奴功冠諸軍故曰冠軍屬南陽郡後晉隋皆因之唐正觀元年省入臨瀨漢涅陽縣屬南陽郡後漢及晉皆因之隋開皇初改曰課陽唐正觀元年省入穰故臨瀨縣本漢冠軍縣之北境魏置新城縣西魏改爲臨湍隋開皇初復名新城屬南陽郡唐屬鄧州天寶元年復名臨湍漢改曰臨瀨　皇朝建隆初省入穰

中下南陽縣故申國戰國時秦周王以爲宛縣置南陽郡漢因之王莽以宛爲南陽後漢復爲宛晉如之後魏置上陌縣後

周倂宛入焉更名上宛隋開皇初改爲南陽郡唐屬鄧州博望鎮漢博望縣也武帝置以封張騫屬南陽郡後漢及晉皆因之其後廢焉安衆鎮二漢安衆縣也屬南陽郡晉省之漢杜衍縣屬南陽郡後漢省之故城在今縣西二漢育陽縣屬南陽郡晉因之其後廢焉故城在今縣南漢雉縣屬南陽郡東漢及晉皆因之元魏曰北雉後省即陳倉人所逐二童子名寶鷄者雄止陳倉爲石雌止此縣故名之漢西鄂縣屬南陽郡東漢及晉皆因之元魏省入北雉西魏向城縣及雉陽郡隋開皇初郡廢屬淯陽郡唐屬鄧州後省入南陽

中下内鄉縣本楚之白羽邑春秋昭十八年許遷于白羽後改爲析漢屬弘農郡後並屬南陽郡晉屬順陽郡後曰西淅置淅陽郡後周改縣曰中鄉省淅川入焉隋改中鄉曰内鄉屬淅陽郡唐屬鄧州菊潭鎮本漢酈縣屬南陽郡後漢及晉皆

因之隋開皇初改爲菊潭縣北有菊水其旁悉生甘菊水極甘馨中有三十家不復穿井仰飲此水上壽至百二三十唐屬鄧州周省之丹水鎮漢丹水縣也屬弘農郡後漢屬南陽郡晉屬順陽郡後置丹川郡後周郡廢隋屬淅陽郡其後廢焉東有於村張儀說楚絕齊許以商於之地六百里即此

中下淅川縣本後漢南鄉縣魏置南鄉郡晉改爲順陽郡後魏復爲南鄉郡又分置淅川縣後周省之隋開皇初郡廢大業初置淅陽郡其後淅陽及南鄉縣皆廢焉五代時復置淅川縣屬鄧州

中下順陽縣漢屬南陽郡哀帝改爲博山晉屬順陽郡西魏析置鄭縣尋改爲清鄉後周省順陽入焉隋開皇初復改爲順陽其後省入內鄉爲鎮　皇朝太平興國六年升爲縣

上隨州春秋隨國戰國屬楚秦屬南陽郡二漢因之晉屬義陽

郡惠帝置隨郡宋齊因之西魏置幷州後改曰隨州隋開皇初郡廢大業初州廢置漢東郡唐武德三年曰隨州天寶三年曰漢東郡　皇朝乾德五年升崇義軍節度太平興國元年改崇信軍今縣三

上隨縣故隨國左傳所謂漢東之國隨爲大者也其後楚滅之以爲縣二漢屬南陽郡晉屬義陽郡惠帝置隨郡宋齊因之西魏置隨州隋置漢東郡唐復爲隨州光化鎮本隨縣地南齊分置安化縣西魏改爲新化後周改爲光化隋屬漢東郡唐屬隨州　皇朝熙寧元年省焉有斷蛇丘隋侯出而見大蛇中斷因舉而藥之後蛇銜明珠報德故名

中下唐城縣故唐國屬楚漢爲上唐鄉屬舂陵縣晉屬安昌縣後置上唐縣後魏曰厥西置義陽郡西魏改縣曰下溠隋開皇初郡廢十六年改縣曰唐城屬漢東郡其後省入棗陽唐

開元二十六年復置屬隨州梁改爲漢東後唐復故晉又改爲漢東漢又復故

中下棗陽縣本二漢蔡陽縣屬南陽郡晉屬義陽郡後廢焉置廣昌縣及廣昌郡後魏置南荆州西魏改曰昌州隋開皇初郡廢仁壽元年避太子名改廣昌縣曰棗陽大業初州廢置春陵郡唐武德初郡廢五年改昌州爲唐州九年州徙治比陽正觀十年以棗陽來屬漢春陵縣本蔡陽之白水鄉元朔五年以零陵泠道之春陵鄉封長沙王子買爲春陵侯至戴侯仁以春陵地形下濕上書請徙南陽元帝許之以蔡陽白水鄉徙仁爲春陵侯光武其後也故張衡賦云龍飛白水晉改爲安昌縣後復曰春陵置安昌郡隋開皇初郡廢屬昌州大業初屬春陵郡後省之故城在今縣東後漢襄鄉縣屬南陽郡後廢焉故城在今縣東北

上金州春秋戰國皆屬楚秦及二漢屬漢中郡魏以漢中遺人
在東陲者置魏興郡晉宋齊皆因之梁兼置南梁州西魏改曰
東梁州以其地出金又改爲金州置金城郡隋開皇初郡廢大
業三年州廢置西城郡唐武德元年曰金州天寶元年曰安康
郡至德二載改曰漢陰郡後復曰安康石晉升懷德軍尋罷
皇朝乾德五年升昭化軍今縣五
下西城縣本媯墟舜常居之二漢屬漢中郡建安中置西城郡
劉備以申儀爲太守儀據郡降魏魏文帝改爲魏興郡晉因
之後周省入吉安隋大業三年改縣曰金川復置西城郡義
寧二年縣復曰西城唐爲金州有伏羲山
下平利縣漢長利縣屬漢中郡東漢省之晉復置屬魏興郡宋
改爲錫縣後廢梁初置上廉縣後改曰吉陽西魏改曰吉安
後廢唐武德元年置平利縣大麻六年省長慶初復置

皇朝熙寧六年省元祐二年復置有女媧山

中洵陽縣北山洵水所出南入沔故以名縣漢屬漢中郡後漢省之晉復置屬魏興郡後置洵陽郡隋開皇初郡廢屬西城郡唐屬金州淯陽鎮本西魏淯陽郡後周郡廢置黄土縣隋屬西城郡唐屬金州天寶元年更名淯陽 皇朝乾德四年省入洵陽

中下漢陰縣本漢安陽縣屬漢中郡東漢因之晉改爲安康屬魏興郡後改曰寧都南齊置安康屬西城郡唐屬金州至德二載以安禄山姓改爲漢陰縣

下石泉縣南齊曰永樂縣置晉昌郡西魏改郡曰魏昌改縣曰石泉後周郡廢隋屬西城郡唐屬金州

下房州春秋時爲麋庸二國戰國屬楚秦二漢屬漢中郡魏置新城郡晉宋齊梁因之西魏置光遷國後周國廢爲郡隋開皇

初郡廢大業初改州爲房州州廢置房陵郡唐武德元年曰遷
州正觀十年州廢自竹山徙房州治此天寶元年曰房陵郡
皇朝雍熙三年升保康軍節度今縣二
上房陵縣秦徙趙王遷於房陵即此二漢屬漢中郡魏置新城
郡以孟達爲太守達叛附蜀司馬宣王討平之西魏置光遷
國後周郡縣並改爲光遷隋置房陵郡唐正觀十年改縣曰
房陵爲房州治焉武后廢中宗爲盧陵王遷之於此故永清
縣本房陵縣地後魏分置大洪縣後周改焉隋屬房陵郡唐
屬房州　皇朝開寶中省
下竹山縣故庸國嘗從周武王伐紂牧誓所謂庸蜀羌髳二漢
爲上庸縣屬漢中郡魏分置上庸郡晉宋因之後廢梁置安
城縣西魏改爲竹山置羅州隋開皇初改爲房州大業初州
廢屬房陵郡唐武德元年置房州正觀十年徙治房陵故上

庸縣亦漢上庸縣地梁置新豐縣西魏改爲上庸後周改曰孔陽隋開皇十八年復曰上庸屬房陵郡唐屬房州　皇朝開寶中省有白馬塞山孟達嘗登之嘆曰此金城千里

上均州春秋時屬麇戰國屬韓二漢屬南陽漢中二郡魏屬南鄉郡晉屬順陽郡宋置始平郡後置武當郡齊於此僑立始平郡尋改爲齊興郡梁兼置興州後周改曰豐州隋開皇初郡廢改州爲均州大業初州廢屬淅陽郡唐武德元年置均州天寶元年曰武當郡今縣二

上武當縣二漢屬南陽郡魏屬南鄉郡晉屬順陽郡後置武當郡隋開皇初郡廢置均州大業初州廢屬淅陽郡唐復置均州有古塞城在縣北戰國時楚築以備秦所據之山高峻嶮峭今名太塞山有武當山

上鄖鄉縣本漢錫縣地屬漢中郡魏屬魏興郡晉太康三年置

鄖鄉縣宋因之隋屬淅陽郡唐屬均州有錫穴左傳文十一年楚潘崇伐麇至于錫穴是也豐州縣本漢長利縣地屬漢中郡梁置南上洛郡西魏改郡曰豐利而分錫置豐利縣後周郡廢隋以縣屬西城郡唐屬均州　皇朝乾德六年省入鄖鄉

上郢州春秋戰國皆屬楚秦屬南郡二漢屬江夏郡晉宋爲竟陵郡梁屬南司北新二州西魏屬安州後周置石城郡兼置郢州隋開皇初郡廢大業初州廢置竟陵郡唐武德四年曰郢州正觀元年州廢隸鄀州十七年復置天寶元年曰富水郡今縣二

上長壽縣本漢竟陵縣地晉羊祜鎮荊州立石城因山爲固惠帝元康九年分江夏西部置竟陵治此宋太始六年置長壽縣後周置石城郡隋大業初置竟陵郡唐爲郢州

下京山縣晉置新陽縣梁置新州梁寧郡西魏改縣爲角陵隋
開皇初郡廢大業初州廢改角陵曰京山屬安陸郡唐武德
四年置温州正觀十七年州廢屬郢州富水鎮本後漢南新
市縣地屬江夏郡晉因之西魏改爲富水置富人郡隋開皇
初郡廢屬安陸郡唐屬温州正觀十七年來屬

上唐州春秋時屬楚戰國屬韓秦屬南陽郡二漢及晉皆因之
後魏置東荆州西魏改爲淮州爲重鎮置兵以備東魏隋開皇
五年改爲顯州州廢置淮安郡唐武德四年曰顯州正觀十年
改爲唐州天寶元年曰淮安郡今縣五

中下泌陽縣漢湖陽舞陰平氏縣地屬南陽郡後魏置石馬縣
後語訛爲上馬隋屬舂陵郡唐屬唐州正觀元年省入湖陽
開元十五年復置天寶元年改爲泌陽天祐二年州自比陽
徙治於此改爲泌州後復故平氏鎮本漢平義縣晉爲西平

氏屬義陽郡後置漢廣郡隋開皇初郡廢以平氏屬淮安郡唐屬唐州　皇朝開寶五年省入泌陽有泌水在縣南即後漢光武初起兵破王莽將甄阜梁丘賜死處
中下湖陽縣故蓼國二漢屬南陽郡晉省入棘陽後魏復爲置西淮安郡及南襄州後郡廢改州爲南平州西魏改曰昇州後又改曰湖州後周改置昇州郡隋開皇初郡廢仁壽初改曰昇州大業初州廢以湖陽屬舂陵郡唐屬唐州棘陽故謝國詩所謂申伯番番既入于謝者也二漢爲棘陽縣屬南陽郡晉屬義陽郡其後省焉故城在今縣西北
中下比陽縣漢屬南陽郡後漢及晉皆因之後魏曰陽平置東荆州西魏改爲淮州隋開皇五年又改爲顯州七年改陽平縣爲饒良大業初又改曰比陽置淮安郡唐屬唐州方城山自比陽相比連百里号曰方城亦曰長城馬仁陂在縣北瀙

田萬頃

下桐栢縣漢平氏縣地屬南陽郡梁置淮安縣及華州上川郡西魏改州爲淮州後改曰純州尋廢隋開皇初郡廢更名縣曰桐栢屬顯州後屬淮陽郡唐屬唐州禹貢桐栢山淮水所出縣因山爲名

下方城縣本漢堵陽棻縣地屬南陽郡後漢及晉皆因之其後廢焉西魏置方城縣及襄邑郡隋開皇初郡廢屬淯陽郡唐屬唐州有方城山左傳所謂楚國方城以爲城者也水經注云方城邑西有黃城山是長沮桀溺耦耕之所有水出黃城山東流注潕水則子路問津處

同下州光化軍春秋戰國皆屬楚二漢屬南陽郡晉宋屬順陽郡西魏置酇城郡後周郡廢隋屬襄陽郡唐屬襄州　皇朝置光化軍今縣一

乾德縣本楚地隂國所遷即春秋左傳去遷隂于下隂者也二漢爲隂縣屬南陽郡西魏置酇城郡後周郡廢屬襄州隋曰隂城屬襄陽郡唐正觀八年省入穀城縣屬襄州　皇朝乾德三年以隂城鎮置光化軍及置乾德縣熙寧五年廢軍改乾德爲光化縣屬襄州後復置漢酇縣蕭何所封屬南陽郡後漢因之晉置順陽郡初治酇焉西魏置酇城郡後周廢入隂城故城在今縣東北

輿地廣記卷第八

改乾德爲光化縣屬襄州後復置漢酇縣蕭何所封屬南陽郡後漢因之晉置順陽郡初治酇焉西魏置酇城郡後周廢入陰城故城在今縣東北

輿地廣記卷第八

Asia Library